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七八冊目次

春明夢餘錄七十卷（二）　（清）孫承澤撰　清雍正鈔本　〇〇一

池北偶談二十六卷　（清）王士禎撰　清康熙四十年刻本　四二六

春明夢餘錄七十卷（一）

（清）孫承澤撰

清雍正鈔本

退谷逸叟著

正士習

宋伯禹琦疏云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書其尤甚者如李贄則自家諸子無敢抗焉于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書其尤甚者如李贄則自家諸子無敢抗焉于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者統于一也猶之道統于聖則百家諸子無敢異焉國家以經純于王制則卿大夫士無敢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理正史而外不列于學宮不用以課士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蓋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

謂聖人所謂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淪始而取漢事稽超緯附會不已漸訝新奇不已漸趨詭僻猶附鄭子以立幟今見等二氏以掊戈背棄孔禹非鑿鑿程朱惟南華兩竺之語是宗是詘以當為空以空為當以名教為桎梏以紀綱為贅疣以故言愈論愈神奇以蕩棄行檢愈滅是非愈恥為賢大取佛經言心言性蓍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嗟乎聖經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再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

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書之理棄本業之精微拾遺教之殘膏譬如以中華之音雜蠻結之語：道既為聯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清平狂瀾經學幾為榛莽部科交列其弊明旨申飭再三而兌未能翻然一大變其習者何也解喜成用註疏既不用註疏則趨倘不一也捨文成正體而取奇俊則鑒裁不一也同是違制而或恭或不恭同是被參而或以為當處或以為可以無處則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乃不一之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

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毀漢說去年春有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毀一書等經學千餘部并毛得認書而掛壁如此即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裁于聖人之言與天子之制而定為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註為主一三場以淹貫性鑑正史為主其有決裂聖言背違王制一切坊間新說皆令地方官雜燒之各該提學官通行嚴禁仍具文報部要見點過陰詖邪妄之士幾人禁燬過離經叛道之書幾部兩京各省衙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言

王制為準違聖言則忝不違則否背王制則忝
不背則否官司評騭隱送科舉隨各以虛心平心
從公從實至相參較不得遠近異法輕重異處
致有後言伏乞天語叮嚀勑下部院斷在必行
行之三年而士習不歸雅則臣等與天下督學
官員均受其咎乃臣等猶有說焉自古世道升
降之會往往以士大夫好尚為徵世之治也高
明之士盡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至于為國
其說論必典實平雅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
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玄課虛至于自為其議
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仙

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即能真詣其
極亦與閉家無益何況襲唉唾之餘以自蓋其
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
於吾道之內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
蘊而陰附于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
法而躐出於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揚皦
日于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風揆諸渡于砥柱憩
悠世道臣等未知所屆也得旨祖宗維世立教
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
非毀宋儒漸至詆訾孔子徵跡是非蕩棄行檢
復安得忠孝節義之士為朝廷用祇緣主司誤

以憐才為心曲收好奇新進以數如此新進未
成之才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輒加取錄以誤天
下覽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還開列條款來務
期必行倘佛原是異類宜在山林獨修有等好
尚的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術並進以混人心
行人高攀龍疏云臣惟自古治天下者未有不
以教化為先務而教化之汙隆則學術之邪正
為之是以聖帝明王必務表章正學使天下曉
然知所趨載籍有所守而後上無異教下無異
習道德一風俗同賢才出而治化昌矣臣見四
川會事張世則一本大器自謂請大學古本而
有悟知程朱誤人之甚請朱熹之學專務尚博
不能誠意成宋一代之風俗議論多而成功少
天下卒于委靡而不振于是以所著大學初義
上欲改章句之舊臣惟自昔儒者說經不能無異同而是非不容有牽謬是非
謬則萬事謬矣以程朱大賢謂其學不能誠意
謂其教曰誤人之甚是即非即議之于私家猶
為一人偏陂而于聖賢無損鳴之于大廷則遂
足以亂天下之觀聽而於世教有害臣有不容
已于言者矣夫自孟子沒而孔子之學無傳千
有四百年而始有宋儒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

朱熹得其正傳而絕學復續學者始知所從入之途其功固極矣然五賢者生于宋而宋不能用其學之為一治一亂則張惇蔡京之徒斥之為奸黨復則韓侂冑之徒斥之為偽學眼逐禁錮以迄于亡蓋惟我太祖天縱神聖作民君師首立大學拜許存仁為祭酒以司教化存仁為先儒許謙之孫謙承朱熹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為教一宗朱氏之學今學者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天下翕然向風矣我成祖益加大之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全傳註一以濂洛關閩為主自漢儒以下取其同而刪

其異列以諸儒之書翼之書翻為性理全書同頒布天下永樂二年饒州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學上覽而恕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棄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回毋誤後人于是邪說屏息吾道中天矣迨今二百餘年以來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禀于是真儒如薛瑄胡居仁吳與弼陳真晟曹端羅倫莊昶章懋張元禎陳茂烈蔡清陳獻章王守仁諸人物：盛矣至一代之風俗上有紀綱下重名節當斐故之秋舉多仗義死節之士值權奸之際不乏敢言直諫之臣賢士大夫之公評士庶之清議是非井然有不當于人心群起而議其後至于今上下相維非祖宗教育之明驗與不意今日乃有如世則肆然欲變祖宗衷章之至意率天下而盡背之也夫程朱之學其始終條理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易言語形容然其大要則不出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程朱之教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即博文之謂也存敬即約禮之謂也非孔子之教也堯之教也故博文即惟精之謂也約禮即惟一之謂也二者合一益進而主敬為本故理日明鑒則心日靜虛動直而初非溺

于詞章心益定靜則理益潛深造源為初不流于空寂此聖學所以允執其中也至大學一書程子所為初學入德之門而章句之作則朱子所為一生窮盡精力之書後人學未造其域豈容輕議況古書皆有訓詁古本安可盡信世則之言誠意是矣豈謂儒獨不教人誠意乎誠者聖人之本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功先格致正所以誠正也意有不正即非所以為格致也若夫溺于記誦徇外忘本此俗學所以為陋豈大學恪致之教哉大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開明始盡學孔子而必由程朱正如入室而

必由户善學者默而識之心通日休況今天下不患無論說而患無躬行就聖賢已明之道誠心而力行則事半而功倍矣何必曉曉：焉必務自私用智欲伸其一己之說為也世則又以宋之不振歸咎于諸儒之學噫是何言也人主不能用其道雖以孔子之聖生于魯而不能救魯之衰微何疑于諸儒宋之亡也由前而言則壞于新法由後而言則壞于和議今不咎王安石呂惠卿蔡京章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韓侂胄之徒而咎諸儒之學何心哉夫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者非言之罪也自古

萬姓獻說工瞽陳規其議論不至多然而上之人善于用中則人持所見而不肯言可折而為迂可資天下見事功之實而不見議論之虛上之人漫無可否則人持所見而愈出愈以人人緘默為後為盛也予世則又謂本朝特設國是者無決斷之勇分猷庶職者有模棱之風庶事實學之士朝廷此信肯之止不學之故也秦之學也抑臣有深憂焉自世廟以前雖有訓詁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嘉隆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笑

宋儒之拙而規矩繩墨脫落無存以頓悟為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物故今高明之士半已為佛老之徒然猶知繩之為尊必藉假儒文釋援釋入儒者內有衆叛之良外有惟皇之制也而其隱衷乃志則皆借孔孟為文飾與程朱為仇敵矣故今日對病之藥正在扶植程朱之學深嚴二氏之防而後孔孟之學明使世則之言一昌天下之衆具仇敵也不啻狗為陛下皇建有極端本化人身程孔孟之微言崇祖氏之正學必規經書以窮理必放心以居敬朝乾夕惕省察克治體二祖之意振正學于陵夷廢

望之餘明詔中外非四書五經不讀而不得浸淫于佛老之說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不得紊亂以新奇之談學無分門士無異習人心貞一教化大同如是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從古以來未之有也

貢舉

宋文公熹于光宗時著升貢議回古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若之者無異庶官之若無異路取之者無異術故士有定志而無外慕登夜攻：惟惧于德業之不修夫子所謂言寡尤

行寡悔而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今學校所教既不本于德行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其又無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術治經者不復讀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註但取近年科舉中選之文為文字之妖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下朝廷有一疑事譬試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相顧皆而不知所從亦可以知其為數之得失張皇不原本其所自尚猶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大患豈不謬哉古大學之教先于致知格物而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理皆學者所當知而理之載二戴所記已非正經而治經者又捨其所難而趨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間出于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所短者亦豈可不精擇為趙會典制度天文地理刑法兵制之得失之變而裨益于聖政哉古今興亡治亂之蹟備在焉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者一旦欲盡通

其理將何所不能惟合所當講之書分年而課試之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通其三四之一則亦宜若無甚難者今欲諸經各立家法主注疏而討論諸儒先之說附為以易詩書為一科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禮為一科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為一科酉年試之皆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論則分諸子為四科分年附焉策主諸史時務將上論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德成材達而可為當世之用若學校之師必遵仁宗之制選士之實行通德可為師表者為學官而久其任使時道術而裁減解額合選提調之意獨使為之師者考察其德行之實以聞而命之官則大學之教不虛而陳利干祿之流自無所為而來矣又公此語可為百世法

崇禎六年榜眼二月初三日謝恩科取士專為救治求賢近來士習日偷舉貢失當真才鮮少理道不張由督學教諭訓導各官董率無方培養無術盡失舊制初意以致朝廷不獲收用人之效聯思士子請盡進身乃人才根原必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如生平果係孝悌廉讓自然做官時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工文藝倘會興及提學物蓄內教尚行誼以勵頹俗

不專論文優為開載甚明近來通不遵行至小學諸書乃州縣各有社學原欲養蒙育德敷教儲才近來全不講論興舉其士子自童時入塾以迄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為志竟不知立身修行忠君愛國之大道如此教化不行士風日下聯惟祖宗朝求才用賢吏治安得不日趨清明考試文義正欲因言徵人亦原不盡拘科目至考試士程以制義分非專尚浮詞務革遵實今欲根遵祖制起敬遵醇童生必先入學過試先查德行自儒童以及鄉會殿有寬晴方許入場其日取行考官挨論又教官為士子師長化導最親舊制甚重近皆

田仁智聖義中和次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次乃及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可見德行在六藝之先也孔門以四科程及門高弟首曰德行次乃及言語政事文學可見德行居四科之首也北及漢唐宋以制策詩賦經義取士雖寖非古初然而賢良方正經明行修之舉未嘗不相輔而行我國家因時變通設科試士程以制義分為三場然高皇帝時亦有詔舉有道孝廉有舉天理行諳有頒明倫有堂禮賢有館等廉約有聖訓發鄉義之福事有勸學宮有臥碑卿耆德行意尤拳拳如大壽熟大節之危素至處士有行誼如陶安王禕

卓溫陳遵等時加徵辟列聖相承率循斯軌所以三百年來士貴名節多醇正典雅無非道也乃通來習尚陵夷世降俗敝行誼既乖文章亦姊禮義盧耽俱喙善談背公營私相沿為故事攘官則不勝其煩任事則群有其人甚至以紳佩而視閹祠以衣冠而降盜賊世道人心敗壞至此極矣宜聖心愀然有德行之思也竊謂取士固宜先德行而尤貴在採養方今士習久錮蟬捷為雄則惟有採養一法耳董仲舒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

也在易之蒙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伊訓列三風十愆以儆有位而總其要曰具訓
于蒙士蓋隱養于蒙剔教易入而德成以之修
身則自可以果行育德以之入仕自可免三風
十愆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者也古之
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順序漸進
無非先易以六德六行而後及六藝故曰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今之教者自少至長自長至壯
所學習者皆時曜之文藝之事所經營者皆富貴
溫飽之圖一切登第為官竟不知德行為何物
無怪其四維不張而日事決裂也合無勅下臣

部劄行各省直學臣刊為條教領下府縣塾師
俱借名于官有能以考經小學教育童蒙俾之
入學出仕幾：小子有造者塾師量罰教官有能以
子弟改類而不成器者塾師量罰教官有能以
規矩準繩表率于後進而不率教者量加懲戒
有德者教官註以上考其生童入試須令州縣
教官各取保結無過犯方准進場有敗倫而失
簡舉者教官與州縣官有罰至于提學一官尤
為宜上舉下機要必于文字外加意作興其諸
生行誼著聞文雖平加以優等素行薄劣文雖
工點革示懲實能本行勅書者查覆紀錄如彰

瘴不明勸懲無法提學官有劉乃若舉貢生儒
及山林隱逸有萬學不倦衆誰由衆誰潛修
志行通悉者府縣官按實申之督學督學按實
申之撫按撫按核實上之朝廷朝廷褒實而旌
表加爵其尤殊為等者時加徵召如洪武中陶
安等天順中吳與弼陳獻章故事采錄得人舉主紀
錄否則舉主亦與其罰至于朝堂廣勵有位尤
當以德行為先大抵進賢向能貴柳競而賤恬
貴名即里清議如孔門四科即言語政事文學
猶具優劣如此則公卿大夫平時勵志者無非德
行之事耳目見聞所及無非德行之人士

乃庶可拔乎而流移世道庶可反邪而歸正風
習可挽而太平可致矣
弘治中王鏊劄科臣設科求士之法其可
訓乎其要矣之所以為學大則論
衆以觀其時務之
學士試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當從何求然
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越軼前代幸未闕有
如古之豪傑者出乎其間而心詞終有愧于古
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為之也夫
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群趨而弊向之上意所向
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上風之醇漓率由自出

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
有進士明經即今所謂也進士則兼以詩
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
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祗者則為之
謂之學究雖近于譏然博心觀法取出
入經史自發義端于沿流泝源非若後世之
于治也至宋王安石為相罷詩賦崇經學科場
以經義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
專一經白髮窮經其識見鄙陋又何以堪其用
明經一科從安石言初意蓋欲學究為進士不

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通諸經博洽子史詞
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
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亦然：然有興
之士皆爭務于學雖有官者則通隆焉如此天下
起之心無僥幸經之陋或曰今士之一經俱
不能精如兼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
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作常之才如此而後
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如制也然士
謝得什麼識司馬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之至
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況由忠而質由質而文聖
人非不知忠質之貴文也蓋至忠不得而不文

來文勝至于成弊非本立矣于此而不有以通
幹之通變之以不失乎先王之意矣可哉蓋自
先王之政發而民應種種產則無恒心則
毀譽之口不勝其愛憎之私于是細舉里選之
法不得不變而為後世科舉制此勢也非得已
而為之者九善因其勢而謂之隨時于是而通
幹通變之而先王之意存焉是故今科舉罷詩
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
次制詔論判而終之以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
其用見矣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諸用是雖
科舉之制均于此而蓋為則古之所謂德行道

藝之教要亦不出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風
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亦至有不及古之歎哉
然考其緯則所謂窮理所謂性世者恒浮談冗
說修之無益于身心措之無益于國家甚者口
讀聖賢而身蹈名律習而知斯鞅遂使科舉之
學愈為無用之虛文墜其得而棄者也頃乃以
更為師以律為治視其昔之所習者曾蟄蟄
物之不若隳益制建立法之意使武歐陽
子曰三代以上治出于一而得衆達于天下三
代而下治出于二而得衆從然虛文繁則文與
道離而欲挽一日之文以盡收大有道之士不

亦難矣子雖法靜言而肅遠者有矣未有不深
于道而文能至焉者此科舉立法之深意而今
之學者未必不由之以出是其所謂迴幹通
變之權以不失先王之意者予不然一舉而紛
更之吾固未知所以為也

禮科受義景正文體況云皇上深軫生民害政
之應切令日舉士人久沿講張變幻之風宿習
難醒必明條設誓為章程如川行之有隄防
方足遵其指奔馳之勢如車掘之有軌範方
足正其記過權奇之思不則泛悠：即懲創
本已後笑謹擇其切要列為八條以候申飭一

曰崇經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及門之徒皆
心通六藝漢承秦火之餘以明經取士當時大
儒若董仲舒劉向家雖小經取士然博望之儒皆能通數經我國
天地間名理畢具六經不惟大事業出其中即
若能大其精神研味通文永慕籍必有可觀
從今場中試卷之摘能博去經書取會旨趣
者乘收之其浮華不根陳淺無味者勿錄也二
曰依注傳註為本經業多歧他經
尤不窺目朝夕涵泳靖性是坊肆濫刻何當施用
經明義當年大儒若二程朱

子原元定胡安國
宋關前聖之旨典
宮為程士決式諸
何乃明舍師說別
型范而戴雅沿俗
仕途恢多不忱不
為指學者概勿收
制義近日上人全
不知何作夫熙儀
無根底而數華即
業營私而不顧身

也七月不云文
知近日有一種
不通而能斟者
諸人家會有此
猶眾手代生
大結以救世夫
易可學乎自今
可方物者必斥
而行實載諸列
事覺斜紛自能
士人但知熟師

今試卷必須初
錄四日當雅薦
五官辨貴神俊
視矩度法象猶
凡濫浮濫凡至
不通助語而牽
言漫入聖賢精
張易大非其文
閑寫楷之先註
者不得見收五
者達意也易曰
書達意也易曰

題解緊有王不相蒙者雖工弗
曰阿尚體要帶裁有體犢身有
而位置不可超近日士子視
狂則舶倒其也限字有格而或
千餘則脫悉也或題中虛字
纏不也目史雖基也又案牘俚
語則據鄙甚也至割裂拗扯恢
義則意愚矣守體要不存瑜
也目今取士衒卉先筆法程建
曰建詞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言
風行水上萬天下至文貴自然

書或難遍觀盡識而通鑑烟目何可不窮目經
心從今試卷須遍閱二三場必其洞晰古今博
雅成章者方准收錄若外結屋浮者縱首場可
觀必勿許錄七曰策華而夫旨有氣偽旨趣自別
有識者何難鑒哉自浮靡列史外諸子百家其
可供文資採者僅多近有一種刻書淺俗猥鄙
詩如嘶蟬所載帝王周孔之言不根經傳無識
之人津津引之也不佞所為証氏惑衆其
于無正矣大文章久爰此也東周與而窗康跡
御龍珠而得魚目此詐偽得售之衆堂森世所
宜有乎自今士子不妨博極群書而氣寫課偽

者必斥八曰識務
家以文章取士至
上于今則精神注
執一切士務實
前場成中始定後
無才何由物色士
之路哉也自今取
通晓時務如天文
今河渠之精能舉大謀而中機宜者即前場不
中亦置收之若虛課而當前場可觀亦弗錄矣
文事必須武備斯時猶為三年之艾諸士中有

能演習武書及百將傳而能於揮中窺者猶當急收之遠可備中禦節越之選近可資郡邑保障之材在于通擇者皆以為異說近日士明初人才得之散給洪武三年行科舉詔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上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支賢得中名實相稱蓋劄劄之初原不拘之以文義取天下士也六年罷科舉令有司察舉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專用心學至十七年始定科舉制

洪武三年定初場七試本經義一道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

樂限三百字以上詔誥表箋第三場經史時務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三場俱十日而試騎縣其馳驛便捷射御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法端楷律視其誦解詳說殿試時務策一千字以上最後十七年改定制初場增經義三四書義二次場去騎而增五製判三場增策四篇而面試廢矣

洪武間定應試功令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後以其說不足以盡聖意乃于永樂中纂五經大全皆令主之今學者不能博關平生未學閱大全況註疏乎乃每申嚴節越之選近可資郡邑保障之材在于通擇者皆以為異說之禁并出入于大全者皆加之意云爾

子愈不務實學遂自傳註之外一無所知習書者且不知有註疏習禮者亦唯知有陳氏集傳而不知古註疏習春秋者墨守胡氏涉獵左傳之外公羊穀梁且不知為何人矣元人虞集曰用安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俾作歆使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之弊也至嫌沫速非之文批其鳥者取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

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

薛瑄天順元年會試錄序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宸極紀元之春遵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彭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尹賢臣泰臣正臣倫臣恂臣世寶臣蒲臣淳臣鐸監試御史臣烈臣盤暨百執事同不風夜秩秩乎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採其文之尤粹者皆彙成錄至竊惟為治莫先乎得賢養士必本于正學而正學者獲其閫有之性而已性復明體達用文而貫

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枉焉往而不得其當
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為本
其得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
微養士不本于復性往往溺于雜學術數記誦
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
才亦不過隨所學以求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
賢才何如哉我聖宋通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
法始皆本于復性洎不得盡行于當時而
朱侯性之記為本建以九十餘年海內外文

教隆治士習粹然一出于天理民彝之正而雖
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到到消磨無復前季之
陋雖司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心根于義理能發
明性之發用者始預選列苟非詞章無本者之
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效是以追隆前古今
諸子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
在選列行見對于大廷益當以明體達用自勵
隨所器使以忠于國以愛于民以贊助皇明重
熙業治之治于無窮仰正學得賢之效有光于
前有垂于後顧不偉歟三百年試錄以此為第
一而文清繫于簡俾之於此

恩例

恩詔各從其類上項開載
立東宮則有降子入監恩例
成刑恩登極則大赦矣上中宮及東宮出閣亦
無恩例惟建大工平大賊諸大行亦有詔皆以
頒行惟新頒詔每詔有之
洪武至宣德六十八年間登極詔
上皆開荐才賢能潛心文武官封贈蔭子誡
習實授恩例英宗登極詔始令署都督僉事
都指揮署都指揮僉事指揮署指揮使實授景泰登極詔
者聽天順復辟詔始令內外文武署職試職因
功陞授者與寔授天順八年兩宮徽號詔始令
兩京文武七品以上官及母妻職試職寔授成
化二十三年上慈聞尊號詔兩京文武官七品
至四品先封三品以上與誥命恭陵登極詔內
外文官署職試職寔授內外武官天順八年正
月以前功陞試職署職遇例實授該世襲者子
孫仍襲其未實授及以後功陞試職署職寔授

弘治五年立東宮詔文武官試職署職年半以
上者寔授不及年半者扣至寔授弘治十一年
清寧宮定詔兩京文武署職試職理刑者寔授
歷任未及一考者與詰勅其詰勅准給未領固
兩宮尊親詔文武官署職試職寔授兩京七品
以上文官未及一考與詰勅父母已封者服色
許與子同世宗登極詔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
人等因諫止巡遊跪門者打降級改除為民充
軍者該部具奏起取復職酌量壁用杖斃者追
贈論祭仍在于

贈祭優奢親喪嘉靖元年尊稱詔兩京文武
未一考者與詰勅嘉靖十九年皇子生諸始令
語勅准給未領固事降調非貪淫酷刑者仍給
與嘉靖九年大報禮成詔兩京文官未及一考
無過者冶與詰勅嘉靖十九年皇子生諸始令
兩京三品上文官例該蔭子未及一考者蔭子
入監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歷
任三年無過者與詰勅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
品以上署職試職者并試職御史寔授仍與詰
勅十五年立東宮詔兩京三品上文官蔭子兩
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官歷任三

年無過者與詰勅兩京文武官署職年半以
仍與詰勅十七年郊廟大禮成詔兩京文職並
在外五品以上方面有司四品官未及一考者
與詰勅兩京文武官并新舊武舉官署職試職
實授仍與詰勅十八年立東宮詔兩京文職三
品上官與詰勅榮于二十四年某廟成詔兩京
文官未及一考者與詰勅父母已封者服色
應貶封者聽榮祖登極詔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
新科進士許令授官後即給封典
榮祖已卯三月追崇孝純皇后尊謚為皇太后
在乾清宮行禮旋奉神位于寧壽宮殿有封贈恩

典歷到生母多先尊為皇太后後加尊謚為
孝安皇后今先尊為皇太后而改為皇太后以皇
太后仲王與先帝列非理也一時禮官降旨
圖恩與竟無言之者

詰法

洪武中論上皇后太子諸公侯及秦王
亦二字親王一字妥皆太祖定制以二為
重久以習無差等矣昕安太祖豈見不及此
亦如千秋萬歲必有加增姑留之待後人而
不知其子曰先曰慈詰文中皆有敕諭重如
此雖有陽詔詰者謹即行翰林院定擬請旨

立法當如此自下而上以示公論亦未嘗分如何為一如何為二也永樂中郡王始二字推之群臣大約以二為常以一為特旨謂親王隆重如廟謚十六字騈重只在末一字以特為尊采爾則以後太子何以又皆二字卽紹之大聖人作法垂人仍之不敢改畢竟以多為貴所謂一字王二字王者亦不正言笙謚文也皆提綱挈領之義有餘慢矣宋室謚文正者陸子於宋以前僅十餘人而已范仲淹為王旦所沮實則以文正為謚之正也

吁亦無文自遊翁諤此明謚之卓惟楊士奇文正書笙謚文亦皆提綱挈領珠璣滿紙焉馬王旦所沮實則莫味叫為范仲淹無疑文正者正則李東陽謝臺也謚忠文者李時勉謚文忠者曹鼐楊廷和張孚敬張居正周制一品美惡無謚二品以下賢者得謚則名之典在一品者最多難重僕也

謚法兼用美惡洪武中晉王謚荒伊王謚厲後專用美謚

文臣有謚自建文朝王槐謚文節始

詞臣得謚文亦有不拘者劉基王守仁文成張益文傳馮京文簡姚夔文敏黃孔昭文毅周忱唐龍文襄毘陵文靜吳納楊廉文恪楊博文恭陳以勤文莊鄒緝文安孫應鼇文恭何喬新文肅倪岳文毅俱改忠文節李時勉文毅俱改忠愍而後改者王竑文張玉忠愍改忠武楊信民恭愚改忠愍朱永武

學士張益文倚兵部即侯四品通判倫文敘舒芬王祖忠文倚謚劉球忠愍長史朱中楨忠定張景明恭愍俱五品中允徐善述文肅皆三品王文清翰林待詔王祖忠文倚謚劉球忠愍長史朱中楨忠定張景明恭愍俱五品文節皆羅洪先文恭七品布政陳選恭愍副毛吉忠襄閻憲節愍馮恩恪愍許孚遠忠節知縣鄧顯恭毅

已謚而後改者王竑文張玉忠愍改忠武楊信民恭愚改忠愍朱永武文張玉忠愍改忠武楊信民恭愚改忠愍曹鼐文襄改武毅曹鼐文襄改文忠于謙肅愍改忠肅

石珪文隐玖文
通政文莊已諡
恪孝燒茶敏感
王世貞謚法考
謚報俞矣則内
閣以二字三諡于上而自擇之
是以其褒義也
有勞而夭者皆
世文忠鼎儀也
建文而修制王
祥始也其諡小
將太宗世文臣
之修若性也孝胡文穆

廣而恭靖之爵
也洪熙初始大
品而上易名者
英之代猶斤：
愛子也秦王次
登之册曰不敢
室諸子王尚有
掩也文榮之有
矣婦人之有諡
之有諡也自仁
也自宣宗始也

始也方士之有諡也自世宗始也諡而四字濫
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濫也當世宗之季吾又
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東則同列皆申諡及身
以罪死易世而後帝復所得者中官諡也繼而
嚴氏之持柬則兵子為帝焉非上所基注壞者
必晴而後得不晴不得也即得之不晴不上諡
也及身以罪窮副帥弗論也夫諡者人主之春秋
也學士稱天子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賤之而
奈何為大臣修怨實利地也已則如之何其必
某楼唐宋故事過大臣以諡請有命旨則翰林
之司案白為誄而定之諡曰以後禮科：詳之

復議而上之閣臣復東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
而上及勛臣公侯必諡侯伯之莊單府加保傅
必諡：惠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迄庶僚有
有美無惡可也
德行政術著聞有
諡：則言官請之禮部載之
禮部侍郎郭正域奏
諡最難而議諡於數十年之前尤難蓋指甫定
則與論方新而事
和黑白常淆故當日與諡易今日補諡難得諡
榮也而補諡尤榮中之榮真法不得不主于嚴
當日不與諡易今日奪諡難不得諡辱也而奪

誼尤孚中之厚共法不行不主于怨今臺臣疏
應誠者七十餘人科臣疏庇補者十五人臣等
參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老之傳開証以
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
議有可指無功可瞻而後誠奪就賢者之中
而拔其尤必有完名其心表裏其行淨而
後誠補凡應奪四人為計論黜光并呂本范
一人為陳啓應補者未經題益
則五人為伍文定吳悌鄭材楊繼宗郭智已題
未給則二人為楊原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婿事
殿高人誠其留而秉時樹
田史阡陌人誠其留而秉時樹

立能以為華之人心胡宗憲結霍世蕃而廣貨
賄人誠其非阿趙文華而陷貶官人議其陰
計復讐他則除議其屬而求洛子知止余有丁絕糧或論人
議其傷而北中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出人
誠其奸而廣積自多品容以上諸臣列之當參
當改之科仰太奇劉臣本欵輕誠也若毛伯溫
諭服安南奔血而或謂其功非己出張元
禎潛心理學抗疏解悼而或謂其平不見幾郭
希顏摸髀逆鱗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
建言可已劉臺殺身退堤而或謂其

遵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
之科仰少將薇臣等未敢
孤介衆元忭之恬退李登
能臚列而衆誠間有與同
論定者也至于樂臣科臣
冊姓名昕未載尚多係人
人不定論而律行者仕忠
誠之外又當從容採
擇公論上間以補遺漏者
有益故誠恒自論之窮而
之誠尤甲臣等上天天日
職掌從翻奏之公評制于

各無城于九原之下而已
叢集案已甘心任之不敢
案須十五年當部覆科臣
疏請論罰五年一舉當
令又遲十年矣自古帝王
罪而論則賞罰之九大者
恥道喪不知忠孝節義為
磨鈍急務也除部元標忠
成端文王德完莊毅趙南
楊漣忠烈諸臣理學事功
最已經賜謚外擬科臣疏
首言革除諸臣次言

軍功而于會典所稱節制文武二語尤至慎焉

大要即此以死忠為上如華陰中卓敬鐵鉉景清方孝孺諸人不待言矣近之忻瑞如左光斗周宗建等杖直如孫承宗盧象昇等殉職如傅宗龍等指尚不勝屈也勳猷以軍功為上如蕩憧中平呼平楠平倭三大案文武功多可書近日之何可枚舉曹參以功冠九卿不可勝屈也而有宜中行者三焉先臣鄧愈謂益集用美忠王世貞亦曰高皇帝于子奉王益慈眷王晉荒況臣下子藉謂人臣二品以上皆宜論勛戚允在功列亦宜論侯伯必簪軍府有

功方許論。皆兼美忠二品以下即無論有勛烈勛戚卓然不朽者亦可論不具官雖書不論則陳乞可清也唐宋論贈掌于太常博士國初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令宜先以其議者之太常臣部與吏禮兵各科核定而閣臣詳加折衷始取上裁則事出于公衆論可服也五年一舉雖有近例然人品邪正勛目難款蓋相論定即可與謚不宜少待致有沉埋則風勵可速也至發卓博訪聽各衙門開送固為詳慎而彼此稽延終至耽閣既有部科及太常之議似亦無敢盜狗者苟有不當祇科道各官糾舉誰敢私之

脇世磨鈍實在此舉

喪制

明初大喪禮令附之遺詔也太祖開皇太子親王世子郡王及王妃世子妃郡王妃公主郡主內官人等俱服斬衰二十七月期朝夕哭臨至葬則素服乃紗帽黑角帶在京官員日朝晡哭臨至葬畢而止仍自成服日為始服二十七日而除成祖則宮中仍皇太子以下成服日為始服斬衰二十七月而除親王以下如洪武在京官員朝夕哭臨七日入朝臨十日仍成服日為始服斬衰二十七日而除親王及駙馬都尉謚者皆仁宗之遺詔非二祖之遺詔也太祖開皇太子親王世子郡王及王妃世子妃郡王妃公主郡主內官人等俱服斬衰二十七月期朝夕哭臨至葬則素服乃紗帽黑角帶在京官員日朝晡哭臨至葬畢而止仍自成服日為始服二十七日而除成祖則宮中仍皇太子以下成服日為始服斬衰二十七月而除親王以下如洪武在京官員朝夕哭臨七日入朝臨十日仍成服日為始服斬衰二十七日而除親王及駙馬都尉謚者皆仁宗之遺詔非二祖之遺詔也太祖開皇太子親王世子郡王及王妃世子妃郡王妃公主郡主內官人等俱服斬衰二十七月期朝夕哭臨至葬則素服乃紗帽黑角帶在京官員日朝晡哭臨至葬畢而止仍自成服日為始服二十七日而除成祖則宮中仍皇太子以下成服日為始服斬衰二十七月而除親王以下如洪武在京官員朝夕哭臨七日入朝臨十日仍成服日為始服斬衰二十七日而除親王及駙馬都尉謚者皆仁宗之遺詔非二祖之遺詔也太祖開皇太子親王世子郡王及王妃世子妃郡王妃公主郡主內官人等俱服斬衰二十七月期朝夕哭臨至葬則素服乃紗帽黑角帶在京官員日朝晡哭臨至葬畢而止仍自成服日為始服二十七日而除成祖則宮中仍皇太子以下成服日為始服斬衰二十七月而除親王以下並服二十七日而除朝臨十日者皆為七日在外則哭臨三日之外更不朝臨無

某嫁娶音樂自開喪日為始不鳴鐘鼓在京禁屠宰十三日就歷朝皆無嗣皇帝用以日易月之文唯正統七年皇太后遺詔以日易月哭臨三日即止君臣皆同故神宗于慈聖喪服素者三年所以為至孝

額起元論救制曰前代服制未有定式我聖祖渭其為卑制父喪便於不斷於是作孝慈錄立子衆子為庶母齊衰杖期大哉王言自是人子得申其罔極之情而從來短喪之以論與拘儒之曲說可廢而不談矣服制圖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母改嫁而己從之者皆齊衰杖朞為繼父同居而無大功之親者服皆不杖則為繼父先曾以上親者皆準此名服三者曲列圖盖無毫髮遺憾于人心此所以明天倫正人紀順人情為萬世不易之經也

胎安公集云三年之喪全革無疑孟魯公伯禽有為之也而後世臣子多藉口焉此大誤不然然伯禽一國之主也冠在門廷而宗廟社稷存亡係焉故權制可從舜若大臣居喪遇國家有大事非閔大

故師潰多士不乏一人戎故譙司馬綸楊中丞鎬皆名教之罪人也何況端揆元宰儀表百僚太平無事之日而儼然冕裘笏珮時哉宋劉草土之中國無門廷之利祿之資切中夸情之實珍矣惡則以雖冠在門庭奪情亦謬末丸男山倘力詆當時起復者至謂宗社之所以為邱為墟生民之所以為魚鼈由貪由於此三年通喪古制極嚴自天子達於庶人周公制禮為天下亦同之如晁錯父死三十六日而復起治事文帝命以日易月而臣下亦同之如晁錯父死間日而尚以御史大

人調兵食方生後母死三十六日而復起治永叔書石僕射居父喪中為侍郎兼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施行皆如平時之重於天造草昧之時永樂急于事寧中外臣僚有奪情不丁憂者或有于制中起用久之成化中羅公倫有狀指稱于名教甚鉅

通年大臣多奪情起復流根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此大有關係

文字且即以綱常二字為主而反復發明之親
切確當若鄙南皐疏則入於陵他事而大意亦
與一峯同江陵丁外艱給事中陳三謨御史曾
士楚上疏請留于是給林趙定宇用賢吳復菴
中行部即沈繼山思孝艾照李穆進士鄒南皐
各抗疏糾論趙杖斃謫有差嗟乎教五君子舉
朝皆無父之人矣而南皐往視四公杖畢乃出
袖中疏上之慷慨赴義尤不可及云

制疏

臣視古今治結典典章法度雖變于先王誼不

敢改至于事無理杜亦時變通以盡其神惟烟
嵐所繇為臣教忠為子教孝垂萬世德本于民
彝不可易也陛下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
鑿山時出戍右不免于士大夫家時武弁為田
氏岳飛皆墨絰制是太祖以劉基宋濂性愷
之任特賜奔喪副後雖有奪情然違物論嘉
靖中年以北虜孔林起楊博于寘大逐翁萬達
于永興然其時楊博且彈劾又以風歷移近實
申酌萬違以尚書降左侍郎楼屋不十日墨衣
視事世宗心非之不能問以去益自是非終喪
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捐其與名是後

至此乎陛下克己有躬以
有小：父喪斬減膳撤樂
所以然者陛下為天之子
輯寧之父母況脩不睦則
不沐不食不寢以候父母
撤樂服膳君所以教孝
其家父母不幸妻柔而儀
吃抗顏像友之前此臣人
宜大暫臣虛象異父嬗載
血以候奔喪而遂臣動推
附近柄臣權攝其事
臣見即抄象異所請

於理可通令又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吉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閒丧者可以不去也聞丧者可以不去則是為子者可以不父為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拌經景炎犯煇氣遠和尚下詔求賢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陛下仁孝之治于天地紀之常是不宜使天下聞凡之也天下人材尚不之强場中外尚可料理即使人材甚之强場甚迫當永中外之臣而明之余何使不忠不孝者

速也引庶推無他不過正綱紀畜法度決河揚清舉直錯枉當于民心而陽調風雨時田父乘塘而之使忠臣孝子鼓勵四方衆志可城也諸建官以餌之家必無成于昌石事可二才智倘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鹿指鬼

蛭未有離經而言推喪而望人制三年之于情之禮也經有未天性也臣于君親有戕狀之警如射虎遇于原田者也是故孝子有終身之憾非道于情之禮而不及其親者敢昧死為我望上昭以附閣臣則愧良者策武諸臣簡用副當如人亟欲去離用心亦甚苦矣部門名不佯非特策可恐未發意嗣昌亦人也良心不沒父死謂何

必且哀痛惻怛上告君父辨冤論扉庶幾
聖意曲盼情大邦政之權亦非輕于授地也
辨論扉而學邦政亦可效於時艱也何乃循例
再疏逐入辨事服制安忍叛禮滅親垂之史冊
萬世嘔罵傳之竟徵四裔竊笑以謂國家之人
如此大臣自處如彼何以禦侮懷遠衆之長析服犬
羊之心哉大人有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
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陛下測洞以其所忍覘
其所為嗣君之心夫而智短也陛已足知其後
已何也成天下之事在孚忠勝天下之仕在孚
風志收風後思神天下之事在孚忠勝天下之仕在孚
其鋒者先屈羅文致論鄒忠介元標是二臣者
初入班門直節抵上臣生二臣之鄉忠二臣之

學當不言烟而何地且臣念及先臣應秋而
不禁嗚咽也先臣起家及第五載講幄疏
約忠孝冊立儲冠略衆封議起力排和戎後先
忤奸輔申時行趙志皐逐收群小陷以不測皇
考深憐忠直皇祖特鑒清榜得免身家之危幸
至愛情而頭伏過皇上登極賜謚文節臣一介
書生欽蒙皇上特思親載進士第一寵錫隆盛
感激沸零父母慶賜盡思報臣之一家皇祖
所保全之一家也臣之一身皇上所生成之一
身也就：勵志惟恐有負知遇欲尸默免位義
之所不敢出也澄血拜疏冒犯新條罪無所逃

然生死榮辱皆是致身之地臣亦遲恤其私也伏乞皇上廣擇勞苑折衷典禮勤令嗣昌終喪守制庶幾綸綍不玷倫紀無敗

編修趙士春扶名教疏臣草等職儒世受國恩蒙皇上拔置史職二載于茲感恩自勵中夜以思今時事多艱人情情玩外奴內寇倘一時諸臣才力不堪驅策我民倘有不測之變臣等雖百死何逭伏乞皇上軫念時艱求賢若渴不以資格用人奪情起復者嘗田人才缺少之故然臣以為天下不皆忘心溝壑之邊塞事不絕才有事狂言破格以身之職業見也奇而一日之機緩

厥司理力辭給矣報中綸乃嘖其勉承恩命一以計較于之念是成月久之間地無棄才于汝安子原服非名任聖人之言曰食有衣錦于是數嗣昌之胸無天倫目無清理外悖一至此也伏惟聖祖六諭於可先容其相臺臣又考之祖訓必先父母望上初政首開孝弟在開卷猶欽敦以人倫豈矯國初設六部尚書正二品以中書之事分隸之是今之尚書也景廟之朝卜諫孝廟之朝劉大夏倚此執如來書以東閣處之蓋以六卿之職原布有除名位未嘗不足故也今即使

嗣昌而果才也司馬劉穆無故民生匈中無補竟云幾務可參將來效修為重公反謂封狼可即徒以梓荣之貴嗣昌之成功又無不如還相臣之賦以史更有進者仰窺我皇上軫念時艱求賢若渴不得已而破格用人奪情起復者嘗田人才缺少之故然臣以為天下不皆忘心溝壑之邊塞事不絕才有事狂言破格以身之職業見也奇而一日之機緩

乙丧伸是此意可謂用人無棄之道哉臣諺懷管見不遑詳舉敢以一二為皇上陳之今時事最急無過兵餉臣指中外但得數十人而天下之事集矣督撫者治兵之人也得其人以聽之本兵則鎮戎道將可次第問也布政使者理財之人也近來視為監司常缺而不精求其選計無捉于此誠得其人可義晉舉也九此數十人者其始選若責之大察之保舉而又非泛舉之也宜倣古周官六計分其科目而雜論之如所謂廉而　者理財之選明而決者治兵之選是也得其人而衆皆

四賢付之中外職掌可也得其人而不敢盡信其人則但置之班行時賜接見教奏明試深觀而熟察之常使所儲之才多于所供之職又安用此綠紱之夫宣勞王事于是明著令甲永禁爭情糊常名教昭然白日豈非大聖人立法超出尋常萬古之表宋高宗永以臣祖先臣用賢當結楚交厚臣父隆美帝永以臣祖先臣用賢當神祖初年輔臣張居正庚倫起復臣祖慷慨建言為郭元際諸臣之倡衆鬨攻居正庚倫起復臣祖慷慨抗疏力爭不可行于今不可行于今之君臣所指何臣所指何代之經何國之典之胃昧惡忱罪無可逭伏乞聖明垂照焉

視樞臣衆面入直綱常掃地而囁嚅不言是上負先烈之君臣所生矣有臣如此又安用南道御史成勇倫常為古為重疏臣竊惟天地所以不毀者人類所以不絕者禮為之維也故記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能成人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知所以自別為禽獸者禮而已矣禮莫大于倫倫莫大于君親未有不知有君親而可以齒于人類者也今夫純緇之子西夫徒步之人有人鳥指之為無君無親則怫然作色何也恐不可齒于人類也況儀是畎者而肯認其是畎者而肯認其名乎臣謂欲避其名當無其實苟實之有而名是避又從而籍人之口廟堂即不議之草野得而議之當時即議之後世得而議之白簡之糾弹可箝青史之筆我可箝乎臣始謂輔臣楊嗣昌不知有君親之人也固不敢以忠孝責之今嗣昌不知有君親之人也何敢輕責楊嗣昌之說但就嗣昌之疏以志閒嗣昌可乎嗣昌謂古之君臣制勝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沈之君臣所生矣有臣如此又安用行于古不可行于今之不知嗣昌所引者何古之胃昧惡忱罪無可逭伏乞聖明垂照焉

視樞臣衆面入直綱常掃地而囁嚅不言是上負先烈之君臣所生矣有臣如此又安用南道御史成勇倫常為古為重疏臣竊惟天地所以不毀者人類所以不絕者禮為之維也故記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能成人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知所以自別為禽獸者禮而已矣禮莫大于倫倫莫大于君親未有不知有君親而可以齒于人類者也今夫純緇之子西夫徒步之人有人鳥指之為無君無親則怫然作色何也恐不可齒于人類也況儀是畎者而肯認其是畎者而肯認其名乎臣謂欲避其名當無其實苟實之有而名是避又從而籍人之口廟堂即不議之草野得而議之當時即議之後世得而議之白簡之糾弹可箝青史之筆我可箝乎臣始謂輔臣楊嗣昌不知有君親之人也固不敢以忠孝責之今嗣昌不知有君親之人也何敢輕責楊嗣昌之說但就嗣昌之疏以志閒嗣昌可乎嗣昌謂古之君臣制勝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沈之君臣所生矣有臣如此又安用行于古不可行于今之不知嗣昌所引者何古之胃昧惡忱罪無可逭伏乞聖明垂照焉

視樞臣衆面入直綱常掃地而囁嚅不言是上負先烈之君臣所生矣有臣如此又安用南道御史成勇倫常為古為重疏臣竊惟天地所以不毀者人類所以不絕者禮為之維也故記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能成人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知所以自別為禽獸者禮而已矣禮莫大于倫倫莫大于君親未有不知有君親而可以齒于人類者也今夫純緇之子西夫徒步之人有人鳥指之為無君無親則怫然作色何也恐不可齒于人類也況儀是畎者而肯認其是畎者而肯認其名乎臣謂欲避其名當無其實苟實之有而名是避又從而籍人之口廟堂即不議之草野得而議之當時即議之後世得而議之白簡之糾弹可箝青史之筆我可箝乎臣始謂輔臣楊嗣昌不知有君親之人也固不敢以忠孝責之今嗣昌不知有君親之人也何敢輕責楊嗣昌之說但就嗣昌之疏以志閒嗣昌可乎嗣昌謂古之君臣制勝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沈之君臣所生矣有臣如此又安用行于古不可行于今之不知嗣昌所引者何古之胃昧惡忱罪無可逭伏乞聖明垂照焉

天地先得嗣昌之所同然矣不知當弱劉珙當
時安肯逆予信如嗣昌之言是天下凡為臣者
皆不當終三年之喪終則為後君為不臣先聖
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化而
為禽獸不止也倘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
之心何如夫一嗣昌而附鶚世為臣為子之鵠
嗣昌之妄為附會而不據終為飾說而不辭者
總以一身之去留係社稷之安危而為天下
所重乎將嗣昌之學心天下無即嗣昌之經濟
天下無即嗣昌之品望天下無耶忠孝之旨不
明而同異紛矣秉樞兩年一等築長堤警頻

告流氛橫猾無間其經濟矣清談不畏名教不
畏典則之同不畏萬世之公是公非不畏無問
其品望矣嗟乎：嗣昌去則所全者亦大既為今日之
道亦完臣節不去則所失者亦大既為今日之
賊子而敢于排群議必作他日之亂臣而敢於
變舊章最可畏者嗣昌既不知有親矣又執猶
子之誼事程國祥三十年者何也豈非為其父
之同籍乎讓行讓坐何此時猶知有親欲廢朝
廷之同禮以伸其私情也故孟子所謂不能三年
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故阪流散而問無齒決者
此臣之所大惑也臣極知言一出而禍隨而不
忍默者臣蒙聖上特思改置言路是以言者
臣也君有責于其言事關經常
倫理者不言更有可言者乎此臣等冒犯天威
以明受祿不誣之誼不敢水順意旨以長指鹿
為馬之奸不識忌諱出語觸直罰鍰斧鑕臣所
甘俟惟望上鑒其往赦

即召對宮廷言奪情之事在兵部則可在內閣
則不可在一人則可又引一不奪之陳新甲
則不可上雖責其過激未始不心折之武陵乃
蓂人斛之降六級調外到趙二太史俱視職成
子如山斗焉國之元氣自此斬矣
資恩侍御速至京指問主使後以清從遣戍南
恒范質公先生亦以疏宮廕閉住一時仰諸君
呂坤三年之喪解或問三年之喪不三十六個
月止于二十五月而畢何也曰喪者親始死之
日也十三月再見親死之日也謂之小祥尚在
吉凶之界二十五月而三見親死之日也謂之大
祥言祥莫大乎是始彙而從吉矣是月也有
餘哀焉心恒：而不忍情戀：以增悲又一月
而為中月乃行禫祭禫者淡：無平安矣作素

歡笑如他日未飲酒食肉如衆人然孟自二十五月已禫除衰二十六月已與除衰先王制禮雖聖人不敢過也近世之儒有執喪三十六個月者是不明喪之節也或問不計閏何也曰計閏則短一月不及二年之喪矣假如二月十五日親喪之日若計閏則正月十五日為二十五月親喪之日若計閏則明年二月十五日始經三見閏之月為計閏二十五月之後值閏月為計閏者皆送閏治喪後月為計閏者皆送閏治

羅是不明不計閏之旨也有二十七個月外旨除衰三個月除衰之中起文赴部者亦送閏治喪是服二年故曰再期而大祥嗟大古三年之眼曰指喪曰宅是不卸酒肉不治生業祭祀謝交將詩書不事學問不談不見齒不入室寢苫枕塊禮壞樂崩故七百二十日不為不久後世惟素冠白衣在身而已百不異常可謂居喪乎可謂宅憂乎雖縗絰終身何也

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與平時世俗安之怙不為怪閒有守禮者恐矯俗猶不敢行也昔晉人效顰禮法之外為儒者所詬乃其時陳壽居喪使婢九奏樂終不仕謝安石期功不廢終竹人絃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余謂士大夫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論至里居豈喪即功亦宜未稍與當無如非公事而有司不變服不赴筵即赴亦不與樂降不弔行賀慶禮不先為宿卒假如行慶禮不為計閏者先期一千千百也

文舉其奏本聖旨近來習尚崩修冠服競異看都察院出榜禁約還有緇衣不時訪拿改即知道欽此欽遵明告森嚴周宜朝令夕改月異而日不同矣乃數日以來察諸衙非駕路士民綺衣華履之靡尚涌優游錯金制玉之工居然布列此非法禁之不嚴亦由禮教之不明昔蓋承平之所以整齊天下者不過禮刑二端頹刑惰名于已成之後而禮則防之于未然之前故聖王不廢用刑而必有禮以先之所以約民于軌物止惡于微漸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我國家格古立法品式具備如

大明會典諸書條載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等項貴賤各有品制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最矣奈緣風俗久而易流人心習而多玩奸巧之徒興雖在而等信周閑則有由矣及今若不申飭將其奇淫之習射利者以窮其心思之所能為有位者以力其勢所得用好異者以矜其尚然不知者而況乎布不常典制諸書市肆軍牢士生斯世尚有情弊不知者而況乎：之訳寸有財者以為吾力所能為有位者以力吾勢所得用好異者以矜其奇淫之習射利者以窮其心思之巧奸興雖在而等信周閑則有由矣及今若不稍為申飭將其奇淫之習射利者以窮其心思之術職掌仰惟大明作令洪武禮制諸書及累朝必多非昔天子前禮後刑也臣等恭籍禮官故事例參酌之考稱其紫閥日用者數條即以今之是式起制如聖諭所云修廢說異之類者附列其下上塵睿覽伏望聖明采納勅下本部刊刻榜文張掛都邑勒成書冊傳布天下然後責成巡城御史將直撿校最加糾舉仍令兵部行移各處有司衛所一體遵守如有違犯之人許巡城御史及有司衛所官員指實參奏或文到一月之後敢有仍前僭違即係明知故犯定行依律問罪財物入官若工匠技藝造作淫巧服飾鏤金嵌寶等項違禁者從重究遣務在着實舉行不得虛應故事夫先有禮以防之而後有刑以驅之庶乎陷溺之人心或可挽叅靡之風俗或可移不至令之不從而禁之不止矣抑臣等又伏

思之物之初效之漸風民之從好提于令頃者我皇上一御布袍而百辟景從萬姓欽呼轉移之效亦可覩已至于笙鼓之下動成貴近勢家大族亦衆庶之所視做而法行之所自始者伏望特布綸音更為申飭其皆一人以崇儉德先庶民而會皇極則都邑之中轉相視效寖成習俗當自有不令而從不禁而止者而海內亦鳴：而風矣臣等無任懇：惓：之至謹題請旨

奉

萬曆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內閣抄帖遵奉御批通飭久不正之徒已有所聞仰禮部即為申飭務令遵守如有違犯仍前奢侈僭用及軍民人等不分貴賤各項俱要遵照舊例禁革違者重治不貸欽此欽遵已經通行外合再行申飭為此仰各該衙門即將前項禁例刊刻榜文張掛各處城門及要害地方曉諭軍民人等一體遵守如有違犯之人許巡城御史及有司衛所官員指實參奏或文到一月之後仍前僭用即係明知故犯定行

之風庶貯金刀以為行貨刑功之用恭惟聖祖
時亦嘗取法木幣示訓蒸黎洗衣秋而得金縑
片送以為被蓋深得古帝王菲食卑服之意而
在今日則私民足國節儉為先勤雖減歲憂勤
尤急誠可以遠光祖德下悚官方矣至宴衆一
事尤為妨廢職業而京城首善倍宜力行禁止
并服舍器用與孟子項典制忠最為多修肆皆
不可不備加裁抑者減糈上下定民志一大端
而已

天順時禮部尚書胡濙言欽天監曆日
五十萬九千七百餘本省為十一萬九千五百

餘本太醫院藥材九萬八千一百餘斤省為五
萬五千四百餘斤光祿寺糖冢果品減舊數三
之二其添造酸鹹鵝鵪豬羊二萬七千隻子鴨
二千隻酥油四千斤盡行革罷府從六千四百
餘名裸選老疾者悉皆放回胡廣江西等處歲
新茶芽七千五百餘斤省為四千斤上先之風
俗儉樸必自朝廷始此端本之道也

劉玉慈舍

一飯百金一衣十金一居萬金上之風之下之
從之俗焉有不靡乎犬馬穀食奴隸肉食倡優
玉食焉有不盡乎庖者海陸織者文繡匠者

兼刻用焉有不費乎細黃不炊而食游惰不耕
而食商賈不儲而食工以藝兵以力士以志公
卿大夫以能大率農一而供十人天下焉有不
窮乎嫁者累車葬者駢冢會富相企而日有加
愚不肖相傚而日流乎邪習焉有不陋乎嗚呼
奢也其矣上之人以節儉而民風可移嚴制
度而後民志可定去奇衺禁淫汰而後民用可
足省不作躁進民力可完民困足民志
定民風移而後陰柔典刑罰措稽皐典刑罰措
而後萬物阜天下安
清源紀南華風範

贈為諸生時好郡侍吳先生命往見卿先生副
行素韋公先見其二子元哲通判公出而
而南塘拜致郡博之意公唯:復數語而入命
其子延坐啜以茶塘他日為給事中歸謁行太
僕實初額公時年七十有六閒塘至衣
冠扶杖出塘再拜問起居公引之上坐三讓塘
遜避坐再曰老先生不有三可尊何不虛此坐以
勸後進使知長少之序公罷然以杖戳地曰老
夫今日乃得聞此語坐吾不敢後遠冀日之清
江浦北河陰今雙楓張公素卿乃先謁倉曹同
年載君 祖鵬 仲鵬 倉曹曰子往見雙楓先生乎幸為

冠先容坝裴性值公盥梯作于次而倉曹至公
乃出衣冠甚古與倉曹修禮既轉而南向坝拜
公立受扶起而坝曰有数勉語倉
曹退坝復侍坐坝之亲如抑儿家出般数各二
器凡三行酌二盂禮惠簡及坝經喭胡西公時八
十七壽不逺五十里鹤小舟過訪言笑竟日飯
則飯飲則飲薄暮始歸服日数貽以詩自署雙
梶老叟其風味亦可想也世所未有也大三公皆
少仕我以漂若師傅見貴初逺十五年乙炯逛

逛增感慨其時可知矣見貽梶則起出冠佾雖
亟以前輩日居以子弟畜後進夫三公之行不
同：一持風範勵風節若行者之厥而正貴初
之通而介證梶之簡易而五昏可敬而仰者也
非景之所能及也式曰見行素增少也賤是不
肖使公居今日接見少年輩能復如前日否耶

拜禮

劉三吾禮儀定式序言拜禮先脩首四拜後叩
首一拜為見君上之禮拜止于四為見東宮各
親王禮見父母同四拜禮見親戚官長止一拜

古人作揖口中呜之故謂之呜喏至今而廢當
時謂之啦揖

呂坤南禮歸國朝尚左天下皆尚左或曰南人
尚右非也南人並行倘坐何所揖一事讓人于右居己于左曰行南禮南人亦
不自樂其所從來耳蓋宗廟朝廷之禮尊南面
者也非以尊我也南面之東為左西為右今文
武之立班是已及其轉身而拜亦東為左西為
右何嘗不宝右哉自北而南者視之則東為右西
為左不知孚有所在孟論南而者之左右非論
北而者之左右所拜在南而之人非右班拜左

班之人也坐于宥入主人之門非朝非廟無南
而可尊主人讓宥自以東為左安得以無所尊
之客位而行宥所尊之揖拜哉且非作階西階
古人設而行宥所尊之揖拜哉且非作階西階
南禮之誤也無疑矣若曰南禮尚右則不差揖
拜則差行坐二者必居一非矣式曰古人尚右
今人尚左孰是曰古人是天道自中極而左旋
起向右也地道自東北而西南高在右也神道
坐西東向尊在右也人道右手用事權在右故
行步右足先發而左足次之起拜左足先屈而
右足先伸八卦之位乾在右今簡册之序往

為右古人重右周以自然順其當然也今人重左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也論理勢則重右為是耳

呂坤婦人揖拜辯拜屈也折節以示屈不敢直躬之謂也男子以伏與為拜婦人以屈膝為拜斷斷乎無兩說矣考之古禮男子再拜婦人四拜人又云屈膝男子再拜婦人四拜也今制太子與妃初見謂之夾拜婦人四拜則不可再且拜無奇數故再或四或八或十二其實猶兩伏非拜也故皆不列于拜數今臣子謝恩禮稱五拜三叩頭我俗與妹夫亦盛四拜四叩頭耳叩頭畢不拜何以叩頭其實第五拜也

太子俯伏皇太后皇后慶節命婦朝賀亦只立拜相沿為大禮耳春秋傳云三肅使者盟婦人以立拜為肅拜故周禮九拜之法有肅拜註曰婦人之拜也立世婦人簡書加一端字則非古矣又曰歛祉為福則不經矣婦人喪禮亦有稽賴之文蓋叩頭之及地者余非謂婦不叩頭但伏與為拜則不可耳且拜無奇數或再或四或八或十其實猶兩伏非拜也故皆不列于拜數今臣子謝恩禮稱五拜三叩頭我俗與妹夫亦盛四拜四叩頭耳叩頭畢不拜何以叩頭其實第五拜也

太子俯伏皇太后皇后慶節命婦朝賀亦只立拜相沿為大禮耳春秋傳云三肅使者盟婦人以立拜為肅拜故周禮九拜之法有肅拜註曰婦人之拜也立世婦人簡書加一端字則非古矣又曰歛祉為福則不經矣婦人喪禮亦有稽賴之文蓋叩頭之及地者余非謂婦人不叩頭但伏與為拜則不可耳且拜無奇數故再或四或八或十其實猶兩伏非拜也故皆不列于拜數今臣子謝恩禮稱五拜三叩頭我俗與妹夫亦盛四拜四叩頭耳叩頭畢不拜何以叩頭其實第五拜也

為一叩再加三為四叩再加五為六叩再或曰拜為兩手齊下惟男子為然曰非也婦人立拜不兩手齊下乎今鄉俗以立拜為輕以叩頭為重故婢奚見主以叩頭則知叩頭固重立拜非輕也簡而便故輕之人不敢立拜止是叩頭耳

有典

宋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轎如荊公伊川皆乘馬或有老疾朝廷特賜扶杖通行轎矣明初雖公侯不得乘轎魚不設馬發文職四品京堂開棍乘馬用髹五品光祿太僕寺丞翰林院五品六品官

宮坊官亦用焉其
制三品以上及刺
三公師保令僕諸
衛如漢魏載與宋
許乘輕武臣任
承受並不得乘轎
萬曆中四品官以
用四人惟轎夫罷
賢執政以御史林
主奏揀和給事傳
遂請仍御史駕馬
兒上以其數語會
摘之

萬新芽茶

汪應軫疏云歙部題為前事奉欽依這茶
等解納供應都照舊例行不必紛更此誠陛
下愛恤民財之盛心憲章舊制之美意臣下所
當奉順而遵守者也但照舊之言二說可通彼
此意見各有所執
如六安茶芽三百
舊例也光祿寺則
安茶約餘二百七
者此亦舊例也照

以數頓雖卻寺前後所論正
裁省酒有司可守眾額以照
便宜以照供應之舊而不必
安州并常州府等處茶正
之數欲給領回則有盤費之
役數之擊況既名上供雜以
以折除合無收貯該署作正
解之數令後各處茶芽俱照
成一袋每袋羸餘二兩以補
為遵守一體通行
外篇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初九日禮部題使臣出入

疏

據提督會同館主事張銓呈稱朝鮮國使臣琳

等呈稱本國自行出

入不見防範近年以來始加拘禁館門通有禁

約安歇應潮貢回使客出入舊

有他虜益祖以一視之仁固有內外使之覩將

豈是意在買賣以圖復舊哉查得成化十年二月間本

國陪臣韓繼禧等赴京時分禮部發到榜文該奉

欽此本月十一日武部等到會同館宣諭聖

旨條由出榜曉諭朝貢夷人有令在館不許

出入并本國一應防禁禮部上事劉綱陳言奉

本部覆查得先該本部題行事例朝鮮國使臣

事朝廷此與他夷不同進貢人員事例出入原

無防禁近該禮部等衙門節該欽奉

聖旨條由出榜曉諭朝貢夷人有令在館不許

出入并本國一應防禁禮部上事劉綱陳言奉

本部覆查得先該本部題行事例朝鮮國使臣

事朝廷此與他夷不同進貢人員事例出入原

無防禁近該禮部等衙門節該欽奉

聖旨條由出榜曉諭朝貢夷人有令在館不許

出入合無仍照前項舊例朝鮮國使臣出入

貴深為便益奉

聖旨是欽此本國使臣琳

由無有防禁在嘉靖初年主客司郎中孫卽中無緣拘

禁不許出入至嘉靖四年八月內有陪臣鄭允

謙等前赴京師將前項節奉欽依事理告要照

舊自行出入蒙部准告查照舊例許令自行出

入已經本館移文知會去後有提督陳主事執

已不遵迎來愈處久奚申省照此國俯逸人慕

義之望殊用缺典所以區區陳請不能已與者

豈是意在買賣以圖復舊哉查得成化十年二月間本

國陪臣韓繼禧等赴京時分禮部發到榜文該奉

欽此本月十一日武部等到會同館宣諭

聖旨條由出榜曉諭朝貢夷人有令在館不許

出入并本國一應防禁禮部上事劉綱陳言奉

本部覆查得先該本部題行事例朝鮮國使臣

事朝廷此與他夷不同進貢人員事例出入原

無防禁近該禮部等衙門節該欽奉

聖旨條由出榜曉諭朝貢夷人有令在館不許

出入并本國一應防禁禮部上事劉綱陳言奉

本部覆查得先該本部題行事例朝鮮國使臣

事朝廷此與他夷不同進貢人員事例出入原

無防禁近該禮部等衙門節該欽奉

聖旨條由出榜曉諭朝貢夷人有令在館不許

出入合無仍照前項舊例朝鮮國使臣出入自

生事端該官官員始行一聚約束加嚴而使臣
頗開禮義委於他處或使不同朝廷自來待遇
以禮出入不防具有舊例所據蘇洗謙等具呈
前事相應議處其呈稱欲觀游無閒光瞻禮義
考質文物兼炎遷化國兄共仰慕上國之誠但
遠人言服既殊其心曲為之處合候
命下每五日一次許令誠國正使及書狀官人
等出館于附近市衢觀游本部仍刻付空閑通
事一員陪侍出入以示襟待防衛之意其隨從
人仍行照前拘禁不許擅自出入庶幾不柅遠
人之情不廢上國之法矣

禮部尚書夏言進使琉球歸國人亦不見異相救又何嘗
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史科等衙門在給事中
等官陳侃等題切念臣等奉命往琉球國封王
行禮既畢同侍風坐三閱月而後行無所事事
同得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詳杜撰數言
遂成一銀：之意大率有二臣等初被命時禮
部查封琉球國舊案因曾遣回被之燬燒蕩無
存其頒賜儀物等項請查于內府各監局而後
明福建布政司亦已年久卷案為風雨毀傷其
造船并過海事宜皆訪于耆民之家得之至于
文際禮儀無從詢問特令人至前使臣家詢其

生長在彼數月雖國人亦不見異相救又何嘗
以簡略為佳哉是說之所蔽者皆記也不特誌
書為然杜氏通典集事制海氣錄星槎勝覽
等書九載琉球事者尚之百無一實若此者何
也蓋琉球不習華字原無誌書華人未嘗親至
其地胡自而得其實也以說傳說遂以為誌何
以信今而傳後故集群書而訂正之庶以庶語
或字并附于後寔不足以上塵睿覽但念海外
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或可以備史館之採
擇伏惟陛下勑禮部詳議施行等
因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有得琉球國遠在海

濶華人鮮至其地是故國俗風土知之者寡今按一統誌等書所記事本傳聞殊載未盡者據給事中陳侃等親歷其地目擊其事山川風俗之殊往來聞見之所未盡且仰後之奉使者有所考見足見各官留心使職誠可嘉尚俯從所請合無候命下之日本部行移進使琉球銀付之史館採集備他日史館採

嘉靖五年十月 日 朝鮮國王李行禮曹參判柳溥等呈言

祖服叙至誠事中朝隣好無虧之義光海君堙乱人心大失曰定逆

序即臣之心也忠孝久矣況以罪廢則宗祀之托公路臣久而不亡先臣以昭敬王長孫承昭敬王妃之命入繼祖統而請于朝廷得完封典感戴皇恩銘肯難忘朝廷恩禮而緣弼奉有王號則所生父母合有應行典禮而緣弼多事未即擬予至情竟收一日自安臣竊依古禮雖支入繼之為人後則為祖後為人後則重在人後故不敢顧其私緣為祖後則父母雖有祖妣之序此乃生人之大倫天地之常經也凡人有祖妣後有父有父妣後有孫

如曰受國于祖而不禰其禰以祖當禰則名實各異倫序不明何以為國謹查成化十一年臣先祖康靖王以其本生考康簡王為世子早卒遣陪臣金礩奉請封立宗皇帝嘉其誠孝降勅褒美頒賜誥命來土之人榮之況臣有所後祖而無所後父尊父承祖乃所以尊其祖也名正而言順事當而理正情理俱伸恩義兩全尊在此矣伏乞四守為服效消矣而又望推恩之典臣之泥躍於此實多而仰祝天地父母之仁報效尊親人已昭明命下該部通查

以廣孝思以厚天倫無資皇朝之範典而小邦臣民之至幸也

附高麗疏集

嘉靖八年朝鮮國陪臣吏曹參判柳溥等呈言本國祖考不係李仁任之後而至明命下該部通查明會典所載俱開仁任已于永樂及正德間奏過政正俱蒙俞允迄今尚未行今幸重修會典乞為改正禮部以請上許之詔開送史館纂輯據陳建國始末言旦初名成桂其先本國全州人二十八世祖翰仕新羅為司空羅七翰六世孫脫休入高麗卜三世孫安社仕元為南京

五千户所建香花赤世襲其職元季兵興安社
雷珠與男成桂避地來遷名元卓丑嵩高麗恭
愍王之十年有紅甲賊二十萬衆入境成桂領
兵勦賊有功授武班職事恭愍無嗣陰蓄龍臣
辛旽之子昌為己子旽多强暴為壓陵洪倫等
所殺權臣李仁任凌倫等于市立禑為嗣其
子昌為世子禑于六年擢成桂為門下侍中禑
道將化途來成桂為副將行至鴨綠江與諸將
誠不宜得罪于上國禑懼遜位于昌以洪武二
十二年宣諭以為姓非王氏之裔定昌
君珍主國事仁任深忌于此王珍人不義國人

情怨乃共廢珍推立成桂成桂請命于高皇帝
乃命成桂為王國號朝鮮改名旦云云
考其國史當元盛時其元孝王者已遷居江華
島元無如之何但責其不登陸而已竟臣服于
元而終不登陸至其子順孝王就迎公主以元
服同聲入國觀者駭愕時從行宗室不開剃王
責之生其子忠烈王則室相至下僚無不開剃
惟禁內學館不剃在永吉朴恒呼執事官諭之
于是學生皆剃

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一
退谷逸史著
貢院
貢院在城東南隅元禮部舊基也永樂乙未改為貢
院制甚備陸嘉靖中議政創西北隙地又有言東方
人文所會宜固其趾而充拓之辛未累至萬曆二年
始命工部重建圍設址拓舊近地益之徑廣百六十
丈外為崇墻抱脉徽道前八左右中各樹坊名左曰
鹿鳴右曰興賢中曰天下文明坊內重門二左右各
有廳以備儀察次曰龍門禦龍門龍門直南道為明遠樓
四隅各有樓相望以為瞭望東西號舍七十區一七

十間易舊制板屋以庇雨覺可以避風雨防火燭北中
為至公堂：七楹其東為監試廳大東為彌封受卷
供給三所其西為對讀謄錄二所又後為燕喜堂三
楹東西室凡十六楹諸書吏工匠居之其後為會經
堂：東西經房相屬凡二十有三楹同考官居之

元大都會試仁宗始于皇慶四年二月當日詔
曰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
著充賦有司明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賦將
親策焉初試論賦後以經學為主至于元賦之
說始于漢：辟公孫弘以充賦
金鑒科記云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

子史之是非取證六經六經之折中必本諸
道道也者通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
所傳是已三代而上道見于事業而不在于文
章三代而下道寓于文章而不純于事業故鄉
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明策較藝取人之文章
也以經術取士六朝以爲得人莫若舉舉
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
策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余大會改元始設

科舉有詩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
學究凡五等詩賦于東西兩京或薛瑄平鐵等
州或涼庭試日限定日試慶亦不限定
府州詞賦之初以經傳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通
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書詩易禮春秋爲
次孟倫遼普也至天春三年浙津府試造及海
陵天德三年親試于兩京貞元二年遷都于燕
自後止試于折津府永遷宋之後正隆一年以
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全五經子
史內出題仍與本傳北詞賦之大畧也經義之
初詔試其定府所收號七十二賢揚迪及蔚州折

津令易書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
也天德三年罷北經義之大畧也天春三年令
大河已南別開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
于燕復合南北通試于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
一次開闈定程限月日更不擇日以定爲例
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限定月日分
格之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皆御四試中第明
昌三年罷去御試亦三試中等府試五人取一
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
多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
試取奏者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天春二年

令此除受之格也
位及各卿士大夫
暨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餘載朝野閑暇時和
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者多科舉亦無員于國
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其句讀摘章
繪句而已哉蓋劃眼品而已哉國將興性修道
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
信而建萬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
所以搭右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
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
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庶幾日乘

原事世卿乎
明初以六科取士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
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
有條理為一科六科俱者為上以次而降不通
一科者不在擢中之列洪武十七年始定鄉試在子卯
午酉年秋八月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初
劄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
上論亦如之策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
以上其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
士各就本國鄉試許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
選取

明制主試官初時不拘現任兼洪武中取元
進士沈夢麟滕克恭典試事後不輒授官放還
又如正統丙辰進士陶希臯至天順乙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鄉試皇
甫錄皇明紀略曰楊少師以服闋主浙江鄉試王
陽明為刑部主事病痊北上為山東聘主鄉試
至于各省典試分遣京官始于萬曆乙酉非舊
制也

明制會試或待詔或典籍或編修紀善不論官
甚有兩京主試官薦于會試者宣德癸丑始令
少保黃淮與少詹事王直主之淮又久致仕以

謝恩至京乃弘治庚戌命大學士徐溥已未命
大學士李東陽然未有用二相者自天啟壬戌
始有何宗彥朱國祚後皆用之
會試主考舊用翰林出身者如丁丑張至發以
刑部侍郎入閣庚辰薛國觀蔡國用皆以外官
入閣者至同考十二人內編修魯元龍胡守恒
劄正宗梁兆陽事景濂薛貞所薦皆由知推選授
初會試同考官從禮部推選翰林院官京官教
官皆得為之至景泰中禮部尚書胡濙言翰林
院及春坊以文藝為職業宜專其事京官由科
第有學行者宜無以先輩著為

令自是教官無得分考會試者矣

永樂十六年始定宮坊官主兩京試舊例各省
及順天主考不限宴獨南畿二主考辭朝賜宴
于閩來松林相傳云洪武舊制也

舉子所作之文曰墨卷主司考覈刻錄曰程文
隆慶與王世貞齊名世貞博雅嗜古程文一二可愛
者往往遺棄林泉之說全人氣湧如山則知前無
墨卷之說縣山程文并

萬曆乙酉有副為程文不得全用已作須存舉
子本體而潤色之後乙丑會試二主司悉反其道
作莊改三場俱用墨卷丁卯鄉試因之頒示自
貢場爰考校等官世宗報可

嘉靖時御史閻人倫言今時文體說裏已極乞
申飭天下力崇古雅其場屋有仍前離經叛道說
書場爰考校等官世宗報可自後凡遇鄉試禮部

必磨勘試錄與各生公城有仍前離經叛道說
辭邪說者則治監考校官之罪照其中式者為
民

鄉試解額洪武三年定省直名數應天八百人
山東山西陝西北平浙江福建湖廣江西皆四
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多處或不
及者不拘額數洪武十七年三月令舉人不拘
額數從實充貢洪熙元年定取士額南京國子
監并南直隸共八十名北
五十名江西五十名浙江福建各四十五名湖
廣東各四十名河南四
川各三十五名陝西

作文亦少純粹典雅比昔漸
十六股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錄程文乃太
簡畧而不純粹且春秋為經
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陋傳甚乘以己見名
難拘題選則射覆迷使舉
與考官相左即被斥出已勒白後考官出題舉
子作文一惟明文自遵有
其言命禮部議行

山西各三十名廣西二十名雲南女証各十名
貴州額仕者就試湖廣宣德二年令貴州就試
雲南宣德四年令雲南鄉試增五名宣德七年
令順天取八十名正統二年令開科不拘額數
正統五年復定取上額順天府仍八十名應天
府一百名浙江福建皆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
河南廣東各五十名山東四十名陝西一名山東中四
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六年順天鄉
試增二十名景泰元年開科不拘額數景泰四
年復定取上額南北直隸各增三十五名浙江
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

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
成化三年雲南復增十名成化十年雲南復增
五名弘治七年貴州鄉試上雲南四十名貴州二十五
年令雲貴分科試士雲南額共增五名嘉靖十六
名嘉靖十九年湖廣鄉試增五名嘉靖二十九
年貴州鄉試增五名隆慶五年兩京各增十五
名以恩貢集太學者衆也萬曆元年雲南增五
名萬曆二十二年順天增二十名永以選貢集
太學也萬曆四十三年磨增天下解額天啟元
年順天增二十名應天增十名以登極及恩貢
集太學也其餘各省增三名是年山西中宗生

二名江西一名河南二名陝西一名山東中四
氏學二名遼生一名皆不在額內
會試額數洪永多至人宣宗定南直共額弘治十五年加至
四百人萬曆二年南北士十六北士十四正
統七年加為一百九十人景泰五年三百五十
人弘治十五年加至四百人嘉靖隆慶以首科
皆四百人萬曆二年張文忠居正題定三百人
永後如萬曆癸丑崇禎辛未皆四百人
兩畿中額一百三十名其五名原為雜流而
設如我化元年東元應以留守左衛軍餘中第
八十七名四年謝宗以山江吏人中第四十

二名卜年王鏡以指揮僉事北京軍餘中第二十三名
十三年李用文以武學生中第九名卜六年喬
行以武學生中第二十四名二十二年陳玉以
浙江舍人中第十七名楊俊以江陰衛軍中第
八十五名弘治五年劉麟以武學生中十五名
嘉靖十九年湖廣鄉試增五名嘉靖二十九
年貴州鄉試增五名隆慶五年兩京各增十五
名以醫生中第八十一名十一年吏良
佐以醫生中第八十四年陳沂以醫生
中第四十八名劉鎬以羽林右衛舍餘中第七
十一名劉卿以錦衣衛舍餘中第七十七名十
七年榮慶以駙馬都尉總旗中第八十九名崇
禎壬午順天鄉試奉
旨中武生五人及揭榜乃

以胄籍滋議致累主考吳江姚現閒先生希孟蓋忌者借以攻姚也

洪武辛亥狀元授外郎及第出身俱授主事同出身授縣承會元亦授縣承金濤三甲第五在三甲第五名後歸國為相

永樂丙戌賜林環等及第一甲成進士蔡廣交趾清威人阮勤多才陳尚書言梁潛排卷得第一名擢翰林等三人進學翰林餘除學官乙未始詔天下舉人會試北京考官梁潛排卷得第一名何廣北平人成化五年己丑王京嘉靖丙戌賜陳鶴等及第一第五王翱者永山人也上喜得一甲三人以資性為學官上書稱得一甲三人皆可為學官上命翰林院大臣指實翰林院大臣指實進呈英

弘治公進士程汝學汝儉彭誨焦清等並考試官江汝璧等俱建問萬曆內長會元沈同和以懷獻事露并第六人追吻陽送法司治罪荷按禮部門一月論成會試錄除名興元是科武狀元永樂初即位天順南省火昏以明年甲申會試永樂己丑北征大明年嘉靖自興邸入即位故有年已進士又明年癸未南遷明年嘉靖改元有年已丑北征大明年嘉靖自興邸入即位故卷有誤字今人錢亮將不許上四籍洪武年有進士永樂癸未無進士天順癸未永樂初即位天順南省火昏以明年甲申會試永樂己丑北征大

退谷逸樊輯

吏部公署

吏部在闕東宗人府後兩向設尚書侍郎掌天下武衛官陳選授簡練若鎮戍牧傳郵輿皂之政令其為初曰司馬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後改司馬為武選駕部為車駕為車部為武庫職方仍舊名俱稱清吏司

武選掌武官選陞襲替功賞之事以世官流官定武職以襲替優給學武功以有功四戰功二等辨武功以減革以通革簡冒濫凡歲六選官二等曰舊官曰

官凡推陞勳臣若武舉薦舉會衆以二人請凡將材三代武舉六歲會舉薦舉省籍而用之以考選比試進材而程力以功課將帥以遷降練卒徒以賜賚正閫狀以詰勤徵初績以痊抑勸死戰以優養恩故絶以引類登選薄以段降失陋避敵敗變肅軍機以興利敢倫行刻退陣斬世襲祿以奇祿取恩澤以獲訊糾捕緝以詰勤辨冒偽正土官夷官

車駕掌輿輦車乘守衛鹵牧郵傳之事凡大朝賀大禮儀陳鹵簿大駕常朝設陞輦具物數而序次之比倚衛駿陞金直常朝番直凡宿衛親軍衛畫前左右後四衛而日夜巡警之皆有闕伍定其多寡等其番

之上慈富中官之南薄東京依仗衛皆備焉凡
馬政受牧官籍而程督其登耗開此之數以營牧郎
錫秩以印依防欺冒以色齒蕃滋以報馬征南走
以茶馬通西番以市馬寨東走訂互市貢今京營邊
正非之馬凡傳郵印驛以遞所在京師以會同館皆
以行聘問春行之以黃馬秋前收頒獻而練水軍矣
職方掌地圖軍政城隍鎮戍關隘征討之事凡諸邊
狼煙烽堠地理遠近險易三歲一報官軍東騎之數亦
如之而辨其阨塞于制以外相級白兵
府司辯所以差夫官各統其官吏及部落防征調守
衛朝覲保塞之職而武官不得輒不待行軍凡城隍

以時浚築閱視凡鎮戍以時飭其防把隘要凡將校
程其勤逸籍其什伍存逃騎械精損之數教以坐作
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金鼓麾旗之號凡將打籍武舉
會舉歲爲之而簡用之凡有征討請命將出師移
所司以隨賞罰凡兵食紀功過事有功按御史紀核
移文送理當以從塞陣還徹以烽堠傳聲息以清勾
捕補收探問警盲爲除豁授册籍以存恤優初從以
壯快簡鄉民以關津武舉武舉薪隸之事凡武器守衛
武庫掌戎器符勘尺籍移工部請給火器請內府凡使
邊鎮有征行准諸司移工部請給火器請內府凡使
人出邊關必驗勘合凡制勅調遣兵必比勘合勘合
皆出內府凡天籍衛所上缺伍圖冊府縣上軍戶文
冊下諸省司按勾衛所即去府縣追不得輒相移凡
清軍以限捕紀錄開伍結除停勾而嚴稽其冒漏而
寬其息復凡武學教武職功官及子弟未嗣官者籍
率教省罰興有差凡包銀會舉應文武舉者聽急不
多寡其數並與

兵制

兵制之善莫過於周、禮所載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各有長其令賦則以其地徵民而制之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致之其在六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以時教民而按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若增減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其在六遂亦如之遂人掌邦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四縣為遂皆有地域溝封之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而教之稼穡以體乎仕之有終以下制其致之其大師田前期鄉師出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司徒之大旗致衆無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迺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遂師亦各帥其所治之民而以遂大旗致之不用命者誅之此先王因農而定賦以制軍不出比閭族黨鄉遂之民而伍兩卒旅之軍師皆中大夫為使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靜足相保動足相

死之道也

王降而霸兵損用管仲做先王之制作內政以寄軍令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五家為軌、軌有良人以為軌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卒帥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連長帥之十連為鄉、鄉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合之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各將其一國子將五鄉焉高子將五鄉焉而軍令以行故高國退而修鄉退而修連、退而修里、退而修伍、退而修鄙之于萬軍於襄得自然之勢焉

漢之兵制莫詳于京師內北軍之屯錐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屬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三輔蓋三輔在內和迄有閭里親戚之愛以之

京師而無心腹之憂郡國在外而遠人無覬幸非常之望以之衛宮城則無肘腋之變亦如師氏帥四隸守王門王宮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舍是欤武帝更大司馬大將軍以招為是欤武帝更大司馬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擊南越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壘領之置七校尉復又取中尉為官所謂中壘者進為校尉為八校又恐北軍之擾大重故于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此期門羽林皆世家為之則長從始比自是始有養兵之費而兵制壞矣

唐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純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稱衛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兵其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為隊正有正千人為火正有長史稱其善射者六人士以五百人為團正有校尉六人士以五百人為隊正有正千人為火正有長有技射五十人為一番番別時養勇財將事動作休息皆有節史稱其善處兵也服工事者審兵也防河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衛陵寢者皆兵也給使令者皆兵也給廚傳者皆兵也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以將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將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此唐初之所以自盛由兵寓于農也至開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壞張說事林甫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宰臣領之置七校尉復又鎮戍益之稱事況謂其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狗利禍亂遂生下陵上替不可救止緣陽修唐史謂罷兵所以止亂反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開天下以養亂而後至於忘為北虜至後來之禍皆原于輕變府兵之法而兵農為二也

宋神宗嘗謂輔臣曰藝祖奉兵止二十萬京師千餘萬諸道千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規模深遠未嘗不善然其所以至于冗費不可支者豈盡于契丹元昊之患哉觀徐經綿云兵一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割為三四大雜為三四小雜為七割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雜為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防河者皆兵也典謁何者皆兵也衛陵寢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

也疲光而坐食者皆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者也前世制兵之善未有甚于今日者也
時宋朝兵制亦可以鑒矣
踏古兵制莫善於周莫不善於宋而
法周者其明初之制乎當洪武初重兵屯京師
以遠田三部易城外民田一部為屯田不及又
移各衛以就田真所謂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
粒米誠千古之善法也其後將不在五府而用
流官兵不在屯丁而行召募簡制萬然矣嗚呼
使能令古寓兵于農則治稅民養兵則亂自周
而後如出一轍有國者能無鑒哉

明制設都督府五部指揮司使二十一留守司
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千戶所五百九十五番夷都司衛
有一宣慰招慰安撫長官九十五番夷都司衛
所百有七各統其軍及部落聽巡捕軍器漕運
京操守備征調朝貢保塞之役合大部五千六
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為所百十有二為百戶
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大小聯比以成軍國
大師則詔文大臣總督提督參贊軍務而總兵
官佩將印領之既旋上所佩印于朝將歸第軍
回衛所聽調而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其軍師
簡練三營軍曰五軍營曰神機營曰神機步隊五軍兼之而
統以文武大臣十二衛率領四門領
銅符分佈地以為守衛而統之且所伍頂替之
律得永衛王禁旅備內事侍衛扈從之事旗手司主旗
鼓金鼓之令諸衛皆統焉軍士無罪而錦衣衛獨領校
尉刑止盜罪之虎賁也諸軍皆五軍而府軍獨
全如軍即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官皆世襲
錦衣衛掌北鎮撫京師巡捕軍三十餘萬
幾內約二十餘萬遇警調遣之兵不過此括諸省
之兵不當此也
明初之兵有從征有歸附有簡發有招從征者
皆勝國及諸偽陽者所部即於舉部歸義者也後
乃論發諸罪隸為兵如制衛所兵所在有閒曠
田分軍之屯堡全且守且耕有警則調發之視古屯營法為
城三分屯耕有警則調發之視古屯營法為
近法每軍約受田三十六畝歲收籽粒十有八
石八斗糧歲十有二石閏加一石餘六石上倉
餘丁所受納以差次降其畜上宿衛給由復其
口糧于倉內給支其牛具農器總于屯曹細糧
籽粒登於戶部其時遷腹之閒屯田墓列將歸
於衛士安于伍壻不費民間一錢也

騰驤四衛舊稱禁軍正德中隸中官跪習依附
為奸歟不可詰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勛言宜
府一體請改選論隸本部如旗手等衛許之
而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往敝如彰義
門被敝如東市勢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殊
召易集也備邊外隸卒有急難名非便承勛言往
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閣人故亂彰義門之戰由
太監王振東市之戰即大監曹吉祥也國家軍
政有統豈當秉之切臣雲翼疏集戰詔如議行
兵部議民壯宜改觀我朝簡制自京師以及
天下設置衛所編充軍伍發至百萬今州縣百
姓供給糧餉計天下田租之入大半供軍專為
防守禦海軍以衛民以供軍未聞衛所之外
復有民兵之設也自正統十四年軍伍消耗邊
患警急始議召集非勇以自衛嘉一時權宜
之計事寧之後即當罷革以示休息修明軍政
以復舊規而年復一年因循未改至于給事中
孫燧建議選民壯以振天威本部依擬通行天
下照里編佥民兵之害遂流至今言者屢欲查
革而本部因襲惮改終未能救今郡史揚瑮目
擊其弊反覆論列民之疾痛如切其身且引宋
人議於陝西點義勇數萬以禦元昊司馬光力
阻其議以為於民有世仇之害於事無分毫之
益其說尤為明鑒揚瑮所言於時政得失軍
民利害臣等未敢忽忘合無本部通行各處巡
撫巡按官會同三司等官查勘但係弘治七年
給事中孫孺奏准新設民壯通行革罷不許再
行勾撥其正統十四年以前原
設機兵民壯及山西陝西等處原設備禦各邊
民壯俱照舊存留其餘臨事設有衛所去處照
例將守城軍餘及輪操下班官軍操練防禦至
於州縣衙門合用快皂依揚瑮所擬不必編
佥惟令查訪驍勇精壯素慣習捕盜之人不
拘名數收充應補快手名目除免本身差徭外
再免本戶二丁其帖衣食本戶無丁許免別戶
人丁帖供給糧餉本州縣掌印官提督操演緝捕
盜賊不許官司私役擾害中間應有獎勵優恤
等項事宜今部議擬本書皆悉聽巡撫巡按三
司官從宜施行不必拘泥本部原擬惟在人得
實用事無紛擾盡除煩苛與民休息

初制餘武之道惟重世官養材之方惟練應襲
故令官合隨營操備無所謂武舉也天順八年
始開武舉然所取甚少初北畿二名七名至十
五名三十餘名及嘉靖間此漸重於是世胄

徒為虛器而功臣之澤漸斬矣

兵備一官設於弘治間馬文升為本兵慮武職不行後奏設九江兵備都給事憂作復疏論不可然馬持之甚堅遂通行增設後將驕兵惰目無督撫何有於兵道亦徒設矣

兵部所以將將者也先朝慎重其選與事之時宜揀大臣知兵者列於本兵以備總督巡撫之用而四司不宜輕畀必於內外博選沈毅通敏之士多儲司中令之練習兵事式用之重地兵巡或即用為本部侍郎精其選久其任必有為國家辦大事者出乎其間矣昔杜牧序武子書曰

兵者利也利者政事也為天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亦知自何代分為二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言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多識之士乃能有功謀于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自此誠知本之論也

九邊

明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守皆武職大臣提督皆文職大臣又以山西鎮地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地統馭固原亦稱二鎮後為九邊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於偏同與山西諸鎮

總鎮一方者曰鎮守獨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城者曰守備有與主將同處一城者曰協守又有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名其官掛印專制者曰總兵次曰副總兵曰參將曰遊擊將軍舊制俱于公侯伯都督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

遼鎮

遼鎮古幽營二州舜分冀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即今廣寧之地分青東北為營州即今遼陽之地東至鴨綠江而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

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元季時為平章劉益高家奴分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為遼東都司十年肇新羅州縣設衛二十九永樂七年于開元遠陽復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之人

原額兵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萬曆除逃故八萬九萬四千六百九十三員名崇禎主兵如萬曆之數

一千九百九十四員名崇禎主兵如萬曆之數

薊鎮

薊州以三屯營居中為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

三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明太祖
于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屯等衛外山連聯
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為外邊命魏國公徐達
于內西自古北口東至山海關增修閫隘為內
邊永樂初因凡良哈三衛部落內附乃徙大寧
都司于保定置營屯等衛于順天以大寧全地
與之後止守內邊外撤江環遼為天設之險

原額兵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陰慶初增
一萬七千八百一十三員名萬曆九萬二
千四百六十二員名崇禎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
八員名

宣府

宣府漢上谷地明初常忠武克元之上都設開
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寨黃屋四
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洗馬林威虜明安隘寧四
驛接獨石後秦太寧而與和亦廢開平失援難
守宣德中乃徙衛于獨石秦地蓋三百里宣府
山川絆谷地險狹頭兵一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陰慶初
增一千二百五十二員名萬曆七萬
九千三百員名崇禎八萬一百二十八員名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拒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
平衍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
北設二邊拱衛鎮城皆稱要害況平虜城西連
老營堡與鴈門關近河套小住收牧之商絶出塞使
涉其境故稱重地

原額兵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陰慶增一
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八員名萬曆八萬三千
八百員名崇禎七萬六千五百二十六員名

山西

明初惟置大同鎮所以屏蔽山西嘉陰以後豐
州三降城既入版中東勝河套又歸吉囊故偏
頭寧武雁門三關稱重鎮焉

額兵二萬七千五百四十七員名陰慶四萬七
千一百八十一員名萬曆五萬七千六百一十
一員名崇禎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三員名

薊鎮

薊鎮舊治在密雲德勝渠米暗魚河等處于外幾
三百里設外警時關戍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
建議徙鎮薊林堡襟喉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
通近河套雖有邊牆然東自清水營西至寧遠
營實為沖要

原額兵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隆慶增八萬
一百九十六員名萬曆五萬一千六百一十一
員名崇禎四萬五千一百四十員名
寧夏
寧夏承祖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僅百
里東西二百餘里明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
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
即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孟四塞之地內有
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
所隸賀蘭山後外患時聞而花馬池鹽川東西
三百里地勢平漫與武營鹽州一帶又河套侵

犯之地
東額兵三萬七千八百一員名隆慶七萬一千
六百九十三員名萬曆三萬七千八百三十七
員名崇禎五萬一千一百六十七員名
甘肅
甘肅一鎮之路孤懸于五百里兩城南隔
尤戎北邊亦不制兔刑二家洪武九年設甘
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
于湟州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大金城設蘭州衛
皆置將屯兵控扼西番種類不一北河西寧一
帶山丹八千八百三十員名萬曆五萬五千二百員名崇

土達元人之後為亦不
中國屏蔽吐魯番所
東額兵莊浪一萬八千
西寧衛八千五百員名
涼州衛一萬八百五十
鎮番衛四千九員名
水昌衛八百三十二員
甘州衛三萬三千八百
山丹衛八千九百八十
肅州衛一萬一千二百
紫檀仓鎮兵四萬五百

判所順冷嘉靖本衛破

河中鎮
固原鎮城即地也成化
四年始改為鎮其弘治十四年大節入
陝以前河套未叛但以
固原用兵部尚書秦
城于是始改為鎮設
昌十八年因主事許論
議以總制移鎮花馬池此是
額兵二萬八千八百三
九百一十八員名萬曆
萬九千八百三十

子078-050

河套

余按西北之患自
昔河套增戍廣衛
太祖命李文忠西
統兵四十一萬
後都督王順遠築
修飭而已套內之
子東最高計設留
李傑備是統元朝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為
明廣張仁慧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延綏
之固罷即縣使當時仍命
李傑備是統元朝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為
明廣張仁慧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延綏
之固罷即縣使當時仍命

作其出入山是往
以來寧夏之間無
日不敵此代相望
而守於以制勝不
徵遠規阻河而守
于悠久議者必曰
即應援實難元
之都也漢唐以來
也此誠要害之地
安南

作其出入山是往
以來寧夏之間無
日不敵此代相望
而守於以制勝不
徵遠規阻河而守
于悠久議者必曰
即應援實難元
之都也漢唐以來
也此誠要害之地
安南

安南本古南交地
秦郡漢交趾九真日南三
郡治龍編後改九德武平
編梁安南領南越五代之亂陞丁部為帥宋
封其子建交趾郡王後襲封王嶺陳日照相
繼篡立五世為黎季犛所篡永樂四年遣征
張輔沐晟下之輔上交趾地圖建交趾布政
司領府十七州五十一縣一百五十七
六年交阯故黎國張輔復
以征夷將軍鎮守交趾十
征前後九年十六年蔡利
復叛遣討之利懼奉表
之因罷即縣使當時仍命
李傑備是統元朝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為
明廣張仁慧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延綏
之固罷即縣使當時仍命

之例以交阯可長為中國有也已而利篡陳自
立永樂元年其弟黎
自立當國凭山人越改元
大正凡役四十八年遣
罪歸陛地于是南北
南都統使逸羅叛其專擅
府土民復論于冀城
江防
新江營設水操軍以備
永樂遷都後遂令其有
備洛即九江下瓜蘇松
之例以交阯可長為中國有也已而利篡陳自
立永樂元年其弟黎
自立當國凭山人越改元
大正凡役四十八年遣
罪歸陛地于是南北
南都統使逸羅叛其專擅
府土民復論于冀城
江防
新江營設水操軍以備
永樂遷都後遂令其有
備洛即九江下瓜蘇松

施鎧徒隸之益以留都根本重地江淮東南
財賦所出誠重倚之故先設巡江都御史繼以
提督操江總鎮之嘉靖壬子癸丑間倭犯海上
九蘇松淮揚皆為尪穴操江控南北奔走為疲
勞難固適于吳朝議加應天鳳陽兩撫臣提督
軍務與操江共畫地而守岡山以下屬江南撫
臣三江會口以下屬江北撫臣操江臣專督水
鎮江上江又用忠貴名詞福浙兵增募靖江兩隊
乃盡遣客兵歸之設御使留江靖奢民兵八百
分守圌山三江會口遊兵哨瞭如其
大船火器衝我入使不得
警夢來而外地安堵
海上入寇隨風所之東北
島夷小琉球西洋視風
之變而為之應
門分船或逸其小海開門
之南而犯吳淞口
東風多則犯福建若乘東風
大掌官廣東西視風之變
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
北南洋犯太倉或過南北
西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閩洋
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越天津大抵倭船之來
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
山發前商菜及可泊船也吳松江口及劉家河
出海約把又非泊船處所議者欲分番乍浦之
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大衢別三山品峙可抵來寇
而又其外陳錢諸島尤為哨守之路之要兵部
原題副總兵俞大猷統領戰船駐劉海上防賊
戰發則如陳錢乃其所當先也泊而提督軍門及
海道等官海汛風訊時月相參總以備倭為名
大船火器衝我入使不得
饗華不作而外地安堵
海上入寇隨風所之東北
島夷小琉球西洋視風
之變而為之應
門分船或逸其小海開門
之南而犯吳淞口
東風多則犯福建若乘東風
大掌官廣東西視風之變
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
北南洋犯太倉或過南北
西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閩洋
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越天津大抵倭船之來
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

後方多東北風北擣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来
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自北者過十日風
自西北来亦北所到处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
入汛九十月為小汛

緬甸

天啟六年正月雲南地撫閻崇儒緬酋阿瓦
攻東里訊者得阿瓦東里之叛起萬曆四十四
年阿瓦攻得東里之次居烏冲而東里子以層
告以東兵被兵當其一子告急求獨不
請救于天朝亦北来救於騰衝兵一至乘
塞而奔攻得東里在泰靖間兵敗於

緬而以小小東
緬品東里在
之酋北擣同
不與罷兵
東東在
昔年麓川之役用兵二十萬用餉千萬兵連十
年別今日之事以彼例此難易更未易言此不
能不預廟議處兩省之不問則緬
之孰日蹟一日滇之患日迫一日將来亦有不
可知者請通言之在洪武初天兵所指四衛不
達萬里遣使通貢相率稽服名號以示羈

縻自宣德以後安撫未
其大者為三宣六慰今
戰言其一緬向實司
司又一日八百一日本
爾時地醜力瘠各自為
自時盛時肥伏大牙以
為孟養所滅其酋莽紀
亡承數人其免入洞吞
他日漸強大四向收侵
不時之擾以孟靖来降
孟養酋思令以十八年
思卒滅孟養以萬

借下洋屬木邦南等按
成木邦以孟養間被
惟四衛世服兩
分之而六者六而
但閱其實將及于三宣
莫猛卯猛緬猛、威遠
軀假之外勿我羈縻尚
無不從虽而雖非其向
也今之計即未能盡
諸戎分之則漸而弱我未聯之
則威則于緬心猛：如
熙雅我能聯之則諸夷

喜於有所歸附莫不悚心併力以拒緬昔緬威未邦而不能有也以思禮食其地滅蠻莫而亦不能有也以思線食其地所用仍天朝原頒印信緬滅之而不有者非心不欲轄不及也今緬孟養車里之酋未遽能有其地心將更置其酋長立所愛者去之而車里之人未心怙也諸夷之勢既睽則車里之釁亦有可乘或不難相機而取事也臣等已爲會事部慶年專經理其事以本官曾備史金騰深得夷心頗諳緬中情形令以全付精神眼拾諸蠻而一面以文告諭緬酋其退兵還地隨宜處置俟機宜另疏外謹先據

會與閒

雲南

明制雲南布政司治于昆明城曰雲南府凡二十郡左右分書左曰迤東右曰迤西界以大江東北曰全沙西南曰蘭滄自南入南海幅員不趙萬里官軍從大將軍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以徙或以僑寓不歸是曰漢人其生夷地曰夷人夷有二種居黑水之表曰僰僰編髮鄙跣髮水之裏曰僰僰編髮鄙跣髮寔惟一也府所屬不過三四長官司地方改設六府所屬不過一二百戶皆多民少官司每長官司人三之夷人七之夫分計兩其地山峭地瘠夷情猜詐分隸川湖實南壤地犬牙相制以防北兵情叵測永樂廿年詔南獲罪

書降諸葛孔明用兵深入不毛其豪傑而服從之以給軍國之需成功而還事和古以重賦戕民張虔陀以淫虐彼民畔于仲通禍急而長師壯元領高俊而改亂無所御夷之道不是簡易乎

貴州

貴州閩省在永樂十一年田氏就撫以思南三宣慰司地方改設六府每府所屬不過三四長官司每長官司人民不過一二百戶皆多民少官司每長官司人三之夷人七之夫分計兩其地山峭地瘠夷情猜詐分隸川湖實南壤地犬牙相制以防北兵情叵測永樂廿年詔南獲罪

節西擣外必
一捷阻滇南中銷朝廷遣將征討多藉土司之
力土司貪財好殺但分疆界不顧婚姻惟教官
府利嘗賜色酒寸節軀之即往我利其自相戕
賊可以破散陰蓄彼從命屠戮時似不識人既
事畢解媾結好如故而水西為最

李忠初變難而後致禍招徠者二十餘年惟進
與忠及芝龍三人就撫進忠用之于遼東竟浸
沒無聞馬芝龍建功海上漸躋副將矣諸賊不

謂其功以得官但知其起家亡命而今日富貴
恒赫如斯也競欲以芝龍為榜樣譬喻作做賊
之無以博官則皆撫之一字為之門耳請著為
令自今以後但遇海賊發專以勦賊為主敢有
言招撫者殺死無赦如是而從賊者無吏生之
望庶乎有所畏而自止也猶未也二十年以前
之賊未有如今日之多也初亦謂渠魁斯得則
清晏可期耳而政不其然進忠之後有揚祿揚
策祿策之後又有芝龍芝龍之後有李芝奇芝
奇之後有鍾斌而斌之後又有劉香也驅逐未
幾旋復增聚如焚燹火作赤乍白即使今日劉

香就斃遂以為可紓宇臣未敢保一年無事矣
若小賊不前大賊不北當其為小賊前剪之則易
當其為大賊而殲之則難請嚴勅三省沿海副
將遊守把等官乘今賊勢衰時常出海巡哨有
發必擒毋俾遁種如一年之內守把獲賊不以
數千計副將進擢賊不以過百計即以不稱職
罷斥如是庶小賊不敢滋蔓而為大賊于以肅
清海面庶有幾乎雖然塘賊窟安島賊窟為何
臺灣是也臺灣在彭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
日夜其地廣衍高埤可比一大縣中國版圖所
不載初窮民至其處耕漁獵之利已耳其

後見內地兵威不發往往聚而為盜近則紅夷
竊城其中與奸民相為市交益合為一夥此
非成大聚益實若此也不懼則海上之禍終無
時而已墟之街非可千戶從事惟嚴關出接海
之禁嚴哨捕獲者切如擒賊之例即以其貨物
充賞夷人無所得利賊徒無所捨掠倘出而肆
犯則以武臨之勢必將棄此地而去賊窟既墟
然後海氛可清也

宋禧十三年史弥遠給事中王家彥疏曾覩海內
地勢自江南以北沃野千里不溝不洫因嘆閩
浙海塲地如巾帕民耕無所見沙礫相薄耕亦

弗收加以弭亂賊急弱民緣是走海如鶩長子
孫于磨市指揮穴于臺灣横海鴟張如先年周
三李戰奇鍾斌等其最毒者也崇禎五年劉
劉香復煽通五虎門掠閩安鎮幾搖省會計自
陳之稻游至首尾知盡幾寨幾遊而中左居廣
泉兩府之間為全省之門戶緣來多賊所從入
之逕把抗宜嚴令幸數戚小衆而汎氛未殲列
愛婆隔北山青嘴梁首未復時發時起吹浪之
線河源易動網紲之制約略言之國初有衛所軍無別兵有指揮千
百户無別將與論戈陸宿軍即峰大小埕南日

港與銅山五水寨之舟師無非軍也而統於各
衛之指揮謂之衛總嘉靖二十四年撫臣譚綸始
奏成絕九跳復舊制海寨汶福哨烏槳等號船
四千餘隻于五寨中分三哨屯大洋賊船必徑
之處其餘各寨附近緊要港灣則分哨以防內
及又通里遠均海洋庶為兩寨會哨之地北
抵浙之金鄉南抵廣之拓林聯絡呼應戈船相
望焉昔二十四年撫臣金學曾安分守張鳴思
都司翁鍾躬閱信地復諸添設岙山海壇湄州
島銅山鍾嶼山臺山彭湖諸遊于二寨之中以
一遊最之錯綜迭守勤海無不搜焉自
罷平日久而額軍額船損失舊制指揮千百户
等官凡不隨城帝會哨之法遂者悉矣至因而
避民兵募客兵編鄉兵又樂漁兵葉與軍而五
矣夫昔之為軍者一而耕愈重賊愈減談海事者所以長嘆息也
五而語愈重賊愈減談海事者所以長嘆息也
按簡額而復之依分哨會哨法而按之籍民兵
而簡練之設鄉兵四勾以百兵搜之復徵沿海
四十二學兵之乘覺者厚其賜領賊所在
招各道州以為海上耳而損制之皆今日不
復再而去者已半興司之與衛所建當日
江夏侯周德興念聚海疆制乃于中所隊

慶設四十五寨城射手百名以前鋒營弘治十
四年按臣陸偉始裁三分之一而寨兵益寡
矣夫以四十五哨之射手基布于基
與海之間將東南北哨烏槳等號船
之處其餘各寨即綱為戎
及又通里遠均海洋庶為兩寨會哨之地北
抵浙之金鄉南抵廣之拓林聯絡呼應戈船相
望焉昔二十四年撫臣金學曾安分守張鳴思
都司翁鍾躬閱信地復諸添設岙山海壇湄州
島銅山鍾嶼山臺山彭湖諸遊于二寨之中以
一遊最之錯綜迭守勤海無不搜焉自
罷平日久而額軍額船損失舊制指揮千百户
等官凡不隨城帝會哨之法遂者悉矣至因而
避民兵募客兵編鄉兵又樂漁兵葉與軍而五
矣夫昔之為軍者一而耕愈重賊愈減談海事者所以長嘆息也
五而語愈重賊愈減談海事者所以長嘆息也
按簡額而復之依分哨會哨法而按之籍民兵
而簡練之設鄉兵四勾以百兵搜之復徵沿海
四十二學兵之乘覺者厚其賜領賊所在
招各道州以為海上耳而損制之皆今日不
復再而去者已半興司之與衛所建當日
江夏侯周德興念聚海疆制乃于中所隊

慶設四十五寨城射手百名以前鋒營弘治十
四年按臣陸偉始裁三分之一而寨兵益寡
矣夫以四十五哨之射手基布于基
與海之間將東南北哨烏槳等號船
之處其餘各寨即綱為戎

徙如此則官無虛設兵皆可用無地無段賊之人民感德光之平倭也維時倭酋猶未盡殲欲無遺故不令使歸恐其餘威以犯華不利為成今賊且未已矣猶可招撫之一字以為海上之傳燈乎自賊能而陽以撫過我時施而陰以撫洲賊子是與設險聖雖嚴而賊之去來動靜未有不先通於將者矣乘賊至則引下風以避之賊去則尾其後以逐之抽入扣蚵以發虛聲進襲商舶以當填海聲海道將有甚不甚耳海賊之心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為市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脫之地日漸灣皆與江毛番為市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白嶼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

宋佛郎机之夷見我禁海亦時入私至雞籠淡水之地與奸民開山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實此皆臣鄉之大可憂者即當事者譚海上事亦未能詳悉以生利弭害之計告於我皇上臣知而不言誰所不說出也蓋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邏東埔諸國通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最多中國所需而東洋則呂宋其最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夷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

則以其產物相抵若收品米則兼得其銀錢是兩廣者皆好中國綾羅雜繒其土不蚕惟藉中國之絲創彼能織精好緞疋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洋物皆所嗜好佛山機之廣則我人自不良製有以往者貨物無不獲利是以洋船回至若紅毛番一種其來名咖留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其雖經撫臣大創仍未嘗我忍一心通市販在廣澳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於

海氏矣夫利歸于奸民而使公家受大二萬餘金之餉豈可言也利歸于奸民而使沿海將領不肖有司以為奇貨庇其逢迎引招在下將來且有不可勝言者獨洋稅一開除雜項稍遲累之物不許販賣外艘闌入以其大物件他如浙直絲客江南閩人各趨之者尚莫可勝計即可復舊額之奚餉以解部助邊一利也沿海貧民多賴以為生計不至飢寒明驅而為盜一利也沿海將領等官不得因緣頻仍任意索財賦浙直幾半粟宇

濟勾引之禍可杜三利也倘以此言可採則今日開洋之議洋稅給引或仍於海澄縣之月港或開于同安縣之中左所出有定引歸有定澳不許竄匿他泊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監督稽查而設道為之考覈歲報其餉子撫臣有出二萬除之外者具州報部以憑叅罰遇叅用臣卿幷鄭芝龍輩立奇功既受延世之賞仍責以海上捕盜賊詰奸細使人與船無患計年量加陞賞甚麼下士尔何開係乏能散金以養之故所向有功今具麾下之餉或可就此酌給無責令久出財力為公家幹事之理是又一利也竊考有宋之

市舶司實在泉州載在舊制可考其時即守臣陳有為海舶所阻之詩此承前事之可據者宋東番小澳亦見有貨舶泉州而此非臣一人之言閩省之公言也伏乞勅下閩省之撫按查洋禁果否寬開洋界否與害有利廣詢漳泉士民皆為一定之規庶奸利可杜兵餉可裕矣

浙省海防

御史林揆隆疏言惟國家財賦浙直幾半粟宇京邊轉輸仰給東南乃今東南固非昔之東南北征討急羽檄頻仍征戍中民思脫甲胄以事耒耜目然

而外患不作則內變亦易調停矣故曰閒則荒政不能弛則疲備者閒則創番舶以百船萬貨乘風突犯島海之間倏忽數里倭奴不過叛民以海為生寇海關掠過商舟寇入內地而昌岡石浦二城且居然水陸夾攻總兵戰船為此海道無復有居民所幸北風大作肉掠以去而監州復受辛螯矣可不加之意也往昔時來了荼毒有不忍言者矣大臣卿寧皮固加厄俚為救當從大計而高麗松與浙之門戶而蘇松與浙又係唇齒可通往今奉嘉靖年中定以來學已大其備徙像于招寶當是時以為得策通年鬼哭神至後起雲連委向男婦扶單復擄猶猛如山深釜舟故事不知之為患結

公私入市曉有僧衆鳴鐘啓海悟不為怪而僧寺人各之門戶就寢半夜之後盡機別定海之倍實山東有相當有就此為其設戍文能盡機別定海之倍實山東有相當有就此為其設戍文能止許本寺山上僧數十人其備其中一應淨室急行驅逐布施錢糧官為修城方該地方蓋官鋪相地以為統守逐信而嚴城方該地方蓋將留商船客貨逐計成祖定朝寸板不許下海今未能也沙船皆自蘇松劉家河或綠通州海門直抵定海范公初波與盧鎧結有貨則客

或戰或守而勝敗可常操矣

唐順之海上事宜云國初防海規畫至為精密百年以來海烽久熄人情怠玩因而隳廢國初島便近去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悼手過海水寨之名雖在而皆自海島近時海賊據以為巢者皆是國初水寨故處向使我當初設衛所原設出哨海船額數一一脩復查照舊徵價貼助打造福船係軍三民七成造者照舊徵價貼助打造福船之用國初沿海建設衛所聯絡險要今重伍空缺有一衛不滿千餘一所不滿百餘者宜倣查

缺額之故而補足之其運糧班操等項原因海上無事攙借衛所者可悉還之原衛所自為守衛所之兵常足則他無亦可不用 明初沿海衛所皆有屯田今屯田多為豪右所侵占而圖冊故在宜按圖照冊檄數查出辦納屯粮及金塘玉環諸山富饒幾萬頃皆是古來居民置鄉之處今可墾為屯田設所成守一以攄險一以因粮 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舶司在浙江者專為日本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之輳評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舶而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漫不可考矣舶之

為到也譬之礦冶封閉礦洞驅乖礦徒是為上策使不能開則國收其利推而自採之是為中策不開不收利孔滋漏以資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矣今海賊據倭島嶼海島公然擅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之利擅之在也宜倣查照初設市舶之意毋使

汎賊

閩賊事自戊戌西來騙脅聚黨人卿中號為閩酋叛逆之積通勤為私其家自放衆數十人已年從入番眉左掛

一時亦起名刺有八大王張哨官張先生等號對泰中後閩氣大洩西川兵去番地戍亦赤身洗回奔往楚北時聚書等九股俱在廣行山中閩永閩聚忠獻忠許且欲加以親卦又在竹籍沈課段閩一乃通去番四路閩又招集亡命有除入潛度入據計取雜番獸曹被義陽等在向像與閩合股事已六月閩獻聚相家書亦與獻忠仍奔鄖西閩曹從東南而下剿後泰保之兵一取於襄陽再破於火燒店和閩之暨協始大維時督臣丁啓濬分勤獻忠追至向陽獻大敗僅帶百

餘人折回東走永附華在華忠不與合獻忠懼困詐死潛匿深山以避勦迨侵星馳援豫和城勢已日蹙獻忠燎原突東汴城一守即城一戰賊衆折傷過半欲窮追滅之又收于襄城賊得其甲馬大炮乘勝復破歸德圍汴梁不意我師水陸收結水城而新造之舟為某兵後收又復大敗於閿谷時為賊日者則有華里眼賀一龍老狗二馬守應爭世王賀錦治世王劉石元朗別薦成諸城但銅為閿編修惟老和尚一切軍事亦聽全于閿但華單騎雖果閿情願拿出閿甚感為閿所親信者河

南豐舉人李金星見其破襄陽下荊州閿令但賊守夷陵以犯豐常華賊走德安以範黃麻華在黃陵阻水不能前行止收得左鎮殘兵八百和回及其歸也華先見曹閿益恨之癸未三月初七日設酒以勞曹華曹疑而不來華酒後為閿所縛初八日五鼓即統兵薄曹營曹賊無備亦被閿所殺其下頭目俱分與各偽將但賊授偽永輔營英武將軍與以四十八兩金印但嫌少不受乃白長宜渡江截得川船客銀十三萬閿索之止與三萬四千兩閿怒及但在澧閿委調帶兵回襄但畏而不來獻賊遂乘機取武昌黃州在華在忠不與合獻忠懼困詐死潛匿深山以避勦迨侵星馳援豫和城勢已日蹙獻忠燎原突東汴城一守即城一戰賊衆折傷過半欲窮追滅之又收于襄城賊得其甲馬大炮乘勝復破歸德圍汴梁不意我師水陸收結水城而新造之舟為某兵後收又復大敗於閿谷時為賊日者則有華里眼賀一龍老狗二馬守應爭世王賀錦治世王劉石元朗別薦成諸城但銅為閿編修惟老和尚一切軍事亦聽全于閿但華單騎雖果閿情願拿出閿甚感為閿所親信者河

賊遂乘機取武昌黃州獻亦畢辭以答求其彼城多不守賊渡漢長驅乃撥人城守先守荊襄再守承德漸及汝南其守兵以豫人之差弱者充之多不能對壘而我從未有以一兵進一步於荊州不過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四等黨羽尚少至榮末元旦欽天監博士揚永裕山東招遠人投閿自薦通曉天文地理賊甚信之更為設六政府建侍郎即中從事等官偽陷營之紳衿分任其事一切示謝批發俱出承裕之手

投承裕為偽禮政府侍即其各府州縣又增設府同理刑州判縣佐等官俱贊其父母妻子使之交爭始僭偽稱偽號改元甲申正月攻潼關秦督孫傳庭敗績二月初八日太原陷迎撫蔡懋德死之二十二日寧武陷總兵周遇吉戰死三月初一日大同逆鎮姜瓖迎降迎撫衛景瑗不屈死道臣朱家仕與妻投井死十一日至宣府監視內臣杜勳總兵王承胤開門降賊迎撫來之禹死之十二日至昌平監視內臣申之秀率衆開門降杜勳隨之至京十六日守城內監曹化淳王德化等縱勳而上飲于樓十八日外城陷

十九日門開賊入
無卻王獲云益賊
圖此必然之理也
禍民特險勿論有
大患從此分而官
全名之調廣而狼
御史會課則巡撫
議清兩端久而益
東廣無徐征始免
年帶管無策此勢
除九齡賊起兵部
之不數月扼斬盡
無欲所向除患未
成功我大祖高皇
聲制遲緩所以律
機調兵襲捕雖非
軍情互相隱匿不
斬罪皆謹始之法
敵之禁假借便宜
寧藩叛逆不待天
而禍不遠迴豈非
能速致成功如此

業廷秀弭盜議天
于著若在昔黃巢
僧耳方其伏蓄鼠
集結軍民上下策
羽翼嘆目語難以
發赤儼然為中原
之過也而已不可
議保甲互結狗彘
治標即議編鄉民
安得復急之特哉
益之貴而行撫益
貪而益同害此皆
意以救天下之義
下之義士衆豈貪
曰某章落職猶以
哉故曰牧天下之
陽修言于其君曰
貽後悔遂上禦益
罰之法誠為今日
意勦賊懸賞在前
轄報蕩平切以觀
望為智而徼倖解
散務期渠

魁盡剪而後徇竟曾從風聲寢迹一方欵靖即四方之戒數世之創可矣抑益賊生發必有其故則察吏不可以不最也州縣令果賢而子承視民惟科不擾且編民而請法抑五申而三令何有書天行日忍見赤子之轟然橫也秋渤海朝歌古今雖之但察吏之官動色告誡過縱盜使民者不時白簡如包孝肅言應有盜賊可以多少法施須抽撥淨盡免成後害或少涉弛慢重行朝典是亦防川手夫貴防火於未燃之意看也

崇禎二年兵科馬思理兒云川陝曹操寇商

閒與廣不報流賊其刻殺屠掠之慘不減于外酋今浸入又經歲月矣語云星火不滅將成燎原昔山東鼠竊狗偷竟移泰作可為殷鑒天民窮為盜兵逃亦為盜尚未及滿百耳不及時勦除遂蟻聚以千萬計矣盜至滿萬豈易為敵哉臣愚以為剿賊在勦於初起我望上誠急勅兵部查盜起地方酌量立限或三月或五月能如限勦除者即優加之擢其有再違經年者定置之法彼知死于法毋寧死于賊有不為皇上捕賊安民臣不信也

崇禎十一年二月少詹黃道周疏近日諸臣治流賊者大意在撫凡撫賊之法須令斬捕自贖得渠魁者與一神將得小酋者與一隊主使行開自效或先其一肢使解之還收其衆統以元戎使統屯牧以實寨下不宜迫以收為名以留為實倘復無策令內禍

崇禎八年給事中何楷疏陳恩不識忘等指斥輔臣荷裳聖思僅從降鐫感激鴻私誠難終默恬陛北事為保全疆地順鎮葵書有云未華于春果華于秋又云銅山東顧蠻鍾西應

北啣骨肉一氣之至相感也臣心未甚謂然于今始信當危帝時鰓鰓忠賢用事營建慶陵苟圖就緒旋致寶項海漫參痛門架巢上赫然衰怠論詠內外經手諸臣爰乃再用役書重興畚鍤閭者慶然晉以衰動玄當為應曾幾何時而今春逐有皇陵破壞之變此感彼應理非偶然因思孔子墜母于防遷兩復修法然出涕豈非以體魄所藏神靈攸寓貴在安靜不利動搖者乎從來災異變怪史不絕書未聞震驚顛在陵寢以皇上憂勤思治仁孝動天忠迪召祥豈宜有此昔漢世逮東高園便殿火董仲舒以為應在

晉臣孝宣帝社陵園東闕災劉向以為應在內
臣恒不能玄擇精授未敢奉文北附獨手先後
諸臣所共指陳其不使而似與今日之災變大
相關切者則無如內操一事捐記天啓四年臣
應貢入京手建武日忍聞寢寢之聲旋統不止
一時同輩鷙作欲絕初共計為不而而當已乃
知是內操砲燭草茅忠愛成私謂至尊在上方
將鍾鼓怡神對繡養耳且左有太廟右有社稷
豈堪終歲連朝交此鴉噪徒以分居微賤莫敢
訟言然當時抗章自不乏人如寬臣揚雄儒臣
綦毋以定四衛亦其次也爲不復已果謂內
無如忠賢庶樹不手竟窮神器意實有為而莫
之聰也在易有之離為火為甲胄為戈兵春秋
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焚自內庭弄兵之後果
未幾而王恭舉明徵今日之事意者亦天心仁愛
能召大比其咎此以示當政統易轍之意乎臣
九廟有靈姑都且不寇今已停止
又聞古軍禮之制也出國則前及入國則後及
茫之也是以律文不許而太廟及宮殿射箭故
彈投磚石亦猶防微之道也臣繕閱會典於內
操事例從無開載第聞萬曆十二年為聖母謁
陵鹵駕計始選兵三千操演內庭維時言者紛
紛至十三年三月內豢神宗皇帝聖諭內操原
有祖制向緣應從南北部及皇陵恭祀以嚴內
外之分但演教稍知進退而已而言官不知妄
引非倫亦是職分之責特無如內操一事捐記天啓四年臣
鈇北天下咸須神祖從諫如轉圜而為萬世聖
子神孫應乞深遠亦神祖罷之忠賢復之沿習
至今將成永制臣頸望上作忠賢之謬以神祖
為法責成京營四衛精銳操練以壯皇靈盡撤
內操用清禁地則不費可省意外之虞可
免策之上也如應守衛軍薄即將內操餘賞選
募勇士以定四衛亦其次也爲不復已果謂內
兵堪用或出之于四衛或爲之于京營一體訓
練易隊操演鴉出則從母使戈矛投于蕭墻火
砲伏于肘腋又其次也詩云噂沓其正哉其
冥君子似事星上誠過能改言而賜休納爲于
以安祖宗之靈迓玄穹之眷之端也由此矣
給事中吳麟徵請罷內臣監視疏臣于前月二
十九日陪祀山陵回伏讀邸報谷遣內臣煞理
戶兵工三部及監視宣府大同山西之命三伏
汛沸中夜興嗟今何時乎閣門未靖流寇狂行
主憂臣勞未報一效皇上之有斯命豈得已乎

責之司農而不應責之司馬而不應責之司空而不應國家陰禮重祿以養士何為乎為人臣者靦顏在位無國士之報以效其烱聖明不得已而有斯命甚矣諸臣之恥也皇獨三郤與邊鎮諸臣恥之凡百執事無不恥之矣內臣之禍前史載之詳矣義晉延耗之患望上已目擊而永謀之矣近事昭然等忘大戒臣竊惴惴聖明之意來民生之日慶懼四方之多艱待旦不寐而不得其術則曰且使之姑試之云爾且以視在廷諸臣之不敬共乃職皆云爾策中官之新氣燄外臣之擯情棄如可以救時事之萬一云爾然

輒轉思之各是唐藏轉輸不給一旦內臣銜命而出奔走世德係重擬六卿為望上股肱閣臣乌望上干城以下僚吏皆望上視目拔擢分職宣理內臣出而與之掣撓北位退避則失正名之詛抗爭則乖和衷之雅體統之閒各以王命相臨係無水火欺罪然此猶於外者小者非臣所亟祖宗立法之心與望上法祖之意也高皇帝正位二年即定內侍諸司職守勒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嚴立刑罰勒為永制且諄諄乎成未然防將來省小忠小信夫內臣皆臣子也高皇帝全之如此其深而別之如此其至豈以其職在宮禁不必奉承德意乎誠恐內外之防不嚴永霸之漸日見且無以　諸司任事之思也肅望帝首嚴百官通內侍之禁惟謹報復盡革之而人心未有已然之成望上之心猶之二祖之心也未然不謂內侍服勤左右其用意遠慮寧過耗之患望上已目擊而飲罰近款著之而撤未然之防由世祖言之為得也由太祖言之有未然之防由世祖言之為得也由太祖言之有未然之防而世祖之心猶之二祖之心也未然已然之間獨無有惕然大慮急圖措與之事循

制推高皇及是以虛聖相承任人力或有不及之嗟內臣裁制之要令其食重權天下所賴僅此幾事盡令內臣印制但聞為內臣蓋察之人而不聞監察內臣之人即使幸而得當庶事必聚臣之所慶尤有大者往時毋寧閉之心大可見矣大臣負一經來脩砥礪明主乔三代惟聖賢一經來脩不肯敦肯自甘菲薄惟在上鼓舞激勸以生其廉耻之心設此命一行而望風趨指功者潛以進青平者乘以激寵交結之門閉而忠貞之路塞尤非望上所以篤厚臣下之淵思也臣一介書生謬遊知

過新進寨昧言語非賊但念少習誦讀今始拜
獻茹要深不發兵以自守高厚伏願皇上酌列
祖之訓振整庭之言立止初命安輯群情匡雖
伏斧鑕亦所甘心矣
崇禎十七年京部主事金鉉請撤宣雲監視疏
痛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南幾南風鶴未靖
而官民俱已奔潰即有一二伏節不屈之士乃
疎于防範復爲逆民所圖如撫住徐標者又不
足爲國家之輔蔽今真定之開警報少統而代
州已陷賊風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府臘于初
五日圍報甘寧鴈門寸鴈不通大都自該去矣

益逆賊欲犯京師應宣雲殘稍雄鎮其中動
於雄與爭鋒是以欲先取宣雲然後與畿南賊
兵合脫並力以逼王畿無如更爲顧忌設謀誠
狡爲憂實深賊正窘徨通有人自宣府來京就
而問之深幸其大有可恃蓋天同一聞賊報代
藩即散財發粟鼓勵兵民無之撫臣衛景瑗亦
能協力固守有此兵馬不動之志而宣府撫臣朱
之馮風素忠清之操無有遠畧殊得士民之和
合城士紳富戶不下二百人分有信地每人各
募勇士乘城措給糧不待望內解亦不取給
民資人一額幼死勿去此自逆賊破秦之後數
月以來數十名城所未有着賊萬一來攻必可
以老其師挫其銳倘有勤王之師乘閒而謀之
則賊可殲而京師之重千城端在此矣性是一切
守禦方畧料理已定恐有欽遣內臣系彼未免
以已意多所更張上下官民互致擾亂又聞內
臣帶有隨從人役不下四五百人此四五百者
難保其人人守法唯謹與處恐敢擾民閒且內
臣之即制又不知果能嚴肅否也若從此人心
一渙大都將不可知宣雲不守臣恐有不忍言
者職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視皇上宗社安危與
共是以昧死陳言非敢
為殖治之舉為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大監視
內臣即刻罷遣亦勢兩鎮撫諸臣喜其忠義責
以經畧終始秉安貞之誠與民固守仍出奇設
伏以蹙賊鋒再調勤兵一枝聲言合助以資其
特角之勢則京師可恃以無恐矣乞望皇上回
此兩鎮以例其餘倘有督兵重臣之處果能精
戰守之圖則所遣監視可次第而罷以一其事
權天下事尚可為也
給事中孫承澤請撤監視疏通甘按賊自
蒲州過河分頭四犯山西全省陷沒西路聲息
不通蓋十餘日矣京師喧傳賊破大同馳至宣

府城中士民惶懼孤臣朱之瑜方集義登城死守監視內臣杜勳間紿兵王承亂出城迎賊之馮力不能止退守一隅俄頃城陷賊之馮猶自放一砲擊賊旋為賊執恨而辟割之長安所傳皆同之馮少年正膏粱以忠孝自矢臨難不苟見危授命可必其應而杜勳奉命監視之人即為開門迎賊之人使乎不握重兵總兵結為心腹即有叛志之馮自能執而殺之狀而不能也日監視之不可恃而深為害也不獨杜勳一人可虞矣伏乞皇上鼓照振怒將杜勳承姪名下內官在京者駢誅之示儆並加之馮官爵錄其後人以為殺死者之勸現今京營捕營內臣並宜撤回澤其兵柄于城頭分布信地我望上身自為將居中諸臣于城頭分布信地我望上身自為將居中調度閣臣范景文憲臣李邦華老成歷練晚暢兵事而景文守通州南都尤著明効望皇上全之日侍左右詔其籌畫使京營將領剳營城外多設砲火使賊不敢近城飛促督臣王永吉鎮臣唐通入援京師簡民見望上如此振作自然人心帖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財重地可保無虞吃緊尤在速撤城上內臣賊勢已通立刻決斷施行宗社幸甚百萬生靈幸甚疏上不報越二日上傳宣府監視內臣杜勳萬賊殉難忠烈可嘉暗司禮太監張彝憲紿兵王承亂出城迎賊之上官仍立祠宣府有司春秋致祭其把牌兒事人員另查明議卹該衛門知道

兵部報紹賊疏臣接京營巡視御史王章手札內云王曾諸監視昨夜將賊杜勳等暗用繩繫上城不知何故人心洶洶變在旦夕等語臣聞之心碎髮豎賊勢猖獗如此危急臣累次至城關欲視城上守禦情形趨為監視阻抑已經面奏今特遣賊渠上城不知留否奏知恐有奸宄人心洶洶變起非常乞皇上賜推問以杜隱奸宗社幸甚

諸臣

李康忠承勛云取還任之才與內地巡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參以下又與大將異大抵文臣之用于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實材者為上智敏識兵勢者次之而小廉曲謹避讒逢嫌者非其人也其好名剌誚之徒不可用之必壞邊事大將惟貴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于勇副參守備但有地方之責者固當選其勇悍非庸則地方受害非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為軍鋒必以勇力為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總副將撫

會同巡按御史將見任副參以下從公開註其
人材器識任何官何地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
于屬內體訪果有材堪將領者出名保舉推用
若大將內有不稱任者在京從科道在外從巡
按御史指實劾奏罷斥還京之事征戰固在
邊則人必樂為之矣古稱天下安危其重在邊
地而臣又以為邊地安危其重在文臣當自歷
陝西者得各邊各鎮根被官損通同奸虛出通
關候缺者與近者或先或後次第推補其重在
參才力不及者或老弱不振者調除不堪不能
禁下人作弊亦有身親為之者其奚可哉甚則
身為巡撫亦復效尤是猶秦之何其不大壞也
崇禎十五年給事中李清疏陳閣帝王義克威
賞不廢征討以安華夷在慎擇將帥而已然
喬木必繫歐治所鎔干將必於則頭備之法責
善耳我皇上明斷思將不異千金買骨之啟勤

又數年前當詔取先任副參以下從公開註其
之可來乃今虜寇之患猶未盡自暫撫兵備望
望乏才不能不感拱言初當而惜未審詳確施
行也拱之言曰兵係專家之學宜豫養以待用
法當自兵部始必有智謀才力者選充之如過
選方准二員協理部事或過巡關缺總督不
須假借即移即以其人往而與把守共候尚書
之缺此其言之最簡切著矣內近年以來添設
未嘗不備員極為未始不重選一臨選方准用

何竟寂寞豈拱言獨見言于聖明而廷臣多自
蔽良醫未錄古方為可用抑雖用而調製增減
終以己意變更是猶三年之艾不蓄而希七年
之病立瘳也臣謂外之參遊才散于推知等官內
之遴才散于京卿等衙門而總以兵部為聚薮
誠于推知內搜extract 曹則或用撰庶擢或用禁
冤擢又或內調城煬練無著實有成効者擢要
使擢數十員果高于儕輩則是古兵備之才
於此一大聚矣誠于京卿內見佐extract則或從現
任按或從榮廢按又在從內遷之藩臬郡守確
有操幹者按要使待即數員咸精于擇是則遴

方晉穆之才又于此一大聚矣伏乞皇上明詔群臣精選銓除實註薦舉之人大書屏座異日有功必同賞有罪必同罰則樞曹得人何處遑方兵備之今人魚之添設時即及遑方兵備得人而後有遑方晉撫之人故兵部真選才之專門又何處遑方晉撫之人故兵部真選才之專門而京卿自堪選才之一途也今着除禮部一席專取詞林外若吏户若刑工俱於方鄉內除用而猶疊奉明旨必才堪郡縣方准京堂蓋恨不人人盡孝韓門廣搜選才于夾袋而奈何以兵訓之尚門及蒙虎皮于羊質則又安取乎兵而名之也臣見通年行取知推其識膽兩俊表：

對讀者多置之空室者又或輟寄兵部旋移授臺着則是為人擇官非為官擇人也獨奈何不為樞曹計收攬吏才宏之功乎甚至巧借知兵以棘禁顯既膺節鉞思避險阻則借彈射於事端洋洋翔去而其最貪鄙無賴者又不憚以身名殉富貴一旦封疆事誤戕身敗名六論三罷之詢富貴一旦封疆事誤戕身敗名六論三罷之矣五刑三就之罪案天下事尚忍言着誇談徒供五刑三就之罪案天下事尚忍言着

○重將權

臣頓望上特勅吏兵二部及今合志亶應以聚才樞部如謂樞部與日出歷巖疆有躬親鋒鏑之苦而樞曹又與臺着監統殊異則宜再酌高皇未盡之言為特示優厚之典錦衣世廕非係

皆撫敵禦奇功無以他其選入樞曹皆一應在京體貌同詞臣臺着而陞遷又視他部稍優行見功名使天下才智之士感發奮奔走於樞部如而後有遑方晉撫及兵部真選才之專門是必吏部陽借其名而陰違其實是又心吏部始用於此而潛移於彼向何以懲營弊何以規避望上但一指籍詰問初無辭以逃罪矣故大臨潤祖并遇寒未泰皆難實收遑才之効而惟儲於兵部即於兵部統不若力行高拱之言為

○重將權

難尚書邦奇曰今談者曰任將考其說皆壞將之道也古之任將者莫過推轂君命不受故將得以行其志今豈無將不用耳所謂用者非與之官也盡其用也令將之在軍叱喝而如隸視首下餘輩奴顏婢氣一人之謹而識序至矣漢唐以來謀將非一人上下數十年考之載籍何嘗遣一使系軍盡數試此明白而易見者哉祖宗朝亦罕有之近者海一文鋒即遣一使而使者又不曉國體軍機務在羅織其罪必去之以自尊崇安有才難之惜使為將者臨之焉

手足無措避罪之不暇安能自奮揚哉至於人才剔落臨時無措則忠之閭閻之中譬之傷弓之鳥見矢而驚導能飲啄于洲渚之中我即使手弓遇此時欲惟身釣于渭濱耳強而付之將亦莫如之何也已

當今槩還之未敎之時又以胃頓之梟雄是以高帝當初狄強盛者皆擇之著甚詳雲中上谷北地朔方遼東西北平刑專擊辟且之任但以地方不失中小勝小節俱不計實劉氏之盛之當時之所加是以還足得盡力盡謀今一總兵而不與之而使之間代為政為不專普漢時

指守延郎中一有將自制府通判副經歷皆得監劄之唐朝以一監軍而事功不成況監軍數輩乎分之延撫甚為無謂既無調兵之權又無臨陣之責一切戰伐退退俱不干預若何而受彼之賞受彼之罪哉今當做漢唐制而行之各建延撫皆去之延按不必須選事當報官聽就兵官節制府州縣官俱聽總兵節制如延撫之體小勝負不必行勘但令地方無事耳國家之劄止是來則備之去則守境而不追所以監之延撫察之延按報刑名皆不得預擊辟潛移于延撫止是防邊將之肆也在今時則當變而通之況此各官之設起自近代亦非太祖成祖之法也

外紀云古今得御邊將之法莫如宋太祖彼時一巡檢使亦不輕易置體勢崇重人莫得危短每入朝必命坐賜宴洽款語甚寵軍市租憑畀之令得回易免所過征稅他賜奢杜是事不中覆聽使宜制軍此數者皆御將之要也而宋祖皆得之其中最喫緊在事不從中覆唐末之取敢全在每事稟承于上以中使降宣密旨而後戰攻功百無一就宋未亦如此明季以未兵寢邊事其弊肘史甚蓋書生不知兵而又強執意

見事不必爭之權故邊事至不可為乃至以窜相行邊而申樞復欲可否當之孫鳥陽所以曰臣待罪政地今居邊俗當以可否之上而申樞又欲安坐而可否之在不能任也

○武舉

劉忠宣大夏疏云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材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求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以求士試足以得一代之興而其網羅之周密自閭閻以及草澤

不以遠而遺不以narrow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既別其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除督府之崇班外或屬邊方之重寄或處以方面之長或列于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饒裕奬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乘立于武弁一途凡授鈐轄非出于貴寵之爭策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戚雖有保舉將材者多而成功者少蓋求將之意既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道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始未生此且天之賦人以材使于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畜亦以暇而用限如撰其未於寒微或起用於羈旅舉於出奴虜於病廢於卑賤當時非有知之之人為之人奴虜於病廢於卑賤當時非有知之之人為之凡引薦能自效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即今四海之人生聚之繁亦與昔斯者在於側陋之間才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奇以應卒昔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故得人之備任使功業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高志乎今猶未能制元昊之背叛破高志之猶厭益襄入保土俗而與歌氣快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宜亦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比名備之格言為足徵也臣等見得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之漸宋臣富弼請置心下不足以付衆傑登進之途未足以來陛下旁求之武舉當曰法度既定未能收將起之士臣等切

以之異世而同慨也奏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思禮宜從優講令法依舊家故事參酌會假二試事例少加增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隨期行移各令其鄰行賫試之如有究極韜畧情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有于學校或羈于戎伍仕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狀禮送赴試畢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月請於次年四月開拜初數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為合式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引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點之以候後舉

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奏篤禮遇崇重
足以激人心乱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伏劒而起
各集其術期以効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
入於吾之彀中陛下采群策而用之何憾之不
可滅何悔之不可銷何假辯而喋思借才于異
代也哉

宋鑑請設京衛武學疏注稽諸典籍成周以射
御資興已有用武取士之意漢以兵法召募遂
有用武取士之名唐有軍謀宏遠能語孫吳之
科故初舉而得裴瑞後再舉而得郭子儀此武

舉得人之效也漢有懷士之官宋有武學之設
故能類舉則淵源而召到武學崇中舉術醇
正而職為博士比武學官制之尊也臣伏見皇
上嗣位以來凡百庶務五采都舒自及在外各都司
衛所有推舉武職之條有比試軍職之例即成
均漢武舉之科也至于各都司衛所莫不有
學寔望上深謀遠慮作養武職之盛意然外而
家式學博士之制也至于各都司衛所莫不有
子孫襲指揮以下等官又設訓導教誨即漢唐
衛所選蒙武舉試其成功而京師雖
初無武舉試之於將用之
已訓教未蒙設立武舉義學制之設未講則教
法之條不立武舉之科未設則得人之效未著
況一應公文難以行移訓導未知隸何管屬如
各集其術期以効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
入於吾之彀中陛下采群策而用之何憾之不
可滅何悔之不可銷何假辯而喋思借才于異
代也哉

宋鑑請設京衛武學疏注稽諸典籍成周以射
御資興已有用武取士之意漢以兵法召募遂
有用武取士之名唐有軍謀宏遠能語孫吳之
科故初舉而得裴瑞後再舉而得郭子儀此武

別項差用非惟見愛勞自朝廷學習舉業者聽
其考試照例出身又恐會考老不能記誦官
員會典俱要知曉用典方妥并
武經等書然後回衙講解歸一節課有
方亦與時遵學之意而大小武職皆得人矣
例行各處都布按三司府州縣文武學校
一體訓教若會選調學校會事并監察御史等
官照依考試如式者具奏聞以備取用
其不中亦如之如此則建武學教之於未用之
初而武舉試之於將用之
矣以之武舉以設而公侯伯等官之子孫他日

必無騐奢惧事之失將来俱得善才為國之用矣

左御史光斗請增設南武學疏籲惟順天設有武學督以專官與文學等視制度有深意即前

宗與永平保定河間等處每成中議武生六七千名寄學其能武與否皆不可知而相沿已久

惟真順真大四府則盛典人馬八即之內倫拍若北殊不可解豈重武服衷重文非上薪而不與則士薄而不勉不令時不為不度矣職

待罪學政倣會與及欽約申諭諸生習射垂使其子弟習之一時遽入庠序外具餘不勝收亦不

文理乎通者職收入庠序外具餘不勝收亦不

足系思恐有終不能文者徑送縣試武者與之其

有能文者徑送府試武者與之不能武者與之

永平河間保定前宗等處武生六七千名寄學其能武與否皆不可知而相沿已久

雖加甄別務使文武其為文武庶幾

名實各相副而彼此境

無岳武穆奮起于諸生和乎哉風與于武舉也

設官不必另添其能文者徑送縣試武科年分

即就此中起送既不能文又不能武者與之其

永平河間保定前宗等處武生六七千名寄學其能武與否皆不可知而相沿已久

雖加甄別務使文武其為文武庶幾

名實各相副而彼此境

無岳武穆奮起于諸生和乎哉風與于武舉也

○軍職陋規

彭侯裁澤四箇例京外衛所軍職賄囑文冊每

年一造送部查考又京職官在外聽提按在

京視軍等衛門升遷并本部本事等官府屬衙

文理乎通者職收入庠序外具餘不勝收亦不

足系思恐有終不能文者徑送縣試武者與之其

有能文者徑送府試武者與之不能武者與之

永平河間保定前宗等處武生六七千名寄學其能武與否皆不可知而相沿已久

雖加甄別務使文武其為文武庶幾

名實各相副而彼此境

無岳武穆奮起于諸生和乎哉風與于武舉也

○軍職陋規

彭侯裁澤四箇例京外衛所軍職賄囑文冊每

年一造送部查考又京職官在外聽提按在

京視軍等衛門升遷并本部本事等官府屬衙

所從未府堂上官各請禮物填註考語揭帖送部

以憑對品推用夫銓法之設所以為國家慎重官守之職尤須得

人近揚玉錢革革招推納貲政善人蓋緣冊

籍莫稽優劣而未沿革由送議也今不嚴稽精

簡選必復濫乞命該衙將所屬審取各文祖從

軍陞襲來歷開具貼黃文冊如例造送仍行掌

印官將各官賢否從公查註送部以備襲替推

用有所查據庶振云武官貼黃一節不可不復

法立正黃又立小黃歲考試職親試

矣但查黃不復歸黃效奏績黃簡率遂使原黃

無憑老黃推湧或以調改夫祖黃或以虛應行

揭黃或擄堂稿選薄准替廢對黃或棄奸賄為
盜黃或欲捐軀報與黃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理所宜有雖凡屋清黃議似榮滋若從簡當酒
平時會查的確復設副簿題奏細要冊藏此府
指維又脅說五擄混昕不便撿閱當更之以廚
增黃冗雜嘗盤牡有法典撿而得
盛衆也

○

軍官比試

梁瑞肅村曰查得洪武二十七年令子弟未及
二十歲者襲職至二年二十乃比試其父者即與
試不中襲職署事令俸二年後再比試中者
食全俸仍不中者降充軍是我皇祖于軍職雖

行世襲之制寔寓考黜之典故後之有功者可
以陞授而不才者可以汰戒萬世不易之法也
永樂初令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
討獲功陞職者為指揮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
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指揮官子孫年十五
出幼襲替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獲功出幼比
試與指揮同永樂六年令比試一次不中者發
開平再試不中者發北京三試不中者烟瘴地
面俱充軍別選子弟襲職永樂十年復指揮再
比不中仍令食半俸三試不中者發充軍正統
年間比試違限係無力者三年以上住俸二年
半二年以上住俸一年
治六年令比試不中者
十二年令武職自來不曾比試者子孫襲職俱
住俸三年欽此欽奉聖旨欽依准令新官比
試而匠等不同再限別無異詞永作養將材之
盛舉也

○

軍屯

葉春及曰國初置屯四百九十一所三百一十
一以軍計之約三百一十餘萬而是時口之登
籍者六千五十四萬則是二十人乃一人為兵
也況乎守城者三屯田者七二一九四六中半

之法因地異為不耕者少矣天下屯田八十九
萬九千餘頃官民田八百四十九萬餘以八十
九萬九千除田分隸三百一十餘萬之軍人得
二十九畝八百四十九萬餘田六千五十四萬
人群聚而耕之比之軍衛所耕乃其半耳則是
軍之力盡南畝而民反不足也三百一十餘萬
之軍戍食粮三千七百二十二萬餘石屯田二
十畝除正粮納餘粮六斗八十九萬九千餘頃
通得餘粮二千七百萬石后則是軍之食軍自給
之息儲之所運重需之所徵供於民者無幾也
策多為農故雖額設數百萬而不見其冗食出

子軍政班次戰敗千萬而不見其隨城者較蓼於三隊田者隊長卜隊目內外相維彼此互發兵戎奮倉廩實故雖師興數十萬而不見其難且有待於他用也至於今日軍之存者八十四萬餘四之一通夫兵與食相為維繫也兵亡則食貴軍既少矣而糧不見其有餘食貴則兵亡糧既少矣而糧不足豈非脫籍者衆在籍者又坐食乎未聚者衆已聚者又虞乎生食乎二者相須缺則俱缺乎豈不給乃若今日之食誠病其寡三百餘萬豈有可增配此遣壯丁既犯明刑不宜即赦豪富之家寧沒其產以廣屯田萬古不拔或侵于高萊或奪于豪右可以往諜永也今誠未得軍以耕之明驛畔給器具發之德州民秦本州郡縣當衝要每遇軍物官船經過例給丁夫而皆一之所耕何損合一人之力何指概得也屯田蕪廢仍舊拉不瘦田畝所謂舍其根而求其苗者矣子清軍丁盡戶絕者固當治罪易名變賣原在伍行核補伍候報班滿里之遠未一二年可還也奈何獨仍丈量開載況于官以清軍為名何所不問隨古緩故之弊老弱僱清之姦侵剝逃亡之罪實在奎缺此數行部所系可不稽乎訓專彼而遺此也軍伍既充亦後守城者城毛田者也宜患于食之不給乃若有可抽配此遣壯丁既犯明刑不宜即赦豪富之家寧沒其產以廣屯

兵難不退于昔永祐見其為多也且以七一之糧而食四一之策必不能給是以漕粟益引愈取諸民一見有急食之人圖視而不能戰復聽民兵當之無事既淺膏血以奉軍之生有事又藉肝腦以代軍之死此法之所以益弊而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謂宜修國家之制復兵食之舊有屯田則不患無兵有兵則不患無食有兵食則不患無用而何待其他益人四方無擇而田萬古不拔或侵于高萊或奪于豪右可以往諜永也今在外九有待驛官此遣給驛審宜禁止請令年終各具一式給驛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從之德州民秦本州郡縣當衝要每遇軍物官船經過例給丁夫而皆一

○驛遞

兵部尚書張本疏云馹馬之設本以報軍機重務今在外九有待驛官此及鎮守官每以常事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從之德州民秦本州郡縣當衝要每遇軍物官船經過例給丁夫而皆多仁守法廉通有司

以一案十以十案百前者未行後者踵至本廳
丁夫不敢有司與計或執商賈行旅補足其數
督運者中路逼取其資與資至解衣以繼者有
為所逼迫不勝而赴水死者在船軍士本用糗
糧乃得柚手而坐所載私貨多于官物沿途發
賣率以為常乞勅所司禁約奏下兵部兵部奏
請自今運物船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預買
米碑一大書本船軍夫數目姓名有急運應增
者上水不過七人所司給與印信帖子大書所
增船于碑上以碑置於船頭行過有司如牌所
增給之下水不給如違者許被害之人及有司

指實以聞仍逮問治路使檢驗載物貨
笼治其罪庶使知警云

兵部公署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
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
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掌天下之地圖而辨於司馬何也謹之也戰國
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挾圖籍爭天下漢大
將軍王鳳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險阻蓄積之
諸侯王形勢所以興衰禍福之變古人圖志雖
馬遷不得見所以錯姦而制防患也蕭何入秦獨
收圖書自漢家之司空漫以泄露當時如淮南
諸王皆按輿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

凡用兵制勝以識形勢為先然有天下之形勢
有一方之形勢有戰陣間之形勢得之則成失
之則敗成敗之為利害有不可勝計者矣今之
備者鮮或談兵要之錢穀甲兵皆吾人分內事
何可以不講也且如唐安祿山既犯東京留
不去李泌郭子儀皆請先收范陽以覆其巢穴
此真識形勢者也肅宗忽于收復不從其策河
北之地由此失之終唐之世而不能復盖巢穴
行入廣高駢請分兵守柳循梧昭桂永數州之

險自居由大鹿臺關之此真識形勢者也使
從其言築直且中來
獲出奇恩逢敌兩而當國諸葛之智果果
京城北七十里黃花鎮
自鎮邊向西陳家
北口大一十四關
東石礼石而蒲州
等關九十四初
又按昔龍井記
嘉靖八年
山前後東西路倫頭寧
之路為大同大原所
發東勝則大同華夏
府不為援以榆林為
沈等處所以孤弱以
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
九邊初設遼東宣府大同
劉州皆文武大臣鎮守
偏頭三關陝西鎮地控
設總制於固原嘉靖間
異而邊防則九
都金陵者守淮以防外
將守淮之勢東同淮安
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

自采石而和州而滁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
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
得合肥而不為固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
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湖廣省所
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淮於溢口則
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
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
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
州之應也則荊州可以圖豫道圖襄陽可以捷
川陝圖臨清可以圖冀通冀冀則洛陽可以制潼關
其西南守江西以治蓮石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

閩吳皆金陵之門淮安為天下手揚州臨清徐州置重
沃聯屬南北以制天下揚州臨清徐州置重
臣鎮之其聯屬徐揚而執其中則淮安為之要轄臨
蝦其聯屬徐揚而執其中則淮安為之要轄臨
為梁冀青兗之會揚為江淮泰海之交徐為梁
冀青兗江淮泰海之限

金陵十衛陳列江北浦子口五衛和陽龍虎應
天橫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西之中江淮
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
衛設江浦瓜步衛陽右衛設池河驛廣武衛設朱龍
橋鳳陽滁州之中以防北衛懷真之東鎮江之
北有揚州重鎮亦為應也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
倚合黎山山外界甘肅之中馬支山在山丹東
南五十里都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
匈奴失此地當已我祁連使我不蕃衍
我烏支使我婦女無安本朝設行都司于甘州
以肅州為都司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
關乃扼制要塞關外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
有鷄鹿塞鎮古煙燉地土番所居西北有鎮夷
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寄于鎮守
紫荊倒馬大關在北龍泉故關小在南龍泉把

統成化二年設保保倒馬提調故關參將嘉靖
二十二年設副兼副龍泉而參將嘉靖
往年獻紀紫荊倒馬故龍泉而參將嘉靖
則故關為重故設故關參將嘉靖
之中若譬在五臺繁時則龍泉為急後海犯山西
赴故關又西可接廣昌南可趨順德諸路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內外之要衝為東西之援
應寧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
山維岢嵐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祖雁門
似落桌
雲人度河而東焦家坪娘子關予等處為

衛其要在榆林偏頭關
三受降城唐所築黃河外中城南直朔方
西城南直鹽州東北求城南直榆林三豐相距各四
百餘里
花馬池極要地戍兵前外患在河西敵獲套而
東則漫沙漠延路折墻頓易入寧葦掠環慶犯
平固則清水當鉄扶泉小鹽也一帶為捷徑又
自大壩廣武度河而下至靈華亦易

蘭州帝地行都司八鎮自北出寨張掖夜以天
都山為前界我朝守在定大城今亦棄去止乾
河外作金城關：外即河山較前易守榆林地
乏耕牧所籍河套自套失弘治正德間數千里
膏腴盡為敵有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無險可
據在石大同寧夏非所及雖設迎左烽墩五
十六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咽艱諸邊鎮榆
林最患義懷復套之憤寇以時移漸套無
事
固原西北二百里海納部城控鳴沙川路東北
三百里蘭靈峽城控黃河路

宋仲世衛城清澗成化九年余子俊城榆林去
清澗外二百餘里是為大鎮東起黃甫川西至
定邊營長亘一千二百里橫絕河套北口內復
壑山澗谷以為夾道地利亦多
大河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應運粮草各
時水次海流關發為便且順帶鹽數十萬免
雇課國利永賴之天順間戶書楊公鼐曾疏議
不及行
延綏道西抵三山饒裡城鎮邊城之募軍益浮圖
成而建綏德州
誠威堡府者補長城鎮陽界與固原相接榆林鎮

此榆溝嶺之內守留花山衛東接山較前易守榆林地
李信先累望以固帥鎮在定大城今亦棄去止乾
大同地勢平衍與陝且增金警而設衛間通直
衛宗輔其鎮西衛朔州諸路四衛係德奇嵐河
曲及大陽平陽甚易深者欲于三岔路口八卿
制望嵐戍之若三關緊安已之變徵調七千
餘去又河南山西茂連接寄兵糧頗苦轉輸
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
延戍廩邊費止欲絕隔虜胡我以息其爭其謂
斷匈奴右臂非說之盡乃是宇宙一體之心而

今熟悉知者
四川天下絶險龍川松潘鎮其北梓州諸夷列
其南天全黎州當其西瞿塘守其東江山四塞
關峽孤開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烏思藏等處
風俗樸魯兵行決令飭嚴行人所安非若
北達烏合之衆殘破紀元以重險臨之為力
又易南隣羣部東川烏蒙烏撒諸蠻獠要皆腹
蒙氣上肉行詔司六衛戡副民夷可以安業而
西之雅威茂等州南之紫泉瀘嘉馬軟北之疊溪
綿虒彭化重山遠谷蔵三寨所處奸宄內作
地饒財賢不能施建定之術國初設階文陰平

道入成都限制最為以討狄之苟非羅磨東守
之警未易入有廣南府一路出盧西安隆上林泗
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建在松潘松蕃
以狄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于龍州懸命千里
之外設為羈縻之法則羣溪以南如建瓴而下
直抵茂州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惠在維州維州
在保寧外與百里乃為董卜韓胡所據是切近
之災見後有自豐關一道可抵雅州自草坡一
道可抵汶川縣自泄里關一道可抵灌縣自清
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

雲南府八萬民府州惟雲南大理臨安
鶴慶楚雄蒙化中間地險民稀除俱瞻攘警區
大抵一省夷居十之七有一百餘性獷土酋割據
惟曲靖遠沃水草豐茂江以控吐蕃有定制而西有瀾滄瀾滄以將蕃有金齒蕃蒲以特蕃
蕃東北有元江臨安以控文郎北有曲靖以臨烏撒烏蒙各先得其所處惟
尋甸武定防戍備豫大邦畏葉性習匪測元江
蒙氣上西南界烟瘴安南阿迷羅台
瘴癘依便南富州界臨在江不可不加之意
烏撒自貴州烏撒衛入曲靖富州烏通衛烏
撒衛當四川烏撒衛入曲靖富州界盧在江
入曲靖又有廣南府一路出盧西安隆上林泗
城今因國禁不由又有武定一路從金沙江出
四川建昌衛今亦荐塞
自滇陵由達州取而鄉路
二日楊貴妃生荔枝馳道
蒙東夔北入漢始界為金州險阻平曠之交也
西安商州與襄陽上津縣
地綱在秦州吳璘制以扼
此遂自漢煙起至遂東一
勢平易又界以山便于水
泉便於望睹部曲相

保可為屯田
甘州可屯次涼州
陝西鞏昌入階州文縣道青川所江油縣至彰明縣綿州達成都
六詔乃西南夷雲南全省之地夷語謂王為詔其族浪西爭俱可屯
其都在大理麗江蒙化及四川行都司建昌之
地六詔俱姓蒙氏凡名嗣代各頒父名下一字
蒙舍詔在蒙化府浪穹邆賧詔在大理浪穹邆賧鄧賧
詔在大理鄧川州地浪詔在浪穹邆賧鄧賧在麗
江府蒙嶲詔在建昌南六詔惟蒙舍居南蒙舍
至皮羅閣始強盛滅五詔而王雲南名南詔遷大

理名太和城于關維以月民險魄為門襲唐西
鹽全部回而專之其孫聚年尋創立法度修
議禮樂設三公九卿分其任
四鄰番歸其蒙氏世襲二百五十而鄭氏趙氏
楊氏迭興皆不久至石晉天福間段氏始立元
世祖得南詔降段氏為總管迄明朝尚為鎮撫不
絕
黎州安撫司為巴蜀西門外有邛崍峨越清溪
之險以臨旺蕃內通成雅州之雅門始陽靈關
以蔽腹裏婁陽出險曼險為蒙皋城此成
征西之功

嶲州有古夷地明初分建衛所屬四川布政司土官乃川楚滇貴之勝大略三
自鎮遠偏橋興隆清平入越新添龍里至貴而
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為西路自貴而威清
平壩安順鎮寧永寧州普安為中路自貴而威清
修龍場谷里水西畢節黔西大方為北路自貴而
泥里章尾司烏撒烏撒地界小分路自貴南五十
里為程番自平越而南二十里為都勻自鎮遠
而東北為思州為銅仁為自鎮遠而北為石阡為
思南自鎮遠而西北為黃平為重安為偏橋為
施秉為清平自畢節而赤水普
市為永寧蔚由普安而南為亦資孔驛達雲南曲靖

平夷蔚由烏撒而為碧雞驛達雲南曲靖霑益州
由貴南達廣西泗城州由都勻南獨山豐寧
達廣西泗城州由思南東
達湖廣沅州由思南
達四川酉陽西達四川
達四川播州北達四川遵州由
黃平達四川草塘司龍
川遵州由永寧州南達
寨蒼龍達四川播州其
餘平門戶於貴鎮屯都
諸關
廣西五屯所屬為浦寧
藤峽右臂及打石蒼
下二峽深江之衝為諸

綜要道其間山泉清秀歌木豐麗由沙行沃足以裕其居而過其患洪武間立所道增置城堡某種兵以守之借其力以為耕永一隅堪鎮廣西經緯繚繞雖生蕃數出故各有別猺多姓槃瓠初傳之舊安南之人時為寇今杜之荔浦修仁永福皆多而桂陽瑤戈天河水源永定九冀其處遠思患分里熟二種以入錯居為熟猺與前未叛雖雖首為梗而多良姓有西戶受出邑州西南今歸順州峒多

多蒸姓有廣東連州在東韓州東南為江州丁州東西蜜地南安在西韓州南為潭州韓州在東韓州東南為江州丁州東州三峒蓁安遠縣東過蓁頭韓即江州府武平縣安遠縣南過打鼓嶺客思州由峒南安縣南二十五里過梅嶺為南雄南安西過橫水橋岡韓部山為桂陽州拳人居峒連接郴州桂陽州部壘選轄

瓊州居海中周二千餘里中有黎岑山絕險五峒一道以達外人及中省為生黎未與人交其外為熟黎雜耕州地原姓各後多姓王及符熟黎之屬今為朝廷編戶民已命又南思藤梧高化往來利其土出名之各稱峒商成化來副使涂棠其有功之計漸就編氓弘治末詩南蛇之亂連劇其小醜還定時而急故欽使其狠狡初撫能思輕生啓釁能思就撫初處遠人貪其貨物入錯為熟猺與前未叛雖雖首為梗而多良姓有西戶受出邑州西南今歸順州峒多

青州城中商外商住女墻出水西城府平地蓋因地勢之當也永邑于攻始興城引戈所築豎攻不易攻前州城如為形不能攻

漢真宗咸淳江諸州漕運新設攔江閘以江口引湖水以濟諸閘及新設攔江閘以江口引西江諸湖之利也永攔江道直小洲舊有通江舊州衡陽州舉人唐嗣建接郴州桂陽州與下瑞並發水亦可乘潮運船千斛一道江南船五斛一道以注回越嶺耳

貴州衛將清浪調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潮龍里新化底寨新化五所俱銀湖鎮撥上游也

雲南湖廣所隸貴州開行省也四川黃平所隸
貴州學夷防也河南汝寧所隸鳳陽亦中都也
河南歸州所隸小
全蜀紫關也山西
江南鎮所隸蘇州
親戚也山西潞州
嘉靖十五年以四
州八縣建為行都
二司為上川南兵
者八百餘里建昌
陝撫制

寧山七十四堡山徑險阻不能盡蓋花壩在口傍
設被誌
唐江八百里自播
下裝納平以當者
署歐平樂州府猺
而魚肉之集寨沿
州為梁土
四川馬湖敘州二
不能夷實腹夷雜處州
而崇慶雅州亦然南
明治有夏邑黎夷為
諸省雜雲南諸夷雜聚之地其為中華人雜各

後黨為盤踞後夷為門戶
寧遠州除被在我其地沃
海內樂土馬湖敘州聚大
州盧若南經交趾諸
前儿引漢沔諸水而
而折而過馬東有武昌縣
釣臺猶之而為小四水
有不可窮之說大率楚
兩成其說之以四方來者
北人以避地多寓能各之
斷黃北崗五湖前通大江
夢之巨數古豪傑有以馬
其水裝不如武昌其險
荊州東被盧安則
不為用財收之條
以得策之少也
永州實慶正據五嶺之背
致彙而獨盛兩府
永州之背衝數為
一隅負之以衝水陸之
其不為彙不可得矣
諸省雜雲南諸夷雜聚之地其為中華人雜各

衛所戊夫耳白夷種即
黑羅、白雞、夷獠
獠雜羅雜落職貢
軍入峽留鎮蘇
丁蠻衆
高而皮高廣等
中項開長角兩時
黃獠婦皆衣
畢後始無之方
麻黃食沸散青龍
氣亦戊沒以盡門
七泡赤光意平時
欲戒多七情
南方蠻毒有數種
之蠱氣元氣心膜
卜指俱黑脫蠱法
服爛皮脫嚼之不
飲白水半血為汶
雜殊足特可
新藤峽即大藤峽
絕流蠻生聚新之
北境七日接柳州

天申流奔滙猺種啸聚行者患之近設有上隘
州以控上口五九斬以控下口風氣天成舉動
猺雜陳都憲金廈行旅無聲免器以給之數年
益息復改永通峽然非事體今復不能守于
其終議者謂猺與商而投以
免庶廉或為可久處興安
凡意
廣州人作閩語福寧人作
意風氣相關
杭之西湖高據上流陳閩南駭為可灌上書采
孝宗

福州城外海洲名河口每十九姓交往琉球全
語其國語性
贛州龍南界惠州興寧歧
川興寧界贛林深山與寒
素為群豈有所為以鎮之程書俗亦然
閩中有流民余種潘黃呂五姓蕃為一祖所分
不入編戶九嵐崖棄地居之捋獵以自食不供
賦役推髻跣足各統于酋長酋長名老人具巾
網長服諸府游處不常
松蕃地極寒木皇五穀惟青稞一種如麥粒炒
而磨酥和以食或以熬茶又有艻根白莖青葉

蕭為萊
莊浪土官舊經患勇取不藏靜部曲以募計其
下甚感而服其子孫雖幼有謂即用命本朝混
一河隴勝國遺姓舊趙汪三氏趙汪今微惟魯
賢盛乡此
西業陽荊州不又以用武武漢中則已蜀不
能以存於無劉中則不能以保岩烈已蜀
明吳楚不得以爭廣西有江即龍江發源融平豚海陽小經桂林
平樂乡梧州左江源廣源州右江源羲利州經
太平南寧之合江鎮二江合是為鬱江又瞼江
源潍荊界經柳州象州系浔州與鬱江合是為
浔江至梧州與广江合東注封川縣德慶州肇
慶府乡番禺縣入海三江為經其餘諸水名門
為是梧州乃兩廣喻轄八排門戶水陸要衝民
夷經節開設三堂自成化元年始設鎮守總
兵永樂間始經制都御史景泰三年始
海湖廣八百六十里東五百四十里為江漢諸
水所匯瀦乡太白湖洩乡泥口設河泊所三十
六以課魚成化弘治來漢於江滋湖水淳注積
澤所澄州沙漸起四民居日衆田疇為業由
是湖平猺半今皆新為二十一水惠日鼓夏秋
之交危惙流疾東馬堤非沙頭班家灣等處利
害切要其建功未乡有詳後乃募知誰何
雲南二大水俱原吐蕃一金沙江自西北來經
麗江鶴慶武定東北出四川為湖一瀾滄江自
兩北來經麗江大理茶化臨安東里東南入海
地勢中卬然也其滇池西堤海攝小湖盧沽河
石地河晉寧海乡其對盧三五百里山脈為宛
然也
梧州開泷憲初立東為東西其衝東山海警事
漸生用兩為之備不得無而通制乡雖募打手
自梧州始其初行頗利後漸流玩苟成虛
文危惙流疾東馬堤非沙頭班家灣等處利
害切要其建功未乡有詳後乃募知誰何
雲南二大水俱原吐蕃一金沙江自西北來經
麗江鶴慶武定東北出四川為湖一瀾滄江自
兩北來經麗江大理茶化臨安東里東南入海
地勢中卬然也其滇池西堤海攝小湖盧沽河
石地河晉寧海乡其對盧三五百里山脈為宛
然也
梧州開泷憲初立東為東西其衝東山海警事
漸生用兩為之備不得無而通制乡雖募打手
自梧州始其初行頗利後漸流玩苟成虛
器矣
糟惙外有神山海州外青峰山有一所十八村
發菜外浮島其北如蜘沙門島可容千餘人
長山島四十餘里多產鹿田橫島可容千餘人
唐島唐太宗征遼駐蹕石刻白島金主亮高營寨
古鎮島有巡司薛島武陽侯故居不能悉紀故
自淮海渡山東者只島內行不敢大洋
山東泉獨多為其地高摧下流而河南土疏水
勢所注成吠流乡山東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鑿以
洩海運故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

為南北新河自勝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口入海自運北新河店暨閘以達安東北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近王副使獻方御史建宜乘閘復舟於山東淹鑿山麓通海人溺便安多靖又成山突出當東陽之衝沙門延抱歲北洋之險宜乘靖勢於河一開可避兩險不誦則古淤水及沿尤河稍紋力皆可免于兩險

辰州當吳蜀咽喉際貴州南際靖州東際永順保靖乃五溪所出能溪明溪酉溪武溪辰溪

惟東為當流古武陵地源之境曲是而五溪注之洞庭故洲庭踏溪洞之庭除也

海陵乃荊州北險築捕堤引水作三海縮五數百里又為高沙八遮當洪水勢令盡去為民田非惟失荊州之險其地十年六七潴蓄於斯為浦金瓯諸浦水入江至瓜州一峽口諸山水若脣發瓜州輸惟水患至是五丈餘

太湖介蘇常湖三府之中北納荊溪百瀆南納雪溪七十二溪荊溪百瀆上受金溧常廣諸水東瀉既盈瀦為大江雪溪七十二溪水皆出大江雪溪七東瀉既盈瀦為大江

二婁港口日於葛川勢漸高與分以東洩湖之所瀦自吳江長橋出合鹿山湖以南入海為松江自大姚分支過淞山湖以東入海為東江自鮎魚口北經蘇都之婁門東北入海為婁江又有香口白洋潭鮎魚口三支流惟吳江長橋築而莫生少壅松江之勢緩惟大石趙屯等浦淤而殿山水阻東江之勢緩惟七浦鹽鐵等塘滯而陽城永限婁江之勢緩惟茅港北入于大江以達海而白茅港淤淺

農澤走海三江松江一流已久為於上海之南瀕浦口即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即婁江常熟之白茅港乃農澤餘流向北注之揚子江者水勢東南為順今盛流自茅港漸淪于北則長橋所為害其明驗也故陽城昆承流壅復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宜踏洞庭北注劉家白茅二港大漁浦流壅傍汶宜浚閘通北注劉家港漸通注踏口皆引水北流以順其勢而三吳舉吉水利日盛莫知于何盛止也

保安漢江委舟可直趨漢中再上徽州蔽川以上止通浮筏保安入一水自西北來至巴州可通舟下渠縣壁入大江

夔江下近重慶有險上秋江又平近馬湖又有

險

江勢東京口頗下北陽一帶運河每患淺涸
高堰砍壞所儲而時戒之可濟緩急
優州東畔水源文昌之諸南唐開會同之調懶
樂會之傳教爲州之蓮塘南山之李村嶂之臨
川諸湖不可白并其西畔水道潛通之東水臨
高之博浦儲之洋浦昌化之烏泥感恩之抱罷
臺之漢平諸湖有清汉德可泊舟
黃河自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界不為
患決溢惟開封大梁居多下府地卑亦嘉隸而
下無山岡史載五決善前又下流所受已多
今無可決且決而河身易於冬春之交許其滿駛不
能為固勢之古黃河周定王五年徙陰礫始失
故道漢而下徙決瓠武帝時已通淮泗宋
太宗時始入淮自是南北交注今河水全達淮
入海一道自開封蘭陽睢趙皮寨口東南流由
杞睢睢州歸德夏邑宿州下符離橋出宿
遷睢小河口至清河睢入淮乃嘉靖七年新開
趙皮寨口今由烏鎮流一道自趙皮寨口至夾睢
南入渦河經亳州衆城懷遠睢北到山口之西
開趙皮寨口今由烏一道自儀封睢北折經黃
陵岡蔡家口徐州小浮橋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
下清河睢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
梁靖以上至儀封北乃黃河東行舊道此三流
之南又正統十三年建開封西北紫澤驛猴家
灣口入沐河至壽州入淮弘治二年塞三處之
北又新開揄林集口經虞城睢碭山睢四口衝
北蕭睢小浮橋今塞又嘉靖九年決單
睢直衝沛縣出飛雲橋會黃運河入漕渠東北流
睢東北流衝出銅山縣小浮橋今塞又嘉靖九年決單
荊隆黃陵岡口經魯州微山湖出沛縣河今塞
自仰連會塞北張秧河諸水俱北注赤集乃河
而西總入峽口等沙磧兒出為里水故於南海
禹專治水不言其所經有里水為積耳

忠延海青海烏海皆在磧石西傾祁山岡脊之
西北大勢既不能東復為山阜所阻不得直
趨而南遂成大澤
海潮應月漸廣福等處潮俱有信瓊州潮半月
東流半月西流其大小應長短亦隨月
岳州西境應到縣諸處門戶今五九給等二衛
所及桑植安撫鎮美坪等十八洞
過江蓮通之徑自常州西得倏新河或孟瀆出
江入泰興白塔河出揚州瓜洲搬壩
之曹若江洋畏鹽分撥鎮江儀鎮通州軍載
守漕罷與應止

海運三道初元伯顏建議自上海劉家港入海
經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閘洋沿山嶼
而行抵鹽城縣屈西海州東海縣密州界州放
寶山仍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
程纔十九耳未達平江過厓搭沙大洪大過
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平江過厓搭沙大洪大過
萬里北風急浪如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
過劉島不見岸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
口其道至深至平至淺至止十三字尸歌明略大開新
道劉家港入海至崇州州三沙放洋回東行入黑

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登州沙門島放
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時自淅西至
京師不旬日此二道元便
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
過雙塔榆河引一脉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
州置閘以資轉運宣德之後漸淤嘉靖間御史吳仲
議備築立五閘置剥船六十每來一石減陸輓
費銀四分五厘歲省漕儹十餘萬兩
明初安排降人於雲南廣福等處有事則調用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淞江口而要在蘇
州故崇明吳淞江設所而蘇州重鎮設三衛江
北淮南海防守在泰州通州鎮江而要在
揚州高郵淮安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
而惟揚州高郵淮安設衛重鎮設三衛淮北海防
要在邳州故東海小州設所而邳州設衛
左右二江之中設泰興則要在東海守在海州而
連奉議居貴縣多海州西徽馴象居橫州為南
寧東徽南丹居廣州為柳州南徽
松蕃趙擊一員領松蕃趙兵一千駐劄龍州上
下江油縣漸增人將擊一員領疊茂遊
擊安縣綿州石泉江油縣龍州一帶總兵官守
松蕃控制諸路左參將協守松蕃東路白小河
以下直抵南路茂州土地方右參將協守
松蕃南路分管威茂疊北至永鎮南至保縣堡
等迭次關駐劄茂州
太原周七百餘里與山大原北至代州三百里
代州又北三十里始入山過雁門關乃通北山之隔也
十五里偏頭關偏頭關至寧武一百四十里
鴈門寧武一山兩口鴈門山中三關十八隘口

代州過山至大同三百六十里大同東南為蔚州南為應州西南為朔州西南為渾源州正南為廣昌縣一百四十里為倫頭關大同以西倫頭關以北皆鹵地絕無人煙大同以東為紫荊關居庸關以北宣大駐劄朔州所以便其運倫頭關大同以西為平魯口駐劄代州所以防其入總制盧州舒城北峽關八斷黃巢將東關西關為江淮要路山由岷蜀來至此始斷開一峽口舒城又有龍眠石柔二山寨險要滁州西通盧廬有二關一清化大關要路又北小馬陵關弘治間巡撫童軒疏議拘集盤據白松蕃高虎之民州縣官司勦捕之

皆是也北移其戶所于鳥江鎮西橋鈐束以來珠之地風寒於物且南海北陸而東高之四者以兵鎮壓山必有可通制之道南東南海濱諸處之北為英德其西為連州連州直出海中有團洲周廣七十餘里內有八川北與西通通臨武江華及懷集賀縣深山箐徑所集故連州設守備都指揮又布列巡司東抵廣州府南海縣界凡設官仰給中國地方光當虎頭門之正衝有游來連惠州山海而大鵬鹿步切隔著地故大鵬有所又白墳南岡營有守備指揮

韶州北境樂昌仁化界接陽都州林深俗悍

高州廣寧之梅林連州之海陽連者饒安之梅林海陽都林鉤連出魚河係翰林令昧象者自南州外西寧而南東雲南西北之境皆其地共武幼之為鳥獸所萃欽都司衛所軍戀宣

撫司九三以鵝蔡之戚通朝貢有警西僧論之即已其呾州洮州河州在陝西境者舊亦吐蕃地今久內屬性柔南近四川松蕃地險而易生梗

甘肅以西蕃夷相界北亦剌阿彌禿竄居西海乃西寧西境西寧衛地方蕃悵元千餘一十三人族蕃人漸以南徙中國茶馬之利大為戚夫

疊州亦吐蕃界四川松蕃陝西洮州之中且東接陝西呾州其地山多蕃蕃夷出沒為患不細洪武十五年指揮馬燁以三萬卒擒獲其酋

失剌谷五千餘衆令師以歸衆稟三面受敵勢不能應故即之甚易今復為蕃狀有其地自後

固疊州屬隋唐宋元皆為中國郡縣其不可終棄但今林密道梁以犯少息可姑為置

雲南所轄夷民率蠻二種焚人與溪人雜居元設公府羅性多疑深居山寨人得詣害之

雲南通川貴商道東路自水平夷亦資乳一帶如分水嶺砂鐵溝龍非鋪小哨兒等處西路南寧抵林次方雷孟州一帶如老雅林桐東坝右厥當接羅灣等處夷雜不時出沒猶狼商貨又貴州倚蘭苧慶城徒五相勾引官兵勢難禁捕

各驢本地夷守設輯其瘴癘費出於商而官為取發兩全之道也舊曾有議興輓不時并官費口糧及令夷自索商保路錢皆非宜計

江淮之形合則表裏之勢成春合肥之守堅則南北限而江淮為蔽故魏得壽春合肥而吳不敢窺後出廣陵吳乃可以為擒東晉至陳彭城時船江東盡壽春入南境及陳宣帝盡以歸周而陳亡

貴州貢賦泉水而所轄夫官司四十八司每司

率數千

雲南惟麗江富饒

溫州東南福寧南一紀嶼海盜巢穴至冬俱歸泊又宮前嶼上馬溪曲溪口俱漳州對出雙嶼港在定海外一潮可到

定海一潮下舟山起陸八十里至沈家口出港十里許至烏家口出蓮花洋半潮至普陀

白安吉獨松關陸路至杭城元大軍取來路自杭由長興之金雞關入南都為捷徑

終南山產山花大頭根仙人掌薯精百合三素山藥芋頭可食竹山房野一帶出蜂蜜花椒木耳又金州以南生紅花皆自然之利可隨取

川路壩底堡至關白草龍戚獨坪三溪青岡坡

日松第坡野猪坪等寨石門古片坎舍石羅
打鼓巴地亦名神林打水拐曹廣高坪等寨近何
統兵所開
漢池北部面至松花壩下盤龍江今獨築攔其
水沿山散流七十餘里能灌田數萬畝其餘流
繞碧鷄山西南而北經徐里能灌田數萬畝其餘流
綿州溝口橋在綿門外以鐵索為橋
黃河溝共名橫脈乃手皮起繫丁兩腋之間以
手划渡大江溝共名手環如帶陣斜負肩側可
海
褒城縣北門連雲棧入褒谷中水名黑龍江縣北八里過鷄頭關十三
里陸七盤廟入投谷北口為褒鷄縣中盟縣
褒城縣南一百二十里過柴關二百七十里
過木倉關係已縣界
饒風關在西鄉石泉之間大散關武休關陳倉
和尚原係在鳳縣宋紹興中金破鳳縣和尚原
道攻略陽仙人關
沔縣東北通秦嶺西南控川蜀金牛峽縣西一
百七十里陳倉古道縣西二十五里漢中前控
六路之師後據兩蜀之衆左通荆襄之時右出
秦隴之馬

城固縣南太白關可通西鄉及洵江蕭何守漢
中修城固北黑龍山道由褒城縣入關中熟
路小道老子北行所過谷口名曰褒斜經之地
自商州商南藍田武關至西安鄠縣扶風岐
山一帶山嶺綿亘終南
駱谷自藍至東南三十里有道入洋縣北三十
里為黃金峽口口溝北口路實一谷也中距
八十四盤唐德宗興元山北
金川關奉祀楚昭
征蠻法全劉不如孫魏明帝
避亂不逆歸設變不投降
峨眉抵鎮西新開路自峨眉縣東箭坪公館金
口堡雞細公路入水路至嘉定自嘉定至板房
堡一碗水堡龍溪溝堡木坪公館麻溝堡舒快
公館小菩薩堡不一百五十里至鎮西
大相公嶺功和山俱在榮經縣為蔡雅之隔山
高嶺大險隘相公嶺山接天全縣西百
里瓦屋山縣南百二十里和山縣東四十里
由相公嶺大渡河入建昌瘴毒且盛猺猓鐵口
生番時發自來有峨眉抵鎮西別由之路洪武
初榮川侯議復峩嘉靖間各兵備議復亦尋
廢

鄱湖口殊曠藉瑞關塵之益所出没如登陸則
池之建德徽之祁門可以四達而邑宜於設戍
今沿湖建巡司十有四雖足譏捕而寇益時
發
史記子韓信世家中其平生陳法如囊沙背水
未罷復軍挾趙幟立漢赤幟諸事一一詳載無
有遺者蓋古來用兵未有如信之神異莫測者
太史公妄曲如此蓋重之也戰國時惟孫臏斬
龐涓一事差可與信比自餘皆不逮也
無家時日之法予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為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干干支所以

紀時日而用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
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
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旺在寅卯辰巳午未
亥孤虛之法以一干為主餘皆為客一干為客
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萬
事根本其于兵機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
聲效勝算此即知吉凶之又如周武王犯歲
星而向背以戊商魏公謀以甲子日伐慕容用師之道有
太史以把天時太史之於同律之顓是也
是皆兵書所尚也
兵之制始于軒轅其道貴一曰一者階于道幾
于神故謂握奇蓍吉一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
龍虎鳥蛇為四奇正以出兵立老營以為家奇

虛
金仁山曰兵家用日時方位法支即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干
唐李靖用兵隨前後虛實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日孤虛
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餘倣此如甲子旬孤在戌亥為虛如甲子旬
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與戌亥為空
謂吉凶城苦平王扣休門死杜景驚開傷生驚休生為方立太乙局以日

分主客勝負大出城布陣逐時吉凶則吉史記律書以
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萬
占兵此皆具備也
趙惠曰戰陣之法背孤擊虛以一畫為奇
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萬
事根本其于兵機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
聲效勝算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
是皆兵書所尚也
兵之制始于軒轅其道貴一曰一者階于道幾
于神故謂握奇蓍吉一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
龍虎鳥蛇為四奇正以出兵立老營以為家奇

以潔敵致陳勢以為戰風石新據之臣乃司矣
故謂風石握奇經正者所常居變而運之其惟
所餘之前八隨時應用變出而不窮故謂餘奇
陳之為八謂因井田以制非也握奇之握謂九
開方而將居中增一陣非也八七成行則陣六
卜四何得八奇與不握流行於六十四陣中
不以九握其八也故四為正四為奇以是而為
八萬其中其用正以合體用即通敵以出戰天
自衛本圖而方地首軸本方而運為圖天
地各前後衛所以鞏之為出陣之具風雲附于
天地所以非而此而以定形而能而虎而
為而蛇各以時出虛實以為不變動靜以為指
揮

後之衛各四風接居四維圖之所為圖也軸軍
引各三前後之衛各三雲接居四角方之所為
方也圖之所以象方之所以象圖此皆
言其體于是遇敵設戰用無定形而能而虎而
宜化裁以為戰勝

陣勢雖八不得分而視之天惟主而無七不能
行地自軸而與陽不能配風雲之附籍于天于
地言有所起也而天與地與其附則未始以成
全用於是而四奇所由生變四正之宗嫡千變
萬化不脫本卦故古之奇兵在陣內求奇兵

於陣外則形露必事敗明賞罰為首要必由好惡之公
大將明賞罰為首要必由好惡之公好惡此處未消磨不可以言
學問故雖處公好惡此處未消磨不可以言
大將

將軍選銳先鋒策先鋒所以
為陣始陳訖進軍從後殿敵殿後策殿後所以
當敵遏戎鷙其左戎鷙其右所以助跳盪聽音
望麾獨往獨來力不可輕故當正陣三分之一

正奇一物營陣一事營為若生陣為戰作居而
為正戰而為奇正以方地首軸本方而運為圖天
明之化而裁之不以動靜有無有所息戰無正

形一道明而未嘗無一定之體居無奇
以一變時而未嘗奇奇之法故神明
而化裁流行於動靜有無之間以正合以奇勝
兩相為用故為一物以化然皆視正任意者名
奇又非正奇之實世沒有以避軍作奇則違之
甚矣

止則為營出則為陣營以言其體所謂正也因
而所遇以為出則為陣人道地勢敵隨時變化無
常是謂奇八陣之正可圖可言奇不可豫言豫
圖應都主變無窮復一也如人立家各任其
基石其惟天爵其惟地角其惟天之風其惟

附地之雲則兩端中央前後之所生以之為自
固為可守其惟龍龍其惟虎翼其惟蛇蟠鳥翔
皆山是出以為設勁為應敵輕重之權鎮於
中外剛柔之節列于陰陽形名之宜生于方面
以之而訂虛實奇主實量進止隨在以為用然
後為奇則是合戰之陣
聲兵尚一耳為一伍計徐乎五人為伍共一符收于
陣之行次先右兵尚陰道先處候兵尚探先角
李筌言曰兵猶水一因地以制形兵因敵以制
尚連右而前一而中一而後一而左凡中不使
離乎中兵尚主一尚捷
新首之功乎尺扳伍符伍財乎尺籍伍符尺籍書
亡伍不得伍財乎家戮沒制尺籍伍符尺籍書
李靖六花陣奉諸葛八陣而變後世謂八陣以
之方內環之圖是六花法亦是六花法
此說非也變是變其形勢而為正其為奇其制
營其結伍其周慮為鉤連其委情為曲折一也
而未嘗變也
曹操兵法戰騎居前陌騎居中遊騎居後前後
中為三覆不言兩廂軍何也舍蔵變化曹術所
寓四頭八尾散合正奇不定當其轉戰徹遊騎
而前退戰騎而後而化分陌騎以為用故兵法
須識意不識勢識形不識神其妙

兵形五變方圓曲直銳因地而為之者也李勤
兵法有北壯方圓伏因人而生之者也
范蠡兵法先用陰謀破陽後用陰謀破陽孫吾陰謀
以奪之其口訣有右為北為左為壯單要以順天
道蓋深于計者此
田單為燕所圍命一人假為神師拜而祠之神
言燕可破遂出火牛大破燕此以天官時日為
我用不用于天官時日者也
趙奢即師代秦軍既有部制彼衆亦正行伍豈可
緩不及蓋我軍既有部制彼衆亦正行伍豈可
輕合

光武收銅馬銳照五猶大將光來大鈴時按行
城營城山蕭王壯赤心置人腹邊是兵家本銳
天公六分不分勢為摩軍聚不聚約孤旅散合無
常形要通識辨
徐爭曰可勝者攻也不可勝者守也皆以敵言
之也故有閒則攻不以我強弱為攻守其自治
則當先為待矣
兵法以伍為要小列之為五人大列之二十五
人參列之七十五人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
五人為正六十人為奇以之于正
如五而一益重本也兵之要不虛內以待外重

未以輕本
洞當勝中黃中黃勝龍龍勝鳥鳥勝
折衝折衝勝螣螣勝虎虎勝龍也川奇之道惟先自
陣勝洞當已得用奇之道也川奇之道惟先自
識為雖吾見定知彼知彼誠洞當也而吾能
誠洞當也則勝彼非中黃也而吾之洞當散而
用道以而用上不精而用藝不備而用也則不
惟不勝而累而以貴陣法不驗可乎哉
十二長陣成部摸盤帝江田稚芋法九曲燈詳
整周陣兒是布陣一理雖一一備其簡以御煩
緊以待參若整而不簡令人推守順而有滯令

人易覩
李靖陳卷緒陣旗莒陣
明以一法事筌揚師晉
蛇均列而為公後世異
安營九法九地十八變
生于警備之心無形無
人故奏
蓋凡老營立可守可攻
夫路旅
裝緒新令數高中只從
是兩異伍百人曰隊二
陳曰官二官曰曲二曲

曰部：以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官以
前後隊相隨隊百人為列：十人為對：則伍
也隊分為團：合數隊為隊團則十之伍也方圓牝
牡銜枚梁其車輪雁行陣駐八營白方為變已
為加要後尾常山蛇勢首尾共救以應擊
陣方以備曠圓以御險偃曰之情險之所生偃
月為圓之半圓常用而半所補于圓者地也
虎鈐四陣即四奇而言之不言以正合也飛鴈
為衝重變為細長虹為抱八卦為周以飛鴈當
鴻以重霞當直以長虹當矩以八卦當圓隨變
化生形于敵者陣不可躁：雖應不可察：雖

用有伏投其所疑輕腹攻實尾攻正擊不可使過
輕不可使淺衆不可使不應正不可使不知變
北虎鈐之法也
事靖以正兵為應敵之陣諸葛擒孟獲為隆討
樹機能藥師平突厥皆謂正兵以勝又言兵以
前向為正後却為又以兵少地速而用正乃
知其正兵之陣因行遠深入敵境即其所布之
行陣以應敵不待其謂正兵作轉祭而變化因生其間
者耳蓋惟專意中用乃戰之前奇即是正：即
是奇
教武之功能習和會無斁教武之範更迭而更

不盡種：安排只二節五教不亂是簡易
包括教須以寡傳衆以一人為對：則伍
又曰閱以成衆授車以習兵法而優之使自得
之
品武隊某為名某旗兩衆不同若詳戰事孫
誡精美論意在威圉以運于用而以兵為緒餘

退谷逸叟著

刑部公署

刑部在皇城之西與都察院大理寺並列而為三法司設治署事詳載會典其略云刑部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凡京十三省之奏當比定罪名送都察院大理寺詳覆無異送回刑部具題奉旨三法司會審其徒流以下減等發落死罪則具本奏請欽定監候秋後處決其應凌遲梟首者即決不待時其犯十惡及貪贓枉法者雖會赦不宥其在京在外死罪囚徒流遷有關津者俱解部審錄其各省刑名咨回駁審者亦如之凡各衙門有奏請定奪事情及條例未明者會官詳議以聞其現行則例有增減者隨時纂修頒行其各衙門有條例不便者亦許隨時奏請更改凡各衙門奏銷錢糧及各省直解到錢糧俱送部查核其各衙門應支俸薪心紅紙張等項俱照例支給其各衙門官員有犯贓私罪者俱送部審擬其各衙門官員有犯公罪者亦送部查議其各衙門官員有犯公罪者亦送部查議其各衙門官員有犯公罪者亦送部查議

藏秘詔勅漏除紀遊凡大祭祀止刑凡四方有獄受命而往成之以名例攝律條以准時務其及則若括律詞義以五服參情法以墨涅識竊盜宗人不即市官人不即獄惊老攄疑不即訊

周禮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視國俗為重輕制御世之權不齒之于沃北其大綱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愚功而糾其力作為野治也二曰軍刑上順命而糾其犯命為軍律也三曰鄉刑鄉黨善惡之法彼司刑之所司者法也非上統而糾孝孝之元也四曰官刑上功能而糾職二官之守也五曰糾邦小然而難治故糾慕民歸之德為紀綱之法彼司刑之所司者法也非制法守也而刑書也亦不齒不齒作勞如疫癘者然是流酗之所生敬狠之所始民俗所以日偷而不可反也其害人也參而周未慮于刑也故刑之則已重不刑則亂俗而傷化故寘諸圜土而收教之日夜施九職工事焉而役之用其力以強其罷書其罪于方版著之背以恥其心而緩其改則教道存焉亦盖設圜土作其獄之謂也能改者復之三年不齒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則止惡于萌芽俗于忽王教之為俗化慮至遠也

小司寇聽萬民之獄訟用情而訊之至旬乃弊以五聲聽訟求其情一曰辭聽觀其辭理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作若定也三曰氣聽觀其氣息出入若謂氣憾氣喘者氣沮也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謂視聽直則聽不直則眩惑失常也其制五刑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資論輕重之差慎測深淺之宜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其辭其來三刺者一訊之群臣再訊之羣吏三訊之萬民所謂疑獄汜與衆共之者也衆疑赦之矣即罪慶于罰衆所宥雖上刑下服舉與衆宥之所刺即下刑上服舉與衆刺之也不齒之于法惟用中于民故曰罰人刑殺之也猶未也司刑者又得以不識過失遺忘而宥之幼弱老旄蠢愚而赦之至國有大獄又得以親故賢能功貴勤宿八辟焉麗邦法以議之則其所求諸刑者為己慙矣乃歲五春士師以木鐸徇于朝以邦之五禁書憲之象魏挾日而後斂以石刑罰一曰官禁二曰國禁三曰野禁四曰軍禁五曰萬飛以先後之一曰誓用之

于軍旅二曰詰
奸四曰糾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之于田
役四曰糾用之于國中五曰憲用之於都鄙斯
曷非欲法令著
德而鄙無麗于
刑官在朝者謂
遂謂之遂士在
數夫謂之士者
爵之一列官分
士者蓋以比官
得失民心皆在
學者不可以名
自秋官御以下
之重而不可雜
刑法之名雖非
法不可以從政
入于律故明習
宋人設刑法科
官非無見也
自古哲后惇臣
哉典著欽恤誥
愉此其意至精
制百姓于刑之
揭無使罪麗于民欲民協中懷
法也哉
各縣遂謂之縣士各掌其民之
理官也士居四民之先而列五
職不曰謂之士而理官獨謂之
士師在六鄉謂之鄉士在六
民命所係天討所寓國家所以
于此故非明理義倫道德通經
之自廣廷以皋陶為士而周人
皆以士名蓋亦後世使知刑官
以他流也
王道昕先然淑議刑名不通律
先王之教禮律並設出乎禮則
法令亦所以佐禮教之不及也
以試諸吏選人任子亦試以出
昌當不以刑辟為天典重用之
表敬明記楠論慎測必即于天
故咎繇元德群聖宗焉以作士
中用期于無刑司寇蘇公敬由

擬周公作立政訓王諄復紀之誡重獄也重
重天民也自教之棄豈以五刑為瘅惡之具靡
知為倫叙當即也於是予哀矜勿喜之意忘甚
且愉快喜之豈謂天德哉又何以敬刑弼德司
天民命也先漢時摭忠守法清議之臣猶能本
經術明常教以決事而張廷尉令天下無冤唐
徐司刑身視鴻毛法視泰山以其死衛生民之
命即古今難之矣
三代而後稱嚴刑者曰秦曰隋漢高入關約法
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
民大悅隋煬帝溢刑以逞行輾裂梟首之刑天
下潰叛唐祖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已又班
新格五十三條惟吏受賕詐冒盜府庫物罪不
原餘悉除去隋法已又詔裴寂等更撰律令本
前代法故為書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
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
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
斷獄一以漢九章為守律家以為集大成焉
唐末迄五代刑罰峻濫視人命如牲牢而國祚
日促周世宗用范質議律條猥繁輕重失衷詳
定之曰刑統行焉宋祖即位與天下更始尤注
意刑辟哀矜無冀嘗讀虞書喟然嘆曰堯舜之

世四山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
自開寶来犯大辟非情理深重者多得貸死懲
五代牧守皆武人多率意用法擅殺生著令諸
州所決大辟奏當上成奏刑官詳覆史坐淹文
故入終屏斥不復基者流竄由是吏皆持平法
網晏寛
宋以忠厚立國立石太廟戒子孫勿殺大臣勿
殺上書言事人勿殺柴氏子孫其石封鐫基固
每一帝即位謁廟受戒無敢違渝故當時名臣項背相望號稱小
代相沿不敢冷
三代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
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
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
一百七天下之刑因審歟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
於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囚始一加刑
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斬戮及見一死
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
育之中矣
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
必遲迴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
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

心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録無冤者亦必待
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王約復上言國家之制
笞杖十減為七令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
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輕典之為尚
百年之間天下又寧亦豈偶然而致哉
大明令
明太祖洪武元年定大明令百四十五條頒天
下制曰朕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
于先律以齊之于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
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
而不犯哉人既難知是啓吏之姦而陷民于法
大明律
洪武六年命中書省詳定律法論之曰凡立法
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
可輕可重奸貪吏得因緣為奸則所為禁殘暴
者反以賊良善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
目逐日上朕親酌議焉律成宋學士濂具表言
皇上登大寶而来保又臣民尊奉非忘訓迪群

工諄篤千言惟恐有犯慈仁厚之意益至意表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陷于罪戾法司奏誠惻然弗忍多所寬恃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舍墨吏承望元獘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易乘傳會衆律重修以協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革臣以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唐舊名例以至斷獄十二篇中采用以頒舊律二百二十八條蠲今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

揆唐律補遺百二十二條合六百有六條為三十卷每一編成輒繕寫上御覽端視御筆為之裁定聖慮淵泳稽天揆人成百代之憲具易書之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俾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改過遷善蘇雍熙之治何其盛哉詔行已定設六部復更定以吏戶禮兵刑工為六類析篇目為十九約條為四百六十析戶婚為戶役婚姻分關訟為關毆訴訟分庭庫為廐牧隸兵倉庫隸戶分職制為公式改屬吏受賕隸刑九刑之名五曰答曰杖曰徒曰流曰死先二等流三等徒杖答各五

等死刑最重者曰凌遲徒流重者曰遷徙曰充軍凡惡惡之戮十曰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凡貪墨之賊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名雖沿唐而用時定制綠情制典自有法律來所未有

大誥

洪武十八年十月初一日頒大誥于天下序曰朕聞衰古歷代君臣當天下之大任惻生民之塗炭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為民造福當是時君臣同心志同一氣所以感皇天后土之監海嶽效靈由是兩賜時若五教豐登家給人足斯君臣之道庶且久矣育民之功載諸方冊猶如見存君子讀詔至斯陡然情愜感激仰慕於千古之下恨不目擊耳聞樂此昇平以為慶幸昔者元慶華夏實主華夏之儀所以九十三年之治華風淪沒異道傾頹學者以經書專記熟為奇其持心撿節必格神人之遺略不究衷所以臨事之際私勝公微以致經深瞞海罪重巍山當犯之期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若此垂為窺身滅姓見存者曾幾人而格非鳴呼果朕不才而致是欤抑前代汙染而有此欤然曠

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令編次成書刊布中外
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幾明刑之意

律制

凡刑五服以定之九族以尊之六親以別之五刑以用之七具以蓋之十惡以誅之六贓以等之八議以貸之五刑以贖之斬衰三年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大功小功緦麻是謂五服自高祖至玄孫上治堂治是謂九族妻為夫族妻為家長族服出嫁女為本宗服為外親服為妻親服為三父八母服是謂六親若杖徒流死笞刑五一十至五十杖刑五六十至百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流刑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

斬是謂五刑笞杖枷杻鐵索鎖是謂七具

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是謂十惡

不枉法贓坐贓是謂六贓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是謂八議應工贖輸弓糧贖輸灰贖輸鞋贖輸水及炭贖是謂五贖

孫妻之父母女壻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得相為容隱奴婢工人為家長隱者皆勿論餘其事致罪人逃者亦不坐教民昧也民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得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老疾犯殺人當死者奏聞取上裁盜及傷人者罪得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刑教民養老慈幼矜不成人也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輕罪發覺同伯重罪者免其重罪與民悔也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以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以幼小論從民可哀憐也二罪俱發論

其重者若一并計前罪以充後教示民軽者也其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情者以軽論其本應軽者聽從本法減等二死三流同歸一減開民生也

教與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求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符相容隐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有従重証者法也有減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

息之者仁之至也此我朝所以惠摩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報之

兼民猷曰請故仁孝雖使舜臯陶復生其無以易之矣夫象刑之不可復也猶江河之不可挽而登諸山也是故聖人之治天下必隨時以定制鏡古以修今要在于垂諸後紹俾不可易斯已矣國家之法雖本於李唐之十一篇然或笑繁定舛因事繕置大抵比舊增多什二三而祥德美意殆未易以言語殫述也姑舉其大者如以笞杖徒流較定為五刑而欽恤盛室之制

一切刪除以六曲分為類目而擯與事廠等篇悉為裁定代背筆以刺髄而法止賊盜他如見知藏于逃叛故縱深于捕亡故擊連坐之修獨于反逆大不道者當之凡該皆法之至善者也至夫國土之制犒于太重則貸之以輸作嘉石之制犒于太軽則罰之以枷杖徒一轉而入大辟犒于太疎則定讞著為徒邊成邊永戍之令不與同中國凡該皆損益於累朝而今之至善者也其有罰頑不軌之民或情罪罪應于法者而不苟平而難犯蓋由刑無事於復而欽恤之意未始不行乎其間也喑深遠矣雖寧臯陶復生其無以加於此哉或曰刑以期於無刑也自國家迄於今茲幾何世矣桁楊之因溢於戶外而獄訟不為之少衰豈所謂不犯之法乎曰此非法之過也用法者不得其人之罪也今之用法者有三蒙有二屬而其原則始於好惡之未明於上焉耳何謂三蒙閭於推鞫者其情誠昧于法意者其刑舛疵於官反貸內來者其冤滯何謂二屬徵公廉之

譬則以深刻為能任喜怒之情則以巧詆為用何謂好惡之未明夫吏之深刻巧詆者既以能名而闇昧悛弱之流亦復循資積勞以躐高位苟為若是夫安所悼而不厲不蒙此吏道之一大蔽也然茲亦患將惟滋獄訟之不瞑而又何衰之可圖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嗚呼如有作於上者得茲六患之說而燮通之則國家無刑之致庶幾其可藉矣

邱濬曰臣按唐虞三代以來俱用肉刑至漢文帝始廢肉刑而笞其原蓋惟輿慮刑之鞭扑也除死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之然未為笞

之致庶幾其可藉矣

邱濬曰臣按唐虞三代以來俱用肉刑至漢文帝始廢肉刑而笞其原蓋惟輿慮刑之鞭扑也除死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之然未為笞即以所製者加之庶使

令所笞之具無常物所笞之處無定在景帝定箠令箠之制始用竹笞之處專在臀腿晉南北朝其君臣仁暴不同其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同隋文帝始定為今之五刑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夫挾棒束杖車輻鞭底之類盡除不用唐宋因之制為刑具各有等第本朝於大明律卷首作為掲圖以紀獄具笞大頭徑二分七厘小頭徑一分七厘訊杖大頭徑四分五厘小頭徑三分五厘以上皆以荊為之長俱三尺五寸杻以乾木為之長五尺五寸頭濶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杖罪以下有差手

杻長一尺六寸厚一寸鉄索長一丈鎌重二斤凡為笞杖皆削去節目用官降較勘如式然後用之不許節縢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臀受其大小厚薄視唐略等元宋則尤為輕焉祖宗好生之心雖為惡之罪人惟恐或有所傷而為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浹于民心百年于茲近年以來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為刑具如夫棍腦箍烙鉄之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違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伏乞聖明申明禓制凡內外有用製造用者悉令毀然禁之必自內始敢有仍前故用即以所製者加之庶使

太祖皇帝慎罰之意恤刑之仁所以著于律文者萬世之下如一日所快望仁于九有綿國祚于萬年者端在于斯焉文昇曰臣伏覩大明律一款凡國家律令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杖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欽此欽遵外寫帳開家大事莫先于刑獄刑獄所重莫先於人命蓋以死者

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女含冤三年不雨
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冤抑之氣有以傷天
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古帝王莫不慎之古舜
典有欽恤之言周書有敬慎之戒下至漢唐法
家多取專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所以慎刑
獄而重民命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幕命
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魏律至於
五六為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重會衆律
親御宸翰為之裁定務協厥中而於人命尤致
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於律意
務為講明奏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

以時而天下無冤民焉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
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
州行人就陞員外即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
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
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
移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笞杖徒流緩有所枉為
害未大至於人命一有所冤閱係匪輕且如強
盜窩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強盜而不造意亦難
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讐故勘平人因而
致死重在懷挾私仇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
即致死亦止可問擬門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

故擬鬬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
人則名鬬毆殺人一人本曾動手一人打彼致
命去處有異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
畧有將強盜窩主未曾逼贓問擬斬罪者如官
吏因公事毆人至死本無私讐故勘情由而
俱問斬罪者有本係鬬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
有本係故殺而却擬鬬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
殺故殺無屍簡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真罪當
奏請處決者或奉例與人妻妾通奸其夫別項
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奸謀殺死親夫淩遲處
死奸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為是以重作輕者非

一查得數年之間各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呈詳
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
合律該科發落處決幸蒙憲宗皇帝慈愛仁厚
不忍殺人止令監着秦遇皇上嗣登寶位重念
刑獄屢下明詔強盜無贓狀人命無屍檢驗者
其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囚近日辦理寬
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含冤而死者
不知幾人矣其所傷和召災者衆誰之咎歟法
司必然則其餘府州縣衙所囚犯枉抑而死者
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
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

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
理而惟聽於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
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如蒙乞勅兩京
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
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并各府推官
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
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時參錯訊鞫務在
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
不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辯明及通
行天下大小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
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晓其意仍通行

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按治去處遵依
大明律內事理從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晓
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并降用者徑自具奏
發落仍乞勅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進士就令
與現任官自一司問刑以後論選之時兩京法
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
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是亦前代刑官設
科取士之意也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施之
獄獄無冤抑而世庶刑措之美原係講明律意
以重人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母及妻妾罵夫祖父母者並絞註云須親
告乃坐又歎言祖父母
婦者各勿論竊詳律意
子孫子孫婦悖戾至于
絞然恐他人誣証成罪
人雖告不坐也通刑官
及子孫婦罵者不問虛
使親告而即坐律又何
愛憎之偏人情多有有
之子若婦者有溺愛幼
奪孫之資產歸其子者

孫婦者使親告即坐雖
祥父母一有言將不免
勅中外官須勒實乃坐
伏覩計贓科罪律四百
法當一定而不易以鈔
隨時而無常國初制律
令八十貫矣是國初常
一兩而絞也初監守盜
而斬也非律意矣請自
直錢千文鈔四十貫為
非法決杖人致死者無

告乃坐又歎言祖父母
婦者各勿論竊詳律意
子孫子孫婦悖戾至于
絞然恐他人誣証成罪
人雖告不坐也通刑官
及子孫婦罵者不問虛
使親告而即坐律又何
愛憎之偏人情多有有
之子若婦者有溺愛幼
奪孫之資產歸其子者

孫婦者使親告即坐雖
祥父母一有言將不免
勅中外官須勒實乃坐
伏覩計贓科罪律四百
法當一定而不易以鈔
隨時而無常國初制律
令八十貫矣是國初常
一兩而絞也初監守盜
而斬也非律意矣請自
直錢千文鈔四十貫為
非法決杖人致死者無

父母者並絞註云須親
父母証告子孫告子孫
蓋謂父子祖孫天性也
毀罵逆天性甚矣故坐
須親告乃坐謂他
子孫之父子凡
有証告子孫之父子凡
同後妻之譜而憎前妻
子而惡其長子者有欲
有憎其子孫遂及其子

恭順如薛包孝友如王

律宋張元可為永鑑宜西北人編發兩廣雲貴
江南人編發江北衛分如律便
孫承宗律例集解序律之詁曰矩曰率律者天
子與天下共以為矩而率之也樂有律師之律
律師之律不與進止而主容民樂之律不與損
益而主相生刑之律不與輕重而主容如師主
生如樂三者一不得其平而統于天地之和故
謂之律然律求所以生之而用律者求所以殺
之故古之知律者省刑而今之知律者不失罪
耳太祖重念民命詔定律令凡六經聖裁為四
百六十條而列聖相承復有條例以補律之所

與共為矩如樂然今天下郡縣之律律之律不守不明者監司不舉不問者監司既用意以屈法而射釋之號知法而不守法在必死高宗欲原之狄仁傑兩執法以爭而得其法雖以高宗之主終不敢以意與而況治朝乎高皇帝當律成而曰非但一代當遵萬世當守也豈非聖子神孫所當共以為矩而率之與又當恭讀序律之言

忧處擯加栲掠也云耳鞭作官刑自古有之若
囚公決打死而斃黙非法意宜依律減遍人致
死謂諸色人或遍取田園或強索財物致愚弱
罕暖號無告而自盡也云耳其愚夫愚婦或忿
爭醉謔或語言抵觸輕生無賴而問擬減遍非
律意宜寬各省編伍律名有衛分近不分南北
多發西北邊蓋以西北邊近虜欲伍實也然罪
犯而至於斬必皆姦頑梗化輕生易死之人往
往隨至而逃仍復為惡雖有但逃便殺之條然
逃者轉殖終不知警況中有原係虜種語知邊
情慣習夷語脫後逃入虜中啟釁接邊如漢衛

以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夫禮則入刑而明刑以輔禮乃資生有曰禮防于未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後曉乎安得輕徭薄賦以導民于禮而無輕試法乎然而不得已也終頒明律者無失其相容相生之意為朝廷守之爾

論令

按唐有律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勅令格式所謂勅者蓋唐之律也洪武元年即為大明令頒行天下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

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大誥三篇及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乎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已脩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讀祖訓誥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而又及御製大誥等書皆聖祖勅天下萃至京師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諸司職掌于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誥與律乃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為證用以請之于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洪武五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等奏言古者國有典法定著為令有違于令者則加以律故令與律相為表裏漢有令甲令乙後世守法之人有曰法者高祖之法也令者律已行而令未脩宜及時定令使有遵守又考漢唐宋皆有會要宋會要逐日記載時政分門別類以憑稽考今起居注記言記事歲之金匱是謂實錄凡各衙門欽錄及奏事簿記載時政可以立法垂之後

世者宜依做會要編類成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上從之次年遂命纂日曆復纂皇明寶訓惟大明令未見復修所行乃洪武元年修者

論誥

霍韜曰洪武教民榜文一冊子弟十八歲者或十三歲者此時欲心未喪早令講讀三編大誥誠以先入之言為定使知避凶趨吉日後皆稱賢人君子為良善之民免貽父母憂庶亦且不犯刑憲永保身家臣謹按教民榜文及御製大誥等書皆聖祖勅天下萃至意天下臣民皆得熟讀敬守真可以寡過矣今

則非直百姓不見此書雖學校生儒見此書者亦鮮矣伏願勅下禮部將聖制各書各刻一本頒各布政司翻刻頒布學校里閭社學實惠臣民至幸

洪武朝

論言頃因戡亂以軍律用刑殊乖平允自今務從中典重刑須秋後無非時決傷天和

祖訓云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臏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不敢有泰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

萬古類之濫失本實嘉禁之上曰處詞失實浮文亂真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無赦命刑科會諸司議狀體式示中外

諭刑尚書閻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皋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聯當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命中書省詳定律令諭曰律有連坐之條謂侵犯傷人者衆吾以為罰米及嗣忠孝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

十七年建三法司名其所曰貫城勅云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衆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中有星即刑繁有星而明有貴人無罪而獄令法天道置法司兩法司官各勵乃心慎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庶不負肇建之意

上與侍臣論待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請詣審室自裁未嘗副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廉耻而尊君臣之恩義兩盡上深然之

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免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折贖著為令

上諭刑部凡論囚當原情毋刻深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父行賄求免者有司欲并論服以父子至親子論死而父救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父自今凡論獄必詳讞覆奏而後論毋重傷人中書參政傅瓛言應天府有滯獄當斷決者上曰淹滯良時矣曰逾半歲上惕然曰京師而有此獄郡縣安在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有比獘瓛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寮是臣罪也上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頑抑近且如此遠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鞫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淹滯輸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遣問坐之罪上曰刑者聖人設防于天下非深文重法仁者不為故凡斷獄貴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當而民服彼不知其為囚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為罪之如汝議行路之人將無止宿矣遂命釋之

論群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史之稱良者不在于成獄在于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讀書于律亦不可不諳

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監刑部勘問皆不實監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以告謀反當抵罪上以問泰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來告之路上曰不然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欲并論服以父子至親而父救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父自今凡論獄必詳讞覆奏而後論毋重傷人以貽害且以七殺言之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戕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獘大率不過簡慢簡則民知無出入之獘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勅刑官自今凡誰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賕及竊犯私罪當罷職後者論凡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人有陝山西之民從故鳳陽也種民犯流罪者

至京上曰刑罰所以威不濫而人心服彼不知其為因谷聚通逃以為民忠山之民逸其業穴者往往被驅掠迫脅為盜皆出于不得已豈真為盜者哉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豈非之立意而啟之為

亂也其釋之
十五年正月諭
之民乃有犯法
於朕心有所不
命天下諸司刑
又送大理審覆
令亦準此令
諭都督府曰前
寬恕道途凍餒
是徒官耳且令
二十三年通政

古其父戍大寧
幼至今荷蒙國
謂兵部尚書沈
此生既有志于
天策衛卒吳英
入為官奴贖父
但汝平時何不
貸汝念汝父父
二十八年刑部
所司遵守上曰
有經有權律者

御天下將三十年
嘗行郊壇望太子
非刑取能去風雖
建文

明太祖嘗以律擬
制宜人情其熟玩
誦問曰汝孰其文
例之義對曰名者
人大倫名義為重
名教為例庶幾刑
此書首列一刑圖
民無知如子本條
故以廣大好生之
會其意可也太孫
不如請稍改之可
定五條明日呈稿
刑所以弼教凡與
思今律中所定期
未安曰凡所未安
之歷朝刑法亦改
吾當亂世刑不重
所謂刑罰世輕世

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從指道傍荊楚曰古用此為
傷不害蓋德念至於此

罰之中不失德義之意曰然
維持風俗必名教先以名義
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但愚

常州陳理以子弒父送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理父原抱病經年誤服一藥而斃緘母素憎其子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讞之帝未之信也拘鄰里婢僕及原醫訊之乃知父向患火症庸醫誤認為寒藥中潛投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帝駭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

遘者獲強盜七人命送太孫審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留盜也是夜正謀劫商舟遂強之同行歸欲

首明而先被殺帝震怒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爾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同禮飽狀色聰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故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帝因喚曰決獄者不可不詳審

建文帝即位諭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親定大意雖準唐律亦遍攷歷朝刑法志參酌而成朕先年受命細閱令律校前代律往往如重盖刑亂國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朕當時改定則雖杜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則刑豈能皆當兩等吏以朕言從

萬方共享和平之福

永樂朝

元年大理寺卿薛巖等奏各布政司上所部具狀死罪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決上從之顧謂都御史陳瑛等曰人命至重既絕不可復續夫治獄得情尤難鞫朴箠楚之下罪人成于鍛鍊者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之中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分遣御史宜具書愼刑之意授之使論決之際詳察其情非其情者即與辨釋必揆之以理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二年四月諭法司曰天氣向熱獄囚淹久必病病無所仰給必死輕罪而死仍五府六部六科協同兩等盡數日啟決凡死罪令

未當相識告者當抵罪上諭之曰此蠆之蛇蝎不可輕留：則復毒人其速誅之即日棄市

八年新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與奸惡雖中進士實罪人應就繫上諭三法司曰學至於中進士亦成材矣成材勿論三法司曰學至於中進士亦有犯罪律該凌遲者乘其有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省之

法司奏胃支官糧者上於命戮之刑科覆奏上曰此職一時之過矣過矣其依律自今犯死罪皆

伍實奏著為令

洪熙

大理寺論囚上，惻然曰人命至重帝王以爱人為德宜替朕意毋使刑輔德宜替朕意毋使冤枉命府部通政司六科同法司于奉天門會審已特召大學士：商榷如救等至揚前論比年法司之溫擬大逆不道往：出羅織也先帝為切戒故事死刑五覆奏而法司一不以招意今審錄始于此

必中閣學士同大純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元年詔聯恭承仁祖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祖皇考愛民之重哀矜庶獄惟在懷大刑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豈專務殊殺哉故律令之制善者比而惡無輕罰之輕重威遠廢中廟執法之吏不能持平有虧飾其情專致死罪而已附謬妄九芑杖人胝甚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並不許牽合傅會脉情以致冤濫若朕一時忽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則是問三公及大臣執奏之允乃已永為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凶鞫背善刑以傷人命尤不許用宮

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且人之為非固有父子不相為謀者律盡廢為若罰弗及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毋得一槩虛以連坐之法古之盛世恒產民言用資戒警令免瞻之從往：撫拾誣為刑之大中民則無指令後但有告訐詩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群臣宜知乃志惠乃心畏天愛人務崇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或有違者必罰不貸敷告天下咸使聞知

論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明日

御扎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奸臣其正犯已
盡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
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
為民給還田土九前為言事失當謫充軍者并
宥之
宣德
八年勅三法司言朕體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
恤今爾等費詳天下重獄而犯者遠在千萬里
外當奏當即決亦何能無冤抑者予人命至重
死不復生其慮意能官分詰所在問三司逈按
御史及府縣州官公同詳審若情犯深重無冤

者即從重決如情可矜疑及審異不服者具奏
毋得輒自處決
遣官審錄自此始
又諭吏部凡出軽繫仲夏挺重囚益其
食所以順時令而重民命也我祖宗時遇隆寒
盛暑命法司審囚繫卯等皆先期德臣親所問
見今獄暑宜量情罪區別
又前朕夜來觀周書立政篇有云式敬爾繇獄
之繫故繇於此夫理訟之道必得其情枉者直
之犯者罪之所以戢横暴而安良善也今無理
者肆虐被害者歸怨即設方弘風憲禹攸用予

七年都御史翩佐言親政
於刑部都察院理刑者與
詣練政務從之
各省府州縣民有擊登聞
鼓動搖県官言狀苟天
恤保民之為務比者田里
侵損凌虐不能自存訴於
郡縣又不能直淹禁
罷訟身不恤詞訟
徑訴須
宣德四年吏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概應授從七

品官其兄當為御史以說
刑家屬當罷不錄上曰士
棄之可惜朕記憶皇祖時
罷念其成材之難特命吏
以無為州判官
刑部奏決重囚上命公侯
同審覆論之曰古者斷獄
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
師英國公張輔等覆審罪
上命法司重與勘實人勿
人責難逃鬼誅不可不慎
之曰殺不辜者縱免
伯都督尚書都御史
必訊於三公九卿所
同審覆致枉死太
奏訴枉者五十六人
勤苦學問始登一第
一進士以極刑家當
部錄用此故事也其
決死囚抵罪懋乃極

今已命都察院榜諭越訴者爾等宜去無衛善
勉強扶弱毋忽毋怠
正統天順

正統十二年差刑部大理寺官各賜以勅往南北直隸及十三布政司會同巡按御史三司官審錄死罪可矜可疑及事無證佐可結証者具奏處置從流以下減等發落若御史別有公務差有所輕重也並下刑部尚書都士乞等言是自後故勤者宜皆同所在有司審錄原問官故入等罪俱不追完從大學士商輅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三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請會多官從寬審錄庶不冤枉永為定例

諭法司曰春陽舉萬物咸新在京文武官除贓罪外諸犯錄悉與湔除命本公守法

錦衣衛指揮陽王收倫事虛上因悟錦衣衛按獄之杜召輔臣賢諭之賢對曰誠如聖諭固言錦衣衛武人粗豪又國朝不才即法司明知其枉內懌之不敢辨乞特旨諭法司許有枉者辦理母畏勢避嫌于是上召法司臨誡如賢指人人悅服

景泰

初官吏故勤平人致死者論死不宥給事中于

泰言其意本非故殺遂得貸罪景泰中監察御史左鵬等言小民無知犯法可以情而貸若官吏以學術發身以法律從事掾無罪人原其情與故殺何異先朝屢有恩宥皆不及此豈列聖之天下之公不可以私仁明有所不遑誠以法者部尚書俞士悅等言是自後故勤者宜論死不宥之例

御史苗衷言臣見府州縣衙門刑官不問罪之輕重一概監候一年不決者有半年不理者乞通行天下今後真犯死罪監不許久禁照舊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與決斷者聽受禁之人赴巡撫巡按等官伸告則因虛矣詔從之

成化

巡按南直隸都御史王恕言我太祖高皇帝酌歷代律條定為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云律令該載不盡者斷罪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擬罪名以上近刊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八條不知從何年會定

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法官詰刑名者必不依此而流博四方有誤錯仕入官之士非細故也乞追板焚毀垂下言會定律紀謬可焚諸依此律出入罪者以故論

弘治二年勅法司古朕惟刑者民命所關刑獄清則人心服而天道順一夫含冤致傷和氣災沴不兒但馬得非刑獄冤濫致然予情偽微暖未免焉通者京城雨水為災南京有風雷雨之異朕遣察問刑者各據原辭審錄者多拘成案人命或問故誤故而簡勘者以為謀故益賊或搶奪拒捕而迎殺者以為強劫中間有事出緝紡者務鍛鍊以成之此冤濫之所由也今特命爾三法司堂官詳加審錄凡人命無屍可簡若屍朽難辨者盜賊赦前無賊杖或有賊非真者或情法不相當或情罪可矜疑或累訴稱冤而不伏或久扶證佐而未獲其情節奏聞當問之際先須詳察邑鄰官詢知證毋避嫌疑毋仕好惡毋徇權要為輕重務得實情以全民命原明官故入及拘人家會官勿沿爾其悉心殫慮明其斷而以祝行之庶稱朕好生之意已并勅天下諸司錄重刑諸情可矜三年論囚災異勅諸刑名者必不依此疑及有辭者勿拘成案完欲廣仁恩而全民命也今數十百人矣當茲春和天地大生朕思與其亮之于終曷若謹之于始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務存心仁恕將法公平寃詞辯色詳審情罪大惡當應者毋務姑息以長奸小過可宥者毋事苛刻以啟怨其無憑證驗情究毋庸訛以失出入庶節難明者九當加意推戊以天災暑命法司錄不悖古人欽恤之意復軽重因甘海

刑部奏律修歷代相承為格宋人動重于律斷獄于動：中所無方用律者聖朝初刊用下洪武末定大明律刑重顛一後又申明大誥而法外遺奸列聖時推移損益之而有例：非律所該而寔不大違逆于律將用輔律非以破律也而中外巧法吏或便己意而律定格不用於是命部尚書白昂都御史陳定參贊一下餘冗斷而以祝行之庶稱朕好生之意已上復摘條例

中疑者六條命覆議已乃布行

嘉靖元年詔凡刑一依弘治中欽定條例輔律行後新增例革不用于是刑尚書鄧茂堅以修省疏言自弘治中考定條例而來今五十年世變風移宜思通變以宜民乞命各衙門將歷年題准刑名事情法遵中經久可行者條其容易送臣等會九卿科道官再申明會議除爾切易曉引用無差者照舊遵行外其間有例意本明而摘引或事有專指而引用他條及妄自牽合或擬議已詳而語意未明該載未盡或處斷已當而事體未盡倘帶雜行當經各衙門申明者各併為一條以便遵守其有雖經詳或未經申明而引用易差與一切姦弊條例未悉者亦行斟酌損益同事推廣務求文義簡切情罪適均曉然于易知易行申令後問刑官任情妄引故入降黜之命

萬曆二年三月巡捕大盜朱國臣等十八下法司具服而未獄臣曰我等擒京師清矣且吾語若輩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之救我也而坐使女薦荷花凌遲家人斬豈不甚寃臨刑不覺為之捶淚李皇親朝房人亦我殺其婢與僕棄首節于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寃也今吾不言誰復為鳴之者于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免倚即翁大立為民謫郎中徐一忠于外二年誤淮谷富錄官量地遠近嚴立程限分為四等出京之後北直錄限三個月山東山西陝西河南限四個月江南江北浙江江西福建湖廣限五個月四川兩廣雲貴限六個月入境以辭朝日為始復命以出境日為始倘先具不違揭帖送部查究如違前限從重參究堂上官仍不時體訪如有不該刑名行事事方者即行參究完降黜

崇禎諭法司朕法天好生矜全民命深念刑獄一道堪哀甚多今在京刑部等衙門已結未結各案人犯特命元輔會同清理業已有緒其北直南京及各省一應大小罪囚着該撫按責成道府州縣各官通行質審所有軍徒杖笞各罪應釋放者即與釋放應減等者即與減等有訊讞未結拘提牽累監禁逾年者通着速問結或成招

立案免提註銷都一一清楚不許一案溷監其大辟重罪雖已奉旨定案若有情矜可疑及年久有疾等項即一面減擬保候一面請旨發落除軍需庫藏起解京邊錢糧後欠九追贓人犯奸弊應追不飭及就中仍酌議外其餘贓罰全豁不許仍前覊繫敲比至于佐貳等官尤不許擅受詞訟通等項都着察明寬免或減半或官須遴委精明道臣風力推官分行各府俱親詰狱監審理疏豁一應減罪減瞰都老公詳酌分別年分久近事情輕重以為差等務期一清

累以致狱案叢積貫索幾盈釀冷干和深可警痛茲特遵元旨周廷儒前去會同三法司官將大小一應狱情悉心清理除事干重大案已確審招狀稱監候外其餘成遣配杖等様俱着詳審招案依律定罪請贓銀追比未完亦發落至于犯証関提未到一一緊混監候有事不好特疏奏請候旨裁奪終期疏淹理席擾法得情予以應得之條詔其矜生之路庶幾惟明克允可望狱簡刑清經使寧失不經犯是矜頑宥過尚其殫心詳覆毋玩視虐應者察出従重究治其凜奉之毋忽

十五年二月 日 清狱詔刑狱所繫甚重法貴一成朕每加意詳慎有扎駁以期允當乃法官不能仰體不肯執持多失之軽縦建輒務為深文疏揣游移牽延閣或門犯人孤獨無控竟置囹圄不論不審經多累月或因追赃未了証犯不齊淹繫廢日又有一等事理已明經剖脫卸又有一等事理已明訊局可結乃故為抑勒借端生枝仍行駁

退谷逸叟著

刑部公署

慎刑

葉良佩曰夫刑法者禮之輔也禮者睡潤而法者霞曜禮者身軀而法者手足禮者主君而法者狗彘曜彼此相須以為道蓋闕一不可焉者也貴生之論取舍固常昔禮而賤刑矣彼有所激而云爾也非聖人制作之本意也彼見嬴秦滅詩書而首法令其極也民怨而風衰而秦遂以亡國故為是抑揚之說欲時君捨而歸諸正爾

乃若聖人之意其制刑也正所以輔禮是故出乎刑何以明之夫君令而臣恭父慈而子孝者禮也反是而不恭不孝則有刑焉寔節禮也反是而狷狂自恣悁慢畔棄嘉谷有儀勒口刑者禮之體試也聖人之所藉以則有刑故曰刑者禮之用也蓋莫要于是矣是果聖人創而平治天下之道也非聖人創之也昔者皐陶為理常陳為之予則非其道予帝曰俞哉矣口五禮五刑壹昏天之所命也聖人不過能奉天而勿失諭予孟子曰聿遵厥路人皐陶執之舜宗竊父而逃而不敢以父故貸法成王謂君陳曰敬民在辟予曰辟諭惟勿辟予曰宥諭惟勿宥由是觀之則法者雖天子不得以自專若是者何哉其意以謂吾之所以為天下者以禮而已若法不行則禮壞禮壞則民無所措其躬而天子亦將無以自立矣夫安得不執而守之乎臣之于君猶君之于天也昔者石奢為楚王相其父殺人奢縱之而以其身請罪王赦之奢曰不可不行法縱父不孝貪國法不忠乃伏劒死張釋之為漢廷尉人有犯蹕奏當罰金有盜高廟玉環當之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若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固諍弗易夫死者人情之所甚惡天

子之於人情之所甚恐也乃二子獨若是焉何哉所以為君上守法也故臣之法受之於君者也若不能為君上守法則失其所以為臣君之法受之于天者也若不能自守其法則失其所以為誠欤君臣各得其所以禮為天下其升而為八分書焉以其輔禮而為之予則非其道予帝曰俞哉矣口五禮五刑壹昏天之所命也聖人不過能奉天而勿失諭予孟子曰聿遵厥路人皐陶執之舜宗竊父而逃而不敢以父故貸法成王謂君陳曰敬民在辟予曰辟諭惟勿辟予曰宥諭惟勿宥由是觀之則法者雖天子不得以自專若是者何哉其意以謂吾之所以為天下者以禮而已若法不行則禮壞禮壞則民無所措其躬而天子亦將無以自立矣夫安得不執而守之乎臣之于君猶君之于天也昔者石奢為楚王相其父殺人奢縱之而以其身請罪王赦之奢曰不可不行法縱父不孝貪國法不忠乃伏劒死張釋之為漢廷尉人有犯蹕奏當罰金有盜高廟玉環當之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若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固諍弗易夫死者人情之所甚惡天

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殿
中蓋悉猶喜然有所輕重于其間以致刑失其
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音減重為輕
加軽為重者法司既不敢執奏至于訊囚之際
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
臣竊以為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
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暗罪
等項例亦有古法且使會赦得以停免而庸者
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
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當中而恩典彰矣
致仕尚書林俊訴廷杖疏臣待罪海濱每中風

疾手足不仁口眼失正每就醫診視輒聞
有面北之報凍餒僵仆隨復起廢者屢：竟無能久于
勞際丁新政之初召臣來以老矣又無能久于
其位力乞休致頃奉勑勉給從容賜對時存問
臣既辭未允強顏拜受知四朝受知四朝：安望久
居人世者哉自按察使乞歸已無起望附虛聲
臣父葬之後備納蛇馬前項致仕恩典及身墓
碑通乞停免以為存歿之安臣又假古人遺直
遺表之義惜有歉焉夫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已
而容之德之大也若粉墨大辨恐未足以服其

心伏讀明詔仰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于斯布
悔焉存恤叙復日候而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
不吝陛下儻能乾剛于湯何有哉伏望叠降温
音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聞古者推人于朝與
衆庶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膏而致之死也
亦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推三
五臣容厚綿底衣以重穜叠帀猶淋移數月於
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啟去衣之端重非
國體所宜醸有末年諫止南巡挫死之慘幸遇
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
化弘治間詔狀諸吉慱惟數逆奴言強盜好生打

着問喇虎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
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
說之者如寺寇奏始有降調之旨今一概打問
無復低品共舊典失矣查非祖宗仁厚之意即此
二事似宜節舊臣又見去歲以來稽臣謚遣殆
盡朝著為空伏望聖明留合既去者禮致未來
者厚加興數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德重望
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乞引自近以裨
聖德剛斷政臣者梗敢長校書雖盡與任懸結
愛牖之至

刑部侍郎呂坤自陳疏高皇帝之定律也纂九

七易當亟者自不從輕刑部之擬罪此法欲堅持帝死諫不宜阿奉而臣以不切不果之念退縮因循致令無罪輕罪之人吞聲飲泣有臣如此官守謂何臣聞三年大旱為民婦之含冤六月飛霜因一夫之抱屈今刑部獄中含冤抱屈者不止二人也不平已情上徹雲霄鬱結窮愁散為氛祲臣上之不能為張釋之之執以悟聖心次之不能為蜈蚣之去以明己志回祿炀焰尊自臣躬伏望皇上將臣罷斥責令刑曹以後詔獄一切奉法不得阿意奉承以損聖德以戾天和臣即跧伏草莽所甘心矣

刑科鍾羽正慎刑疏臣按國家設官一事止屬一部而特于用刑一節有刑部以專理之而又有都察院問鞫問大理寺平反絕之一粟承于律必使情罹于法罪協其情而後已可見祖宗重刑之意軟他事尤為參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者良法美意豈不炳若日星哉何獨于今刑愈煩律意愈晦即絕惟問刑衙門于律意亹亹不講究所以一當斷獄條例茫然再經指駁便爾牽合矣大半移情就律何嘗按律定罪即不然而中無確見不敢成招或先後延挨或彼此推誘以致初紜異詞証佐改口一獄而淹禁數月傳染漸入瘴鄉一案而沉滯餘年磨累瘦登鬼錄諸如此類窒可涕零職非不嚴催刑部終是曠為牽合倘有游移附合者罪勿宥庶刑得指平而太和在宇宙間矣

崇禎三年御史吳履中朝審疏近日者復朝審獄因矣今日之獄因非尋常比駢首纍項率皆公卿大臣淮南子曰庶女叹天而雷下擊景公臺前漢書載和二年六月乙卯雷震陵寢室是梁太后施兄冀杜誅杜喬也蓋用刑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謬盭妖孽滋興不可不慎

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老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辟惟厥中蓋恐見人情玩弛日甚積習難破大加懲艾嘉與更始誠救寬以嚴而化杜為直之妙用乃法司所上獄狀一奉嚴旨不敢執奏改輕從重輒經屢更皇上益以法官所擬原未盡罪若留餘地以俟駁勘逐至堅于從重而訊鞫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希合聖意不能無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好生之本心如是也皇上敬天勤民同符堯舜臣下奉法無狀平反失宜習慣

積獄之苦至屢煩明旨森切而無奈其漠然何也職又稽會典載問刑衙門供招之外不許妄加參語謂口供既明何須蛇足意念深矣近者供招多不出因口但膠琢為工犯人難解殊非刑名之體此又以頻文而掩律意不思獄以得情為主律以至中為法情溢乎法：踰乎情皆非確擬嘗讀書見成王之命君陳予曰辟彌惟勿辟予口宥維惟厥中夫成王君也不難降志令臣勿就君以就中之為言不敢執之謂也況內外法司當思法律者祖宗之法律民命者朝廷之民命而可不明制律之意體欽

恤之仁仕臨強合以趨膚于其間哉夫一女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其冤抑之氣有以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關係非淺小也茲值聖主當陽多罪應棄疑并集慶千古宇傳若正惟寬仁之性上符天地即不得已而用刑輔治猶以清鑒釋冤悟：申論諸臣何復妄為拷摩不仰我皇上好生之德哉伏乞嚴勅問刑衙門一切滅獄俱要明律竟不許少為增減上干天譴所當矜疑解紲以施法外之仁比日刑罰未必非天心所憫憫而示

南刑部主事曹荃致治之原事竊惟是非者天下之公事偏用己嘗罰者人君之大柄輕施之則徼幸者生端而報復無而威勿不靈以今人心僻弛吏道淩夷之秋而欲以尚矩繩刑之所求于聖明者惟欲用法之平且當耳以令視之竊有憂焉皇上所與共理也然臣在刑言刑天下者二執政府畏罪一味柔巽即安危大事噤嘿莫敢發口矣所與綜核庶政者六卿之長也自易應昌以執法重違而止師惧祸巧用拘摩鄂始然爰

書游移莫能自主世芳劉必達以劉席人皆視為畏途也左應選力捍危保身王忠孝清撥被遠訊而保障者之虞矣諫臣之設欲其聚賢無隱也王績燦吳執御吳彥方以萬人端止不敢入告也摘發厥衛之許之金鉉以銃門祸逐甚而馬思理高倬諫用中

尚猶有風息以受不相沙之草境累月係狗而危古賢稱宵小益非其鋒距矧士莫指其手足矣夫三代之世坐石重緩而民知耻者門當其辜也叔季之時深文峻誅而下不辱者罪淫其實也煌煌聖世雷電日赫而怖不知警至矯激之士借以為名高論恢之徒門端而飾說可不為深省者乎且皇上今日而欲行法則內臣之還尤不可不慎也何則內臣不出則雪霜雨露皆屬君恩內臣既出則兵刑矯寫半歸中貴今者大小臣工毛髮細過一經指摘罰不踰時而張奚寬鉅萬贓私悉置不問是臣餌虜養交立

就榛棘而王坤同蒙主款反蒙優詔然則內臣有功而無罪有當而無罰有彈駁之權而無斧鉞之操張又奚所底止乎海內元：誰非赤子內外人臣誰非井日平則萬物皆安不平則百職俱廢臣身在南雖無言責而臣職惟刑實有官守用是據見數陳伏願聖明察其狂瞽特賜廣大既涵好生之仁復開使過之路庶執政攸司益詳于明允即蒙諸臣彌勒乎浩蕩之恩

萬矣

崇禎十年中允黃道周順喜怒跋臣坐狂瞽曰廢五年不圖殊恩又逢再造去歲盡驚聞逮

繫詔獄入都第見戟衛己非臣有頑躁可動不敢自存然自元正見朝以來依阿濡逕遷歷春臺出無一語可報聖明入無一言可對衾影還往年自請使歸經理東江之事俱成嚮慕然淚下緬觀自古忠藎之臣竭力致身有欺其君頑鈍不肖如臣今日者臣自度血氣已衰學問不進利疾成痼疾正擬呼籲乞成身自投壽壑而雨澤未降雲漢其勤方陛下宵旰敬憂之時群臣修省惕膽之日臣雖無知安敢自絕然觀邊圉海氛

攘式內成耻通裏人心盡喪非有獨立不懼有實無成之臣必無以應發肅心湯除慕氣而諸無敢為陛下昌明其說者勿論其他即如近者通自薩父荀兒朝夕無寧中外諮為百姓請命冀下沛澤以成麥即解滯門斷庶獄繪監門之圖豳風象之詩備未足以上叶玄載下慰蒼生而狗烹象之詩備未足以上叶玄載下慰蒼生而五日之內繫幽囚書夜之間下詔獄臣於紳咋愕道路嗚邑未聞有一臣寮敢申一疏者天安望其戮亂除兇蠲冤解縛浩蕩之恩成霖雨之澤乎以陛下寬仁優容言路猶且如此蓋自三百載十三宗以來未有士氣不揚通風等靡至於今日者矣臣

觀天下災祥繫人主之喜怒人主喜怒係天下
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氣行于臣隣則臣隣興作
怒氣行于邊鄙則邊鄙廓清詩曰君子如祉亂
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之喜怒皆以
撥亂故爭于其大不爭于其細今大猾不爭細
威臣者或亦規勉大義匡翼明時非威世所宜
盡一人而毛疵必求嗟夫所貴乎佐理機務者以
其無可謀誇也事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

言官默不違道然受特恩起自草莽雖不以言
自居天下猶以言責臣遠有韓愈陽城之嘿近
有葛端蚓蚯之諷自顧惕然無以自容其一二
高識之士猶以臣前者開政府護卸之端後者
堅詞林緘默之路負恩藏拙遠愧古人臣何知
言知有臣之心而已臣自欺其心則何以事陛
下惟立明罷黜以激素餐之恥以發感恩之忠
以盡有懷不盡之戚臣擊壤荷榮沒齒無怨謹
此奏聞

給事中姜珠宏作人之化疏臣讀易之賁卦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象曰君子以明庶政
無敢折獄自古文章興獄
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氣行于臣隣則臣隣興作
怒氣行于邊鄙則邊鄙廓清詩曰君子如祉亂
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之喜怒皆以
撥亂故爭于其大不爭于其細今大猾不爭細
威臣者或亦規勉大義匡翼明時非威世所宜
盡一人而毛疵必求嗟夫所貴乎佐理機務者以
其無可謀誇也事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

庶人不議此言上下之相應也上世指倣之草
猶有屈軼宋時太學諸生佐闕朝政假使大臣
壅塞專固嚴猛迫促民力當時小臣不敢
直言而士子代之士子不敢直言而文章代之
此亦世道之不幸而執政者之羞矣大臣過舉
循省豈盡無遺若空言賈禍立陷阱機穽使投
止望門張儉有亡魯之禍處士橫議中屠絕梁
碭之踪抑亦過矣且罪輔簽之時朱紘簪筆
不留心誰當留心者布衣之日純此人才國家累世
之儒指陳切隱裨益上理
士苟不攻古今治亂

之端當世得失之故其人之賢不肖為何如也
若慕仁義者號稱多事忤權奸者輒為狂生幾
何不輕學校而罷師儒也不獨此也學校可輕
始而畏諭口者繼而謏文事師儒可罷始而廢
社課者繼而壞文運其于皇上豈承作人久道
化成之治不大傷哉目今鄉會兩試正人文消
長之時伏祈天語申飭俾天下之士勿以復社
為危機維繫國運不小抑復社之禍始于周之
夔之誣許張溥也張溥一代著術之手破碣名
行折衷古今不幸齎志以歿天下惜之昨見臺
臣劉熙祚疏請表章聖學幸蒙睿鑒併祈皇上

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紲纏
纏于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
縱于小人周宣王中主耳自文王至于宣王亦
二百六十年而後中興宣王成羑虎而修行是
為雲漢之詩其詩曰王曰何辜今之人言宣王
側身憫下之至也感猶狩而修政是為六
月江漢之詩其詩曰王猷允塞王心載寧言宣
王憂思謀器之遠也宣王內以至仁憂其臣庶
外以至明至武奠其封疆是以吉甫召虎之倫
皆以儒生躬大事享有太平者四十六年今
陛則皆見之行事矣而天下大勢未可損回人

心未可拘收荷狄寇擾未可損服所當深維其
道講求其故孜孜詩書以發其聰明之智足共圖大計予古之聖人愛人以立體知人以
致用其所知者不過數人其所愛者及億萬人
知之道無他亦口能愛人安民而已共工伯鯀
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治雖神明之胄
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寬仁弘宥蓋有身任重
寄七八載罔効尚擁權籍自若者夫以風動之
時人心淳固梟蛇作孽不足以亂天下故寬假
以九載之績今生民塗炭朝不及夕一夫晨呼
百辟齊奔而東西悠忽若此是有道仁人所倚

廟而廢者也伏
睹陛下每佑天誠趨避殿省躬
率先群下此自古聖主所未嘗有而股肱心膂
竟未有得當以報陛下問有陰陽災青兵戈之
害則率云是郡邑無狀所致郡邑州縣猶之全
士所應不過百數十里之內何足以廣召祥氣
漢蕭望之以鄉史大夫欲應天變上猶薄之何
況州縣承流宣象指者九天下風化轉移陰陽若
否皆視當宁之心氣當宁之心敬則天下皆敬
猶有不敬靜和平者則二三元老當刻責自脩
天下皆平當宁之心氣既以敬靜和平而天下
靜則天下皆靜當宁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
之報乎臣竊少近今五十年孤踪寒宪不言人
逸然私論聖賢之言以為清忠易許仁孝難知
即可仁天下小民雖有納溝之痛縉紳猶多雖
離之嗟求言之端出于是非是非為智引而克
之知一事即可知萬事君子猶有畸偏之談小
人豈有虛公之論今陛下仁智端竟思明而大
臣引伸擴充不力昔太初在干戈控搏之中尚
日與劉宋章縠講仁義究道德以為戰勝之術
今公卿即多暇而邊事東蠡流寇西涕江淮之
間不合如鯫雖張仲山甫庶北未遑合六月而
歌清風奈何與市井細民申韓稽之談修睦訛
之報乎臣竊少近今五十年孤踪寒宪不言人
逸然私論聖賢之言以為清忠易許仁孝難知

故有王道以責天人忠於以怒僚友陛下慈孝
即風動海宇豈必令二十年前閣卷養驕無罰
乳之潛陛下敦龍即應雜泰上下豈必令二十年
前縉紳恥軟與軟之婦且以時事如此人心
如此輔臣艱甚賢甚民甚清甚弭寧保天下四
海無一跳梁齒馬之事目下伏署將徂鄭秋且
至最要者在安慶廣師措餉立限務掃英霍裏
鄧之賊勿以若撫若勦為之道謀最急者在審
錦訓練六師三軍預為戡伏搗堅之策勿以若
棄若存復成死注最緊使者在因士氣方朝開兵
衡州縣易為聚但約賊平許以雄職勿以劇

蒼分地長其悖心最切者在起廢籍北鄰強項之臣使為泰豫襄廬諸道監軍仍約賊平授之節鉞勿以別戶分畦銷其壯志又最不可緩者者應詔直言之臣被訐無證之士悉以一面解其煩冤行此五事使天下凄風苦雨盡為祥雲寸短尺長畢成大廈諸臣之論時可以不解自歐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不用然後以上歌來薇下誦天保謂律度明禮樂興周宣啟武姚美窮物競易與為非往往因循無怨又臣自未病前視五月朔夕熒惑與日同在鶉首參火之分三辰皆火也又以朔夕合火宜修平火政稍節威光使

火不為厲明春熒惑在于大火徘徊氐房心尾之墟宜慎火器迭焉戒務漢臣蓋數日冤在于外而內陳兵贊則不武陛下則燭幣理宜明天道捷要以御四方求仁而蘇百族轉組之內勝箕自銳何必使舉朝精神敝于兵鉤刑獄之下乎臣草野史殊愚無可報稱又被病漸死思一釐所懷非敢愎諫輕談時事惟陛下垂鑒憫其孤危憐其冒昧乞賜生還與逐百邸臣無任感激之至

崇禎十一年給事中孫承澤微臣入告之初疏

臣生長輦轂世受國恩蒙皇上親賜策問於置

一領一時得釋者千餘人咨傳卷語以為聖朝第一美政不特此也出學臣袁繼咸于法而諸書不能誣人矣寬刑平獄即今堯舜復起不寓而不以一事次其先之心必欲仁覆之心也刑能加臣仰體皇上之心必欲仁覆之心也刑罰其不得已而用者也凡司刑諸臣或拘于文法輕重不得其所應而皇上以大明炤之明法勅罰之仁心也而諸臣或妄相揣摩過于疑畏以是有經歲累旬不敢即結者何以成法之平而使人自不冤耶故臣曰臣子不善用法以格皇上之仁也現今圜

扉之中鸡繁将满其中豈無冤抑實干天和伏
乞皇上憫此愚忠弘開一面立救再為清理其
徒流各罪速令遣断其人命非下手奸盗無原
暗務令其伤立分明所生全又不知九幾矣至
于逮繫各臣其事各有本末其罪各有應得決
宜早令訊結勿令有應得之罪而不即定其案
致有可矜之情而反不盡為解紓也是留獄也
豈我皇上之心哉如刑得其正臣竊意章疏朝
上而聖断夕報可也即臣工果有真知灼見為
當而非以私拘非以臆決即望上以為不可而
再三補時聖明亦必不以為滯時也虚公而執

者臣子之道也威克厥愛者聖明如天之仁也
寧有成心于其間哉臣見通州星變若致若皇上
素衣避殿寬刑修省則清理刑獄寬弛災之大
端也臣在刑官刑宜據的見伏惟皇上採酌施
行

崇禎十六年給事中龔鼎孳請罷詔獄廷杖
疏

臣聞虞廷之命皐陶曰窒惟塞淵泉時乃風作士乃其大要不過曰惟明克允以刑弼教而已若是夫刑之與教至相須也近者恭誦聖諭以天氣炎蒸若釋諸獄犯復于中原被兵之地

特頒赦詔嘉與維新亦予救懷閒者歆動臣子
是舉手加額曰大聖人仁覆庶物亦何周至而
惻怛也即有虞欽恤曷以加焉頒小人之納溝
可矜而君子之雖罹尤痛其教成之則君父之
義也其生全之則天地之恩也往臣過南都士
大夫為臣言詞臣黃周道蒙恩放還時下體憂
殘以扶助顧臣為凍餒流下夫道周之清操力
學風荷主知快其當日死則竟死矣誰復能恐
竟死矣誰復能之須史以待聖慈之特注者又近者建言能開元
善塗二祭臣受報亦復類是使其當日死則又

臣竊謂非作奸刑惟盛世所不廢而當建致貴
雖之下寧無過慎之恤清語曰刑不上大夫
孟子以養其廉恥使知自愛也陛下比年來罷
告寮而人慶更生清稽從而物無冤滯惟慈諭
從慰教尚有待予担心夫祖宗之法累代相沿
致遠云罷而不用然原其本指要以待大奸臣
慝謀逆僭亂之徒非獨為後難啟：失其初意乃與
世出之聖人令亦望陛下謹所以用之而已昔
叔向曰大臣持禄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
言北恩之大者唐太宗謂魏徵曰人臣欲諫輒

開元之禍與赴湯蹈刃亦何異哉故忠
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尚拜昌
言良為此也夫太宗中主耳所言若此遂以成
貞觀之治翊陛下淵虛仁聖度越百王者乎乃
諸臣蓄縮苟且擇便圖安軋自為是唄者士氣
日就茅靡人心日見翻委毋論裂麻還詔事不
敢為即伏閤犯顏亦云希覯不肯者樂為阿比
而賢者并習于欲蔽其始或止存乎懷刑而其
後必盡趨于持祿風足在陛下誠宜曠然遠覽俾士大夫游其故
心苟真常狀難覓不妨付之司敗至于榜答屈

辱寇黨與鋤除允若茲則士之廉耻立廉耻立則
忠孝生忠孝生則智力單純鈎混虛亦其不
斬者可使耳善乎臣同官陳祓翼之言曰今日
之兵必非持戟武士也天下之守道守官却金
遠佞者即陛下以養之者矣臣故願陛下之廣
統豪亦在予所以養之者矣臣故願陛下之廣
斯至仁也極乎仁之效刑措可致而貞士守道
愚夫蒸義無復說饒悅倖之謀世道其底于醇
理乎

給事中許國榮皇仁宜撫疏

臣按做衛緝事稽制所載為臣衷大逆倘一行

能顛倒人之是非而何恤而不然所欲為或舉
睹之有無以給人之妍媸或因睹之多寡以裝
事之輕重皇上之威靈陰為所竊而不覺此臣
況言流奧必至之理也然今日肆毒無忌者不
盡在真廠衛而在假廠衛之人蓋以廠衛二
字為破膽之霹靂而把柄忠少遂假為嘯誑裝
頭啟就所開銷陳其如幼商賈文斗行貨到
京幷挑趙陪子等口稱廠衛捏指漏稅塞擄于
崇文門東小橋廟內因搜其底帳載有舖戶羅
紹所寄些懷等十餘家幷行挈携其許銀二千
餘兩實長子賜教官推陞縣令忽有數視擁入

其衙門稱厥衛指為營幹得來詐銀五百兩矣
菜市口魚行酒鋪遵禁罷肆忽有奸棍劉科口
稱厥衛拘其戶指有宿醞魚腥各詐錢數十貫
矣山西解官買辦黑鉛照數交兌衆棍窺有餘
剩在路細鋪內口稱厥衛指魅官物提解玉鋪
等四家各詐銀千餘兩矣蘇州額監生扶數百
金為加納資衆棍窺其無親可唆口稱厥衛拿
人壓取其資一關散矣醫士楊四置買紗綢衆
棍疑有積蓄口稱厥衛的告行提鎖禁碾兒衙衙
席捲其索而後釋放矣此猶肆詐于城市者也
風聞薊門孔道假偵邊庭往來如織如玉田馬

戶項福等先後有四棍假稱厥衛索騙于前未
幾而理至索騙者後有多人一日之內兩被騙
騙窮詰之始知假冒知覺則其假許邊方未經敗露
者不知幾何人矣凡此特千百中之一二也至
于散在各衙門者鶉口容赤故露踪跡記古記
事筆底可捺福福書吏畏其簸弄風波不得不
釀金陰餌之遂相沿為例而莫可問矣然之真
厥衛之壞事厥衛之亞得而懲之唯疑真疑假
觸處設阱被害者眷聲飲恨而舉朝又畏古發
禍隨始俟其自敗臣捋死為皇上陳其大器伏
乞勅下該衙門益加嚴禁此後敢有假冒務置

諸法即有萬不容已之役亦須慎擇而使存綱
事之體制去事件之奇條俾小民安于里商賈
安于市望上平明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崇禎十五年御史楊仁愿論覆緝事止遣騎巡
臣讀勅諭申交結近侍之律義炳于日詞烈如
厥然如神宗皇帝之享國四十八年合天下臣庶
登之泰臺緯事之門鈎為茂草而亦未嘗有奸
究之滋故元氣日培士氣日張邵隆之業曷有

過哉今者我皇上聖明神聖即委任緝事亦無
有始日月之始者臣復何暫獨注待罪南城所
見詞訟多為假者即假稱東廠則現睨俱掘況
其真者乎北由積重之勢然也所謂積重之勢
者如此較事件則一番後即懸價以買事件甚至
誘人為奸盜而賣與一番後則誘者獲利扶佐恣
以者告而証以惡棍則扶者逞志厥臣豈不三
令五申禁之然比較事件而又欲令其不買事
件是吹薪止沸必不得之數矣嗟乎設阱布罟
以待魚鳥人猶衰之況餌人以陷網擇人而肆
喙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罹吾網羅捉

之皇上注罪解
紛之仁豈不傷哉臣今胃昧一
言亦恐禍機不測而臣不暇顧也伏願皇上先
寬東廠事件而後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貢事
件與責事件者亦息皇上勿急于求彼亦不必
急于得皇上惟恐其寇累彼亦惟恐其波及此
自然之理也如是而積重之勢稍殺而惟輦轂
榮樂利之休內閉通之事且不期自息矣抑
臣復有請者如
旨以檻車送請
聖下未為不可踐土食毛固非
人臣春晶秋殺
皆為
聖明固安所逃哉若縲騎
一還有從者家
門破散無貲考地方欽餽衛臣

復加矣若謂其自罔不
佐胡惟庸者於之事理
子必甚子愛其兄弟之
豈肯俛仰萬一之富貴
善長于惟庸則姓之親
豈肯合其子而從其仕
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
富貴者子且善長不知
下于百戮而艱色也哉
限莫不身為蓋勢世絕
哉此善長之所決見也

又非不二命五
來使自為長途
紹彼餘財以時
自此割恣
以錄仁壽所
德天縱微臣拭
訟理

洪武朝主事王
師善長與陛下
臣策一生封公
榮人臣之分極

國用為李善長訟冤疏竊見太
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勲
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
之解体也事利冤延群
臣杜口竟無一人為陛
下言者臣竊惟其
疏聞陛下萬一感悟

甘就罚籤無恨疏入不報

大學士張孚敬張延齡疏臣因張延齡事情

不能精誠上悟聖心罪當萬死伏思他人可委

之無言臣受恩深重惟應死報皇上視臣有手

足之親託臣有心脅之寄臣不盡言以明是非

則臣負恩罪莫時矣伏蒙聖諭謂延齡皇伯考

懿親根宜守分乃包藏禍心謀為不軌是何道

也并所奉皇伯母傳諭錄示臣等作速議處因

法司會問招詞未成不敢輕議十四日伏蒙發

示會問招擬臣又覆看得張延齡救人罪伏已

明誠不可宥如謀逆之情未明故以一得之愚

上請非以其真有逆情尚敢以孝皇帝懿親求

皇上宥之也隨蒙聖諭責臣以左右大臣必為

我皇祖保天下以教逆賊如之至臣伏思皇上欲察延齡逆

情真與不真行法當與不當請自今日在朝人

心觀之也夫延齡兄承當孝宗武宗時朝士多

相文往臣時雖未入仕切嘗聞之武宗彌留之

際皇上迎继大統未至京師閣臣上託昭聖皇

太后懿旨擊人輒自處斷彼時威權內外已震

俱矣逆夫皇上嗣統閣臣等乃輒敢以皇上考

孝宗母昭聖仇在朝者靡不俞從昭聖因自以

有擁立之恩以子皇上為當然以致聖母至京

莫知所以接見之禮皆臣下謬妄之罪以誤昭

聖也彼時臣初為進士未嘗受皇上一命之寄

皇上亦未嘗識臣為何如人臣只因見得道理

之真故敢以一人犯天下之怒幸賴聖明在上

裁決不然臣萬死無益也今朝士恨臣之心是

未嘗一日肯忘每欲相時報復雖昭聖皇太后

之心恐亦未嘗一日忘臣者也豈有人以斯言

告臣者臣答之曰臣事君惟盡此心之誠若

夫成敗利鈍則在予天而已臣自譬此心至死

靡他也今考延齡之

默：無言雖告官亦無敢言孰是孰非者何也

寔皆章皇上令有此舉以為恩由議大禮中來

得皇上誅戚延齡家併昭聖皇太后不得善終

以深皇上之過以為佐助以重臣二人之罪莫逃於天下後世其設

心如此而已時聖明延齡敢人之罪誠未察之耳臣連日伏思

議其他也如臣前議可宥皇上即救之無得而

際皇上迎继大統未至京師閣臣上託昭聖皇

太后懿旨擊人輒自處斷彼時威權內外已震

得留住京師以慰惑忠于皇上者不過于此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討之況臣為左右大臣又受顧命深重者乎設使

延齡真有逆謀而臣得見之真即當首倡大義請加天討而族滅之又敢為隱匿之自計為叛逆之黨乎臣詳招所稱曹祖狀有口天書抱送六丁六甲及天神護伊之說皆涉妖言皇上聖明天縱必能察悉孟軻氏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未知出于何人或彼一時不思有勿為也而況謀逆之罪滅人族類臣子延齡擬議無所可否而重為聖德之累乎臣又思皇上此等詭出一時報復之私率雖干係國家實重大或出一時報復之私率雖干係國家實重大或出一時報復之私率雖干係國家實重大或

年今幸遇際聖明復得拔擢至此原其私心亦
豈得盡無怨恨為國家計又不得復言其私心
居正之家臣等不敢謂其一無所藏然比之尚
保萬分不作初抄沒世蕃命下倉卒所得猶僅
若此今居正之罪遷延日久即有微藏亦多散
滅今人心憤恨言當過當而聖意所向鮮克自持
萬一復有世蕃往日之事則其所得當不及世
蕃萬分之一而其流毒三楚更有十倍于江西
之民者臣等又嘗見農嵩敗後閣臣多領令後
患不啟復出身為國家仕事居正自以受皇上
深知不復顧念而歎然引為己任今復過為微

創則後之為閣臣者懼矣故臣等以為欲無阻
將來任事之心則莫若少寬于既往欲無流毒
於全省無累眾之民則莫若曲貸乎一家況居正
身死名敗生平所愛酌論與其子弟官職悉
從煖奪亦足以正其罪而垂戒于將來矣臣
等又竊其罪而觀之其過為擯切壟斷富貴決
敗名教以致四海怨而國家為之日消者種種
有之然寬未嘗別有異志而其受先帝顧托初
戴皇上于冲齡風夜勤勞中外寧謐其功亦甚
不容于盡泯者伏蒙俯垂體察特賜恩矜不忍
誅以祖宗法律為萬世法程今日遵律文正以
為閣係豈渺小而已哉臣等竊恐後之追恨于
今亦猶今之追恨于昔故不敢不預為皇上一
言欲乞俯亮臣等區區為國之心留神察省臣
等云云

崇禎三年都御史易應昌議喬允升罪疏議得
刑部反獄一案聖明極其加意臣等無不嗚心
伏念事竟釋之君不啟不以祖宗之律者臣等
大馬之誼素所自矢也臣等猶恨失獄之枉寃
吏凍燭修理而起莫知所指明昔閻城失火幾
成大變安危呼吸豈不寔心天語一提猶堪骨
竟所幸者聖明先事綢繆無所不至故死賊無

有人從橋下走
曰此人犯蹕當
兼和令他馬回
金釋之曰法者
是法不信于民
之下絕梅中主
恭奉克舜之君
理哉奉吉之三
救榮紺初以律
今請加一年為
所不識而杖既
引例改徒一年今請加一年為

絕徒二年蓋明
有權之意也侍
揚雄曰自當別論固輕重
郎胡世賞奉以推鞫出署又以
更難再議矣獨
為官令一加再
盡寿憲章明臣等應執爭令何不執爭畢竟無
說之辭仍乞特
請從不敢不斬
主事徐爾一為
遼久無成績者由刑賞不平人心不服而最大
莫如熊廷弼一案矣夫廷弼以失陷封疆至傳

有陳旋籍產追賠天下幾謂共罪無疑律矣乃
臣按當年既揭塘報轉樂罪無一據謂廷弼不
死守石屯而是時廣寧兵三十萬棄數百萬盡
入王化貞掌握廷弼止節按遼兵五千駐右屯
距廣寧四十里耳化貞方無日不言進戰言城
敵而急回三四萬遼民轉瞬盡當是時得此
五千人不問潰足矣而弼罪安在謂廷弼不見
事機乃當其按邊時已疏奏必有事最後與化
貞共事化貞伏西散東而弼云必不可仗化貞
信李永芳內附而弼云必不可信無一事不力
爭無一言不中而其如當世廷臣方信腐化

白轉責廷弼不能和協撫臣何也而弼罪安在
謂廷弼責在經畧而經畧紐其實如屢疏原派
兵馬不與內部覆又急如云名是經畧
便主持由我則昔以有名無實而指為擁虛器
把空名者豈獨一經畧哉而弼罪安在謂廷弼
發我大農而當時第：潰逃節：姑容法紀蕩
然獨廷弼至遼始鳴鼓集衆斬逃將二人曰劉
遇節王捷王文舉貪將一人曰陳倫又陸續斬
逃兵數百人而軍心帖服無敢叛者豈非事理
必當如是耶而弼罪安在按磨郭子儀李光弼
之討史思明也既與九節度之師同潰自應收

拾濱奔扼河陽橋勢必不能以河陽一隄土為
屍生之柱坐受思明桎縛今計自廣寧而西僅
山海一重門限建弼不趨扼何待且能全此五
千人不散至大凌河面付仇貞正與慕容盡軍
二萬獨全事正相類豈得與仇貞之獨握兵馬
而誤用西人誤信永芳以致潰敗者同日道乎
何謂勢有足矜當三路初陷時開鐵北閉相繼
奔潰兵逃民逃將眾道哭惟餘遼陽一宅城矣
建弼姓理不及一載俄而迎拒啟兵于撓河之
上又于遼陽城下包圍鞏河列柵理砲屹然樹
一金湯令得終竟所施何至舉揄閉以外拱手

授人而其如建弼不得使少安其任何而
令俱抹殺不論矣又當廣寧潰時試問在廷
諸臣幾人留眷閉外乃當閉者在京守閉諸將幾人敢寫目
即建弼至閉盡慮奸細混入閉閉三日衆心洶
勒卸刀馬在外凡二百八十餘
萬人令當時鎮臣無人分處無法致此二百八
十餘萬帶刀衆馬蜂擁入閉不知此日閉上風
聲鶴唳之兵作何景象在建不留眷屬諸臣作
何鎮定而令又抹殺不論矣乃其所由必死則
有故矣才既龍蓋一時氣又凌厲一世人望之
群易揭竿紛紛致攖衆怒是則所由必殺其軀

之道耳然歲考當年為建弼鳴冤闕下如閣臣
韓爌部臣周嘉謨科臣惠世揚輩臣周宗建等
皆濟：名流也至昏臣朱燮元亦西南勞臣聞
廷弼按斬輒嗟吁懊喪數日臣時為屬吏耳聆
最真而聞廷弼被勘破逮時天日無光此足觀
近臣所主遠臣所為主上乎帝天之怒下灰將
士之心矣今恢疆久無成績疑正坐此伏惟立

一番天威亦足使人戰越況罪戾沈心亦不敢
再有輕犯者矣臣等非輕為二犯求寬但求皇
上少假須臾存行擬議蓋祖宗之制雖其正犯
罪無可矜疑者猶必幾經質審再三覆奏然以
事關重辟不好草率詳慎也臣等不敢煩言祇願
皇上俯加熟籌而前筆焉相倘亦微有可明鑑
納旨謹將原本暫留閣中恭候皇上明示施行
成公拜疏後復入會極門長跪至日晡上竟解
各官俱荷遣戍

崇禎三年黃道周救閣臣疏臣執筆九載未效
纖塵猥以蝸摩分者光柱海臣退而感泣思人臣

致身自一命而上皆有微芒足塞瘡瞻而臣獨
無有又流覽古今有一代主臣必有二三蹇諤始
耀中外而今諸臣亦皆無有是臣所既然興歎
也嘗閱舊史稱堂者諸臣自劉瑾摧折而後不
敢言事者一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百寮廷爭
不避鼎鑊雖人無智愚見而梗塞各自可觀
未有一往莫違大小收聲共託默容至于今日
者臣素泥古初出山不知世上經權何似不知
群臣值明主矜何故竊觀比來建繫籍輔錢
龍錫拳捨銀鐺對簿法庭搶首狀吏群臣相視
啞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也尚吉不

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非大逆或戮或原人主
輔所坐昏庸殊卑為罪督撫緣耳督臣受敘制
閫外忘親忘君僨事誤國雖碟裂莫贖閣臣坐
綸扉遷度邊事不知能否成敗浪：叩頭此于
兜薪城旦奚加予先是轉至張居正當以邊功
得蟒銀衣堅辭不受曰吾身未嘗系疆場而受
上賞即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以為不
忠也今而觀來譏予先見也九疆場事最難言
勝負何常一役一比令閣臣以庶事坐誅後之

瑣鎖閣臣後人是臣有心扯閣臣貳語乖詞
為貿以是使綸扉之內割是場為殊域也自古
軍相生值明時無大故覓其漢武帝決意北伐公疑丞相
先及朝臣言非漢武帝決意北伐公疑丞相
阻廣利之即故一旦破法而誅夏氏今東疆之
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
據鞍而斫騎墻之案者而獨斷然快意于一纍
輔纍輔既無欽暮引朴之致廷臣又無蹴曷齒
馬之媿逐使二台灰溺于貴城斗柄鈞光于理
繫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
歸天下人心衰颯若此誰復為擔安攘之畧者

予為治無多端大要不可使外輕內下慢上賤
破貧令卷議諺悠謂救蒙輔為毛文龍報仇朝
建白為人地捐憤何嘗計一故弃然物情既如
此則邊將必驕邊將驕則閣臣權絀故救一
閣臣為毛文龍報讎猶可為劉興治捐憾則不
可借一閣臣為皇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為政府
異日開後門則不可卫陛下御極以来輔臣
負重建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而三
年連翩逾下至此當竟舜盛時岳牧舉縣昭禹
后天淳元載寧無往来故步之餘未聞岳牧
徐繼頃皐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以堯舜為師

奉其而下有何足法陛下即欲整齊群臣教求
古功不過儆廣廷故事令詔廷臣應自陳者各
陳時政考詢廣采困而後之何若不服即欲威
柄獨運操紀無寧宇但秉輯瑞之勘綱舉數條則
貴賤蚤重親奏德音則頃刻釋滯嘉與更始使
天下曉然誦如天之仁神不救之武何必囚閉
天聽然後陛辭乃本月初十日伏見刑部尚書
鄭三俊奉旨提問下獄臣於四表皆成謂天朝獄吏甚
貴士紳甚暖爭今天下漸多事人心漸散彼此
顧望胥然一方臣閉戶半生獨立無徒於萬物
無所睥睨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于鬱輔未有
三刺之投一揖之恩然度其人救之不足明威

而徒損于國臣不自揣量誠
使後世鯁士笑明時無人疏
倪元璐上言原任中允黃道
海內士大夫之氣化為統柔
恬耻介道周既蹇謂承昭宗
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
良者
右通政徐石麟救刑部尚書
留京奉箋入賀閒閒驅馳領
北千重颿駛幾輔以南三時
趁幾半入歲以來知我皇上

芒事神祖歷著勞勛迨事皇上亦已十年于茲矣一生風力屢挫奸鋒四壁蕭然素標清骨臣親見其為南户部時刀尺不職司官精窺錢粮竊竊皆風蒙皇上鑒不知何以精氣耗虧今昔頓異一至于此恭繹朴傳之明旨亦有不能不責備于三俊者惟是明謀勝蔽巧行塗固為人臣者有一于斯當身膺戮三俊雖老而耄誠忠不敢出此今為司寇僅:敝衣一簞鬱烟不給下理之日奸胥奏效酌相賀慕羊素姓之風尚可想見雖一時勝守成例往復移會似屬推諉罪誠有之至于朋勝欺罔臣敢

遷秩之隆典酬戡法之罪案三俊之辱也亦朝廷之辱也且自皇上御極以來先後諸臣飛丹書者幾於罔虛為篇即使其人盡皆情法允協幽陰景色猶恐上戾天和下召地變而況罔擬惕于威嚴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掊摩而無補救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于刑期無刑之意竟何歸當高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又曰失出臣子小過好生人主大德今皇上以輕擬之故誤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為能者矣陽和已布幽草猶知向上法天慎獄之本意

崇聽萬無期冀注未逢祝網伏乞皇上念三俊砥礪畢生過誤一事得從薛繫以示優容或姑許在外廂蒙候訊仰圖未稟然仍無妨于國体君心廻照即仰合于天心臣即受出位妄言之誅強彰皇上轉圜從諫之美矣

御史李右諫救户部尚書畢自嚴疏臣見户部尚書畢自嚴因鄭友玄代輸金花銀兩奉旨着法司提問釐數之下無不驚駭既而自嚴因服劬劃往詣奸狡道路屬目無不咨嗟臣昨從邸報中覩其回話一疏于友玄之代輸屢奉查核明旨乃當日淳寧緣故竟未明白剖陳皇上責

以欺玩而立下之理真所謂自貽伊戚也但思
皇上於股肱心膂素加優渥而于祥刑慎獄尤
注意衰今自嚴于六卿之內自膺宮邪非小臣
比也專握計務已閱六載非新進比也且開袁
時邊警倉皇籌畫儲糈鞫無缺誤又非安居坐
嘯比也合之律例八議所謂職事官三品以上
及大將吏守臧奉公議貴議勤均似可以比附
考且以事情虛心推究友玄執中考選輸銀係
進單自也自嚴始緣護惜維成支飾罪次也首
犯罪狀尚未訊明波累之人先淪圄土輕重已
似失倫矣且自嚴年既衰暮病復纏綿憂鬱煎

熬必致委頓如或溘先朝露即異日者終徵皇
上解網之恩欲滿汝以自新其路奚從予臣幼
諳漢臣貴誼之言曰廣遠地則堂高廣近地則
堂卑三公之貴天子已改容而禮之則不宜復
加以係縲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豫遠不敬也
又聞谷永之告其主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
為君者也馬有勞于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
之功臣哉誼之語蓋為漢相周勃之逮繫而發
其思罔二也望八之年尚寘入獄萬一疫死使
人謂皇上之薄待老臣罪三也次日遂釋出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監生余仲吉救黃道周疏
臣草茅書生何敢妄言況當天威震怒誰甘以
身試法某讀書師古有志效忠每觀古忠臣義
士捐一身以成君父之德如孔璋代請于李邕郭
亮伏鋪于李固皆志本于誠死生所不顧臣覽

古諺世未嘗不病哭而祀今盛當其事正臣故
忠之日故目富萬里請死明志幸皇上察而詠
為日者黃道周爲被遣廷杖之日臣工飲痛
黃姬逼庶以聖恕方殷無敢鳴其無辜幸一不
怕死之業建奏以名申救杖一百天下聞之
益為齊心北真皇上從來未有之極於痛臣從
未未有之極痛自此人人自危竟無敢言
之者矣夫人臣事君猶子事父母父母於其
至死而不敢怨父母至極於終不忍死視其
子親其箠楚哀籲號之狀未嘗不與憐而思痛為
皇上分天下之人謂我道周以激奮招輔
而招納奏必可奪救道周以絨閣諫臣而羣朝

精圖名典得一真正人才而用之乃有一黃道
周而蔣執像辱豈之必死之條甚於海內之所
想望也臣覩之周通籍十年半居墳廬自躬耕
樵採而外務古著書晨夜不輟宗黨賴其資鄉
里推其孝孤踪獨立門無雜賓其一生學力止
知有君有親幸已遭遇聖明亦欲發抒所學雖
其古嘗過慮而其志極純忠當酷著萬里銀鐺
就逮時以服革屢飲水啜蔬士紳挽輦餞不得
行道路見者莫不悲嗟今聞喘息僅存猶且讀
書不休晝不內閣即為皇上教育之思
霜露雷霆皆天地載成之德此天下之大小臣

工莫於兒童走卒莫不知之莫不傳之非獨臣
草莽之私言也惟是天威方嚴陽和未布大臣
緘默以需時小臣畜縮以全軀使皇上所以教
育裁成之意不能大白于天下此臣不為道周
惜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者也天下所以不治
皆由臣子不清不勤壅其職掌不忠不孝墮其
家修皇上方嚴典刑純天下之不清不勤不忠
不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至忠至孝而一旦顛
覆禍至此豈不傷天下之心灰海內為
善之志乎今天下之人謂我道周以激奮招輔
而招納奏必可奪救道周以絨閣諫臣而羣朝

久已卷舌皇上必欲誅之孤介之臣明道周
是矣皇上必欲誅結黨誤國之臣則道周非其
人皆唐大宗恨魏徵數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罪
漢武帝無汲黯之直諍雖外出而直優容皇上
方欲遠法堯舜奈何智出漢唐賢主下臣讀史
見漢唐宋之衰也其賢人君子皆受黨人之禍
蓋惟君子有骨氣不謀而應其求不齒于人類
者則從而誣之三季之主僅小人之術皆以此
摧士氣失民心我皇上方振中興昌明之運斷
不宜以寡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伏乞聖明詳
察道周鑒其若節收其無辜保全清忠消除朋

黨無踰晚季之甚極為小人所快心即殺臣狂
妄實得死所矣臣家有垂白之母堂有未婚之
親殺身求仁雖死何恨將以愧天下之立朝行
道見義不為者謀席藁頓從葉廷秀之後惟皇
上幸炤察焉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司禮劉澤深擬遣黃道周
等戍疏者得黃道周之罪前議姑戍議永遣絕
不足以蔽斯人之辜者則以道周為人偽學無
補于時妄議足災其身聖明在上崇正息邪固
難容此堅僻偽辨之徒也涂仲吉解學龍葉廷
秀萬之救之事雖不同而曲比道周之情則一

也臣等各始原擬等因案呈到部
該臣莊謂聖諭仰體聖心恨不即速擬爰書之
為快也第道周沽名乖戾之端情迹昔蔽賢之
深罪臣前兩疏已痛切嚴責之矣到此只有一
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悟也緣我皇上自御極
以來所論允諧臣非封疆大事則合酷大罪從
未有以諫言誅大小一臣者而今以此加道周
是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諫言蒙戮之名
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無不覆無不載天地之
全體也且皇上所疑者黃耳黃者見諸行事相
聚訟言乃為植黨道周自上一疏室言無當眷

照一臨肝肥寒裂試看如某等者始未嘗不相
與而今且斥之矩之周亦不與之較而日惟禱
祝聖壽怨艾無已烏有所謂緣毫黨氣而煩聖
明之震怒動朝廷之大法耶昔孟子之論生殺
也不取決于左右諸大夫而窮情于國人國人
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今道
周國人皆不以為可殺而臣論殺之豈確案乎
臣仰見我皇上于去年行刑時即負罪深重之
人而猶忽然傳旨停免滿城老稚舉手加額祝
頌無極今皇上豈有種恨于道周萬一轉圜動

不敢不存一葬憲之心亦惟是恩威出自皇上
聖意臣微有未敢臆揣也臣即速擬爰書之
死仍以原擬仰候
解學龍萬章安調妻爲垂課但疏聚衆創倡非敢
創行炯戒足蔽欺罔余仲吉等昏昧庸愚實行
取答仍始原擬至若某等項皆相接比肩事主
豈無臭味相關一旦利害反面攻擊若將挽馬
翻覆趨能薄似秋雲縱不相干亦非良士亦招
原擬以示薄懲
崇禎十一年錦衣吳孟明田秦鄭鄤杖母疏臣
查在衛見監犯人共二起一起係田唯嘉家人

一起係李皇親家人皆正在究擬例難保候其
鄭鄂一起係崇禎十年二月奉旨到衙前任鄉
之有未經究問董琨于本年四月接管曾以鄭
鄂病狀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鄭鄂是否真
病着令調治速行研訊如致斃董琨不得辭
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自蒙恩任事以來每進
署即欲將此案審結屢據醫官馬龍關呈稱犯
官鄭鄂久患癱疾手足戰掉不能轉動臣復差
人相驗所報如前若一加刑訊難保無虞臣隨
嚴批醫官用心調治待其痊可究結去後偶一
日會協理陳究學泉詢鄭鄂病勢如何臣答以

病尚未愈臣因問其杖母事究學云若論此人
自負才名既籍門第昭俊玫肆得罪鄉邦死不
足惜至杖母之事小其本謀臣又云既無此事
何以故輔温體仁以此告人究學又云此事最
為可宥鄂父鄭振先家有箕仙能發人陰事一
家崇奉無不皈依凡有過失皆遣撰責謂之戲
悔自振先夫婦至鄭鄂以下無不恂然不獨鄂
母吴氏一人受杖也惟是吴氏受杖係振先之
婢動刑想懷宿憤杖之太重以致吴氏生疑杖
時鄭鄂與父皆在其前不能救饒事則有之實
非所挑激也協理係臣鄉薦公祖與鄂同住府

城知之必真且言非一次臣遂信之及再訊之
掌臣王章所言與協理相同臣因思鄭鄂罪案
原在誤奉箕僕不于杖母一事據二臣之言不
繫鄂主使則鄂罪不至死矣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閣臣公揆魯輔揭
遵崇發下刑部一本係會議罪輔周延儒臣等
潔奉飛威侯等寬輸方召罪惕息悚媿不遑安
啟睦死代為籌控且以我皇上待臣之隆體臣
之至深思報效千古劍倫為臣子者忍于比匪
行私自干法網尚敢以國帑君恩求寬于日月
留寔之下乎惟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德

如鋤租起廢酬綸肆
手之心即我皇上亦
其賦性寬煉以致門
延儒不能盡知即知
鄭鄂父鄭振先家有
成議上說當其辜至
似亦慷慨圖報其驅
可憫倘蒙皇上法外
具回于覆載非臣等
公訓容請伏祈聖明
覽如等奉揚聖心恻
非所挑激也協理係臣鄉薦公祖與鄂同住府

諭已明如濫用人遺誤封疆比昵奸險營私
納賄及親履行閒回朝面詢應將兵情邊情據
實陳奏極力挽救庶幾收效桑榆而乃欺蔽機
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何條念係
首輔姑從輕處革為民已有旨了
大學士范復粹清獄疏臣欽奉明綸清理刑獄
通立方孔炤為撫則一一翻閱見有公狀
罔取各犯當時所投狀詞一一翻閱見有公狀
一紙係未結各犯官侯恂等原教共六
十六名內而尚書侍郎都察院科道部屬外而
撫按道府州縣等官無不畢具不覺恍然嘆曰
此我國家歷朝之所無而何近日犯法之甚衆

乎孰以我皇上作養之仁而我用之人哉折圭
據爵已為榮矣作奸犯科何原如之豈真衣冠
為累詩書誤人聖賢當點名按當時臣責以臣子
大義深以朝廷大法皆俛首聽命頃思教養前自
然自艾感戴聖恩陸續先後不見其多今察各
招凡內外文武約有一百四十有奇亦甚可痛
矣謹摘其大者為我皇上陳之一原任尚書侯
恂原任司馬倪嘉慶夫屯豆借還之數已經改
明多開未明之數已題追納其司官晒產一節
不奏罪其應得已駁另擬仍宜酌減速結者也
一原任御史范良彥應追贓教已有二千之多
一原任御史祁彪佳應追贓教已有二千之多
一原任南道威勇白負直竟非為
音定奪者也一原任南道威勇白負直竟非為
倒排但言官原就事論人今堅稱無有主使若
聚無主使之人所宜原情定罪以免幽沉者也
一原任御史祁彪佳事出會審不奏罪其應得已駁另擬仍宜酌減速結者也
一原任御史范良彥應追贓教已有二千之多
漫目皆招已獲貪溢之報所宜勤限追贓如例

矜釋者也此案方經欽駁自當訊其賕証明白確擬乃司官王廷授經擬斬罪減招惧而賄求有由然矣仰良彥之罪不至于斬況已斃蕃又豈可斬乎一泉任口北道貿鬻據冊未完之賕多至一萬二千見在追比據報地方錢糧除去色據其私有十數法當立賠謂周敘家係堂上所親投于司官似為無與即云既誚送允然此月身在場中金王係赤貧之徒安有多金又非

經推用之官為何重賄種、天啣所當研訊確情再為酌議者也一原任司官熊汝學宋國壽宋日嵓增上俱有可原暗修似可寬罪訖當分別酌議各革還職者也以上諸犯各殊幽況則一所宜請台下部作速清理者此矣臣于蕃案中得可用者二人焉有不忍默然者一原任江西布政宋之臣一原任紹興劉光祚大出喪名于檻車用孟明于三敗率皆成功古今美談今之臣未必如管子光祚未必如孟明而鼓舞麾屬可當一面未可知也

崇禎十七年正月刑部都給事中孫承澤時事

日艱人才足惜巡臣當嚴諫官陽城日不可使朝廷投閑而諫將軍李同列伏閤而諫將軍官日官官皆官事天下宗社也而城能克盡之罪不至于斬況已斃蕃又官職如此臣生昌吉不六人焉保任兵部尚書張國維湖廣巡撫鄧景昌浙江巡撫董象恒杜明興也劉維身任中樞安敢頃言于聖上者有吐反躬自責何以為臣勝務舒君父之憂何得無罪於國維清謹之品

軍旅此其所以西年都城大得民心紐河數年通路梗阻運轉不濟有功國本特簡中樞安事未久其罪可原景昌閒之才平日以岳武穆自況身在戍所起救節鉞洛陽已破無家可歸乃于山西士紳通行簡召募北丁間道入楚以圖報答不謂中途遷延不知其生平亦不知其政績但題經略到任閱城百姓擁塞號哭攀留觀其深得民心則其生平政績可知奏捷之罪起自故輔令故輔伏法而同時之熊開元久已訟結獨株猶羈獄底情深可憫方士亮部臣尹明興跳故輔軍前監

紀雖無可錄
辭實不突其
明恆既有知
內外多故時
事多不效或
聽或星冗費
把腕之人既
遂無於一至
出摧折之則
者又不止為
蒙重譴竟

散以人材當
私帝德之仁
北又臣斷自
施行疏入台
力挽回六人
明刑

刑當焉文升既曰如惟為治莫先于德教輔治莫先于刑罰非施教無以化導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威導于姦宄故帝舜之世契敷五教而皐陶典刑以弼之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恭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春

之功亦無何比之跡況還京之後
心可知此六人成案具在公論甚
政不陳列上請臣尤有言者當孫
事日艱每見大小臣工一經受事
書即沙揚或突額西市或遠禦魑
察盡黜若以致遇缺會推
靈之交警亦禁貯之所寧豈世
于此焉天之生材有教長養之則
盡理有罔然臣之敢于輕瀆寢嚴
六人惜也臣拙前此為請寬減獲
不知一介之忠止以身有言責不

命秘有為之當殘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
以為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有命大臣更定
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
而盡法萬世其勸善痺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
刑之條三千而罪莫大于拾遺十惡之外而情
莫重于強盜何則強盜之行蓋其執兵持刃生
殺在其掌握初財無論級隨其意欲比之叛
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
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
撫奸止亂而輔治者也及天順三年傳奉英宗
皇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

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仰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
請會多官從寬審錄庶不冤枉永為定例欽此
蓋專指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抑
故令三法司會審即古帝舜欽恤大禹泣辜之
心也然恐強盜重情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不
待時決又何監至秋後處決況以強盜不分贓
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之至秋後與窓囚一同
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
疑易原情能古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
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及夫處決之際
囚犯既衆或至日晚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

司勳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勳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衆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聖相承將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竊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憂典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逐其奸而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臣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牢奸銅弊一舉而勦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庸恐或假手以潛其

矣

又疏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金春御王太安部王川長隨段仲張仲堂養牛隻料豆三十九石倉官徐鈞失曹金等俱巡喂養牛隻料豆三十石俱以所察該本部浙江司問擬奉旨是賈金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欽此欽遵得刑部人理寺皆古刑官慶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太祖慎重刑獄大理寺然後告成于天子而勦于刑部而謝于天下有犯多付司禮監似無聽之成法也近者

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寺也竊意欽非祖宗成法伏望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鈞送大理寺審錄然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具存為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可勝額幸

又疏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廊之儲仗以監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犯等大肆奸貪通同侵盜夫一時侵盜如是等深究侵盜一起事發如是各起事未發何如中間陸續侵盜又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盡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下皆為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臣劾出宜示大小官員各自守法豈容恣意以近日內臣失刑今王犯等大盜豈容不付有司也成化間內使張永保盜昭德宮財物奉旨處決且累常宮太監亦發海軍充軍夫昭德之財物猶私財也尚示大戒況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于是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窮庶邑群盜以充國計一空其藪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匡辟勿宥古不當物君以為牛鼓惟當蚤重之宜比法官萬世規也

臣等為國守法豈容恣意以盧能等下之有司明正其罪太監張得王等及該直守門守備內外官員亦宜量加懲治以肅紀綱以消禍亂庶幾國家之福也

正德　年刑部等衙門誅太監劉瑾事

瑾既伏誅天討昭昭得一名劉瑾年六十歲係陝西興平縣人原任司禮監今降為御用幼爭寵景泰年間選入皇城乾清宮各應差辦事荷蒙委以腹心整理庶務瑾愛得任意欺天逆以彰德元年十月內蒙改司禮監專精納賄處恐人心不服難以行事不合勝敘朝廷將各衙門

大小官員奏事陷害以作威福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就行拿來打枷號充軍以致百餘員名艷瑾時差出天下司府州縣訪察官民賢否過失所過地方重遭擾害從此人皆危惧莫敢言瑾過惡正德三年六月內欽蒙令瑾回籍權勢重大益無忌憚內不與各官計較亦不與內閣相干往往袖回私宅專與孫聰張文冕捏寫奇音屢屢更屢變是非混淆時常分付吏兵二部凡遇退文武官先于瑾處計議先行方許進本內有今日陞職者謝

禮徵薄明日無退或令致仕晌賂一通又即起
川各處鎮守太監統兵巡撫副參將擊等官但
由門下出身者不拘貪汙老疾一縣存留此外
雖有知勇幹辦亦就罷黜添設巡鹽巡捕查鹽等
官驛遞天下軍民府庫銀兩起解一空但凡朝
覲公差鎮巡等官但要饋送少不滿意即令校
尉緹事罣江西軍府先犯不法事
情已經先朝革去讓衛瑾因將受本府金銀數
多擅自准令復設又將玉帶二條送與軍府及
差來承奉又進與南昌河泊所一處侵奪民利
緊要地方民窮盜起至今搜亂不息近年以來

理招引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等出入私
宅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安梅瑾妹劉二英後有
大貴又見財貨充盈威勢張大及聞市井軍民
號稱瑾為站的皇帝輒起異心要得謀為不軌
審令心腹置造衣甲牌面約有千百餘副私假
寶印一顆令兩廣太監蔡昭潘牛置造弩五百
餘張匿藏私宅瑾待時起手將小刀二把暗藏
扇內出入禁閫要行秉使使用擅差大理寺少
卿周東等前往遼東寧夏等處丈量起科以致
盡自歷己往之罪已負滔天尚睥無將之戒深
懷不軌偽造寶印而反狀已形私蓄甲兵而逆
謀已著似此不法宜當速誅極刑伏望皇上獨

在反賊何錦謀同革劉宵錦等將瑾激變罪惡
利印忘亦特文各處張掛動搖人心謀立真鐙
為主殺死鎮守等官容留不打奏聞正德五年
四月二十六日朝廷得知寧夏反叛頒詔天下
鎮安人心太監張永領兵征討將何錦擒獲瑾
聞知寧夏平復就捏寫昔貴誇己功本身既
如添祿壽又將兄劉景祥提督都督本年八月
十三日太監張永班師回京條將瑾前項不法
事情開條具奏蒙拿送錦衣衛鎮撫司監候隨
于瑾家搜出前項假置違禁衣甲牌面弓弩等
件金銀數百餘萬皆係不計其數科道等官條

將瑾各項事情條陳奏欽依將瑾等拿在午
門前三法司錦衣衛會同多官逐一追問前情妻
各事寬免照犯人劉瑾本以險邪謀膺重托益
竊政柄擯棄威權擬斥忠良援引奸黨官爵視
苞苴為進退刑罰任喜怒為重輕黷貨積如邱
山人命等如草莽專權亂政於今五年蠹國害
民非止一事毒流中外西費古今祖宗百餘年
之業氣斷喪無遺國家億萬載之紀綱變亂殆
盡自歷己往之罪已負滔天尚睥無將之戒深
懷不軌偽造寶印而反狀已形私蓄甲兵而逆
謀已著似此不法宜當速誅極刑伏望皇上獨

奮乾綱大彰天討即將寇璉押送市曹明加顯
戮梟首示衆仍將本犯招情并處決屍形畫圖
榜示天下以為臣子萬世不忠之戒
崇禎二年三月十九日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
朕惟帝王寓天出治首非忠邪臣子致身事君
先明逆順經濟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
之條邦有常刑法固攸赦逆盟毋貳賢擬狡下
才倫員給使傾回巧智當籍保阿初不逾覺嗾
國寇警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

指授建雖機以殉善良或秘策合圖把利揣而
笼兵柄甚且廟與利頒明劾首功倡和以及于
三封稱謂浸疑於無等誰成逆節致長蟓原及
朕大寶嗣登慶綸屢需元兇逆孽次第芟除尚
有餘黨避功倒身寬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
發奸指佞之封章跡其趨諛典容錯貸朕鑒察
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六臣將發下利頒紅本參
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語附建祠稱頌贅
導諸款據律擬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罪罷
於五刑稍寬腦從之誅及茲三祝其情罪輕減
者易置分地閒一面此外原二宥過從有倘

遺亦赦不究自今徵治之後爾大小臣工宜洗
滌肺腸恪修職業共遵王路悉斬葛藤無瀕官
守而假事請張無急問疏而借題參擊朕執是
非以衡論奏程功定課官方有一於斯必罪
不宥尚各懲窓乃永有終欽哉故諭
大學士韓爌等一本為遵奉聖諭事切惟尊無
二上人臣乃成無將有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
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近侍官員
於以防內外之漸官府杜奸前而宵亂源法至
嚴己逆瑞魏忠賢狡猾多端竟頒無忌始焉小
忠小信祇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斬干國政內

則妖姆客氏開視禁結為腹心外則逆臣崔
呈秀逞露機情而其黨戕官結為羽翼戕官妃
韜藏而奚與堆已徵等之三封海誠倫尊之
九錫亟開藩邸迫遠宗城建生祠以下人心遺
內鎮而連疆將陰謀臣測管勢顯成磔辟以服
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
當先正者也賴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
雷電合章屬元兇已就誅戮凡薰附宜嚴區剔
若乃官聯鄉邑人類狼戾私欲借兇鋒扶孚
流毒牠枸或有發大難禍始教猱或倒身怙終
孰成騎虎有如動搖和逆封鉄券金章

簿題然後胪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慫
恿中傳或摭史職而抹殺直筆墨縱朝檜忍比
黑魁緹騎銀鐺大興詔獄修睚眦以殘軀命不
難殺人媚奸供嘲笑而效爪牙絶是酬恩報怨
至于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訣頌連章祠者
直祠廬鎮祠京都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
文須奏章綿鄉録未已也而且頌以綵綸此叨
聖諭所謂百閒諮附傾心擁戴及頒示頌美津
津不置者也而又不經宸學通利羅客布腹藏
鐫甲堪貴蛇貝錦之諛音嗷鎖鄉釀毛馬清流
之禍即古風望氣莫可逃倪而霞雨翻雲難逃
指視斯又借蛾之毒而史巧避虎慙之名
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暫導者也以上諸
銓亦異或已經覈退不盡破章
人罪案各殊法或諮附權傷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援法依律無
枉無狥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天誅不
貸四亮單寬國憲用申惟是大熟既罹不赦之
條而屢小宜開自新之路臣等簡祠頌及部院
閱奏諸臣或事題竟公牘列名或身在封疆
委地濟事或城守全于捍禦或編摩效有剿調
而又或生平材具自優敭歷猷勞叠著聖諭所
謂事本為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

級須當原其初心或
膳姓名固明罰勒法
政也臣等祗奉諭解
一之刑書以人治人
單應于科商販兵民
永示誡懲寒亂臣賊
三章既約金石不渝
謀利安用明刑政
加銜加諡被恩施
恨者先高當彌留之
啟七年八月二十一
日大工竣臣侍寧錦釵捉
南萬告成三落之國
削阼尚寬墉音之招
附及以俟宸裁所有
名開具于後統惟鑒
具奏聞
崇禎十四年戶科左
入獄疏臣前待罪刑
號指參此科駁職掌
無如此案也奚琛曾
一事一次三百金一
定且奉旨王陞房自

明洞鑒今受賄之人過付之人俱正法矣與
者受者同罪從
來定律也乃奕琛巧思免脫百
計遷延謀以從
前定案隻手可翻既借一丁煌
為煽辯之端又
借一李化熙為使身之計揣其
意無非以一係本邑縣令一係本府理官情分
本重于殺人殺人者抵
目最真之事道路有口良心難
琛受賄事情該府申文原以李
又稱不知蓋已洞燭其微矣前
刑部倫載該府申詳題按鄧云
說情係被清蔡奕琛書云吳徵
落修之爰堉若堉即琛堉也乞
從寬政等語且
銀八千兩叩如
最真確有據者
經題革高少私
革既革明而
書馬英等一下
等再經革職永
旨方許在寫候
敢抗不入獄同
有廕等革職而
下獄迴異不知

伏望皇上勅部察奏奕
入獄且奉旨確擬已久
正暴其罪得之罪破彼
貪惡如徵矣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
劾憲臣敖人咒竊開律
罪莫大于欺罔欺罔者
而或濁焉者也若原任
郎宋之普敖人一案臣
死屍二軀潛行埋理科
朝廷之法據實入告其
強盜其知情則有蘇管
如指掌在之普自應衔
壯氣梢蔑視法紀自恃
城之狐乃肆口反噬堅
勢屬下御史可以情
二人止尋常事我但言
使輩敖之下通衢之間
有枚號之愉亦輩數來
妾或勝為援為援據實
飾止欲氣懾言官不知
之罪視敖人之罪實更
重也我皇上不即置之

臣谷應泰著

工部公署

工部在闕之東戶部之後
工後農田山川藪澤河渠
虞部司水部司屯部後易
司供稍清吏

營膳掌經營興造之事凡
祠廟廨署倉庫營房之役
王邸亦如之凡鹵簿儀仗
其職治之而以時省其堅

如律凡工匠二等曰鈐
工曰雜工雜工三日當正
而節其財力凡曾有無移
寓為都重城為灣厥通惠
為修理京倉厥為清匠司
未厥無碑厥為山西厥為
屬為營繕所所正一員所
衛經歷等官

廣衡掌山澤採補屬禁陶
毛以供祭祀賓客之膳羞
司設造戚三歲二造必程
其堅緻以給遣凡畋獵以

大內宮殿陵寢城壕壇場
舖力會財而以時督程之
樂器移內府及所司各以
潔革其忘濫凡置獄具必

時冬春之交罡眾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苗盛禁曝曬穀登禁焚燎若害苗稼獸聽為陷穽殺之貴有差凡諸陵山麓不得入斧斤開窒冶置墓墳凡帝王聖賢忠義名山嶽鎮陵墓祠廟有功德於民者芟樵牧凡山場園林之利聽民取而薪征凡陶冶之所凡爨柴徵土窯竈不禁其所無者則徵其直以貴民凡錄遠審作模範計銅鐵而鎔之金牌信符其分司為寶源局大使皮作局大使副使都水掌山澤陂池泉禁供道路橋梁舟車織造券

器衡量之事凡水利以轉運司口潘洩歲脩其金石木竹卷埽以時修其開壩堰遏堰埧限防謹蓄洩以備旱潦斬採補植碾不得與民爭利潘田者不得與轉運司爭利役以農閒凡鮮食雜貨之利聽民取而薄征凡道路塞毀坑坎上逃車騎之凡橋梁門舟采口石泉計工力而創修其大小難易而食之凡舟車口大車曰官給舟人董其大小難易而食之凡舟車口大車曰小車口戰車凡三等口糧船口黃船曰馬快船曰海運船曰鮮船口備倭船口戰船凡七等皆會其財下諸司酌多寡久近勞逸而均劑之凡織造冕服詰勅制器祭服淨衣諸幣和料內府南京諸省閒知其數

而慎節之凡公侯伯鐵券差其高廣凡祭器冊寶乘輿牌符雜器會則於內府凡衛前董譯敕勘而頒之懸式於市其奉勅分理於外者為北河差郎中南旺泉閘差主事南江廠差主事清江廠差主事荊州抽分差主事杭州抽分差主事通惠河器皿廠六科廊皆本司給事中南旺泉閘差主事院大使副使繼造所大使副使也田掌屯農墳墓抽分薪炭夫役之事凡屯田腴邊公田閒田以官田給閒所報劃其地力人力而徵其子粒凡在邊牛犁鐵器官給之凡墳塋堂碑碣獸第宗室勛戚文武官之等而敘其差凡抽分征諸商

各有差凡薪炭南取洌汀北取山蘆徵諸民有本折色酌其多寡而權節之凡夫役凡增減其數而時蠲之按月口屯田重農事也制誠善矣及其後也徒存其名耳而其司催掌上供并監局柴炭與山陵之事分司為墓柴炭廠為外差易州山廠有陵工臨時委差所屬為柴炭司正使一員副使

周禮冬官亡漢時補以考工記夫冬官之職既不可考亦豈待考工記補之而後為冬官之全乎大軍事興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萬物則事官軍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萬物凡小

之意在周禮可觀也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之為言終也萬物成終畢歸其根竟土而已命之曰司空豈無意義而云然哉惟藏而司之富而生之此所以為冬之象也若夫考工記之事虞書所謂共工也夫共工誠冬官之事但其一扁目故取以入冬官則可用之以補冬官則不可

發典帝曰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作虞予上下草木鳥獸欽哉曰益哉帝曰咨汝二嶽咨垂汝作

朝暮焚香鐘鼓齊鳴又將二浮圖與新修理虎
媧生角龍怕無晴且聞慶壽寺金人所造華之
可也何為重修二浮圖金人所創除之可也奚
為復建加以兩山一帶新造寺宇數多本欲求
福殊不知反助其為虐耳以致江南草寇生發
塞北烟燧不寧皆因白虎頭興旺之所致也雖
有關于天數亦必本于人事陰陽之術不可盡
信地理之書亦不可不信細民之家尚欲趨吉
皇城之內可不避凶如蒙允乞勅在廷文武大
臣計議先將慶壽寺廣其垣移其人社其門弛
其鐘鼓去其二浮圖候邊境寧息無事之日將

寺移去東邊舊工部地方起造改為龍興寺可
建二浮圖任其鳴又將二浮圖與新修理虎
所鐘鼓樓移來東基殿之內起蓋晨昏扣撞
以敵白虎臂又將順天府移來德勝門察院及將
大興宛平兩縣學移來鷹坊大人戶禮三部地方
開設以配三法司務使青龍動而且興白虎靜
而且安其玄武門逕北順天府地方取正改作
庫藏以收天下黃冊圖籍以壓玄武之地或得
餘暇再于城之東南異地之角起蓋功臣廟可
助外局之龍庶得四勢動靜相宜八方氣候相
應則國康民安天下太平矣

溝洫

大禹治水而盡力溝洫此
當日治水不過口決九州
而已而天下之言智者莫
水口潤下知水之性潤下
故先決九州以導于海使
瀦畎澮以距于川使水之
九州同四隩宅而萬世永
之官世失其業周人始命
為洫千夫為澮萬夫為川
人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

列舍水以澮瀉水而溝洫
氏又辨其深廣之度而通
謂盡善矣然周人豈喪陵
因其自然之利而修伯禹
遂人稻人匠人之官又世
自利其病降國暴秦之興
水利廢矣是故孫叔敖起
翁宇澳口則蜀以富鉅史
修有稻梁之咏鄭國導涇
秦之謠許景山復蕭何之
復為膏腴趙過覓修召信
臣之故源則南陽之

爲圍變爲沃壤之數君子者孰非因其自然之利而修其人乙前之法哉謂之得周官之遺意亦可也今國家可守有經職水利有專官官員者以督之府以書之縣而縣之陂塘打堰又莫不有長重以憲臣之稽察皆以慈惠元：而興水利也然遇水旱民輒告病者是必有其故也此無他陂塘打堰之長皆失其業而郡縣長吏又莫之省爰故也異則以周官之職不可卒復而溝洫之遺意尚亦可尋周書口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盡溝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為今之計

莫若申飭郡縣舉凡陂塘打堰之長察水勢之曲直與夫地勢之高卑可堤則堤可決則決因陂塘打堰之舊加疏濬蓄瀦之功而又嚴侵佔之禁明考課之法則在既之利興而河患免矣雖然貿讓有吾日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遵川澤之利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塘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所休息在右海波寬衍而不迫此誠萬世水利之上策哉

昔人有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則夫西北之地古之中原行井田者誠能推元學士虞集之議而于河南山東陝西以南沿海蓄洩其水黃經界而原隰其田成溝會而稼穡其利者田其五十種而寬其租賦成番休尺籍之兵立之屯營而儲其糧粮則通東南之漕運以給太倉者常也欽西北之衆以足邊儲者推也兩以濟漕運之所不及也

永樂間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原吉上言吳淞江下流常熟昆山二郡田高多門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止歐山諸湖入之今淤塞泄流故

益侵害苗稼極宜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洩其壅水以入于海吳松江東二百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勢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丈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抵沙泥淤積旋疏旋塞每三十餘里潮汐壅阻農田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隨沙淤泥浮泛動盈萬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深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雖即深疏修有苑家浜在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深開上接

大黃浦以達於湖之水北即禹貢三江入海之
道俟既開通相度地方之勢各置石閘以時啓
閉每歲水涸時修打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
凡十餘萬于是水洩農田大利宣德間蘇州知
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口太湖
口吳淞口白茆口劉家港口上海縣黃浦口七
口俱山口陽城口淀山湖口尚湖口界其水東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
東北三千餘里其水東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
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入海最
近海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黃浦承太湖之委
委而多潤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
大且駛而海沙則寨久成平陸民且居廬墳墓
其上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弘治
中徐貫郎賈潤之不能深廣旋開復塞以大勢
論之太湖吞納衆水猶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
閭也湯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腸胰絡也尾閭不泄
腹且脹欲為病四支百脉無不病者將事之初
梢議紛起或謂水旱大數非人力可治或謂治
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昌鑿之覆
引水入內為患公皆不聽不數月功就初白茆
白北達于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
北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
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闊三十三丈白
茆上流又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為塘為洪
為港為溇者凡十有九又于宜興滆古瀆武進
無錫滆桃花港龍尾曲城暨河江河江陰申

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興鍾計工力多寡難
易以聞天順間都御史崔恭景泰間侍郎李敏
弘治間侍郎李燧都御史李充嗣俱治
之然不能如前度大用其功故日以於積至
隆慶間都御史海瑞欲治之竟寢于衆論不竟
其功萬曆間御史林應訓亦嘗疏言之竟不能
行至近年而奚極矣崇禎初貟外陳茂德言之
輔臣亦有吳人為上言之上是其勞民命撫臣
議之撫臣李待問遣吏報漕督將去謂挑水不
可已然人有言江絕閒一勞永逸者有言且
物力難指先開吳淞江而後疏諸之者有言且

港利港橫市河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濶十八丈又于湖州磨大錢小梅七十二漊吳江溇長橋一帶引湖水散殿山等湖崑山溇趙屯大盈道褐等浦其為港為浜尤多皆如環所理也白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閉則為石閘一蹋城河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茆之流又為堰一夏駕浦新洋江吳淞之交橫引江水斜趨漊口則吳淞勢弱不能為激易淀且

閉又為石閘一蓋疏宜興湖州諸閉水歸太湖無碍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吳松白茆之閉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碍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松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于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六年四月訖工是役也為工凡四十萬二千五十三銀為兩若干米為石若干治漕

國家漕河有四其自上江來者至白儀真下江來者至白茆口入于大江廣陵而達淮安為南河由黃河田山東而達天津為北河由

天津而北張家灣為會通河工部尚書統其政而分守以四司官曰督守有二曰淮守有八曰河守河未決而北運因河未凍而南運因風南北為運期因河順流為運道因河北運因河水凍而南則修隄因河危則寒決因冬春沿隄修治因夏秋則據隄防守守有二曰淮守有四曰督守有二曰河守有八曰淮守有四曰督守有二曰河守有八因河未決而北運因河未凍而南運因風南北為運期因河順流為運道因河安

南旺廟記尚書宋公禮同郡督周長等發山東
丁夫一十五萬餘人一
萬五千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
原武縣黑洋山由舊曹州而河口漫通安山湖
而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
舟楫不通乃於濟寧迤北至城材等處運所九
軍需錢糧之類北者陸運至德州凡七百里
始入衛河至直沽一帶河道又同刑部左侍
郎金純等河南督運水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
北城起下達鄭州至無棣縣塌口入于漕河
又疏山東七十二泉汶上分水故永樂九年太
宗降御旨一本中工部鑄水衡佩凡四箇官鎖
馮東昌都督到那黃河新開口之處討兩隻船
從那東看將下來到舊曹州兩河口分開一路
往會通河那一帶去往一路至乾學這一帶來
看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如何還看那黃河水
比先是那一處漫過安山湖那一帶去於塞了
河道若是那原漫過水處隄岸低薄時就再整
得高厚若不然低薄時怒將文書去與宋尚書每
知道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是朝廷
開河道不過欲通天下貢賦未專于漕運也十

年宋公始議會通
十年某月某日工部尚書宋禮奏海運糧儲每
年五月太倉開洋直沽下卸特秋回京船隻多
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者俱用修理補造
分派江西湖廣折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徽州等
府軍衛有司相兌修造供限次年三月終完備
駕赴太倉照用限期前迫措料不及不免料
須用百人船使此
物料估計價鈔可
用軍二十名運糧二百料河船二十隻每隻
如將鎮江風陽淮
七十萬石赴徐州
四千石以此較之從便則可
揚州四府稅糧三十萬石赴濟
寧州交納差撥近
并兗州府糧三十萬石赴淮
委指揮千百戶管
百隻一如衛河事
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河儹
運供給北京每三
年海運二次造船者無過迫
之患駕船者獲
久之利以兩河俱海運計之
三年可得八百餘
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備
民無繇擾之憂至
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

亦疏鑿淮
利而宋公
亦不可不
建書之
而平江之
公故邱文
浦上臨清
過吳無人
石表吳
龍王廟之
不可沒也

元人揭傒斯都水分監記曰會通河成之四年
始建分都水分監于東阿之景德鎮掌凡河渠
壩閘之政公以通朝貢漕天下定京師地高平
則水疾泄故為堨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絕以
下上謂之壩地下通則水疾涸故為
水溢則絕起縣版以通其舟之往來
防以節之
謂之啓閉
訟獄焉兩
軼衡射水
巡河周視
之責重以

水泉

河臣陳鈇奏濟寧等處一帶河道全藉山東徂
徠山等處泉源接濟先年工部差官一員在彼
專管綺因減革不用其泉源止委布政司分守
官帶領巡歷不周又有分巡事務未免顧此失
彼是以泉脈不通阻滯糧運要行工部照舊差
主事一員專理其事從之

山東泉源百八十出濟寧二府一十六州縣新
泰蒙陰泰安肥城東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海
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是為分水
派也西水曲阜滋陽寧陽逾南四縣之泉俱入

濟寧是為天井派也鄒縣滋寧魚臺嶧縣之西
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為魯橋派
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
為新河派也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
入邳州是為邳州派也皆所以濟漕河也徐呂
而下黃河經行無
水櫃

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為
之積瀦則涸故漕以來皆有水櫃非有湖為之
宣洩則潰故漕以來皆有水竅此先臣宋禮之
紆盡殫悉猶到者今新河實即其意遏黃流

通舟則以昭陽湖為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為潴蓄之地處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趁隄岸無處宜大興人夫由田：墓一帶開通以達于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昭陽湖水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地退灘者盡上映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于此者

管河副使僉事之管河郎中洪閘主事稽不屬也故經河事務內云令分部司官一員帶工部衙門書手一名為定自其職專管黃河于曹州駐劄河南山東黃河北派長隄并各該隄岸修築者亦要着實用功修築高厚以為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相度防究水源可以開分殺通路并可築塞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里甸夫夫趁此農隙之時定限工程分投用工作速修理此係軫也後增云此平沛縣迤北泉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蓋新勅為黃河衝塞漕河故有是命其寬東為黃河也先年河道自不儀以至通州皆屬漕運衙門管理故其救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督該管官司並巡河御史官河管洪郎中等官設法修築疏通以使糧運急職悞事者一體參奏凡有便于糧運利于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如黃漕運者屬河道則糧運原是一事原不應分也稽制紀漕每歲遣京會議停罷者亦應以巡按奏留不行遂成故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谷詠後吏不赴京矣

至二十二年二洪淺阻絕漕其本盡推之絕河奉旨切責紀河而下俱帶罪整理自此河道粮運逶迤而為二矣

黃河

今之治河與古異蓋河之故道自懷慶大名至滄倉入海彼時無漕引之東北而復其故道今東北有漕防其衝決矣古疏之鑿之惟欲去其害矣今則欲資其利蓋漕粮不藉河自景泰後始有黃三清七之說今徐州二洪以下專用河水矣所以治之者有疏有濬有塞而疏為上蓋河自經汴以來南分

以一道一出汴西菜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水祥符縣經陳留鹿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府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北塔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鄄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亳縣之南飛雲橋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泗河而經南入淮後皆塞而止存亳縣一道而已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而河身又狹不能容納所以不得不之蓋橫溢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事於是乎盡其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

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不知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宜當其衝於是決為而奪泛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滹隄以滿泉以滓治則溢旱則涸此唐迨所謂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貴者益漕淤者益於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勢平乃治其決：止乃遽其決因為之防以時鄧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負穿者先涸使歸而議決侍郎白昂治水之開流水之渠起張秋金堤

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濮陽之濮又九里而至於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於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于白巖之陽又三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北又三十里而至于大伾之津乃踰芝麻澗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于河北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堰既設其水不通不東衝沙灣乃更時出以濟漕渠有分合而開有土下凡河流之穿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九

尺其一在東昌南郭北之臨出餘波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自知事必集乃泰綜古法第而為之加神用焉既作大堰其上建以水門其下繚以防隄堰之堂二十有六其大者尺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二十有丈厚如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鑿石為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偪壽張之北折而西為金而一并出諸山滙濼之流而納諸漳遂濟漕渠由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

耙灣民入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沿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工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宜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漕渠罷治而由河江及海以漕然平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負固奏蕪湖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使民力委王鑒記劉大夏平治水碑略曰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六年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

流幾絕前後築用米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莊時訪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往莊之時夏且率銳等聚謀始于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袂決口鍋之河于是軸轤相銜舟流畢發乃始議築黃陵岡大梁之北為北河東南流入徐西為黃河流入淮其後黃河忽溢入北合流以北遂決黃陵岡以及敫秋銳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于是浚河自孫家渡又浚河自中牟扶

揚陳頭二十餘里由甯遊以達于淮又沒黃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于徐于時向冬水且落漕乃于張秋兩岸東西築墜立表貫索細聯巨艦穴而窒之竟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流艤以大掃合且復決隄決隄隨築隨成丁厮舂捶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縣月河以北決既塞然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入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虞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鈔也山郵浦寶遊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沙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亦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無泄漕渠永賴而陳平工之功至今未斬也後門月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為魚鱉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詎知挽支皆開水勢既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於阻而新開支河關僅二十餘丈原僅丈許戴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高北崔鎮諸口所決也今新閘尋復梁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既復面濶者七八里狹

嘉隆之季可宜滿季則一生指據河干時謂之劳臣其言曰通漕于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川于淮則治淮即以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竟季則在事止以築隄明治河淮則治淮即以治海故竟季則在事止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為萬全策一義其經略兩河疏玉臣開事即古智一章有以夫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政不因先王之道可為智乎是大智者事出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鑿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仮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

者亦不下三四百丈而已東下何水不容若猶
以為不足而欲易尋他所別開一源恐人力不
至于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
草灣亦須置之勿療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
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
灌而淮揚督塩之苦可免至于塞黃浦口築實
應閘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舉
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
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于兩岸通
隄或葺舊工或創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
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

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
清茂阻又不足言矣北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
水拗扒濬之說僅可施之于開河耳黃河一身
廣闊撈濬何期快流器具雖下前人每試
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溫溶相仍不免
暴漲致傷兩隄故欲于磨腳灣陵城安娘城等
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可壩任其宣洩
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水之患矣徐州以
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雖臣老口臣等欲順水
性令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河欲北而乃
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遂乎臣口水以海為

性也決水乃遏額在山之水非其性也或者
又口昔禹治水播九河向為逆河入于海今臣
等乃欲塞諸決并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殺有
永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
也臣應之口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
乃黃水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
于海其意蓋可想也況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
之土最鬆南導河入海止經邦縣孟津鞏縣三
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
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
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土尚鬆導河之時復二千

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
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
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必至停滯
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等
不暇遠引他證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
橋故道遂於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逐漸去歲
水從崔家口則秦溝遂為平陸此眼前事也又
何疑哉

萬曆戊戌河決單之黃堌運道告塞乃名劉司
空東星往治于是議開趙梁堌梁者起商虞以
下至于彭城元時貢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

年至嘉靖末北徙滿大司空季馴寄謀開之計費四百萬通止及河決黃綱稍盛成梁惟曲里鋪至三仙臺四十里舉陸如故公因而鑿焉又起三仙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若干里又導漕自徐邳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萬諸部史民若同開山鄧伯界二湖揚之匡浚導波決一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議論莫定

舒司空應龍實肇斯役而劉司空東星主其議甫動工而劉司空卒朝議以可任其事者莫如李公化即家拜公工部尚書經督河道公編行淮徐四閒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加河遺跡嘖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吕梁之險而指之北庶者也乃上疏言閒加河便即鳩工疇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于是運漕通行無碍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即為已至迄今賴之

淮撫李三才疏云加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盡棄前疑乃臣則以為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漕資其利故河緣宿遷入運則徐邳洞而無以載舟是以有水難也河緣豐沛入運則漕隄擾而無以過舟是以有水難也加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莫任之耳疏會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喉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加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梁不相閒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漳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領運借河則河為政河為政則河得以由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為政我為政則我得以和河當熟審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觀已善二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即宋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名募行而富民不苦于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黯之發倉此即國計無稗計猶且

為之也善五糧艘通洪約在春盡盡畏河漲之
為害耳運入加河而安流遲浪早暮無妨通洪
之禁可弛泰罰之累可免即運軍不至于赴部
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疎恐
遂恣橫流而沿風泗也奈何夫閘封歸德上下
千里未聞濟運不無治河也彼直為民禦災而
若此矣何況于為陵捍患其何防之敢疎無疑
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
莫荒涼安在稱重地乎夫太王邠岐盤庚遷亳
第當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治于河直須時耳徐
民安土重遷聞加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曰夸其

利也此如蛾赴火蝇趋餳大利在前害不暇顧
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治民魚悔之晚矣加河開
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加口必且移
之沿河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
而居之即使水能破城必且為魚者少此為曲
突徙薪于徐而出之器獲隔穿者也無疑者二
故加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
然河曹時聘跋國之大事莫重于漕命脉攸關
良非細故二百餘年自徐而下大都以河為運
通来遷徙不常數失其利非二洪告涸則諸澁
雖前內外臣工莫不以無漕為慮幸

加河一線先該河臣
湖水而路始通繼該
先莊以試行運而路
李化龍上開李家巷
田家莊捍力經營行
三年二月內該臣接
艘將臨立限嚴催多
完是年行運者八千
臣雖勞胥人北猶不
閘平溜潘淺數灣日
糧艘七千七百六十
賴豈不昭昭在人耳
該開座建矣官夫未
符警矣司捕未立兩
利一洩立覩膠舟臣
衆思謬蓋善後六事
運可行矣馬用加河
也治黃者去南陽之
也非謂黃治而加可
不治也二者不相悖
得不汲汲然從事乎
後過淮糧船一入直

舒應龍創開韓家莊以洩
河臣劉東星大開梁城候
漸廣比至三十二年河臣
鑿郗山石下開直河口挑
運過半而路始闢至三十
曾行事見得改挑經始運
方鼓舞蓐春有夏接踵告
二十三隻比至去冬今春
時親詣加渠往來料理建
夜催趋如期而竣故今年
五隻盡數渡加則加之可

數其題不必襲通洪之舊名也

駱馬湖運直曹沐以劉公榮嗣為紲河往治之公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計工費五十萬其鑿河處悉黃河故道下多窊少迫引黃水入其中波浪迅急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為淺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而駱馬湖之黃洪遽平諸舟惟循入泇不循入新河劉自往督之諸舟間有入者苦于淺澁于是南科曹晉參疏論被逮坐瞰入獄久子俱死按名河之役鮮有免于吏嗟者某泰弘治間徐有貞劉大夏治水張秋亦

因于多口粮朝廷之明詔已垂行率以底績後自盛廟期而下或以苦去或以憂死鮮有全者至劉榮嗣之禍極矣後駱馬湖復貴舟行新河者無不為劉公稱冤也有謂劉公置身表自為戶部郎時已負時譽時閣臣溫烏程方興黨論公之受禍不僅為河吏可慨矣

開膠萊新河

隆慶五年漕河大決漕運為梗憂國計者始起而議海運真定梁家窜夢龍巡撫山東時用方伯王宗沐之議疏請行海運謂元人海運起太倉嘉定者自淮安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

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即舟與未行于其間標記島嶼以避惡名跋同于元人利實專于便易于是海運行至萬曆元年島新鄭拱去國張江陵盡反其所行戶科費一道奏罷當日梁公親至海上篤咨詳密泊頒有所風雨有古造船有法具載成書如指掌也然揆其情形由安東循靈山歷陳家島綠岸而來同可無虞矣然中段浮洋之險放舟大洋入黑水夾延真白蓬頭經成山沙門成山過海灣也所可議惟膠萊一河乎公舉各不可謂然每論土人云新河自膠

州歷昌邑濰縣西北出峯河只八十里內六十里淤塞舊時閘壩規制見存萬曆初濰縣人司空劉應節奉命往勘亟言可開以浮言而止當日議開事宜其言鑿鑿崇禎十六年江右曾櫻為登撫疏請開治未及竣而亂夫海運開無都重輕新河係海運通塞留心國事者所亟宜咨訪也

說者謂分水崩馬壞難于開鑿大沽河小沽河易于壅沙復欲自黃埠嶺雲河口諸所般閘一道以接之愚則以為理舊業有三易焉夫馬家墩兩崖阻石舟不可觸近經削治海舶大行不

頃人力一易也二沽衝沙為害良不能免然河
越二百年積沙僅以尺許冬春水涸歲加捞刷
何能為患二易也分水嶺地勢誠高然河底泉
水蓄潴河寧支流可引更為增置閘壩蓄洩有
備何憂淺閣三易也夫治之而衆有三易也則
是可也

于是有議之止謂宜別通海運一路與漕河並
行以備意外之防後留避洋一紙者存此意也
其處遠矣況今黃河不馴漕梁多故經理無策
至歷官四萬一百餘兩晚予近該河道御史傅希摯有
而後為計不亦晚乎近該河道御史傅希摯有
見于此廣求運道議開泇河亦思患預防之意
職等愚陋無知謂海運之所以可慮者以時有故洋之險覆溺
之危二者而已欲去此二患而坐收轉輸之利
惟山東滕州一河南白淮子口入海由齊堂島
應避口入淮以抵淮揚實客往來殆無虛日風
順不過五六日之程亦人所共知也中間未通
者不過滕州以北楊家圍以南計地約有一百
五十餘里其間深溝巨浸尚居其半應挑濬之
工不過百里且平原疏通無高山長壩之革也
畚鍤易施工費不劇非有甚勞民傷財之患也
往時諸臣建議蓋屢及之朝廷亦屢遣重臣往
勘之矣然其累年經營迄無成效此其故何歟
勘事者未覩開河之利過計未形之害止攙見
在故河而未瞰別求便道殆不知故河紆曲長
亘二百六十餘里歲久積沙濶至三十餘丈且
一水中分兩海潭之淺則潮不通潭之深則力

難挽水至則必淤沙高則必崩于是有人力莫
施之議劇既不通河復淺阻于是有引水灌輸
之議既而潮必不通河不可求水可引于是開河之舉因而
當事臣工任事之不力也臣等之愚以為欲開
滕河必通潮水必捨故河而尋便道查得滕州
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
莊約四十里俱崗溝黃土宜用挑治自劉家莊
北抵撞頭河張奴河至亭口閘三十里俱黑泥
下地水深數尺宜用挑濬自亭閘口歷陶家堰
陳家口孫唐口至玉皇廟約六十里河寬水淺

宜從德河之旁另開一渠至皇廟至楊家圍二十餘里水勢漸約五六尺宜量行疏濬楊家圍以北則患通海潮無煩工程矣大抵此河以工力計之宜開創者什五挑濬者十三量濬者尺者什九以水勢論之宜挑深丈餘者什一挑深數十里所費僅數萬金而可制邊海之命利六也仍查復國初濬運事例每年改撥數萬石以濟邊餉軍餉亦可省它運之費免招買之苦其利七也要之以萬夫之力興數月之工操地止數十里所費僅數萬金

秦徙之處其利三也漕運之粟率鍾而至石海運腳費既省則免支加耗自宜減省其利四也吳越荆湖諸省之粟查照先臣邱濬所載該一年入海一半入滯此尚可來是兩利俱可圖之其利五也海舟一載千石足載河舟所載之三海舟十五人可減河舟用卒之半退軍還伍俾國有水戰之備可制邊海之寇其利六也仍查復國初濬運事例每年改撥數萬石以濟邊餉軍餉亦可省它運之費免招買之苦其利七也要之以萬夫之力興數月之工操地止數十里所費僅數萬金

當時畚力似無甚難河之說事理甚明若往還會勘則築室道旁竟成聚訟若委用不得其人則推委避事又成盡餅合無免行覆勘但簡命寔心任事大臣一員往督其事一切河海工運通查照前議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應用既專庸功可奏若治臣計議停當即行則無致稽誤請併治臣等之罪又查得班軍四枝除二枝起遣外尚有六千在籍操練一枝屯住滕州一枝屯住青州及于該當起軍數千連前班軍約近一萬之數然

後度地以分工量工以論日免其操練專事工作仍有月糧之外每日給銀四五分以佐其費而作其氣庶衆競勸臣等生長海濱頗諳漕渠之變屢差知水利身膺水土之寄目擊之人員往覆查勘至再至三信勝河之役似不世之功將不日可成矣聖明允納勅下該部詳議速賜施行不惟相濟漕運足備他日意外之虞且無通海道無復昔年險遠之慮國家大計萬世永賴之功或在此矣

又第二疏謹題為敷陳新河是非利害之辨以

倫揀擇事伏念臣至愚極陋無所知識頃以運
流梗阻輒不自量越俎而陳滕河之議繼因當
事諸臣議處未安又蒙皇上任使群勑前往滕
築地方勘議河工臣復不自量力陳滕河可開
之狀期為我國家求建轉輸之利詎意衆見不
同流言蠭起廟堂主持不定漫然兩可而中止
馬切惟今之運專自徐邳而南以至淮揚益決
淤塞之患蓋無歲無之矣頃黃河未至遠邊運
道尚無大阻又其時海上多瘟疫之災國帑之
費餘之積新河教罷就口不可但謂河不必開
可也若乃踏咎于河而曰河不可開則誰甚矣

河形具在衆目共覩非微疲難見之物也水土
之工即庸衆與知非有神幻不可測度之事也
是後也在元人已為之建閘置壩故蹟猶存比
因徑子口石研森立傷船窒多遂以罷運是元人
之無成其患不在開河之難而在淮子口伏石
之險也我朝嘉靖間海道副使王宣復舉而行
之其用力次第不急工于治河而首務于開山
于是鑿通馬家壕無復伏石之慮矣乃南北引
朝舟揖必達中間未及通者僅三十餘里而本
官不留以陞遷去任是王憲之無成非河之不
可盡開欲盡開之而無及也臣生長滕築之間

滕一水中流若綫下無流沙寧無疏土諺謂銅
制鉄底殆非虛語止有沽河積沙一段約長五
里乘潮入舟本自無碍數十年間壞溝河十三里直接黑記潭正以避沽河之
沙也又有白河一道正當分水嶺之衝歲久積
沙約七三里初鑿水之處疊增建閘足以障
之當事者又以為不然乃議創開船路溝七里
正以避白河之沙也夫河之有沙猶山之有石
也但問其為害不為害可治不可治而已今以
數百里之河經千百餘年之久流沙之積才有
此數一除可盡則亦何害于河哉此南北全河

形勢之大較也大地有定形則高下有定準然而每一丈量則隨手高下輒至相懸臣督同部道諸臣約量地勢截水為壩使壩水自為平水與海面相照乃知由麻灣而北以至鹽溝河口地面高于海面者才得尺五尺由麻溝河以至吳家口地高于海面者約一丈五尺由吳家口以至分水嶺地高于海面者共約二丈二尺四寸正與王副使原丈數目相符止多四寸通此而推家口至趙家鋪則漸低一丈五尺由趙家鋪而至劉家鋪則漸低五尺四寸由崔家口而至趙家鋪則漸低一丈五尺由趙家鋪而之可慮也是河也地形中高幫底既固稍加隄防功可經久非若淳沙跋水崩缺無常之可慮也

矣此以上但對海面而言臣等先估謂當視海面仍挑深五尺使海水流通是無問潮不潮常有五尺之水也再益以潮是常有丈餘水矣如此則引水建閘皆可勿用北南北地形高下之大較也每地一里約三百六十步每步折制尺五尺共計一百八十丈全河應修之地二百二十五里六十六步以深闊折算共約四萬五百三十三丈照依西河規格每地方廣一丈深一尺為一工共約五百七十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四工每工給銀四分共該銀二十三萬二百九十六兩有奇此修河相沿之通例也大約以人夫四萬為率每日約工四百一十餘工可以約工五百七十五萬七千也若乘潮放船但以前工之半又減括取之八九矣此全河統會工費之大較也夫河之為患惟海潮不通耳海水既通潮水健之原有月糧工食外量給蓋菜銀一二分則所省朝夕而生萬古不衰非若秋水行潦盈涸無常之可慮也是河也地形中高幫底既固稍加隄防功可經久非若淳沙跋水崩缺無常之可慮也

由是析河成即兩河並運以居常言之在新河則南北直隸轉輸甚便可數月之程及一切盤剝折耗之費具在兩河亦可以免挨幫之守與積水之艱以遇變言之彼或有滯此尚可來既可以備漕河改徙之虞亦可防奸宄意外之患其在東土則商販悉通足資貿易荒歉有備不致流移以之而通運于邊方則餉之永平遵之廣等處一水可達亦可免招買之難宅運之苦此新河利害之大較也要知今日開河之誠雖經由南海一日北海三五日沿涯循港萬無一失原非元人黑海開

洋之北是役也係河運非海運係疏導非開鑿可用海船亦可用河船有裨于西河非欲廢西河也若茲豈唯宦遊者不能知即土住者亦未之盡知況前河係山東撫按揭報以為便利臣奉命往勘亦多用諸臣之議中間但稍易其鑿胡引泉之謬轉為通潮之策其稱海口淖沙查無踪跡分水箝視之海面亦尚高二丈餘別無異說也不意臣所指畫成謀妥流言乘語傳布兩京以致通漕大計因而中止夫西河之告變者屢矣廟堂究求善後之策亦甚殷矣萬一黃河改徙運道艱難即有深謀遠慮之士出而應卒然之變既將以今之公案為後之殷鑒誰能復任天下事哉伏乞勅下該部將臣終議與前案並存庶是非不淆利害易睹即此河今雖不開後必有開之者矣

奉中王獻臚築新河陶說云元人海運自淮安稍淮而行至靈山之東浮山之西有薛島陳島石砬林立橫伏海中若橋號稱子口橋最險勢越元人避之故放洋于三里水麁成山正東踰登州東北大西北抵萊州海倉然後出直沽以達天津嘉靖乙未余巡察山東海道乃稽閻膠萊郡圖自薛島之西有山曰小竺兩峯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之麁南北皆接海淮而北即麻灣又稍北即新河又西北即海倉直沽察其道理由麻灣准安踰馬壕以抵海倉才三百三十由馬壕以抵直沽才一千五百若徑于此可免遠海之險然元人當治此道遇石而止今若因地為工鑿馬壕如鉄鎚乃難入乃令水激久之石脆且摧化為灰燼海波流滙麻灣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則皆石又其下則石頑火烈俱舉焚以日夜夫以試可鑿則新河之泥沙可倉便又以馬壕石岡崎峙中有石田地為工鑿馬壕以趨麻灣濬新河以出海人齎糧之蜻迤西丈許可免遠海之險然元人當治此道遇石而止今

浅述奏特諭
節慎庫
劉清惠公奏建庫貯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准戶部咨嘉靖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該司
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旨朕惟天下財物不在
民則在官取諸民以貯之官則取之也甚難則
用之也豈可無節周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孔子曰節用而愛人此帝王之明訓也今
在外錢糧各有撫按等官督理查考歲奏月報
自可稽察奸弊在京惟太倉俱有成規其餘內
外衙門各項錢糧因無官查理積弊多端且如
後府榮炭銀兩及團營子粒銀該營官員收管
之際多方掊剋比其支用漫無查考多有侵盜
私用夫以軍民膏血之餘而徒為奸豪漁獵之
資深可痛恨你戶兵工三部即便通行查議但
係有錢糧衙門俱要差委料通官監收查理通
行歲報庶革奸弊以裕國用太僕寺常盈庫馬
價銀兩但見奏請支用其見在收貯之數不見
開報今後年終也着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
目即造冊繳部具本奏知其餘未盡事宜你各
部推廣此意具奏而行以稱朕節財恤民之意
欽此欽遵照得本司與廣衡都水司共為四

司正係在官錢糧衙門本部設立衙門之時蓋
有大庫一座規制頗宏但無隔別會館監查之
例其庫設在本部之後有部堂二重并大墻限
隔別無中正大路前通加以堂司勢分懸殊非
有重大事情各司不敢直入解官解戶不赴前
庫亦已年久但有收放俱是司庫司收候至開
支亦是司官自放事雖簡便淳詐易生往往正
官有缺各官稱疾不肯任事考察之際論僞
及無以自明合行查理以至如斯請官監查委
為最善但路道不便相應計處改將本部大庫
量加修葺比照戶部大倉庫行移提督衙門會

理請差御史監查添設庫官庫吏并攢長守之
卒主短垣之法量設隔牆事鋪設限以收放之期
定以查盤之法按季輪差即中員外郎等官一
員監官其事并照舊規輪帶都吏一名知數及
辦驗銀色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詳其所議不為
無見隨即差人相度得本部本庫之北稍壘駕
庫外墻而行正與東朝房一間相對查係兵馬
司官住其房年久損漏可以改為門道庫官庫
吏不必增添本部所屬皮作局其務甚簡可以
改為庫官駕閣庫吏并匠料典吏其役不煩俱
可改為庫吏原衙原役各仍其舊收受也每

年三六九月晚告納戶依期驗收止令本部行
文該司轉送該庫查收出給庫收送司其放支
也該司轉送並同定以每月一次或一季一次
俱在每月二十五日為常一年既周舊管新收
開除寔在曉本部提督侍郎公同造冊具奏仍
一二年一次隔別委官查盤積出附餘報官作
正支銷其合用籍冊紙張書造工食冬季炭斤
并公會筆炭評于此內公同支取若有虧折其
原收官員令提督侍郎封收此法一行在
禁堂方開收責任其各庫門并內外牆門書
要處衙司掌管仍赴堂驗封鎖鑰遇委官到庫
部掌案者與庫藏知干而在庫收受者與派徵
開別一官不到則鍵鑰不啓一工不至則支放
不行本部本司本庫明立文簿一樣三本司務
廳嚴加磨算務查有無視與守親筆書判方繳
准理分毫不明聽本部從實察舉其佈墻南北
設立更鋪各一于所屬地方武功中等三衛內
選取軍人四名若輪班不數聽于各該廠局看
守又將本部現在舊該官吏監生匠作均分一
半在彼巡邏每夜巡風司官報來具結以憑查
攷伏候命下之日量支官銀以為工食行取發
貴尼僧廊房以為廄舍將來逸朝房一間改為
門通空缺之處補築墻垣官吏行移吏部照前
改設若有重大工役銀兩數多吏人書辦不足
許于本部勘合科內臨期添撥應用收放銀料
之日本部行移提督侍郎并管庫委官都察院
行移該城御史查照施行其閣防有未盡事宜
臣等臨事指益易行具奏如此則利權隔別
彼此綱維官吏分役互相覺察百年往弊一旦
維新衆部恐工皆有忍偷現車之義亦可以少
裨皇上節財恤民之意于萬一矣奉聖旨工部
四司俱有錢糧出納前此屬官賢否不一堂上
官又不加嚴切查考之責于此內公同支取若有虧折其
欲彼此關防互相覺察庶得屬奉公之義修
葺大庫門通道路改設官吏等項都依擬行仍
既立當揭領定名以垂久遠官吏既設當給印信
以防奸弊且庫既在部堂之後譬猶庫之西則
腹背空虛前議于武功中二衛選取軍人各四
名巡守恐有不敷相應添取又照本庫所貯本
以奉國之公伏請聖旨有率屬奉公之諭欽承
德意似當名曰奉公之庫名求設庫本意不宜

溫與工作以節為本又于收支之際不宜横取
將出以慎為上名為節慎音義亦通又惟一庫
雖小而正名訂義非聖莫裁色為上請等因案
呈到部臣等看得本部大庫之名出于唐史口
傳未經奏立定名今既特設官員收放基隅
入詰繁動累千萬今該可奉皇前來相應依擬
合候命下之日將本部大庫以定名上請轉
行禮部照名鑄給印信一顆付與庫官收掌仍
行武功中等三衛于餘丁內各選十名前來與

原定軍人相兼防守如此則綱維始備名正法
嚴而姦弊亦永絕矣

按劉清惠名麟于嘉靖中疏請立分部司
財貯之銓主事一人管工科給事及臺臣與出
納上嘉之賜庫名節慎公字元瑞安仁人在工
部以內瑞甘造蘇杭稅服為非制爭之不得遂
掛官去公歸資甚布衣芒屨踽踽行里中好樓
居力不能構文徵明為庫樓圖贈之

稅科

倪文貞奏為
課司衙門立法抽稅其有成法惟南京蘇杭嘉湖等府即
勝港原設抽分竹木柴炭等項有
三分取一有十分取二者取之
至輕用之至節遠近輻輳上下便益近年工部
奏准于浙江杭州府湖廣荊州府直隸蕪湖縣
設置抽分衙門遣差
重復抽稅而其人賢
課以道已能不恤便
物不該抽分之物一
物無可稽考因而侵
不部抽分始于成化
之蕪湖荊州之沙市
七年工書王復請于太平
浙江之杭州遠司鳩親往

每歲千兩後增至累
利之臣貽害如此
織造

工書徐貞明曰今之
古吳越之境租稅之
繭之貢歲有常額上
貴乏又差內臣往彼
而工役利派所費不
承惟恐或後一應財
物非天降地涌皆民之膏
血也若不早為籌息
誠恐民不堪命然論由之

而起禍福倚伏不可預測大禹惠永文王平服
千載之下猶仰盛德皇上臨御未久春秋鼎盛
方當勞行勤儉以身先天下今何以服御之故
遠邇內臣勞東南之赤子乎伏覩皇上即位首
頒明詔特載蠲租嘉湖等處織造內外人員即
便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聞之莫不惟祈鼓
舞以為聖德之厚嘵知民隱魯未三載復此差
遣無乃執事者之過非皇上之本意也但思民
無知固測所自未免有為奸不軌之嗟此微臣
所以不避斧鉞冒昧而言乞勅該部計議合無
仰遵明詔俯察下情仍將差去織造內臣取回

餘剩絲料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處
巡撫巡按官訪與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息民養
兵及防微杜漸之計悉聽行不作無益與民
崇禎元年二月停蠲織造諭旨御極以來
救災應天以實而災異可弭矣

謹按陝西山西北直隸邊境若選督巡撫都御
史能盡查各邊絕兵後事作舍餘退回衛所各安生理以力農亟復
設法招撫流移給以牛家為里千家為堡於邊
地荒地仍行此令以給農器數年之後邊地可
以盡闢而耕也天下屯牛二十五萬五千六百
六十四隻每隻以後各處衛分牛隻數目俱由
五軍都督府照會工部立案備照倒死者看令
買補孳生者查勘明白年終依例造冊奏送該
府轉行工部知會
鐵廠

工部奏疏遵化鉄廠訪係永樂年間在于地方
砂坡谷間改後遂地方松棚谷正統年間開遷
今地方白治莊被時林木茂盛柴炭易辦經今
建罷一百餘年山場樹木砍伐盡絶以致今柴
炭價高若不設法禁約十餘年後價增數倍軍
民食用鉄課俞虧合無行令本廠郎中出給移
文嚴加禁約責落各該衛所州縣廵捕官員晓
諭地方軍民人等不許在于應禁山場擅自樵
採開窰燒炭燒灰稟者許本廠郎中捉拿
照例問發

京東北遵化縣地有鉄爐深一丈二尺廣二尺
五寸後二尺六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闢數丈
為出鉄之所俱石砌以簡干石為門牛頭石為
心黑沙為本石子為佐時：旋下用炭火置二
鞴扇之得鉄日可四次石子虧于水門口色間
紅白器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擣而碎之
以投于火則化而為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
此救之則其沙始銷成鉄

鉄冶西去遵化縣可八十里又二十里連墻
矣群山連亘不絶古之松亭関也生鐵之煉凡
二時而成熟鐵由生鉄五六煉而成鋼鉄由熟
鉄九煉而成其爐由微而盛而衰最多至九十

日則改矣爐有神則元之爐長康侯也康當爐
四十日而無鉄憫眾欲自經二女勉止之因投
爐而死衆見其飛騰光滅中若有龍隨而起者
頃之鉄液成元封其父為榮寧侯二女遂搏金
火二仙姑至今祀之其地原有龍潜于爐下故
鉄不成二女投下龍驚而起焚其尾時有赤龍
見焉

元人王惲議省罷鉄冶戶疏云竊見燕北燕南
通設五鉄冶提舉司大小一十七處約用煽煉
人戶二萬有餘週歲可煽課鉄約一千六百餘
萬自至元十三年復立運司以來至今官為支

用本皆每歲約支三五百萬斤況此時供給邊
用雖所費浩大尚不能支絶為各處本貨積塌
數多其窺利之人用官司氣力收買其價不及
一半當時既是設立提舉司煽煉本價以備支
用除支外止合存留積塌以備緩急今來却行
盡數發賣窃詳此事虧官損民深為未便

溪之濟邊資于鹽鉄歷代因之至明置鉄不講
矣然國初時亦有故事可考按洪武七年命置
鉄冶所官凡一十三所江西南昌府進賢冶歲
一百六十三萬觔臨江府新喻冶衰州府分宜
冶歲各八十一萬五千觔湖廣興國冶歲一百

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五斛新州黃梅冶歲一
百二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二斛山東濟南府
萊蕪冶歲七十二萬斛廣東廣州府陽山冶歲
七十萬斛陝西鞏昌冶歲一十七萬八千二百
一十斛山西平陽府富國豐國二冶歲各二十
二萬一千斛太原府大通冶歲一十二萬斛潞
州澗國台澤州益國冶歲各十萬斛歲共為九
百五萬二千九百八十七斛此亦可助邊需一
臂棄置不講而日稅南鉏何也
正統初嘗論工部軍器之鉄止取足于遵化不
必江南收買復命虞衡司官主之則國初諸

宮冶雖廢而遵化鉄礦尚足供工部之用也遵
化撫臣欲開鉛礦竟阻于士紳而止
磁州臨水鎮地產鉄元時置鉄冶都提舉恐轄
沙窩等八冶歲收鉄百餘萬斛洪武時廣平府
吏王允追欲如元故事復民萬五千家太祖以
其擾民杖流之蓋當時鉄冶十三廢俱以徒罪
人犯充炒鉄不輕役民耳永樂時尚酌定煎鹽
炒鉄分配遠近後鉄廢并煎鹽法亦不行矣
樹植
洪武三十七年令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
栽桑每一里種二畝秋每一百戶內共出人

力挑運柴草燒地耕燒三遍下種待
秋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闊一壠每一百戶
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過
數日造冊回奏遣者齎回臣謹按此今全家發雲南金齒充軍邱
濬口臣謹按此今全家發雲南金齒充軍邱
最宜舉行京城東路及邊境地宜多種柳樹可
以作薪以備易州山于陝西山西北直隸山東
易州山厰
志曰山厰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
年置于平山縣遷沙峪口景泰年間移置萬城
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

部堂於中環以土城
皆南向部堂統其細
民之執藝役者歲終
京云盛矣然昔以此
則數百里內山皆濯
之財力也聚於茲而
日已告竭在易尤甚
用仁人君子尚有以
皇木
採運圖說謹按全蜀之地險尼四塞獨
冠天下唐杜李二子形諸咏歌至稱天以擬之

回以見非人世所宜有也乃若採取所由特異
的壤人跡不到糜麂之區其山則有若青
岡果萬古嘴麝角偏脚坎頂萬刀棺水放人副
脂猿猴蓍蓬蛟虎陷兕蛇退馬鞍之類其水則
有若記吼魚筆羊角鶴肝膝虎喫賊落眉結髮
雷鳴昆陳鬼柄剪刀鬪王老虎帝節兕門以至
眼鏡穿銹路名兒鎗雖成八官崖日萬人之類
領名思義附實與俱菜不幸而不遇二子寂寥
無門其亦幸而未經品題不拒人千千里自分
終棄之材猶得以登廟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

實巖氷堅崢嶸萬狀舉木緣崖索橋偃偪升之

則躋于九天之上降之則入于九地之下怵目
驚心神魂飛越作政涉艱危皆閻蚰蛇吞象三
年而出其骨翁獸偏人自古為然而況深山窮
谷老菁荒林固有所窟穴哉作蛇縱橫道里
之遠程以千計夫役之衆日以百計供頓之繁
歲以萬計婦休雨水陸疲勞雞鶩犬亦有所
不寧者作梁運困折斷岸千尺下臨無際結構
重疊綿亘數里作飛橋度險梁棟美材天地固
秘藏之重以頻年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崗疊
嶂限隔高下其為力且百倍于叢時作緜木吊
崖人日食米一升一夫負米五斗往返之期有

七日自給之外僅足以給二人萬一變生不測
趙赴不後緩急將何所濟竹饑餓流離轉生嗜
利商賈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乘間將
何所不至哉作焚刼慕庶天災流行世所必有
加以蠆煙瘴雨之所侵淫飢渴勞瘁之所搖奪
鮮不及矣作疫癘時行至若雖高水落為力尤
難築堤壅泉聚水漑輓轤之設井然游移
前期不能以一里作天東越澗波濤之激四出
挽留無計如天太息要之水旱俱病惟
川蜀為然作戶是賦流上自藩臬以至若府州
縣轉相告語寧之心誠勞而職業固然不敢

免廢弛無知犯法小民之慢恒性哉作追呼遞治
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材之天時人事參錯
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遺棄者什
之九俛俾苟且百緪一二衛員未償新遞是急
稱貸不足繼以田宅田宅不數繼以子女子女
不給隨以妻妻夫人訴不欲有宮室之奉夫妻
子母之偶哉力全之道固如是也作鬻賣憧官
驗收登記比次成筏連筋掖項頗募器用之類
種：各備每筏為木凡六百有四為竹凡四千
四百有五為銀以兩計者凡百四十有八公私
耗數莫可勝記作驗收哉運自蜀至京不下萬

里每運為筏以二十三十為率每筏運夫四十
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大約三年其為直殆且
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胶月削其存幾何父往
子來曾無寧歲出萬死于一生作轉輸疲弊嗷
不身膏草野則蓽于江魚之腹隨其所在動若
陌穿彼青黄雕刻木之災也楩楠杞梓獨非生
民之災乎夫楩楠杞梓處設而保全之徒以應
營建所需之故而傷陛下赤子曾楩楠杞梓之
所不若每三復蜀中採木記國朝招撫無已時夫
蜀中採木之厥罔頻災興採木之役則
招招無已時夫非蜀產也產于邊蜀之夷也
甚楚之詩為之于邑

幽陰僻絶人跡不到之地崢山澗谷之所隔閡
也炎霜古雪之所稽集也虎豹之所不居也蛇
虺之所窟穴也毒煙若霧之所蠱也如此者不知
之所為依也毒飛猱之所望而駭也山精木魅
幾千百年而後成大木其上干霄其圍橫亘雖
驅鬼申而發殪宮亦不能以取之而以本朝之
威命使臣弱之小民必欲其得之前者僵而後
屬寡者踣而衆至督者設機械後者忘性命弗
得弗已以此思之不必身履其地而小民艱難
我苦萬死一生之情狀可知矣蓋嘉定州守徐
學周所著有哀鳴録焉徐守蓋嘗躬履其地仰
耳先是余邑少司空楊公和洪熙元年奉命採
木于蜀迄今二百餘年而余再領盆役採木非
國家所得已也面十喪落之鄉而余親見之焦唇乾肺以為民求
萬有一分之便用以想見楊公之苦心焉以不
恒有之役不忍見之苦而一邑之中余與楊公
再領其事豈不異哉夫人臣之誼不過捐軀為
國耳然用之伐叛逆則功高而名顯用之採
木則竹帛不書人不幸楊公賢者也採
木之事久遠蜀人無知之者余因為記勒石芙
蓉閣中以見余景慨之私倘蜀志焉

退谷逸叟著

寶源局公署

寶源局在城之東石大人衙盖石亨舊宅也亨伏誅宅沒入官嘉靖中賜仇鸞之鸞復沒入官因改為寶源局高可跨身凡兩重牀已稍朽矣永樂四年工部尚書宋禮取木于蜀得大木於馬湖府盧運木大使因初鼓鑄之事惟屬工部至天啓二年始增寶泉局其政屬于戶部而工部之所鑄者微矣

錢自周景王以前皆漫無文至南宋廢帝景和元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錢有年號自此始然杜祐通典載宋武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則錢有

年號又不始于景和矣至後漢曰漢通元寶周曰周通元寶至宋之間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寶皆不用年號錢始于周太公然商紀紂孚賦欲以寔鹿臺之錢則商時已有錢名矣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鉄錢之貴漫以姦詐自破崩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行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寇之始令以

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
章為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
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于
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
七十七為百白晁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
然故名者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
五十六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其餘州縣官民
所當得其出者每百纔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
者每百為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
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明初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
以四百為一貫四十為一兩四文為一錢置官
治之即住以後鑄洪武通寶錢當十當五當三
折二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錢重
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
六年禁私鑄八年罷寶源局造大明寶鈔每鈔
一貫准錢千文銀一兩其餘以是為差曰一貫
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
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
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就以其物給賞有以
金銀易鈔者驗此商稅課諸色錢鈔兼收錢十
之三鈔十之七百文以下則用錢十年置各布

政司寶泉局鑄小錢與鈔兼行十三年令在外
在京各置行用庫令民間鈔貫伯昏爛者入庫
易換量收工墨價值二十三年令造小錢一十
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每生銅一觔鑄小錢一
百六十折當二錢八十當三錢五十四當五錢
三十二當十錢一十六二十三年定錢制每小
錢一文銅二分其餘四等錢依小錢制通增二
十四年令諸商稅課程俱鈔貫有字可辨真偽
者不問破爛油污水跡紙補即與收受二十六
年罷各布政司寶泉局其明年禁行錢專用鈔
永樂元年以鈔法不通令民間有用金銀交易
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五年令各色稅課程俱
年設寶鈔提舉司于北京八年鑄永樂通寶錢
于天下而錢復兼鈔矣宣德正統中並重鈔法
至景泰四年聽民間鈔錢相兼行使成化十三
年罷鑄私錢之禁十六年覆核錢之禁但係國
國錢即便行使勿拘年代遠近弘治中民間往
往有盜鑄錢透有新錢及鉛錫薄少低錢倒好
皮棍等項名色于是鑄弘治通寶錢官吏俸薪
並給通寶錢諸稅課衙門一半收洪永宣三朝
制錢如無三朝制錢者折收舊錢二文以下折

鑄錢則例

洪武間當十錢一千箇煉模用油一十一兩三錢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炭五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當五錢二千個煉模用油一斤一十四兩五錢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五斤一十五兩二錢當三錢五千個煉模用油一斤六兩二錢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五斤九兩二錢五分炭五十三斤八兩三錢五分折二錢五千個煉模用油一斤四兩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五斤一十五兩二錢炭五十三斤一十六兩五錢鑄錢北平二十一座每座鑄錢一十二百八十

罰正德七年令職官折色俸給十分為準一分折錢九分開銀嘉靖二年令民間用好錢每銀一錢七十文低錢每銀一錢者倍之四年令收稅課每鈔一貫折銀三厘每錢七八文折銀一分六年鑄嘉靖通寶錢每文重一錢三分與洪武錢相參京官折俸禹貢金背火漆隆慶元年令民間貨鬻值銀一錢以下止許用錢自朝制錢凡歷代舊錢每八文折銀一分崇禎本戶部司務臣請不許任意低昂四年鑄隆慶通寶錢成合戶部侍郎王鍾永力主之然卒不能行

沙碓三千五百二十個鑄匠工食每百文銀三分八厘萬曆中則例金背錢一萬文合用四火黃銅八十五斤八兩六錢一分三厘一毫水錫五斤一十一兩六錢四分八毫八絲炸把二百三十九斤八兩一錢一分六厘七毫木炭四十五斤六兩二錢四厘四毫白麻一十一兩六錢二分六厘六毫松香二斤一十三兩六錢二分四厘四絲砂碓六個鑄匠工食銀三兩六錢五分火漆錢一萬文合用二火黃銅斤兩同半蹄甲一百八十五個一分八厘餘皆同前凡在外各處鑄錢北平二十一座每座鑄錢一十二百八十

三萬四百文廣西一十五座半每歲鑄錢九百
三萬九千六百文陝西三十九座半每歲鑄錢
二千三百三萬六千四百文廣東一十九座半
每歲鑄錢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文四
川一十座每歲鑄錢五百八十三萬二千文山
東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二百一十二萬
二千文山西四十座每歲鑄錢二十三百三十
二萬八千文河南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
三百一十二萬二千文浙江二十一座每歲鑄
錢一千一百六十六萬四千文江西一百一十
五座每歲鑄錢六千七百六萬八千文

工部條議鑄錢必用水銅者以銅性燥烈非用
錫引則稽留不動字畫不明偽有四火黃銅則
水錫乃必需之物近商銅日低錫似宜裁前任
王員外呈議以錫易銅歸錢內蓋欲錢體厚重
期于久遠誰是錢白有定式如果全式則錢自
不軟與其以錫換銅而以四斤五兩四錢八分
之數加重于一萬文之內不若計銅增錢而以
四斤五兩四錢八分加多于一萬文之外蓋水
錫五斤一十一兩二錢價銀四錢五分六厘照
價淨銅四斤五兩四錢八分可鑄錢四百八
十二文如鑄錢十萬即多四千八百三十文錢

無幾耳舉天下之人用其最少者若之何不匱
況逐年九邊之費往而不返則不出銀非而之
閉而不出銀非而之自天非湧之自地非造之
自人奈何不竭：而強取則民病取之不得則
國病必然之勢也惟銅則不然二百餘年來錢
法不修天下廢銅在民間為供具什器者不知
幾十萬億其產于各處名山者豪姓大賈負販
以擅厚利又不知幾千萬億假使盡天下之銅
化而為錢則盡天下之銅皆可貿銀而歸之太
倉以助司農之急蓋銅因于山自然不費而錢
成于人鑄造無窮上不勤朝廷錙銖而摩裡于

國下不服閻閻喜血而陰摩于民生財物之道無踰于此乃格于議論束手坐視莫肯決行是管仲計然之所捐棄而竊笑也

一曰專官凡錢法不行以有司不肯收錢徒責之小民也所以使有司得操其收不收之權者由朝無專責之官以錢去委之有司不知錢法行有司之所不便也欲行錢宜責成司道官董其事選著地方廉幹屬官分理每年差御史一員巡視以錢法之行滯注各官之能否事平錢改一鑄局以一局供數十州縣不足用也錢初行須布散周流多開鑄局廣募工匠大府地

雜矣

二曰定規則凡官吏所以喜收銀以收銀有加耗科頭支放有那移侵減若錢不可期悉不可規制門其始有司徵稅除起運照額收銀其餘存留支放者銀錢中半兼收小民不許一概納銀有司不許一概收銀納戶部赴各府鑄局換錢回本處州縣納庫每收銀一錢限換與小民紋銀一錢者止徵銅錢八十五文小民納銀一錢者止徵銅錢八十三文官給錢與舖戶變賣亦照八十三文舖戶賣與小民紋銀一錢限一錢限八十一文

小民自相交易止八十文如此則民有微息無不悅從矣一切上下俸工食并薪俱銀錢中半支給各府州縣扣定每歲除半銀若干外該半錢若干申詳合于上司刊入由票永為遵守各衙門胥吏罰紙贖亦銀錢兼收或全收銅錢尤見美意政有勤要小民全銀布圖加耗者廵按御

三曰廣鑄局官不收錢民無用錢之處故錢法不行官既收錢民無錢可用法亦不行或議每省設一鑄局以一局供數十州縣不足用也錢初行須布散周流多開鑄局廣募工匠大府地

廣糧多者一府一局量州縣之數為爐之多寡小府錢糧少者一道設一局可也工部選寶源局萬曆新錢金背平圓光亮者每省給樣錢二二千文該布政司轉發各府依樣鑄造不必大重每錢一文定制官法馬一錢二分為準每銅加錫一斤鑄錢一百三十文有奇銅錫鉛勘原解足色下火不許工匠偷換攙和字畫邊大務鑿磁光平俱以大明通寶四字為文以便永行如式樣歪薄文理模糊比式不合者監造官初犯戒飭再犯追賠鑄造如法者工匠加賞仍令轉相教習其局中一應利弊聽監造官講求禁

緝因考其能否三年之後錢多足用量議減局
四口採礦銅買銅鑄錢則所費多今雲南陝西
四川廣東各省有銅礦為奸商專擅或封閉未
開為土人竊採宜選廉幹官一員為錢運使專
理銅課重其權而久其任臨洞開採禁緝私販
各省巡錢御史按季查委的當職官給與勘合
公文前去運使衙門閱領官銅回省轉給各府
鑄造其各省支銅量各礦近使者坐派每歲支
銅若干即以地方銀錢中半兼支之數起例假
如應支銅錢一萬三千三百文坐派銅一百斤
以錢輕重準銅之多寡如礦銅一時採鍊不敷

設法權買接濟其鑄法每銅一斤和錫數兩則
錢色光潤宜于該省出錫地方每歲酌量派撥
本色錫若干能赴錢運司收貯照數轉給每給
銅一百斤搭錫若干斤領訖足色交付解官領
回巡錢御史徵門勘驗轉給錢法道給散該府
五日廠工本起鑄須工本工本無措稍法不便
者暫口矣令必不費官帑但查該府各州縣額
派存留銀兩先一年十二月預借徵四分之一
銀一百兩誣告反坐蓋利厚私鑄起禁不得不
嚴先令寶源局鑄樣頒給各省依式監造以佐
小錢之不給

七曰算歲息查每年運司給過某省銅錫若干

錢四十一萬五千文領回兼銀文放或即以準
小民初一年納錢之數亦可大約鑄造之費每
銀一兩可鑄錢一千二百文銀五百兩可鑄錢
六十萬而還抵之外尚餘錢一十八萬五千文
給鋪戶變賣可值銀二百二十二兩九錢此皆
以尋常費工本鑄造者論也若因銅于礦不勞
買辦止于庇作工食所費益無幾矣奉行得人
前銀五百兩可無多費而更增二百二十兩有
奇之息由五百兩以推至千萬由一縣推之天
下即此那借子息已不下百萬矣自此以後惟
因自然之利盡人官之力有增無減錢日多于

下利口竭于國太倉之積計日可充矣
六曰鑄大錢：法始行鑄造不及則有權宜變
通之法古者以大錢為母權子行其費少而利
多今宜另開私局一所鑄大錢或一當三十或
一當五十務取精工不必大重但以文為別曰
大明通寶註當三十字樣與小錢三七或四
六無行背鑄文曰私鑄者斬四隣籍沒告者賞
銀一百兩誣告反坐蓋利厚私鑄起禁不得不
嚴先令寶源局鑄樣頒給各省依式監造以佐
小錢之不給
七曰算歲息查每年運司給過某省銅錫若干

即依銅一斤鑄錢一百三十文起算比對本省該年應鑄過銅錢若干又依銅錢每八十五文貴銀一錢比算本省額銀一半收錢之數即知各局一年該換過銀若干假如一省該存留支給銀十萬兩即該一半換錢計四十二百五十萬文該鑄過運司銅錫三十二萬四千四百九十斤有奇該變賣過銀五萬兩濟還此其大約也

八曰禁盜鑄官錢精好則通行無滯錢精好工費多奸民無厚利盜鑄自少盜鑄之錢自然粗惡官錢一被混雜民遂罔然疑阻錢法之壞多由此所以從來禁私鑄非但為利權不可下移亦以防阻滯也今宜嚴為之禁但捕獲私鑄真贓者一文以上即斬知而不舉者連坐出首得實者賞銀二十兩

九曰嚴稽算各局鑄錢事干軍儲凡逐年收過銅錫鑄過新錢賣過銀兩起解過數目責成監守置籍稽查勿使工匠朦朧冒破吏胥那移侵欺此一應幹御史理之有餘矣

十曰重賞罰今行禁止存乎賞罰信賞罰必天下無不辦之事苟且依違則切戒故套令國計艱窘用若准北用鴻眼雲南用海貝隨便無

十二曰信令今前此錢法亦嘗議行未幾報罷令民欲蓄錢恐一旦中改則錢之積無用宜詔諭天下確然示以必行永久之意使百姓安心為長久計

十三曰融販商地方商人屯錢販賣官司往往禁之孟冏錢少販多則地方空虛民不足用今既廣開鑄局則錢多販賣者亦多流通布散小民得錢易于出手亟宜聽從地方多積錢或者十四曰困民使各省舊用錢地方利先稱害矣宜聽議禁舊錢以疏新錢民未見利新舊兼用若准北用鴻眼雲南用海貝隨便無

行至于原用銀地方則決然全用新錢以上十四條皆據臣職掌謬陳一得倘垂採納未必非軍需之一助也

退谷逸叟著

都察院公署

都察院在皇城之西與刑部大理寺並列稱三法司初設御史臺洪武十三年改都察院十七年始定設都御史即古御史大夫之職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即古中丞之職副都左右各一人僉都四人主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畏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而朝覲考察都御史入天官臺司監百執陳之斷大獄重囚會鞫于外朝或

奉旨同刑部大理寺讞平之屬十三道監察御史主察外內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差在內京畿道刷卷巡營軍提學清恤軍巡視光祿巡倉廂城門在外巡按清軍刷卷巡鹽茶河閘印馬屯田師行則監軍紀功各以其事專監察而御史巡按則代天子行賞所按藩服大臣若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而河南道獨專諸內外考察凡朝會糾儀祭祀監禮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無避凡罪因按巡審錄有故出入理辨之凡大獄勅下臺推奏當上聽裁常獄擬罪移許大理寺凡有大政集闕廷預議

為益六部有專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得糾劾無職司乃憲綱諸御史糾劾事件勤務明著實跡開寫年月毋虛文從誠許拾細瑣抑或令其事慎重焉而御史出按復命都御史覆其稱職不稱職以聞又御史犯罪加三等有旨從重論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政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按鄭注太宰以六典治邦國八則治都鄙八統治萬民而贊之以書者即史也蓋內史出王命外史書令御史為之屬則贊二官之書以百官班籍繫焉故亦以書數之即其數而從政則察其不職者而使之各修其職亦贊書也

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南臺唐龍朔改御史臺曰憲臺咸亨復舊門北閤主陰殺也御史為風霜之任初漢故事遷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試御史隸焉二曰殿閣殿中侍御史隸焉

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宋初沿唐制太平興國中以張巽為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此始元豐中以御史專領六察其後以中丞為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兩漢直指使者得擅誅刺史二千石以下東漢遣八使巡行二千石有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權任之重如此

元上都御史臺殿中司記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督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者實古中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殊時異制沿革靡常在唐則兼知庫藏出納宮門內事京畿諸州衛兵禁而收發非一在宋則三院並得言事兼察事而官守不分遷我世祖皇帝至元五年肇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中別為一司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廷稱慶則對立于龍墀之下而不與庶僚序列大駕行幸則舉從于翰尾之中而非若他官可以更休委任既專地位

復審臣僚有所敷奏無不與聞而其命秩之崇品在第四從可知也視唐宋以七品官為之重輕之不侔為衆所嚴自非動賢責實清方直亮之節風始乏人誠使求者知所慕效而思維其風則則所托以都御史都察院古都督府也明太祖洪武初一循元舊當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各戎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處大夫共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御史臺為都察院止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為正三品明年為正二品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掛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為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事公妻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為御史府設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革惠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署如六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紹督提督恭贊巡撫各鎮者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完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自部佐卿寺簡臬遷轉亦不復歸院

洪武中命易和等為左御史大夫等官論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正百司朝廷紀綱盡繫于此而臺察之任寔為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正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職因循以紊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大臣之體也

洪熙元年諭吏部惟暨御史部咨訪可為都御史者以名上宣德十年勅諭都察院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紀綱之任凡政事得失軍民休戚皆所當言糾舉邪慝伸理冤抑皆所當務比之庶官所係惠重近年以來盡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遲小才以張威福或搜細故以陷善良甚至假其權位貪

國賄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無伸而風紀之道
遂致廢弛自今監察御史有瞻濫及失職者令
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舉黜退按察司官有瞻
濫及不稱職者令按察使及具同僚糾舉黜退
仍令吏部今後初仕者不許銓除風憲九監察
都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官及各直官保舉務要開
具實行聞奏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
贓及不稱職舉者同罪

崇禎元年九月吏科給事中許譽卿疏言國
家無一事不倚籍經費；無毫忽不取辦小民
惟此胼手胝足之傳寔係九邊廢府之命勞苦

最甚咻嘆宜先所類郡邑有司矢志循民睠心
咨訪而比年以來官方窳敝朴視為故事裘弊若固閒累
逢廣風純響鼓朴視為故事裘弊若固閒累
欽橫征徒緩營繕之欲鋪行里甲半供結納之
需吾民之罪于虐政者亦既水火不啻矣其地
方撫按司道有察吏之責者又皆膏肓積習倒
置官評樂進媚之可親仇青白之異已抑或猥
狗情面姑示調停科甲正官雖貪殘尚徒寬典
時重守在外撫按衙門近者一月遠者三月以
平之盛庶幾一夫不獲之憂朕與諸臣皆有令
聞欽哉

又十五年四月諭朝廷肥言細諫必須言路得

人欲得人必嚴考選公諮慎挽辨言試功抑競
奬恬罷真去贋此原是部院職掌昨面諭已明
着即悉心詳議條列良法具奏又舊制試御史
必先試以小差果能稱職歷事經年方准實授
近因缺員一概差往巡方及至回道又未見嚴
加考核殊失慎重風憲之意今着該院堂上官
執法姪舊申明舊制試御史必須分別去留不
得循資推數概題按差效有不堪貽悮地方所
有未盡事宜也着具本奏聞

嘗考禹之偶予宋仕行為御史中丞宰相而下
畏之曰不肯以思意假人者也周朝顧佐為都
御史在朝大臣有舍黑不去許筆錐衣當御前
面加糾舉就行拿問故都御史凡衣緋入朝之
日必有糾舉大臣莫不股慄令此職不舉故大
臣無忌憚朝多貪黑如之何民不窮且亂也故掌
院官必在得人始能倡率極極巡揚敷百司其守
令等官一有慢令害民者巡按官即按之無貸
撫巡官一有不奉法者掌院官即按之無貸則
法無往不行矣

左都御史孫丕揚責成御史登清天下疏挂惟

天下澄清具象有三無暴征橫斂合一隅之
閭閻而相安于拚擊者守令澄清之氣象也不
損下不益上合一而之郡縣而相孤于撫字者
藩臬澄肅之氣象也有道揆法守令一世之
藩臬而相率于廉隅者部院澄清之氣象也三
者本于清惟貪墨壞之嵗澄清之路而閫乘反
攄轡之臣有難誅其責者望上欲責御史而澄
清矣乎斯隨地察會當力行馬夫都城者天下
軒冕之紀會海隅清濁之本也國門之內某
藩臬至簞笥之多幾何矣某守令至簞笥之多
幾何矣苟物色之固可家喻而户曉御史有專

城之任者也請望上下令巡視各御史立為季
察藏察之規以防群吏之弁毫法紀者季以為
察則御史將以考兵馬一季之內交通接禮若
例者勿問已必計緝獲打點之起幾何人指稱之起幾何人即以定兵馬之
賢劣而年終舉劾焉歲以為察則本院持以
考御史一年之內聽虛証枉無干者勿論已總
計緝獲打點共若干濫餽共若干指稱共若干
即以定御史之風裁而歲册滿政報焉果有蹤
爾嘩爾甘烏登壠之謀媚與籠工于乞墻之
計者聽各御史隨時參論以清士風御史敢容

隆者聽臣等參論以滿惡體斯攷取與考義利欲掩惡而不可掩矣絕都會之貪風巡視御史責成其可緩耶畿十三省者吏治汙隆之要地民生憂戚之大關也國門之外藩臬皆有分土問官于藉不可數以閒閒苟察識之即知為廣而為貪御史有專方之任者也請望上下令巡按各御史立為一年三年之察以防群吏之濁獷病民者一歲諸屬必出貲矣入賀餽受有無過濫遷官餽受有無過濫考績餽受有無過濫時維出疆即評品之三年諸屬必述職矣州縣科斂伊執分外府寺科斂伊執分外藩臬科斂分外時當述職即旌別之黜吏廉吏也改其廉則從而賢之黜能吏也出疆述職或變其守則從而糾之議在方面剿無惜于大寮議在守令糾不及乎甲第胥聽各巡按隨事論列不待差滿之報倘罪過未盈者佐貳難摹者量行戒飭以清仕路巡按御史敢為奏欺:則不忠臣之不忠猶子之不孝不可以容于天地之間臣蹕漦衰頹甘心永廢蒙陛下拔

治民隱莫敢不清四海士風觀於部院科道無也部院科道澄清斯海隅之吏治民隱莫敢不清是澄清天下固不當專委藩臬守令乎明矣內外當路胥有世道責者也取與一苟即民瘼增倘隅之悲矣臣頻亦為條目禁革與天下共改奢儉不問即士風有蠲之詢矣臣頻立為條目約束與天下以共守撫按以此繩守令即以身先之求諸人者有諸己焉部院科道以此繩藩臬即以身先之非諸人者無諸己焉澄清閑鍵莫要于此若言清行濁陽儉陰奢外靡內受斯風頹媚世者流矣聽科道不時訪究以清

士習之本夫然後部院科道相與澄清于內藩臬守令相與澄清于外將見人:著其羊之節在:敦琴鶴之風海隅蒼赤豈不利賴多哉

在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臣聞孔子聖人其論臣道不過曰事君以忠而已他日告子路曰勿欺也即忠之說也宮之奇曰除閨以應外謂之忠則勿欺之說也人之心九竅私自便而不可以告人者是謂閨昧之心除去之乃為勿欺:則不忠臣之不忠猶子之不孝不可以容于天地之間臣蹕漦衰頹甘心永廢蒙陛下拔置兩臺為諸御史之長臣甚懼甚懼兢:自守

履絇踵墨以求慕過亦可保其身名然未可謂稱職也即此為閹昧之心請除去夫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皆稱其職即臣之稱職彼衣繡持斧出而迷方者如使百城術理萬民樂業則為一方之太平積之則為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之各當而已舉劾之所以不當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竣而報命所舉皆拘舊又有揭薦之外有提薦之其後俸不及期及陞任者皆班史所載者六人耳傳世之與救時周目不同

然循吏亦不宜若此之多循吏若此其多也則宜有治理效而小民之窮苦憂慮愚弱者為鬼祟點者為盜何哉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贓成風無術可禁自大户改為條鞭而徵收日重有一兩而加二三錢者貧民粮少無不加倍或父子不許合封所得尤多故有司鮮不立富者買物皆與大户隨之置辦下程餅師酒保參謁上官輒令行户供應官府之取給半直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皆受其累而又有喜于作威者不問事之大小一怒輒折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常得薦舉非上官皆不之知也又非皆知之而故昧其本心也不過曰此吾之同鄉故僧不能恕也曰此權要之所託也是能報復不可勿也不勿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譽之會者廣于伯夷而酷者惠于子產凡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託誰不能者以此舉人誰不可舉其所勿者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率多從寬故曰舉勿之不當以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怨之于以保禄位甚為不便臣年歲已長忝竊過分如不肯任怨而徒委之後進小臣以苟且蹇責則亦不忠之甚矣夫守官六年而考察御史按滿堂上官發何南等道查叢亦謂之考察言其任怨同也

萬曆二年十一月内該本院題為考察事即奉神宗皇帝聖旨卿史產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舉部位回道豈人盡皆稱職典過者及過京官考察之時却如何又有紛紛議論今後務要申明舊例著實舉行有不稱的即便參奏改黜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内該本院同吏部會議為舉規則具題節奉神宗皇帝聖旨是近来為舉汎濫屢有明旨禁飭通不遵守今後撫按官薦舉務查照萬曆九年以前額數不許聽囑徇私任情偏濫有故違的該科指名查參欽此俱經欽遵在案每遇按

臣差滿其題向道皆以為授陛枉力行之即為盡職何必多言哉但循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及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即為多事臣德薄名微遭足以結怨而無益于殿最也必仰藉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人心邪也況迷未悟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先必教誨之使知陛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啓二年內該山東巡按御史董羽宸糾劾不職有司奉聖旨這論動各官貪酷私數多着巡按官即提問追贓充餉事完該該部知道欽此仰見陛下之臣飭吏治若此其嚴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通將其所舉劾今河南道發車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先當而後為稱職否則即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保祿位非與人殊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今天下禍深于遼疆兵連于黔蜀而內地之赤子化為妖賊孑遺亦可謂不安之甚矣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為臣子者乃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為也臣望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揭薦必不可

行所薦者必不可為滋陛枉力行之即為必不可使擬降調從此共回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棟位從之名寔甚粹美先慶及于孫豈非仕人之福哉如以臣言為迂上頓哉如以臣言為迂臣必不敢愛一官以負

肯使掌而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婾阿隨默臣初入院適見兩御史回道一為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為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考察重矣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呈秀陛下不以臣為不史一時同道一至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為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核無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着回道者呈臣即以稱職考察奉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袁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益有難于言者矣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污者

强盗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贿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贿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贿無罪不薦應薦者多以不送贿不薦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敢訪其主名何人至于舉按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大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盐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贓私以入告笑則有霍卸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史科給事中耙大中且發其餽遺奉聖旨提

問矣是贿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寔自貢諛也文國家龍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其易與也又奉之千金求薦而卒薦則相益稔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是拄山憾之戚祇供其槩貨攫金之用而墻間壑斬之賤且肖居觸奸指使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祈皇上速賜勅下吏部曉復施行

都御史李宬推舉御史疏本院先奏御史缺員

大學士魚掌都察院事趙南吉止考察科道

疏本月二十三日臣伏覩吏部接出榜論朝覲

推官知縣中廉能名著歷練老成言貌相宜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之上不限旌異與否進士舉人出身歷任三年各道問刑半年照例舉送吏部覆實授其有知而不舉：而不公者罪之已蒙俞允魚命巡撫大臣公同推舉自是惟南直隸巡撫巡按及浙江兩司會舉數人其他顧忌畏避未見政舉一人者又其後止許推舉曾經旌異者且旌異多出好惡之私又有避嫌而不肯旌異者巡按御史每年一更有前以旌異而後不肯霞勘者其中有年貌不相宜者有非科目出身者有旌異之後易其初心者古稱立賢無方不可拘泥又曰薦賢蔽賢欺君罪均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寔自貢諛也文國家龍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其易與也又奉之千金求薦而卒薦則相益稔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是拄山憾之戚祇供其槩貨攫金之用而墻間壑斬之賤且肖居觸奸指使之官臣故謂其當亦舉之若復知而不舉：而不公者仍論以法如此則振揚風紀遵按并布按二司正官各舉所部推官知縣九所勸勉矣

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趙南吉等科道

疏本月二十三日臣伏覩吏部接出榜論朝覲

在通糾劾要公自朕即位四年科道官一向放
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卿等嚴加考察仔細
來說欽此蓋近因御史臺 奏論臺事言辭躁
妄上干聖聰以致嚴諭臣聞之不勝驚懼臣切
思 葉 已蒙 皇上薄示降罰豈以懲一戒百矣
今又因此一人遂波及于諸臣並及前四年之
諸臣一時衆心洶洶人人自危臣抱此私憂故
不敢默也臣查得自 皇上登極以來科道諸臣
僅二百人中間豈無赤心報國忠直敢言之士
今一概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罪之其罪不容
於死矣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承德意過于嚴
切未免忠邪並黜王石俱焚則將來言路壅塞
士氣銷阻有傷國家安靜和平之福其關係匪
小也恭惟 皇上聖德寬仁如天如地臣民仰戴
洋溢四海今有所激故降此嚴諭臣愚以疎庸
謬承委託當此衆心惶亂之時治忽將分之際
豈敢惜身保位結舌而不言哉嘗考往古漢唐
宋之事皆因鉤致黨人之罪遂各將一時賢才
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凌夷
以至于不救此誠可為戒者我祖宗之制設立
科道許其風聞言事或是或不是尚有執政諸
臣酌量可否取自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

責以為懲戒而已未聞群數百人而盡加考察
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弊者也伏望 皇上垂
大造之恩收回成諭特加寬赦仍許科道諸臣
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見聖諭之嚴既足以
鎮狂躁之心而聖恩之寬又足以作忠直之氣
寃最並施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
內閣一年之內屢被科道官妄加詆毀不勝其
辱是科道官本不知臣也臣今乃為此言以救
之豈敢有一毫狗私庇護市恩要譽之意哉天
地神明寔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寔欲為 皇上
尊顯聖名為 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爰惜人材

耳且臣奉 敕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
其調停苟救于下孰若諭忠衷懇于 皇上之前
倘蒙聖明垂鑒曲賜矜恕前代光美祖宗而臣
前載垂令名于無窮也哉

附方正學孝孺御史府記皇上嗣位之初即下
明詔行寬政救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
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內絮帛民鰥于者
官為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
所患苦貴廣平史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
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于

化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祖宗神靈斷獄頗簡其吏都察院仍舊制為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察院鴻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唐事府為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敕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于為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為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自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輕重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綱紀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屬而是非錯謬刑獄則是近代始置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眾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改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先帝之道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使於國利于民者則言之為民之蠹為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于行德敬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

國治之意苟為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未盡以市名或為激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若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大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總督巡撫

漢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分侯王而亂唐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分藩鎮而亂宋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分南北而亂正統而後或變生于腹裡或釁起于邊陲而諸侯遍諸省一時撫臣多不能振聯屬之策興討罪之師保境以自全擾城以自守直為是懦若而還之也先河北之趙晉兩蜀之麻陽廣之岑猛滇之麓川獨猺震蕩鄧茂楚之而各省撫臣皆相視而莫之能相救必設總督而後能平之彼其時非盡撫臣之怯也已算也評並權打夫兩大不能以相使而況十數大乎勢分故也列聖振長策而馭聯屬遍方腹裏多設提督以聯屬而節制之若連環然且頒之勅如一省雖作則總督調近省之食與兵或擊其首或邀其尾或捣其左或角其右有難則合制

之難已則散而歸之無借兵之苦無萃食之擾語曰分指之十彈不如合掌之一擊此分合利病之說也制勢之策善之善者也難之者曰多設總督恐多擾則不便恐多費則不便不知今天下割邊已設撫按督宣大山西又撫督以聯屬之陝西三邊又總督以聯屬之四川雲南湖廣當設撫督矣事平罷不設假令至今存也調諸省之食與兵直拉杓而誅斬兵之亂矣近又從言者河漕總督得提督南北

直隸山東河南之兵浙江兩湖廣之食是中原一抱督也即有師尚詔者矣兵食中第令諸路坐而京之兩惟河漕大臣不當令兼巡撫風陽滸夫風陽乃是陵寢之所鍾也中原之所樞也其地重其勢尊烏可以河漕帶為也且古治水者八年萬里于外又安可鞅繫一隅哉決以另置巡臣便由是言之則登海增兩撫督足矣風陽增一巡撫足矣增三臣而天下安何費之足云且無事則撫督不得侵巡撫之權有事則巡撫不得抗總督之命若川雲撫督當駐滇或魚巡撫閩浙撫督當駐浙或魚巡撫九屬省便

又不必增官矣河漕總中原當駐淮而江北撫當駐風陽此大聯屬勢也而鄖陽贛州之軍門又小聯屬勢也如此則常合而不分問撫督軍務官本朝始于何時都御史撫督王驥始也撫兵官志聽節制既以兵部尚書帥師當王振好大之心遂擬正統四年麓川之役王驥已設營城西則江淮參之而已矣是而四方多警類辛如例如馬昂于兩廣石璞于閩外王來于湖廣侯通于雲南無事平則罷又繼是而景泰天

順及成化初白圭葉盛韓雍等皆稱提督憲屬協同勅以督理為云又繼是則為任官矣成化六年閩總制自弘治末年泰始楊一清張泰始便于徵發策應今亦為任官矣議者乘低品文武之鈞濟重制勳後之術是矣而進止異同束手和混內外援搆隱于奸究其能制而協之更當潤飾令必無伏機不亦盡乎又繼是而陳金華陽之後陸完劉六七之役至統制七省者後事而或援以為例其必有慎而馭之則可矣

天下設巡撫都御史洪武末有也太祖不欲以

重臣令典錢糧兵馬永樂十九年勅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是謂巡撫宣德間令巡撫官每歲八月一赴京議事蓋不欲陳迭以懸机重景泰四年總差都御史其意尚在執持風紀有故則入奏廟議而握柄則有司存自是則曰整飭曰提督曰總制曰鎮守又復與兵部尚書侍郎之職與都御史百僚群將俯首聽一人之謀似乎事權少殊故復以巡按稽察使左右參政參議分頭巡歷不相關而司鋒鎋者每掣肘不能自盡是痛癢不相關而近年失事并罪撫臣試得肯綮而當道執要可

念施矣天順間石亨曹欽請罷巡撫正德間劉瑾取回巡撫彼固借私以逞要亦為無說苟使其置布腹心則共為毒又不可勝言

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陽蘇松各處巡撫并巡視河道御史共二十三員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景泰年間各遣巡撫有只用寺丞等官領敕行事不以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翱在遼東自僉都陞副都左都右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鎰在陝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濟得地方生民為朝廷所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史郎中在外左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參政年深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副都原職畢者陞僉都十其領勅一般行事其有在事之理者改任腹裡不為彼僉都陞副都副都陞右深勞著者就陞部院掌印

漕年富皆自副都陞戶部尚書不為蹊等益先必如此廣推方能得人後任久任方能修葺學道體必如此重推方能久久任方能修葺學道體完固撫治得百姓安業以為國家久安長治之大政記云景泰三年太僕少卿黃仕儁巡撫重臣三司所行多被掣肘久或變節急終乞勅大納無執細事惟從安民安之處可以無設三司權本重巡撫初設便多齟齬尤不便于武官故石亨奏罷此黃少卿有激之言天下承平既久官箴漸替事未必安民未必安則此官不可少惟須得人以老成

靜重為主得風力御史佐之尤佳風力者何行
于夫奸大貪故曰持斧訣為責循故事塞責
完而歸之京堂開府有摩而上矣
西垣筆記
洪武辛未初皇太子巡撫陝西撫之名始於
此
建文元年命左都御史暴昭户部侍郎夏元吉
給事中徐思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天下
問民所疾苦貪廉平吏默貪墨不職者皆得以
便宜行之
洪熙初嘗命廣西布政司參幹巡視直隸浙江
肆虐良民苦之乞命廷臣往采巡撫庶民安田
里下吏部會户部工部議遂命廣西按察使胡
概為大理寺卿同四川參政蔡泰巡直隸及浙
江諸郡此設巡撫之始
凡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巡撫各處地
方事畢復命或即停遣初名巡撫或名鎮守後
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又文移往
來亦多窒礙定為都御史巡撫兼軍務者加提
督有提兵地方加贊理管糧餉者加總督兼理
他如整飭邊備提督邊關及撫治流民撫理河

道等項皆因事特設
提督總制地方不過避本省都御史侍郎俱巡撫河南兗州
部左侍郎彰德人王彰以右都御史巡撫淮野人劉應節以刑
人樊敬以右通政鎮濟寧潘榮河張學顏梁夢龍等以直隸人
書特勅開豁榮河學顏夢龍等以直隸人
紀事述
景泰初給事中李賓等奏近年各處鎮守巡撫
等官動經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悲隔遠
疾病而不能相恤子女遠嫁而不能婚娶有子者而遣此應與子
官議許其妻子完住量給本處官倉俸米以贍

其家從之此巡撫携家之始
督撫帶風憲之銜不獨地方利弊可言即朝廷
大政無不可入告萬曆中番撫魏允貞淮撫李
三才皆極論天下事請其奏疏即升通政參議
見也又王岳為劉瑾所逐山東巡撫朱欽極言
之理罰米三百石而不能罷後乃寂然矣
監察御史
正統四年十月諭禮部都察院朝廷建風憲任
之耳目綱紀之寄所以肅百僚而貞百度也憲
綱之書掌于典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時改
畫而中外憲臣往往有任情增益者我皇考宣

宗章皇帝臨御臣下屢以為言遂勅禮部同翰林儒臣考洪武文而申明之并以洪武永樂以來祖宗所定風憲事體著在簡册者悉載其中永示遵守而益之以訓戒之言凡出臣下所自增者並削去之書成先皇帝上賓未及頒行今上嗣位之初切以風憲為重勅有司纂述務在復以憲綱為言朕今于先朝所得人外之憲臣考定中益以見行事宜兩部即用刊印頒布中外諸司遵守爾都察院其下各道御史及在外按察司官欽遵奉行其洪武以後憲綱凡係臣

下自增者不用政有故違仍罪不恕欽哉故諭

嘉靖初論狀准民為和本周邦事不可不加意恤欲民安又慮有旨命吏部多方選授用心考察外但未開某官果賢某方民疲安生其官為否某方民不聊生盜賊生發陷害如未知來孰況近來奏變多端本由朕致而百司分理亦所不免有匡贊之責而親民之官又最切焉今將朕倘有所見立為條目爾部院便即刊布開示于後

所司慎選外著彼到任之後務守令己有旨命成法盡佈職業愛惜百姓所欲要上遵我皇祖者與之聚之所惡者與之去之扶善而驅其強暴尊賢而去其不肖教之以忠孝尊之以仁義勿得肆虐用酷殘我百姓

凡軍民人等有在家能孝奉祖宗恭事長上和睦鄰里教訓子孫者務要指名奏來以憑旌異不許狥情用私

咩梟者衣食之源一家之中賴之上奉先祖父母下養妻子人口須要依時力務男女各勤乃職但是少壯者都要耕織耕者勿怠于采桑織者勿惰于機杼晨作晚息庶不致飢寒之苦各處但有荒蕪不種之地着招貧民自種官給與牛具種子不徵稅粮不許豪強侵奪及官豪

人等有違一體奏來治罪

秋成之後所獲須要樽節愛惜勿浪費棄儲之以備凶歉

誤農善義孟莫甚于釋氏之徒令尤甚烏夫彼不過以生死恐吾民小民愚甚真信無疑漫然而不之省遂至傷倫敗俗廢人事舍農業甚是有害世道今雖不能去然驅迫之速以至作害但愛牧民之官嚴加省諭禁戒其未來其見被惑者有能舍非從正都着還俗生理須要從容善誘務使轉移如一府中有能一年化正二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縣四十人以上者廵按

御史奏来西亦奏来以遏考報

欽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克盡職以為
表率他日不敢不勉令後各處巡按御史看照
近日右都御史汪鋐所奏事件務要遵依不得
杭違以為身先之有
盡職民安生業的指名奏来陸用或賜以旌奬
有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亦要指名劾奏治罪
務要從公爲劾以憑黜陟如所否者若朝廷訪
知決不輕貸如勅奉行故
嘉靖六年十月著
明憲綱

一憲綱開載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官
各道監察御史史典但有不公不法等事許互
相糾舉令後巡按御史并劾三司不職者吏部
其酌量舉行按察司官果有能幹巡按失職者亦
應吏部查記不許
軍巡鹽刷卷御史同事地方固宜同寅協恭亦
須互相糾察以清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不許出郭迎
接方面官相見在
作揖柔積訣成風
依憲綱舊禮敢有
司官不知自立仍前獻訣者吏兵二部即坐罷
軟則彌文去而寔放臻矣

一憲綱開載九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官每出
巡審囚刷卷必須遍歷不拘限期近来巡按御史
出者半年未見
後御史點差各照水程赴任仍具某年月日交
代某年月日按某地方呈報本院查考違限急
事者定行參究則
察矣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如有陳告官
吏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近有不待陳告專
事訪察者亦有不親
許訪察盡及
不公方行受理情重者親審本院即次發下勘
合必須對款親理回報事完考察完過六七分
者方與回道管事則
一憲綱開載巡按御史至博採諸司官吏行止廉
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之
糾劾之勸懲得體人自敬服近来薦舉濫加於
庸流弾劾下及于巫尉今後歷任年深政績卓
異者方許保舉五品以上贓跡顯著者指寔參
奏若是下官不職審寔提問不必一概糾劾有

妨憲體

一憲綱開載風憲之官當存心忠厚其於刑獄尤須詳慎苟不問事情輕重而一槩深刑以逞鍛鍊之下死傷必多夫立法貴嚴用刑貴覓凡一切皷刑之具皆宜屏去不用死刑重事必須親審無冤庶體聖明欽恤之至意

一憲綱開載分巡所至不許多用夫從飲食供帳只宜從儉今後巡按自巡捕官護印皂隸清道之外不許多帶人馬隨行凡設綵鋪陳與各供饋之屬一切不用其有分外奉承者定治以罪庶免小民供應之擾　各省布按二司例該二月初出巡五月終回司七月初出巡十一月終回司奈何各官好逸惡勞不肯依期巡歷又因巡按御史多住省城要得隨衆伺候逐各託故專於省城安坐

細事件皆切于恤民刑治要務使行與各處處按御史及各按察官務要著意逕行若仍有留前弊虛應故事的查上官查舉降黜

右都御史汪鋐申明事件

一精考察今後巡按御史考察官吏務要廣詢察訪或詢諸田野鄙夫或詢諸者碩父老人、致問事：細察毋惑於一偏毋勝于一鄣回道之日務將詢訪所得來歷各于本官下明白開注以俟參考

一謹官防巡按御史務要嚴于律己所帶衣鞋等物止作一杠只此二杠緊於御史馬前隨行所至下馬與起程之際御史俱要督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三而將此二杠一：檢閱明白方許收放：檢其卷宗簿籍等項公文裝載卷箱封鎖明白另委官一員督押至察院交割御史督同各該掌印官逐一搭檢明白方許收受

一嚴督率布按分司官例該二月初出巡五月終回司七月初出巡十一月終回司奈何各官好逸惡勞不肯依期巡歷又因巡按御史多住省城要得隨衆伺候逐各託故專於省城安坐今後巡按御史務要躬行儉約率先一方日廩五升之外秋毫毋得取費於有司一菜一魚必以廩米照依時值易之仍遵照憲綱御史陸路給驛馬水路應付站船監生吏典承差陸路并騎驛騾水路應付有司運船並不得扛抬四轎乘坐座船如御史能以身率下好為修用不乘站船而乘座船不乘驛馬而乘四轎故違憲綱臣等查訪得實參劾治罪　答旨覽卿所奏深切時弊都准行

左都御史孫丕揚內臺定規趾臣等竊惟天下之澄清治人與治法兩者而已御史者身澄清之治人都御史之體統欽正矣而臺體之固循當革為天下先百察之法紀欲齊矣而臺規之參差當整為百也相習為重內輕外矣巡視御史巍會之首善也相習為月旦矣如是而望人人澄清誰其任之此關于天下國家非淵小也臣丕揚舊臺臣也猶能頻記舊章誼出于慮仰慶一覽倘大聖不棄于芻蕘與細流少裨于滄海斯臣與諸御史之上輔存焉其一曰專御史之掌道臣惟十三道為言路關係禮憲刑政固不察焉故事御史掌道恒用年深近來定為六人規矣其掌官數易政體推諉非計也臣謂專任使使掌河南道者兼管福建道掌浙江道者兼管雲南道掌山東道者兼管廣西道掌江西道者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者兼管廣東道掌陝西道者兼管湖廣道貴州道一如河南道考察不變之體而道有定掌焉御史仍用年深先三差回者次二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俱照降慶二年事例劄委掌管一年為滿即住箚差偶遇缺人差用亦必掌踰半年始更易之而又立交代公移之簿以稽職業斯則道務掌以定員事有專屬久任期以成歲人有固志此澄清之絕地所當議處者一也其二曰重御史之按差臣惟兩京為根本重地十三省為紀綱專司官箴民隱御史有之稱隆重故事御史之廵按也必中差始畀按差必滿差始請代差必挨次始得擬差憲度森嚴英敢參差規臺規多變體矣臣謂仍舊貫便順天即近不專資深以防擇人廣責即遠不差初授以防擇地江浙即大不再酌量以防擇差不中差者非甚缺人不按差焉不歲滿者即甚遐方不擬代焉其一曰專御史之掌道臣惟十三道為言路關係禮憲刑政固不察焉故事御史掌道恒用年深近來定為六人規矣其掌官數易政體推諉非計也臣謂專任使使掌河南道者兼管福建道掌浙江道者兼管雲南道掌山東道者兼管廣西道掌江西道者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者兼管廣東道掌陝西道者兼管湖廣道貴州道一如河南道考察不變之體而道有定掌焉御史仍用年深先三差回者次二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俱照降慶二年事例劄委掌管一年為滿即住箚差偶遇缺人差用亦必掌踰半年始更易之而又立交代公移之簿以稽職業斯則道務掌以定員事有專屬久任期以成歲人有固志此澄清之絕地所當議處者一也其二曰重御史之按差臣惟兩京為根本重地十三省為紀綱專司官箴民隱御史有之稱隆重故事御史之廵按也必中差始畀按差必滿差始請代差必挨次始得擬差憲度森嚴英敢參差規臺規多變體矣臣謂仍舊貫便順天即近不專資深以防擇人廣責即遠不差初授以防擇地江浙即大不再酌量以防擇差不中差者非甚缺人不按差焉不歲滿者即甚遐方不擬代焉其一曰專御史之掌道臣惟十三道為言路關係禮憲刑政固不察焉故事御史掌道恒用年深近來定為六人規矣其掌官數易政體推諉非計也臣謂專任使使掌河南道者兼管福建道掌浙江道者兼管雲南道掌山東道者兼管廣西道掌江西道者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者兼管廣東道掌陝西道者兼管湖廣道貴州道一如河南道考察不變之體而道有定掌焉御史仍用年深先三差回者次二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俱照降慶二年

點饋送嘉靖間例也至於禁止科斂詐騙栽抑豪橫奸頑安恤孤獨良善懲創奢侈遊戲舉劾兵馬善惡何莫非御史事哉臣謂專責成便御史必用實授替差必到一年憲度必期力舉務相率而專心城務以還此城社之孤鼠收此蕞穀之瘡痍而只省其外班以杜請託立為成册以報滿政斯都人增冗之敝緣弊食之輪蹄莫可殫徵之有貧矣此登清冏都所當議處者三也禹階二十一年閏十一月上谷貢逵所議有裨憲體着著為定規以垂永久

巡視南城胡廣近監察御史方震孺臣考前代畿輔之地政大都統于京兆而我朝則專用五御史意果遠哉蓋五府六部環集于蕞下民無所知畏巡城御史而已侯王保傅赫奕于長安民無所畏巡城御史而已細而兒女小窓之爭俗而米鹽瑣屑之事非賢之御史不了也蟇而徒步之相搏久而單世之深譬非賢之御史不平也甚至覆雨翻雲之奸布地遮天之手非御史不能摘而發其覆也豪猾巨族炙手薰天可以一語折服之細敢譁依城鴟社深根固蒂可以寸檄招致之細敢拒此則巡城之任豈

專矣其樞豪重矣故臣不得不舉其梗概而但求其本源曰城規不可不肅也城禁不可不嚴也城員不可不慎擇也此方者例不得尋常宴會何城差獨不然不得受私書例不得尋常宴會何城差獨不然終日拜客終日應酬蓋交游雜沓則神氣日分竿牘零通則面皮難冷罷于外而寬於內豈用御史之初意哉所謂城規之當肅者此也頃聞我皇初政都門白晝無政持鉤儀往來者而一切白蓮左道捏誣造謗之徒皆潛踪屏跡可想見一時振刷景象今漸茂如矣即如煙罌繫獄而電濟宮一弟一姪樞繫之聲四聞又臣搜假

印時無意中得山人莊士元文書一卷皆係罪瑞賊曉之辨揭而其他一二尺牘深有可疑誅者乃知小人墨客慣走豪貴之門而走險通神大為悠訞之口此輩不驅除城者不得謝其責所謂城禁之當嚴者此也京師者萬國之堂奥也而親民之官獨與馬指揮耳往時司官題用正途最有深意而不知坊官之親民與司坊官亦當以考選遣珠充差別也竊以為各城坊官亦當以考選遣珠充之其體貌陞轉與司官等豈惟司坊即宛平大興二縣亦當用甲科而名行之最者其超擢亦當出諸藩上所謂城員之當慎者此也總之有

官不可以無法有統不可以無輔有官有法有統有輔而所以治京師者過半矣

各差建置

旨昔言官察官截然二項如宋時亦尚如此御史臺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一人以上並係言事官監察御史六人亦曾許言事後來止察事

宋制入臺有十旬不言事輒舉辱臺之罰竊謂過矣使時無可言固將強聒也故嘗謂紊綱之言事當論其大小不當論其久暫不當論其疏數當論其緩急

御史差委在內則京畿道刷卷及巡視京營提學巡倉巡庫北視光祿清愒鹽課在外則巡按清軍刷卷巡鹽巡河巡關巡茶印馬屯田過有征行則特遣監軍紀功

宣宗嘗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即選能幹御史率監生于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隱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景泰六年給事中李鐩言南北直隸學校俱無提督宜分遣御史二員專理始命御史葉盛張監督南北直隸學校會典不載

宣德二年差御史各處清軍後革歸右布政

舊制遣御史二員于長蘆兩淮巡鹽又遣御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供費不給景泰初給事中李鐩以為言遂罷巡河御史二員令巡鹽御史兼之景泰三年罷兩淮長蘆巡鹽河道命巡按官兼理正統三年令每歲各差御史巡視景泰元年差侍郎二員清理淮浙鹽法取回御史三年又令差御史二員于淮浙巡鹽

舊制屯田供增設僉事一員宣德二年始令巡按御史兼理屯田天順九年令南都察院差御史一員巡視屯田正德三年差御史督理北直屯田隆慶二年差都御史三員經理各處屯田

河東鹽池舊止以巡按御史兼理成化九年始專設巡鹽御史

永樂十三年差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景泰四年仍照洪武中例差行人成化三年令差御史一員于陝西巡茶七年罷差行人十四年仍差御史弘治十六年令取回御史命督理馬政都御史兼理正德二年仍設巡視御史一員令仍前督理陝西茶馬兼提調川湖等處地方

嘉靖中都御史汪鋐劾出差御史王宣譚綸沈釜陳大器陸夢麟李美胡體乾陳世輔熊爵等九人先後保薦大計之日多以貪酷不謹敗宜重坐請勅吏部視其多寡而議罰焉部覆上者降一級調外任一人者罰俸半年詔從之

著為令

巡按御史復命以銷缴勘合七分為稱職近固即其數而踰之者矣僨事各職其所司而令巡按百務萃攬事大繁而反易集謂之何哉則其所為集知非昔日之詳也按臣細巡按受理必理詞訟以自各衙門斷過不公者其所受理必親決不令批發懸意向于喜怒夫然後事可立見而上下附同之流塞矣

歸有光云嘉靖乙卯侍御餘姚周公被簡命来按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即國率一歲還報公滿歲且去而吏民伏闕上書顧留者數千人詔聽復留于是幾及三載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携幼填溢街巷使車不得行

永樂初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為工科給事中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為刑科給事中舊驢宣德間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紀綱之職受耳目之寄糾劾百僚肅清庶政若巡按一方則御史以朝廷所差序于三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驛驢頗失觀瞻自今請乘驛馬許之著為令

永樂時都御史陳瑛言御史車舒急惰不事譏舒戍邊因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者即黜之

宣德時御史謝瑾萬績誤書姓自陳改正宣宗謂吏部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鈌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得御史之職豪論交趾大鑾縣知縣嘉靖間金符巡按山海閉巡撫順天都御史孟春論其行事乖張不語憲體金符不置辨詰回道考察譏河南鄧州判官

天順間御史李蕃楊璉巡按宣府遼東所過軍衛有司供令擺列官軍遠出迎送上聞之大怒俱令拿問仍降勅申飭以後有司迎送路跪甚至鼓吹放炮開門一如制書則萬曆以後事也

宋王炎雙溪集云昔漢部刺史以六條察州五條以察二千石而一條以察大姓強宗墨綬以下不與焉非固藐于其大而畧于其小也以為

大史有所畏忌則其小者不治而自肅也今外之臺府與內之臺諫不論貴近而論庶僚臺府不按郡守而按小史則人情不服而法不法矣昔在荊州劉南軒先生有言曰帥桂四年但按四郡守激如簿尉縱有姦贓為害也小不若此至論也

治其大者古今考戰通曰秦以御史監理諸郡宋魏鶴山先生戰國策有韓安邑之御史則以御史謂之監察使唐置觀察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史監郡六國亦有之非始于秦漢省其官

提刑按察使天寶末年又置黜陟使乾元元年宋文恪訥曰考今提刑按察固命擇人以廵天下之遺意也自唐虞五載一廵狩考制度于諸侯至周封建廣五載廵狩之禮弗克行而擇人之制始興蓋以道國之政事而使萬民和悅秦起廢周制漢興雖不能復遵據史行部郡國之治惡建于上所擇人之名法擇人之意遠矣武初置部刺史以六百石之微而察二千石之尊卑其職使自厥重其權使自行誠一代美意良法也綏和以來制不遵古始更部刺史為州牧職重權專遂流為藩鎮之弊而古制泯矣夫按

既一四海即分天下為十有幾道立提刑按察使司有使有貳同遣四方以行風俗上以宣帝命下以求民瘼按其官吏能否而進黜之本唐虞之考績法漢家之分行此我國家統紀之有經欤

唐置觀察使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廵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廵察安撫之名神龍二年置十道廵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十年分天下為十五道改為察訪處置使天寶末年又更黜陟使乾元元年又改觀察處置使皆以朝官為之而藩鎮大使

皆在所察之中

宋仁宗時知諫院歐陽修請置諸路按察使就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部等處又只主差除日月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職事自敢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患病者或懦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戈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按其疾苦擇史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于內外朝官

中自三品以上至
卿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諸
路按察使自来雖
差安撫使緣曾他事不專按
察今請令進奏院
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
簿以授之使至州
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
著寔狀及老病
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
朱書于姓名之下
其中才之人別無奇效亦不
至顯狀者則以墨
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
于一事亦以朱書
坐見天下官吏賢
否軍民利病皆
熟於胸中選差
安撫使還朝則朝廷可以
黜陟之法如此足
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
致治只勞朝廷精
選二十餘人充使別無雜行
之事取進止
元于各路立行省
也又立行御史臺以
元中書以抱大政即今布政使
司糾劾即今按察使也至
壁之臥虎雖未噬
人人猶畏之若加摧抑則風
采蕭然亦無復可望矣

九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
改為十三道肅政按察司
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
禁諸強暴平濫刑獄雪理
當迴避所及貪墨之吏伏
魅逆後撫按之權重而憲
吏職所以日隆也
嘉靖十二年閣臣張孚敬
糾弹諸司而御史不法亦
不得挾私報復王廷相掌
此祖制也掌院多事姑息
摘都察院申明御史
聽按察司糾弹臺諫
院請如孚敬議上曰
處按故縱按司提牧
珠非政體令通諭行之
孚泰三年十二月降胡廣
為直隸和州舍山陵知縣
寔考劾其不請刑名也
召對工副寔紀
都察院副都御史王廷
上虞委內臣不過核錢粮
假以大臣小臣官評吏議
上論劾漸廣內則糾科道
撫又內則糾六曹卿貳今
謂越職也夫國家之設輔
臣不但責之以參贊
兵馬物料而已原非
年以来參疏日
方面督
外則糾
臣矣此臣所
受其害故命爾等按治其地

廷議也宮中府中陟罰臧否皆其職掌若使內臣糾劾方面以侵撫按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核御史以侵掌院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六科給事中以侵掌吏垣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卿貳執政受、予口含天憲手持朝綱而輔臣尚不問則將焉用彼輔臣哉詩不云予揚園之道猗于畝卽言自畢而高也夷陵之漸日甚一日始而忌芻焉終而迹掌遂使內臣得以操其長短排其刺詆勢所必至無足怪者且中外諸臣其糾內臣者多矣輕者紛去國重者下獄置對而輔臣不能救也豈入告我后不使人知耶將欲問而不能也抑能問而不欲耶臣仰見皇上天地之心內臣外臣原自一視至公也近來內臣所糾輒蒙報可其糾內臣者未見一行輔臣何不舉而一體言之以成天地之公臣仰見皇上日月之照顯勳密察各有本末亦至明也就內臣中間有奉法循職者擅權越局者原自不同輔臣何不舉而分別言之以成日月之明臣見皇上雨露之澤體恤群臣無所不周至仁也今之建言者與被言者或放歸田里猶可引分自安或薄示降罰犹可勉力補過至下法司下詔獄如馬思理高倬王忠孝孫隆與等寔無不赦之罪而有可原之情輔臣何不一舉而以解紛爭之以速雨露之澤若此一事中外無不以之責望輔臣而尤以之責望首輔首輔于此必極力擔當乃或可自安如再嘿：情：何以仰副明主知遇諄諄：諭留之意哉內臣之得失漸莫敢言南北之水火搆鬬已極國廷臣之患亦非內臣之利也雖然猶可言也士氣易激亦易靡名誼易爭也勢利亦易合也自今以前固患其爭日今以後猶慮其合也合則角口且化為稱頌不可言也履霜堅氷由來者漸不見其形願察其影皇上清明在躬慮照如神何隱不燭豈特羌言抑臣心所不安不敢有隱于君父之前且備員執法不但輔臣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即微賤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分也崇禎六年癸酉二月初八日庚午上召輔臣等并五府六部都通大九卿翰林院記注官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及京營總督協理錦衣衛堂上官來文華殿上御文華殿諸臣于門外行叩頭禮訖上尋命卿等進來諸臣肅班而入東面鵠立上首召王志道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王志道出班跪上口遣用內臣原非得已屢有諭旨極是明白如何又有這一

當議論昨王坤疏有言責他率妄大體已存了
如何又肇扯許多說內臣奉的處了奉內臣的
又處了但是處分各官都為內臣這等朝廷之
上別無政事都是內臣了種：誣捏不可枚舉
別的且不說即如王忠孝奚烱米豆人馬都吃
不得他所管何事這樣的奉來該處他也說是
為內官處了還說他臨訊時不能其一飡一文
他若血情獎為何肯放這樣米豆又如為草場
處的為軍器處的都說為內臣又說一稍輕一
當軍器看這不堪所以重處那安民做稍堪所

以稍輕那掌廠臣內臣劉守孔也是一同提問
的如何止說是為內臣又如修整城守軍器正
是先事綢繆金鉉奉旨管理連砲眼也都不開
可不悞事胡良機迎按宣大二年不為不久撫
賞大弊毫不覺察這也是不當處的總是借一
箇題目湊砌做作落于史冊只圖好看一味信
口誣捏不顧事理但凡奉過內臣就是護身符
了隨他溺職悞事都不誅處這是怎麼說志道
奉旨奉四十八

輔臣：知無不言不敢不採外庭責備之言入
告及輔臣為王坤所奉舉朝皇：為紀綱法度
之憂臣仰體皇上好問好察無所不照豈可使
中外有紛紜之疑不以上聞臣閩海愚材自以
為輔臣該言的臣亦該言內臣既可糾廷臣廷
臣亦可糾內臣其為法受罪諸臣風雨露雷無
非皇上之教生死等辱無非臣子之分臣豈敢
為諸臣出脫至臣跋中不能詳慎語多諺悞罪
當萬死時志道說諺悞二字語音不朗上問輔
臣是說其麼輔臣延佑代奏口諺悞上曰有這
許多訣悞來你在朕前使說訣悞書之史冊就

不諺悞了上又曰爾為憲臣從來有何建白既
是知無不言還有軍國利弊大事何不奏來上
再詰之志道奏曰兵馬錢糧物料三者寔當今
急務此外未敢及上曰爾前疏只說王坤應官
兵馬錢糧不該輕意侵及輔臣這就是了如何
有許多說話不論該處不該處一概都是為內
臣雖道朝廷政事都是內臣做了你說輔臣有
言臣可無言輔臣有言你知道麼多少關係國
家大計一件不說只因內臣在外不便作弊恰
如有王坤一疏便張大起來有許多說話分明
道內臣一事先前而論你都盡知今故意借箇

題目挟制朝廷不便處你可謂奸巧之極多項
上曰前年敵薄都城下那是誰教的諸臣就不
說了文武各官朕未嘗不信用誰肯打起精神
寔心做事只是一味模狗護飾不得已差內臣
查核原出一時權宜若是參來不行差他做甚
麼你們外臣果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內臣輔臣
同延儒温體仁吴宗達鄭以偉徐光啓等同出
班跪延儒奏曰臣等輔理無狀表率無能在內
部院各衙門在外撫按各官不能盡心修職
以致封疆多事寇盜繁興皇上萬不得已遣出
內臣查核邊備原是憂勤圖治之苦心屢諭甚

明外廷皆知今于皇上原無不頌服只是臣等
罪狀多端所以外廷都来責備王志道說臣等
不能申救不能執爭也是外廷議論他就輕率
入告了伏望皇上特賜優容外廷愈知感頌聖
德上色稍霽曰朕昨講筵前日在平臺面諭卿
等甚明他這等議論正是借好名目扶制朝廷
不便處他輔臣延儒奏生殺予奪聽命皇上朝
廷處人誰敢扶制適蒙聖諭詰責王志道種種
誣捏情罪甚明原是該處只是他的本心原非
敢議論朝廷亦不是專為內臣其意只是責備
臣等溺職臣等原有罪義當任受伏祈皇上

委曲寬宥外廷人心自皆帖然決不敢再有煩
瀆禮提聖懷上曰各人分內職掌不備假借虛
名張大其說占一箇好地步再不管朝廷事體
若何此是何心似這樣人品可堪憲紀表率諸
卿史可使得麼上徐命輔臣承旨歸班上嘿思
久之曰疏中誣捏數項還說不盡本該拿問念
輔臣屢次申救候昔起去志道叩頭退上召吏
部尚書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書
李長庚兵部尚書張鳳翼都察院掌院事左都
御史張延登同出班跪上曰史兵二部用人根
本近來奏薦最多未免一官數人互相推讓上
是一般近聞選官動借京債若干一到任所便
要還債這債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這樣
怎的有好官肯愛百姓卿等新任須把借弊徹
底清釐情而一毫不顧級用得好人纔盡得執
掌若別人說的就用自己漫無主見大誤事情
朕前日為兩部尚書費幾許推敲纔用卿等二
人須能革去舊弊用好人才為國家任事終不
負委任吏部文選司尚有職方司尤最緊要吏
部十三省一省一司原為要知那一省人才其
寔名雖為公未必然他們何曾用心遠訪到了
用人的時節仍舊南直不知北直北直不知南

直今後若司官不堪有徇情的作弊的有抗違的就要參来不要說堂属一體只徇情面若見有人向部裏囑托把持也要據實參来輔臣延儒徒倖奏曰吏兵二部須是自己能參別人不怕別人參方能任怨任事上曰各盡職掌朕自鑒裁淳言豈能動朕臣長庚風翼奏二臣皆自田間特思起用敢不盡心圖報今篆聖諭諄切司官如有不遵的自當參奏臣等或有錯誤望聖明寬宥毛于情弊不敢曲徇上曰情弊須後卿衙門清楚用人須要自己主張若推那一員官但憑人說就用或只憑鄉紳保舉這都不是

就是其中也有人地相宜的單憑這從公慎擇若一味聽狗又何消要部理今後不許只據舊訪單塞責及情面囑托這樣事情一定重處這是甚麼時候內外種：多故大小臣工也俱不能辭責推用人才俱在卿等而部原頭清楚用人自當若是人才那一箇不堪就是那一個源頭不清卿等責任豈輕如今所做的事都是天事謂之天工須着盡心纔是若只循循參推陞的幾個官不過執簿呼名一吏足矣要尚書何用又如吏部情弊極多正該責成司官稽查覺察各樣事體不可假吏書臣長庚奏吏書之弊只有小官至于大僚皆臣等之責不敢有詖其詰訪循單近奉明旨不得濫用以後務要新行詰詢仰體聖懷臣張鳳翼奏當今東事未清鬼賊交訌只因將不得人此皆臣等之罪推官一事何來武弁原有鑽營皇上神明在御此弊竟無上曰一毫情面不徇徹底清起纔能用幾箇好人若就說無弊怎能得弊先年職方司郎中方孔昭有一個極兵求推謝銀三千兩這是怎麼說一到地方自然刮軍了卿等身為大臣須要潔己率屬上文諭張延登曰都察院風紀重任表率那御史巡按是朕所行不能到的

要他去巡何等關係御史巡方貿否全在考核如今一概回道稱職只憑河南道一本文冊說舉核過文武若干稽過幾石若干舉過節孝若干便完了事就是地方有恨事的有奉旨着回道最加考核的還要替他委曲出脫或說是前人的事不是他任或說是前行各樣事都好只同一時偶候將就罰俸降級了不肯處一個成甚麼憲體臣延登奏天下百姓窮困全是吏治吏治不清御史敷揚無法臣見奉不時奉處之者不職者即行奏聞決不敢徒覓上曰只要當不是徒覓果能有定蹟的是稱職若無大錯亦

無大功這是平常如有地方失事平日本無整飭或隱庸不報或糾舉不當這就不稱職了如今遇平常的也沒有都是稱職有此過失又替他解脫不擔當不任怨都察院如此落得做個好人卻史怎肯盡心那御史差出去處一應史治貿否但在舉核若一失當下還怎了臣延登文書上曰卿是此院新任自能盡職如以前這都察院卻看寔不堪昨日卿上一疏專講御史奏不准可是御史陞轉不去是第一緊要麼每見新任都有一個條陳其寔只是套子不拘得個温旨處旨就是臣延登奏臣昨本非敢徇情只同月前二月族推陞之期前奉旨御史去上者不准陞在籍者亦無多人此本不得不請旨遵行上曰考選科道祖制極是慎重不論方隅不拘甚麼人都可叫他做只要取歷練老成為本老成則自然正直誠朴沒有那虛詐的事情了如今的考選只憑那一篇文字你們中過科目的文字原是會做寺考他何用試御史原是試他才能果堪方纔寔授今做了試御史就必定要授舟不下來了任就極不堪的也陞布政按察兩司去了陞知府的都少這是怎麼說上又諭三臣曰文武本原在吏兵風憲在都察院如此落得做個的都是賢才但六部都察院七員都是賢才便能治平如今邊疆蠢動挣黄扶賞流賊變起何等時候文武諸臣不求大其說落于史册昨九公本內中也有不稱列名的也有是高上若不着上名就不是了王坤存體了王志道疏內許多誣捏考寔不堪奉旨

詰問回奏纔少平些臣遣用內臣為兵馬錢粮一疏奉論閣臣及在廷諸臣外不但諸臣不能仰體皇上不得已之心而用近侍王坤亦不能仰體皇上不得已而用內臣之心王疏乞于王志道令語啟皇上遣用內臣之心所以具有公雖有誅心寔無他伏望皇上寬宥至于有罪者不獨王志道一人臣等俱為有罪統候皇上寬宥上曰卿等公本意在之大臣朕所倚仗不可如小臣輕佻不諳事體大敢要東就東要西就借簡題目就做起來今

西如入無人之境尚可謂中國有人麼這個不
羞不憤却羞憤別事臣長庚奏聖上屢諭甚明
自有聖斷臣等自宜靜聽聖裁其王志道回奏
國威嚴之下言語項：胃瀆臣等都說他不是
總之諸臣為求寬宥之意至于聖上不得已之
心閣臣嘗傳于臣等盡知在外小臣有不盡知
的所以過疑又諸臣之罪但有本來各自不同
上曰面諭已明不必又說上又召六科十三道
吏科都給事中劉斯埰等河南道掌道御史李
日宣等俱出班跪上曰爾等俱是言官以言為
職若條奏切寔有裨軍國直言讜論朕甚樂聞

如何動稱言語閉塞又說似通而寔塞你們議
論不管行得行不得只條陳一本塞責還有只
為情面賄賂的成何言官就如各處兵馬錢粮
那一處不差爾等查核何嘗肯摘發奸弊到壞
了事又身處其外要差爾等何用平日具疏每
隱顯悶燥就是參一個人也不指他寔跡薦一
人也不指寔他名都故意如此還有做得不
好的就是參堂官一本時他不便考核吏科都
劉斯埰奏臣等職任言路有聞必告一毫不敢
欺皇上上曰有聞必告這一句話是從心裡說
出來是從你口裡說出來你們有一疏定有一

緣故與那疏中所說之事不相干言官為朝廷
耳目不聰明諸事俱廢了自己作弊到說別人
作弊自己壞法反說別人壞法豈成言官以後
如有把持喝托行賄的發覺出來自有祖宗之
法在上命起去科道俱承音歸班上曰方今多
該憂思件：都該打算天下方能治平不可借
一虛名張大說去徒滋煩瀆輔臣近儒奏日今
時事多艱各官等本職尚料理不來那虛名空
言有何益于朝廷適大小諸臣欽奉聖諭自當

落議論票擬一節果是有的大抵或因奉了嚴
旨或所言不行就議論到票擬上來總是借名
責備其實是臣等都全不照管上口若是照管就
沒有了這些話說如朕所裁的便說是中旨中
旨兩字是怎麼說是從宮中傳出來的是不應
從宮中傳出來這不可解輔臣延儒奏這個議
論到是沒有那中旨之說邇者數年以前恭惟
皇上御極乾綱獨攬事：親裁不惟臣等深服
即外廷亦皆知之毫無間言輔臣溫體仁奏票外廷
絕無議論臣溫體仁又奏閣中看詳原稱塞勿
外廷何由而知輒傳係某人票擬這都不是通

好聽輔臣延儒奏各官好名之心果是有的皇
上待之有道自然名可沽上命卿等起來諸
臣承旨歸班上命賜茶諸臣出殿門外叩頭謝
恩而出至二月初九日奉旨王志道風憲大臣
輒敢藐玩屢諭肆臆詐捏借端沽名臣誼安在
本當重處姑從輕革了職為民日今邊警多警
民困時艱朕秉日夕靡寧大小各官俱宜洗心
急公修舉寔職以副委任不得挾私紛擾徒滇
國事以後有違的嚴治不貸該部知道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常朝畢傳
召對劉愚紀

內閣五府六科九卿科道等官及起居記註官
來中左門召對賜各官茶餅午刻上出御門各
官行叩頭禮畢上諭九卿科道公議督撫去留
處限五日內如何不見回奏各官皆出班俯伏
吏部左侍郎王錫袞奏二十三日奉旨公議督
撫次日即傳知會約十二十七日集中府會議
二十五日大選二十六日冢臣鄭三俊偶病未
出止移文各衙門令其議單送臣部酌定今單
尚未繳所以稽延上曰時事甚急如何可遲今
日就于五府公同確議禮部尚書林欲楫奏要
地督撫關係甚重議去一人必先就近擇一堪

代者如未有其人而遽誅去者五日京兆恐誤
封疆上曰前有旨諭選才望堪任的即推不得
聽人規避有不堪的即時更換總要大公至正
可作連確緣上又諭科道官來吏科都給事中
吳赫徵奏臣等識見庸淺不能仰副皇上求言
之意或言之不當或言之過切又蒙皇上一概
優容以致諸臣忘其愚戇輕有聒瀆如同官姜
垓干犯天威亦皆臣等之罪但姜垓作令清苦
居官勤紡身體羸弱多病伏望聖恩寬宥上曰
目今賊兵內犯將及兩月既不能戮之于外又
不能勒之于內任其然刻深掠慘不恕言爾時

聖容則悉津曰朕無而目見爾等只以優容
為言前日御史王孫蕃奏內臣王裕民即時正
法何常不納言初九日朕諭內有一段中紡言
官滿各宜警省無則加勉有則改之時大臣劉宗周有
志荒宣督不吞大臣先江南緒者言路敢攻之上中留上不悟也姜垓不遵朕
諭反來詰問安得不重處言官以言為職當言
的不敢言敢于欺罔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
見者尚當焚燬乃屢見奏章不得不于姜垓疏
上一問史部侍郎張慎言科臣吳甘來御史成勇
(孫承澤朝野僉載卷四載此事稱之部下科之把至按察使年二十餘一問科臣錦衣衛指揮計
明記載其名刑部尚書徐石麒兵部尚書張縉彥揭之後皇城擬
公啓公人此著劉公金公啓

氣中人蓋已深中其毒矣爾言官為朝廷耳目自己不正何
能正人文武大小諸臣各盡其職何難戚畹精
神都不用在國家上賊勢如此諸臣同在漏舟
之中誰無忠義誰無廉恥但不肯奮發任事都
是一味浮泛皓狗麟奏皆由用人不當如目前
要地督撫要寔不堪言官多有論列但言官職
在糾彈用舍原在吏部先臣王想馬文升做吏
部時言官糾彈一疏有多至一二十人者及下
部覆必詳細分別某人應留某人應去某人言當不
當彼時言官亦無敢譁言官只管言即言之當
否與稱職不稱職自聽朝廷處分此後邊疆用

人言官糾正吏部詳核吏得輔臣主持天下事
猶可為上已屢有旨了麟徵奏項熊開元亦以
奏詰輔臣周延儒得罪雖是出位妄言第諫曰
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封疆事敗壞至此豈
得不責備首輔此亦人情所必至總是姜垓無
知出語不倫開元亦是熱腸但言之不當上曰
熊開元假托機密陰行譖諂小加大賊凌貴漸
不可長前旨已明起來黃澍奏徙河南慰安周王
賑恤安民上嘆其奉差已久起身太遲尸部廖
國遴糾宣督江南緒要卻御史周燦請速不用
命行問諸臣御史楊若橋舉湯若望教習火器

左都御史劉周宗敭之謂國之大事不專特一大
器近来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賊到一處殘
一處到一城陷一城豈無火器湯若望向年倡
說天主邪教盡惑中國人心堂：中國止用小
技傑敵豈不可笑始笑天下又奏若望小：伎倆何
益成敗之数只要法紀修明賞罰妥當使人心
震悚庶幾閫外用命可望成功上曰如今從頭
整頓做起還該做那一件宗周對惟在皇上命
吏兵二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若是文官不要
錢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大平如今只管說選才
望不論撙守致有使貪使詐貽害至此上曰旨

拙自是要才守兼全宗周奏須撙守為主上曰
大將另有一段才幹不是區：有撙守的便做
得宗周奏范志完平日撙守不好今又會冒赴
兵以致軍心渙散上曰知道了户部尚書倪欽
訓又枚能開元姜埰上曰面諭甚明不必申救
宗周奏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官進言可用則用
之不則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乞救下法司原情
定案今熊開元姜埰狂躁無知不能無罪但以
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詔獄大于聖政
國體有傷恐非皇上求言初意臣願皇上俯念
時事艱危擴聖度于如天以開諸臣諫諍之路

如臣宗周蒙赦因言復罪中道丹疏冒瀆蒙皇
上不加斧鉞放還田間復荷賜環起用是臣之
罪寔甚于二臣臣何幸而逭上之優容二臣
何不幸而不蒙皇上之思寔也臣又有說于此
前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不能規者我皇上
不但待之以不死且在起廢之列今二臣懇直
不及道周道周何幸而遇破格之恩二臣何不
幸而不蒙法外之宥也上曰人臣見有無禮於
君者即當糾劾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
你說待言官有體假使貪贓壞法欺君罔上溷亂
紀綱的亦是不該問了宗周伏地叩頭奏云臣

謹請罪上諭四黃道周閒他有學有守用係特
思怎得引他比例似爾慢拗偏迂成何都察院
卿等起來劉宗周候旨處分閣臣周延儒等合
詞申救將德璟吳甡言之尤力刑部尚書徐石
麒奏臣在直房與同召語臣商議能開元姜埰
有罪仰干聖怒臣等宜代為請罪叩頭乞恩俟
聖命始起不意臣需次未言劉宗周隨即申救
語言懇直若論起事罪實由臣伏乞皇上將臣處
分寬宥宗周不勝感激左僉都御史金光宸奏
劉宗周申救姜埰熊開元非送二臣起見幸逢
聖明從諫如流無非願皇上為堯舜之君廣納

言之美主聖則臣直一時不識忌諱伏乞俯賜
優容兵部尚書張國維奏劉宗周清執素著即
如臣受事之初宗周相會即以操持砥礪謂欲
整釐部務在端本澄源臣服膺其語但于朝班
相遇一切調度每多商畧方今多事之時老成
當惜伏乞聖明覧宥上曰卿開元這疏定有主
使想是劉宗周主使了（主使之說先有大臣宴罷二人在北司已
嚴刑問主使之人不知（但）（揭能）（姜）（之）（說）無部左侍郎鄭元嶽
哭泣救爭衣袖盡濕金光宸又奏項臣聞皇上
論熊開元疏想是劉宗周主使臣以宗周賦性
戇直容也不會與熊開元寔不相往来宗周與

臣同官臣極知他就是前日恭聆皇上面諭不
但妻揉熊開元二臣有罪臣等俱有罪皆惶懼
不安即宗周在外忠愛之心投納牖之益其寔從
面諭遂不覺以書說他不是因皇上
君德起見宗周在衙門百事整頓即皇上所頒
憲綱見在奉行日與諸御史申飭前同臣察理
城守不避風寒成可念上曰金光宸也着議
處光宸奏臣恭紀之地每與宗周言要天下
治安在撫按盡得其人天下太平宗
周為人清直在衙門就是不動聲色人心也是
振肅的望上若是留他這個老臣碩將臣罷斥

臣如有一字之欺領廿斧鐥工部尚書范景文
及五府勳臣同出班力救上曰面諭甚明卿等
不必申救起来劉宗周金光宸出候旨爾九卿
科道在直房議来奏時已過兩諸臣入直房會
議督撫去留處分事隨列卑恭進傳諸臣各退
召輔臣升入隨傳旨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即
奏閣臣持不發同捧至御前力救首輔言詞甚
婉蔣德璟曰何前唐太宗悉魏徵直諫入宮怒
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
直語来單上處曰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論閨
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吴牲奏皇上當學光弼安
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于取名上問怎說
牲奏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
在人臣太宗本不喜魏徵故欲優容他以自成
其名上默然久之乃去刑部擬罪數字時刑科
都給事中孫承澤以病註籍次參上疏云為聖
度本自如天憲臣去國可惜伏乞俯賜轉環以光
聖德以重風紀之任事臣聞風紀之司國是等
焉得其人則足以肅百僚失其人則無以定衆
志故恒當慎重其選未可輕為更置也通蒙皇
上起劉宗周于廢籍而為風紀之長臣逢奉差
在外遠通相傳無不加額以為聖朝美政及臣

北上見其經過之地人曾望其車來及聆其語言又無不轉相稱說以為慶幸蓋宗周四朝耆舊一介孤清事以合乎古人行必準之理適其適似迂其氣近惇樸要本之忠君愛國而其學無欺昨蒙召對語詞過激衆為之危仰賴聖度寬容不加嚴譴我皇上之量真天地覆育之量也我皇上之心真光霽開門之心也在宗周不知如何感激如何追悔行且青衣小帽策蹇就途臣意近年未審位之間規利圖便怙不為非以致是非不明功罪固定外邊內賊相因益熾自禍臣登用始知人間有庶職事語云山有猛虎藿蒸為之不採言國之重臣不可無也今宗周就職未久實不及默落職遠去士論能無共惜至金憲臣金光宸氷蘗為心蓋柱成性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往年按豫愛民如子嵗會如雛一時墨吏望風解綬豫之人官于京師者類能言之幸于推折之餘俾以佐憲之任今亦以語言失檢同時獲罪在二臣慾主圖有熟腸而怙退亦其本性但兵戈鼎境之日豈放逐舊臣之時在朝廷無不愛惜之人才在臣子雖廢執奏之大義伏望聖慈矜其小過錄其生平九大小臣工之請還兩臣原舊之職必能益加晚節振揚風紀所稗于國是不政所關不輕爭鉄倘臣即死有餘榮矣上留二臣而罷斥徵日劉公騎一驢一僕被樸出順城門金公降調閒艱歸徐公石麒亦挨劾去

通政公署

通政使司在太常寺南東向初置察言司設通政使司正三品設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參議經歷司經歷知事職專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公文奏報四方臣民嘗封建言陳情伸訴及軍情緊急災異等事成化二年增設勝黃右通政司不與司事後革洪武十年七月置通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尹劉仁為左通政諭曰堂敘言者偽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唐之幼主門下省共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宜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違幽隱以通兵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勿悞緘默指揮指揮等官差來奏事人員鴻臚寺序班里本連人引進俟本進收接該當序班引出收在本衙門歇次日早天明

朝建事者於是始有關防矣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旨出即縱之歸也後不知始于何年乃有非封類進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許奏在右門下者皆共職也今以是職未進而機已洩故奏者往往經營傳免原奏者多以虛言冒稱祖宗開防奸宄通達下情之意至是無復存矣可勝嘆哉

京朝官封事自會極門內臣收進其餘皆自通政入惟各處鎮守總兵官都指揮指揮等官差來奏事人員鴻臚寺序班里本連人引進俟本進收該當序班引出收在本衙門歇次日早天明

放出

每遇常朝通政司奏事原不拘起數寫圌維記
云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毎至日晏不逞朝食
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
三閣老楊榮等庶政體易倣周劉新制毎日早
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
各事處分陳上過奏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既
前三臣皆卒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至天琴時惟
奏二事及求于宗禎之十年開侍班何見奏四
事格參相沿共裡寔政至通奏一百初制吏部
會同禮部考校後亦惟吏部按資陞授昧初制

矣

洪武中通政使門下有一紅牌書云奏事使當
時恐下情不得上達執此牌可以直入內府守
衛等官不敢阻

四方奏報而單疏旁貯通政司匣有欲
送科臣收貯者仁宗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
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
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于通政司上之人何
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
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
即封進

舊制題本紙四葉一接末一接不用四葉盡紙
所長每葉六行每行二十字比奏本頗大其年
月獨占一葉本中空只許占年月上一行過二
行則年月當書一葉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紙
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
二尺五寸長五尺為一等四尺為一等三尺為
一等案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
為一等二尺為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門文移紙
高二尺長一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
寸六品七品衙門文移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

寸案驗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八寸九品與末
入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
高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章奏有正有副正本御覽副本啓東宮者實封
同進無東宮則不用副書于後謂之貼黃外封所
奏疏之式為其要別書黃紙貼節要粘原本進覽以
書事目日月謂之引黃榜文自擬節要粘原本進覽以
奏依古人貼黃之法弘治元年上論諸臣章
便執要從輔臣李國楷之請也
章疏貼黃有三種一則宋人貼黃乃于狀劄中
末了事復貼黃增入如尺牘中又言是也一則

本朝文武陞除事故則録底本藏于内府即麽
事通政樞即所司清黄是也一則本朝制于賀
謝节表上面貼黄帖一方如印大帖下用印黄
帖上所書如聖壽萬進賀聖壽表文正旦萬進
賀正旦表文冬至萬進賀冬至表文謝恩萬進
上謝恩表文末後年月日上亦印封皮上用黄
帖上所書如前黄帖下用印二下萬具官臣某
進謹封以上進謹封字上用印是也近日貼黄
則書其巡中大要即文又一體矣軍機疏往
往不同以無暇及也

許報房鈔發思
傳違者治罪
上傳童奏冗長者不便省覽以後各衙門除陳
奏務要簡明其字不出一千如詞意未盡不
妨再本具奏畜通政司申妙
上傳内閣本内有過天地祖宗列后字樣皆要
出格恢不敢與並列卿等傳示各衙門欽奉連
行

附載

崇禎十三年十二月監生涂仲吉疏伏惟皇上
好問好察過於古先哲王惟恐一夫失所為堅
德累故極陳菀蕘之言未嘗不樂聞而採擇焉臣
不自量以前月十五日具奏為明主可與忠言
萍野義甘受罪狷行天心轉圜以懌天下萬世
一疏中言普通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及其言
籲招尤固萬役遠迓杖殺急加以圜幽切謂皇
上必欲誅結黨欺類之臣則道周非其人必欲
誅孤行獨立之臣則道周當死此通國至愚所
共心為非獨草野之私見也臣聞嚴命旬鬲萬
里賴從葉逢秀之後實詩天誅使臣玩得上達
皇上震怒杖臣杖臣繫臣臣俱甘如飴不意通政
柳臣之疏三格不對若有許為而然者不曰臣

廷燿罪不惜賢才而使書生冒死陳之為大臣者當慚恩無地及以出納之寄而挽忠義之心使壅代閉門可辦臣既不扣也伏乞皇上取臣原奏賜覽即立殺之七讀書報國無所恨矣亦無虛臣犬馬盛二十之志也

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

退谷逸史著

大理公署

大理寺在都察院南初制大理寺正三品設卿少卿正五品其後置左右二寺設左右寺正左右寺副左右評事及審刑司官十九年審刑司革二十二年陞正三品二十六年設司務二十九年寺董復改左右寺為司官為都評副都評司務為都典簿永樂初左右寺及官俱復舊大理準古廷尉掌審讞允及刑獄之政令與刑部都察院並列為三法司九卿會問刑名按律例處而復問因服乃准擬否駁再擬改正曰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參駁將律究其者移調問曰審異再異則請下九卿會問曰圖審已平允處永當移再問曰追駁屢駁不改者竟奏請上裁曰制決允各省三司在繫諸死刑並讞會九卿朝審重囚

大理古官也尚書皐陶作士周曰準人秦曰廷尉漢初仍秦官景帝更名大理東漢又名廷尉後皆因之元以為都護府明初置大理寺改為寺本寺職專審錄天下刑名凡刑部都察院問擬內外刑名俱送寺覆審卿貳之少卿與丞為

之貳司移典文移左右寺分理其事洪武中以
係軍者屬左寺係民者屬右寺又定以在京屬
左寺在外屬右寺萬曆九年以二寺事務頗簡
不均題准以刑部十三司都察院十三道左右
分管浙江福建四川貴州廣東山東六司道屬
左寺湖廣廣西陝西雲南河南山西江西七司
道屬右寺就各寺中除正副照該管地方通看
外其評事以降為序照來文先後分看凡寺正
不看外詳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刑部十三司都察院十三
道五軍都督府斷事官五司問擬一應囚人犯

該死罪徒流者具寫奏本發審笞杖罪名者行
移公文發審俱由通政司掛號另行入遞預先
差人連案同囚送發到寺照依該管地方先從
左右寺審錄若審得囚無冤枉者取訖各囚服
辯在官案呈本寺連囚引領赴堂聞審無異取
招原問衙門司獄司印信收管入參將囚連案
責付原押人收領回監聽候發落候通到各項
奏本公文到寺將奏本鈔白立案務要仔細參
詳情犯罪名比照律條如罪名合律者准擬本
寺依式具本回將原來奏本繳送該科給事中
編號收掌然後印押平允仍由通政司回報原

衙門如擬施行如罪名不合律者依律照駁亦
依式具本將原來奏本繳送該科收編駁回原
衙門再擬如二次改擬不當仍前駁回議擬候
三次改擬不當照例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或
中間招情有未明者必須駁回再問若公文不
必鈔白就即立案具奏詳罪名准擬合律照駁
不合律及送問等項並如前行若審得囚人告
訴冤枉果有明白證佐取責所訴詞狀案呈本
寺連囚引領赴堂聞審相同將囚連案依前發
回原問衙門聽候發落待奏本公文到寺將原

寺立等收後仰令左右寺鈔案備關囚人供詞
行移隔別衙門再問若二次審異者再取本囚
供狀在官照例具奏會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
等衙門堂上官圓審回奏施行
凡內外問刑衙門議擬囚犯弘治元年奏准律
無正條情犯深重者引律比附奏請定奪不得
一槩供擬不應供招之外不許妄加參語違者
在內科道官糾劾在外巡按御史參奏御史有
違者本寺查究
弘治十七年刑部覆准各該司道必先推鞫明
白問罪送審中間倘有冤枉不肯畫字或招情

未明駁回三次改調司道或原問官事涉嫌疑
雖未及三次亦許調問悉遵前項諸司職掌并
見行事例施行
嘉靖十年正月初七日刑部題准兩京法司一
應輕重刑獄務要虛心聽理必求詞証明白情
法允當然後議擬施行毋得仍蹈前弊煨爛其
有情可矜疑事出無奈應辯問者即為辯問應
奏請者即為奏請毋拘成案毋避嫌疑務要遵
照欽依着實奏行不許虛應故事如有違者重
加懲治
嘉靖十一年本寺題准勅法司堂上官一體申

明戒飭使各司悉遵法守凡大小詞訟非經通
政司准行非由各衙門參送不許聽理非由本
寺評允不許發落苟徇私弊法如前所謂拘審
及改易發落者俱聽本寺及科道官參究檢舉
嘉靖十一年十月初四日刑部題奉欽依今後
奏訴冤抑與稱冤不服調問人犯中間果有冤
枉者問官即與辯問改擬不得避嫌畏忌因襲
前弊其招擬未當該寺駁回再問者原問官即
當更改不得偏執己見如招情已明罪無出入
該寺即與評允不得駁論一文一字以致往返
駁辯有累罪犯至于詞訟行勘除人命家財田

土等項例該檢勘者照例行城及軍衛有司勘
問者委官采有徇私作弊勘報不公者原問官
當究明仍即與改正仍將委官參奏治罪其餘
例不該勘者不得一概行勘以騷擾害人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奉吉題准今後凡在外一
應死罪重囚已經本寺詳過題奉欽依處決後
乃有趕詞奏辯翻行勘問情真仍依原擬罪名者
俱查照前奉明旨施行不必再行開詳本寺仍
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巡按御史一體查照施行
凡發有罪囚有事情大執詞徇寃不肯服辯
者具由奏請會同刑部都察院或錦衣衛堂上

官于京畿道問理
凡駁問罪囚弘治十七年奏准原問官事涉嫌
疑或有偏枉者不拘一次二次聽本寺駁詞問
理若不改本寺徑行隔別衙門問理又駁回犯
人若不須提人者輕事限五日重事限十日完
報若故意淹禁致情輕犯人累死者聽本寺指
實參奏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本寺奏准法司堂上官將
原問官員嚴加戒飭仍將發問因犯按駁行查
允經駁回再問者照依大明令小事五日中事
七日大事十日並要限內結絕如原問官敢有

貿氣挾私似前停閣淹延凌虐罪因者聽本寺
指稟參奏具各司擅准詞狀徑自發落既不呈
堂具報送寺審錄又已經審允而擅擬改變者
俱聽本寺及科道官參究
允在外問過一應刑名布政司直隸府州申呈
刑部按察司申呈都察院各衙門仍備開招罪
轉行到寺兩平分看詳擬合律者候題回報部
院如擬轉行發落不合律者駁回再擬招情不
明者駁回再問
允評允人犯奉有欽依準本具題回奉題具死
罪京詳外詳俱五起一題回類題係日審者寺
正具稿條列詳考寺副而下每員五日一具稿

呈堂裁定
吏部尚書婁義論大理
刑部都察院職典刑名而大理寺尤專詳讞若
是職者必得其人其官屬宜從堂上正佐官精
加考覈庶不稱者黜之倉卒剋者罪之其
有作奸犯科者責令互相糾舉不許故縱違者
一體論罪
備制刑部都察院罪囚大理寺審錄無冤
然後發落有異詞者駁正之法得其平罪得其
當今大理寺乃同刑部官會審設有冤抑因何

敢稽究令如備制敢再奏成法者罪之
景泰中大理寺卿薛瑄言今法司發擬罪因多
加奏請變亂律意刑罰失中請勅自今一
依祖宗律令不許妄加奏語從之
成化時給事中向昂言大理寺審錄有詞稽寃
人犯駁回在外衙門再問多偏執已見不與辨
明或用非法重刑鍛鍊成獄因人慮其駁回必
加酷刑雖有冤枉不敢再言今後有問招不明
擬罪不當者俱乞改調相應官員問理不許遷
錄成獄違者雖無贓私依律問罪從之
大理卿劉玉疏伏惟我朝太祖高皇帝肇跡民

間享國日久情歷艱難飽諳物態故立制定法
準今酌古周備無遺觀漢唐宋元之至刑獄
一事凡在所論既設刑部以掌邦禁又設都察
院以司糾察無之間刑又設大理寺以專審錄
凡問過罪囚具招送審凡招不協情：不合律
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謂
之照駁者照其情律也若問有寃枉因自審
異不服則取供行移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
審異不服則具奏會同九卿圖審詳議詔司聽
掌與大明會典事例通行條例通有
重囚稱寃未問官會審設有寃抑因何
原問官輒難推理者許訴衙門移

文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就於京畿道會
問辦理果有冤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蓋
使彼此精研互相覺察故為問刑審錄之司者
敢不精誠謹慮據情法以議其平哉法得其平
人皆易知易守而不犯故刑罰得中民獲措其
手足所謂刑可期于無刑也奈何豐豫之餘人
心玩怠問刑者不知五刑之審錄者不知觀
刑之中惟在出入百司視為不究其所當究刑
每監于無辜不問其所當問罪常訛于非情苛
碎煩擾長官究與奸俾良善無控訴之門狙詐得
橫行之路以求寔理為怪異以論舊章為狂愚

遂使祖宗良法敗壞始基臣等有難盡言者今
幸陛下剋除宿弊開拆化理臣等幸沐豐澤奉
旨平反以為照耿罰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
所畏憚庶獄決不可清他若詳定法律考課官
屬矜恤囚徒慎重淹滯者節煩擾體恩史隱又
所以清獄訟之源也伏望皇上特勅法司今後問
刑凡有擬議未當者容臣等查照舊規照駁再
問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
若問有冤抑因自審異不服取供改調隔別衙
門問擬二次不服止照條例會同三法司及錦
衣衛堂上官會審十分重情遵照會典會同九

卿圓審原問官及改問官若容私偏向仍有冤
枉不明者一體參提問罪其餘事情均乞勅令
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
一問刑衙門應遵照律例擬發落但民偽
日滋或有所犯出於律例所不載者或情重律
輕或律重情輕難以畫一者科斷刑部都
察院及本寺臨時議擬上請奉有欽依發落歷
年以來非止一端此皆出於聖明恭酌情罪以
補律典之未備誠宜遵守之永久使司刑者有所
遵守也合行刑部都察院會同本寺將自嘉靖
元年以來凡問過事情臨時議擬奏請及撫按

等衙門奏行部院議覆具題奉有欽依發落者
逐一查出再行議擬條例奏聞欽具奏取自上裁
著為定式增入問刑條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
永為遵守其近日刑官私議比附律條之類剝
附律意者俱不許傳開無聖諭而刑不濫
矣
一法司所以專理刑名至于大理寺職司恭駁
關係尤重凡在兩寺官員精律例見出原問官
員之上何以評其輕重服其心乎近見兩寺官
其間歷年既久諳律事體盡心職業者固多亦
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曉即欲斷按庶

刑名才識出衆者開送吏部候兩寺正副員缺
不論年資銓補至為正副又能協動職業比照
刑部各道年滿即中御史一體不次推陞如匠
等堂上官不能正己格物以致刑獄未協于中
下毛聖明早賜罷黜以為不職之戒庶人心知
勉法律昭明而迓為天下之平矣

一訪得近年以來副理刑獄多便己私不
體朝廷欽恤之意每遇强竊盜及人命重因不
即查審具說防御前往奏聞或差廉明刑官有所避忌
因數開具說防御前往奏聞或差廉明刑官有所避忌
而囚囚無究獄矣又訪得本寺舊例題奉
命延挂數日精究數因方行相視以致屍朽潰
爛臭穢煙蒸漫散在前非惟死者冤抔其究生
史及錦衣衛官相視不過虛應故事本寺所審
者止據見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考以致該部
肆行無忌問官緣此得文移提牢官員緣此
便于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杖犬撻習以為常
漫不知惜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
于此等弊政已非一日急當欽明大獄之後
人圖自新諒無敢蹈前非者臣等地宿弊難祛
頑風易儆不可不預為之防也合無行令刑部
衙門戒飭各屬俱要仰體至仁重惜民命一應
罪因無得非法凌虐有患病者提牢官及司獄
官詩腎調治或調治不痊身死者一面行文都

年久類奏重請罰治如例應奏請勘問及行軍
衛門職矣
一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并兵馬司衙門每遇地
方呈報小事不論情之輕重緊遂法司法司又
加深求入以罪送寺審駁方行改正又聽人
鳴冤准詞訟批發兵馬司問理以致牽累貧
民甚至傾家蕩產鬻妻子女始得完結者臣等
以為市井細民愚蠢無知或因醉酒詬誶或因
做末爭鬥至有要妳寵而反目子孫違令而

者亦被所
乞勒者察
虐官相視
下如天之
一近時庶
無行令令
大事限二
齊完給此
犯未獲人
犯及本狀
明開各犯
打罵皆人情所不免該城量行責治已足示懲
戒若一縣送問誠為擾害行令各城御史除強
竊盜人命等項重情照舊送問其餘一應小事
量情發落不許送問亦不許受理凡軍民訐訟
俱赴通政司告行法司提問亦不許巡城兵馬
司等衙門濫受擾民庶司風可息而貧民獲安
矣
崇禎二年大理卿康新民疏陳備員廷尉稱天
下之平莫過審錄重犯多方詳慎歷有平反清
夜省心惟恐天下有冤民也軍徒一冤民已不
堪命若大辟一冤則死者不可復生斬者不可

復續其關係更重矣在愚民固有以他故罹辟
者狀多屬人命盜犯人命自有寬對猶易訊斷
惟盜犯真似疑疑赦易看錯外郡距京師遠情猶有
着落而京師盜情益多變杜益失主被盜之日
須先投一失狀于當司開報失單逐項開明記
號如有銷金銀分兩有無珠翠衣服顏色或細
紗羅布緊丁至一幅亦必註一製樣嗣
後捕賊追贓合者方為真盜若果審真即斷賞
何慮若無確証難以懸坐至盜已到官須立地
審取口詞無得口後妄扳以殃林魚今京師賊
犯全憑拷後續獲每當未經官時先于城外冷

空廟寺非刑吾拷逼使供招利其报仇以為奇
貨至真盜真賊未必不隱縱颺去其供招成獄
者或云不知名失主或云過路人不知姓名即
指有失主認識賊物然當日原未报失狀安知今
日盜犯果係其家失物至有一種神奸與審役
穿鼻每喜設盜發或當官認為失主而賊物則私
相分若無則天理斯成而王法甚屈越矣城
衙捕賊係各兵馬初審營審獲賊後迴補把總
官亦必關原狀以為確證其審後並許嚴緝不
許苦拷至五流罪即不能得情非清正不
如遇審盜必分明就理情節別細審果同行
上盜亦須得姓名年紀住址贓物逐一訓悉不

得北報混名致雖獲一二親筆註定用
印鈐記不得輕勞分委致多擾端其各營巡捕
把總等官亦須念及兒報盡心審確毋輕信奮
沒私相猫鼠其各城舖史整迎視京營科道當
不時或咱專以審賊之當與不當定各兵馬各
把總等官毀譽故大臣素署既明將
初審官題參依律核實且盜情一發即須速結
轉解不送法司不得躭延月日使無辜斃于奸
宄其嚴衙理刑官亦求皇上明旨申飭凡遇審
盜務慎重得情毋重枉縱在京城一種擊訛棍
徒往：捕賊提影攀人和食騙詐所及家資一

流甚有羅織傾命者致使恚恨赤子日蹐跼天
橫禍則妄肇評陷尤當嚴為申禁以安根本之
地可也

奉旨大理卿凌義渠疏查得臣寺職掌
見在衙門事宜一書內稱元評先入犯奉有欽
依準本其題目畢題其死罪亦詳俱五起
者死罪候類題命下之日出評先勘合此五起
類題之所據也惟是死罪有立決秋決二項歷
來外詳類題不分立決秋決獨京詳分別二項
各候是五起不知起自何年沿成故事臣等

議未奏間接刑部題為遵旨認限事奉
聖旨這各司未完事件既立有限期併在內
衙門在外各撫按一體嚴查緝審結但獄須
得情方無枉縱都著詳勤確擬務期平允
不得藉口勒完任意出入欽此臣等恭誦綸音
真與聖經相為表裏圖知貴欣速議原期於得
情無枉縱非但以速為能而已也伏乞皇上欽
定以後京詳立決重案或仍舊足五起類題或
如外詳例與秋決共足五起類題總求詳確以
贊祥刑從此永為典制
閣之藥愈清矣

薛艾清瑞火理歲
性左執法廷尉秉馬稽古之職上師庭堅官司
大理歷治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就蓋天之公
陽開陰閉立法惡天仁柔義過不辜與憂或過
或惡天討以施低昂辭酌乃有洋臬職斯常刑
歲歲當否則歸廷平廷平依執時推鑑衡鑑灼隱
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克允克明罰當民服氣
物体欲惟刑弼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絕者弗
續而居而官宜何警棄物貨利勿任憎欲勿
偏從釋切好刻酷有一于慈靡平靡燭歲紀痍
官箴痛敘毒警火銷膏辜不已速絕哉千載乃

有良理之定國行公籃仁曰民不寃曰慈寃
民功莞簡哀及子孫高山宜仰景行宜遵小
子述哉敬勗我人

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一

退谷逸叟著

太常公署

太常寺在皇城西後府之東南向中為崇正堂萬曆
中董其昌為寺卿改寅清堂書用李江夏法甚工後
堂左右為官舍堂後為香帛庫北為洛堂南為柴
庫右為祭器庫初為太常司正三品吳元年令凡朝
會賜讌冊封冠婚喪祭講究儀式計量物料移文各
所門施行禮樂祭祀宴賓犒勞賓客工匠悉隸焉洪
武元年定太常寺掌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神祇之
祭以相大儀以格神明以致天地之和餘分隸各衙

門設卿少卿寺丞博士與導引贊禮郎贊大
祀贊官及祠祭署令署丞二年置神牲所設廩令
大使副使各四年神牲所革七年設典樂二十四
年改署令為奉祀署丞為祀丞三十年改司乐寺司
乐為太常寺太常王者
所建之旗也畫日月蛟龍右
之王者有大事則建以行禮
常又曰太常漢百官表曰欲令國家盛大社稷
當存稱太常又曰尊大之義也

太常職事凡天地神祇人鬼歲祭有常先歲孟冬進明年祭日上卿奉天殿受之頒諸司凡上祭贊相禮儀大臣攝事亦如之若祭先期請省牲大祀上先省大臣總省之進版銅人上殿奏奏而滌之藉田祝部新品物移光祿市凡國有所用饗薦朝廷諸祠下寶雞神幄亡恭潔凡玉三等曰鎮圭曰蒼璧曰黃琮曰王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

展親曰禮神曰報功凡牲四年以上精曰牛太牢曰少牢凡祭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凡舞二曰文舞曰武舞凡樂器不徒凡陵園之祭無樂凡祭掌事者請祝奏禮對引司香進俎饌庶羞設文舞引設位與俎進替奉帛幣卿貳焉各供其事凡宴會率具焉奏樂與簫笳鼓吹校金鼓祭視禮數省署文移博士講習禮文請上填名祀版大禮集贊其儀神祭視牲點知牲數納于神倉供五齋三酒之

上至祀所夜漏未盡凡祭先期演樂太和殿凡大祀樂生七十二人舞生一百三十二人凡壇署興守壇擁護殿宇廚庫林木時灑掃之以供其祀事畢署亦如之若祭先期請省牲牲所凡三祀牲羊豕有數養而滌之藉田收穀納于神倉供五齋三酒之用糯藁翦柱

洪武二十五年六月以皇太子新薨欲停時享命禮部侍郎張智等考求前代典禮智奏宋會要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真宗居喪為月服除明年逐享太廟合天地于圜丘如用集餘皆倣而不作今宜如宋制從之是年

八月上召太常寺卿許昇問祭祀禮儀昇不能對洪武初劉仲質建議重北宮用大政下亞相九卿會議及博士即如廢昌邑王奏中公卿將相列名上請必曰受皆不行其重之如此

太常贊禮郎即宋之太祝也宋重其官以宰相任子為之明初亦以髦文學之士乙科初選每得之後乃以黃冠充焉夫矣

宋滅凡守令滿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超著者增俸後借職命儀曹燕饗之遇有事郊社令被以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為能勤民方可以對越神明也

宗伯于慎行太常寺題名記

國家法六典建官既以禮樂神人之政總之春上而請行之蓋示伯以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禮春曹舉其全大常專其職矣所謂案明禮之典曹又設太常卿佐使率其屬以奉郊廟群神之以協承神休嚴惟重哉寺之在北都者初稱行在正統間始定今名則永樂以前故南太常地而題名所志卿及諸佐舉自洪武于建置之寢不相中矣萬曆庚寅卿張公作霖以題名且盈將更鐫以待來者則新自永樂十八年卿蔣公守約少卿傅公霖以下而除其官南寺者以志寢也又在當人引年表之法列卿少而除承以志守也舊記間有遺失又取乎表所載頗增入之而隆慶以後續焉以志備也謂不佞承之禮官詩為之記泰惟高皇帝開天敘宇稽古禮文惟是郊廟百神之祀對越將享罔敢逸豫筆二孚寧漢景訓載在興策規于萬世矣列聖

相承率由舊章靡有貴賤是致昊穹錫祉百神効職年穀順成群生嘉粤與廣周之盛有同符焉惟其惟明德之敬升聞于上亦越奉盛位粤之臣陳言祝報以假于上下神祇與有榮號哉及遡稽考以前寺之卿佐間或參以宗祝秩之上各効一職不二其官守以終其身故能摶心構志積精會神以通釐三靈而協調元化也今之太常既以一官兼夷夔之任而備其所不能周又皆出于仙曹瑣闥極當時華要之選垂魚擬佩

予有如提空名以自貴而慢厥官常以恕恤於神明即效其身乎鍾鼓玉帛之間何以自異于宗祀之況而稱顯相亨嘏上恪共祀典春秋匪懈視號之史或有愆于禮度輒下詔申飭時更置而予寺之卿佐茂簡名德以冠九列爛焉崇乎前有輝矣維今以往任是官者其有不恭與異乎谷泰乃職以求理爽愛之蹈而委諸宗祝為也即我二三禮官寔儆然在庖廚之間亦曷敢不相與敬之以光揚天子之至赫命於乎重哉爰并諸碑首周昭示千禹禩維張公其有令矩于後人焉

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二

退谷逸叟著

四譯館

四譯館在東華門外南向設太常寺少卿提督之聽于翰林院所隸凡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爾西亞曰天方初以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字以通事為教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翰林定去取仍送入瑪瑙樓中謄後改庶吉士仍習譯天順中革令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

永樂初命僧道能譯西天生番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通開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署館事長安右門之外處之

蔡汝楠緒錄云永樂間嘗選來人點生習四夷譯書閱其好癖本策為會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出翰林定去取仍送入瑪瑙樓中習譯書如許道盡優與也然既登第仍留館以民人充譯字始擬此中是也至景泰初吳預以例中卿試及登第又以例與修景宗通志成從眾庶吉士出授御史成化間俞瓚史因此例授主

事於戶部蒿首領何進輒習學業而譯書不精徒藉納軒第之捷徑故爭趨者衆天順八年彭阿濬始建曰如制去取于內不復送出院天順中禮部左侍郎胡榮永樂間翰林院譯寫番字俱于國子監選取監生習用近年以來官員軍民陞作刷從子弟投托教師私自習學監求進用況番字文書多閒邊務教習既濫不免冒濫更情乞如翰林院今後各許有缺內照永樂間例選取年幼俊秀監生送館習學其教師不許擅給各官家子弟私習及徇私保舉

洪武中以元人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制蒙古字行天下乃會翰林侍講大原潞與編修馬懿永黑等八華言譯其語復取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詩其音義名華夷譯語以列行之自是使臣往來胡漢皆能得其情

大學士高拱議精譯字生既者得譯字生自嘉靖十六年選取譯字生一百二十名皆不問世家不論本業止於漢文數字待收館之後方習番文考非所用二非所考警之責五千商推便成熟今諫內閣具奏專取各館世業子弟資稟年歲相應者考選送院作養其議甚當相應申請合候命下本部行移翰林院轉行四譯館即將各官名下世業子弟資稟清秀者開送本部考以番文非官話不限年分學成乞聖裁

一定年限譯得世業子弟雖印試以番文其本經作卷難便責其全曉但取其精通門路易于習學而已若不限年則官生有終身無長而止通數字者收之豈能自進若皆限年則有年雖長而業通未通二項其未通者限年二十五歲以下審驗得實方准收考以分數多者取中其已通者不限年數考之全曉而後收仍于本卷首行明若已通未通以分別無年當者可望其進而業成者可得其用伏乞聖裁

一慎考校查得舊例考選入館之後提督官四季考試欠精者責打二十習學三年會同六部都察院堂上官翰林院掌印官于午門內會考每差御史二員監試其中式者月給米一石又

至三年會考中優等者與冠帶仍月給米一石又至三年會考中優等者授以序班職事其初試不中者有再試三試之例及查嘉靖元年屢經本部題准各館官生中有愚頑不學屢考無成者皆容再試終於無用今後習學三年不中者徑行為民六年冠帶不中者給與冠帶榮身九年授職不中者即以應得原職俱各回籍閒住今該次考相應通查明白合候命下將前項考選之後仍行提督官照例拿考懲戒其有急需愚昧終難策勵者不拘歲時徑請發回原籍聽其自便終身不得冒濫仕路其九年會考照例參限內未中者令冠帶閒住三年考不中者亦行黜退其冠帶三年考不中者令冠帶閒住毋或濫收補譯等生自正德三年一行一定收補布得過多如嘉靖十六年一行以至于今職日久遠人心絕望所以不習其業考者鮮而他人反得學求今選取收之後三年會考例有黜降人數補足少如愚坐糜廩餼一概革退為可惜今該內閣奏令各館教師結送世業子弟赴考如滕朧胃選者日後事發即行斥退并將原保教師參問相應依擬申請合候命下行令各館教師各將本館見任各官及曾任而物故退閒者的親世業子弟取具重甘執結親赴本部投遞間有本語教師故絕而子弟獨存者許隣館保之准算數加書數果無詐冒方准收考仍于考試之日許各生面許如

為首如未滿數者通不准考伏乞聖裁

一嚴保勘以得世業子弟必用本館教師保送就有冒濫之徒冒認宗族假托姓名買囑教師朋騙瞻保送部為可查今該內閣奏令各館教師結送世業子弟取具甘結親赴本部投遞間有本館教師故絕而子弟獨存者許隣館保之准算數加書數果無詐冒方准收考仍于考試之日許各生面許如

法司問罪伏乞聖裁

一嚴考試查得先年試法甚眾致通融節且止
考以七言絕句詩一首既係成語即或有預擬
而若合符合于考試之日當加搜檢封鎖防範
前後不得相通其試字不用舊句臨時雜出漢
文三十字令譯書文仍設彌封官一員卷完時
先行彌封付後送看預行各館教師先將書文
底本送部以憑驗對其考試之日俱于部中別
所封鎖待取定進呈之時放出令其參驗庶免
差訛伏乞聖裁

一分館業經得九館所習書文各與石註以漢

有前弊即將本生并保送者一併送問戒一
時停免日後被人告發或查訪得實不論入館
年月久近仍行問革為民原保教師一體連坐
伏乞聖裁

一絕干請查得先年考選不公大招物議皆因
富商豪族憑恃錢神或錯剌部官自通賄賂或
買囑勢要轉為請求以致有嫌可避年久不敢
舉行然國法有在若果以公奉法何有于嫌合
候命下臣等先行禁約敢有錯求竊伺及轉為
干請係官員者容臣等指名奏參治以重罪不
論貴賤廢本業每有冰炭朝貢之交及朝廷勅
諭宣示諸番者令一料譯明謄日交吾莫可措

手不免禹甸之人所笑今後各館官生俱要安心
習業軟閘課做毋得鋌刻誤差以取罪譴伏乞
聖裁

一補缺所重得提督四譯館少卿即系稱緬
甸館師生俱已故絕議為裁革與盖先年缺人俱
令各邊鎮巡官保舉起送充用又查得當時緬
甸教師不識中國文字使人口傳漢字題目令
其寫作番字完因本館教師不習傳有本國字
樣本館人員止許百英字採習學故考時欲要
依本對看而無本可對以致難定等第封卷進

星令據教師既缺相應取補合候命下本部行

退谷逸叟著

太僕官署

太僕寺在皇城西乃元兵部舊署初設群牧所牧養馬匹洪武六年始置太僕寺從三品在滁州設卿少卿寺丞典簿等官職專馬政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改稱太僕洪熙元年復稱北京行太僕寺正統六年定令名以原置在滁州者為南京太僕寺正統古今掌牧馬之政令以聽于兵部少卿則分督京營馬若職馬巫分理京衛

若牸牝駒及山東河南六郡孳牧孳牧馬三年而更凡馬肥瘠毳耗籍其毛色而上於太僕之三監監御史一人往印烙而差管之遂其民凡草場歲徵其租金國家授出以佐市馬凡租金逋負或突編不得與即竭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而寺主簿勾省文移當盈庫

征馬金時馬

凡馬政曰民牧曰御牧山東府寄牧九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投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籍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馬種馬牝十二牝十牡牝五歲而微駒曰

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遞、馬足寄牧于畿府
而府甸土不宜馬及民人陂塘征馬盡足馬駒
十八年而免定頓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
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
偕御史二人印烙選其良次其藏劵凡草場歲
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格明十實稷出之佐牧人
市馬
藩設寺丞十二員分轄各路孳生馬匹官給善
禹為種每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為一群
群設群頭群副學之牝馬藏騍馬一駒牧飼不
如法缺乏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擇豐水草

豐饒之地春夏牧放秋冬而入寺印駒用
種字使用江等馬毛稀迭而遞少者老馬所育
照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小照半身者滿十歲
所照漸短其齒愈大驗其高否取毛附掌中相
之民兩太僕寺總其事而御史稽察印烙之北
數七萬南數二萬每歲五馬共係解馬一匹赴
京上納給各軍喂養後又奇順天所屬州縣謂
之奇養馬匹山西陝西又設苑監養於官上苑
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陝西又有茶

馬洮河兩寧等衛番族給金牌四十一面該納
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給與茶一百萬斤
取之四川保寧等府三年一次正德中都御史
楊一清修整茶馬奏金牌之制久廢無從稽考
止給茶易馬似亦市云成化二年南直隸地方
奏稱地不產馬皆收折色或三十兩或二十四
兩自是北照日漸加增銀儲北太僕寺發各
邊買馬及各邊儲支別用除慶中李興化春等
在內閣畧稍節養種馬之難因奏通行革去
一半而舊制蕩然矣
種馬養在民間一兒四騍北制甚善除慶二年

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
為孳生備用今備用馬已別會則種馬可逐省
且言種馬之害變賣種馬之利于是御史謝廷
傑言當收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兵部亦
主其議、上竟如金言變賣一半每馬變價銀
十兩做收草料銀二兩解大僕寺至萬曆九年
御史于有年復請盡將種馬變賣兵部議覆云
國初戰馬原係官牧嗣因水平無事散養于省
直民間騶駒起俵後因多事騶駒不堪征戰改
為買解大馬之法寄養近郊緩急足時其種馬
尚在民間百十年來都經當事諸臣建議設法

果驗之無毫毛之弊民間攢戶養馬困苦已極
有司按季點驗擾益甚無名差遣各項科索
悉取辦于馬戶閭閻貼不堪命數十年來節經
當事諸臣建議革去種馬永遵舊制革而復
行之者蓋惟年復一年民害日深柳恐一旦有
事戰馬缺乏至穆宗皇帝初年採太常少卿武
金之議欲行盡革於時當事之臣議革一半其
害猶未盡除至今遵議紛紜茲蒙皇上特容臣
等查照節奏題奉聖旨理該寬限當該為惠安小
民預餘武備至計通該御史于有年建議編初
邊自數千里而至臣等劄行太僕寺查議回稱

當度時勢變通詞停上不失祖制下有俾于生
民亦行見於此臣等再三考覈莫盡先年變
買未盡種馬一半委應通行變賣盡數革料銀
兩以佐買馬之費種馬雖卑馬戶宜存聽省直
各照舊或五十年或五年一次審編買解大馬如
歲用馬四數多太僕寺預呈本部多買本色或
有重大征戰無論本折悉買本色如再不敷并
出太僕寺貯蓄及歲積草料銀兩分發州縣
收買鐮壯大馬一同解俵太僕寺應用庶民害
永除武事有備一舉大發未盡之數復遵國初
慎重戰馬之意相應題請定奪恭候命下通行

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巡按御門并刻付兩京太
僕寺仍咨都察院轉行各
各司道并府州縣掌印官將會剩一半種馬盡
行變賣司道各官親估價銀上等無過八兩下
等無減五兩估完先造清冊送部葉候查考以
又到之日南直隸限一年以裏北直隸山東河
南限十個月以裡變賣完
依限解部發寺收貯專備買馬不得別項支用
每馬每年折銀一兩以萬曆九年為始
徵完各川縣編數解部發寺不許延挨拖欠孳
駒已報在官其種馬猶貴者將駒給貧馬戶不

堪者將駒一同變賣解部發寺收買種馬戶有逃故種折
者著實免徵逃移復業種馬猶存者照下等馬
價減估仍嚴禁有司仰體上意各將馬戶務要
優卹俾令樂業不得踵借承訛加以雜泛差役
針奏以致朝廷恩澤不及于民其餘未盡事宜
并經理馬政各官悉心計處
停當具奏上請定奪上允之于是寺庫積銀千
萬而天開之制蕩然天
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永之舊歸有光曰江南
折色可也織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
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

點而邊也而各馬官群長飢醫不可省也行馬
復之令使民得完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
馬亦以為已馬矣又備金銀之制通潤互市益
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意督視
之洪永之舊猶可優也

大僕卿周孔教題馬備玩本寺光庫馬備白蕃
非常所以扶衛神京固安根本慮至深遠節
奉明旨不許借討歷、可致故自嘉靖至今光
庫馬濳所積幾至千萬及後各部率意借討遂
無事所而為銀有事出以市馬以

至溫簡始曰不得援以為例後率以為例始猶
兵部支請馬例自後各部亦借請為例始借猶
曰勒限補還及後竟不補還日減一日歲削一
歲、以故屢年千萬之積外僅存一百萬有
奇其所謂儲蓄不借率有水旱盜賊無能以應
而國非其國者也夫苗家巨室欲保其家旦夜
所以慮不常防盜賊普備至周密況以堂上神
宗所以戒不虞者空跡至此可為寒心臣乎
萬曆焦心計無所出方思遵昔取償該部原借
銀而不廣今又借討百萬矣奏查戶部所借本
寺七百餘萬不為不多舊借未還新借踵至況

本寺僅存二百萬今一借百萬能堪幾借竊恐
不數月寺帑盡空矣寺帑空則神京幾無馬矣
神京何地今日何時婚媾馬之何以為國或曰
事有緩急亦有輕重等重從急等急從重京師
之重視邊圍何如譬之邊圍手足也京師腹心
也未有剜心血以補手足者近見天象告變河
源已竭民心擾動亂簡已形張而綱繆不可不
慮是京師潛響當急平備一旦有警欲
徵馬非無馬欲市馬則無銀寄惟失措誰職其
咎往者庶或之事至今念之令人心悸夫天下
利害事惟親見之而後心知其苦今太倉空匱

九邊告急計臣知之若寺帑開之後禍難任計
臣豈知故計臣今日之請通等今日之執所謂
各痛各腸無非為國非敢動意爭區、衙門
體面已也體面之爭小恒國之計大臣等竊見
宋之季世臣子不求為明遠事動輒求勝卒悞
人國臣竊惟之臣等所以不敢默、者非敢
求勝為陛下守此官耳智窮慮竭之守手不失器況
恒國大計乎伏望皇上俯念根本之重加意慕
主之計勅下兵部酌議使沒北各有老庫錢糧應
否措動所借銀數有無多應否當從、長計
議奏請定奪庶馬政有賴而大計不誤矣

崇禎二年太僕寺咨准兵部馬價出入數目疏
查職寺所額北直隸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一
十四萬七百一十二兩南直隸各府州縣歲額
解銀共一十八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兩三錢五
分河南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七千八百七十
四兩山東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九萬一千四
百一十六兩通計各直歲額解銀共四十二萬
九千五百三十七兩三錢七分此職寺之入數
也乃若職寺所給發京邊各項年例在遠鎮撫
賞銀二萬五千二百兩在宣鎮馬價銀三萬五
千二百兩在大同鎮馬價銀三萬五千二
千二百九十二兩四錢三分六厘在延鎮馬價
銀一萬八千三百六十四兩在寧鎮馬價銀一
萬二千四百兩在薊昌二鎮馬價銀二萬六千
二百四十三兩八錢七分七厘五毫在濛陽共
動銀三千六百兩在增上祭司馬等神銀二十
八兩在京營草料操賞修理弓箭金鼓旗幟等
項銀四萬一千四百兩六錢五分通計職寺給
發京邊年例共銀四十五萬二百一十兩四錢
六分三厘五毫此職寺之出數也職寺出入之
數如此即分外解金完所入已不足以供所出

矣況遵父定多并四十二萬之數亦不足乎且
舊歲復添皇當銀三十六萬兩乃在京邊年例
之外職寺於是搜括如洗束手無所措矣近且
以優馬改折詩當此秋運之時民間優馬有到
京者有在途者紛紛駁回改折往來騷擾將有
不勝其勞費者況祖制設立馬政專給團營騎
操防守都城扶護陵寢祇謂根本重地有備乃
無患耳原非為邊鎮即後來折色亦謂無事則
易馬輸銀有事則市馬仍是備禦京師之
意乃今折色銀數盡給發各鎮矣如并其優馬
盡行改折萬一變生不測如嘉靖庚戌故事欲
以促朝廷也

苑馬寺

楊一清疏曰臣竊向遵
皇上簡擢總理陝西馬政揣分捫心實深愧懼
謹竭駑鈍以圖報稱本年八月內到于陝西地
方奉宣德意備行兩寺監苑官員共理職業以
副委任原額內監六苑查得牧馬草場原額
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七頃六十畝見在各
苑止存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八頃八十畝其餘

俱被人侵占原額養馬恩隊軍人一千二百二
十名見在牧馬止有七百四十五名牧軍包攬
代役及私回原衛住坐點視得見在牧養兜騙
騾馬并孳生馬駒止有二千二百八十匹馬政
之廢至此極矣臣考究國初牧馬成法行據該
寺卿之弊難法頽壞之勢轉甚查得該寺奏報
寺回稱先年被火將文案燒燬無從查考查得
永樂四年兵部節奉欽依開設甘肅陝西苑馬
寺卿門每寺管六監每監管四苑各有分撥草
場水泉地方坐落四至上苑牧馬一萬匹中苑
七千匹下苑四千匹會撥恩隊軍人牧養恩軍
將各處有罪人犯發充隊軍千各衛丁多軍人

內選撥每軍一名養馬十匹仍月支口糧六斗
俱係舊例其後陝西苑馬寺不知何年將原設
監苑裁省止存長樂臨武二監官舍開城廣寧
安定清平萬安五苑後又革去甘肅苑馬寺衛
叫將原發恩軍還設黑水苑於平涼府開城縣
地方亦附長樂監管轄前項革監其地散
在臨洮葦昌延安慶陽四府之間各入軍民版
籍固未能盡復其舊即今見在監苑觀之土地
廣行水草便利使典牧得人蓄養有法豈有馬
不蕃息之理臣親閱安定離安諸苑恐養馬於
中間事多詹遇騰踏不可控馭始知西方畜產

土地所宜而牧事損廢非法之過乃人之非也
臣叢為陝西按察司官彼時馬政已稱發弛猶
有馬七八千匹每歲給軍騎操猶可數百餘匹
邇年以來該部屢經建白朝廷注意脩舉柰何
積習之弊難法頽靡之勢轉甚查得該寺奏報
冊內弘治十五年終實在馬三千八百一十四
匹臣今點查見在止有前數則是半年之間又
少馬一千五百三十四匹若皆委之天數則本
處官軍民之家私養馬匹不聞消耗若此典
守非人其責惡可辭哉且今見在馬匹除作種
外餘下兜騙馬不多設遇有警將何給軍既無

益于邊方又烏用之夫沒苑幸賴皇上廓謨英斷
深念邦政之重采納廷議增置風憲重臣委以
便宜專制之柄使圖興復臣雖無狀承之而來
敢不夙夜敬效一新積規痛革宿弊振舉寺監
各苑官僚勤考牧駒之政謹勝特調習之宜
務期馬匹蕃息雲錦成群上舒九重宵旰之懷
下濟一方戎務之急此臣之志也亦臣之分也

茶馬

楊一清疏曰臣受命督理茶馬親詣西寧洮州
等衛地方選差按察司官員帶領通事分投撫調
各族番夷中納茶馬各族番官階具國師禪師

各酋捧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得拜觀乃其額
上蒙文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合當虔祭右曰
不信者死臣奉宣皇上恩威撫馭諭之責其近
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彼皆北向稽首云這是
是我西番認定的虔祭令當納納近年並不曾
爾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著我每將馬來換
茶今後來調時天皇帝大法度在我西番每怎
敢違了臣於是乃知我聖祖神宗屢謀英畧度
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
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馬之制所謂
以擒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

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
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
庸人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酌以茶斤我體既尊
復欲亦遂軟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
較然可知番人之為中國羅籠久矣漢武帝
圖制匈奴乃表河曲列肆郡開玉門通西域以
斷匈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今京城之西綿亘
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
番人為世讐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絶
外者也國初散處降附各分部落隨所指撥
地方安置封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幹
差以茶為價使夷雖遠外諸番皆王官王民志
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番中國則不得茶無
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于數萬甲兵矣此
制西番以控北狄之上策前代畧之而我朝獨
得之者也項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
巡察之官卒莫之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
羅之國何所干托其所開係茂非細故臣乃申
飭禁令嚴督所司緝捕私販根究林引不少假
借茶徒稍亡飲跡茶價頓增已而招調番人遠

近畢集私市如眾工黑者唯者亦如期而至乃
知中國之茶真足以統番人之心而制其命誠
使私茶禁販一切禁絶不得通番不一二年蕃
族無茶不撫亦將自來調之策敢不至臣仰承
任使恒懼無補以逢罪戾深慮卻顧輒罄一得
之愚如此

南太僕

唐時外代作南大僕志序曰今上中興肇毅下
諸君子以為國家重熙累洽之後百度應有不
備於方策者于是兩京諸司皆纂修志書臣職
在冏寺不可不討論故籍詢遺老以俟參攷

謹按洪武四年初置群牧監至六年改置太僕寺當是時四方偪亂未平王師所至如太陽出而雲霧消散胡元遺孽猶在沙漠之南王保保強力慓悍終不肯俛首帖耳就我羈絡及大將北伐步兵未至竟以驍騎襲其營遂令狼狽跣足而走蓋皆用江淮間馬也孰謂天下大定謂宜却出馬寒之地哉後數十年間天下大定謂宜却走馬以糞而語音諄諄丁寧戒飭不獨留意於中國之省牧而又取之四裔如西戎之茶馬朝鮮之馬駝羅之馬既又勅關中諸將吏各以其餘馬送京師分給沿邊騎士豈非以戎馬國之

大事天下雖安不可一日忘武備至永樂初上問尚書劉儁以天下馬數止十萬三千七百有奇當宁太息大業如揚帝至馬蕃息而牧者乏人請令民十五丁養一馬死罪生不及數者之責之借遠世為北方患自是以來朝廷之上更制易令訖寧之間焦心勞思議論明興互得互失顧官無養馬之田而民有養馬之害于是慶曆中盡斥監種馬收買備用其時馬戶皆瞞然如更生而僕寺亦如釋重負所從事者唯催督府縣馬價而已夫百金之家畜吠犬以防鼠竊騶以致遠今南方數千里內率有金革之事

退谷逸史撰

國學

國子監在城東北即元之舊學洪武改為北平郡學永樂仍為國子學又改為國子監正堂七間曰彝倫堂元之崇文閣也中一間列聖幸學供設座於此工堂元之崇文閣也中一間列聖幸學供設座於此工聽勅諭五通東一間祭酒公座面南司業座面西堂前為露臺南出為甬路前至太學門長四十三丈聖駕臨幸由之東西為翔諸生列班于此後堂三間東請堂三間西講堂三間繖房三間齋房三間折而東為絅愆號三間繖房一間幸牲堂試心堂祭志堂各十一間

博士廳三間鐘房一間修道堂正義堂廣業堂悉如舊性堂六堂乃諸生肄業之所東折而南為廊房九間門一間西亦如之太學門三間門東勅諭碑一通洪武十五年申明學制二通洪武三年定學規碑一通洪武初年欽定永樂三年申明學規碑一通洪武十六年并三十年欽定廟學圖碑一通廟學規制地界四至丈尺盡勒焉正統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立外西東井亭一又東為持敬門以入廟自中少北為儲門以通啓聖祠土地祠及典簿廳不詳並針書識之而堅其之路祭酒東廂亦由此入西井亭一又西為退者號門自西少北為廣居門以為司業入廟及諸生入號

之路坪內雜植檜柏共二十株前為集賢門三間門前為通衢東西牌坊各一題曰國子監：崇東西牌坊各一題曰成賢街彝倫堂後齋明所九間格致誠正號每號計三十七間嘉靖七年作敬一亭御製聖諭共碑七座前有大門題曰敬一之門祭酒廂房在亭東司業廂房在亭西會饌堂一所在監東北土地祠五間在饌堂門之右典簿廳五間在饌堂門之左典簿廳三間掌饌廳五間退有號舍廣居門之西為天地人習仁勇文行忠信規矩準繩紀綱法度凡一十八號并退省房三連混堂淨房各一所

設官職事參酌宋國學舉人員生官生恩生功生例未見之由

其最先幼而正教訓之事司業為之弗修古義正成均之政令遵以明禮遵用之學以考弟禮義忠信廣取為之本以六經諸史為業以升堂積分及格紀用之法而勵冀之不率者朴之不改者屏之不悛者誅之以廉饌膳師生以力役給廚膳以賜予示恩眷以撥歷練吏事以考選法凡遇歲中春秋上丁日祀先師則總其禮儀上謁先師率太學祭酒司業執經進講有講章其屬有監丞坐繩愆廳主簿主忠教不舉教及膳廩不嚴並針書識之而堅其明其約束博士坐博士廳分經訓授助教學正學錄坐正義崇志廣業修道誠心率性六堂專教誨嚴程

課講說經義尊納之規矩典籍典出納文移受支金
錢為師生餼孚報諸生餼米以驗于翰林歲抄
奏上典籍掌經史子集以及制書掌錫掌飲食于是禮
部翰林唐事春坊司經局若國子監官建相通流而
遷補用之猶單重矣

治天下之大法曰學校農桑曰學校農桑而學校尤其本也
敎化出焉天下未有不敎不化而能治者也其
制莫詳於周景約言之制于虞曰上庠于夏曰
東序于殷曰右學養國老在焉于虞曰下庠于
夏曰西序于殷曰左學養庶老在焉皆太學也
周人修而兼用之虞學曰米廩以養庶老冬讀

書在焉夏學曰東膠以養國老春夏學干戈秋
冬學羽籥在焉皆太學也故入小學知父子之
親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
知言學也皆所以明和天下也又水環澤宮之
邨如璧故曰璧雍亦曰成均以成其德性均調
其過不及而名也膠言在郊必于郊于澤中之
邨欲其目不雜安其處而無異慮也故亦曰澤
宮王擇俊國所貢士與大射其中簡焉國大事
出征執訊受賜獻馘在焉其俊國命立學亦于
也頒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改
國者也古聖王之所甚重也故人生十年曰幼
學于家學于家者就外傅而學之罄也學書計
學幼儀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學射御是也二
十曰弱冠簡其秀而學于鄉學于鄉者學于庠
序校也始學禮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
而不出其學也三十壯有室大司徒簡其秀而
學於國大集正造焉小樂正大胥小胥贊焉朋
友移焉四術四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其學也
蓋九年而博學無方知明強立矣而後可以材
諸位于是乎大樂正簡而進之王升諸司馬故
四十曰強而仕而論官辨材始此也

附元人吳澂國學碑記

國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偏尚也廣延四方耆碩之彥與共謀議遂能稗益聖猷修舉百度文治浸興為中統間命儒臣教胄子於元朝脩監學官成宗皇帝光紹祖烈相臣哈喇哈孫欽承工意作孔子廟於京師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於官舍陰陋非宜奏請孔廟之西營建國子監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遷至仁宗皇帝文治日隆僉謂監學增葺歲經書宜得重屋以庋有旨復令臺臣辦集其事乃於監學之北構架書閣：四阿棳三重度

以五即之引其崇四常有一尺南北之深六尋有奇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袤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繕成材木瓦甓諸物之直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壯麗峰無增監學之輝名其閣曰崇文英宗皇帝講行典禮貴節太平文治極盛矣臺臣請勒石崇文閣下用紀告成之歲月制命詞臣撰文臣謹次當執筆今上皇帝丕慕聖緒勳逢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尤也臣之即使之以是而教弟子員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

泰定九年春誕降俞音國子監立碑如臺臣所奏臣謹錄所撰之文以進臣聞君有訓戲庶人有謗輿士有傳言以自儆動之儀察於倫紀之序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

其他日輔翼吾君將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其選也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休德已若夫不能潛心方策真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涉獵乎浅末炫曜乎葩華曾是以為文乎工之所以為世用者蓋不在是臣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皇元肇興於赫厥聲天戈所指如雷如霆聖聖繼承六合混一咸命遠加至胥出日神謀英算敷道茂人征訐以義持守以仁既成武功大開文治遵隆儒勤學崇教京師首善教胄設官孔廟庶政畢舉而祭祀執法之臣職務糾愆爰求碩德于賁之北保閑雲齋其閒伊何有經有史庶來學誰有集有于昔在中古郁乎文哉爰及今日益加光煕粤稽虞舜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人文化成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厥后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矧茲多士被服聖人之教服行對越乎之章維國之光匡我民物爰稽禮樂明修先聖崇

在內府者令布衣高啟謝敬教之至是諸生方序立右順門內員陳音下初諸生出受業大學既而以學制未廣論中書省曰太學實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所自出古帝王建國以北為重今大學雖建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今工部增益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游息有地無違財成總者有可望為廟成上享學行釋奠禮初禮部奏增門子生上日揚雄言務學不如求師一得其人則材盛不得其人廣求賢哲何患今已選者甚眾而祭酒之人知等其為聞復考列定選者甚眾而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各以名聞于是起數仕尚書侍郎及四朝官辟居至官于動署祭酒司業官十四年以文淵學士宋訥為祭酒勅諭之曰太學天下賢士所聞禮義之所自出也自建學而來歷選師儒以居迄今未殊其教豈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歟為今之計莫若特命為今祭酒高嚴聯志使者也卿宿學耆德為諸生有成士習正從庶國家有頼為時初設學諸生有成士習正從庶國家有頼為時初設學學從衆師生相許教尼不行上令曹國公李文忠以勳臣親重領監事勳勉斜勅性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範自檢攝士恩義並重恒寢食堂廟

永樂三年論禮部申明國學洪武舊規俾師教
誨士子有成底於國家得賢才之用時以內
閣胡儼為祭酒儼南昌人以舉人授華亭教諭
為知相城入為翰訂入閣以其學行為師表
出為祭酒道著北為孝忠文時勉南為陳
祭酒掌翰林院事太子賓客致仕自處潛寧
食僅足方重臣供待以師禮
宮臣後以師道著北為孝忠文時勉南為陳
公酒敬宗於是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無貴
抑奔競別賢否為初慈士習丕變諸生數千人
聞喪訓誨經義必窮旨趣俾熟玩領解諸生有

試証周文襄為蘇巡撫時一日召問鄉
被征事小欽君事大行不工尚事亦宜白時大
閱欽機重寒天下時勉時與祀生日諸大
臣皆往賀文獨否按圭達人日海延其過莫得
也奕倫堂故有大樹時勉娛其一面除翳廟妨
諸生班稍伐其旁枝以為禮供官厨供私爨
遂蔭百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鍾供建方建時
勉方坐東箱致業錦衣官校齊至拉奏起免冠
受笏指諸監生皆跪聽去次時勉神色自若吁
諸生前徐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某勝某
負、如平時回頒鴈像令終事乃行已矯者

荷校國子前校重百所時勉厄老不任校總甚
諸生司馬詢等百千人伏闕請覓有石大用
者猶詹請以身代會事關望太石乃得解奉致
仕公而敬宗考績至都下不請振、以禮幣求
高程于四箴先輩書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官
大學者二十餘年竟不調敬宗意蓋如也蓋一
時風尚肅正若此者如此

弘治中品起侍講謝鐸為北祭酒會事章懋南
祭酒皆箝鴻懿以父老力辭特旨為增置司業
一人署監事以待以編修羅欽順為之能懋終
制日赴官時士多放逸有丟撿爭先者欽順念

以為放心宜收非官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
精督勞公字鎮之不能持甚力而訪作已乃
高賦及撰多與說妊度尚恐化廟庶明道術
著功令所寒書而具冠服危坐終日以聽事諸
生會眾曰執經質疑期業人人自以為得師也
鐸先後祭酒兩雍律已率人皆嚴立規約監故
有羨金為祭酒費鐸盡籍于官以賜條為橋東
兩樓刻經史列其上北監廟街狹隘益市地闢
其斜側又市廬合三十餘區招博士勤教學官
諸生資者賒給死者時種瘞金不自私錢
即道立則善人多國子祭酒司業非他官比也

者皆以德望素著者為之如宋訥以文淵大學
士胡儼以內閣行詩李敏以致仕刑部尚書閻
凱以禮部尚書出為湖廣參政致仕召為祭酒
尋復以參政致仕何鐸以禮部侍郎掌國子祭
酒樂韶鳳以兵部尚書改修撰皆以致仕歸其禮節竟不往故官
業陸深祭酒劉龍以致仕吏部尚書為司業弘治
正德中蔡清王鴻儒俱以致仕提學起拜王雲
鳳以提學山東嘉靖中嚴嵩義英成憲以太
常卿轉國子以給事中建言謫隆慶初起山東
海道皆國子司業不拘資品惟主得人故成賢
之地于斯為盛即博士學正亦必簡宿學碩望

者以充其任如：補館藏列坊局已乃實內臺
北真足為王者之取法也
洪武中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學者多驕慢不習
訓詁曾國公李文忠提督國子監是以國公而
理大學事也二十几年間學正吳啓上言命趙
國公徐增祿掌禮部給林院官請監考試諸生
等第吏部以次錄用是以國公而試太學士也
洪武中起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為國子祭酒致
仕試吏部尚書劉崧為司業是以尚書而起太
學官也其時太學之重如此
附元人以許教官衡改授國子祭酒詔勉秦

全經學洞悉聽言動皆合禮宜進退周旋舉
皆中道所在滿堂之候瞻非趨董子之惟宜
處成均以全樂育可將校其官務講明于聖道
為於式于國人元人初立國學即得一代大儒
而為之師詞臣王惲嘗云至元七年命許衡為
祭酒選朝中貴近子弟令教授之不滿五歲其
諸生俊能通經達禮彬彬為文學之士及其
入仕皆明敏通瑗果于從政其成效彰彰如是
真國之瓜事也元能有國百年豈偶然哉
監規
洪武十六年定監生二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

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俗
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
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者方許積分積分
之法五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表
一章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
一分理優文有著與半分文理俱著無分歲
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
堂肄業有缺人視弘治時為甚所為前項事例似應參酌
舉行將旨在監坐班人少皆因近來將歷事月
日減少而群趨歷俸之弊故增多既天順年間十
年以上方得撿歷今未及一年已賫綠撥出

法遞大北科許其記試其為教法可為本末兼
舉矣
積分之法始于宋備于元按元延祐初科慶詔
在國學行積分之法每考其學行以次遞升
既升上舍聽再試始為私試詞理俱優者為一
分詞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考八分為高第
禮部集賢院選六人以貢此即宋人積分之法
而部目稍有不同至明一依其制
監生
禮皆季時曰國初監生俱由廩膳選補漸
升率性堂始得積分行故天順以前監生必作
養十餘年與後撿歷後補滯人多即將撿歷歲

大礼祖宗教养之法吏部查各衙门历事相应人数明白开奏著为定例不许仍前滥拨及今出限缴本无名差用各项历事月日俱照此题准事例满日方许更替凡历事及出巡奏内既该监生监生俞一应事务许其公平议论聚众所司听其以礼弹劾建由申明前例题请凡考选岁贡入监历过两满由广业堂渐升率性堂然后依次挨选分出身果有才学超越奏闻擢用首选法堂滞其监生给假者

追班

礼部题覆世宗皇帝圣旨该兵部咨该本部题为照例选补教官事内开国子监司业缺员相应推补一员礼部会同吏部将南北两京并各布政司见任教官内不拘资格推举学行兼优堪为师表者开具名上请定夺钦此钦遵备行到部会同吏部看得南北两京并各布政司见任教官内

有成效庶文武無滯他日可備干城之用而不
墜其先世開閫之風矣

蔡酒呂耕疏曰歲貢入監即古鄉舉選六德六
行六藝之士故禮稱四十強仕道明而德立造
年有成貢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為考甚且禮尚
未嫻遇事興名各提學推取詞章不循行檢遂
使賢撲淪墜乞勅該部移行提學官當歲貢期
于貪禀年深二三名內通照祖宗卧碑矣取德
行必注其平日素行能無先人庶幾造就有
所校文准取其不修經傳理明辭達而止不事
于富麗有弼聖朝人語奇怪難讀者俱從黜
落為遊蕩邪說邪說已亦取上以充用則聖明一視無
外之心人皆在盛本以親七星極董陶範性
今吾在監實教天下之廣俾止二三十人益自
會以之後去他說服奉原情有志者固不廢
學修多文游邪說已剛治堂業使陵卿比及試
期方講點句計水程用地松歷未仕若此為官
可知已勅該部稱已未入監告回舉人移文行
取道限作時計月加賠不許會試之條庶士類
知敬業向于學矣納銀例貢近奉欽依與依
親原籍與考升舉此以行志士可矣其無志者
一切還里杭擇守令無服商賈肆行卿問他日

入官決民匪淺乞勅該部將依親例貢行各撥
學官考行業類報其送監及患病給假三月之
外許原查治重則奏報削其名籍夫士必知古
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
高堂隆頌傳十七篇宋儒楊複為之圖解皆可
習行近臣等選諸士按圖學步自足射鄉燕至
士相見諸儀使士子周旋進退之節奏其
中正和平之氣而北書稀少庶所証據禮樂諸
器等多未完乞勅該部重刊禮儀並造前項禮
樂諸器以便諸生肄業准古大雅鼓鐘辟雍周
禮樂語之義

生徒

宋慶曆四年判國子王拱辰言漢太學千八百
間今國子監房二百
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乃改建太學增同舍生
二百楊未及漢唐之旅也明制大學號舍與宋
相似當設典方與生徒或多三千後人數萬之
非初制矣部正城云謹按
府州縣諸生俊秀者入國子監得陳如奎等二
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監生悅憲等八千
一百二十四人永樂十九年監生方璞等九千
八百八十四人宣德四年監生程宗等四千八

百九十三人正統十四年監生金聰等四千四百二十六人景泰五年監生黃夢麒等五千一百七十九人天順八年監生徐福等五千八百三十三人成化二年監生洪鐘等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嘉靖十九年監生徐向等二千一百五十一人及至今日實心如此非所以風四方示後世也

初建國學全品官子弟及民間俊秀充周于學生于是有官民生員之目自一品至九品皆得與試其官生則鄉縉中諸生論其秀而教養焉官生民生之分將不易非欲學校之濫也洪武三年始設科舉士五年遣官

令公侯伯駙馬初襲授者送監讀書習禮祭酒依學規教之不率者奏聞今上設禮部主事一員專教駙馬回不復入監

明初人才輩出大學為盛朝廷所用內而簪臺外而籓泉率以授太學生之成材者自正統以後此制遂廢嘉靖八年定設後申祖制三途並用實是以舉人監生雜者為給事中舉人監生為御史及萬曆初張文忠居正秉政屢申舊制而未能行也

洪武時國子生歷俊選入武英殿紀事授監察御史即時儲養用學為出身之階使應事之任又有

大本堂讀書武英殿紀事等還洪治十一年三月

華多出其中

國子生往往有上書訐諍者洪治十一年三月監生汪鋐劾大學士劉健李東陽上下鋐詔獄健等既力救得釋天啓七年十月監生胡嶽敵劾大學士黃立極等下法司諸公救不力上意不深罪之也得以賄論回相位去三相皆極辨而李高陽稱引罪不辭人稱其得體至涂仲吉救黃中允詞氣忼慨遂成可稱朝陽鳴鳳

嘗頒五年十二月諭朝廷分職設官原以任賢
用能非可別開倖進其典制所載納粟輸官並
無選授止為科目正途之外未盡足才用以此
甚弊後奏招徠急公立法未嘗不善乃十餘年
來事務頻煩群議紛起士民好義之心多因國家師徒
此頻開雖偶為權宜事久必滋奸蠹吏途
之常理而一時偶為權宜事久必滋奸蠹吏途
詭名冒混有司有司即可博官才品供在勿論
甚為弊典民此拘克取貨賄厚薄尤為不均朕方
欲痛革沉屙臨政洞燭其情納不除則源之不
清流何能澄濁時諭爾戶工二部於今為始將

年吏部就將選用人員年及三十者
久積之患所以年未衰老志亦清明一旦任官
知守法度固欲會通之外未盡足才用以此
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奏
各生負笈緣作奚有方三十五六或方三十者
亦作四十起送起京之後通有五千之上既布
陝西邊情緊急缺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
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
地方荒歉軍民缺食之處聽守臣具奏又開
此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
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讀書既作監生須撥歷事

近年訴訟各樣事例盡行停止其以前曾經納
過者准此照例序選此後不行再行援納仍將
試停歇日開列明白奏請欽定停止史部遵守
不許朦朧影借致滋銓弊

馬文升疏曰卿貳皇王法古為治凡庶官用
人惟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
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並用前時三年大比各
布政司設科取士卿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
士亦為有數其歲貢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
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
生負入監後不歷數年即取歷事通共不過六七

年吏部就將選舉人監生無滯
久積之患所以年未衰老志亦清明一旦任官
知守法度固欲會通之外未盡足才用以此
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奏
各生負笈緣作奚有方三十五六或方三十者
亦作四十起送起京之後通有五千之上既布
陝西邊情緊急缺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
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
地方荒歉軍民缺食之處聽守臣具奏又開
此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
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讀書既作監生須撥歷事

其舉人監生納粟者亦與歲一同撥次
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長者老壯者
衰弱家貧貸難未免負債於人授官到任債主
相逼因此負人財物豈能盡布行事所以官不
得人民多受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
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于此本部雖有
奏准不許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
空虛未免又要奏開況鬻富民之徭役以重困
窮民所關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為禁止

監例

洪武中欽定官吏監生會饌之制掌饌預備椅

退谷逸叟著

府學 附武學

順天府儒學在城東北國學之南洪武中以元國學為北平府學永樂定鼎仍為國學改報恩寺為順天府學初有僧遊湘潭募造報恩寺尚未安像明師下旨戒士辛毋得入孔聖廟僧倉皇借宣聖木主置殿中後不敢去遂以為學其地元之敕建崇教寺也文山授命禹東有詞西有館曰教忠再西有坊曰育賢

論音

明太祖初年詔曰惟致治在於教化行雖閭閻可化為君子教化廢中才不免于小人近北方散亂人鮮務學其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往各郡分教使人務學而興材之蚁蚨林院修撰詹同等計為郡學官已復令按察司精考僧學官不稱者送部別調又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舉秀才人材必會同境內潛窩忌者訪求德行道藝著聞州里之人以充從隣里保結命有司驗實重薦舉而先使行優然成周造士之法也

提督學校官勅諭原初為遵 [illegible] 改

一學者讀書貴乎知而能行先將聖賢經書熟

讀背誦字記不忘又從師友講解明白俾將聖賢言語體而行之最高孝弟也信禮義廉恥之行不許徒務口耳之學將來到處得真才任用

一為學功夫必收其放心主敬窮理毋得尚莽間斷其餘修己治人之方義利公私之辨須要體認精切庶幾趨向不差他日出仕方能領惜名節事業可觀

一習學舉業亦窮理之事果能精通四書本經使會行文有等生徒不肯定工夫惟誦舊文音問僥倖出身今宜廣集典故理詳明不許浮誇陋誕至于習字亦須端楷不爭款式

一學政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教官賢否不齊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果所行所學皆善須禮待之若一次考於學問疎淺及惡于訓誨者如戒勵之今其進學改過若再考無進不改送吏部別用其合涵不肯實跡彰聞者不必考其文學即送按察司直隸送迎按御史問理吏部別選有學行者補其缺

一師生每日坐齋讀書及日逐會餐有司僉與齋夫賠夫六名膳夫二名齋夫四名不許

三名齋夫六名膳夫二名齋夫四名不許

違限缺役

一生員考試不論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為民未及六年者量加決罰勉勵進學

一生員之家並依洪武間例除本身外戶內優免二丁差役有司務要遵行不許故違

一凡巡視學校水路乘驛舟陸路乘馬仍于本司帶書吏一名隨行陸路與官吏俱供支廩給

一府州縣提調官負宜嚴束生徒不許出外遊

蕩為非凡學內殿堂齋房等屋損壞即辦料量工修理房情有提督宣職將學校中一切合行之事推故不行用心整理量加決罰懲戒

一所過之處遇有軍民利病及不才官吏貪酷害人事干奏請者從實奏聞

一本職專督學校不理刑名如有軍民人等詞狀輕則發下所在有司問理重則送按察司直隸送迎按御史提問

一科舉本古者鄉舉里選之法今南北所取舉人名數已有定制近年奔競之徒到他處學者寡少往往赴彼投充增廣生員詐冒鄉貫隱蔽

過惡一概應試所在教官使悉以為已功其獎
邀甚今後不許違者聽本職及提調科舉官監
試官拿問
一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不許侵越提
督者職事若以公務至府州縣亦當勉勵師生
勤力學業不許排故不理若提督官行止不端
許巡按監察御史指實奏聞
一所轄境內選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
職子弟悉令習詩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
武藝其中有能習舉業者亦聽科舉
一各處歲貢生員照例將食根年深者優加考
試不及會官如果年深不堪充貢就便照例
罷却以次者考充務要通曉文理方許起送赴
部

一廣增廣生員已有定額庶膳有缺于增廣
內考選學問優等者幫補增廣有缺於本處官
員軍民之家選擇資質聰敏人物俊秀子弟補
充不許聽信有司及學官徇私作弊若有額外
之數須收加考選通曉文義者存留代缺不許
將不堪者一概存留斡避差役
一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凡
提督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里俱設社學擇立

師範明設教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擇取
勤幼俊秀充補社學人若徑
一師生於學校一切事務並要遵依洪武間昨
碑行不許故違
崇禎六年叁百二月初三日工諭祖制設科取
士專為致治求賢近來士習日偷貢舉失當人
才鮮少理道不張由督學教諭訓導各官董率
非方搭蓋無行盡法以致朝廷不覆
收用人之故朕思士子讀書進身乃人才根原
必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如生平果係孝悌廉
讓自然做官時不欺書吏場節何必專工

文藝據會典及提學勅書內款尚行誼以勵頹
俗不專論文優劣開載甚明近通不遵行至小
學諸書乃州縣各有社學原欲養蒙育德教教
儲才近來全不講論興舉其士子自童時入塾
以待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為志竟不知立
身修行忠君愛國之大道如此教化不明士風
吏治安得不日趨下朕惟祖宗朝求才用賢
原不盡拘科目至考試文義正欲因言徵人亦
非專尚文詞務華遺實今欲祛遵祖宗制起敬
還醇童生必先入學選試先查德行自脩童以
及鄉會須有實跡方許入場果日取行考官按

論又教官為士子師表化導最親舊制甚重近
皆以衰庸充數教術全廢此元士風不正之源
今設法興起看吏禮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詳
議明確具奏至海內之大豈無潛修碩德純孝
鴻才清志明方宜悉搜大用者更宜將按一二以
示風勸至於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應令先
歷推知并著酌議來行
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有教
有教斯可謂先領矣有虞氏始即學名開閈則先
以歲業而命之曰庠又曰未應則自其孝養之
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加行葉爵相之所
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
如瑩與大司樂掌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
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之義則教也周人
修而兼用之四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
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
三學環之命之曰勝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言
其象皆今古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
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
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庠凡黨皆立商
校于是四代之學達于天下

正統中禮部請兩直隸勅御史十三省按察司
勅添設副司或僉事提督學校成化中勅提學
各分晉所屬官簡錄諸儒生德行為三等德行
優文學略治事上者為一等有德行而經義治
事稍劣者次之即經義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
列下等試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務欲士
于本實而例廩生考數者俱送廩為民父兄戚
牌謂不務子弟于學提學御史問罰錫請停追
廩學乃無當是時陳恭公選督南畿學言稱
古昔動必禮則先領冠婚喪祭及射儀于學宮
一主於躬行以變華浮習
今歲時肄業訓生徒

所迎行不居公商君宿于學宮端默危坐以率
之已而見諸生周旋聲折綏管豆登洋洋盡
也比入夜齋館燈燭如白晝咿唔之聲徹於遠
時以二燈前導者初之群士競奮前後三年章
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威即無危不
施也其教人必本諸文公小學書以達於四書
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會無學化畏
信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廣
東學一如南畿時為最國朝督學使者之冠
明初重督學之選其盛時未論迫正德末御史
蕭鳴隊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起校敦行急交

欵不悔副使李夢陽仲士鄭振箕習士誦義不
休其後督學官稍稍輕柄其任者非必有卓行
實學厥士心如異時高者虛談沽譽劣者安祿
養交下者至閉偉門脁請託不忌又迺歷或二
三歲乃一至：不過決旬月獨品所為校試一
日文而止不復關行能考察他道欵即欵考德
行亦獨案郡縣學官所報三等簿奬法之不復
有案牘甚乃悌迎行勞苦獨高生引日月至大
比獨委府州縣類考而合試之故士習利而人
苟於奔趍

明初重學官之選往、取者儒宿學以充後科

目法行取舉人登副榜者選授凡國家推選坊
局纂修典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
載屢優考者類得授翰林院科道部曹官于陟
理無等故近臣以起家學官為美談後久
利弊即偏之職益輕副榜舉人不屑就而貢生
年稍遒若貧田患者又甘心焉田取充位精力
俛于鼓舞而學術紕謬無能為諸生先于奔走
有司結富豪以尚得而于月考課及工下三等
簿率以貲不第而行能益冗窳甚矣

禮部尚書沈鯉疏陳教職之親士與有司之
視民一也今天下有牧民之官而無教士之官

蓋所謂教授學正等職者徒取備員寔於第子
無分毫授受之益雖亦三年大比每歲貢士未
嘗之人而求其成德達材著以作人之效者則
杳乎其未之聞也夫人材風俗出自學校為治
忽理亂所係可任其廢壞不修至此乎臣等職
專風化責有攸歸竊欲稍為振拔使知自奮無
所容其曠責之法惟慎其選除優其遷轉以示
鼓舞作興之意使由科目出身者不薄此而不
為貪塗出身者不畫地以自限庶幾師道立而
學校之修舉有日矣請自萬曆十七年為始新
升進士有願就教職者聽其自行陳乞止具呈

辦事衙門移文吏部代與題准即與除所學教
授教授三年查果稱職原係二甲者理各部主
事係三甲陞推官知縣俟其歷俸三年將前教
職愈俸准折有司年半與初選推官知縣歷俸
四年半者一體准陞行取其三甲進士有願久
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于就選之日具呈
禮候行其六年經理各部主事三年者陞國子
監博士等官如有教人如整師之于子弟
日課月程多所造就及能贊助有司修明教化
者移風易俗之效著選該內轉與相應部分過
該行取引通論功績所以優進士教職著似應

如此夫其守選未及者得免于淹滯之苦而政體未諳者可習見有司之事或選該卿試之年則聘取司考不患乏人斯其所以優之者又不在遷轉之間而已矣會試副榜舉人及下第乞思就教者本為貧而仕者居多乃當臨選之期猶持兩端不決者何也蓋年長而領就教職者推陞之速此其情之不同有若是相及者不可經會試一次方與推陞有司如就教之後會試不第而仍願又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其呈業候准其再一會試方與推陞惟已經三次者不准其餘仍照常推用若有造就人材修明教化如前項所稱功績者三年以上陞司務博士知州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者陞各部主事大理寺許事評同知所以優舉人教職也似應如此夫進士舉人就教者多則教授學正可悉得科目出身者而用之聯學諭雖不盡然亦宜選訓導之有賢聲者以充其任蓋掌教得人則一方學政有為之綱維者故尤宜任選矣貢士教職視科目出身者常多數倍乃近年以來則一任分教再轉彼既無可欲之勢

所以優貢士教職者似應如此夫待之優則人知自奮而師道可立學政不修矣至於有司政教近年事例猶有可議者蓋凡典按官論劾有司而欲存一線之路者必曰恭守稍未大壞學問尚為可師夫曰未大壞非果不壞特惜其庶任之淺也曰學為可師非真有學特借此以為之名也審如是則教士以會而已矣何重民而輕士如此也合無自今以後論材力則姑准改教犯赃守則降調開散不許概與教職以洩學宮亦補偏救弊之事也伏乞勅下吏部覆議上請俯賜施行臣等幸甚

桂文襄夢疏曰臣聞先王之教民也因天地之
性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統之于鄉州黨族閭
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教不出于彝倫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
行不出于彝倫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
而不昵其考民之能為士者必遷此之謂也
漢高餘子遣入齊宮所謂餘子父在則子餘兄
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惠職在入孝
出弟而所以教之者莫切于出作入息之期後
世歧教養之政而二之教者不知養·者不知
教以致學校之與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
設分司徒以屬之各官設一登講堂永耻民事

有父兄喪筮而子弟未聞達官貴人族
無敢起見賓于服送往弔賀送迎而其孝友之
服士人言論道法而其孝友之實人之不
若矣此風俗之所以日下也乞勅諭提督學校
官設奉迎來進農民之有重居鄉之行凡入學
生徒必本于承睦婣任恤教不出于彝倫有孝弟實行
為實父老如古所謂孝弟力
田者童賞臨以風老之設稽行簿行之里老書其
最啟敬任恤條報其最行狀果之其鄉行耶旗者
選人不許入學歲貢舉不以應科命府州縣
設官集諸生為會五日一會先行所欲講求經

傳手錄之錄畢即將本文誦協音聲圈點句讀
會通章大旨尋繹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
有自得錄冊端商之所作字務莊楷次將身所
處倫理間事未盡分若所遺不如意者務盡心
商處如此則不出戚畹之中鄉庠之內而敬
敬·何以入口是矣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敬不敬爾心何以存曰
所指是也惟是而後能敬·而後心存朋友交

切磋玉此金聚業文字士子所賴以發身者固
不待言書而自初者矣然其業之也相師章句
擬決裂經傳擬題構文苑為浮華放誕之言以
奪有司之日是日雖名士人其設心與整齊之
徒何異放心至此高何望其講書窮理以求見
聖賢之心法也哉必申令學官務戒諸生一洗
此習先閉門靜坐整齋嚴肅然後以先儒書法
取聖賢經書論語為主體認深至程子曰
如論語通將門人問處便作己問將聖賢答處
便作今日再開又云未請時已曉文義大畧既
請後自家見得又別但覺意味深長今生徒知

此味者或鮮矣近議者又以為詩書經註俾
為資正緣其始未知讀書之法未深于讀書之
味後有所得徒之太道而不知此論一開必將
至於尚清談滅禮教解縣一世使天下習為
無所執持而後已非所開也乃小學之教本古
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春官畢出在野
冬畢入于邑餘子畢入序室學六甲五氣書計
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徒養其德性
亦將養其耳目使同其喜命而堅強其血脉也故
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旋俯以養
其血脉今之教者厭課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強

所不能苦其四肢以損其魄而教與養背馳矣
臣治縣時蒯義舍之右廡寺隙地南北數百步
有餘建為學舍左右塾以為寓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
左右為塾以為寓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
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為習禮堂
中繪陳祥道楊復所撰禮圖曰童子禮曰士相
見禮曰婚禮曰喪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
祀先禮曰鄉射禮立節掌之諸童子進學即率
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
其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城今都立國
子學位于國左又因故廟為京學京師雜五方
俗尹治日不給廟之牆屋褻瀆將歷以毀講席

古興理章基
元文典學孔子廟碑
馬祖常文曰昔我太祖皇帝受命造邦金人徐
于汴太祖即以全益開大篇府制臨中夏誰時
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
言乃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城新刻于
兵學官攝于老氏之徒迨世祖皇帝救命下始
正儒即復學宮廟事孔子郭猪狸四使地勒石
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城今都立國
子學位于國左又因故廟為京學京師雜五方
俗尹治日不給廟之牆屋褻瀆將歷以毀講席

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臣曹侯上視廟貌祠
位皆不如制劉村人為察家倡始後大家富人
合貲以聚財者有為擇于方士分食以它徙者
有為施于廟或修構塗飾土良物辦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
性肯威儀有容又能請于朝得廩餼弟子員百
人受學于師復其身不勞以爭于天下首善
之教興為廟肇自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為都邑
乱當用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
時之盛也太宗皇帝當實當經綸之世聖訓諄
切以德當喻父師以精發蒙子弟飢為粟內渴

為酒醴力為撲使息長思倫其泰賢初善之誠
固已高出於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
人文昭明登用俊良設置學校當時為賢之
者以及宿衛之臣咸以耕設祖豆之為藝游
蒙養育之為取也而三代國學庶序家塾
之等秩然羅列于王下才學經術用世之士踵
武而出登仁宗皇帝寶興天比四方舉進士凡
登賢書策名禮部者京師慶唁于外郡非列聖
仁治長祿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興燕自
處憂勞武衛之服召公之化尚矣昭玉築臺以
揖賢士鄒衍樂毅劇辛樂有精于世韓嬰以詩

易為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然庶幾醇儒
今多士游歌在庭摳衣在廟將見魯鄒之美矣
若稽違籍宜所不道期行毅幸之徒哉夫儒者
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天下之通無有二
也後世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于所習以相詆
訾由上之教無以一之嗟夫百工小學大學之
師弟子之傳皆本于道德仁義之實著于詩書
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為而
龐雜不經用上有利也是故風淳而氣固由上
之教有以一之也而二國多士遂文明之會肆
業有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師者有廟有

維持河源府捍是尋是斷廣麻蔵：式光我上
岡玄聖俄、玄統龍衣行我先即既右事之来
芹于池萬此明振用介我蕃陛蕃鑒伊何能美
多士克明克勤克誠廠事以登賜仕以媚于天
于有鋰華鍾路鼓道：言與于公有熏有顯多
士既同天府是廣維曹侯之功曹侯開：通宣
御劇迺導廣麻連、玉氏安：祇岡維賢天子
萬年

武學

洪武初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建武
成、廟工曰立武學是令文武為二輕天下無
全才矣三代以前之士文武俱備不宜如
大公之膺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明政而式古
訓召虎之經営而成文德宣叱于後世武學止
講韜畧不市經書專習干戈不開俎豆物：于
一藝偏長哉今建武學又立武成王廟是近世
之陋規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學武成王
廟罷之

軍衛舊無學與府州縣同城者軍官子弟皆附
其學稍治一城者皆立衛學宣德十年從兵部
尚書徐何之請也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
曰軍生衛學之有歲貢始于成化三年從李文
達暫之請也

京衛武學始于正統六年除教授一員訓導六
員教習勅令子弟以兵部司官提調之每三年
一開科如文士鄉試制其武舉鄉試後知太祖之廑謨
立而卒無于城出其中者就衛率多就考學雖
遠也

宋時武學與太學宗學共掛三學其時中武科
者授簿尉之職初調即可補州縣與文科不甚
辽文武之達不合而天下欲治不可得也

天順八年于武舉分為二等上者加署職二級
次者加署職一級旗令給銀丁上者授所鎮撫次

者授官帶俸旗民生者授各衛試經歷次者授
各衛知事後施無授經歷知事者

退谷逸叟著

首善書院

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東城牆下鄒漪兩先生講學之所也京師首善之地士宮梵宇鴻吻相望而獨無學者教業樂群之處往年羅參卷先生徐華亭相國同志講學率借僧舍誠天啟二年鄒南皐漪少墟兩先生倡道于兵火震撼人心北虜之時有功于世道殊鉅御史豐諸公搆書院一所于宣武門內東牆下兩先生朝退公餘不通賓客不赴宴會輒入書院講

學紳衿有志于學者環而靜聽或問出問難無不竭其底蘊而後已其時輔相葉文忠向高首善書院記云嘗諸君所親為南皐鄒先生漪少墟兩先生倡道于兵火震撼人心北虜之時有功于世道殊鉅御史豐諸公搆書院一所于宣武門內東牆下兩先生朝退公餘不通賓客不赴宴會輒入書院講

之餘業使人知所向往于是通都大邑所在皆有書院而京師猶缺欲講學者率奔走于琳宮梵宇崇寵繡流之所居而無一敬業樂群之地益二百餘年于茲矣夫大學之道明德親民歸于止至善首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其重邦畿如此而要其所止又不外于君臣父子之倫蓋聖人之教人明白顯易不為奧說渺論又如此夫惟君臣父子之倫明而後朝廷之同朝野於其磬欬可為民止故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會亦甘之矣書院在大時江陵之見以請余子之倫闡望極以示會歸者坊十四鋪貿易自

此聚益人眾矣吾聞鄒先生之學深於默証以透性為宗以生、不息為用其境地所詣似若弁髦九流自外已詰于胸中乃先生之學元明之寇理為經其識力所窺茂以性善為主以居敬窮理為程其識力所超大若舉挈天下至乾而無驅丁敬外愛之於親疎罪絕倫當物理尺、寸、不少踰越與世之高談性命忽畧躬行者大相徑庭則二先生師世教人之模範又無不同故元謂鄒先生者蓋兼之董蒙溪遵華峯之庭其見為知太和元氣之董蒙溪遵華峯之庭其見為先生則此心泰山喬嶽生仰止之心合合二先生旅鄒于卯歲之遠徂聖天子道化單被統接

元舜一時名流濟濟如龍源鍾先生輩相與于昌昭和共明君臣父子之倫闡望極以示會歸使九有志于大學者以至善為荒塘而廣三代之治可復還于今日則其所補于世道豈淺鮮哉往徐文貞在市江陵掄之至書設政地好講學朝紳借以為天下之書院使世以學為之同朝時於其磬欬之頃又請其講學之書目觀書譚余悃不能為文貞之奉二先生于皐比而幸與江陵之見以請余于會亦甘之矣書院在大時雇坊十四鋪貿易自有家園之思行裝將發大小臣工成疲不已來待期內請偶閣聖副不隨班行歡欣祝頌望回者以此本月初四夜疾卒朝給事朱童榮一疏為寫臣議劃學之壇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厲望臣等思深哉生旅鄒于卯歲之遠徂聖天子道化單被統接科臣心寺臣有味于其言之矣先正云不分之

外不加毫末人生閒道始知本分內事不開道
則所謂末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
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政刑
清簡省邊費還不煩擾無寧無偏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是等所講
明討論者惟是針砭此弊則以歸正重會有極以歸
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清空
寥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終是造化生机
活:安安大成不德可成材可達盡是皇
王大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步琳宮會館
鍋甘如林楚唄新聲滿耳如雷豈獨耽此哉、

明古昔談先聖之儒紳那豈獨多此海內衣冠
皆出之證別而已矣況千古自吾夫子於鄒
東魯至洙泗之間啓發無窮今之學者必有
所謂不傳者如曾點冉求之兒不得其傳
溫尤大有規正等宋儒諸公不得其傳
紫陽不思為東魯孔孟求心法之傳童
今日始也正別冠章聚考衆從諸長者一登講
堂此心既已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若三年嗣入
夜即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
三十餘年頗有此學先生愚鄙未嘗忘所藉
朝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朱鴻謨

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
當國集諸部臣手書誡仁定性二書與諸士商
度今未嘗以是損稼階相業神宗登極未乙酉丙
戌間臣等每集於演象時月有講會執時政諸
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
以臣等講學相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浣其磊
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一語端名流窮技若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
無益趣味閒講學者寔有徒益不知不聞道
即位極人勿勒旂常了不行本分事生是虛
生死是虛死杉肯負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
昭者默泊何所此是所以來履至老不載退墮
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為前東林諸臣有文有行
孤忠之往憾是在昔朝當自改竟見一倡衆和
幾行清流盡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
日之下剖露氣垣獨之界閒童豎之言惟自檄
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
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
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
韻先來同類之疑翻罹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

為順則之民足矣朔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國家幸甚臣愚

再悉

伏恭定從書院當建臣罪當斥既項臣接部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寔臣議開講學之端等事臣訐之不勝憤惋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特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特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開場墨為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諸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子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一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天子經筵講學講學二字昔人憑藉今為

今甲是國家之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睿二月間因東事蜂興經筵而言者以為不可旋復舉行人之論偏皇上一日閒講問講官曰諸已不講是欺也偏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何以置對偏皇上一日閒講問講官曰諸臣望臣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所在其祖即先學既申亦以自言之年門戶此猶論其事耳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厚遂併其人而訾之臣竊以為過矣二科臣之意似不在講學而在于明崇之考察恐鄒元標有所在右其祖即先學既申亦以自言之年門戶攀與五為勝負近當事者剖量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尚書孫丕揚論及此未嘗不歎息

何啻與之耕莊皇上察臣無他能罷臣歸田使廟堂之上皆一意議訐臣即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悚惶特命之重以

于前事之過當而以今日計典必力矯其失一
切歸于公平鄒元標議論亦是如此世論人情
多端過生精疑必逐去鄒元標而後快也鄒元
標在皇祖朝直殺于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
其為忠注危伏數十載海內共惜皇上英之田
陳紀設科取士一本于宋儒成祖文皇帝復令
翰臣採輯宋儒論學之書為性理大全頒學宮
一百五六十年道德一是之愛人之念淳一赤子之心
之事有所忌憚而不敢為皆係于此皇上奈何
輕棄二科之臣言而不深考祖宗之治法乎日
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奉多啡而少俞乃二科
臣獨為當于聖心臣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學

正之卿典則楚人請之臣等擬之功罪皆不相
掩夜眠何妨並存鄒元標之不言臣方服其無
成心奈何史以為鄒元標在朝如麒麟鳳皇自足
為瑞如渾金璞玉自足為型何以現二焉以
服乘之能雕鏤之技哉君逐去鄒元標則其他
之講學疏鄒如鄒元標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
必為不平紛爭又將不了門戶之禍必無國家
相終始朝廷之上一日忍此地也夫講學之禁
事載明臣亦烏可從未有乃二科之臣疏屢擬

為紹帝者堂監講學之人若欲結黨何待議學
如以元標之講學為可議則臣又有忠告之說
當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詞歸home官為應天
巡撫起冕條切人皆不堪瑞以去其後再
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者為是至于今日
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安在為世所詬病今元標
之矣未至如瑞而求多者乃反是高臣又安知
他日之議論竟何如耶況元標職在爵平可以無言
但恐人心不同明易起君不悟為剖明必將
有非二臣者又將有非二臣者紛紜排擊險
怪一至于此今臺臣猶徒舍又求去矣銓臣張

問達亦苦苦言元標行當即繩之矣去案典幾何時而在事諸臣劾將一空誰為望工了此事者且安得無一言且當聖明之朝有道學之禁臣為執政而諸賢連翩去國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非興王進陳賈董同被惡名是亦臣之所以踧踖不安者故敢冒昧一伸其愚如以臣言為倫黨則臣劾與元標俱去以謝拜臣不敢自明者也臣生平不知講學惟是臣鄉素稱海濱鄒魯生知魯之鄉而崇孔孟之學臣尤不敢統望聖明鑒察臣不勝悚息塵瀆之至

論郝元標冒進一言蓋臣自為寇為諸生問元標抗疏建枚四海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為真古之遺直比臣通籍則元標再起為給事中為吏部皆以直言去臣備員政地人皆以能起元標罪臣即亦自以為生平第一歡事幸遇皇考鬼上錄用遺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有同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勸留而止臣亦自盡其風心耳因不庚世之不能容元標一至此也童蒙兩臣疏謂無逐元標之心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郝光學繼之鄭興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先拿併及其人品與治又恐禁學非可以為名人品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為賊三臣之意同而其說則已三變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矣從學官之改動書禁講學毀書院沙汰生員此乃張居正所為非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清議皆成寇失人心正為此事童蒙奈何引之以為書院記文固云世必有執江陵之見以詆余者何其言之倫中乎至以憂奉內帑數語為臣之險毒則又過甚矣事宜書同官諸臣共聞共見未嘗添揑一語亦未敢過疑童蒙之有他也童蒙欲臣主張目前使禍機文息則如此一事臣已不能主張矣誰發禍機而望臣息之哉況童蒙事勢可為童蒙求去惟念封疆多事各鎮告急甚;豈無可為童蒙求去惟念封疆多事各鎮告急甚;豈無以庶而滇黔危困至極其承從來此求救者日時涕泣臣亦為之淚下無夠無兵無策可救各處撫按及科道官又連章累牘請免加派之策且本老病之人為之焦思苦念今日夕眩暈每對同官言戶素如此何朝自立本意勉撫明春方敢來去今再三籌度萬不當留;亦無益伏望聖慈哀憐允放仍勅下九卿科道悉心講求所以足餉之與極九邊救滇黔之策其他開言開語可以

暫置童蒙輩亦各安其位勿過猜疑臣雖歸死林丁有餘幸矣

高忠憲攀龍論學揭近者黃門來五吉有寒臣議開講學之禮國家虔啓門户之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東林為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倡吾道之弱大矣職東林人也即不言及于職何忍坐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天不復遑奏以啟爭端故謹具陽夫黃門所言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言也所言東林能弱人乃攻東林者欲弱東林也數年來職每自詭理義之心同然何以言

理義者輒目為朋黨而不容于世乎一日煜然日正惟其同然也故以為黨也國家用一當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一當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人也不論東西南北凡出于正且為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群猜乎此石尾塗炭兒輩皆非宴事也即如鄭明龍正域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黃門謂與預富成聞講東林即此而觀他可例推矣黃門師生姻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於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户去于人口依然還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為而攻東林也方中涵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參之者吳嚴所亮也既入相之後首參之者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為職業推殘善人戕害國脉率以為東林所為東林所為攻東林者所為于人乎者程伊川先生講學于應豐而為蔡京諸人所攻朱晦菴先生講學于慶元而為韓侂胄諸人所攻不以蔡京韓侂胄諸人為戒而以伊川晦菴為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天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禮樂刑政皆道則刑名錢穀皆道事也不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忍人之說而進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即事為學非以學廢事黃門曰就是學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就是學仕優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律老且不能察況可廢偽、者以明道者也非偽生明括之謂也非舒學脫簪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知學世道又危于是明窗禍起相

安則天安相危則天危故黨籍之黨不能無是
群分之品也倫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也
知帝用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侵忌
知倫黨之不可有使之各懲其禍而勿為已甚
但得人之自反如此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為同
化小為大故有教則無類并蓄為之黨亦可融
之者其必由學乎性學可清門戶始以學為立
門戶職未見立門戶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

右開中無錫而四至天路中京即如有首善書
院無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
東林所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為害諸君子
之名目孟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先
生所建後廢為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
購其地建場先生之祠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
焉至甲辰冬始興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立為
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凡躬與講席者
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于新
築毅于首善書院會見其建又見其毀而再之
進立朝諸公演其興也遭忠憲起為總憲風裁
大著疏發郡史崔呈秀之旺呈秀遂文事忠賢
日啖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

林為何地東林之人為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既
為楊左諸公文章勁瑞忠益信諸人之言不虛
也于是有憾于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瑞
之無狀猫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
天下之書院俱毀矣及忠賢誅公論明廢籍遺
佚敢收登用遠大言不慚之遺臣倩轅收事失
志者乘機猫附復假宣說訶庇護逆臣者東林
也于是蒲州高邑大名一時俱去朝廷之上另
用一番人政事日新議論日奇刑尚苛刻而以
言官充大者為東林鉤至加添而以言減色者為
東林賦張欽拙而以言戡動者為東林至攻本

之地司馬之堂前後開出俱衣緋辦事而以言
終制言綢繆者為東林於時至清無往開門博
古之黃宮磐且斜之為老妖証之為立幟降謫
不已繫逮之詔獄不已迮杖之煙戍不已永戍
之及劉純寒被斥出都破帽紫頭奮郡民京兆
父老十餘為之牽馬洒泣乃改本大老方修以
為得計嗟乎震古之禍豈盡關氣數哉余生長
肇毅于首善書院曾見其建又見其毀而再老
矣思興復之無期不能不于此憤悅留連三
致意焉

按宋人筆儀王應麟曰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

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不見經傳然諸儒以明經教于其鄉率從之者數百人其魯薛燕趙之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名家者甚盛則設書院昉是矣蓋末修庠序之教士病無所以學相與擇勝地立精舍為群居講習之所若嵩陽石鹿白鹿洞之類是也建慶曆興學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彼時書院在南康者曰白鹿書院在湖廣者曰岳麓書院在歸德者曰應天書院在登封者曰嵩陽書院

嘗以秦之幾遍天下而在京師者有大極書院中書行省楊惟中請建書院德安人趙復賢士也皇子澗出征江南俘得之會姚樞奉使搜訪人才見復與語大悅之同北上遂以復為書院山長以主之給廩食以教學者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按元人吳萊渊穎集云趙撝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潛之仁甫遭搏過姚文獻公中軍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薪死會夜月出即逃乃亟破鞍躍馬跳積尸間見其解髮脫屣屣卻天呼泣盡欲求至水商而未渭

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傳宋仁甫為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接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常召見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終在燕久常主國學可謂得人矣有江漢之思元得若人以

行聖公府

行聖公府在皇城西太僕寺街仁宗初諭四裔來貢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舍無以示崇尚之意乃賜府第其入京下程自宣德後用羊一隻鵝二隻酒六瓶麪二十斤茶鹽醬各二斤油燭十枝其初大庖欽賜後改禮部又改頒天府

聖裔漢初封褒成侯至唐玄宗始封孔子為文宣王而令其子孫得襲王爵宋神宗議加王神元聖帝因李邦直言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於是惟加元聖二字至和中祖擇之言文宣誼先後剛不當以為封爵乃改封衍聖公至後因之

其既封公爵品第二秦昌元年山東撫臣以聖裔陳乞欲復王就其疏上問為通政司及禮科所駁而止

行聖公秩二品特賜麟袍玉帶詔命用玉軸大朝會班一品上五百戶丁為從人又宣德間孔尊令公親弟承襲博士凡曲阜孔氏大小俱免征役公許蔭子思為翰林五經博士其從南渡杀衢州者亦世襲博士凡曲阜孔氏大小俱

謁者會試至京召見即與進士出身授春坊中允景泰中名公詢者會試中式賜出身除禮科給事中始特服：除超拜少詹累朝優禮之如此

神宗萬曆七年諭行聖公萬壽入賀朝廷待以賓禮不在職官文武之列不必朝參此古待三恪所不及

崇禎辛巳七月行釋奠禮取行聖公孔衍植五經博士孟聞玉等至京傳令賜宴舊無賜宴禮例亦爲特典

退谷逸叟著

太醫院公署

太醫院在闕東禮部後初置醫學提舉司後改太醫監又改太醫院設院使院判御醫吏目等官主診脈攻療調養之事凡醫術十三科醫生世專科習其業曰大方脉曰小方脉曰婦人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接骨曰傷寒曰咽喉口金鏃曰按摩曰祝由後二科今無傳洪武六年四月置御藥奉御一人直長二人藥童十人俱以內官內使充之設太醫院御醫四人以太醫院醫士充之凡收受四方貢獻名藥

及儲蓄藥品奉御一人掌之凡貢御藥餌醫官就內局修製太醫院官診視御脉御醫參看較同約會奉御就內局合藥將藥貼連名封記其本關寫本方藥性治症之法于日月之下醫官奉御書名以進置簿檯中書有印其縫凡進藥奉本院具題即附簿年月下書名奉御收掌以憑稽考調御藥太醫官與奉御監視每二服合為一器服使前熟分為二器其一器進御

古者史官藥官與夫醫卜之官皆世掌之業不燕官不二事惧其不精也況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況技以事上者惟醫為難精惟疾病為

不可不謹是以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者不兼于治病也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者不兼于外證也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于治人也

所謂食醫者凡人之疾未有不生于飲食之不謹今也飲食膳羞珍醬之齊既以時而眡之酸甘辛苦之助又以時而和之牛羊犬豕魚鴈之宜又以其物而會之凡所以調和王之飲食而助養王之血氣未嘗不及于慊適疾病何自而生乎是故治之于未然之前也不獨食醫為

助王之養而全其內外之和者無所不致其備也又不獨醫人蓋人凌人宮人為然內寧之職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九嬪則以時御敘于王所女御則御敘于王之燕寢苟可以防微而杜漸戕其真而蠱惑其心志者無所不致其嚴也王之所以護養如此而何疾之可致耶大抵味養精者也藥石以治疾者也養精為本養形次之治疾為下

處人之官曰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可謂之官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夫出火而氣冰皆所以助陽而抑陰約火而冰水皆所以助陰而抑陽以是達陰陽之氣而均寒暑之節是以冬無伏陽夏無伏陰痺疾不作民不夭札

天有五星故有五行以為寒暑以為陰陽風雨晦明分為四時序為五節溫則為熱以生寒熱未腹感心之疾人有四肢五臟化為五氣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聲音以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過則有傷夫天之寒暑陰陽風雨晦明既足以傷形而人之喜怒陰陽運于榮衛之間交通則和有餘不足則病

周禮醫師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察天五運並時六氣眡人五聲五色九竅九藏之動以探百病之原決死生之分而度箴石湯火之所施為之經方本草藥石寒溫之性量疾病淺深度氣感輕重假藥味五苦六辛之滋調水火齊和之宜以通閉解結致五味五穀五藥之養而反之于平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熱益熱以寒益寒精氣內傷而見于外以愈為劇以生為死故醫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王炎運氣說　宋人所著有明嘉靖本

五運六氣之說不見于儒者之六經而見于醫家之素問夫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黃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書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于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則其言雖不盡出于黃帝岐伯其古亦必有所從受矣且夫寒暑燥溫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陽上奉之木土金水火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于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于五戊居之地數中于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己化土而居于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

火故戊己次之北化氣之序也地之三陰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蓋水王于東火王于南金王于西水王于北而土王于四維戊附于戊而在乾己附于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為坤其時為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絕矣惟土王于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然火方王于午土遠王于未則火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溫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于是火不耗于土不屈于生故丙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于甲地氣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曰行四周而為一紀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碁而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而為一周運統一歲于四時之表氣分六位于一歲之中風暄燥溫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不劫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考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嘗試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為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為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畧如此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謂之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歲會若是者其氣和土運與在泉氣同謂之同天刑運水運上見厥陰火運上見太陽謂之天刑運火運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乘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主

初少陰少陽次之太陰陽明又次之太陽主終六位不遷客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為初丑歲厥陰之木為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火為中寅歲少陰之火為中卯歲太陰之土為中辰歲陽明之金為中巳歲太陽之水為中午歲厥陰之木為中未歲少陽之火為中申歲少陰之火為中酉歲太陰之土為中戌歲陽明之金為中亥歲太陽之水為中客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歲以前司天主之半歲以後在泉主之其大畧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則有順有逆相得者木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金木相臨水火相臨土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相火居君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于是有

變有勝有復有鬱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行其邪也當時而行其過則為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為鬱鬱則為災而必反則為承微如太角之化為啟拆而變為摧拉太徵之化為暄燠而變為炎烈正化之為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徵火氣不足寒勝而復邪化之正復然也寒勝而無陽發是為火鬱熱甚而無隆清是為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為冰雪土鬱而發則為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發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溫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反者然也然摧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蕭海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潔而氛之復不應山澤無不蒸溽鬱也發也溽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其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期則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即其時當其處隨其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況素問之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癘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寒病肺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于官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于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畧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為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歲星有熒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以德福之過者習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為休祥有德者居之也五行中于皇極終于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于病疾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聖人建極于上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

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伎之書而洪範則
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方
伎之流也知有洪範不知有素問儒者何病焉

王炎本草正經序

本草舊三卷梁三百六十有五種梁陶弘景附
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有五種分七卷唐顯慶
中蘇恭增百十有四種國朝開寶中盧多遜重
定增百三十有三種元祐中掌禹錫補註附以
新補八十有二種新定十有七種合一千七十
有六種分二十卷一卷新舊混并經之本文遂
晦今據舊輯為三卷序之曰永有簽縢樽有玄

酒樂有土鼓葦籥存古也存古者何不忘其初
也世莫古于上古人莫聖于三皇伏羲有易神
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等書醫在後世撥方技
治則聖人濟天下之仁術也古書竹簡火于秦
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子西漢
士古未遠理固藝文志序醫四種三十有六家
獨葉本草不錄准南王安曰神農嘗百草滋味
一日七十毒醫方始興楛縱少論醫經本草方
行數十萬言平帝元始五年舉天下通醫術本
草者吏為駕傳遣詣京師時重本草如此固
不錄何也梁七錄始載神農本草三卷或者謂

人者相去幾何噫
呂復群經名方論 呂出洪武時人

呂復群經名方論 呂出洪武時人

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
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
向指為諸儒公子所著程子謂出于戰國之末
而其大畧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
思之言並傳也蓋靈樞秘典五常政六元正紀
等篇無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
宜切于人身其諸色脉病名鍼灸治要皆推是
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太素亦
皆本之于此而微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

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之日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為內經唐王氷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為之註釋復以陰陽大倫說為其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淆玉石相亂訓詁失之于迂踈引援或至于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于氷為有功今于各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己意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修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錄隋有鍼

經九卷唐有靈寶詩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氷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九靈尤詳于鍼故望南論名之為鍼經即隋志鍼經九卷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葛鼎太玄君所箋世所罕傳宋孝有靈樞略一卷今亦湮沒絕與初史崧併是書為十二卷而復其舊載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蓋其言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當錄至梁陶隱君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似後人多更修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

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迸文籍焚廣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名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凡而註釋分為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當用者一百二十種為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泰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仍斷章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為神農所說黑字為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

雷公以下蓼邑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度諸公所述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頭晌不齊新出轉異舊說本草不同及一物而根苗葉折棗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不刪繁之遺意也竊各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為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嘗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惟虞氏粗為可觀紀齊卿註精審乃附

載之下如合符節前修指為群方之祖信矣所
可惜者當脫時汨王氏之古三陰率多斷簡況
張紘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該承相雜自非字
字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閫奧者陳
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有見矣
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七恐與先哲之意不合
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化之未備知醫君子或
有所取也脉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
諸內經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
而成一醫門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假
託鈐訣者不同歷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私所藏

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億等始考証謬妄頗加
改易竟其新說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
孔碩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審訂刊傳今
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善本刻于豫章
傳者始廣余嘗撫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診
切樞要二卷非敢竊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
附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脉訣一卷
乃六朝葛陽生所撰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
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賓為之
註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既鄙俚義亦疵舛代代
王肯刪其舊辭而為以新語既不出其時遐

安能得乎本草餘如肩髃徐劄魂權李上交華
皆自說落凡十餘家亦每隔數前說在叔和之
所不取猶者止記八式歌以別至乎脉經可也
病原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大醫博士巢元方等
奉勅撰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衷
成一家之書醇疵相混益可見矣宋之臨署乃
用為課式元優循舊製到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
採非復當時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
作病原一書近代不傳太始天元王冊元語十
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至唐諸賢大志俱不載
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有天

至真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為先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土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為詳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玄君扁鵲為之註猶郭象之於南華非心學之所易曉觀其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為黃帝時人則其書不古謂扁鵲為秦越人則傳中無太玄君之號醫門倣託率多類此玄珠寶語十卷乃啓玄子所述其自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啟蒙故自號啓玄子蓋啟問於玄珠也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撰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玄珠之名取諸裳莊子所謂黃帝遺玄珠使罔象得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啟玄者皆妄也宋高保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無傳者今之玄珠乃後人託附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所述乃六卷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侔疑必刊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據攗摭內經六微旨及玉真要等五

篇泊天元玉冊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偽書也苟啟玄別譔果見于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世云華山鄧處中云華先生倪將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冏平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記為荒誕如此竟不考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偽不攻自破按唐註有吳晉葉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晉其弟子宜有所集窃意諸論非晉葉不能作葛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其方其用太平御覽併山藥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魯簡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脉要及察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為審論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啟宗所作大要祖述內素而引援六經雪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政和間頒是經于兩學辟雍生員視為之解義若違道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啟迪衆工餘如孕元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夫於字學良由不攻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有口福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

敢着：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如康成註書詳於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會脘可以無飢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慶越縱舍辛與法會其始以顧顧方著名于時孟因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為之變尒陳無擇問其所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偏診人

醫如老吏斷案深于勘誅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擊劇許叔微醫如循吏悃愊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拔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唐臣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為家法或者失察欲措圖為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宋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為春利于松桐而不利于脩桐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治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李東垣醫如獅豬新細一鼓而等箱並炮膠

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無他希教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于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慶醫專注仲景如簡喬賦詩每有少陵氣韵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兎殊多說遇獲禽無算者唯候氣口六脉而已古之沈括良方序宋人字存中博學律曆醫術無不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候氣口六脉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教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偏診人

迎氣口十二動脉：疾發于五臟則五色為之應五教為之變五味為之偏十二脉為之動求之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寒燠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揣易其故常捭摩其性理博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晦雨電雹兒靈厭蠱

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感衆
強弱五臟異稟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
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比衆人此人
事也言能不傳之于書亦不喻之于口其精過
於承蜩其察甚于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
不釋脉猶惧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
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煉有
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煮有不可以久煮者
有宜熾火有宜温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温宜
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恕為啟者此飲啜之
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揉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

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藝茶畦稻一溝一
壑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相殊況藥之所生
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磽燥濕之異
稟豈能尽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寔
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抹捩者
固未嘗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楛風
雨燥濕動有龝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
之而後咀然安知抹藏之家不嘗烘焙哉又不
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槩而已其微
至于言不能宣其詳至于書不能載豈庸工之
人而可以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

異疏之世之為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寔千金
肘後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言予所謂良方
者必目覩其驗始著于篇間不預也然人之疾
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覩其驗即
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劍者予所以注
著其狀于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直云耳篇
無次序隨得隨注以與人捷道書速故不假久
伏待完也

元好問傷寒會要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
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
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
為國醫者為詳蓋明之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
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
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
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
事于捃拾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
士或病其資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
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槩學于傷寒癰
疽眼目病為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
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
醫者人知之然亦頗所以用之者為何如耳會

安推明仲景未奉議張元素以來脩矣見證得
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
使粗工用之蔑然如載司南以遵四方而無問
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為勝柱
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
一劑之出愈于記室友而後孝子他人蓋不能
也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
瞎四出腹脹如鼓漆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
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衆醫言疾
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
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

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
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
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
欲化得乎明日以群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
墓振盧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
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脉沉細小便
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
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
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著用之則傷寒
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抹之
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

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拔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日暮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腎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脈紛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腎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于目脈病則日從之此必經不調經不調則目病來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標年十五六病傷寒日赤而頎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遶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駛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為熱諸遶為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和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臣濟病偏枯二指着足底不

能伸迎明之京帥明之至以長針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譙刺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日暮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腎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脈紛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腎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于目脈病則日從之此必經不調經不調則目病來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標年十五六病傷寒日赤而頎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遶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駛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為熱諸遶為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和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臣濟病偏枯二指着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帥明之至以長針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譙刺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日暮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腎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脈紛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腎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于目脈病則日從之此必經不調經不調則目病來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標年十五六病傷寒日赤而頎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遶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駛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為熱諸遶為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和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臣濟病偏枯二指着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帥明之至以長針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譙刺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日暮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腎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脈紛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腎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于目脈病則日從之此必經不調經不調則目病來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標年十五六病傷寒日赤而頎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遶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駛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為熱諸遶為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和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臣濟病偏枯二指着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帥明之至以長針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譙刺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日暮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腎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脈紛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腎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于目脈病則日從之此必經不調經不調則目病來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標年十五六病傷寒日赤而頎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遶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駛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為熱諸遶為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和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臣濟病偏枯二指着足底不

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許衡論病證書

梁寬甫證候石腸肺部也嗽而嗌血舉動喘促者肺診也發熱肺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肺與脾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為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金則虛金與火持而喘咳益增瀉火則虛火不退住而痰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活病藥加之聞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脈病

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增損服之升降浮沉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順其順和其和為治之大方也或覺氣壅悶服加減枳朮朮或有飲悶服局方枳朮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以至色青色赤及脉弦脉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拂鬱正造化新：不傷之義醫而不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於其書雖無所不攻然自漢而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掺縱之其為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為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為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扣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濕而其症則純之所謂水清濕而濕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佾若北地高寒而人亦病足則以所謂

飲發于中則塵于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于南也予為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施于北猶孫方之施于南也予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黜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黜之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寬甫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于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為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劉因內經類編序

之者今先生之為此也疑將令學者熟于此而後會於彼焉爾苟為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于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為愈也羅亦以為然予聞李死令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可序

年月日劉某序

王禕論醫

予觀近時言醫者莫盛于中吳而吳中世業醫者莫盛于葛氏之醫其術善于推五運六氣之盛衰以審病証而定治法此仲正之術所以異于人：也蓋仲正之諸父曰恒齋者嘗自

著書其說以謂醫當視時之盛衰而為損益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剽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飢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知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夫在不知通其變也其為說如此可謂能明夫氣運之變而通于陰陽之化者矣

論脉經宋楊玄操撰十篇

祛疑曰醫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所係尤重故世子拜醫重之至也切脉之際沉微弦緊之少差投藥之間表裡汗下之之理此世之所通患然亦在所未暇論夫所謂脉者世皆知王叔和之時賢右肺大腸脾胃命此五醫者于一指之間以前半指為心後半指為小腸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脉乃五臟之應以輕取重按之間為五臟六腑之別切脉之法其說有二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部位未定況望其不謬于症耶又有大可尺脉之常盛與男子相反切疑其有說此夫男女形

故男生而寢女生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轉尺陽氣自下而上陰氣自上而下男主施與女主受男子之命在乳而處五臟六腑之命在腎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上氣形皆異脉傳于氣形之間者也何乃少異耶況脉之與女人異不背者必不止于常弱常強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釋然尊生經曰脉分兩手：分三部隔尺寸者命之曰關去肘度尺曰尺關前一寸為寸左手之尺極下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下之地右尺為受

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尺上之關為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金生水故右手尺上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寸為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為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為脾土生金故閉下之尺為肺金生水故左手寸下之關為肝木生火故閉下之尺越右手之寸為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為肝木生火故閉下之尺為心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渺之氣也

女子右手尺脉常強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不察孰此難與言醫矣

脉自內經以下歷周秦漢鮮有得其旨趣者至晉王叔和以脉鳴時撰有脉經可謂詳切獨惜其以大小腸候之兩寸致後人高陽生假其名乘訛集為脉訣系致脉經幾隱晦也至宋龐安常始得經旨而有能或之先也安常云察脉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脉相應如引繩陰陽均則純之大小等凡平人之脉人迎大于春夏寸口大于秋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內經所謂別於陽者也越人不盡取諸穴之脉但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後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關格之脉然不先求喉引繩之義則時尺寸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倍于尺則上魚際尺極矣溢之脉一名內格一名陰乘之脉口外關者自關以上外脉也陰拒陽而出故迎為關陰之脉者也關以後脉伏行是為陰止乘陽而陽竭則死脉有是者死矣此所謂寸口四倍於人際而關以後脉當一寸而沉過者謂尺中倍于寸口至二倍以上溢于魚言溢者寸倍

言霞者尺倍寸極矣霞之脉一名曰內關一名曰外格一名曰乘陽之脉內關者關以下內脉也外格者陽拒陰而內入尺而為霞故也陽生于尺動于寸令自關以下霞入尺澤而關以前脉伏行則為陽元乘陰而陰竭陰竭亦死所謂人迎四倍于寸口為格陽之脉也經曰人迎與寸口皆盛過四倍則為關格關格之脉贏不能極天地之精氣而死所謂關格者霞溢是也雖然獨霞獨溢則補瀉以生之尺部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盛瀉足太陽補足少陰三

盛而足陽明補之而一衝之四盛則三陽極虛之候以鍼當盡取少陽太陰之穴脉靜者取之陽于足脉數者取于手衝陽二寸而反之脉有九候者寫浮中沉以配天地人部中有浮中沉以配天地人且越人不敢取十二經之穴直手太陰行度自尺至寸一寸九分之位獨分三也又曰中風木傷寒金溫水熱火濕痾起于濕而諸臟受其害其本生于金木水火四時之變也陽浮陰濡為陰陽濕陰為濕溫陰陽俱盛為溫瘧寒為陰陰為陽陽為熱

其治之也風濕取足厥陰木手少陰火濕溫專取少陽火傷寒取手太陰金手少陰火濕溫濕取足少陰水幼人與四時變難其候手配寸口尺寸寫九候于浮沉入四候于躁疑似而不可亂也故定陰陽於傷寒此皆扁鵲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逃焉脉要曰醫之家說脉三部九候莫知其所由從世謂宗叔和秦越人叔和秦越人自以為發明內經而內經謂尺內兩傍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裡以候腹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　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腹腰脽脽頸足中外踝之下分陰陽于胸臟則九候之屬錯而背何欤又深疑焉以按之上下軽按得胸脉重按得臟脉且浮中沉乃不能施以製方劑哉然則九候九候廢而診道荒何事也以是詳諦之三部之相于九候古今名家能奏功紀籍皆俾而偶中者夫脉者所以決生死處百病調虛實而獨不得為無位而賢者乎不得為白離而叔和異之并系而獨持之則無或動其著書貽後世者蒼唐許胤宗醫有神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曰醫特意耳思慮所及固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吾意所解莫能宣也古之人不善為脉以章句情慶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猶不知兎廣絡原野無一人獲之術亦踈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能專力此愈難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于世此吾所

以不著書也

劉玉溶脉

天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靈而為人然察其虛實寒温燥濕死生存孚脉論自素難扶其微王叔和葬其為言曰左心小腸肝膽右肺大腸脾胃命又曰婦人反此背觀之尺脉第三同斷病諸證為之論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右手之尺為腎：水生木故左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為心：火生土故右手之寸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為腎：水生木故左手之寸為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尺為心其言又如此則可謂就于人而不察其理也

春明夢餘録卷之五十八

退谷逸叟著

欽天公署

欽天監在闕之東禮部後初置太史監洪武元年改司天監又置回回監三年始改為欽天監二年一年革回回監以回回曆法兼焉永樂元年命吏部欽天監正佐官歲滿不考覈著為令所職主曆數天文星紀之事監有正有副而分春夏中秋冬為五官五官正專理曆法遠曆監候佐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審疏關保章正佐之挈壺正考中星晝夜昏明之候而為刻博士佐之凡日月星

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登觀象臺占焉臺四面而四人圍有大營建師旅冠婚擇日營陵寢擇地凡立春光期候氣于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門樓及時擊焉凡日月交食先期算其分杪時刻起復方位以聞下禮部移内外諸司奉行諸司奉敕譯之凡疇人世業立師而教之之人移部禮試取試用凡玄象圖書審疏上非其職不得與凡習業者分為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曰：曰曆曰五官正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專科肆焉曆有四曰大統曆曰回回曆曰御覽月令曆曰七政躔度曆曰六壬通甲曆：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

治曆之學始于堯典行于歷代而精于元蓋郭守敬深于數學而又以一代大儒許衡參之故其上合往古下質來今無不脗合即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後人再則酌于歲差之法百世行之可也故以明之太祖為一代神聖襲用其法而不改三百年行之而無弊可謂曆之聖矣後乃不能用郭之法以合郭之曆而曰別事捉法豈其然乎保定那雲路遂于郭曆者也時不能用惜矣

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註曰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視天之器如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耨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堯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按律曆諸書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度之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日一周天為歲：十二月而無整數故以閏月定四時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及十九年而餘一百九十七萬五千七百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共得二十六萬七千九百九十一分為七閏之數是謂一章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者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十九者天地二終之數積八十一章則其盈虛之餘盡而複始推此以定四時歲功其有不成乎

獸毛毬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燠鳥獸氄毛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于四方隨天而成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為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為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為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北方也宿之中星也昴本不移附天而移天傾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傾西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各以其時所以必於南方而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則火

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其甚簡而明異乎呂令之星舉月本然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豈徒然哉凡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

寅賓出日寅餞納日此禮日之祭也春禮日以起事秋禮日以助成不言夕月所重在日也敬之為言正也所正在四仲者使民事取天地之中氣也春言日中秋言宵中日夜互稱順其陰陽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者以午位為中王者可畏也

五行之變不可窮而言味何也味民食之主人資以生故言味也人得水以滋其貌故貌屬水人得火以發其氣故言為火木之外數如人之視：春日故視屬木金之內鑱如人之聆：秋日故聽屬金土之為德金木水火得之乃成而用行於行為思：者貌言視聽之主也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宿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吳澂曰歲星所在寅曰攝提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淵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歲星在行于地凡歷十二舍而為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干之所建自正月建

成人矣而推以治人則為八政故曰農用八政八政舉而天紀可協故曰協用五紀四者備而后為皇極皇極何也太極也皇極居中而前四時由此會後四時由此出也建者如斗柄所建止於是不它也以極自正則曰建以極正人則曰建又用三德稽極之得失於天則曰明用稽疑驗極之得失於人則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嚮者可慕威者可畏也

五行之變不可窮而言味何也味民食之主人資以生故言味也人得水以滋其貌故貌屬水

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朔而為一歲則有
十二月之位辰謂日月所會子曰玄枵亥曰娵
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
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
木丑曰星紀為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為二十八宿之位蓋天
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序辨其序事而會之者
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其月之建
卯日月會于降婁而為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
秩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會于鶉
首而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
則知其月之建酉日月會於壽星而為角亢之
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建
子日月會于星紀而為斗牛之次以至十二歲
十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

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曰漢大初曆以鍾律起
二曰唐大衍曆以蓍策起三曰元授時曆以晷
影測就日影刻之毫忽微眇不可得而遁者元
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于此
曆立校時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當元之初仍

用金閏正之命王恂楊恭郭守敬
領其事恂等古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頗得
通天道精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絕之于是命衡
領太史院當是時守敬言司天莫大于測景古
今曆以唐一行所造大衍為稱首則以唐開元
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今國
家一統疆宇比唐尤廣袤宜遣使者四往測景
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于儀表今司天儀本
宋皇祐中于汴京所造與大都天規環不協比
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歙則難遵
用請別創儀表相比驗宜可精于是創簡儀仰

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
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線
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候極儀極底既位天体斯
正作渾天儀象形似莫遵其用作玲瓏儀以
表之矩方則天之正圓欲合也窒難法當以圓
求圓作仰觀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
新儀東西運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官
去極度分燦然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用為測驗其致一也作証理儀表高景虛圌象
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闕幾曆法
之驗在于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

之而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諸皆創
以意為之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
入永短圖與諸儀互參驗而弥精于是設監候
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
南踰朱崖北盡鉄勒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
正儀令行四方測景者用之仰察驪龍近取晷
景微入刻抄遠則周窮海偏參曆法酌稽中數蓋
五年而曆成衡守敬具疏言天体難測古曆家
未表與舊儀所測較得數歲冬至晷景及日躔
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自大都較
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長短參古
制立新法非假則悟一本其故常攷正者七事
創法者五端非敢謂能然方之前代全踵故曆
增損傳會為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創驗修
改積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
大統曆惠用校時曆之制特改太陰行度耳洪
武中滿刻博士元統節取其法以洪武十七年
甲子為曆元行之無弊後以交食稍差議欲增
損然讀元史李謙曆議而玩其測驗之法自近
日以至遠日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
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鉄勒不可謂不精矣而又

上攷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
年類皆脗合不可謂不密矣何所據而增損之
或疑元統有年遠數盈漸差天度之說殊不知
歲差者謂冬至日躔赤道之度耳
黄道度數自宋統天律至授時曆凡四變蓋天
道三十年必一小變烏有定法如堯時冬至日
在牽牛宋文公時在壁明初在箕六度今冬至
日已在箕四度矣古今不同此亦可驗所以郭
守敬有消長之法也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請改修大統曆
監副李德芳駁之已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為曆
元上推往古每百年消一日永
元上推往古每十年長一日至
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
不用消長之法致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
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為
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戌日夜子初三刻與
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
寅歲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
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
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
方合天道此足以正元統之謂誤
洧川范守己云授時曆雖起于至元辛巳而不

以辛巳為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
十為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各得二十四
百十九萬二千自太乙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
子曆過五十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已逾天
地二元矣今當人元內四百五十六萬六千八
百四十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致已往每年減
一是以太乙甲子為曆元而不以至元辛巳為
曆元也至于歲差之法起于孛虛宿六度約
六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時迄洪武甲子退過
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度七十
九分至正統甲子退過五十度四十一分冬至

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過五十一
度二十四分冬至日躔箕六度一十三分嘉靖
甲子退過五十二度七分冬至日躔箕五度三
十分以後每歲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七微
步曆者隨年減去之矣豈仍至元辛巳之舊哉
至于日食起復方位多寡分數稍有不同則以
南北地勢不一里差之法未講耳故正德甲
戌日食日官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
遂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薊松亦
至晝晦則南北之地勢始然也蓋日輪大而月
睨小故相掩之際自下視之南北不同每千里
而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而異數刻矣而豈
曆元不精歲差未改使然哉
保定那雲路曰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
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旨哉言乎
夫故之言利也其天行順利之故道也故不難
致而難于求然求術多術也從古羲和逍廢日
官失職帝王六曆說于四分漢人喋之久假不
變而不知為好事之偽作也四分之曆天與日
舜以步氣朔一趾步不可行迨漢末劉洪始覺
其誤乃減歲餘立歲差致冬至日躔在斗二十
二度千古不明之教自洪始發之後之曆家代

名改革然不數十年而輒先後天不可行者何
則以歲差之中仍有消長一機未協也至元太
史郭守敬乃悉其竅焉制為簡儀守敬之言曰上考古下驗將來皆照立元為算歲寔上推每百年
長一下算每百年消一其諸應等數隨時推測
不用為元其說至明也至洪武初欽天監博士
元統則不知測驗為何事而徑削去消長另立
準分以為修改合天探為監正監副李德芳持
消長正論力爭之不得遂從統議然而統所修
改四準則授時舊數接年續之一無所改者也
說傳至今失之益遠疇人沿襲怙不為怪余于

蘭州立六丈之表視郭太史四丈之高又申一
之半復從宋岡琮取立春立冬去至日遠之景
日差長幾九寸尤易分別以法布之立春時刻
與郭太史消一之曆符合而大統則後天九刻
八十餘分當值子半之交差天一日矣夫曆從
何來從日躔之在天矣也今仰觀天象立春日
躔在戊寅亥初而欽天監在己卯子正此可以
口舌爭耶且七政一宗于日躔日慶變而朔轉
交充五曜之躔皆變氣應一差即諸事皆差而
以之步曆無一可考者故守敬曰天有不齊之運
而曆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

則不可不改隆慶間監官周相亦曰今年遠歲
盈歲差天慶夫今不考所差必甚皆採本之論
也乃監正張應候曰大統曆乃元統依守敬法
為之準驗無差必不可改不使元統果依守敬法
安得有差統背守敬者也背守敬而差却以為
無差何不觀今日之天其躔形圭景立春在亥
分寸易辨一指點視海內億萬人有目所
共見者正孟子所謂天日之故不可求而可坐
致者也

嘉靖中華湘疏曆之來由黃帝迄秦未凡六改
漢高帝迄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迄隋凡十三

改由唐高祖迄周末凡十六改由宋太祖迄宋
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然歷代
長于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
動而差二而不已遂與曆錯夫所以差者由天
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常平運而
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縮天日之差于中
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中而日在虛七度虛
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于玄枵之子也今
之冬至初昏室中而在其三度箕者東方之宿
則日行東躔于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
年而度五十度矣再以赤道攷之睹國至元辛

已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
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歲差九十二
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
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言我朝承運以來
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年遠
盈漸差天度非所以重授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
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
今則二百四十二年請以洪武冬至甲子為曆
元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
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愈遠而數愈盈治曆
者當隨時修改以求合于天否則曆必差是以

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算不合夫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曰漢太初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著策起三曰元授時曆以晷影測就日體測之毫忽微渺不可得而逃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于此者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景窃以為皆空言臆見非事實也宜及今冬至之前抽選曉人子午承譜曉本業善于書算者詣觀象臺會同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日月交食合朔弦望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中

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之度視元辛已所測委有所差脩錄上覽普班問作漢志言治曆有不可不擇者無一風夜皇：岡知所指乞精算之士臣三家專門之商二曰明經之儒三曰精動禮部延訪有能知曆理如楊雄精曆數如鄧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許衡郭守敬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鉅制

改曆之法有四一曰立元二曰測候三曰察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為一元其時

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日則曆元不差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天體不可測知天之度惟有璣衡一事夫璣衡即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口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易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於交時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數此其為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曆之

人有三一曰專門之家二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算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即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不能為算也乃徵鄧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崔浩之親眉耕精矣而惟高允能推五星聚井之差程于常曰克夫差法冠絕古今克夫常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遍盡心思就翳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閎平專門之商也子雲克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算之士也

曆法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一元其時

日月五星皆起于牽牛初度更無餘分此以為推步之端每歲有二十四氣節氣十二中氣十二是每月皆有中氣惟閏月獨無中氣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日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日舉中氣而正月則置閏不差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日一度日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方一周實計三百六十五個日零三個時也而一歲正有三百六十日更有五日零三個時也而一歲正有三百六十日更有五日也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九日半強與日合于朔是每月又有半日弱無所歸著是為月行之餘分故月不滿三十日而有大小盡焉所謂朔虛者也積日月之餘分每歲常餘十一日弱故十九年而置七閏月是謂一章之數故云終于紀也惟閏端不差故時序無愆過中氣既正則寒暑不惑而民心無疑或置閏得所故作事順時而無悖亂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而有虛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分閏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周天都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五十秒分為十二宮惟子午兩宮每宮計三十度四十三分八十秒其餘十宮每宮計三十度四十三分七十九秒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是合周天之度月必三十日零五時二刻而交節是合一宮之度

日景每千里差一寸愈南則日短而夜長愈北則日長而夜短幽京在地東北故夏至日晝六十刻至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若洛陽有周公測景臺夏十二刻夜三十八刻若各陽有周公測景臺夏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以實

有也亦猶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之南謂之朱道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道矣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一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住耳曆家不知遂以為實有九道宗禎戊辰七月上傳欽天監推算日食前後刻數俱不對天文重事而等錯遲如等傳與他姑

想一次以後還要細心推算如再錯誤重治不
饒禮部因具疏請改修曆法奉旨曆法皇祖朝
曾議重修今日食刻數復差允宜更正依卿等
所請修改一應事宜再着另行具奏禮部復奏
略謂治曆明時古人以為重事臣等不敢繁稱
欽惟我皇上文謨極密張易主鈞止據元史所載以
載泰于上仍命左丞許衡參預其事王恂郭守
敬並領太史院事分掌則驗推步于下而又博
徵楊恭懿諸人助之然猶五年而成六年而頒
行十年而進書五十六卷後三十年間續
進書九種七十九種二十六卷後三十年間續
進書九種七十九卷則成之甚難矣高皇帝驅
元北遁典章散失存投時成法數奉方為大
統曆僅能依法布算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
後來有志之士亦止將前史曆志揣摩推度并
未有守敬等數年實測之功又無前代物然
可據之遺書所以訛之而未可行用之而不必
驗也按大明會典凡天文地理等藝術之人行
天下訪取考驗收用弘治十一年令訪取精通
天文者試中取用嘉靖三年科臣建議部覆保
舉于是以戶科給事中樂護工部主事華湘俱
陞光祿寺少卿提督欽天監事然二臣終不能
改守敬之舊所以至今寢閣臣等考之周禮則

馮相與保章異職稽之職掌則天文與曆法異
科孟天文占候之宜禁者惧妄言禍福惑世誣
人也若曆法則于敬授人時而已豈律例所禁
哉今議通行各省直不拘官吏生儒草澤布衣
但通曉曆法者具文前來但近世言曆諸家大
都宗郭守敬舊法比于現在監官藝猶魯衛無
能超然出于其上也至于歲差環轉歲宿參差
天有經地有緯列宿有本行日月五星有本輪
日月有其會惟西國之曆有之高皇帝命吳伯
宗與西域馬沙亦黑翻譯曆法蓋以此也萬曆
四十年監正周子愚建議欲得參用務會通歸
一令宜取其說參用西法果得會通歸一即本
朝曆法可以遠邇前代矣
大統用雖本於郭守敬之授時曆然高皇帝精
于覩天而特令劉基召集天下作曆名家赴京
詳議復自製渾象盤天文分野諸書誠可萬世
以為典要者自西洋之法入中國上海徐光啟
專習之後湯若望嗣利瑪竇之教而李天經黃
應遴等信奉益堅進新曆書一百四十餘本日
晷星晷星球星屏閣簡諸器然其法與舊法稍
異舊法用日法計日定歲西法用天度因天立
差舊法用黃道距度西法用黃道緯度之不同

欽天監官生連疏爭執禮部回議另立新法一
科允之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禮部疏看得古今治曆之
家多矣其最精者漢雒下閎太初曆以鍾律唐
一行大衍曆以蓍策元郭守敬授時曆以器景
皆精推驗之精而晷景為近然用之既久皆不
能無差蓋天與日月星辰其體皆動而其最不
可測者嘗在于杪忽之間推移盈縮聖智有不
能盡窮故雖以時分刻分秒求之半杪猶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此
治曆之所以難也我皇上因監法少差時置西

法一局令禮臣徐光啟領其事而寺臣李天經
臣馮若望等與欽天監張守登諸臣覲面講
求逾年推較十餘年矣如日月交食五星伏見
之類臣等歷經會同赴觀星臺占測而御前赤
用赤儀器親自臨驗而法比監寔為密近國昭
然不待辨者守敬成曆時當古天體難測須每
歲創製修改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
未嘗自以為足也高皇帝精于觀天雖用守敬
曆而特令劉基名集天下律曆名家者赴京詳
議復自製觀星盤天文分野諸書且別立回回
一科亦未嘗以守敬之曆為足也蓋其慎也當

時博士元統成化中江齋正德中鄭善夫嘉靖
中華湘萬曆中那雲路諸臣皆以差訛疏請更
正今得西曆與之較驗而舊曆之不能不差則
守敬固已自言之矣臣部尚書林欲楫向與臣
等詳察經緯新曆誠如所言交食節氣用新神
煞月令諸款用舊未為不可而再四商確有不
得不酌更者舊法用日度計日定率西法用天
度因天立差舊法用黃道緯度西法用黃道緯
度雖微有不同然其黃赤儀器與守敬簡儀仰
儀候極景符玲瓏立運等儀亦皆相似特守敬
之徒沿習不察耳古曆法輒數十年一改而

守敬之曆行之已三四百年矣小差者惟日月
交食時同刻異餘大率絕至置閏之差起于春
秋分所差二日而西曆定分之日即舊曆所註
晝夜各五十刻之日也在今日兩法較密在異
時亦未能保其不差則一番更改良不易言據
天經原疏曾請將在局生儒盡收之欽天監以
便隨時測驗將新法暫附大統以便公同改証
而前奉明旨亦令監官張守登等於交食經緯
晦朔弦望年遠有差者廣求參改又以新法推
測屢近着照回：科例收監學習寔為得之似
宜勅下另立新法一科遇交食節氣同異據法

直陳以俟測驗而後徐商更改庶有當乎其奇
臣李天經及陪臣湯若望中書應詔新局官
生黃宏憲等累年新進曆書一百四十餘本日
晷星晷星球星屏闚簡諸器多曆家所未發專
門勞勩精有歲年似宜量加叙録而該監官生
學習則有會典按月按季課試嚴行賞罰之例
所當重加申飭者也乃臣等區區之愚猶有進
焉曆為敬天授民設也敬天在順時布令觀變
緝熙如刑賞授民在東作西成南訛
朔易其所重莫若農桑故堯之曆以羲工歷
緒為欽天而成周之曆以無逸豳風為月令非

徒如保章挈壺之流斤斤于時刻分秒之末而
已凡曆數始于河圖五十有五以十乘之為五
百五十以五乘之為二百七十有五自洪武元
年戊申距今壬午蓋二百七十有五年矣宜為
河圖中候宜修明禮樂先德後刑勸民農桑敦
崇仁厚以昌扶國脉基萬年有道之長其斯為
治曆之本務乎漢儒言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
人故立羲和之官以節授民事奉順陰陽則日
月光明風雨時節災害不生我皇上敬天勤民
同符二祖知有敬授精意非臣等迂陋所能測
識萬一也

授時曆要法歌

授時曆法若要知但以九年推
古云但見九年兔望日便是今年正月一
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
天不言干者為詩句所拘然舉支以見干也當
推九年前曆每月初一是何干支便以此干支
依後法數去
大月天干五支九
小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假令初一日甲子甲
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即以戊申為今日
朝
小月天四地八耦
且如小月天干四地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
至己四數也寅至酉八數也即以己酉為今日
朝古云前九之年起算法大月五九小四八
月大三十日無差
如初一日己酉數至次月朔見己卯即月大也
月小分明只廿九
如九朔數至次月朔止廿九日即月小也
節氣只憑九年曆
假若造甲午年曆則看丙戌節氣
二十四氣具端的

要知今年節氣則着前九年中是何節氣
天干三數地支八
假如癸亥見乙三數亥見己七數也
熟記心中須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
無處
如逢子時交節氣却用未時亦交也中氣如之
若依此法簡中推方省筮問玄奧題閏月本來中
氣無
古云閏月無中氣
何勞物外更他圖世人語得神仙術不是愚痴是
丈夫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前九年二
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初一日辰該九十七
個半月二十八百八十日六甲轉四十八周
只九年中段大小無差失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
衝對食神
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衝午即今
年丙午日立春也二十四氣准此
閏月無中氣說與惺：人

葉子奇論推時曆曰曆自上古黃帝以後莫不
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曆法無數更之弊及秦
滅先世之術置閏於歲終古法殫廢矣由漢而
下以積年日法為推步之準以至于今夫天運
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
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
造儀象日測月驗以與天合庶幾永終無弊元詔
定曆名曰授時取堯典敬授人時之義曰古曆
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為動物
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曆雖亦差法五十年差一
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
一度精為近之尚未精密守敬以八十一年而
差一度簒已往減一簒將來加一簒始為精密
回：曆
漢律曆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

人子承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曆亦自中國
而流者也然東商北狄南蠻皆不開有曆而西
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
為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
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于中國今
世所謂回：曆者相傳為西域馬可之地年號
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
元宴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常以
三百五十五日為一歲：有閏日
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
十四日為一周：有十二月
：有閏日凡三十

年閏十有一日歷九千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朔會其初日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曆家以為最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逮我高皇帝之造大統曆也得西人之精乎曆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為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以羊宮於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為始故與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勅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秘歲之書載十百母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

解其文者間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令數月則天之道甚具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即此曆書與當矣知者考諸翰苑洛論天文

天體至圓天本無座何體之可測度謂天體者二十八宿之環列者以次相接左旋地外此天盤之內地平之外可測度者也

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九百四十分為一度四分度之一者將九百四十分為四分每分該二百三十五分則天體周圍共該三百六十五度零二百三十五分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氐十六度
房六度　心六度　尾十九度
箕十一度　斗二十五度　牛七度
女十一度　虛九度　危十六度
室十七度　壁九度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五度　昴十一度
畢十七度　觜二度　參十度
井三十四度　鬼二度　柳十四度
星七度　張十七度　翼十九度
軫十七度

統地左旋常一日統地一周而過一度冬至初一日甲起子字位到第二日時則過子位一度積至二十八宿天盤一定之次如二十八宿皆行一日甲起子轉前行則二十七宿皆行釘在車輪：轉則丁轉前行則二十七宿皆易一度則二十七星皆易一度到那三百六十五日零三個時辰時恰好天多行了一遭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統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

北九百四十分是說日二百三十五分是四分

日之一天以九百四十分為一度日以九百四十分為一度日二百三十五分是三個時把十二時分作四分也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百六十五日四十分中的二百三十五分蓋三百六十五日零那九百四十分中的二百三十五分說三百六十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為尤明渠却帶其母而言之

天與日冬至初一日子時同在子一度上起到初二日時日只到舊位天則過子位二度上了

一日過一度十日過十度一百日過一百度三百日過三百度又五十五日則過三百五十四九度還有二百三十五分又三個時辰時又過二百三十五分則與日到寅宮上會日與天會是一年已畢又起第二年矣歲之有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日之一者以天體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除始無奇零以九百四十分為十九分每分該四十九分四厘二奇十百四十六分三厘十二忽內取七分該三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此十二箇四日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此十二箇二十九百九十九分

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日法九百四十分為一日約之前五千九百八十八該六日零三百四十八分而一者一日也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該九百四十分為一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以全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盡之數通共三百五十四是一歲月行之數也

歲有十二月二有三十日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朔虛而閏生焉天運有常何當有二餘不足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四十二者為朔虛合氣之數其不能齊者曆不能一計之雖微秒不盡其餘令厘以下為月氣不能與節氣相同故反以節氣就朔氣若不論朔只一節二中排定則節氣又正曆亦

若使但初一月不與日會十五月不圓其然不用朔氣似與天時無害夫有陽必有陰月之氣亦自與萬物相關豈可不論

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由前所註日與天會三百五十四日零七時強為少五日：五日多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多五日強月與日會月五日少相合來十日然皆是月之不足者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將及十一日

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三百七十五十一章也十有九歲必閏則氣朔分齊是為百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得二百六百七十三分為七閏之數小餘是日不及天之數二百六十為一歲之常者甲子六十日甲寅六十日甲午六十日甲申六十日甲戌六十日六十日甲辰六十日甲子六十日甲申六十日甲午六十日甲寅

表裏陰陽交錯而立之法乃其消長欲觀其加
時破細其綜畸零長短欲精審讀諸家曆說至
大衍十二議即間有牽合予而寔啟之竅若勝
國授時曆則又參別同異酌取中數即測景遂
至二十有七隅故法獨精而他或泥意泥經以
行妬競故朔日有進退而氣節日分有誤予不
知今曆何如而項言課錙不效則歲差之法未
盡合天而曆應改及讀士登律曆書疊發我
朝之大律曆起于教而士登精九章以理御數
故成聲見象確乎成說予因卒業而嘆歷代法
漸加詳載斟其參後之人即豫飾所未備要不

得已創初而笑前人之未工然窮天運於心計
而旋刻易亂故孟治術而周改無論漢之五唐
之八宋之十六即唐虞敬授之後不七十年而
歲在玁漸齊七政其協日正月歲行之方國假
令歲與天易齊而無差則唐虞之際寧多事也
國家曆法仍授時而授時之無幾輒改三應豈
其異世異人而可承訛謬者往代曆不效輒收
棄澤與司曆並駢至付布衣說于史館迪宗伯
難士登議請倣唐卿之意而格不行夫曆竟安
訛謬也則已倘欲正訛定歲則士登議具在安
得格勿行考魯史螽書之誤說者曰過在同曆

而次年再誤則說不行於魯耳豈明盛之世而
亦格正議者嘗嘆立言家談政率習空文而至
可見之行事輒結舌不談即談所可行亦或從
寧慊應而不必以身試今士登議鑿鑿可行而
又可身試也乃不可與算澤之說一泰驗乎然
士登抱經世術天子方用以康國寧人即律曆
之學未易而兼旨可窮星翁可步乃何足盡士
登士登且入哉九列天子將以其暇召司天有
心計者受士登法而試之以正其訛則曆何足
煩士登也王郡公習聞翼庭以大中丞孫公蘐石大
參教張公和節之撥刻其書子郡且以子郡人

也而折之辭
河南僉事邢雲路上修曆四事疏略謂窺天之
器無踰覩象測景侯時審策四事乃今之日至
大統推在申正二刻是測在未正一刻是大統
實後天九刻餘矣不寧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
冬皆遙值子午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
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
已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
德除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
和閒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為細故且
曆法疎密驗在交食日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

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已正二刻食八分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宜後
而監候初虧已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宜後
天凡二刻而計閏應攷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
法增損之矣蓋日食八分以下陰曆交前初虧
西北圌曆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宜在
陰曆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宜得
之不宜亦明甚然此八月也若或值元日于子
半則當退臘端于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
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
於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臣故曰閏

應轉應交庶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給事中李
應策亦言國朝曆元聖祖崇訥二說雖憑儀驗
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惟時以至元辛巳
揆之洪武甲子僅百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
遠至正德嘉靖已當退三度餘矣今日食後天
秋不食朔猶值書官失之今日食後天凡二刻
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應:猶九百餘分乃云
非失乎曆理微秒日月五星運轉交會咸取應
于窺管測表歐陽修所謂事之最易差者雖古
太初大衍諸書詎不深思玄解行義和氏之曆
象授時遺意然果以鍾律為數無差則太初曆

宜即定於漢而後之為三統四者若何又衆以
著策為術無差則大衍曆亦當即定于唐而後
之為五紀貞元觀衆者又若何蓋金陽迭行隨
動而移:而錯:而乘違日陌不止則躔離之
謬分至之忒積此焉窮雲路特觀象測景候
籌策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秘星曆書一
編閱而校焉必自有得于是欽天監正張應候
等疏詆其誣禮部言使舊法無差誠宜世守而
今既覺少差矣失今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
其何以齊七政而鞏百工哉理應俯從雲路所
請即行考求磨算漸次修改但曆數本極玄微

修改非可易議蓋史曆之初上考往古數千年
布算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曆之後下行將來數
百年不無分秒之差前此不覺非其術之疎也
以分秒布之百餘年間其測候不可紀蓋亦無從
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而始微見
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微得其概
即今該監人員不過因襲故常推衍成法而已
若欲群酌損益錄舊為新必得精諳曆理者為
之總統其事選集星家多方測候精算累歲較
析毫芒然後可為準信裁定規制伏乞即以那
雲路提督欽天監事該監人員皆聽約束本部

仍博訪通曉曆法之士悉送本官委用務親自
督率官屬測候二至太陽晷刻逐月中星躔度
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秒方位諸數隨得
隨錄一切開呈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
舊法則萬世之童程不爽而一代之曆實惟新
其于國家敬天勤民之政誠大有裨益矣疏奏
留中不報

授時曆至元辛巳黃道躔度十二交宮界守敬
所測也至今三百餘年冬至日躔已退五度則
宜另步日躔宮界另以赤道變黃道以合今時
在天宮界從古曆家未有以三百年後仍用三

百年前黃道者而何欽天監之若然莫覺也考
唐志云日躔宿度如鄧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
隨而變矣元志云黃道宿度據歲差每移一度
依術推變嘉靖初樂韙掌監事上言曆經即歲
盡以推變黃道六十七年該推變一次本監失
於推變韙又奮語人云往年在監未奉史正甚
為遺憾韙有文集可考也胡大統不是之察也
元大都即今順天府授時曆大都測影夏至晝
六十二刻夜二十八刻冬至晝夜刻反是洪武
初南京測影夏至晝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冬
至反是今欽天監以授時大都之曆法布洪武

南京之刻漏冬夏二至各差三刻以故正統十
四年曆冬夏至六十一刻推監官以漏記之覺
其差而改者人駭以為異而不知為順天測影
宜然之數也夫冬夏二至盈縮之始二至既差
則分至以次皆差然則一暑一寒之中盈縮損益有
一日一時一刻之不參差者乎以是而頒行天
下為民授時空使人夢中度日胥黃蓉也
西洋

徐光啓修曆十事疏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
長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五十年六十六年多
寡五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

改易及日景長短歲差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
正氣朔其三每日則驗日行經度如鄧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
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
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
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客測列宿經緯行
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遲離遠近之數六
客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
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其
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客測三道距度及月
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
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似會之用以定距午時

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
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
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
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
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多寡
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龍
化民鄧玉函同襄厥事疏奏報可

李之藻請譯西洋曆法疏伏見大西洋國歸化
臣臣龐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
義遠來讀書談道但以洞異之資洞知曆算之
學携有度門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

京仕紳與講論其言天文曆數有我中國昔賢
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一曰天色地外地在天
中其體皆圓昏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經各有
則去從地寃天其自地心測算與其地面測算
者皆有不同二曰地面南北極出地高低
度分不等其赤道斜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
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
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
得日影有表北影亦有表南影亦有周圍圓影四
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為一重天層二色畢推
算周徑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有行度以

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
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為書夜一周之天六曰月
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時為小輪旋轉
於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
疾之異七曰歲差八曰七政諸天各有定算其差極
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動並不同其一東西差出
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
日秋分至春分少九天此由大陽天心與地心
不同處所人從地而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

行初無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near又
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
確十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雖此
同而人從所居地面測算其地心地面南北其北極出地地高低
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
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
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作
一度東西則視赤道以為減差十二曰日
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
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
差多至八刻漸近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曰

日食月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日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勻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親前此天文曆志諸書皆未論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曆學為禁五千年來通國之後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精研究亦審與我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喙窓帙者哉

崇禎七年山東參政李天經疏七政之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九月初旬會於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於是月前犯鬼宿之積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即天驗法之一據也從來曆家于列宿借星有經度無緯度雖回二曆近之猶然古法故臣等所推經緯度數時刻與監推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曆算在八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算在閏八月二日未初一刻一十分相距兩日臣於閏八月二日回監局官生測太陽午正高五十度零六分而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一刻十一分測景簿數年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語可為今日節變差訛之一証蓋太陽行黃道中線迫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之所以平而分應所由起也迫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十二度有奇夫過赤道三十三度為真至則兩道相交於一線詎不為真分乎太陽有平行有定行平則每日約行若干而窺則有多有寡不獨秋分為然謹將諸曜會合凌犯行度開具禮部委司官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

歲差法堯時冬至昏昴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曆可驗者如此然雖有進退其度不出一舍考前後蓋天運星行動體也未免或前或後小有不齊曆家步算乃死法耳安得與天相符故曰歲差後世隨時占候修改求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曆之後洛下閎謂八百年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

中星知大初曆已差五度而劉未究蓋古之為
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
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
數必與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
躔常有不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
為天歲為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
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信增其
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
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
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
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大衍法有云日躔

一歲行周天度未遍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
之分約天一度為三十四十分計一歲不及之
分三十有六大積而至於八十三年則差三千
四十分為差一度矣然猶未至也至元朝郭守
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咸一算
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為精密至今三百餘
年堂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
改曆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
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
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謂合天矣至宋元之

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
為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其論冬
至日躔之宿一定之法頒可拘執也我況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期
餘一日之數分於四期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絀
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
變為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
也每月三十日一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十五
秒一弱盡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閏
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晝之前後以為朓朒故
定朔每疑于一晝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
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為精微及

至半杪雖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焉夫
至之緣忽朔之一晝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
差失不合原算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
必差之法欲定一定之算夫安可得是故隨時
考驗以求合於天此為至當哉時冬至在虛於
今豈可固執也哉

唐順之勾股測望論

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之運
行眺朒遲速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
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乎數也勾股之法橫為
勾縱為股斜為弦勾股求弦勾股自乘相減為

實平方開之得股弦求勾同法蓋一弦實藏一勾一股之寔一勾一股之寔併得一弦寔也數非兩不可行因勾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勾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勾股法之可通者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單則塔影高則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於數日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為股長一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宜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法表為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蓋橫之則為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為小勾至塔頂之積縱橫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為股因橫而得縱者也勾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及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勾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為影差

泰明五二八

者幾何用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一表也無二法也

通谷逸史著

觀象臺

觀象臺在城東南隅臺上有庫天儀如世所圖璇璣皆鑄銅為器四柱以銅龍絡而懸之又有簡儀狀相似而省十之七止周圍數道而已玉衡亦以銅為之如尺而有二孔對孔直窺以候中星又有銅球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面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正統御銘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冬至後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後可得一尺中為脊微

殿三脩有銅壺滴漏為其簡儀乃郭律楚材製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冥徵日天星天文星度也步占之法以星為主故曰天星一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左旋而日月有遲疾朓朒之變五星有疏密順逆之變故經言日月星辰之變動即所謂星也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二者相參變矣星土之書雖七可數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星土之書雖七可數十二國之分野載諸傳記災祥所應亦皆可驗若昭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宜守其地此玄枵為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產曰成王城唐而封叔虞焉故參為晉星實沈為參神此

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大火大火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八年星孛東井東井為秦之分星而雍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口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北狄譬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鄫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為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鶉尾口析木為津鄒者謂大漢之津梁為燕此析木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東周之鶉火春之鶉首秋之大梁魯之降婁趙以其州之星土而為其國之分星

以星土而占灾祥其應有可徵矣歲星在水則水為相之類五星順度為祥流逆失度為妖衰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是謂蛇乘龍必飢言其所衝以為則焉歲星一周其道右行日月五星亦以輕清之氣而運乎上一晝一夜而過一周其道左行日月有九行日月相推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盡滅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舒遲先後迭一遠三則月斜倚而為弦相與為對當天之中則日月之行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全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在則月

亢日而月為之食日至角牛之方月行青赤之道則為春為夏日至婁井之方月行白黑之道則為秋為冬日道發斂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乃分焉日月之光聚而為星中元為北極上元為太微宮下元為天市加二十八宿衆星者言乎其經也金木水火土五星者言乎其緯也其曰會者言乎日月星辰之所會也其曰客者言乎星辰之不出太白也其曰主者言乎星辰之出乎太白也金水附日一歲而周天火二歲

者有司之常職詩叙事于下則人臣知懿戒之義書若臣交修而天降祥実

而周天本十二歲而周天十二十八歲而周天
故曰有近有遠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常見
而不沒南極出入地下三十六度常隱而不見
故曰有伏有見朝出日蘇夕出日縮而行日速
日月同度日陵不順不速日留逆日犯妖變
日孛合與之射示其喜也格澤之生示其怒也
執法郎官象其官也明堂靈臺象其物也此其
理之精深而存乎物感者也馬融有言上天之
理不可測知大事者惟衡一事則求夫
得天之寔者惟渾天儀定之矣蓋璇衡之制起
于高辛氏而虞舜察之以璿為機而用以轉動

是之謂璣以玉為管而橫置其中是之謂衡璣
以定天体衡以窺七曜即今之所謂渾天儀也
是故黃帝得之以齊七政堯舜起事邵帝得之厝
厝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赤道二出黃道東來
首二出黃道南道之所出非渾天不可也錢蘇
則以來里而別二家星萬衡則以青白黃而
別二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畛十二
度至氐四度則知為青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
則知為大火而其餘莫不皆然是考躔度非渾
天不可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漢洛下閎始經
營之鮮于妄人又度量之至耿壽昌始鑄而為

器乎
分野之說以中國之九州應上天之十二次丑
星紀吳越也子玄枵齊也亥娵訾衛也娵訾一
名豕韋戌降婁魯也酉大梁趙也申寔沈晉也
未鶉首秦也午鶉火周也巳鶉尾楚也辰壽星
鄭也卯大火宋也寅析木燕也按晉語云寔沈
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
野左襄九年商主大火昭元年參為晉星二十
八年龍宋鄭之星又曰以害鳥銜周楚之則
分野之說其來已久然星紀在東北而吳越實
在東南魯宋鄭相去甚遠而分為四次且娵訾

降婁戌亥之次也而魯衛屬之三家分晉始有趙韓魏不聞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祖相傳未聞源委於其分野或有妖祥古者多效皆聖哲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閒官九州分野角元氐亢房心豫州尾其幽州斗牛女揚州壺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鶉畢冀州觜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二河冀鶉觜州

凡五星歲星色青比參左肩熒惑色赤比心大星鎮星色黃比參右肩太白色白比狼星辰星色黑比參左肩其常色而應四時則以變常名曰犯壯年谷大熟太白在北歲星在南其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為燋為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為軍憂離之徵主辱卿與水合為北軍用偏將戰與土合為內亂三星合見遲疾順逆流行之大端也

曰伏：與日同度日合凡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後晨見東方逆而近日則疾行而合日在于日前晨見東方順極則留：而後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漸遲：極則留：方則速行以近日晨伏于東方復與日合度此五星合見遲疾順逆流行之大端也

凡五星之行乞法周天之教如歲星謂十二年一周天乃約數耳晉灼謂太歲在四仲則行三宿在四季則行二宿故十二年而行周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星之宿其說亦非夫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星之

行日有盈縮當得以十二年一周無差忒乎唐一行始言歲星自商周迄春秋季年三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曰以為常以春秋亂世則其行迹既乃為後率前率之術以求之則其說自悖矣今紹興閏法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則一次矣然則先儒之說安可信乎餘四星之行固無逆順中間豈無差忒一行不復詳言蓋亦知之矣

堯置閏以定四時時雘察晷漏衡以齊七政閏處之時曆象已極詳密獨日月之食缺而不講良有深意後世瞽人預定視為故然成者之意茂如矣蓋蝕之說大約云月體無光待日為光日半照即為弦日全照即為望為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滅故為月食日奪光應每望常食而有不食者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遇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日太清元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則又未必為曆官所移也東漢月二日食者凡三一云史

其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是夜食穀梁之說甚異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云一云夜食者曆官差其時宋帝宋宗六年史官言夜食不見是也元卯日食火或有之然未有連歲日食如晉武帝時者咸亨三年春正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大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梁普同元年正月乙亥朔大赦改元丙子日有食之二日食為異或云曆官避元日食移乙亥為朔日太清元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則又未必為曆官所移也東漢月二日食者凡三一云史

官不見遼東以閏永樂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震請賀如常推儀文簡公智爭議不可上賺其言月食史不書然朔望皆食為變天順五年十一月朔日食望月食成化十二年二月朔日食望月食

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動從西南角起宋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食在夜新閣楊忠輔言月食在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在書策漏刻之前書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

梁傅不獨言日有夜食而月並有書食也

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按乾象曆及諸曆法皆示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所加亦如之又于每氣之間加減箭數有多有少其事在于曆術以其箭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閏年而用箭四十八也閏言晝夜者以

昏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為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為刻為商鄭作士昏禮日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于曆法皆多校五刻也今欽天監曆日皆用馬王之說而長止于五十九刻不言六十短止于四十一刻不言四十以見陰陽之地各六十按晷衡之景或謂起于伏羲或謂作于帝嚳或云乃羲和稽制非一人創為也馬融謂上天之體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璣衡一事而已璣衡即今渾天儀也王肅之論亦謂儀之制置天象地平以定天體為四遊以縱赤道者此謂璣也置望筒樞第于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躔離之次者此謂衡也若今儀三辰儀四游儀並列為三重老李淳風所作而黃道儀者一行所增也始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之法別為渾像冥輪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璇璣所加星度則渾象本別為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宋沈括所上渾天儀載在宋史者

其為論精密有志于復古儀象者可考也

洪武中與侍臣論日月五星侍臣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故對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以昌聚其辨相用霸漢興聚井宋城聚奎是也天清氣爽之夜指一宿以為主太陰居星宿之一福一福培我覆幬昭然東矢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當言之蔡氏特儒家之說耳李日華云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尊也其細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遷移過躔而極星不動故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實為確論但衡岳王著性編皆以北極細

星為樞是不動處也祖臣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細星之末猶一度有餘蓋辰天環也凡天無星處皆口底性北極細星為樞動之樞而其末一度無別星故得驗其不動耳

而天高穹真所謂有德受慶矣臣職司右候竊惟福之祥莫大于此乃德修厄運之占書又曰天下共謀盜賊之謀者亦何可加之意也余按嘉靖時五星聚營室其後改宮殿改郎壇改太廟紛紛制作海內虛耗此足應之樂監正不以頌而以規可謂良臣矣

白居易司天臺詩云司天臺仰觀察天人際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書閒西漢

元成間下陵上替謫見天北辰微暗少元色四
星煌　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三台半見半滅中
台折見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
趙人明光殿惟秦慶雲壽星見天之時變兩如
斯九重天子不得知安用望高百尺為夫昔人
論國家治亂係于言路之通塞李沆為相日以
四方水旱盜賊之事奏聞于上自言人主當知
四方之艱難；可以報明家者此耳卓哉其
處遠矣
附元知太史院郭公治曆略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中統三年以薦賜
見上都大喜授都水監工部郎中先是太保劉
秉忠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
天議欲修正而亮至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言
遂以公與焉忠宣極密二張公為之主領裁奏于
步于下而公參酌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曆理俾參
上復共藏，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曆理俾參
預之公首言曆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
先儀表今司天渾儀米皇祐中沈括所造不與
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
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
別圖與地以本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

叚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
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在天體斯正作渾天
象；雖形似莫遠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
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
儀右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
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
虛因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窮景則難作闕
凡曆法之驗在于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
輪以當之而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
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凡表縣正儀座正
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

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
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
公為太史令公為人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
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
一周悉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
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驗宇比唐尤大若
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
短不同日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
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
候官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
出地十五度是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

書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
五度夏至日在未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
四刻岱嶽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
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
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
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
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
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
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
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
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

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
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
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
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
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
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
地三十四度太強揚州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
強襄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鄧州北極出
地三十三度半強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
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
極出地二十六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
七年新曆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

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于曆自黃帝迎
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爰及二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閒閒
餘乘次兩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
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
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
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
朔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
始悟以朔望及弦均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
沖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
不動取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

交道有表裡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
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
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鶴儀始用定朔又四十
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有分度
不齊始為統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
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
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
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
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定餘差數以上計千一
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
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

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立簡儀高表測其刻到宜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器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又定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監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驗各得其時

各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遵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遇星測月或遇月測日或徑遵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年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于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遵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後從前求入轉極遲

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用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遵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于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于度下餘分附以大半少皆私意率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緯代替窺管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

意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洛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出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北古為窓二日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

依據驗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
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稱上以一百
一度相減相乘合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
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寬為照合四
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寬用內外極度二十
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
每日去極與所用相符五曰白道赤道轉法黃
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合用立源比量得月與
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二十四度
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
分于理為盡十九年大史王公率時曆雖頗然
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未有定章公於
是比次篇類整齊分卷為推步七卷立成二
卷曆攝議藁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
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遂上表奏進
又有時候總注二卷修改原流一卷其測驗書
有儀象法式二卷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
行狀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
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
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曆法至郭太史曆之聖
也後世欲外其法而別取曆術未有不舛謬而
率不可行者開其遺書為元順帝北遷時帶至

沙漠不知尚有存否乎

退谷逸叟著

鴻臚公署

鴻臚寺在闕東工部之南初置儀制司為從六品衙門職專朝會賓客吉凶禮之事洪武九年改為殿庭儀禮司設使副承奉贊禮鳴贊序班十三年革承奉添設司儀十九年正使為司正副為左右司副三十年始設鴻臚寺陞正四品衙門定設卿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屬官主簿司儀司賓署各署丞鳴贊序班等官俱有官又設四衙通事亦隸焉宣德元年四月建公署于京師

退谷逸叟著

行人公署

行人司在西長安街朝房之西設司正一人司副二人行人二十六人職專使命凡頒行詔勅冊封宗藩撫諭奠祭徵聘才賢及賞賜慰問賜予差焉凡法司論戍因徙送五府者填精微緻內府張寧題差疏云切惟太祖高皇帝設官定職各有攸司其在京各衙門即中主事等官俱有官守不宜一時曠廢所以特設行人以通使命往來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前止以承差任使後欲

周禮有大行人大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小行人掌邦國之禮及大賓之儀以待四方之使者秦之典客漢之鴻臚皆其職也漢文有大行為鴻臚屬官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行人不數故也豈期因襲既久遂以為常今各衙門官自一切指此要求請託苞苴公行有因親舊在任而假途營求者有因離家日久而枉道回還者有因懶於坐理而託此避逸者有因有所規避而假此疏釋者求之者不已主之者不辭易于取覓者皆歸之請託難於辦給者必委之行人致使為是官者群坐無為一籌莫展仍乞再行查考舊制及近今事例通有事務先

儘行人方許差遣別項官員其奉特旨者仍前不拘此例如有請託等項事發一體治罪庶使祖制不違而職有定守官難作奸而人不苟求矣

洪武十四年諭凡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視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尔等當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而作威福虐害下人為朝廷之辱矣

自今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務所在軍民休戚一一咨訪還日以聞庶不負所職

欽此欽遵

退谷逸叟著

上林公署

上林苑監在皇城東江米巷南向洪武中議設上林苑監以妨民業遂止永樂五年開設左右監正左右監副左右監丞典簿所屬良牧蕃嘉蔬林衡川衡氷鑑典察左右前後十署每署設典署丞錄事洪熙元年止存左監丞典簿餘官不除又以蕃嘉蔬署帶管良牧川衡兩署嘉蔬署帶管氷鑑林衡兩署四署人戶并四典察署人戶俱撥二署暫管宣德十年止存蕃良牧林衡嘉蔬四署餘皆革後仍設右

監丞

上林之設自漢始蓋漢武帝元鼎中初置水衡都尉本于虞周山澤之官然寔以掌上林苑主上林離宮燕休之處後漢有之併其職于少府一云後漢上林苑有令丞主苑中禽獸頗有人居皆主之唐因隋屬司農亦有令丞掌諸苑園池沼種蔬果藏氷之事宋四園苑東曰宜春南曰玉津西曰瓊林北曰瑞聖提舉官無常員元屬司農

永樂十四年諭凡牧養戎種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西南至渾河一應人

退谷逸叟著

錦衣衛公署

錦衣衛在直政司南本係親軍都督府洪武二年定為親軍衛後五衛軍士而儀鑾司隸焉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衛統軍與諸衛同所屬有南北鎮撫司十四所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其職掌直駕侍衛巡察捕緝等事思功寄祿無常員也以都指揮都督統之永樂定都後照例開設雖職事仍舊而任遇漸加視諸衛獨重焉

錦衣衛與在京諸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警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乃旗壇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於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正佚一帷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必世而以能蓋御座則夾陛而立御輦則扶輦以行出警而入蹕承旨而傳宣皆在所司而詔獄所寄則又重矣又按錦衣衛本國初儀鑾司後定為親軍都督府而以隸焉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親

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如列衛而燕
簡軍匠所謂南鎮撫司也北鎮撫司本添設專
理詔獄成化十四年始給印分司得直達上下
法司竊提領衛事者恒以都指揮都督或異功
或寄祿實侍衛之事凡將軍力士校尉分番護
駕直宿巡察凡大朝常駕出入督設鹵簿儀仗
凡皇城四門日夜番直巡察之凡盜賊奸宄街
塗溝渠窖緝而時省之凡奉旨勘獄錄囚事與
三司從事凡比試監焉

錦衣與親軍其後寄以訶察之柄體勢日重然
本非尊官也故雖紀綱門達建某之寵奇橫非

然綱違不過都指揮僉事某僅指揮同知而已
袁彬自都指揮出金都府方晉橫玉正德初指
揮高得材緣從父鳳柄司禮傳陞右都督終以
非例于五府帶俸錢寧繼踵此官雖貴盛之極
而意猶歉之請以都指揮理事下兵部議曲為
調解遂成不疑沿流至于朱陸極矣今考太保
兼少傅者一人太保兼太子太傅一人朱
希孝太子太傅
右都督一人陳寅都督同知一人余麐已上皆
掌衛督行事官校者也右都督一人錢安都督
同知三人袁天章孫鉞楊俊卿已上同掌衛督

事名器如此其錦衣一衛額設指揮使一同知
二僉事三鎮撫一所千百戶各有定員自正統
後貴妃尚主公侯中貴子弟以奏帶冒悻子弟以奏帶冒
用事至正德間冗官濫授雖貴盛之極
衛錦衣者尤多大抵奏帶之數太濫紀驗之次
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往往安居長安寄名邊徼
今查應襲者二千一百九十九員名歲若干支
十萬計本兵彭澤覆奏從之然裁革未幾濫授
如故至隆慶四年復汰冒濫官旗一千一百十
五人然邊功之冒報內苟之傳奉勳戚之陳乞
相襲以為故事至以寄廕錦衣加銜五府者尤

比二此明政之一竈也

隆慶中刑科給事中舒化疏言朝廷設立緹衛原以捕盜防奸細非以察百官也竊取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基詠朝廷自有公論今以暗劄之權出寃誣是非顛倒殊及善良陛下何由知之且朝廷既設緹衛緹衛必委之番役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聚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

上命付司知之

萬曆四年五月給事中許國崇論緹衛指揮戴為臣妍大逆偶一行之至

變和為事件則夫王法本意而近于告密告密非盛世風也臣請先言其理而徐及其事皇上或以為事件設而天下無通情臣竊謂天下從此政多隱情皇上或以秘訪所致得于獨聞不知若靠正借此為招搖之榜樣納賄之便門其受皇上重託而幾其不欺者止掌緹掌衛之臣耳勢不得不轉寄耳目于野長旗番此華復展轉寄當盡忠職見利不拯者乎其初亦設小忠小信採凡寔事以取信望上因而容寬意旨巧示靈驗以震褒通國遂畏之如虎況止有緹衛緹事之人而無緹事緹衛之人彼能顛

倒人之是非而人不敢操其是非何憚而不恣所欲為或準賄之有無以繪人之妍媸或因賄之多寡以裝事之輕重皇上之威靈陰為所竊而不覺此臣汲言流弊必至之理也然今日肆毒無忌者不盡在真緹衛而在假充緹衛之人蓋以緹衛二字為破膽之霹靂而奸棍應少遂假為嘯詐裝頭敢就所聞錯陳其概如紬商劉文斗行到京奸棍趙暄子等口稱緹衛捏指漏稅容騰于崇文門東小橋廟內因搜其底帳載有鋪戶羅紹所李思懷等十餘家并行拿拷共詐銀二千餘兩矣又子縣教官推陞縣令忽

有數棍擁入其寓門口稱緹衛指為營幹得來詐銀五百兩矣某市口魚行酒館遭禁罷肆忽有奸棍劉科等口稱緹衛排其戶指有箱醞魚脯各詐錢數十貫矣山西解官買辦黑鉛炤數交足眾棍覓有餘劍在路紬鋪內口稱緹衛指赴官物提拿王鋪等四家各詐銀十餘兩矣蘇州顧監生挾數百金為加納資眾棍窺其愚稱可唆口稱緹衛拿人釐封其資一開散矣醫士楊四置買紗綢眾棍疑有積蓄口稱緹衛因吉行提錯禁碾兒綢衙席披其衣猶卑許于城市者也風聞薊門孔道假偵邊庭

往来如織如玉田馬戶項福等先經有四棍假
稱廠衛索騎于前未幾而踵至索騎者復有多
人一日之內兩被驛騷窮詰之始知廣鵬則其
假詐邊方未經敗露者不知幾何人矣凡此特
千百中之一二也至于散在各衙門者藉口容
拯故露踪跡紀言紀事筆底可捺禍福書吏畏
恨而舉朝又畏言發禍隨始俟其自敗臣拚死
為皇上陳其大畧伏乞勅下該衙門益加嚴悉
而奠可問矣捉獲衛之真廠衛之壞事廠衛之臣得
而懲之唯疑真疑假觸處設阱被害者吞聲飲
恨而舉朝又畏言發禍隨始俟其自敗臣拚死
為皇上陳其大畧伏乞勅下該衙門益加嚴悉
此後敢有假冒緹騎教官詐取即有萬不容已之役
亦痾恫撣而使存緝事之舊制去事件之苛條
俾小民安于里閭商賈安于市於皇上平明未必
無小補矣

洪武二十年正月焚御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
民有犯者俱命錦衣衛屬法司其有重罪送至京者或
令收繫錦衣衛當問情詞用事者因以非法凌
虐上聞之即命焚之

崇禎十一年六月諭提督東司房吳孟明今年
火星逆度兩次為災猛烈慘酷深可驚悼夫刑
罰所以誅不仁緝訶惟欲得真事苟或誤加善
良餙虛為實大犯命官之戒必千天地之和近
来人情作奸者固多仇詐者亦不少今後凡有
有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或爾親富叮嗥刑官
虛公查質真者據實參處誣者即時開釋仍將
首報之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拿人私行拷打
彼畢官小辜以衙門為活計惟知嗜利鮮有良
心是以有錢者賣放無錢者方来罣誤所以真
者已不勝其狠狽若誣者即使放去亦人傷財
盡矣甚至張冠李戴增少為多或久禁暗處或
若打屈眼砌成可惡情狀令人一見輒怒此時
全憑臆心腹大至之言襲作標準虛公為準固不

可避怨縱奸決有旨勿偏聽若事果偶誤縱
獄成本上仍應簡舉改正若別衙門偶有平反
亦虛心聽之舊例事多平反原問衙門無罪不
必堅持初入之言偏執已見到底遷延逐非輕
視人命非惟有負任使抑且自損陰功然亦不
許因此推諉溷職溺職戒之戒之特諭

按錦衣衛堂上官每駕出則戎裝帶繡春刀扈
從編春刀極小然非上賜則不敢佩也其校尉
皆衣質孫其名仍元舊也元史云國師法王至
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詔省府臺院官以及百
司庶府無服銀鼠質孫此元人禮服後乃為下

役之服
緝事番役在唐稱為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
漢之大誰何也立名甚奇

名蹟

洪城故蹟見于元人畫選録
臺大悲閣隍臺坊內二日閣唐太宗御花連士
辛而建三日壽安寺有金世宗金章
宗二朝像五日大悲閣有銀牛廟
七日雲仙臺金之望月臺八
之居九日竹林寺金武宗時
影十日新頭觀頭一矛
日粧臺李妃所築人在昭川

上日二人土上坐妃作
塔安祿山史思明皆在
金之太反也十四日馬嵬
道驛書房十六日王處宮
黃金臺在城東南一十六里
南一十五里呆往時述異記
幽州出王敬城中士人呼為
王陵晉書段灼碑石勒出
昭王劉臺于前子丹匿之于
子丹

唐人有題黃金臺詩云昭北葉黃金臺四方

家傑秉風來奉家燒書殺儒容肘腋之間千里
隔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
月咸陽關奉家城外悲河山河上關頭車馬路
殘日青烟五陵樹此詩最佳見元人玉堂嘉話
展墓在京西南與碣石宮俱燕昭王展墓之地
華陽臺在京西南泳州境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
華陽館出美人奇舞即此處東南有督亢陂則燕丹
使荊軻賚地圖以獻秦督其地沃美故秦皇使人求
之舊有亭遺址高丈餘周七十步土人掘其處土多
飛礫金錢云
風俗通曰亢溝也言平滿：溝：無崖際也劉

向別錄云督亢畿地也南有池廣三頃其
形如月名曰月池形勝志云右碣石左督亢流
水經其前後有林麓陂池之利
紅心堤在寶坻東南濱海秦始皇築又有城名秦城
在縣南十里亦始皇築唐李益有詩悵秦城遺獨
路副門烟樹遠依依：秋空莫射南來鴈終遣東春更
北飛
崔臺在州東縣南地名諱塞乃秦李牧將塞
櫻桃在涿州東南為漢昭烈故里有桑高十丈亭：
如樓昭烈為兒時與宗兒戲桑下指謂帝王羽葆也
桑俱有昭烈古廟唐乾寧中建又其東北數里張趙
侯之故居在焉
漢盧侍中植故宅在涿州東十五里盧家濼
按盧氏為燕中巨族代有令聞侍中拉史稱其
剛毅有大節邵馬融通古今官至尚書時董卓
凌虐朝廷議欲廢立植獨抗議不可卓將誅之
議郎彭伯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
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免植官遣歸于上谷其
子毓以學行見稱仕魏以黃門侍郎左遷典農
校尉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入為侍中
擢吏部尚書奏舉務先性行而後才藝後封容
城侯卒謚成
毓之子欽亦為吏部尚書所著詩賦論難數十
篇傳世
盧湛欽之從孫也晉司空從事中郎撰祭統註
莊子
盧媯字太學博士注大戴禮後裔舉秀才為
太學博士其先累葉為當時碩儒謂撰曰昔侍
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繼前修久累靈太子
少保北朝冕章永興法服金石律呂製劉渾
議辯皆創制之悉合軌度
盧照隣高宗時與王勃楊炯駱賓王以文章齊
名有文集

元盧摯為翰林學士承旨一篇人所傳誦附錄于此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興離騷體言不關于世教義不存于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閑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于此製作者微而顯之盡詩人之賦必盡以明也古今文章大家無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善辯孟軻之深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騷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侯之規後歸敘毛詩敘古今作序大格據書敘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堯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有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筆端囊神道碑碣揭于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汎用善為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亦有取漢文司馬相如楊雄名載眾人其文古奧韓文公外元次山在古樊宗師作為苦澀非其胡之義犯前則跋其胡跋語不可多：則冗屠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暢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迨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推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鄜亭在承川南二十里為鄜道元故居道元水經注云鄜亭溝水上承督亢溝歷縈川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泳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而帶巨川東歷疏水其水東南流名之為鄜亭溝直元孟世居于此也道元襲父範永寧侯爵執法清刻治尚威猛歷有能稱好學博覽古圖書所注水經四十卷本志一十三卷行世

張華宅在固安縣東北八里猶有一八角井乃其故宅村中今多張姓是其後人固安戶冊有曰張華里者禹貢中知縣胡其俊書編次重其姓諱更唱曰賢今則編氓賢里張墓在盧溝東南迎城故基

張侍中所著博物志皆人謂多得之瑯嬛洞中附載其事茂先嘗為建安從事游于洞宮還一人于室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二十年內書蓋有數張華：曰式乾之議諫事晉室梁趙之亂有勸張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曰聚燕臺在梁有東南二十里有摶高大廣三四十尺別是天地宮室差戲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禹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私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成雜數千百聚此臺呢喃竟二日燕後分翔而去

采育乃古安次縣采魏里也明初為上林苑改
名番育署而人仍呼采育合新舊而名之也去
都城七十里其地水木清華最稱勝境
釣魚臺在阜成門外南十里花岡村有泉自地湧出
金人王鄴隱居于此築臺垂釣元人丁氏建玉淵亭
勒文友又築飲山婆娑諸亭後為李威畹別業
披雲樓在京城南舊有題額是金章宗手書上有迭
樹影雖風雨晦明皆見
旌誥遵化縣舊名漁陽唐屬幽州宋屬薊州金為薊縣
中統間命仍還故署子至元間備監學官成宗
皇帝先紹克祖烈相臣哈喇哈孫欽承上旨作孔
子廟於京師御史臺言曲子之教寓宮舍臨
而非宜奏請孔廟之西當建國子監學以御史
府所守公經克其費至仁宗皇帝文治日隆
金謂監學增藏經書宜得重屋以度有旨復令
臺臣雜集其事乃于監學之北構架書閣：四
阿飾三重高度以工師之引其崇四尋有一尺南
北之深六尋有奇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
年夏經始六年久纔成材木瓦甓階物之直工
後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輝映增
名番育而人仍呼采育合新舊而名之也去
都城七十里其地水木清華最稱勝境
釣魚臺在阜成門外南十里花岡村有泉自地湧出
金人王鄴隱居于此築臺垂釣元人丁氏建玉淵亭
勒文友又築飲山婆娑諸亭後為李威畹別業
披雲樓在京城南舊有題額是金章宗手書上有迭
樹影雖風雨晦明皆見
旌誥遵化縣舊名漁陽唐屬幽州宋屬薊州金為薊縣
中統間命仍還故署子至元間備監學官成宗
皇帝先紹克祖烈相臣哈喇哈孫欽承上旨作孔
子廟於京師御史臺言曲子之教寓宮舍臨
而非宜奏請孔廟之西當建國子監學以御史
府所守公經克其費至仁宗皇帝文治日隆
金謂監學增藏經書宜得重屋以度有旨復令
臺臣雜集其事乃于監學之北構架書閣：四
阿飾三重高度以工師之引其崇四尋有一尺南
北之深六尋有奇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
年夏經始六年久纔成材木瓦甓階物之直工
後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輝映增
監學之輝名其閣曰崇文英宗皇帝講行典禮
齋飾太平文治極盛矣臺臣請勒石崇文閣下
用紀告成之歲月制命翰林學士承旨臣撰文臣濟次當執
筆今上皇帝丕纂聖緒動遵世祖成憲於崇儒
重道惓惓也泰定元年春詔降俞音國子監立
碑如臺臣所奏臣濟謹錄所撰之文以進臣聞
若古有訓時定謚亂曰武經緯天地曰文武之
與文各隨所用然載定禍亂用於一時而已經
緯天地則亘古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
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人與天地相為經

理義之則禮樂刑政之具燦然秩然可述皆文也古聖賢用世之文載在方冊不考古人之所以用世不知今日之所以為世用者也我朝聖朝崇文豈虛為是名也哉閣之所度古聖賢之文也立之師儒之以是而教設弟子員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明游居暨學者濟濟彬彬人閑于言動之儀察於倫紀之敘博通乎事物理義之則詳究乎禮異刑政之具他日輔翊吾君躋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其望也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体德已若夫不能潛心方

術真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渙猶乎淺末炫曜乎範疇曾是以為文乎上之所崇下之以為世用者蓋不在是臣濫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皇元肇興於北庶聲天戈所指如雷如霆一廓命應加至昌出日神謀英畧繼承六合混一區宇四方來親執法之臣厥務紛頤爰矢敷遺後人征誅以義持守以仁既成武功大展文治尊奉孔廟觀：理學明備允顯崇文昌運萬世

望京館即此

金章宗西山八院為遊宴之所其香水院在京山口石碑尚存稍東為青水院今改為大覺寺玉泉山有芙蓉殿基存庶周在東便門外通惠河邊瓊花島在紫城西北太液池之陽蒙古初起時匠氣者謂此山有王氣謀欲厭勝之使人言欲得北山以鎮壓我王蒙古許之全人乃大發平墾掘肇運至幽州城北指累成山周圍九海子栽植花木營構宮殿以為遊幸之所元人承襲於其聲天戈所指如雷如霆至元四年興築宮城山適在禁中運賜命萬歲山：上有廣寒殿七間仁智殿則在山半為屋三間山前白玉石擋長二百尺直抵天厥後在太液池中周環上十一極正對萬歲山：之東為靈囿奇獸珍禽在焉車駕幸上都先宴百官于此及明成祖建宮闕益加修治以其在西北又名西苑載宣廟有良嶽記先朝盛時海宇恬熙無遇休沐輒賜大臣游覽

宣德御製扈蹕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
周迴數里而崇倍之皆奇石積疊以成巍巍乎矗
乎峭峻削盤迴起伏或陡絕如壁或嵌嚥如屋左
右二道宛轉而上步躡屐忽乃造其巔而飛樓複閣
廣亭危檻東西拱向頫仰輝映不可殫紀最高者為
廣寒殿崇棟飛簷金鋪玉砌重甍疊翠五彩煥焉軼
雲霞納日月高明閻燕而北枕居庸東抱遼海西挾
太行高岡並立子前大可指昔于申許魯江淮一目
無際寰中之勝概天下之偉觀莫加于此矣永樂中
聯嘗侍皇祖大宗文皇帝萬幾之暇嘗于此從容
之頃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於耿司北古軒轅所都
而後宋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
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既鑒加弗良焉
天鑒我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定安天下天
下既定高皇帝念前故都也荊于諸子以命我英茲
一方我惟夙夜敬
之重又賴茲山而
以是全不戒而從
思其人夏書所為
汰其侈存其樸而
九成宮大宗亦周
歲將以存監者次
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賢之明訓
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聯拜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
云乎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嵗刑
事天愛民一體皇祖之心敬而
風夜比登萬山顧視殿宇歲久
念皇祖儼如在上敬以守授大
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子德
丁寧記
瓊花島按舊志謂金人承于榮
宋之良載金人徙之于此其石
之記為唯

揚士奇進西苑序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
上以在建文武之任日勤職事不暇遑特勅
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掌翰林院事臣楊士奇等曰
徐於是成國公臣朱勇等臣張輔等臣英國公臣張
少師兼少傅臣士奇臣榮謝書臣楊臣榮臣
中侍郎臣胡少詹事臣王直等臣
勉臣習禮部命以行時少
命備行儿十有五人又勅
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
命徧歷周覽從容勿亟于
東而南行說新作周旋
政作之清暑殿

臣誠為勇等言之耐也臣勇等仰膳厥適周廡規制高明緒作精察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俾而思惟皇上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邁拜稽首歌賞殿而仁智介壽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全露之亭成得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游躍各隨其性萬象陳呈次第而入心眼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珀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旨上命賜宴對之可御殿之北咸酢而歸又拜受方舟載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沾席俞庶如蕃勸酬盡醉而止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既四海之盾拱北極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臣閒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皇上閒暇遊焉息馬且奉天倫之樂于茲誠宜又倣於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是甚盛也於是群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於若干首臣上奇預侍宴于茲屢矣是以誌序于卷端

天順三年夏四月六日賜公侯駙馬西苑門即太液池之東南岸也池廣數百頃維時雨初霽旭日始昇池之上煙霏蒼莽蕭萩菜芃水禽飛鳴森谷翠可愛心目為之開明乃折北循岸而行可二三里至琳園有釣魚臺南有金魚池水清澈可鑑一茶而出又北行可三四里至殿臺臨池環以雲城中宮殿內行殿在焉樹木殿之北基與聘耽平古松數株高參天衆皆仰視時則晴雲靜空炎光不流暖風徐來芳香襲人衆皆倚臺而觀其西以萬歲山在焉又參而北次石橋以登萬山：

在池之中磊石為之高數千仞廣可容萬人山之麓以石為門為垣門之內稍高有小殿殿奇峯怪石萬狀惹有名卉嘉木爭斬競秀琴疊拱局石牀琴屏之類分布森列峰有最奇者名翠雲上刻御製詩琴臺上有亢洞吕公洞仙人巷鑿有磬逐沿西陂北上有金露皆殿名漪洲之西又上有延和有漪洲之西湯池之後有萬丈井其深不可測由金露折而東上絕頂則廣寒殿也高廣明朗四壁雕彩雲

累萬緒砌而成觀畢復出徘徊周覽則都城萬雉烟火萬家市廛官府倉寺浮圖之高傑者舉目前近而太液清波天光雲影上下流動遠而西山屈屏疊翠西北帶以白雲東而山海南而中原皆一望無際誠天下之奇觀也又下至玉虹又下至金鰲玉蝀橋則南至方壺瀛洲則左右廣寒而奇峰諸殿相對時而南門外臨流作小軒衆皆坐者也路皆蒙紆臺閣若洞之屬不能具覽又下至山之東麓過石橋復折北循岸數百步至九間殿門外繞五六小舟稍北有船房若龍船其中又北行數里至北閘上猶小亭釣竿數十線

創且停垂之清流嘉魚紛集又荼而起沿池之北岸而西盡復折而南有蓄水禽之所二和如鳴下通活水散雇以親鳥皆去數里皆蜿竹翔鳴又南至浮勢西周阪對岸也有公所太監延入坐供以湯餅復出而南數里至小教場觀勇士習御馬又西南至小山子名賽蓮菜入其門有殿前一天池中通石橋東西二小閣立水中擁南有安羅猱人所罕見殿之後復有三殿其階盈上盈高至絕頂則與萬歲山坤民相望絕頂下至第三殿之前蓄水作撒瞰其下有水窟洞之中亦噴水皆從前殿基下陰梁之內過而至于其殿之前鑿為曲渠復作龍頭于其西水至出郭口旋繞而東可以流觴者衆玩久之太監劉福新杏分啖諸人各摘奇花插於鬢又一茶乃循故道出東南行數里至小石橋上下有亭過而上崇坡為南臺之中有行殿之南門外臨流作小軒衆皆坐負軒中少陳太玉書宴飲坐以位跪什畫重品味盡洗太監諭旨放飲中官庶僚環跪酬酒三巡復引觀久衆酬畢乃起出太監方皆出至橋亭過余與

姚掌印等數人還坐亭中復論茹且曰諸君宜知此月復酌數巨觥子輩是大時折北出西苑門從史扶掖以歸已晡時矣

李賢賜趙西果記天順己卯首夏月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史部尚書王翱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滿葦盆水際如一帶戟叢立芙蓉翠葉清日可愛循池東北行几行柳杏桃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林園松檜蒼翠果林分雁中有圓殿金碧輝映四面廊敞曰紫智殿有小池釣魚作陣遊戲其下而觀之連珠其下而有小亭臨水旁水面

之曰翠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扶疏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拿空突元天表前有花牀數品香氣極清中有閣殿額曰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峰崚嶒崒嵂俯瞰池沼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于几牖之前而有長橋跨池下通石梯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峰以次對峙門圖皆石鱗鱗齦齶莽蒼佳木異草上覆翁蔽藤蔓絡結為嶮崎嶇折轉而上嚥洞非一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窗檻高敞前石層嚬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聽蕩蕭爽與人境隔異日廣寒左右四亭在谷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跋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覺而宮闕峥嶸風景佳麗完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毓和二亭臨水曰挹翠飛香北至艮陽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遠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汊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蓋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遨趣軒前仲亭曰會景衛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十許有殿臨池曰迎翠額曰承光北望山峰崚嶒崒嵂俯瞰池沼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于几牖之前而有長橋跨池下通石梯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峰以次對峙門圖皆石鱗鱗齦齶莽蒼佳木異草上覆翁蔽藤蔓絡結為嶮崎嶇折轉而上嚥洞非一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窗檻高敞前石層嚬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聽蕩蕭爽與人境隔異日廣寒左右四亭在谷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跋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覺而宮闕峥嶸風景佳麗完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毓和二亭臨水曰挹翠飛香北至艮陽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遠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汊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蓋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遨趣軒前仲亭曰會景衛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十許有殿臨池曰迎翠額曰承光北望山峰崚嶒崒嵂俯瞰池沼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于几牖之前而有長橋跨池下通石梯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峰以次對峙門圖皆石鱗鱗齦齶莽蒼佳木異草上覆翁蔽藤蔓絡結為嶮崎嶇折轉而上嚥洞非一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窗檻高敞前石層嚬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聽蕩蕭爽與人境隔異日廣寒左右四亭在谷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跋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覺而宮闕峥嶸風景佳麗完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毓和二亭臨水曰挹翠飛香北至艮陽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遠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汊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蓋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遨趣軒前仲亭曰會景衛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十許有殿臨池曰迎翠額曰承光北望山峰崚嶒崒嵂俯瞰池沼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于几牖之前而有長橋跨池下通石梯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峰以次對峙門圖皆石鱗鱗齦齶莽蒼佳木異草上覆翁蔽藤蔓絡結為嶮崎嶇折轉而上嚥洞非一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窗檻高敞前石層嚬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聽蕩蕭爽與人境隔異日廣寒左右四亭在谷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跋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覺而宮闕峥嶸風景佳麗完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毓和二亭臨水曰挹翠飛香北至艮陽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遠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汊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蓋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遨趣軒前仲亭曰會景衛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十許有殿臨池曰迎翠額曰承光北望山峰崚嶒崒嵂俯瞰池沼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于几牖之前而有長橋跨池下通石梯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峰以次對峙門圖皆石鱗鱗齦齶莽蒼佳木異草上覆翁蔽藤蔓絡結為嶮崎嶇折轉而上嚥洞非一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窗檻高敞前石層嚬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聽蕩蕭爽與人境隔異日廣寒左右四亭在谷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跋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覺而宮闕峥嶸風景佳麗完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毓和二亭臨水曰挹翠飛香北至艮陽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遠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汊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蓋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遨趣軒前仲亭曰會景衛池

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十許有殿臨池曰迎翠額曰承光北望山峰崚嶒崒嵂俯瞰池沼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于几牖之前而有長橋跨池下通石梯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峰以次對峙門圖皆石鱗鱗齦齶莽蒼佳木異草上覆翁蔽藤蔓絡結為嶮崎嶇折轉而上嚥洞非一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窗檻高敞前石層嚬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聽蕩蕭爽與人境隔異日廣寒左右四亭在谷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跋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覺而宮闕峥嶸風景佳麗完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毓和二亭臨水曰挹翠飛香北至艮陽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遠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汊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蓋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遨趣軒前仲亭曰會景衛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十許有殿臨池曰迎翠額曰承光北望山峰崚嶒崒嵂俯瞰池沼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于几牖之前而有長橋跨池下通石梯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峰以次對峙門圖皆石鱗鱗齦齶莽蒼佳木異草上覆翁蔽藤蔓絡結為嶮崎嶇折轉而上嚥洞非一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窗檻高敞前石層嚬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聽蕩蕭爽與人境隔異日廣寒左右四亭在谷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跋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覺而宮闕峥嶸風景佳麗完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毓和二亭臨水曰挹翠飛香北至艮陽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遠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汊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蓋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遨趣軒前仲亭曰會景衛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十許有殿臨池曰迎翠額曰承光北望山峰崚嶒崒嵂俯瞰池沼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于几牖之前而有長橋跨池下通石梯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峰以次對峙門圖皆石鱗鱗齦齶莽蒼佳木異草上覆翁蔽藤蔓絡結為嶮崎嶇折轉而上嚥洞非一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窗檻高敞前石層嚬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聽蕩蕭爽與人境隔異日廣寒左右四亭在谷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跋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覺而宮闕峥嶸風景佳麗完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毓和二亭臨水曰挹翠飛香北至艮陽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遠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汊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蓋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遨趣軒前仲亭曰會景衛池

草奚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梅隈若虹起極其精巧外古木叢高百仞，荊棘蒙蕪與人境隔異日廣寒左右有沼，中有亭，水瀦蓄過橋而南有殿臨池曰毓和二亭臨水曰挹翠飛香北至艮陽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遠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汊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蓋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遨趣軒前仲亭曰會景衛池

長春宮即今之白雲觀元以居真人即處機之處真人登州人年十九辭家學道全俱胝之不至成吉

思皇帝手詔致聘真人乃至行在訪延問至道對以節儉保躬天道吾敬而已沿尚無為之理命史書冊詔居大都太極宮賜號曰長春年八十卒其徒葬于處順堂之後

楊士奇卻遊永樂癸卯二月時彥習禮光世約于公服郊遊十一日昧爽興朝退各以職告獨時人未有服予三人并遊學愛恂如與俱出平則門望天王寺白雲翔在城西南五六里狩駝赴之是日天氣清明風埃不作西北諸峰奇秀草露恂如曰何為舍此也於是習禮一騎獨先而西四人從之金山王氣五華諸峰駢立天際而

霞彩映射如屏風疊峙金碧輝煥又罨畫如翠不暇枝舉行七八里乃折而南芙蕖仗人應接沙禽水鳥望皆參差群遊為樂溝塍畦畛珍其整比十數畦則蓋井或蔣芋為業溝塍畦畛珍其整比十數畦則蓋井及指指談不一品或秀或枯生意皆準駐馬觀之指前後石橋入土城望白雲觀可一里土城者遼金故城也獨西北一隅遺址間存亦間有可登眺者狀不及登登超覩中道眾皆已出唯兩童子迎客入坐西軒及井泉瀹茗視右舊有長春宮蓋元邱處機真人而觀則真人退休之所也當時望係尚存其神奕清徹凝靜

簡遠儼然神仙人長春故址基閎壯而殿堂門廡兵後悉毀尋范德機所詠門前流水亦無復有但隄上見一渠已湮為行路而僧近民就舊壞麗更新礎沿耕其中周以垣夫興廢之理恒相因而世之務祈佛老以冀免遂坐來軒靜幽明飲兩童子侍容益莊詞皆古道人道世習稱曰桑尤有詩即別望道之句為詳各賦二詩酒乘出南行一里至天王寺寺宇壺洞視諸刹最古敞有臺胡僧在殿後遂升臺俯瞰都城山川之勝其北崇山大嶺縈亘重疊近見大海西抉太行其南百里則軒轅之舊都而衛河江淮如在階折之下者北見子京師天之所啟也又合東南數千里皆平曠沃壤使民免得耕桑其間而無天時人事之虞上可以稗國計下可以紓不已脅而觀乎浮屠之說近供饋之勞也報四顧喜遠近佛刹之址間僧此寺所自始不能言也僧指其南數十武卻隆而峙者曰此遼之蕭太后粧臺也問唐太宗憫忠閻故址指其南三里所而合曼滅為平蕪之墟矣則相與嘆曰

東狄不能以禮事家而恣婦人之欲如此無足怪太宗以盖世英武而勤遠畧盖至此而悔心之萌恻隱之不能已也豈非仁明之主哉顧其遺跡已泯後之人欲一見而不得豈不可以為太息也哉夫北京披天下之襟勝也自余至三閱歲矣未嘗得斯須之暇以縱覽閫門之外出北門者以公事迫促又隆冬歲寒風沙昧日數十步外所見則無幾矣是以未嘗至者何異也故住職而有得于一日之暇幸也遊觀又幸也遊而得偕其同志於所可玩可樂無不有焉幸之尤也余三

歲而始得其尤幸者不可不記故歸而悉記之景昔有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今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邱真人者與其徒嘗居于此當是時琳宮秘宇擬于王者公其宮即毀獨其遺趾之存按平陸麻收以高登而望之猶是以盖夫都邑之勝盖其東則都城臺閣府庫之壯莫先佳氣嵯峨烟火蟠于天表其南則瞰洨原隰而前門高邱之間荒塗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與全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峰峻拔出而參翠相碧之色隠隠乎北則連山在望雄關壯峙凡住

於朝與居于城中者盖未嘗知惟閒暇登覽于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上龍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敷化居守侍從與其焉既周備而榮之臣皆優游無事蓬相且險誠天府之國也盖又以知夫國都之壯太行紆亘屬於居庸出後止盖天之所以限夷狄而安中夏者固在此耶自五代之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夷狄竊據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其中故其形勢蜿蜒終始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狄後聖明受命掃除而剗削之其民既安土自服以樂太平之治而上方振耀

神武於窮荒萬里之外遠之惠者盖深矣詩曰不顯于位民之攸塈勤勞于其上而臣民頼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狄嬉于此者其誰之力耶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初邑之勝盖其東則都城臺閣府庫之壯莫先佳氣嵯峨烟火蟠于天表其南則瞰洨原隰而前門高邱之間荒塗遺沼之可得邪夫士君子歌詠娛戚美之事多在于太平之日而能託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久況元公之諸賢若裒公邵菴袁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為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

待講郭君仲
行檢刑部主
之作見于聲
矣既相與錄
之尚能想見
萬柳園元人盧希曾別墅在城西南為最勝之地
敕耕錄云野
趙松雪同飲
尚右手執盃
云萬柳堂前
有唐州趙道

步隋苔草去
萬里思小聖
尚者見也
廣公為元初
臣已受孔子
曰為臣當忠
寇嘗商萬或
阿合馬得二
斯人口道
廣公丁艱廬
三日卅則嘔

柳園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盧疏齋
歌小聖梁侑酒花者左手折
歌思劉氏名解語花者在時
戴閒復隨無用地神物
哉子趙子獨無許類義
翠鳥君今上名發我思
二

偉人世孰嘗今受帝師戒希憲曰
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
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希
言須砂糖作飲時最艱得其第求
所以遺之希憲屏之曰吾終不以
欲之恐與乾仆類仲
子說少野強直無再思
聖人遺意問應：生私請親欲往心盡與來
捋鬚我生學聖人非：形藉藉窮年憂道喪受
自中腸弗君才當有為
明旨以有為動物性弗有殊我心良可知願君
志我志才志庶利使君名我名：實亦相佳
當使乾中消供我喜歌醉行當取其種移來易

執以慶制來之欲極力
舉竟不忍言
乾仆學趙孟頫別墅
劉靜修贈詩云乾仆隨
全其真世人苦其味雖
伊誰窮思決大朴分為
由衆願有聖人依許逢
藏適自遂秋色高並山
建誰知兩輕貴衆
終有時至人可重值偉
乾仆朱大成高手挹空

川柏

玩芳亭元衆院使別墅亭多花卉一時文人騷客來
遊賞者多有題詠王士與詩云憶城南路雪來
好盡亭閣花經雨白野竹入雲青波動浮春酒
山光扶畫角撲衣對巖薜涼月照人醒
遂初堂元唐事跡在都城之西
于都城
今在安門外西南眾原湧出為草橋河接連皇
臺為京師卷
元之所元人虞左丞之萬柳園趙
衆院使之玩芳亭張九思遂初
參政之舊亦趙
堂皆在于此亭衆院使之玩芳亭張九思遂初
元人蓋時
元人故園也從考其為何氏故園也

垂綸亭元學士宋本故居在都城之西
袁桷題其亭曰庫扉流芳日傾東倉浪舍今
寬一士分此
宮未朽芳青苔危戟解以為衛芳龍騰章以
屏氣謝蜩螗之營巧芳口垂涕以緘悲吾寧養
之以成年芳實秘譬而不宣豈直鉤以遠眾芳
守釣道之自然時至而迎棄芳隨策幻之說誘
保貞志以全初芳考鉛言于者與時俗眇其莫
同芳永期託夫前聖之所宛自貶云宋誠夫
都中人稱與南宮考士得其文健兼不置後果
為進士第一垂綸亭足以見其雅尚云

按宋宇誠夫世家大都父官江陵仁陵王
奎文精性命義理之學本質所得豈詣日深年
四十始還燕至治元年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官
至集賢直學士燕閒子經筵性高抗不屈
背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篤于朋友之
誼九以推重斯文自任所著有至治集其事聚
散夫有命都詩四首為人傳誦附錄于此
拋邦色等在是拂衣來看九重天盡闕九陌
橋如月綠影千門柳以南國佳人王幼玉中
朝才子杜柴川共雲接上如龍河孤賈春風二

十年
綉偕繁華編九衢上林鮮眠漾西都朱門紺蝉
金條脫紫禁材官玉尊盧萬里星辰開上界四
朝冠蓋拱皇圖東蔣白面生紈綺笑殺揚雄卧
一廛
盧壽眼月墮蒼烟十二門開日色鮮海上神山
無弱水人間平地有釣天實幢珠絡璧墨寺豪
竹衣綠琅玕筵春雨如膏三萬里盡將篤呼祝
堯年
形勢全畫擁地雲梯萬國走王城狗屠已仕
明天子牛相寧知別太平步武鈞陳勝王氣白

麟赤脚入新羣近来朝紱多如雨不見河南召
賈主

飛泉亭在五華山西有泉自山岬湧出建亭於上以冀之泉水東南流遍尋史許伏而不見至玉泉山趾勇出蓋王泉之原也

南野亭前臨澗水種多花卉元吳集詩門外烟塵接帝畿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揖北極知天近日轉東華覺地望前澗名遊留客酌上林鶯囀把杯稽莫嗟韋曲花無賞猶擅終南雨後青

滋芳亭在舊化門外道士吳閑全部新建典地未有梅花吳之江南移至作亭以寓之張伯雨賦

詩有孤山五千里將軍乳入神仙壺之句

時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祖常伯生皆和之

元人董守定杏花園在上東門外植杏千餘株至順辛未王用亨與華陰楊廷鈺萬安張賢夫萬陽陳衆仲諸公集為之記園伯珂揭傒斯歐陽玄和其詩京師一時盛傳

盤之上皆有詩日風氣肯美飛英時至巾袖林下馬飛放自邳南去城南二十里內有按鷹臺土阜如山岡子也在城南二十里內有按鷹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時不竭汪洋若海永樂十二年增廣其地周圍凡一萬八千六百六十

退谷逸叟 著

名蹟

燕京八景一曰居庸叠翠一曰玉泉垂虹一曰太液秋風一曰瓊島春陰一曰薊門飛雨一曰西山積雪一曰盧溝曉月一曰金臺夕照其說起於金章宗明昌

胡助北京八景圖詩序 地志載明昌遺事有燕京八景前代士大夫閒嘗賦詠往往見於簡策於燕薊之都聖天子龍飛於幽燕車駕幾載巡狩而文學之臣多列扈從侍講燕

左春坊左中允兼修國史臣孫繩武恭紀

一隅隨且興歌詠吾輩幸生太平之世嘗大一統文明之運為聖天子侍從之臣以所業而沐光而昔與今又豈可同觀哉乌可無賦以揚榮盛仁左春坊右論德兼翰林侍講臣楊榮奉

詩豈無歐陽子所謂山川形勝能使壯麗可文辭出焉之感耶

楊榮序云余嘗考天下為京都者莫過于金陵固足點中原之奥腴者又莫過燕薊皆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九有以金陵龍蟠虎踞長江天塹定都焉道皇上承清內難繼承大統天以與劍左環洛海右擁太行內跨中原外控朔漠宜為天下都會乃建北京焉及今十餘年車駕屢巡狩蒙恤金陵之勝令而復來扈從得以遍睹文臣之未遑

皇上適閱北京山川之勝退而與諸僚友討論
莫不稱嘆以為斯文千載之奇逢一日翰林學
士兵左春坊左中
燕山八景之
皇上定都于
于無極于是
和其韻而序
名其閒亦何
形勝心目為
盛則而不可

上仰奉
遠王門閱之
西抵和林朔
勝之最東南
而為望子神
運思遣眉塵
并詩裝為成
諸景之梁斯
于人將以告
山川形勢之
都有若余輩

上由江淮達大梁往邑踰閩中以
外及倩望上爾率出塞北至極漠
兩京之地王氣所鍾為天下形
西北道里通均直足以控制萬方
系萬世磐石之基也榮以菲才叨
海徼劾叙未能茲以北京八景圖
卷用舉足跡所至暫于卷末且以
名者跋于圖首誠非欲參規
夫求者儻有考於斯不惟知天下
重而又有以知八景所在如日觀
之莊廓叩承國家春遨之學樂其

于優游得以歌詠帝
也然則視于是者豈
時者哉

王文安英有園在城西北
垂柳公餘與翰苑諸
文安登高詩序都城
遊覽而學士錢公習
陳公德遵魯公鶴齡
儕所好之　以是日
皆日飲九月五日早
而李公都憲私第於
是日入者將響出宣武門

西行五六里下馬令
眾南行而西至天王
結庵後壁地生奇絕
其盡之工怎一僧至
慕指揮高喜盡喜蓋
又扣頭寫數一壁之
至是邪後有壁刻高
其東群山蒼翠嶙峋
長林大壑聯絡千里
壁之石陳多細草可
室焚香默若兼言寺
塔創于隋寺古僧少車馬

等至近時捐資創寺環布城邑度僧至數百千
寺多閎麗蓋且泥塵俗耳僧名閒寂平人也
與僧別北行一里許至廣恩寺蕭揆責所創者
外門表石刻大光明三字門之內經藏二樓又
重門扣僧之字豎時其中以黃金飾像五緑繡
幡幢他莊物、焉詢其名曰主寺趙州和
長身古貌、記於、焉詢其名曰主寺趙州和
尚也導客觀兩廡盡塑頌依言塑閒故事從廡
東登寺後山元長春宮故址山聚土而成林
木蓊弋不可遠望巽坐僧室出寺又西北行二
百步至子小閣俯井多柳其西瞻然遠山亭：

敞露芳色如
錢公喜獨盡
北墉城河決
斜判蔡生
飲坐近羊棗
以江山留勝
策登高九日
也義歐陽子
記之周宜然
儉所倡率公
不服五人者

此也乃併鳥之不鄒詢
義按李公時魏亦有周
周之始風氣學卓上下
二三十年少亦十餘年
圍圃率以家和之不敢
時令南北五城題百官
燈傳送此真盛世之風
也
揚文敏榮書周文敏遺駕北
傍久之成林
揚文敏雅集圖序正統
休暇之辰館閣諸公過

永嘉謝君庸旅寓少
明東氛和場光弄弦秀
詠閒作擊清歌衍其
著色兩會諸公及當
三人其左少傅慶陵楊
麐事泰和王公傍香花
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
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
公次侍講學士安成李
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
者皆衣鍊傳氣華髮又
有執事及傍侍童

于九人沿欤傚從五人而景物趣韻尚缺于
妙廬陵公喜題日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
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誌其後仰惟國家列聖相
承圖維治化以昭永久吾輩承與侍從涵濡深
恩蓋有年矣今
聖天子嗣位海內晏安民物康阜而近臣翔望
其所過是皆皇上之賜固其事以紀太平之盛
蓋亦宜也昔唐
英俱以年逾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
後世圖之以為
美談攷周之於退休之餘此則出于任職之暇
其適同而其意殊也然考其實

弊往往歷歷非同一時事一可今予輩年望
雖未敢擬昔人而膺寵勿之寄同官藥暑氣
相學追想昔人始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
羨于今日者哉
而成邑荒予雖
梁園在京城外之西老尚猶從諸公之後而加勉焉
栝花木扶一時之盛
劉定之杜紀云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
並外有蕃城蕃城者唐蕃鎮金別都之城也
元建都稍東于是蕃城東半遂入于新市閒全
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為青太后城即梁氏

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
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統部
之妻猶得獨存將太后以
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
時此為范陽蕃鎮安史反
昌因乎蕃將史憲誠又
城皇存土商賈皆為人取
皆良皆土人欣之和煕癸
得非唐等鎮蕃城乎憲誠
幽州蕃縣不改今移劃以
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
者以其猶高墅也予往遊
揮鞭往往遠處在日暮乎
叛主用夷猶夏自唐中葉
小而混扶衆大而兼吞
旋地轉時移事改而懦夫
掘土馬乾其撲撲穆立處
而蓋埋哭泣引紳掩袂馬
高牆缺以障胡風延夕暉
以息朝暮之疲林野之
多矣可以自幸夫望明之
壯丹峯半謝蓋京師氣候

侯為鳴鳩拂其羽載勝降于桑之間于徃乃立
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時判約携其
皆甚儉園有龍抱珠的其下而歸去時微風漾
中遺想一寺正枕中太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
不能成僧元淡于土木有像在寺

海月庵在皇墻之西乃吳文定寓之居文定在翰苑
及佐銓日以請告事公餘扶杖訪裕據案錄書如備
生平今傳之

文定海月庵冬日實菊圖序弘治二年十月二
十八日朝拜諸公會于園居為賞菊之集既各
有詩覓文以為宜有圖寘其首乃請狀人杜誼

寫之蓋蔡寘侍筆而楳思者今南京國子祭酒
致仕方石時鳴治也孟方石坐馮筆伸紙欲作
字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西
涯李賓之也楳而傍坐者南京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成齋陳玉汝也舉茗杭而顧後者掌翰
子祭酒事禮部右侍郎泉山林享大也背立而
觀飛鴉者大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石
城李世賢也循除而采菊者故蓉事府詹事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治齋陸深伯也後至而視水
者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守溪
王濟之也坐泉山之次呼童子進飲者為寘而

小兒爽捧卷而進亦與大率寫其意不求甚
似至於衣褶古雅亦不必似今人而況草木之
屋宇夫古今人雅集多有圖傳于世以寘所見
如梁王晉卿之西園元章仲猷之扒源國朝楊
文敏公之杏園皆按寫一時人物各極其思而
又必有序之者後世得以按而識之敬述其人
于圖付爽晨之覽者庶識其為基也後十年
己未月廿四日吏部左侍郎前詹事府少詹
事翰林院侍講學士起義吳寬原博撰

吳文定佐銓時手植藤于堂之右廂繼而王文
恪繼公之後乃命淺已山為圖諸公題詠之前

田方興却封記藤下余家有文定小楷詩稿一
冊纔尚題曰吾於吳文定公手書詩臺一冊
北海先生出以相示公平生好學老而不倦家
有叢書堂藏書萬卷凡古書秘本多出手鈔其
題署有云書于吏部東廂者則其佐銓時書也
王文恪云手鈔唐六典今鏤版吳中先輩遺時
永平讀書沒古僊將翰墨其風流可想見也

文淵閣石臺芍藥其花較時花加而艷大學士有撫
之私第者傳玩數日不落

李文達王堂賞花紀云
相傳宣廟幸閣時命工
者初植一本居中潛

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門居左深紅居右餘常有花自增植後來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為學士居中一本連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為三中則其多而深黃諫錢唐相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其實首見四日賢有玉帶之賜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園名純白者曰玉帶句深紅者曰宮錦紅淺紅者曰海棠稠之類自一棄以東為老圃之門日職先職先北為客位初增植二本純門居左深紅居右餘常有花自增植後來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為學士居中一本連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為三中則其多而深黃諫錢唐相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其實首見四日賢有玉帶之賜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園名純白者曰玉帶句深紅者曰宮錦紅淺紅者曰海棠稠之類自一棄以東為老圃之門日職先職先北為客位

春雪亭：四周皆檜小逕偏亞以行亭東為松皋柳叢列塞布遊者等中置石琴上刻曰蒼雪山人作西為下棋度北為獨木橋折而西坐石三跨下暴慶為小石浮圖東留坟院而上凡十餘步為攲棋播：東為彈琴處北山及宮闕歷：可指亭東隙地植竹數根引竹竭下山少南門曰松亭亭前植梅數百株以沉李浮瓜者亭之前後皆盆遠望月河之水自城外：別為短墻以檜風雨曰考槃榭出前清

西渡小石梅行素事中间望二峯夢環以景與
隐映如畫盤而北来至暖先始老木為門日
野景出職先少南為蝸居東為北山晚翠接
上望北山視下蓋樓高聚景尤勝出接後為石級乃至接
院：馬藤盖梅一株花時盛者甚盛梅
出小牖為梅屋東為蘭室又中為前有千葉碧桃尤北方
屋室為之故下視若洞戸樓下為北
所未有者亦有主道泛注於秀道傍書室硯中注
西山蒼雪庵鵬野間點順堂崇師而自拂蒼雪
山人後歸老乃營此日娛為者頗寡而獨與予

善故輒記之以示夫来趣者

慎慧堂李文正第堂名也公名東陽字賓之茶陵人
以代藉居京師四歳舉神童景皇帝召見講尚書大義命入京學天順
六歳八歳兩舉鄉試又四年登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八
年以禮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累
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正德七年致仕又四年辛卯七十諡文正公歿
後故第巳為主嘉靖乙酉耿公定向時回構
一小祠望公遺像其中內有一猪腎公疹疥及
小来展盖幼時所着見上者撰上耿公刻銘

文正秉政文川生故
景其家分題吟詠成
有閩縣詩一卷隆文
先生閩縣詩一卷皆
以致哀者萃等都
已致學之義不可窮
世以来師生之所鮮
洞尚縣況于成西庭
而于秋承起昌北来
亦有一詩哭之曰約
五百年南廟江鄉公

来東觀復何及再過
往事每看夏周虞樊
何幹夫踏檢討成布
說及周事公手推樊
也周時卷尾以記其
錢冀山曰公悲悟夙
十年不出閨門與成風神媚秀歷官館閣四
称被海内學士大夫
然有所成就必曰此
家居購詩文書篆者
一日夫人方展紙試
墨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

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遂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文衡山在詞林日和鬆、每集寓居槥城東王河岸春水一灣新開題云燕山處處有文人吟咏其中嘗自作燕山客舍二月已春酣宮柳靈烟水映盡屋角殘花紅自好相看終不是江南

何元朗云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為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言于衆曰我衡門中不是盡院此耶惟黃泰泉洗馬西玄汝騏輩小人同各以其類也然衡山自作石亭記與方袍袖所持惟石而已其乃容盡庇多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

故此數公者在天地間令世豈更有道著她

永楊雄恐者耶此但是發一笑耳

畫之外所長甚多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

故此數公者在天地間令世豈更有道著她

永楊雄恐者耶此但是發一笑耳

古雲山房米太僕萬鍾之居也太僕好奇石蓄置其中其最著者為非二石數峰孤聳嶻然小丸子也又一黃石高四尺通體玲瓏光潤如玉一青石高七尺形如片雲欲墮後刻元符元年二月丙申米芾題又有洞濱浮玉四篆字太僕以所蓄石令閩人吳文仲繪為一卷董玄宰李本自裝陽後人輾轉太僕云亭嘗為之題古今好石者

閩人陳衍米氏哥石記米氏萬鍾心清慾善獨嗜奇石成癖宦游四方祕袖所得惟石而已其最奇者有五用條而記之為靈壁者二一高四寸有奇延袤坡陀勢如繪畫家皴法蜿蟺近山脚特起一小方臺凝厚而朗瑩面刻伯原二字小篆絕佳伯原勝國人杜本之字也本能詩工書尤以篆籀知名所著有篆訣此其一現收非方非圓渾璞天成週遭望之皆如屏嶂有脉兩道作殷紅色一脉濶如小指一細如縷貫頂上凹處委下如湫瀑之射朝日尺其聲視前石尤铿也石可高八寸許圍將徑亮色皆純黑凝潤如膏俱落山產也更三石一英德產如墨此盤陁玲瓏透漏千疃萬狸穿孔鉤連雲烟宛轉欲與雷雨

高四寸許長七寸有奇一窠州厓又曰出嶂山
深谷中灰褐色噭噪渾雅堅緻有聲大如拳一
韶州厓即此石也鐵色靚晶聲如磬磬大亦
如拳而峯巒洞壑層疊窈窕奇巧殊絕米公列
其底曰小武夷五石羅列各具形勝皆數百年
物產馬湯泰和
山得之石陳刀五尺許三丈許
風露薄蝕頗復相依若有靈氣矣
欲致之同年乃乘牡駕書告之以惟予之于公
也素性就好氣實欲副焉求于山乃幸見公惟
公之于予也自若雲間不新一班爰發塵得
親道須予既公為予而出山云
何屢累不即既休既閒即次復遊且延豈謂小
閩之無地與空山之有天予則有平原茂林草
蒲危鳴良辰勝日佳客名賢或祝芻之需拜或
簫事之聯翩或武嘯歌之聽就或撫翅之留連視
兩山中就全龍偏又豈吝石工之能巧畏用大
之不精予則有術伴雲幄松幽自然夢寐
百態歧疑且物有用而功宏道有用而名成不
練磁精天之鍾晦塵塵之英視爾山中觀
重就輕石乎何滿滯而不行奇石休于良
鄉道左角東蹄岡見山頑民賦堅頁不能言動意有所弊催知默
頭狀眠獨立北處房得我心真靜我體莫千壞萬曲閣確乎其不
可轉矣頃者山靈失職不守篤離俾我支機漫
遺溪使遂承足下安車輪從者數百厚幣聘
遠客名公交填可散知已難逢昔秦皇帝欲
通三山盡僕入海嘗新帶鴨鹿以餧篙僕義不
受辱身可戮血足汙不詒今當足下非使即行
幾不復駕大夫之令重于王者何日知與不知
也物譬之夫高阿凌日仰止山以為希事物

眠煤刑以紙中
達足下愛僕基
使僕正墻而而
重徵僕之初竟
任鉅不少貶孃
斷疑；斯畏；
免足下仁意豈
知已者死耶里
衆棄而深注
慕篤恐公受私
位此金多金值
才黃司空之情
萬官明計拙與
折金而賠僕；
不可及僕以足
蒙恩公之請非
下家僕瓊林；
客卿既能，既顧
爭其鑿鉼奇氣
形譽藏何以拙
馬足下與客卿
之于紫霞之座

止擬偕止而使輒在道
登絳素返人謂致對客
嘗為啼吏數悠；我思
不勝其喜必花芳迎拜
高君進漸連揭之不去
以為懷僕之累足下不
情始見先人壁立公一
老人芝方外文晨星俱
行青不於世憐我子
或掌副書；布列充
者長世講論古今

真知物情長于宋人人
弗好匈來溪山扮杰為
於世若來可見十
於；良有以也僕誰不
而悟前多口士有同情
甚足下實為名意
登一往不寫之子不
必不有僕留留
世所未不一存于其人
乎足下夫復何言初游
還願借力士古稱金
仙人難漢鉛承露槃僕

況乏羊是亦鮮典卻欲跡未能次作時雨惟是下公之志是下學育有術嗜果在廊清畢鍾鳴之才為建山林之業地無虎豹鄉願安悟俗子不來思辭不入者之則我即糧餱之則我即枕待君結隣何吾不老足下計不出此耶二書當時傳誦以為韻事

海淀李太僕勺園十餘里中望艳庵堂：北有亭曰曲栏荷香：僅百畝一望盡水長堤大樹幽除之外則皆稻畦無慮千畝：窮則廟島柳塍之一望彌周往來之人如在畫圖中矣

除滂為李載園賦

馬

海淀李長公別墅十餘里中望艳庵堂：北有亭

亭臨清溪二字明董太白手書也亭一望盡壯丹石間之水皆自西山諸峰如鏡小魚五六游水面潴為溪溪上有大盤石有小馬蛤入地中出于巴下金鰕長者五尺汀而北一望皆荷望盡而山如真山：畔有樓：上有堂西山妙轉起伏始艳秀色出于可艳園中水程十數里峽石百座靈壁太湖錯川百計喬木千計竹萬計花億萬計門中築公司島曰李園不啻來園不啻

都人王嘉謨丹稜游記云帝京西十五里為海淀九二南則廣于內城廟又南湊于湖北斜溝真揆文云丹稜游高而北自峭嵓而北入向之東有古祠一斬迎元上都路制使梁里而北自峭嵓而北入向之東有古祠一斬迎元上都路制使梁里山業：蓋神皋之佳麗如居之選勝也癸未春

西町脊相連有石梁一是曰西句復諸為小溪溪上有大盤石有小馬蛤入地中出于巴下金鰕長者五尺汀而北一望皆荷望盡而山西山諸峰如鏡小魚五六游水面潴為溪溪上有大盤石有小馬蛤入地中出于巴下金鰕長者五尺汀而北一望皆荷望盡而山高果是為西郊自高而北自峭嵓而北入向之東有古祠一斬迎元上都路制使梁里真揆文云丹稜游高而北自峭嵓而北入向之東有古祠一斬迎元上都路制使梁里然然陰怨緒連以數里可舟可釣足食數口負山業：蓋神皋之佳麗如居之選勝也癸未春

三月余請告西歸與許南陽主人從有閣者服
得以遊息其間如已有之莫余辭也于是乎記
張惠安牡丹園在嘉興舊西其堂室一大宅其後植
牡丹數百畝每當開日主人坐小方輿行花中
覺日乃徧
袁宏道遊牡丹園記四月初四日李長卿袁余
及顧升伯湯嘉賓鄭大初出平則門看牡丹主
人為惠安伯張公元善諸友畢集時
牡丹繁盛約開五千餘平頭紫大如盤者甚夥
西京新舞狀青之翹為眡有之一種為芙蓉三
變者如珂雪已後作嫩黃色午間紅

單一瓣如聖花之延妖異者主人自言紅蕾
四十餘年精神筋力強半庭于此花毋見人間
花實即株而歸之二年等始盡十五年始花大
則變而為異種卓瓣而樓子者有始常而終洛
最者已老不復花則變其枝時殘紅在海棠猶
三十餘本中設緋幕綠阿遍作自蘿落以至門
扉無非牡丹可謂極花之觀最後一空亭甚敞
亭圃遍植芍藥如益畦牆外有地數十畝種
亦如之約以開時復來二十六日酒升泊長卿
及友人李本石君超邱長如閻孝若胡仲修
十餘萬盧時小修亦自容堂至泊同社觀紅者

已開殘作空亭圃遍數十畝如積雪約十萬餘
本是日來者多高戶遠近大醉而歸附載其詩
香罷南塗紫錦堆紅亭碧樹又催開疏心顯子
紛難識喚取維揚譜來　雪色珍珠照地華
飛觴走兒疾如車等閑卻春三分半未了東軒
一角花　百千新艷一時開邯鄲夢斷知何處
好與花邨牧上去花期人間時門那邊花妖不下來
樊：有樓臺　花熟難：未休給與諸花十萬戶

是谷兆奭著

寺廟

普像詔普寺天福中僧道圓創後漢乾祐中僧從
敬以佛舍利創安大士殿元末入臨安衆高宗
藏于海道共玉帛圖籍俱航而北僧志完奉徙
以入至燕都城西五里玉河鄉建寺居之天順
壬午更名化成普像俱重修

普慶禪寺唐改中興寺即今崇福寺南乃屋旬
重申舊址奇偉之甚詩有招手萬童公古笑
當新建者存其名耳此詩先有漢招後有幽
增之理行之无妨

州此寺之最古者也元泰元年戊午幽州刺史尉氏
後記剏使若寺建于武則天時改為大雲寺開
命造之改為智泉寺在開忠寺前隋建塔藏舍利
元中改為報興二年壬戌正月初文帝為太子
是

隋舍利塔建于仁壽二年壬戌正月初文帝為太子
時有梵僧以舍利函之至登拈物天下
大州建舍利塔幽州即制置抗造五層木塔
扁舍利于其下至唐文宗大和八年塔災宣宗
大和尚得石函于故基下移置于開忠寺多
寶塔下僖宗中和壬寅又災延燒開忠寺猿堂
俟爐昭宗景福壬子遷塔于寺門之東

唐火神廟在皇城北貞觀中建元至正六年重修萬
曆三十三年始增碧瓦甃甎後有水亭可望北湖
唐吉祥寺在城西南隅高曆丙午重脩改名石銘庵
蓋取時于地掘得石銘上刻唐人所書心經萬
曆中僧妙貴輯閩望撰記集增補于此放生後林
增之理行之无妨

唐光孝寺今名承安俗呼卧佛寺殿前安罩揪来自
西域唐建寺時所植八大三圍高参天
唐佑聖寺在通州城内西北隅内學圃十三層高
三百八十尺下
百四尺盛其中
年垂五代宋元凡八世始成塔頂有鉄支
一相傳金得揚
天氣晴朗塔影
唐浙泥寺即今芳峰
石刻心经中有栴檀瑞相元
學士註記未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六

母摩耶衆生物
物利為士訖去
為像引提車等
天浴祖打好三
同注印佛此像
受記引永度
像由是流歷西
十八年京州一
百七十三年漢
十一年北京汴
聖安寺十二年

重興京内殿五十四年
聖安寺五十九年元世
建于萬安寺一百四十
復居慶壽寺一百二十
突奉迎鶏峰寺迄天啓
後閣造像當周穆王卓
六百一十餘年其間
衣敝蹟欲動非近代
五代瑞雲寺李克用建今改
金弼陀寺即法嚴寺在外
二年八月有紫雲空可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六

金蓮聖寺初功德寺宋中
金者兒麻在唐柏寺後重
金昊覺寺大定四年春
改隆興寺

仝大定寺重有詩刻石
金甘露寺即香山寺建于大
建費銀七十餘萬僧一
有祭星臺護駕松夢感
遼内塔寺建于壽昌二年塔
八年加銅石鋼天順
有青琳寺甲塔寺

元天慶寺原遺之水泰寺大安兵燹元世祖至元壬
申重建明成化二年錦衣指揮朱善重修後有
高閣可望天壇僧舍中有李龍眠畫羅漢十六
軸
元學士袁桷記云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魯國大
長公主集中書議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
在位者忠會于南城之天慶寺命秘書監丞李
某為之主其王府之客宗禮以佐執事遵五靜
嘉尊崇清尚不殺飲蔬雜錯水陸羣供各
執禮盡敬以承飲訖而奠載白恩府閣出閣盡
二十蛤皆天堂玩狀宴
登大悲虛閣可三十六
聖門建佛兩傍名畫百
遊祝聖閣外通即環行一周俯視西山若在襟
袖宮闕城市具在目中
梨或云杏甚繁蓬行翠
聖門右轉入僧房有海
圖出過後殿多松檜及
松怪甚矣雙桂偃蓋皆
四丈有三層西則僧高
亞楠斜其蔭數畝虬角
而罷地以數十紅架承
翠一庭寒色
元慶壽寺即雙塔寺在西長街有二塔一九級一

七級寺僧海雲可庵其下僧像尚存皆圓寂
魚袋海雲像有門弟子劉秉忠贊篇有石刻金
章宗飛渡橋飛虹橋六大字嘉靖十七年燬
元妙若庵在北胡之南萬曆中始增宏麗改名金剛
寺僧雪庭講經其中士紳多從之遊吳中姚現
聞先生著華嚴像贊刻寺中
元靈福寺皐永門外韓家山寺有二奇松盤虯韓
延壽家此山
元祐聖王重庵廟即今都城隍廟在城西刑部街永
景運都新其廟宇正統中重修內有石刻北平
守三大二字半理王中和事下尚有城隍廟三字
二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六
元崇國寺元有二崇周寺此乃北寺至元中建至宣
敕亟加改名徵善成化壬辰又賜護國二字寺為睨
徑改名徵善成化壬辰又賜護國二字寺為睨
元志王寺即今廣通寺在一候頭東衣老更一
樓門前玉河水色如碧吉把參天高柔一橋橫
亘水上余少時讀書東閣樓者三年西山煙色
時照書牖
元從容庵元僧為松老人著有從容錄今磚塔
尚存在宣武門內乾石橋北
元碧雲庵在西山建于元耶阿利吉正德中內監于
經拓之為寺紅牧復得寵于
皇庶歲賜上銀八萬兩餘以自給乃為寺于香
地大都西化門外擬為宮以祀東嶽大帝未成
至治壬戌其徒吳全節始果工賜名仁聖宮奉
定乙丑秦國大長公主出貲鉅萬更為寢宮又
賜名昭德殿其像乃修文館學士劉元手製兩
侍臣像為之故肖有生氣
元石刻畫在德勝門內北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
元鐵牛廟在寧忠坊東有石刻北平
大夫秘書監卿兄兩都名利有望土莽金椎換
朝祀之無與比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六
元昭應寺在西直成門外有土埋覺半露券元人立
元中建正德八年重建

山西亚坍城
元碧其家天
为于公寺
朝天宫在皇城西
之制建三清
成治圣诗恩
再重俩天咎
府：设道录
张真人没天
真人没天师
治都功印益
平吕即勇之
也隆庆元年
复给之
大德显堂宫在皇城西永乐时建成化中更拓其制
又建弘仁阁嘉靖中复建吴松通明殿东轴蓬
君殿西御王
如屏
玉虚宫在皇城西永乐十五年
建成化十六年重增宏丽比昊天礼习
岁于朝天宫：蜕乃习仪于此器视十五年斜

任在想第既言二真人
任拜跪请双帐幕隔之
延寿寺在韩家山永乐时内
奠于此
真觉寺在草成门外永乐中
高五丈许上列五金塔
弘光寺在香山宣德中内侍
冏罡盘砖之制作圆殿
景为冯冯

明天保明寺天门中建俗拜星始考正统八年征也
先陕西吕尼呷马誅而死复降乃为建寺南

永乐大典卷之二六

身在寺中
碧霞元君庙在城外东南弘
时呼为马驹桥都人景
北者曰西顶在草桥者
东顶在安定门外者曰
桥北亦有祠每月朔望
极乐寺在草成门外成化中
履恒为园有高楼万历
钦登之寺阁以火扇不
骊与楼俱烬盖嘉靖庚
此者酒者火爵之而作
也

開帝廟在皇城北安門東者曰白馬廟隋基也祀彬
益馬廟在三里河天壇北亦隋基也正陽門冤
城廟建于初萬州揚太宰博海元旦入拜先以
名刺通之曰鄉晚生
明因寺在天壇北內有貴侏所畫羅漢十六軸僧紫
相谷像以贊簪左翌有董文敏其昌書佛成
道紀天啓二年刻石
隆安寺天啓間建皆已而重修後有一堂曰淨土
社
弘善寺在左安門外所謂韋公寺也正德中內侍韋
霄建寺後有西海棠二株高二尋每開蝟堆

繁香氣若庭昔人恨海棠無香誤也寺東臨池
一亭：後設山極其幽勝
普生寺在德勝門東成化三年建萬曆五年重脩寺
外稻田千畝宛如江南
大隆福寺景泰四年建極其鉅麗大法堂石欄乃南
城翔鳳殿物撤用于此
摩訶庵在阜成門外八里庄嘉靖丙午建
都人王崇周記幼子少時獨西郊偶過摩訶庵
見石工勒金剛經集象於石呼僧問之廊上人
口此汪中丞所得之古墓也其始青衣鼓壯
于前重洲地垣一篇浮水上稱舟相之故經
沒滅耳夜則有異物恍呵護驚告中丞於日
中辦之為古集篆金剛經中丞欲刻之金陵狄
以撫軍雲中未果其門人洪慶刻未相貽且告
之故感此奇因願勒之數石以示久遠益募士大
夫楷書于後余為之數書閱金剛經之有集
篆始于五代僧夢英集十八體宋僧道宥增成
三十二體此或是耶古何藉文法書煜耀壁上
時萬曆戊午已未之際也予頻年清書庵中夕
燈晨晷瞻矚獨久甲申冬鬼窠伏蕃中洪連而
去始歸來村墟半落風景非殊石經之室巍然
而上人已九十老矣三十年來余初見刻石于

承平之時遊覽于閒暇之日以至喪亂餘生人
物灰散猶得見此經石無從也一日上人命諸
石因緣屬為著其意求汪中丞序不可得長揖
寺僧性柔出以相質為援其大略而識之亦以
見余之瞻依此經獨久也汪中丞名可受號靜
峰昔梅人鄉上人名性宏元長名寂善聞因名
寂慧

萬壽寺萬曆五年建大瑠谷大明寺慈聖李太后
出資鉅萬命太監馮保督造寺賜永樂時所鑄
大鍾內外書華嚴八十卷名曰華嚴鍾按鍾

在漢經厥此其一也厥在德勝門內清鎮高二丈餘週一丈餘者尚有十數仆地上皆楷書佛經端勁如帖非沈度夏景不能也

十刹海在龍華寺前萬曆中陝西僧三藏建千佛寺萬曆九年孝定皇太后建內供高廠所供尊天二十四身阿羅漢一十八身像貌詭異

西域製林寺在阜成門外二里許萬曆四年建佛作西番梵書

興教寺在製林寺東成化中建

葉王廟在天壇北成畋李成銘建

長椿寺萬曆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在宣武門外斜街

都人米萬鈍水齋神師傳云長椿寺水齋大師者名明陽故中山郡安氏子於入母腹已五祥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有一日生已質巍峯頂識田無晨昏而悅聞佛而稱頌里甫週即從劉落嗣法本郡崔氏寺太和庄下餐麩跣立拳倘若行八趾暑霸色腰系請初受記莂不二和尚謂當于方弘濟大展宗風集甲不當汝師再走雲霧山謁無窮長老心印可汝若歸美自是三十餘年間普陀大士峨眉普賢喜羅少林達摩祖師道場朝頂禮往來五臺終南伏牛等山普行鏡盒一臺古松和尚問師云父餘渭一丈餘者尚有十數仆地上皆楷書佛經端勁如帖非沈度夏景不能也

十刹海在龍華寺前萬曆中陝西僧三藏建千佛寺萬曆九年孝定皇太后建內供高廠所供尊天二十四身阿羅漢一十八身像貌詭異

西域製林寺在阜成門外二里許萬曆四年建佛作西番梵書

興教寺在製林寺東成化中建

葉王廟在天壇北成畋李成銘建

長椿寺萬曆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在宣武門外斜街

都人米萬鈍水齋神師傳云長椿寺水齋大師者名明陽故中山郡安氏子於入母腹已五祥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有一日生已質巍峯頂識田無晨昏而悅聞佛而稱頌里甫週即從劉落嗣法本郡崔氏寺太和庄下餐麩跣立拳倘若行八趾暑霸色腰系請初受記莂不二和尚謂當于方弘濟大展宗風集甲不當汝師再走雲霧山謁無窮長老心印可汝若歸美自是三十餘年間普陀大士峨眉普賢喜羅少林達摩祖師道場朝頂禮往來五臺終南伏牛等山普行鏡盒一臺古松和尚問師云父餘渭一丈餘者尚有十數仆地上皆楷書佛經端勁如帖非沈度夏景不能也

十刹海在龍華寺前萬曆中陝西僧三藏建千佛寺萬曆九年孝定皇太后建內供高廠所供尊天二十四身阿羅漢一十八身像貌詭異

西域製林寺在阜成門外二里許萬曆四年建佛作西番梵書

興教寺在製林寺東成化中建

葉王廟在天壇北成畋李成銘建

長椿寺萬曆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在宣武門外斜街

都人米萬鈍水齋神師傳云長椿寺水齋大師者名明陽故中山郡安氏子於入母腹已五祥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有一日生已質巍峯頂識田無晨昏而悅聞佛而稱頌里甫週即從劉落嗣法本郡崔氏寺太和庄下餐麩跣立拳倘若行八趾暑霸色腰系請初受記莂不二和尚謂當于方弘濟大展宗風集甲不當汝師再走雲霧山謁無窮長老心印可汝若歸美自是三十餘年間普陀大士峨眉普賢喜羅少林達摩祖師道場朝頂禮往來五臺終南伏牛等山普行鏡盒一臺古松和尚問師云父餘渭一丈餘者尚有十數仆地上皆楷書佛經端勁如帖非沈度夏景不能也

十刹海在龍華寺前萬曆中陝西僧三藏建千佛寺萬曆九年孝定皇太后建內供高廠所供尊天二十四身阿羅漢一十八身像貌詭異

西域製林寺在阜成門外二里許萬曆四年建佛作西番梵書

興教寺在製林寺東成化中建

葉王廟在天壇北成畋李成銘建

長椿寺萬曆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在宣武門外斜街

都人米萬鈍水齋神師傳云長椿寺水齋大師者名明陽故中山郡安氏子於入母腹已五祥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有一日生已質巍峯頂識田無晨昏而悅聞佛而稱頌里甫週即從劉落嗣法本郡崔氏寺太和庄下餐麩跣立拳倘若行八趾暑霸色腰系請初受記莂不二和尚謂當于方弘濟大展宗風集甲不當汝師再走雲霧山謁無窮長老心印可汝若歸美自是三十餘年間普陀大士峨眉普賢喜羅少林達摩祖師道場朝頂禮往來五臺終南伏牛等山普行

長椿寺于今所
利及欽建八十
宏也斯真十方
慈悲寺在平則門外
慈壽寺在阜成門外
寺有塔十三級
書又復有九蓮
嘉穗寺在阜成門外
天主堂在宣武門
海九萬里入中

小兒婦人抱之曰天母其手臂耳鼻皆隆起
依如生人所印書冊皆以白紙一面反覆印之
宇塔俗行其書
外用金銀屈戌
局是鈕候鍾天
薄德瑪破和集
天地球日圭星
之教也比請其
為天主即吾中
時即稱為天主
竟其人不婚不

主

與之絕比吾華家廟奉
君家主當更有大主公
上帝也吾中國惟天子
若吾儒性命之學則是
盡像即有之恐不是深
士亦語塞或曰佛自西
來亦作耶穌像以大西
抗吾孔子然佛之徒非
之者何也余嘗直指
居而於將其學事急乃
公曰其教可斥惡人則

寬其禁而吾輩當君子
以其教為必亂世而亟
之斥其教而疲且人為
者予謂孟夫子距邪說
歸則受之而以招致豚
之候笑愚自以為善學
莽德瑪破和集序向與西士游第知其曆法與
天地球日圭星諸器以為工不知其有天主
之教也比請其著第知其窮吾儒事天之旨以
為天主即吾中國所奉上帝不知其以漢哀帝
時即稱為天主也其書可百餘種類與佛抗而
竟其人不婚不宦所務于火居諸物于以是不

節曰退之原毀其功其傳第未聞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而輒廬其居亦不必予因以此意盾黃君而復嘆和說之行能使愚民為所惑皆吾未能明先王之道而非和說與愚民之答也白蓮聞香諸教之書其亦哀西士而思以全之歟即謂有功于釋宣車窗記

河東薛德溫官御史過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又甚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牖致乃取舍庶車上蓆卸去兩旁長短一以此物為之使晝暮晴雨皆可以御史之職負不能盡職而自解曰吾之為此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為此也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志超然忽不知天地之廣而屋之褊也復從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使貪名修士巍堂綺戶可謂廣且麗矣彼方桷踁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營神馳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君子必能辨之於是

長谷遠叟 著

石刻

周宣王石鼓文在國子監廟門內京師石刻莫古於此如鼓其數益十益周宣田獵之事陳倉野中韓昌黎為博士時請於史局之遣也蓋在不徙鄂徐虎臣之風翔孔子廟經榮甫欲與之太學宋司馬池知鳳翔復肇至府學五代之制于至宋司馬池知鳳翔復肇至府學庶已失其一至治平間師損足大觀二年歸於下京詔以金填其文初設之陝西後移至寘和殿金人入汴輦至于燕宣王宣在宋初移大興府學元皇

慶初置文廟戟門內其文漫滅不可辨潘迪音訓載四百九十四字而尚功詔載四百五十一字今存三百二十五字

杉甫修潘曰此文在大學潘迪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本益石鼓時先儒雜訐至多益風雅之陸文裕深曰得唐人拓本于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益全文也嘗到之本以傳其都元敬金薤篇到行款分為十周唐文所收仍是殘缺四百九不同于行个士未嘗入目亦未見此也

知近日何緣得此十餘字好石鼓時先儒訐辨許至多益風雅之修撰楊用脩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為不果別有據碑一元司業潘迪以令文倒之仍其舊則潘往大儒問奚文清公其一已無字其一惟存言如此今去之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頓頓諸家文字集錄之備如王伯厚博洽於佛會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九十七字視資古又前矣又前之則韓公所見本已謂鬼神畫護

石鼓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右甲鼓
君子之求學：尚矛；故以時
云獵云庶麋、奚：即御即時麋應速；
我騙其時其來遲：德、射其豚屬
其來大至我騙其徙、來徙、射其豚屬

汧殹沔：魚隻隻、有鯉鰋鯉鰱鰷
其遶雚：白魚鮮：其魚惟何惟魴惟鱮
其胡北鹿鳥之奚：何以晝之：雉、及鵻
何以晝之：雉、及鵻：其魚惟何惟魴惟鱮

田車孔安鑾勒既：　右乙鼓
我以寺于原我式止：六即既簡左驂馳：左驂騏：
庶皇皇雍雍其鳥：陸宮車其寫：寫車時廣象孔
庶皇皇雍雍其鳥：大車出各亞歌曰
君子乃樂　君子乃樂

帥逐鑾車勾迹填如　右丙鼓
六轡沃若徒馭既宁：四馬其寫
原隰陰陽轸、六馬既連敦夏康：
怡爾多賢建爾奉璋　右丁鼓
我來自東靈雨奔流：滌滌君子既涉我馬
流汧：滌滌妻亞士馬言
惟舟以運或陰或陽救深
止其奔我以阻其事　右戊鼓
宣搏作原作圓鳥愚我薛
帝敬哭：乃昔求乘杜楙
其鯊何以行行：水黑
其鯊何以行行：水黑　右己鼓
走趣馬：馬既齊、華：
駕文武何其一之
汽止　右庚鼓
汽既走馬：馬既齊、華：
駕文武何其一之　右辛鼓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
日既丙申既日景：我其
駕汽四牡左驂騏：右驂　右壬鼓
猎騏駱：猎騏駱：公謂
及。
我來自東靈雨奔流：滌滌君子既涉我馬
惟舟以運或陰或陽救深
止其奔我以阻其事
大業余及如竹邑昌不余

吳人情亟朝夕敬惕載西載北勿怒勿佞若而出奇
退弒用特歸格藝祖告于大祝稱嘗受學敢其方要
寓建中國孔無慶原隰既理雖理嘻：大田不蒐
君子何求有隙有隙周爰止于是

右癸酉

張演進士時投文者司史館所作也與古文大
家小異文名科舉之語文忌曰史籀
者周時史官也學童書此不可不知中古文亦
也之矣當時石刻已有數萬道
後晉之亂幸存二百餘年始命馮瀛王諸儒勘
李學究得之其子晉宮保生時家學文字定
武本蘭亭之類用褚徵言蘭亭敘直賺
唐太宗留心右軍之蹟用搨搨得武德四年收
在儒臣才及數十年始命馮瀛王諸儒勘
入秦府貞觀十年始命馮瀛王諸儒勘
歐陽詢楮遂良各有臨本而歐褚流傳最著後
之所謂定武本歐書是也所謂唐搨本諸臨是

仙於此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靈昌郡太守李邕文並書邕人
太守洪州都督府長史楚國公開元中卒贈秘書
李秀字玄秀唐玄宗朝以功拜雲麾將
軍左豹韜大將軍開府中郎將封定西郡開公卒
於開元四年先葬洛陽瑤碧鄉碑刻于天寶元年
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為李思訓在陝西一為
此碑其官同也其法同也此碑筆法遒逸大勝
陝碑秦人有書名者乃以為一碑且以
申太和時書者乃以為一碑且以
太都城宛平縣李茶掘地得六磚

先視乃雲麾碑建吉墨磨以覆之後移少東北
署中止二碑其了是傳謂萬州中王章兆惟儉
揚去汴中

洛陽龍門忠寺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先天大
聖文武孝感皇帝永元始淨光寶塔頌范陽府功曹
參軍昌郭良掌書記張不矜撰永泰郎守左羽軍曹
曹參軍兼望楚書至德二載十一月十五日建其文
書丹于石故以後為前

按唐史書崇至德二載安祿山已死安慶緒忠
史思明之強安慶安守忠阿史那社爾兵
固塞周之思明的副官薛仁智等之謀乃因承

慶以部下三郡及
明為歸義王范陽節
之時而借以媚唐也
碑此為最勝其碑完
碑上半斷裂不可讀
為李北海自作名尤
靈芝也

隋天寧寺塔前石經幢皇
景以歐陽之
隋房山石經題記皇甫
李唐崇奉百
宣

隋立幽州智永寺舍利塔
唐秀峰寺石幢心經頌
唐重藏舍利記崇禎元年
唐石經尊心經唐德二年
唐重藏舍利記會昌六年
唐卅書千文僧亞栖書自
唐雲居寺石浮屠銘王大
唐雲居寺石字尚銘景高
唐石經堂記劉彥撰元和

唐金仙公主奉請進日記王守泰撰

唐隸書心經天寶十五年二月一日朝謁大夫行尚書武部郎中上柱國徐浩書都人孫氏收墨跡勒石

唐太尉朱忠琦碑 文宗元載撰李駙書

宋仁宗皇帝書銀光石刻在大學院三皇廟內前在汴中移此院石碑記遷趙導仁宋琦以其地未忘宋正朔也

移地院石碑記遷趙導仁宋琦以其地未忘宋正朔也

景福元年建燕京寶塔寺講律沙門上才撰天慶八年

雲居寺續刻歷石經塔記重沙門智苗書

鍋

華嚴堂經本記雲志道撰并書在涿州廟中

通惠河碑元郭珠欽陽玄文

碑格書學平乃孚之水

會馬服等諸泉潴為七里河東流入自城西水門匯集成草丸東並宮墻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北東至燈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三百里是為通惠河置閘二十有四延祐中易木以石云

改修慶豐石閘碑至元宋聚撰宇文虛中書

奉安四列公配享碑至元十六年高迪八分書

雲居禪寺歲紅記釋法祖撰陳顯篆額至元二年

重修崇國寺碑至元十一年沙門雪硐積撰

石鼓文音釋碑潘迪注并八分書

崇文閣藏書記吳萊撰并書

韓昌黎文集校正

佑聖王靈應碑至順二年
天慶寺碑至元九年學士王惲撰并書
隆福觀碑在大都東南數里潞州地潞州本吳泉州
地也稱元學士王陳旅文
大都路祕書監元年王揖撰劉庚書
延祐二年王揖撰劉庚書
崇教大師宣公碑記趙孟頫五年趙孟頫書
張天師祠堂碑元二年王揖撰劉庚書
張天師大德敕賜碑趙孟頫書
座位帖趙孟頫書
黃庭經趙孟頫書
永興宮銘趙孟頫書
樂毅論趙孟頫臨
金子四百言趙孟頫次二官王萬慶撰
慶壽寺碑治四年趙孟頫書
真人留用公碑延祐二年注文昭書
城隍廟碑至治二年趙孟頫書
大都城隍佑聖王加封三年
普寧大興詩敕二年虞集書
真人張留孫碑天曆二年趙孟頫書
昭德觀碑天曆三年趙世延書
加封先聖父母并夫人及四配制祠碑至順元年
大都城隍祠碑永樂碑宣德
真人留用公碑延祐四年注文昭書
城隍廟碑至治二年趙孟頫書
大都城隍佑聖王加封三年
普寧大興詩敕二年虞集書
真人張留孫碑天曆二年趙孟頫書
昭德觀碑天曆三年趙世延書
加封先聖父母并夫人及四配制祠碑至順元年
大都城隍祠碑永樂碑宣德

碧雲庵碑至順二年
仁聖宮碑至順二年虞集
碧雲菴碑元統三年
萬寧寺神御殿碑至正四年
內有寺字碑二座重甚
潭柘寺碑至正八年高天
崇國寺勅撰碑至正十四
隆安莊公傳成哨至正二
潭柘寺碑危素書
龍興南聖王記至正二十
長明燈記至正二十六年
盟無間山碑在蔚州城平
重修順天府學碑宣德三
文丞相祠碑永樂碑宣德
朝天宮記事碑宣德
潭柘寺碑正統學士胡茨
大興縣智光功行碑天順
弘光寺碑天順二年虞集書
法藏寺碑沙門道孚
重修憫忠寺碑正統七年
修順天府學碑正統十一
文丞相祠碑羅倫撰

二

西天大悉曇梁譯已悉行實碑天順二年
大國師智光功行碑天順
修朝天宮記事碑成化
報國寺碑成化到官之
大隆善護國寺敕諭碑成化七年
龍華寺碑成化八年
真覺寺御製碑成化九年
古佛觀音大士贊成化二十三年程敏政
潭柘寺碑弘治大學士謝遷
大隆善寺敕正德七年
昭應宮碑大學士張居正
永樂大典卷之二十七 十一

修順天府學碑萬曆申時行
萬壽寺碑萬曆公鶚
修龍華碑萬曆來之善書翁正春撰文
修天慶真君廟碑萬曆來之善書翁正春撰文
重修關忠寺碑萬曆吳惟英
壇北樂王廟碑萬曆吳惟英
慈慧寺碑閻望撰於慶輝書
如來塔記黃璋書
正陽門關侯廟碑焚毀重建其昌書
長椿寺水齋傳米萬鍾書
明因寺傳道記董其昌書

燕都有廣帝廟不知始于何代其碑則唐貞元
間類真卿書謂之顯聖廟碑至元時尚在元人王
惲文集有大都顯廣帝廟碑記謂此碑人屢欲
易去碧馬以他用主者心慊恨若有厭勝乃已
後有道士陳志安起長春別院復賜之約不犯
原判用石背及泰徙舉與趺坍身拽推重不免
舉道士惕息不敢復仍安原委其碑著異如此
今不可考
元人又有修理大都京廟學記有九石刻刊琢極精近年以
來高引既發皆最于燕姐草棘間日就推
地甚可實惜且經之遺自漢唐至今歷代聖王
無不尊崇修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
混一方思禹跡之彰周寀按九經石刻在今子學宮金人移置
于燕今不復存余嘗博學又見有
篆書九經似是唐人手跡已殘剝不全余指嘗
修理列于兩廡今亦在深宅中矣
石刻在世可以考訂事補史之缺誠不可存
者極多記載景物時異道泰太后登臨長
安碑石為路羽又雖陽天湖池中有魏文帝九
華撲殿基悉是雖中故碑金陵街衢半是六朝

退谷逸叟著

巖麓

京師之西塔山也諸記太行山首始河內北至幽州第八陘在燕張形勢爭奇掘琴雲走星拱於皇都之右玉泉山在京西二十餘里山頂悉崖脅刻玉泉二字水自石時中出乃如龍鳳狀也半嶺有呂公岩廣益丈許采結之利傳呂仙宴坐處

龍山在玉泉山之旁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有寺曰圓靜寺山之陽有郎都人王嘉謨石龍記之西山有龍山焉盤土中多香掬掬之洞而把者一株人曰是山蓋帝公廟閒於漁父漁父昔吾大父嘗閒山中有父老嘗結生芻而去之俄而來云山麓既大四而秀者龍之屬也因拏之得石龍一倍于常龍華赤眼鬣不可辨中有物數十種父老悉捨以去置龍山西因為識曰石龍從斯帝里人不之信也嘉靖初龍不知所存實老矣賭吾里中之世變習矣夫龍何

為余喟然而嘆曰有味乎父老之言父老何用識之漁父曰成弘以往非吾所知也聞之弘治中帝京世臣富嘉靖中商富除庵侯富今之時盖治而昔之富者遷徙靡常僕何以知之夫幽中人之產歲栗千子可食數口耕馬四足可當五百畝可當百人之食夫挾百畝可當五人之食之技作牝牡孳尾則天下之畜莫不繁庶之如遺實賜勳以千計三正元會酺景燈火連山狀于六鰲生花舞鳥閱技其中衣冠都公卿之右捏於帶劍氣勢日夜景于大市和人安有之衣文之巧日變日奢侈故有屋設而窠堅黑者萬計判楊估船往來四方異味日至物儲之多不勝食器之美不勝用一切公之于下加以永仙米是文武泰洪打撲于主者不敢問則世臣富世祿異好奇珍之侯增則商賈亟賄賈外攜府實內囊祿費疽食奏人地之即竹木之場陶冶之技亦畜千室及陰虎所好用之于是好人之雄習刀筆制文牘時愛其言口所謂富者益等子母錢而日為愚也獨且立致不如永百倍之利為鮮衣怒馬以交于貴人倘患則高如青雲接趨則行如溝渠已而臨則挾之恐則箝之刺頸記于非類千金轉于庠言風扇波流無復紀其勢斯孤乃今天禾弘以往非吾所知也聞之弘治中帝京世臣富嘉靖中商富除庵侯富今之時市廛屋樓觀重樓連珍沸身純金七寶莖渥中者遷徙靡常僕何以知之夫幽中人之產歲栗千子可食數口美人曳綺紵林陵之裁猶而膚少年日夜歌吹天乳薦侯蛤冬果春英

都人李東陽記云西山自太行蜿亘數百里東入于海而都城中受其朝靈秀之所會此為層峰滙為兩湖方十餘里有山趾其滙曰瓶山其寺曰圓福寺左曰石湖近山之陰於是始勝又三里為功德寺其東幽林出其南路盡叢薄始通于野乃有玉泉出于山嘘薄有亭宣廟臨幸所駐蹕焉也又一里為華嚴寺左有洞三其南為呂公洞一窦深黑投之石有水聲衷步不可下竟莫有窮之者

五湖米元章記云西山之勝泉矣不能紀其泉之為西湖王河敘馬

所過者曰玉泉山于諸山矣而前延遠望車馬如簪者皆土阜也四旁拱立而尊如屏華嚴寺南海之寺風存其泉拾級升有平臺望湖焉見帝都門望富寂後洞在壁間洞户沉黑若無人者入久而白塭光照其上下乳如露盡其洞四丈而修廣丈有奇左右石株最農見石龍之跡見兩石盤詰句元丞相也慕儒狀善新助獨里以來其上又有洞其頂有故金芙蓉宮址童宗避暑宮也未至山之右猿泉而蛇盤曰金山寺自華嚴而下度三石梅折水而門臨之水清鑑毛石幽石然藻荇蓋萍水也金山視不如華嚴軒檻差之可以寢處多宿者石盤而西北緣崗而連蜿峨以憂竹皆山也登高下俯寺左田石湖近山之陰於是所照短墓來母五采則蟠蟠內人大墻壁馬林采菽棗油文于林間有果園梢　有蘇牧村落也

注弘記云出平川門行可六里清風余來塵意遠落迷通湖堤橋村程後先隱竜行歌相答舉盼間接壁疏次出足烟寫若非人世所有者年至功德寺主僧及泉翁名而教道起陪英廟行

宮已乃促騎西往緣崖樂磴等雲霧間奚花石竹幽芳襲人徐懋王泉登望湖亭撫看花壁道傍諸刹不能遍歷惟聽主僧談名耳

李氏芳記云小西直門過高梁橋可十餘里至元君祠折而北有平堤十里夾道皆古柳參差路映澄湖百頃一望沙欽西山旬匐與波光上下遠見功德古刹及玉泉寺柑米門碧瓦青林翠峰互相掩映登閣眺望則麥隴鷗驚翻藪如在江南畫圖中

公安袁宏道高梁橋遊紀高梁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

清魚之流水成
者鱗鬣皆見精益拱置丹接珠
塔翡翠綠排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
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繒紳士大
夫非甚不服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
倩王生章甫宿寂子出逕時柳梢新翠山色微
者皆相視以為笑而余等亦竊謂彼庭中人植
意了不相屬於榮何有也少頃
拜客出呼而下與之語步至極

樂寺觀梅花而
公安袁中道也
道帶以清溪允
走蒼苔小魚尾
逕

日出而直門過高梁橋楊柳夾
水澄澈洞見沙石益藻蒙蒙
魚翕忽聚迫亦流背林禪刹相
掩歸棠穠艷下
霞來尸寂靜無人鳥鳴花落過
響水閘聆水
洞玉龍潭堤拂益茂水益潤
是為西湖也每
至盛夏之月芙蓉千里如錦香
風荷馥士女聯
龍橋、閘數武
有寺依山俯墩古柏陰森石路
千峰山腰有閣
翼以千峰榮花屏立積嵐沉霧
前閣一鏡堤抑
溪流裨以畦畛當其中隱見

村落降臨水行至功德寺竟傳有野致前挽清
流有危橋可坐寺僧多業農事日已西見道人
執蕪者鋤者戴笠者野歌而歸有光僧持杖散
步隔岡水田洁白聲蛙潛鳴噫此田家之樂也
予不見此者三年矣
又裝帛湖記云功德寺循河而行至玉泉山麓
臨水有亭山根中時出青泉激噴跳石中悄然
如語玉裂帛泉水仰射池水碧雪濺于池中見
石子歷歷如金沙布地七寶莊飾蕩
漾不停悶潭見罹注于河水深碧泓亭澄澈
迴旋皆砂可數兩岸垂柳藉蒲清波

石梁如虹為高和尚所構閒以獨木為橋跨之渥足
沁涼入骨竹柏為蔭基深寺有月可容千人有
石泉可坐又有大士石理詰曲天元香想數
華嚴洞更覺除怪後有實深不可測其上為望
湖亭見西湖明如半月又如積雪未為抑提一
帶水如里數蜿：翟：對天蔵日而峽竪閭民
方日作大田畜　小石梁可坐
橋死者江南三月時節芙蓉溪行至山將窮復有
庵高柳濃門汽水清澈跨水有亭的舫而無俗
氣山餘出風石肌理深碧不數步見水源即玉
河發泉處也水從此穴

白鹿巖在鹿山西北越指嶺白鹿巖在焉人鮮至者
閩人陳衍記
概者也從遊所至亦自玉泉香山華嚴而止
予自焉上望
公山之勢蛇蜿巖嶂周匝四合竟
亦有神工鬼
斧在人跡不到之處或曰白鹿巖
最奇予是秋
將登觀
山絕頂愛黃
石如幢如立筍上似有字畫然蒼
踝青駁殊常
把而玩焉更
周桑梓如綺周窮小
崩摘之有白
鉄不可雅矣
越崗嗜峰爭列著蒼不下一峰最
異即白鹿巖
也巖高數十丈武空軟隨中虛可

投兩重壞左
一陳如晚拓下視深窗不知所除
谷風倒射陳
內淨地雖室荒合奏不如也相傳
遺時有仙人
騎白鹿往來斯巖故以命名登巖
頂聞萬壑山
如竪掌指而望太行島排天陰天
橋擊飛烟雲
如之斯境無跡過風烈不可久立
而下巖角有
等舍小而整西僧居之黃眉紅頰
張草根和水
以食音語不通見人嗜笑而已不
如何年代至
申國後運此山也九巖之水皆能
寒龍非平地
所見獨巖口古檜一株根出兩
石相交蟠結
於根虬倒掛于外大可數百圍色
赤如丹砂夫
人不能指此龍而歸視之使得歸

視當如此搶矣是又巖
猶龍山次早格至玉泉而返
聚寶山在玉泉山西南行數里度兩石橋循溪轉至
臥佛寺復二里為碧雲寺金
一泉冂石梁橫之過齋廚
折復循于殿前石池泉僚一
左堂三楹萬曆御題水天一
成扶巖下一亭曰喘雲
玉泉西七八里聚寶山碧雲寺金銀宮闕如王
者之居來鎮文昭門堂七重：累數十階以高
其途層巖其巴扁方居
以殿中有泉琴池如亘

白虹池中魚大小萬頭其色尋丈青蓋驪珠珠
瑙出沒藻咬荷葉承間如撒金玉寶珠聲落也
梁之中置以采關神宗梁之水監折而流其下
梁上觀魚樂也御過云池上且飛且見經殿北澗
從地而至玉泉出焉其復伏跋下出有洞又伏
寺復山之高望云寺原落池其源至遠出者當
亭左右又前注為池紅白荷花芰菡參差又前
盤柏為屏：前竹一方細如楷皮黃金數千
百枝葱：鳥雀：者竹前古銀杏蔭數區等于
竹亭右古柳下本半皮駢腫若瘿若虬鱗若

流上枝細如絲青：益亭：為寺中奇觀為留半日御賜寺人進飲三留御書額二日蒼松古柏色亭陽壁崎如城高可十丈長四丈五十丈盖其窪間道也壁石石室三臨澗石門石竇窓入踞地有鐘鼓鏡吹之聲咳：疑其雲中盛夏涼可以衣僧云冬則摸花木之避寒者：作石聲殿堪周遭數百丈數百年以來不見一泉出石根冬夏不涸真為方池上有亭大小二池前植竹一枝清虛江久別此君婆娑不忍去微風

提幻于可作念佛珠碎之下淌可廉心痛諸山皆無

公安袁中道紀曰香山踏曠以山勝者也碧雲以泉勝者也折而北為卧佛寺峯轉四不聞泉聲惠門有老柏百餘株二株大可百圍狹幹縈枝碧葉虬結前有老株二株大可百圍也壁石石室三臨澗紆長迴目走風宿雲霧出土磊塊語曲叩之丁丁：作石聲殿堪周遭數百丈數百年以來不見一泉出石根冬夏不涸真為方池寺較古游者不至長日靜寂若成憂生其下澡然想教真吴詞梯名武云安罹株其葉若教

徐来紀：如碧語泉鳴寺中色晶皆資之恨其從屋嘗下石橋流溪轉蔭于通安得好事引為泉飲可坐可歌亦一大勝也

吴郡王鏊記云從玉泉度兩石橋流溪轉蔭于眼佛寺登高而眺武林之險復二里許至碧雲西折聽眾峯上殿前石池一而掬焉為二中畜五色魚百千頭余解衣盤礴坐而飽飢啖呷相呼為魚戲以仰攻者

雲隊再憩若武林黃次尊云卧常寺眾僧岩夫道而下來百步至弘光寺殿閣整拓可游可坐涼勝地也寺內有娑羅數圍其子如拳栗僧云不但與菩提同根抑且與香山在碧雲南二里許有永安寺舊名甘露其制一如碧雲而錢古色最勝者來金人李宴有碑其略曰西山翠來朝皇閣中有古道場曰青軒乃神廟所書額也香山上有二大石狀如香爐蝦蟆有泉出自山腹下注澄谷曰小清凉西行數

其前者金章宗祭香山敕煥不如碧雲揀字特盛碧
朱長春記云香山敕煥不如碧雲揀字特盛碧
雲篇：開朗有大人風度香山獨孤高如羽人
化域陵世馬碧雲虯制而坦爽其陽可望萬里
都城如帶香山狀若鈴門往幽耳來青軒其主
高望不一隅但海氣蒙：出馬其山益回其泉
折淙其雜閣參差其氣窈深其草木修其木茂
雜栽多古殿二招松十圍陰千牛馬日出映
之山中翁：青雲起世宗嘗幸臨登軒望之
數日生氣此山獨有翠色軒有今上御書冰
雨注矣其鳥不知其名下頫冥之獨不可超并之望
上不留足矣也下頫冥之獨不可超并之望

未生亭：在山麓至去頃復千尺按志上有二
見諸後其兩山麓至去頃復千尺按志上有二
石狀如香爐蛾螓望之未得并馬山之人古目
香山又西以南山時奇怪苑泳其室壞佛宮往
往而是江數百里盡乃至河內洛月不能逕然
遠指茂落等散而此以近都洛故以故逕不
復西
王弼把日南雲至香山晴路泳臨夾道盡白
楊青塔雖都不成幽況當山之遂者日流想
厚其瞞而可坐臥者日來青軒澡想在山半流
水徐將之中憶春季香花飄盡笑而此地猶
能說殘紅水邊我念而尋當度馬已乃屬來青
軒前兩山為距而虛其標以捧帝城斜照薄
金碧壁裏氣正鬱相稱謂此地宜月於杭馬而
東日無量殿數折乃至洪光寺塔短垣除柏不
蔽外景角人笠白石階其淨若沈余嘆曰使
死不起杭者治朱乾隆卯冬而出望之東整
中磐磐於諸閣道之差若紅排排葉者其光
裕寺非心著之而日平可步古柏夫之外不
洪光寺入石門塔基下春天不異色
日影注肘如荷葉淺可數百步遠折而上如
是者七十有一每登一折必右折未左眺色
壁：塔梵石為之數又若天造相交石時出多
類巴工切登一二盤可坐十人許小憩又若天造相交石時出多
自相外見則又奇至七八盤山盡在下積藍名
野意布疏錯谷碧見日竟屢換猶無假問相
奇矣盤窮為山門基精嚴又建為圖殿亦目所
未見
洪光者即香山之支也不復由十一盤穿柏
中山徑數十步即香山經殿步而下即後殿
從兩即遠迎行至正殿級花來行至方丈門

迴廊復東為來青軒軒山拱揖蒼蒨刹人目下見陂陀高下杏林可十萬株此香山之第一勝處也由方丈出塾而東蘇下為漢其閒沈守正云碧雲池亭蒼松翠柏水天一色香山雅望都寧六榕塔今上御書又知出摹思香語亦有致書以沈度學士而骨勁過之王衡記云今代子春季之二十二日約友人來青軒攀山拱揖蒼蒨刹人目下張益之陳錫玄張仲立鄭子瞻遊香山以了花事而以是即之北對而仲立以事解錫吉浪拉入也僚中余與張益之鄭子瞻周生如春者且行矣而黃風如矢益之又謝病歸予三人獨當風行藥髮蓋高戛且不前也已至高梁猶而風爽快拔巾角徽帥子瞻頻謂余是風堪留花耶抑花留抑花留耶余笑曰噫亟有之半里許為真覺寺前浮圖高五六丈許而上為塔五方陟其頂山林城市之勝收焉余語子瞻此不當勝天壇耶吾于此訂雪盟矣由真覺寺緣湖堤抑婀娜妥水色油然而其下則芰芽

滿敬虛著抑綠鴨綠得花初見花數十株或百株則行騎賞之以暮余憩且滿已而去城已小憩于望湖亭俯而窺視之已則左右指而眾以所佩花盡施之然有春江花月之想余乃以杯酒坐花瓣上候於橋左雅水二停周呼子瞻和花嚼之自亭右沿山勝行又迴一小村而香山碧雲始見山以上下皆漫漫遲白徐而曰其雲即得無農乃真杏花也始大笑曰是矣者即已而問之山叟以為奇絕相笑里眾佛寺面皆花而一緋且昧鹿三人緣而上綢繆外復施百步錦晡矣期以明日假碧雲道脫衣排空於此乃舍而至香山宿於來青軒從軒前望花如春後薄雪發滿野而不厭玄從碧雲來也乎余曰人盡云归柳容即余笑曰噫亟有之半里許與也軒指畫諸勝次及新柳余曰人盡云归柳容其似者正在露葉時若眠若起半色之間耳錫玄深賞其言相揚而上流憩亭而一杏尚未破雨蓋昨歲遲我於花後者也余謂錫玄曰是當有神

酬以酒祈明年花事焉

武林黃汝亨紀曰過香山躡蹈杖磴流泉茂林一看巖即有軒白雲之氣半似吾山九里三竺間於西山中當據上座登眺青軒峰下皆蒼翠盤礴大抵山河之勝有偏書世宗元年題此山獨有蒙翠色真耆賓也餐即頹日獨不思去上有流憩亭不及耆三始及麥：兩莫有事東望京城冷：塵土做見苗色一照大內也山之陰有晏公祠翠壞寺永壽菴上有弘教寺諸梅名勝中峯在香山之後以其居諸峯之中故曰中峯也上有庵雖危磴而上十百步：可不施草席而卧于諸山之外：可不施草席而卧于諸山之外：可不施草席而卧于諸山之外

碧雲蘭亭意而
庶飲此與之浮
稱晏公祠余偶
列聖名賢像自
延平諸公兩壁
卿之屬又有小
廟時中貴晏公
見金碧殿閣皆
其身後香火嚴
無賢

廬師山在京西三十里山半為避暑嵓：石嵌空幾

二丈舊傳隋末有少
小青二龍故名深下
然探入不可窮

都人于夾正云石子墓：故桑乾河道也曰盧
師山有寺曰盧師寺正統十一年更名清凉今
佛無殿已過寺半里者狄塵嵓是盧師晏坐處
相傳隋仁壽中師從江南棹一船來祝曰船止
則止船至崖下不去歲大旱所司做禱雨者重
大青小青輒侍子白師來師顧施雨：一方也遂乘雲氣去
俄雨大注知大青小青是乃龍矣龍歸救潭中

潭廣丈許石覓之深
氣仍隨之崖下塑二大白而別弘教之傍有壞俗
石面長尺不凋不榮
翠微山在城西三十餘里廬師手拉
也峨少師嘗言平坡最幽
平地故名洪熙初始改今
從香山東行飯于善應寺中東走崗遠尋廬師
山相翠微一帶蒼石碧苺掩映白楊深柏中而
新柳杏花希羽點綴斜分倒掛盡有深情益香
山如揚州花市濃抹故佳而此地則若耶曲徑
其不厭正在庵舡耳

而至清凉寺：有古佛像其前為平臺北望甚
偉自此下而南折皆泛山遊中行花柳時可觀
几折殺盤涉五六庵而至平坡寺：一閣度山
頗于遠眺尤勝

舊志山上柘樑一株
磅礴遠峰而出其頂
潭柘山在京西八十里出曲如虬斜傍二潭：水
壇至龍潤洞踰二嶺而至馬鞍山千佛閣及戒
山心九峰庵而立焉志所謂老柏美竹者烏有矣而
兩殿鴟工絕目仝元故物也寺後有龍潭今已梵為
池而其支委尚澗去山數里衆走石崖壁間聲甚恐

至寺橋而水益悍里懸崖之上與盧師平坎馬峰西覺山在東西三十有三泉曰清冷曰清音曰滴至

韓家山在京西三十六里山珍有漢左馮翊韓延壽墓韓世居于此俗呼罕山又呼黑山滙

仰山在京西七十里峯巒拱秀中有平頂如蓮花心翠牧紫蓋妙高紫微金童宗有清

刻石云金色界中慧光景碧蓮花更梵王宮鶴勢清露三更月雲端琴一聲萬壑風

百花花在京玳西十餘里有平川約數百畝春夏之交百花開然有金童宗石

宋公存

都人于爽正紀云府西一百二十里由王平口過黃臼如分界處曰大寺嶺折北行入百花山尾是百花山也山折而左右回轉百步當直上十步以登山折而東行里半又入百花中茶露頂居當諸山北窮也是百花山頂也可名狀數者多於前雲作雷一聲山滿：如海忽左澗一圓光輪右之折喜林於法幢菴五里羅徑坦然矣妙菴也巔而西行數里千佛巖觀音山逕折旋如前山又數里觀音山逕折旋如前章容騎而馬遠：喘汗深：多不思騎者上下諸峰縫插一翠迎送目步不覺五里羅徑坦然矣妙菴也巔而西北之大士殿髮翁賢臺智光也東之龍王光中如鏡受像飛閣廟列五龍王中位龍母又入百花中花被逕折旋如前章容騎而馬遠：喘汗深：多不思騎者上下諸峰縫插一翠迎送目步不覺五里羅徑坦然矣妙菴也巔而西北之大士殿髮翁賢臺智光也東之龍王光中如鏡受像飛閣廟列五龍王中位龍母又入百花中花被逕折旋如前山又數里觀音山逕折旋如前山又數里觀音山逕折旋如前過白水菴行

清有菩提林傳人指望海石溫伐林矣採石則存焉此山石盡於空除能望矣下上巔者七里

前壁立者鴨子山也此去千佛巖山石能變者盡作人形或開王峰是百花山骰也百花者紅紫草黃不可凡數不可名品即一色可狀吟不可名品即一色之土人指一種尊之曰天中雖夢對異不可挑之土人指一種尊之曰天花艷光而幻質佛諸經每所稱天雨曼陀羅花天雨曼陀羅花之雨曼味少光也行百花中一里逕觀門石同謹佛殿上禮文殊法身塔下登菩薩頂累石凡三峰登者人以小石累而光之種佛閣故石小風大不能吹去以示膽勁無動轉

泉聲二里一松標瑞雲寺：即五代時李兢用
建寺故裘俗今曰百家寺也寺有摩訶祖師法
身用像去裝之若新有摩訶貫石繒非石非鐵
瑩如漆光宣宗曾取視曰以龍栩歸寺也有摩
訶拂龍石龍逸祖追拜之令龍迸完于石也志
稱山曉肥厓杉森藥草春夏爛紅紫香繫人則
百花者葉草花卉狀本草周經中亦無其物色
之

附退谷小志

退谷在水源頭傍退翁記云京西之山為太行
第八往自西南蜿蜒而來近京列為香山諸峰
乃層：東北轉至水源頭一洞最小退谷在焉
後有高巔障之而卧佛寺及黑門諸刹環嚴其
前門阜迴合水源頭兩山相夾小徑如線乳水深：深入數
里有石洞三竅元石可容數十武傍鑿記頭水噴其口又前數十武
土崖突元石一塊甚鉅蹲踞壁下相傳為金章宗
清水院量宗八院此其一也水分二支一至
退谷之穹伏地中至玉泉山復出皆有人注
油水中玉泉水面皆油也一支至退谷亭前引
澗谷前花竹森秀之有碣仆退谷：中小亭翼
谷口基狀齋

然曰退翁亭：前水可流觴東上則石門龍然
曰煙霞窟入則平臺南望萬木森：小房數楹
則為退翁書屋一榻一爐一癭摛書數十卷蕭
然行脚也

谷之後高巔叢、攝有臺可望茂松數之不見其下
谷之東則陰崖前落石是谷上移置石門
谷之東則陰教寺：大悲寺僧狀月募善知
之東則供大士像也深邃之地深邃之同中有僧家別院參壯
識蹟鎖之境可供趺跏
谷之前為莳花竹丹數百本石壁仰面：皆花北望退谷掩映
翠拱中如鬼董巨妙畫在閒之壁
谷口外沿泉東行皆雁入雁安巢古樹大可
數圍拘於天蟹屋甫卧佛寺：有石壁也大石一方上建觀
大斷矣寺門向塔高音閒再東則卧佛寺雁入雁安巢古樹大可
人衣裾數圍拘於天蟹屋甫卧佛寺：有石壁也大石一方上建觀
谷西南里許為廣應寺：有白松如雪門外深音閒再東則卧佛寺雁入雁安巢古樹大可
澗石斜橫之擁傍香松數十株其踞其下者碧數圍拘於天蟹屋甫卧佛寺：有石壁也大石一方上建觀
雲香山諸寺再數碧元如塵樓如蜂閙又惱恍大斷矣寺門向塔高音閒再東則卧佛寺雁入雁安巢古樹大可
如夢際人衣裾
谷西趙澗而西則長崩橫抱頗半為章宗看花

臺古松一株天矯嶙峋絕似而登此則僅主人也

谷後蹄磴數重則見烏峪盡翠諸山東北烟樹連蒙攀躋城也又天半拱：萬丹勝空而下天寺玄宮也

廣應寺之西為木蘭陀由寺前鳥徑而指過小嶺盤旋而上始至玉皇殿：南則攝三四往斬小拔三層踞山之勾倩視弘光寺院有軒有室小拔三層踞山之勾倩視弘光寺院有軒有室

拔至香山來青軒諸勝殿北承澗懸崖水出回中湧為泉拥為堂殿側有消井水可手掬西山：頂之井庵泉寺與此為二甘洌似

中冷谷中翁取冷二井是谷遺事記

附記西山烏五侯乃諸商立根進時也五侯中按漢王氏有五侯乃諸商立根進時也五侯中王譚實為真王譚不同王譚壯封侯而不肯事風水經注之股子興生五子益避時亂隱居洛郡西山光武即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高陵侯仲才新甫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此五侯以貞節封比前之五侯清濁不同矣本傳諱據不肯事風不輔政而竟子仁嗣仁素剛正恭肉悼之令入奏就國後遣使迫守令自裁是不同王莽之政者諫之後又有子仁所見死而相率避亂正而後光武義而封其莽興子五人並能流五王重矣此山善無古跡有如此盤美之蹟而志不知載恰笑

軍都山在昌平州西北二十里昌平東軍都縣以山名也後唐盧程隱居上谷時門弟子禮焉度時門弟子禮焉度時從軍都銀山在昌平東北六十里銀山在昌平東北六十里如銀故名農有石崖皆成

迴出雲霄外石梯上五里許下地利如陳九利乃啻獨子去家雲已旬日矣衆相顧色阻南沙謂予曰銀山峽望去北陵峰道路不進南沙與予恐十里至鄧隘峰道路不通去洛君相尾間程或言遠或言近各有難色遲八旬亭東北有鐵崖壁立石色熒然頃之月出爛如銀界洗盞更酌夜分不蘇明日杆杖登頂寺僧曰頂由關王墓行

儒往此十餘年亦不敢度予二人笑而不聽竟超舉側山春如刀背僅容一足長約十步面旁如削下臨萬仞不可凝視罡風吹衣足不能立予曰列子履鞋鞋跌坐能北予回顧長已度舉矣予亦側身起立遂其武而東遂相與登山頂予曰君無說抵予無思量乃能至此起而反氣安之心行之何事不辦坐未有頃寺僧遞粥各飲一甌棋者指長城外曰此為黃花鎮此為居庸關又西為其關又東為其間二公在此頗得同起遂棄鮑為山救生月下說長城險易予二人前未知其故既而問棋人乃知其為虎園也頃之夜分各就宿明日京山早發未別馬上作銀山海鵝酒來相勞頃之溫泉亦至因為言山水之情狀譜君頗以不游為恨荊川名順之編修武進人謫官少海名瀚考功郎順慶人南沙名通職方郎富順人守則名元陽字仁甫號中溪大理人為御史

玉帶山在州東北十五里山稜白石圓圓如帶實拱護罡陵者又五里為筆架山三峰並列迴出雲表成祖玄宮在焉州之南則曰鳳凰山出北西四里至紅門兩山並峙連亙如鳳翥踞又十里曰昭望山正方如屏以作南薄州東有湯山遠望之其狀先見故名是為東山口州西有小金山日午金光射人為西山口又名陵園諸山之護翼紅門之西翠屏山下出泉九穴為池名九龍池池上亭屋金碧煙映曼若仙都又有仙人洞在紅門東山腰窈窈窅窅有一門臣石天成近門上有石鐘長約數尺倒垂待叩入門轉南見有石縫如夾道玄窗無際不可深入古詩云我欲叩石鐘驚起洞中人煙蘿香無路空餘石門春石洞何窈窕云是像人庭佛人渺何許謀仙空自清石洞窗且深花落無人掃僧翁去不還何處尋瑞州

白浮山在昌平南一十里山有二龍潭流經白浮村

元人郭守敬引此水而折而南經殽山流入積水潭以通漕運

郭守敬所奏堰趙村至青龍橋延袤五十餘里以灌溉玉泉諸水名曰孝堰

駐蹕山在昌平西南二十五里高十餘丈西北袤二十里金章宗北巡駐蹕于上有金章宗題拔雲晴晝四字

都人王嘉謨云自孝陵山諸水度至白浮殽山出前五峰山對峙百望見山也南俯西湖神皋蘭若脊草馬北通燕平壤三礙碑皆去者百里猶見其峰馬是瓦永安山之陽有桐馬高

十五丈釜之可以望京師可以觀東海出百望十里為長桑河水不慧閣而駛又北二里為王斗潭其源自泉湧丈餘灼晷之深不可測或云是有物焉有北十里為澄石駐蹕山在焉其山長西北袤凡二十里石壁立高可十仞大峰皆欹危如隆如攫前臨平川一望無際孤峰時隱狼焉悲鳴行者懍懍而倘望白亮踏深若天井應碧難盡山之上有臺是名拔雲金章宗嘗遊焉登臺而嘯則風雨浙瀝而行高魚又西里許山益峻有巨石如門行可二十里山皆奇峭巍然山中溪流深泊秋木之屬沃味狀黃精唐朱之屬沃味芳爆紅間翠飛速擊投而復起新甘合澗落而不覺奇禽異羽嚶嚶滿耳莫難用倘其嘯聲相思都與天氣自暗雌間百合芯冬棠杜牛蚱相思都與黃精唐朱之屬沃味芳爆紅間翠飛速擊投而復起新甘合澗落而不覺奇禽異羽嚶嚶滿耳莫難用倘其嘯聲相思都與天氣自暗雌間百合芯冬棠杜牛蚱相思都與

之山下石林石釜供存焉山之西有洞是名寒堆舒殊其道中多異叶奇石瘦水通或時茶四望則堆北多岨云壽宮之成也上自狄村游于軍河是嘗駐蹕自駐蹕而北皆崇山也連綴陸陸又如隙延隙峽開白石是拔桑不重又北二十里許過從西折斜入南谷有琴馬是名琴圍之南有山馬是名雅思是山也脈理多常富有馬淺洲如露是名露池自周而出舟由走集西泉走其琴四面皆山稻而為坎有池卯一人王人敬事之十里許為高堆下有周森書壩如也又西北

者萬計登之而望則大山屏張雪嶺錯開則金
鷹在馬金鷹下拄大壩吐百穴流而為湖決
而東流是為清水之源迤邐以東下山折坂而
南翁然紅桃翠竹有光有煙焉曰六十扊折汗
邪黃蘆白沙之間可六十折再由是集又西有
息壤如金勢勁而立狹可容人可
陘曰十八盤
十八折登則
雉堞柯洪枝
觀眺北山亭
山之上下行
坡下坦前
泰是曰泰皇
之址有衆出馬是曰馬跑苴秩
之將皆矣又
赤烏可望佛
攜登之可望
十里塔坡前
如層擁天藏
易門代來義
于其城和如
則小谷南北
一線從雲空
晚通川下山有坡曰鎮遠之廢
邑又西八里

之其南曰碧鴛之山其北曰鷹揚
之山曰摩洛之山有湖
周結不見岳多異草申
山水增深則湖益廣可
城邑居人僅可百數
龍不甘共雜其間仅猶
耳峙扼大山下紆快來
堵周溝迴溫蜃拱精艦
與平鎮壓險邑其南皆
六華之城其西曰小坤
形如六葉其西四峻有
之取箭鳥忽有翼鶴來
十里有坎馬曰長峪又
曰風泉上有海若馬其
前四面環西山可三十
則山形變蘭若已把然
側秋合東望長峪前
指掬出山下有泉馬
照映其町唯見秋
上部狀前有甘香
猪供立山之上有臺馬
登之而望則戲然兩山
滇若開泉不可仰見是
山之西有

洞口小而温可容數人門有古松救之坐其中以眺西峰有如掌中壁判觀世音大士像鍋可盈石多子出山而北有山焉曰白鶴其峰曲折頗不易語也其中有白色暗然北如鶴者于石上又有小山至東記者二十馬有金德縣共百八十里小山至東記者二十馬有紅鴻少馬又雖有半起數有常約奇狸快野千山敗葉猪果密草棲多可上人壬言二月之交有山田青草下可高丈而遠四石有現形奇物且先且是時乳而西復人其取記也又言三伏每雨晝山出大石厚二馬奔塵至有如雷震之山半在雲雪成樓臺腰飛雪仰視碧嶂層拂連月不霽實神京之與區山川之都會也

岡崖在陵之北抱其于東正記曰岡嵫怪若鬼面下嵫之巷山脈連其陲南山前月教不見日惟短至三巷兩峰夾石與林也西若有東西峰以之中峰脈壁與石與林也東西若有高馬天容中陵臨絕五巷所矣三峰夫其北

妙高峰在西山後居庸門接中間一脊即岳廣閒山秉中通記曰妙高峰一山遍連則山：相生動其根千年有慶即有小峰如筆格近寺有泉鳴于左門內有方池石橋間溪水色此製泉交會數十間至三層跌後經茶堂前庭院階而下乘泉出後山經蔬圃入

香精而下會于前之方塘是名香水也山石纔
清更得此水活之其秀媚殊甚有樓可卧看諸
山右有艇盖松可覆數畝故老云金章宗遊覽
之所凡有八境此其香水境也金世宗章宗俱
好登眺往往至大房山盤山玉泉山而其中有
云泰水秋山者章宗兵敗不往蓋即此地耶

上方山即古於大房山最稱奇秀古碑云幽燕
洞中當學仙處也寺僧又指示一室云此世宗
幸臣耶律文公行六十里所過村落曰瓦井曰天
光曰水山口皆其山舒高升降
異八山曰刺紫如琵琶溪如帶時
壁武若卿筆乃
至山甚有一歷馬為諸峰所蔽

名

如投和之帛者也壁南壁相距中開一綠為
道盖故五里至石梯即臣石五丁鑿為攻徑
容車騎數百公左右兩崖壁立千尺山前下
垂時者水之手分任其力盖至迫無地之處
而石脈不斷之則又劃然盡復有小窗可窺折而
東北可一里至山門入門始昂首見諸巷坂猶
相望數於此嶂壁峯巒之間如鳥巢蜂窠云
禪棲也獨上方寺正中如角底以居躡千百磴
始可到僧有兩間派下閣而不見水其上有水
封之耳又東折而往則連盖層陰雪堆未化獨
有古柏青 龍蛇舞出雪之上其品軒揭一如

仄奇秀如雲穿注如蜂房蔽塞盖下有泉深三
尺廣倍之而一平臺又十倍之相傳開山時有
龍吞此禪師吐之避盡擊其尾留聚僅滿斗今
河尚滿一山流者以此前峰孤聞突元形如擢
水自其上行上行又徑呈望之甚悍涉亦可至
平尚不見洞又下五里山即名斗泉也山下有
萬窠石宋節庵可拘禹山空腹寺僅數間依洞
盧蟄腔生洞裏取水與人入洞如一城僧家依洞
饒次而進第一洞狗窟之出入尋常若初未有水以葫
蘆之者又名初未有水以葫蘆為炬
：見影二洞以內即黑矣元光三司是一小寒
伏地匍匐乘身蛇行即可三四尺深五六丈
洞後高廣燁炬不見頂龕有一座石蛇蜿如蜕
龍狀其中刻光如珠手探水鳥赴九洞無路
有穴如井入者後人聞前人背大鼓聲空洞但
聽聲音塞耳衣袂不動前進至十三洞路尚
不窮云是此無奇與盡一洞十三洞約有六七
里洞中之石玉白鏡瑩劃滴琉璃踏寸明微其
片：如青蓮瓣曰龍虎曰長眉祖師
元坐蟠畔有終焉再曰昌仙陽儀然具道者衣

冠曰石塔層二筆立曰石鐘鼓叩之作鐘鼓聲此非歷三洞穿實之苦不能得也又其最著者曰須彌山一山甚大行良久雖盡曰雪山森如積雪棚之若刺曰萬花樓山之上有重樓焉以雪為地吐花如靈芝者數萬朵曰仙人橋跨青褒而渡曰十八羅漢為修短敬正各狀貌曰接引旛從頂倒懸縹紗若拂此非歷九洞入井之危不能得也出洞之後依然天光回若陽世驚喜異常

小西天即石經山也在虎山西南四十里

紀云范陽僕王卿西北山水秀異出獨樹村北行四里許兩山對峙外淺內窄小溪中出石峯參差如大牙水觸石亂流潺湲有琴泠溪前行十數里有巨石數十橫布水中踰之以渡登平岡而望四山多雜色之峯嶂峙立如書空之筆者不可勝數其中一山若火猷而艸樹獨茂問諸牧童知為白帶山而小西天之境在焉走進至山麓壁立仅不可登徐望之有磴道循山之側脊立上行者前後頂踵相接凡三趾趾始及山之半有石室題曰義敬應碑志云唐乾符中僧巖齊所建欲俾遊者至此不必齎粮也由廳前行而東登石為道廣不滿尺橫于山腹者一里許將折而北則係石為階凡九十九級上至平處行百餘步復有階如前級差少自其上平折而南有石堂東向方廣一丈五尺許名曰石經堂二有几案牆壁之屬以祀三寶皆石為之其上天然如帳頂下則甃石以平其地三向之壁皆嵌以石刻佛經字體類趙松雪意必元人所刻其中有四石柱二之上各雕佛像數百皆為小圖光而鋪以金碧堂之前向為石扉八扇可以啓閉外有窗墓經僅八尺橫與堂稱三面為石欄設石几石床以為若人之所憑倚傍有禪房庵湢之所皆因巖為之不假人力堂之左

有石洞二其右有石洞三後有二洞在堂之下方石經版分貯其中蓋隋沙門靜琬始以經刻未成而奄化唐貞觀後其徒道公等繼續成之至遼統和及金明昌之際有沙門留公順公亦增刻之前後約千洞中者通千餘卷石凡七百餘條有石幢記其目甚悉每洞皆以石為窓櫺用鐵固之縱廣不可知而石本之近窓者可以窺見觀其字畫則遼金所刻與隋唐自異其左洞有靜琬貞觀八年碑記敘于門上大意謂末世佛法有難故刻此藏之以為經本若世有經頼毋徹開其用心亦可謂勤矣石洞之北有

石池石井池廣七尺而深半之井深淺不可測
皆壁立而虛可鑑毛髮井之北十餘步有泉自
寶中出消二不絕又有石高丈餘上鐫王像民禱雨則
祀之古木參藤糾錯其上陰翳蔭潛不可久
居由泉竇之南復扳緣小徑盤屈數十折至山
頂有五石臺二之上皆白石小浮圖其南二者
乃唐金仙公主所建刻字如新餘無題識不可
攷後廣而前銳平出于虛空者數尺
孔頂有巨石後後而前銳平出于虛空者數尺
相傳謂之哦經臺予至其上回視四山則向之
特立若書空之筆者皆隱然在履舄之下似可
盡手而摩稍臨石之銳處而俯視之則陡絕萬

仞與有底止予已而丁至室中左右有碑十餘通
特視其高大者則唐元和四年州刺史劉
滄與其僚來遊所建主僧指曰有雲居寺亦靜
琬所創西偏下五里許造乃至山麓渡小溪
叢薄間寺規制已壯然以舊基小擇中有唐
時所建石浮圖四皆勒碑其上其一開元十年
助教梁高望書其一開元十五年太原王大悅
書其建于景雲二年者則海思道所書而大極
元年建者則王利之書也然獨不著撰文人
豈即書者為之歟予次第諦之愛其字畫清奇
皆有虞褚法老僧復曰後苑中石刓猶多遂應

榛髯問見殘碑斷礎或立或仆不知其幾而多
貞觀開元時刻
紅螺嶺在上方東三十里循九龍峰過八達嶺穿雲
會門始及下嶺再挽纖緼而上至紅螺洞曰中嶺再
上半里為松棚庵再右百磴曰觀音曰是為上嶺
公安袁宏道紀云紅螺嶺從葫蘆棚而上磴始
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山始巧始纖水始怒
卷石皆躍至樂鎮灣險始酣從灣至觀音洞反
而放奇始書山皆絕鈎割其中為二壁行百餘
步則日東西雙數十步則皆背而變數步則石
態乾笑矣壁都立而峰名
刻其趣乃極

盤山一名盤龍山在京東薊州西北二十五里高二
千仞周百餘里勢磅礴而盤桓以名
記云自三河行五十里至盤山之麓仰望其巔
玄峰迴異峭岡樹石溢于目前既入山有長泉
一道從峽壁間飛噴而下穿蠡石趾鳴洌不
已壁上刻盤泉二字泓泉而上至中盤寺當即
下盤平東折里許有亭左右峯勢拱抱出一岡
鑒鑒然突吐是為亭之傍有松翳甲天矯如虬
龍石磴斫砌礎其異山之石乃從此始石有一

斤石數斷又數
若坐若立若負
然不能即行良久乃蔡
以出若偃而
故至其地差衍
寔為山之中而
百仞之上有石
以登將及半嶺
嶼別背與山合
呈於此上之始見長城者塞上山也城與
山為高下起伏
之有相大若為
可窮詰又上之
盤精潔如經磨
山若以山之盤
盤為其說近是
山徙他適之
吳郡王衡記云
梁朝山頭晴乃
亭面山松扉之
仲為賢明復緣
拱揖又上則圓
峯稍遠對松立

沙疊當面：禁抱蓋盤山之外若有大盤山為
三河實抵甘泉長城俱在望又數里雙峰峙頌
隨映樹遮如仍為時碧泉中自製峰下走翠蕨
忽乘轉望見流碧舟一者以百草崖其稍下而
最深者為天城寺：當谷口叢竹府背蔚藍
細線相為周依自寺上之三里許為李靖巷又
二里許為舞劒壺則支大為泉甘澗又西折而
為西甘澗又五六里許至傑師堂
公安袁宏道記云盤山外脊而中虛外脊故峭
石危立望之若劍戟熊虎之林中虛故果木繁
而松之扶石罅出者嶙峋欲摩天意
峯稍遠對松立
峯也峰勢峭欲摩天意

壁如胡雪不得伸故俗行側徑海中餘丈其面削不受足其背坦故遊者可迂而達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其疊而上者斷高則漸出高者屢數十尋則其出必半反鳥若半圮之橋故登者陳其下許泰泉矢矯曲折觸巨細石皆門故鳴聲徐畫夜不休其山高古幽奇無所不極李元陽記云盤山頂上無土盡石徑四丈許有天字刻云唐李從簡書李靖舞劍臺也字刻約八寸許深清舞劍臺也字刻約八寸許深

燕山在京東旬西山一帶連亙東龍騰虎躍延袤數百里直抵海岸

宋蘇軾詩燕山如長蛇千里限夷漢首啣西山尾掛東海岸中開哆口巢畢宋路窄一線却顧沙漠平前冬倘飛鴻居民異風氣自古習耕戰上論召公奠禮樂比經旦次稱望諸君術器亞張館子丹號無策亦數遊俠好來哉漢唐餘左衽今已半從之帝王師要在修己亂攻堅甚攻玉奚取易水洋中原但常治敵勢要自變會當挽天河洗此生齒萬

碣石山水經注云大碣石山在古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杷海有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云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章昭三齊略記云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求為相見神人潛以其脚畫其狀怒曰帝負約遂去始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琢馬迹前脚猶立後脚僅得登岸盡者溺死于海案山之石皆注今衍文：東起疑即是也

輿地廣記云東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西百餘里自北注之此洋正逆河也碣石在右轉屈之間碣石在海洋北洋潤五百餘里自洋南邊有如在海中實來尚入于海也

退谷逸叟著

川渠

通惠河即玉河也發原昌平州神山泉昌運橋河魯一
訛馬眼泉流爲七里溝東入都城西水門
貫積水潭積水潭者皇城內西海子也又折東從月
橋入內府環繞宮殿南出玉河循由大通橋至通州
與白河合長一百六十里元郭守敬所營十里一閘
蓄水海運元人名玉馬入明廢不治天順二年漕
重總兵官都督陶瑾先請修之以省從張家灣陸輓
者命戶部尚書楊珽工部侍郎徐貴通州

至京城四十餘里古有通惠河古道石閘尚存永樂
間會於北河擬運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行先年曾
奏欲于此河積水般運又有議欲于三里河從張家
灣煙墩橋以西取挑二十里灣泊糧船以避水患者
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流其水約深二尺不勞
疏挑惟用閘蓄水令運糧御所每船二十五隻造一
引船自備木笕依次剝運如此則運士得省腳費而
里儻少缺矣今蒙命臣等同參將袁佑等親詣昌平
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川地方三里河各
河道將行船故道逐一踏勘及攷元史并各閘見樹
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看得開河原有壩閘二十

四座以通水道但元時水在宮墻外船得進入城內
海子灣泊今水從皇城根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道行
船須用從宜改閘除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泉
水往西逆流經過祖宗山陵恐于地理不宜及一畝
泉水經過百年口山溝兩水衝截俱難築引外及勘
得城南三里河至張家灣運河口袤延六十餘里舊
無河源正統間因修城壕依壩蓄水處恐雨多水溢
故于正陽橋東南低窪處開甬壕口以泄其水始有
三里河名自壕口三里至八里始接渾河舊渠兩岸
多人家廬舍墳墓不向十里左南全接舊河流入張
家灣口河其水深要止有二三尺淺處一尺餘闊處

僅丈餘窄處未及一丈今若用此河行船足河身窄
狹深淺要之用高深閘限過人家房垣墳所必須
折毀那移且以今開處一丈許計之水深二尺若散
于五丈之閘止深四寸果夏天旱泉眼易乾流水
更少糧船剗運俱難行使無且沿河堤岸高者必須
剗削低者缺者必須增築填塞又有走沙急湍處俱
要創開深夫修砌水少又須增引別處水來相濟
若引西湖之水則自河口起兩直至兩河堤岸未免
添置閘座若引草橋之水必須於大紅壇處一路創
整溝渠亦恐有碍況其源又止于彰義門外玉匠局
等處馬跑等地泉亦不深遠大抵此河天旱則涓塗

浚濬兩旁則漫散衝突徒勞人力幸雖成功決不可
開況元人開此河魯用金口之水其勢洶湧衝沒民
舍船不能行幸為廢河北乃不可行之明驗也今會
勘得玉泉龍泉及月兒柳少等泉諸水其源皆出於
西北一帶山麓堪以導引流于兩湖見今大平流出
清河者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閉住引至玉泉
河者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閉住引至玉泉
開閘天旱水小則閉閘潴水經連刮船兩岸水大則
出其餘從都城外壕流轉通會流於正陽門東城壕
再將泄入三里河水閘住俟汽入大通橋閘河隨時
之上使戶部侍郎王軏工部侍郎王詔往議軏等言
潭國計也如元人引白河北事令大船皆可直達
京師則必大興工役萬乎請量留水閘座見成不用增造官
治之隘小車則紅土行而載且以便沿運之軍詔可
元史白渠二十八年都水監言自通惠河置閘以來
十有一事其一大都西北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
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
水門入城環滙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
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自北至通州凡
為閘七距閘里許上置斗門五為提閉以過
舟止水上覽泰喜曰當建行之於是復冀都水
監俾官教領之省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
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復興之日上命丞相
以下皆視探籌鍊為銅之倡咸侍守敬指授而後
象也伏望聖明早賜裁

行事置牒之處往二于地中偶值舊時艁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皆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粮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大悦時暘發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潘職燕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宁敬又欲于澄清閘東引水與北與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達城往来志不就而罷

盧溝河出大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陽發為渾泉而馬邑諸泉皆合焉乾河屬門底川雲中諸水皆會經太行山入宛平縣界東南至看井口分為二一東流至

通州高麗庄入白河是為運河一南流至霸水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入運河仍從本河是河過懷來東山開至京城西四十里石徑山東地平而土疏衝擊震霆從不常往代常安集門朝特重云

水經注云濡水至雍奴入笥溝謂之合口是矣

唐國經云澤水即桑乾河也宴守記云桑乾水西北自昌平界來南與高梁河合故桑乾河即今之盧溝河俗呼曰渾河亦曰小黄河又名漯河以源出朔州馬邑縣之桑乾山故名桑乾河即國志云范陽有張塚臨桑乾河側名為張華村

四明王荅云渾河即桑乾河從保安舊城過沿河口通石港口直抵盧溝河苯輸渡桑乾時北漢桑乾永欲結心恩寄臺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水開易水塵生波盖桑乾下流為盧溝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盧溝本一水也渾河奔騰澎湃勢如殷雷亦曰小黄河跨河板橋基架行旁奉使臂渡无臂盡疾為明戊子秋九月十六日理鴛鴦白壽宫駐蹕功德寺明日幸石景山觀渾河上先登中板橋諸臣繫而過中流顧問輔臣水從何來申時行以口從大漢經居庸下天津則朝宗於海矣

矣上曰朝此水則黄河可知因命河臣亟修堤岸毋妨漕計諸臣頓首謝

晉陵第一泉云河可桑乾山名一名漯水相傳黄河伏流自山而馬邑縣合金龍池發源流至保安蕃城燕尾河與洋河諸水合唐雲島詩無端更度桑乾水即此每當晴空月正野曠天低磨色參差疑光森之為京師八景之一曰盧溝胜月　又記盧溝橋由西北行十里渡玉家水河經郡城西又東流經郡城南與高梁河合故桑乾河即今之盧溝河也俗呼曰渾河亦曰小黄河又名漯河以源出朔州馬邑縣之桑乾山故名桑乾河郡國志云范陽有張塚臨桑乾河側名為張華村

隐其一　又記盧溝橋由西北行十里渡玉家

嶺二勢由西來蜿蜒數里至此復西向川泉獻媚林谷爭奇余登嶺南望則渾河一線如遊龍東望則宮闕參差與石相映北望則九陵在焉佳氣葱蘢似領袖西山而襟帶之者

楊榮脩堤記天下之難治者莫踰水而治水之先者莫踰京師故大禹之蹟首在冀州豈非以水之利害所係者大而畿甸之內宜慎其防以為弘之之圖也欽惟太宗文皇帝定鼎北京實當四方之會而山川形勝又足以控制夫以天下之大而都於燕京之西南地勢平而土脉疏衝激震蕩遷徙靡常後魏都晉河北諸道軍事建成侯劉靖及子平卿侯弘業度陵堤以防之水患以息後人思其功謂之劉侯堰歷世既久水勢漸更下流十五里咀壺川不達有田狼窩口時復衝決漫流而東是以田野安業聖朝建北京視河為襟帶永樂間屢發軍夫修復頒把今聖天子弱位命工部尚書吳公仲往西察視寺廟內官監少監姜山義往任其事復命太監阮公安少保工部尚書吳公中統其事宜勤其務存堅久勿為苟且庶幾督帶永逸群公劝命材課共濟經始于正統元年冬畢工于二年夏凡用工匠二萬餘月給糧餉以萬計累石重甃培植加厚崇二丈三尺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昔堅此皆成賜名阿

防濕水突入之患帝善之

三里河在城南元時名文明河通惠河為漕運通令鐵閘尚存

國初戶部楊尚書云有得京城有三里河直通張家灣堪載糧米運船由此河達京師歲可省車腳數百萬乞命工部發軍夫浚則船可直至三里河作閘以蓄水勢每遇漕運開閘放水船隨水勢而下庶可免漂流之患若將此河淺深丈尺廣狹之則平水增三四載于內量宜添造船隻以備運糧以

嘉靖中大學士桂萼疏近皇上遣戶工二部漕運等官相視地方欲自大通橋直達通州將及月餘言人殊臣竊以為勞費者未得其詳不敢不再請皇上擇之臣聞大通橋河源出白易西北諸泉南會一部馬照二泉繞出甕山後流七里漅即今之西湖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即今之海子又東至月橋入內府南出都城東水門大通橋又東五十餘里至通州入白河此河元郭守敬由古水道開濬非自守敬創始蓋西山諸水由皇城東出每當山水泛漲由此而泄引之入白河以濟運故置閘以時啟閉初非為行舟設也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銳不察其故建言倚傍宗皇帝命戶部左侍郎王詔北漂仍浚西湖諸泉以益水勢可放運船千餘直抵大通橋下既而水急岸俠船不可泊未幾即耗船退縴不能全達不復行正德七八年亦嘗挑濬竟無成功蓋京師之地西北高峻自大通橋下視通州勢若建瓴而水急為之且未免有害非徒無益而已惟正陽門外東偏有古三里河一道東有南泉寺西有玉泉庵至今基下俱有泉脉由三里河統出慈慶寺八里莊五簋老園一帶直抵張家灣堋墩港地勢低下故直沽見今天壇北壇葦圍草場九條皆其地下者俱河身也高者即舊馬頭明白易見不假經畫稍加修治即可復也但附近勢家莊園故成化六年楊茂雖嘗建議而不敢盡言但請置壩而已後亦竟沮不行成化十二年亦踏勘而勢家買通欽天監以為地居京師子午方位為說不知三里河乃在都城艮巳實非子午方之今若仍誠按此循濬則公私大船俱可直抵三里河不但便撥剥而已

白河源出塞外經畜雲梁官營山南朝河川而富河

署口河七度河桑乾河三里河俱于此會名白河南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渾諸河至張家灣名曰潞河亦通惠之勢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燄漆冬春水微則病澀籍濬治焉

水經注云鮑邱水又南至路縣故城西溪光武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於路東謂是縣矣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為漁陽太守後寵反光武遣遊擊將軍鄧隆伐之軍于是水之南遺壘故壘存焉鮑邱水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得很謙澤渺望無垠按

志川城北二十五里有盖儿淀广袤三顷水上開花浮若金盖而名此即古譙澤也今廢為馬房地鮑邱水即洛河俗名白河以其雨岸皆白沙不產青草云

高梁河水經出自幷州黃河之別源東逕昌平境沙澗又東南經高梁店流入都城海子宋大祖伐遼與遼將耶律沙等戰于高梁河即此

紀勝詩餘高梁河云說使指揮韓汎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是城鄉侯浦同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原流相原濕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美秦民之殷信乃決漳水溉田百餘頃收穀萬鍾于是二方交利歌頌興功刻石立表以記勳烈按此河名更溝人以嘉平二年于高梁河造場圃東箱梁高梁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岡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廣四丈立水門水決泰車箱渠自薊北場長十丈山水異發則泰場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九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年兩詔書以民食轉廣陸發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水決泰車箱渠自薊北經昌平東盡漁陽潞縣九所溝會四五百里高下孔溝原隰盡平之斯溉決之斯散遠渠口以為清門灌溉加于當時數被

人以嘉平二年于高梁河造場圃東箱梁高梁河者出自幷州黃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岡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廣四丈立水門水決泰車箱渠自薊北場長十丈山水異發則泰場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九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年兩詔書以民食轉廣陸發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水決泰車箱渠自薊北經昌平東盡漁陽潞縣九所溝會四五百里高下孔溝原隰盡平之斯溉決之斯散遠渠口以為清門灌溉加于當時數被

千後世積三十六載至元康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君少子曉騎將軍平御侯弘受命詩部監幽州諸軍事遐惟前勛親詣山川指授規畧命司馬開沟侯遂率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治水門廣四丈立水門廣五丈立石渠修治水門廣四丈立水門廣五丈立石渠修治水門廣四丈立水門廣五丈

[illegible]合九泉水南至安樂縣故城西南與螺山之水合為西淝河又南逕狄城西與鮑邱水合為東淝河

清河在德勝門外二十里距昌平州五十里以水清河故名源自別境一畝泉經燕丹村北南合榆河下流為沙河經順義合白河跨清河有橋永樂間造橋因河以名畴沙河亦有橋正統間重脩名安濟劉尚書記云自清河特設渡而初實車庶不起望昌平山若美人新妝容影倒入清河而月見焉即古黑榆河又名溫餘河源自昌平白浮泉西流入於白河以入於海於城水在州東北四十里

又黃花鎮川河自塞外流入黃花鎮川河其一為新莊河南流武清縣界其一為新莊河東流武清縣界兵備副使王崇古疏請開濬水分流至縣界析而為三其一經東入白河其一為新莊河南流武清縣界兵一為黃漫河東注焉馬家莊元故治

三角淀在武清縣西武清縣注水經云雍奴縣注水經云雍奴藪澤之名四面皆水曰雍水不流曰奴水經云沽水又東至雍奴縣而入句漢雍奴縣注水經云雍奴水也句漢其別名耳筒沒周迴二百餘里即古雍奴藪也句漢其別名耳筒溝水匀花甕口王家陀河及劉道口魚兒里諸水滙于大沽港水經注謂筒溝水滙衆川而東注黑同一瀆云

直沽在武清縣東南八十里御河自河丁字沽合流于此又西南合九泉水南至安樂縣故城西南與螺山之水合為西淝河又南逕狄城西與鮑邱水合為東淝河

清河在德勝門外二十里距昌平州五十里以水清河故名源自別境一畝泉經燕丹村北南合榆河下流為沙河經順義合白河跨清河有橋永樂間造橋因河以名畴沙河亦有橋正統間重脩名安濟劉尚書記云自清河特設渡而初實車庶不起望昌平山若美人新妝容影倒入清河而月見焉即古黑榆河又名溫餘河源自昌平白浮泉西流入於白河跨清河有橋永樂間造橋因河以名畴沙河亦有橋正統間重脩名安濟劉尚書記云自清河特設渡而初實車庶不起望昌平山若美人新妝容影倒入清河而月見焉即古黑榆河又名溫餘河源自昌平白浮泉西流入於白河其一為新莊河南流武清縣界其一為黃漫河東注焉馬家莊元故治

一望無際堪灌於此疏渫而盈後乃東北出于丁字沽注白河以入于海入海處呼為飛魚口

舊築河堤起涿州東境按圖安至州境之趙村路疏注水口經州南關有古城址相傳為武靈王所築也堤長三百餘里廣尋有二尺址倍之築丈有八尺修植榆柳以為固其間為水口一百六十有七至文安縣之苑家橋大城之辛張口而止

新河在州西一名漳河自雲溝水分流至縣界析而為三其一經東入白河其一為新莊河南流武清縣界兵一為黃漫河東注焉馬家莊元故治

三角淀在武清縣西武清縣注水經云雍奴藪澤之名四面皆水曰雍水不流曰奴水經云沽水又東至雍奴縣而入句漢雍奴縣注水經云雍奴水也句漢其別名耳筒沒周迴二百餘里即古雍奴藪也句漢其別名耳筒溝水匀花甕口王家陀河及劉道口魚兒里諸水滙于大沽港水經注謂筒溝水滙衆川而東注黑同一瀆云

直沽在武清縣東南八十里御河自河丁字沽合流于此又西南合清沽港水流四十里名海口海日潮

至楊村云

附新開河

薊州河運薊州軍餉也明初用遠洋船從直沽出海轉餉薊時有漂沒天順二年開直沽河爲

唐神龍中于漁陽開平虜渠傍海堮以避海難此蓋唐蹟也

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也起潞華城外安濟橋抵通州凡一百四十五里

密雲河運密雲官餉也本白河上流自牛欄山而下與潮河川交會水勢深廣嘉靖三十四年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楊博請擇寨就通利合以濟餉四十三年總督薊遼發卒濬治而湖河川直達通州凡密雲鎮歲餉十萬悉由小船轉輸至密雲者車乾入河雲上嘉熙

賜香之

水泉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香河縣郭家庄自開新河一道長一百七十丈濶五十一丈有奇較舊河近十餘里有司以聞命祭告河神

玉泉在玉山東北泉出石罅間因鑿石爲蟾頭泉從蟾口噴出鳴若雜佩色若素練味極甘美潴而爲池廣三丈許池東跨小石橋水從橋下東流入西湖爲京師八景之一名曰玉泉垂虹往時翰林學士黃諫品泉水乃卽斯論之以玉泉爲第一自城內論之以文華殿東大庖廚井爲第一作京師水記

水源頭在香山之北兩山相夾諸泉湧出流至退谷傍伏行地中至玉泉山復出

井砂泉在香山下相傳葛稚川丹井二一泉水上湧一泉水橫流味極甘冽

卓錫泉在甕山之陽泉傍有寺曰碧雲其泉湧溢繞寺而出

龍泉自金山西山下湧出滙而爲池甕石爲暗渠引水伏流約五里許南經功德寺前入西湖

清冷泉在京城西三十里覺山之趾味甘冽

魚藻池泉在南城東南一帶皆泉元人三里河之源也今坎而爲池以養魚舊有瑤池殿

金井在京城南魏村社永樂間嘗駐蹕于此賞其甘冽遂命甃之

義井在京城西南二十五里四圍沉碧相傳爲唐時置

滿井在東直門外有泉湧出冬夏常滿

公安袁宏道紀云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宵風駕行者未百步輒返二十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門至滿井高柳夫堤土膏微潤一望空濶若脫籠之鶴手時水皮始解波色作明鮮浪紋清徹見底晶:然如鏡之初開

而冷光之不出於匣也山靈為時雪所洗娟然如試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靚而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荑披風麥田淺綠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憂者亦時亦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足曝沙之鳥呷呷浪之鯖泛泛自得毛羽鮮潔之閒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望事而蕩其心于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之遊相值余之遊將自此始烏能無記已爽之二月也

西北過大戎場一望空濶雪殘土潤行麥田間頓有幽致二里許荒村數家錯落柴扉折而入即淸井也井三面堦崖地而井獨高數不見底周繫石干純測之可二十五尺下皆樹根也根下復得丈許其大可一丈圍井千百年常滿大旱不涸大寒不氷溫井幹而出為小石函受之上有亭四周為小石溝堄而下滙于池遂與東南水會于通州鴻寶云其奇不如海南趵突諸泉然皆地脈旺氣潰湧而成予謂自太行山迤邐數千里至西山一帶其勢甚雄散而平陂結為都城宜吉氣之隨地起也北人疎朴徧尋無碑石可證僅環池柳十餘株古者膜穿楊斜入盡泉味甘洌予為陽酌一盂而帝瓏兒蜡亦至鵬洲出所攜酒就井旁酌飲良快日且西復移棹環坐限韻作詩各一律薛欽良

歸

龍潭在盡節山溫處丈許上有巨石覆之其丁深不可測有大青小青二龍潛于此二龍出則雲氣隨之歲旱禱雨輒應歷代相傳俱有封號之廟于潭上歲時祭祀

九龍池在望陵翠屏山下出泉九穴鑿石為龍水從吻出潴而為池

程學士敏政記云成化戊申有事于西陵旬日平暑九龍池迤西山石南行不絕小磴小騰沸石齒間馬為之前却踰磴望前峰起之失道徑茂淤入灌莽中遇樵者指示相與之俯瞰得委五里忽聞雞犬聲出谷中相與異之俯瞰得委巷草舍隱映依村詢之乃陵寢所居池適在其南未至池石溜滅二北流入溝塔稍覓處輒有滿盆紫鴛鴦泳游其下自朱門入池方廣踰十丈重垣護之渡以黃礓石琢九龍有歇西垣丁咚然張頑噴泉洩入池有聲泠然相應池上石壁千仞嶸削如斧鑿痕泉脉出其中山脚為

小石方井識泉源檜竹桃柳夾池東面一峯蒼
然峙其南池中影沉沉紺寒門利東為月關洩
水二派出關東為小渠過石梁乃縈迴西入山
下田即前所見者在昌平州西南有伏龍穴名龍城峪出
口泉飲一勺味甘色正凝碧余愕問主者駐蹕泉上事久之龍泉山温泉出州西北二
一畝泉在昌平州西南有伏龍穴名龍城峪出
口泉飲一勺味甘色正凝碧余愕問主者駐蹕泉上事久之龍泉山温泉出州西北二
貢糧運
百泉在州西南四里平地湧出不計其數中有三大
泉闊經丈許一曰黃泉一曰醫泉皇也又
有龍泉出州東南五里在昌平鄉界西北城下流至

十五里之湯峪虎眼泉也又名龍城峪：出
豐善村入榆河
望水泉在虎山下又西南有伏龍穴名龍城峪：出
湯泉上方寺在山絕頂有泉如斗汩：不絕
孔水洞在大房山東北懸崖千尺石竇如門深不可
測時有白龍出焉樵牧往往聞絲竹音有人乘杵窮
源五六日無所抵牲見仙鼠盡飛猿猱游泳而已唐
開元歲每旱必遣使投金龍玉璧禱之立應金大和
中有桃花辮浮出其大如當五錢按孔水洞今訛為
雲水洞距上方寺南十二里
湯泉在廣化西北福泉山下
王侯山衛記云自道薊州過石門石門兩山截
業正鎖驛道：傍祠漢張將軍純以有捍禦功
也又二十里為湯泉：在山坡下初漫羨四溢
戚將軍繼光始甃石梁為池：正鑒九新堂深二
丈許廣幾倍之水勢壯甚然適如石而止未至
數十步孝湯：然氣薰蒸：然若不可嚮通即而
俯之靜若玄鑑可掬而盥其氣香其味冲泡起
于下大小蚤：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蛺蝶舞與
泡影相頡頏良久乃下池之南次而下水支委
于瑞外種荷花一泉經淨可把又專其北石吞
承之穿堂而出中堂為落除覺為小方塘以上

退谷逸叟著

陵園

京北平谷縣境內漁子山有大冢俗呼軒轅臺相傳為黃帝陵薊有廟今把黃帝都薊故其陵在冀境內舊云在橋山又曰在寧州非也至鄧湖龍騰之說剛益荒唐矣劉州東北有崆峒山問道廣成子處今陝西崆峒山有玄鶴謂為黃帝陵注見司空張華燕昭王墓九州要記曰在古漁陽北之無終山一統志云在府西清河岸側之燕丹村

昭王墓前有班狸化為書生宋注見司空張華

時墓前華表亦神語班狸曰張公雖能絕子非但白誤亦且誤及老表遂見華容止風流華雅重之論及文史互有勝負言奔便是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豐城令雷煥謂華曰此千年老精必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遂使人伐昭王墓前華表伐斷華表歎曰老狸業誤我千年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狸露真形

燕靈王墓在城東金大定中改葬兩墓相連東墓之柩題其和云燕靈王葛古柩字

秦太子墓在大城北段堤村始皇巡狩駐蹕于此幼

子亡葬此

遼章宗陵在京東三河縣北五十五里

金太祖太宗陵在上京會元三年命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建行宮于其麓曾成名曰盤寧命判太宗正寺京等如上京營太祖太宗梓宮葬大房山太祖陵名曰恭陵

宣宗葬德陵章宗葬道陵二陵在大房山東北

萬壽王家在阜城門外之西碑存

元人無陵惟大者用棺木二片鑿空其中刻人形小大合為棺置壙中頭用皮帽靴襪繫腰盆盂俱用白粉大為之狗以金盞龍二蓋一碗碟匙

二

箱各一貯記用黃金為箱四條以來之送至直北園寢之所深埋之用禹馬跡平候草青方已決同平坡不可復識

嘉靖二十四年禮科右給事中陳棐疏云國家于歷代帝王陵寢之祭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處俱實有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宗陵絕無陵所但權於府西廟址掃增籬壁以畢事夫既曰祭陵而實無陵臣以為通羅之便

明太宗永樂七年五月己卯營山陵于昌平縣遂封其山為天壽山時太宗擇壽陵久不得吉壤而仁孝皇后尚未葬禮部尚書趙羾以江西地理術人廖均卿至昌平偏觀諸山得昌平東黃土山最吉遂即日臨視定議封為天壽山陵前為總神路又為門二外刻石文武大臣象獸石柱及部樓南為紅門二內為擎廛殿又為石牌坊各陵寢城正前為明樓二前為外為聖蹟碑亭為神廚庫神廚宰牲亭明成祖文皇帝陵曰長陵西為明仁宗昭皇帝陵曰獻陵東為

三

明宣宗章皇帝陵曰景陵又西為明英宗睿皇帝陵曰裕陵

孝肅宗后祔又西為

明憲宗純皇帝陵曰茂陵

孝穆　孝惠皇后祔又西為

明孝宗敬皇帝陵曰泰陵又西南為

明武宗毅皇帝陵曰康陵景陵之東為

明世宗肅皇帝陵曰永陵

孝烈　孝恪皇后祔康陵之西南為

明穆宗莊皇帝陵曰昭陵

孝安　孝定皇后祔昭陵之北為

明神宗顯皇帝后陵曰定陵
孝靖皇后祔裕陵之東南為
明光宗貞皇帝后陵曰慶陵
孝和　孝純皇后祔永陵之東為
明熹宗哲皇帝　陵曰德陵
恭仁康定景皇帝　貞惠安和景皇后俱在西山前
為享殿為神廚宰牲亭內官房成化年建碑亭
于門左嘉靖二十一年以神碑偏置門左非制乃改
建于陵門之外

世傳西內老佛正統五年十二月廣西思恩州
知州岑溪過一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
自言此非吾姓名自金川失
守大內火起吾竄潛由地道以出自湖湘入蜀
至雲南廣里聞景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
寺居二十五年僧徒踵者日眾吾復遁往南寧
陳步江一寺而踰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遊
四方以庚歲月迨遷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
老矣殆盡早晚入土無能為矣頓送骸骨歸瑛
大駭聞於巡按御史秦之驛送赴京既為老佛
途次賦詩云淪落江湖四十秋蹈來白髮已盈
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
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
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未審何人以尚
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也使之審視老佛亮
見即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秦府內官地汝
狀地餞食之何謂不是閒揚士奇尚在能出一
語乎亮佯為不知已而後命逐取老佛入西內
寿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載史仲彬致身錄
王世貞建文遜國辨曰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
文裕卿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為天順中出自滇
南呼寺僧曰我永先妓也胡濙名訪張復建真
實為我恩開之大旆以禦詔傳送入朝眾無識
者僧曰固也太監吳誠保之亦不識曰吾

昭汝舅內汝可手伏有所執伏于地曰口語之
記吾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奇終葬西山不
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章
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陸州
為府以知州岑瑛為知府瑛初遇老僧于道從
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
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耳女不聞金川門事乎瑛
大駭聞於巡按御史秦之驛送赴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試之其說如前
致之史第云正統五年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
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
苦今為僧明滿宜亟迈邦國以黃紙為書命其

徒清進持詩思思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師會官鞫之乃言真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游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上命錦衣衛銅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遂衛此事與應於紀相近然應於寔借此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訥誠識之識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十二年

也思思府未則其年理州為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有後二詩不及前之悲切而自然知僧猶已高當痴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坐好事者附會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考而一事誤耳

顏起元曰國朝壬午之事建文皇帝遜位自鄭海鹽薛武進皆以為是然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云云非載于紀傳然余考之西山不封不樹之說毫無憑據使當時果有之于時禁網甚已漸弛于洪熙之後何所諱而人遂不一志

其處也且以帝之遜為真邪龍而魚伏矣鳳而鴻冥矣何天不可摩而飛何地不可鍾而葬考康之祀忽諸又何所總之于京師一抔土也會州謂正統復出之說妄直接史斷之其言良為有見余又疑猜蛙師至日猜官僚好祀梵亡遺當時祕敢指后屍誑以為帝者紀又載奏帝以天予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既不為寔陵寧家又何云以天子禮葬乎此兩說者姑以意迎之存疑焉可也

錢謙益致身錄考成化間吳江處士史鑑明古與長洲吳文定公為友嘗請文定公表其曾祖

諱彬字仲賢之墓今翰林集中所載清遠史府君墓表是也萬曆時吳中盛傳致身錄稱建文元年彬以明經徵入翰林為彬後數訪帝于滇于楚于蜀于浪穹帝亦間行數至彬家諸從亡者氏名踪跡皆可考証前有金陵焦修撰序謂得之茅山道書中好奇喜異之士見是錄也相與敬畏太息稽徨流涕以為必有南科臣歐陽調律上其書于朝且有詔為請謚立祠附方鐵諸公之後者余以墓表暨錄參考之斷其必無者有十表稱彬幼跌宕不羈壯初與諸少年縛

貧紙吏試問下暘食與鈔給舟遣還蔡謹力田
為粮長秩入居景每條上利害多所施行鄉人
賴之如是而已今彬果遂國遺臣縱從臣訪主
多忤諱忌獨不當云曾受先朝辟召乎即不然
亦一老明經也其生平請書贈文何以盡沒而
不書乎文定公之表益據明古行狀何失實一
至于此其必無者一也表稱每治水詩使行縣
縣官以為能推使前對及應詳論無所畏彬既
從亡同居為戍卒詣父老抗論使者
貴獨不畏人物色乎縣官豈無耳者獨不知為
故翰林侍書推使前對使者于其必無者二也

表記彬生平勾繕吏詣門足跡不出里閭錄載
其間閱訪主世年之間編走海內何相背也洪
熙初奉詔稽報民間廢田歲若干石以錄
考之彬方訪脊于滇南何緣及此其必無者三
也表言彬重然諾遇事不計利害至死不悔而
錄云以從臣為徼警家所中死于獄彬實未曾坐
獄而云以從臣坐獄甚其詞以親卹也表書其
卒之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而錄云後三日表
書其年六十有二而錄云六十七卒之年與日
皆外誤其必無者四也從臣徇志之臣或生扞
牧圉或死膏草野或墜臧而淵沉或鳥集而獸

散身家漂落名跡漫漶安有晏坐記別從容題
拂曰某為補錫匾某為葛衣翁某為東湖棋北
太學之標揚擬期門之會集哉野史記壬午七
月有詔夫閒詔自滬于某清之東湖今則以為
從亡之牛景先堂甚湖者一棋從臣者又一棋
即其必無者五也錄載彬入官後元年詠改官
湖四年請墅守請詠增壽詩皆劃窩建文時政以
彬事傳致之也不然何遲閒諧書一時論諫皆
詳載而獨于彬削之即其必無者六也錄後有
歌奏記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東湖
史伸彬縛會城官吏見上奉天門賜酒饌實

鈔次日陞辭朱給事吉祖之泰莊王文學蔡張
待制羽布衣解縉賦詩明行而給事中黃鉞記
其事按朱吉墓記洪武二十三年辭薦不起二
十五年以明經能書薦入中書：詔勅二十七年
授戶科給事中是年吉正辭疾里居尚未入官
何得稱給事中祖鉞泰泰莊也張羽為太常司丞
謫南平道召還自沉于龍江此洪武初年也
王冕與靚觀高啓司詠洪武七年也解縉二十
三年除江西道監察御史旋放歸是年縉不在
朝又不當稱布衣也黃鉞建文元年以宜章縣
典史中湖廣鄉試次年中湖廣榜進士授刑科

給事中安得共武中先官給事也作是録者以
錢同郡人又死于壬午故假鉞以重彬而不知
其踪跡若是其必無者七也録云吳江縣丞孫
劉彬家問建文君在否彬曰未也微哂而去當
時匿華除奸竄罪至誅死何物縣丞敢與彬開
唉口相向乎此鄉里小兒不解事之語其必無
者八也當明古時華除之禁少弛矣明古之友
自吳文定而外如沈啟南王濟之輩著書多訟
言華除何獨辭明古之祖明古為姚善周是修
黃觀立傳其在西村集中大書特書一無避忌
乾文太子嫡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生為金滿
玉牒之主決舍斷蓬飛草之怨心竊肯之成祖
而成我皇上紹述之善也按匿祖子末為銀臺
時具疏請記建文大纂言建文君高皇帝太孫
乾文太子嫡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生為金滿
玉牒之主決舍斷蓬飛草之怨心竊肯之成祖
用王景議以天子禮葬遣官致祭報朝三日而
成祖之不欲廢其記可知也思詔衆記或節諸
臣是也于建者宜祭記乃建文何獨不得記因
請祀于孝陵高皇帝之侈或數文太子之倒置
下部覆如議留中不報而妥非匿祖一人之私
言也方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亦嘗請追謚
建文而以景皇帝及元順帝為比謂親同當
視景帝避位尤當視順帝人皆論其不列暨萬
曆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
華除景泰不宜附録並形泰辭乃景泰附録改
正而建文年號報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神宗

始允禮臣笔諭遂升臣楊天民臺臣牛應元等
陝而奉有建文事蹟着附載太祖高皇帝紀之
文仍存其年號之旨其維其慎越今又四朝矣
推而論之不帝何以編年不帝何以議享存其
年號不得不復其帝統寘其帝統不得不酌其
徽稱與修其祀典事本相因理原一貫合先後
諸臣之章奏神宗需發之明綸已示顯號鴻名
之斬矣且成祖不當曰欲法周公輔成王乎令
孫子而在未必不復辟也又不當稱建文為少
帝乎位號依然未如景泰之追廢為郕戾王
也且建文得統于高皇帝尤非若景泰之因危

拆立也乃一則滅于易世之後一則滅于
數十代之外不見謂表章之罔明靖難無光而
不知天與人歸成祖自不能逆征誅之勢迫窮
事去建文亦何必存揖讓之名要以承祧有主
即冢君避野原無傷太祖之心況一脉相傳則
維體開天更逃禪文皇之緒而何嫌何疑之有
哉皇上至仁符高盧受遇禹遜希憲廟追崇景
帝之規追體神宗褒表忠魂之意則臣有四說
于此參觀實錄令建文自為本紀無涸附以成
萬世之信史一可議也祛西山不封不樹之訛
而改尋成祖禮葬之蹟因以表為陵墓二可議
也倣恭仁康定之謚法而斟酌于二字四字之
間三可議也即圜為寢而奉春秋二享掌于南奉
常四可議也夫然後皇上孝之心盡二祖列宗之
心盡而三百年來臣民之心亦無所不盡佥祖
德而陰孝思恢皇謨而舉廢典端在此矣

附載

洪武乙卯冬十月詔定陵祭禮命翰林學士承旨
禮部學士梁韶魏等奏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
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
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
日則用節禮從之

十五年夏遣使訪帝王陵寢先是上問宋史見
宋太祖詔脩唐代帝王陵寢及後寢嘆曰此美事也遣
翰林編脩蔡玄侍儀舍人李震亭陳敏于謙等
四方求之仍命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
有廟祀并其圖以聞于是陳州有伏羲氏高高

宗孟津漢光武鄭州周世宗肇宋太祖太宗真
宗仁宗鄧神農氏寧遠寧帝延安軒轅氏西安
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景帝咸寧漢文
帝興平漢武帝長安漢宣帝富平後魏文帝扶
風隋高祖三原唐高祖醴泉唐太宗肇城唐憲
宗涇陽唐宣宗滑縣高陽氏高辛氏內黃商中
宗順天元世祖東平光帝曲阜少昊氏趙城娟
皇氏懷河南堯王會稽夏禹王宋孝宗凡三十
六陵是年定官行視帝王陵寢遂禁樵牧設守
陵戶陵二人三歲一傳制遣進士奉香詣諸陵
令有司致祭告嘉靖中又有

武功姜嫄后稷之祠慶都堯母之祠二十六年
令東馬過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
馬如違者以大不敬論

竭陵記

萬曆八年三月上奉兩宮皇太后幸昌陵
行奉祭禮幸安發京大駕華城從官行禮畢前
導純督官張夢龍昌平總兵官楊四畏及昌平
州官吏師生朝見于行宮賜元輔張居正及次
輔張四維申時行膳酒有差壬子駕發華城
至天壽山紅門降輦由左門入兩宮皇太后陞
輿上駕前導后妃後隨至感恩殿侍膳畢上陞
座從官行叩頭禮本日駐蹕感思殿祭日質明
上具青袍奉兩宮皇太后幸昌陵后妃乘輿至長陵
門來降輿皇太后：妃于陵殿左右設障屏少
待奉引官稟上至左門外典儀唱執事官各司
其事內贊對引導至拜位奏就位詣前上香上
三上香跪讀祝復位四拜傅贊問奠帛行初獻禮
導至御案前獻帛奠爵上文皇帝御座前獻爵復位跪傅贊奏官復位
導至文皇后御前獻爵復位跪傅贊奏官跪
讀祝俯伏興平身傅贊同亞獻禮終獻禮執爵
者代獻四拜傅贊同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
各詣神位上置拜位之東捧祝帛官出殿門禮

畢傳贊同百官上香行初次即次出先謁永陵侯駕
執事官徹牲設酒果畢酌上奉兩宮皇太后幸
后妃入女官奏就位行四拜禮奏上香女官捧
香皇太后三上香讀祝官跪讀之左讀祝官跪于上後讀
皆跪上跪于皇太后之左讀祝官跪于上後讀
訖奏興四拜禮畢出次詣永陵昭陵行禮如長
陵是日遣公徐文璧侯李言恭伯陳王謨杜建
宗陳景行李偉分祭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
康陵都督沈至祭皇帝陵寢李鶚祭恭讓章
皇后中官祭慶廟慶后吳后都指揮僉事蔣克
謙祭哀冲莊敬二太子各墓園侯張建元祭天

壽山神初擬本日仍駐蹕風恩殿望母與上閒
陵所艱于得水且因念六軍恐難以久屯必須
當即日駕回張華城以庇駕謁陵行禮畢賜軸
臣張居正張四維申時行白金幷論兵部以
遵尚昌平加賜駕官軍防護辛苦給賞如京軍例
又次資宣大頂閘防護官軍以示朝廷撫恤恩
優無倉益兵之至意論戶部曰朕嫩躬謁山陵
經過地方百姓勞苦本年分田租量與蠲免以
示優恤甲寅駕發華城暫駐蹕功德寺行宮
復賜勅臣前後奏兩宮望母后妃御龍舟回京
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俱于西直門迎駕上還宮

是行也上自發京以至還宮往來皆乘馬諸供
億無從者約居人老幼扶攜載道瞻仰歎頌達
于遠近戶部請照隆慶二年例昌平州宛大二
縣免十分之五從之

察勘皇陵紀

紫禁東已四月二十五日辰時上召成國公朱
純臣恭順侯吳惟英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
萬煒鞏永固宣平伯衛時泰禮部尚書林欲楫
侍郎王錫袞將德璟來中極殿時臣璟方病渴
即力疾入午門直房同王公小坐旋入左掖門
纂脩館待詔臣將德璟奏孝陵在鍾山古稱龍蟠虎踞之地最為形勝其龍脈從茅

山來歷燕岡武峙華山白雲峯龍泉庵一帶至
陵可九十里祖制附陵二十里內禁例甚嚴今
新開諸窑若碍龍脉自當嚴禁只是愚民無知
以前似不必究臣又見宗室舉人朱統鎮會有
疏言孝陵水口閘砂諸處亦有私取紅石并陵
後龍潭一帶皆當查看又前歲有淫祠百姓全
大功既言泗州祖陵鳳陽皇陵二處亦當照管
上曰是全大功閣臣旁立對曰是全大功臣再
奏何不曾閘得領閘閘臣皆謝不知上命臣等
起來隨口賜宴坐臣等出檻外跪謝因叩頭言
時方祈雨齋宿不敢用酒上曰特賜酒又謝不
允坐上命即更衣入坐隨命內瑞布席計十三
人各一席四閣臣及林尚書同坐係長桌用金
蓮花杯臣錫袞臣德瑛同坐鍍金蓮花杯：高
大如龍圓可四寸下有三小帶承之旁有荷柄
儼然一大蓮花也其熱戚諸席在西皆御膳所
自備蔬果各席可三十餘器皆精潔席各二花
龍揷蓮花中瑞云未入時上自執各席觀之且
手自安花云隨召光祿寺官八人入行酒：有
異香皆出御衣祿解也酒三巡湯三飯一

閒板不甚清水所以水勢壅塞時有淹沒之患
上頷閘臣曰這奏說的是鳳陽泗州須一并
踏勘閘臣承旨晃臣璟將叩頭起上又令再奏
來臣奏中國有三大幹龍中幹旺氣在中都結
為鳳泗祖陵南幹旺氣在南京結為鍾山諸陵這三大幹
北幹旺氣在北京結為天壽山諸陵這三大幹
本朝獨會其全真是帝王萬世靈長之福上曰
這三大幹都從崑崙山發脉來臣奏說如聖諭
儒者言南北兩戒自岷山嶓冢來負地絡
之陽至揚子江入海為南京北戒自黃河積石
來負地絡之陰至天津入海為北京是兩大戒

勢豪大姓把持立行奏治罪欽楫奏楊應祥
江西人今丁憂回籍恐不在家有原任禮部郎
中今陞浙江提學副使王應華係臣舊屬官如
楊應祥不在即取王應華來上曰一并行文取
來回楊成國公路費二百兩綵緞二十表裏新
興侯路費一百五十兩綵緞十五表裏尚書林
瀚應祥兩綵緞十表裏命再賜羊酒同出擺
外叩頭而出時天氣尚熱開四大門薰風習習
上寶座周圍列金龍形一片黃金璀璨也內置
金椅及御榻以黃綾衣之諸臣就席時上用茶
閒覽案上文書司禮監大璫傍侍立而諸臣坐

山河形勢研究兩京收住上曰遼北戍是至天津
入海處臣奏北戍自太行山一帶過天壽西山
入京城至天津便是大海結聚處就是西山一
帶龍脈過處亦不宜開窯口上曰西山一帶亦
當始皆起來修立上題韻久之即曰成國公新
樂侯禮部尚書臣三臣同過上曰今命卿等三
人將往南京孝陵會同奉祀及守備神宮監攢
部禮科察勘附陵三十里及龍脈經行處并左
右砂水俱不許開石燒灰免新洽窑房惡行拆
毀樹木栽種或宜移去或宜栽補俱詳察便宜
行至泗州祖陵鳳陽皇陵一并最行踏勘如有

撫按作速修理禁飭而大功疏到票已有旨而
已上遂特發旨二百餘言詳述孝陵及鳳泗二
陵察勘事情仍錄開陳給勅書以行謹部侍郎
臣蔣德璟恭記

附蔣德璟鳳泗望陵記

泗州與盱眙縣夾淮而居相距五里許廢浮橋
從州城外沿淮北行十里渡小河即基運山也
山一斥皆漫土嘉靖中始啓改稱基運云景與以
馬入御碑亭佳氣遙聞古梅萬株數百步為紅
門穹即祠祭署也世襲奉祀朱自謙來迎引入
殿前行五拜三叩頭禮殿前豎石闕四石獸十

六石馬六內臣控馬二朝臣十四殿內三黃幄
置神座德祖玄皇帝后居中南向即高皇帝高
祖也懿祖恒皇帝后居東西向熙祖裕皇帝后
居西東向其陵寢神宮御器一如孝陵及天壽
制殿門後即熙祖陵所稱萬歲山者也高皇帝
以世遷遠不輕祖故斬以德祖為肇基而德懿
二陵經兵燹亦失其處故止于熙陵寢殿行望
祭焉龍脈西自汴梁由宿虹至雙溝鎮定伏萬
狀為九岡十八窪從西轉北亥龍入首坐癸向
丁一大坂土也殿則子午陵前平地壠數百丈
皆高數尺純身九曲水入懷遶從御橋東出與

小河會又前為汴河其左為徙河為二陳溝又
前為泗州城有塔又前為大淮水皆從西來
遠陵後東北入海而淮水灣環如玉帝皆逆水
也又前即盱眙縣治來帝所書第一山立山不
甚高狀峯巒橫亘八九與陵正對即西前穿山
又前二百餘里為大江而陵後則明堂九曲水
遠玄武又後為影塔湖又後為汴湖又後二百
里為黃河又數百里為泰山大約五百里之內
北戴河南帶江而十餘里明堂前後復有
淮泗汴河諸水環遠南東北惟龍自西來稍高
耳陵左肩十里為掛劍臺又左為洪澤湖又左
為龜山即禹鎖巫支祁處又左為老子山自老
子山北至清河縣即淮黃交會處也陵右肩六
十里為影塔湖為九岡十八窪又右為柳山為
朱山即汴梁宿虹來龍千里結穴真帝王萬年
吉壤縣令隨微奉云大水時殿前可一尺其山
較泗州城中地高可丈餘惟御碑亭前築堤稍
斜射而東一帶人家蔽塞案山似平明堂為所
耳年飯祠祭署朱君所因與瓏嬉酌數巡而歸
謹按圖說稱熙祖世為句容通德鄉考家巷人
生宋季元初至元間因亂挈家渡淮至泗州見
其風土醇厚居焉泗人社會常推為祭酒居泗

凡三十八年一日臥屋後楊家塢下墩有窩遇
二道士過指臥處曰若葬此必出天子其徒曰
何也曰若以格技試之必生葉亞呼熙祖起視
故熟睡直士乃抽格技去十日後熙祖從晨往
驗果生葉因拔去生枝別易枯枝前道士復下
心異之見熙祖在家因指之曰必此人易去遂
語祖曰若有福殘葉此當出天子語訖不見
元致和二年丁卯夏熙祖殁因葬焉甫封土即
自成坟仁祖年四十六冬十二月携南昌昕貽
臨淮三王及曹國長公主遷于鍾離東鄉昕貽
之未塲里淳皇后見一異人備鼈奇貌黃冠朱

棠衆簡校白藥一丸神光煇室使吞之遂孕明年天曆元年九月十八日太祖高皇帝生聖遺戊辰壬戌丁丑丁未也初葵明前歲餘再將誕之夜紅光燭天里人起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也舍旁故有二郎廟時閉空中語亟徒云至晚果徙東北百餘步高皇帝再生淳皇后抱浴池濮曰家貧之額稱具奈何忽紅羅浮水因取而衣之今傳為紅羅降具生慶常見五色云氣小名明光山有紅廟在焉廟在時始縣百二十里又高皇帝龍飛定鳴金陵追尊四代已建仁祖淳皇帝陵于鳳陽因命皇太子至

濠泗祭告祖考妣于泗州既未謁玄宮所在時向城西湖憑弔歲時遣官致祭洪武十七年甲子十月十二日宗人龍驤衛總旗王貴從回河歸始即畫圖賜說識認宗派北出于外年老處葵處備陳靈異始末貴故悟照祖訓渡者即命皇太子至泗循建陵寢號曰祖陵命禮部考察冕冠服制殿後每歲入小二十六祭設祭田一百四十九頃餘選人戶三百一十四戶內署事當貴奉祀四品服色子孫世襲管理製造三祖冕服遣殿後每歲入小二十六祭設祭田一百四十九頃餘選人戶三百一十四戶內署事當貴奉祀四品服色子孫世襲管理服等物龍及湖水衛梁東南角岸命南工部郎中韋修理并砌石堤二十餘丈命南禮侍曹朝重工部郎沈演周詩再築護堤二道

池北偶談二十六卷

（清）王士禎撰

清康熙四十年刻本

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凡談故四卷、皆述朝廷珠典及衣冠勝事。其中如戊己校尉褰帶官之類、亦閒及古制。談獻六卷、皆明紀中葉以後及

國朝名臣碩德畸人、列女。其中如論王綱張商英張采之類、閒有摘斥其惡者、蓋附錄也。談藝九卷、皆論詩文。領異標新、實所獨擅。全書精粹、盡在於斯。

談異七卷、皆記神怪、則文人好奇之習、謂之戲錄可矣。池北者、士禎宅西有圃、圃中有池、建屋藏書。取白居易語、以池北書庫名之、自爲之記。庫亦有石帆亭、嘗與賓客聚談其中、故以名書。前有自序、康熙辛未作也。

王阮亭先生著

池北偶談

文粹堂藏板

池北偶談序

予所居先人之敝廬西為小園有池焉老屋數椽在其北余宦游三十餘年無長物唯書數千卷度置其中輒取樂天池北書庫之名一之池上有亭五楹類畫舫曰石帆者予暇日與客吐其中竹樹颯然池水清澈可見毛鬚游儵浮沈往來投竿鑽之中頗而樂之則相與論文章流別晰經史疑義至於

國家之興故實代言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時亦及焉或酒闌月

隨聞舉神僊鬼怪之事以資嗢噱
兩及游藝之士
傍記錄日月
二十年來官京師所聞見於公餘
大夫之閒者非甚不雅未嘗不集
之簡册藏在篋中未遑編刻一日
序二
乃出風雨之餘盡付兒輩掇次第
為一書名其牒目曰談故曰談獻
曰談藝曰談異其卷所附錄者稍
以類相從凡廿六卷藏之家塾
未足子孫大方可以畜德小亦可
以多識質乎博弈昔聞諸聖人之

言矣康熙辛未秋漁洋山人王士

禛序

辛巳長至海寧門人陳奕禧書

池北偶談卷一目錄

談故四之一　凡六十六則

鑾儀衛
部曹入翰林
上考
經筵日講
傳旨著制番國
裝潢極精
兄弟九列
父子同時顯貴
父子同官
文子尚書
甲午浙榜三狀元
戊戌三及第
崑山徐氏三及第
鼎甲狀元
合撰吳氏兄弟
兄弟學士
長洲彭氏　父子
尚五經入翰林
北岳肥與
經筵題名
補缺式
特賜進士及第
二甲後
配享
復內閣
起居注
俄羅斯
父子尚書
父子宰相
戊子北榜二及第
德清蔡氏二狀元
蘇州會元狀元
同邑一榜及第
一邑甲科之盛
父子學士
特恩勗會試
賜侯銀典
上御番表文
即與武
同榜題名
坐次
起居注
翰林結銜
禁師生
賜生員金
巡方
翰林卿寺廟
閱江樓
督撫內陞
京堂
外閫封使
試錄題錄
闕額
文武互用
中堂
郊勞
初選方面
賜狐裘講義
士黑勒威勒
大中
發陵
會元解元入翰林
伯尚
殉葬
布政陞尚書
歐陽夜記
學士贈尚書

忠北備攷卷一

清芬王士禛阮亭著　高郵姪廷琥館槭校

聖德編

本朝經義衡鑒儀使秩　品秩正八品不乘肩輿康熙六年
宋義使丁酉鴻中上第未改　官下四等選庶吉
羊屑興悅之卿矣鴻中特蒙別書名孫山最長十人前矣
幸永光予也

特賜進士及第

戊戌春　世祖視復武江南丁酉貢士以古文詩賦試
進呈硃筆親定鴻第一　是年禮闈榜後　上復特賜坐
論試瀛臺賦甚工　上深喜之蓋年已多秋復行奇賦集
中式賜一甲第三人及第

部曹入詞林

郎中與司業較修陛內院行與自來允鈐始內院詞臣與
省一體年例外轉監司自來之例始有不行吏部自十
八年停內陞五部　例選郎金擬敎以加銜僅得太僕寺
承康熙九年始復故五
二程後

康熙八年　上幸太學後允御史傳世舟請求三程子
後於河南撫臣以明

中式舉人張貞生等　謂設武會試專取武江南丁酉貢士以古文詩賦試
論試瀛臺賦甚工　上深喜之蓋年已多秋復行奇賦集
中式賜一甲第三人及第

部曹入詞林

郎中與司業較修陛內院行與自來允鈐始內院詞臣與
省一體年例外轉監司自來之例始有不行吏部自十
八年停內陞五部　例選郎金擬敎以加銜僅得太僕寺
承康熙九年始復故五
二程後

康熙八年　上幸太學後允御史傳世舟請求三程子
後於河南撫臣以明

延祀名士似為五經四子永垂俎豆之盛　上允行
衛聖公孔毓圻疏請以子張子夏子游子思子孟
湖南巡撫時以濂溪書院周冕為博士部議吉格不行

上考

癸卯甲辰之間更定內外官考滿之例當競試然未數年輒
從四品係載考充為太常寺太祝品卿長日本設考課為發
勤勞者一以官高下為敘劣則降俸合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
並合上下考主簿合中考協律合下考某等合與校品雖萬
疇實切倚事右今一概可歎也

配享

宋行宅帝王廟配享功臣多不愜人意者如魏武汲黯彼程
昔配文帝以質朗正則配唐玄宗既重且謹配唐玄宗既重不及曲江為平肅宗
配享不及汾陽郭伋皆不可解

經筵日講

康熙庚戌七月　上名翰林學士張瑃侯年高準講消
千乘之國一章經義一章　上大喜隨命取經
筵日講儀注以進是歲十月有　旨論禮部帝王圖治必借
古典學以資啓沃之益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官即舉行爾部
詳察典例擇吉具儀來奏

復內閣

康熙九年十月內院復為內閣復翰林院官屬一遵順治十
五年之舊以國初巴泰為中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索額

冲年寄爲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魏裔介仕至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對玲納爲文華殿大學士管刑部尚書事折爾肯哈占爲中和殿學士富察氏達都爲保和殿學士十四阿玉爲文淵閣學士陳敬永爲東閣學士折庫納熊賜履爲翰林院掌院學士俱兼禮部侍郎

傅而都嘉利亞國

貢有　自該國從來未通中國凡賜費皆加一等其人物貝物與荷蘭略同

趙慎注

康熙己酉大西洋傳西教利瑪竇國名使馬可撒爾達納入

康熙十年二月講筵初開工部尚書王熙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熊賜履進講大學衍義至治國平天下之道一節因及明德親賢及尚書人心惟危二句給事中吳國龍疏言皇上聖學緝熙宜及時研究經史以廣聖德而裨治理臣等職司講讀不得旨報可

龔樹鹽搜

文昌雜錄北州作四庫館臣因之

唐時設門下有龔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唐制百官入宮門必搜御史臺之太和中乃下詔宰臣奏事停其監搜

康熙初御史李秀奏請百官佩刀並上殿參事亦循後李御史棄疏龍之

俄羅斯

俄羅斯國以順治十七年遣使入貢不知正朔自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

諸王弁州所記布明盛事及徐應秋談薈所載因憶本朝盛事數則記錄於左

兄弟九列

鄭定梁公滿覺滿遠滿標兄弟相繼爲史部侍郎清慤歷戶禮兵刑四部尚書大拜滿覺滿標皆給事中繼本子滿遠由東敏事維樞子皆前史部尚書愛新覺羅健

父子尚書

宛平王公崇簡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子熙以禮部侍郎加尚書遷左都御史兵工二部尚書大拜公時六十餘尚無恙

父子同時顯貴

故縣張尚書忻以大司寇家居子文端公鵬翀年三十六滄州故尚書戴明說爲戶書子編修王綸以願治乙未及第二人下科庚戌進士官御史

父子宰相

高陽李公霨前明文敏公國耀子大名成公克肇前明文穆公基命子皆父子宰相

父子尚書

鑲藍傅大司空維鱗前明太宰永清子文子皆尚書

戊子北榜三及第

順治戊子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下辰榜眼及第第五名
戴王綸乙未榜眼及第第八名熊伯龍己丑榜眼及第

甲午浙榜一狀元

順治甲午浙江熊伯龍陵詩學館主試榜狀元及第者三人
康熙庚戌狀元徐元文啓修撰廷試讀卷官充殿試讀卷官
乙未史大成鄭人甲辰嚴我斯歸安人庚戌蔡升元德清人升元即
路鴻從弟

戊戌三及第

順治戊戌科第之盛者頗稱一時狀元徐乾學昆山人榜眼
秦松齡又會元也己亥榜眼
榜眼
探花
兄弟
昆山二徐元文及第外又有己亥探花菓方論德清庚

戌狀元蔡升元常熟
顧治以來蘇州會元六人乙未蔡啟僔人丁未黃釗繡榮
永樂彤吳縣人二
乙卯申甫會試會
明人癸丑會元
州人狀元七人戊
戌及第外又有內
戌狀元孫承恩內辰探花翁叔元己未狀元歸元肅

全椒吳氏兄弟

全椒吳氏兄弟同胞五人其四皆進士一榜眼及第
官中書舍人二國朝順治己丑進士四國對順治戊戌進士
榜眼及第官翰林院侍讀亦前癸未進士官禮科都給
事中國對國朝康熙庚戌探花及第刑部尚書
士榜眼及第

父子學士

桐城張鵬翮英兼翰林院學士
侍讀學士又同為日講官

兄弟學士
華亭王右都鴻緒先爲內閣學士二兄頊齡九齡幷翰林侍
講學士
特恩賜會試
殿試乙酉鄉試山東法若虹以五經魁於朝特　旨殿中
書舍人仍與會試丙戌連入翰林其弟若貞同科進士給事
中
長洲彭氏二及第
長洲彭氏定求丙辰狀元望求于戊探花同登祖兄弟
雍治中御史張煊以忤梁陽卿死　世祖皇帝親政後特

復其子蔭生及恩騎尉世襲爲太常少卿累陞兵部侍郎外簡蘇松兵
備道使康熙中直督尚書朱昌祚血撫尚書上官鼐中法死
上親政後其子類寃以朱之子敘爲兵部督捕理事官王之
子盛唐爲大理寺少卿
兩五經入翰林
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望李霨錄候名二林文英皆以五經魁
聞特　賜舉人明年戊辰俱中式嗣鎌榜眼及弟文英庶吉
士
士魯番表文
土魯番自順治十二年入貢至康熙十一年因毛鳥鼠寒
伊忒舉復貢具記魯和隆武歸爲表文略云土魯番回
統攸同何異於古之占什特恩澤翠生朝
法紀軍威比隆於楷黑寒勢聰明格物窮
皇上聖學知天錫如日升之無不照　皇上
之無不臨所閃燦超越乎堯烏戚衛皇恩浩蕩實出於度
量克仁開疆而鴻圖咸寧洪福靡堅而皇圖應運後稱
于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予昔在禮部見荷蘭進羅琥
珠鳥國表文用金花箋文義皆如中國或問是國夷人代作
也

北岳記典

五岳皆祭於山獨恒岳祭于曲陽自漢宣帝神爵元年始而
恒山實在淶源州相傳舜置於山川北乎大茂山乎雪不能
前有石飛陘遂祀焉即今曲陽廟廟石上有跡宛然史漢唐書之文明甚不始宋也沈存中筆談云北岳謂之
大茂山半屬契丹以大茂者爲界陘嗣當在山下石晉之後
利遂江內今嗣乃在曲陽、蘇說本此也明弘治中馬端肅
公曾請改嗣於山巔下隸部竟格於倪文毅公按南園漫錄
云倪公爲兵部常奉命祀西陽於神神指旁作一人與之遂
生公因名語以是則帆不為改祀云順治十七年　上允
刑科給事中姑本盛之請罷曲陽廟祀嗣源十年因獨之
訛孚是始釐正焉

士多或一年少或數月即遷去至康熙十二年重定品級考
改職滿學士爲正四品祭酒仍舊四品與侍講學士較俸陞遷
故崑山徐公在祭酒者餘二年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
大宰予沈公繼之時復改詹事府少詹事侍講學士
康熙初詹事府副坊諭門既裁史官必歷司業然後得陞侍
讀時予蒞之故編修檢討無不爲司業者幸不數月即遷去賜
與十四年復設坊局於是修撰編修之陞中舍而司業與之
軟俸陞滿命減東北二年餘不得遷矣祭酒司業自國初
仍有題名于任所祭酒與宛平到公最稱其閎通詞翰堅石

殿試

自庚申己後諸舉會試皆逆以次創平各省奏狀補行鄉試故屬建
有庚申科主考戶部郎中到元熱大理寺評事白安猶爲西
貴州考于戊科廣西主考翰林院修喬萊刑部員外郎楊
佐國貴州主考翰林院編修沈朏初戶部主事陸錦名實南
四川皆癸亥科雲南主考翰林院編修朱漢安戶部主事高
瑄四川主考翰林院編修方象瑛史部文選員外郎王材任

會次

詹事府少詹事舊與掌院同一品在京得乘四人肩輿後重
定品級考改爲四品在朝班列左右通政大理少卿下至大
朝則二宮詹與大學士內閣掌院學士都御史列坐殿上內
坊掌坊庶子作會特請諭德充馬諸官皆五品翰林而坐太
常太僕少卿順天府丞鴻臚卿四品之上是又不論品級

學士於本官之上孟不貳事非案因之惟宰相則否　本朝
翰林列散官於本官之下與諸司異亦酌此意若宮坊以上
兼翰林官者皆列於本官之下散官亦列於上不復窘
翰林同公翰林故事相沿多不知所由惟此考據等詳又按
五代會要大曆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宮下
及通鑑注侍郎合人風仟園校職在宮下今皆列

中堂

明洪武十五年設內閣大學士上命於翰林院正五品中
年又命改閣大學士右右春坊大學士俱爲翰林院官故院
中設閣老於座於上而掌院學士反居其旁諸學士稱閣老
曰中堂以此按湘山野錄錢希白見丁冀公氏若戲曰中堂

遂有如此宰相之問乎又問纪綱高節公與康節公曰未如中堂胥庵之天下元王揮秋澗有中堂事記元初中書省事皆前此矣

起居注

明初甲辰年設起居注秋正四品以宋廉觀觀爲之見七年改正五品後革十四年復改改正七品以華仲亨爲之久之復革歷祀仍舊改江陵相定歲以修撰編檢史官兼之日講官日輪一員記注起居兼掌綸誥命詔等令日之制即本江陵遺意也若別起居注別爲事官而前代後乃歸之史官殊失制旨完掌詹以下官初无起居注官不專史官此其異也按洪武六典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一實錄大千六品上掌錄天子之動作出度以修記事之吏屬門下省起居舍人二人亦從六品上掌錄天子之制詔德音以修紀言之吏屬中書省此即古左右史之分職至明而合爲一官今仍之耳

勑封

安親王平湖肅親王平閩粵靖藩秦良玉子平滇黔凱歸上皆部勞於盛滿倘四二十四藩王都統滿漢大學十尚書侍郎阿思哈尼哈番以上大臣指從既出品朝 皇帝對天行三跪九叩昭禮成上大臣及出征王將軍等跪行聽畢上御殿傳諭王大臣侍班武職卓引出行王將軍等朝見行三跪九叩頭禮畢賜茶回宮

禁師生

唐人五代最重座主門生之禮明代尤甚萬曆中門戶既成一爲師生終身以之惟嘉靖八年張璁霍韜爲主考戒諸生不得從弟子禮 本朝沿明之舊前治十五年戊戌科給事中胡悉等建言鄉會試不分給房不稱師生至康熙十八年已未科始復分房舊例而師生之禁仍嚴

引進方面

周治己丑會試後以兩廣初定若人遂用新進士候鈐者二甲授知府進士授翰林者五臺駐劄完縣名父老獻詞例也然止此一科爲然

賜生員金

康熙二十二年春二月 駕幸五臺駐蹕完縣名父老獻詞賜金有蔡升桂者自陳縣學生員家貧無以爲養 上命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及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句稱 旨賜白金五兩金盤龍麥果六枚仍諭曰爾當努力讀書鬥卷有益此事載西巡日錄

賜 御筆滿義

初 上以御筆頒賜內閣翰林院不得與恒用書扇州魏公家一拜賜耳康熙二十 年扈從西巡撫郊浴疏請頒賜 御筆滿漢大學士清慎勤三大字部議俞其請遂遍賜編 賜各直省督撫云千戌翰林編修孫卓禮部郎中周燦明人林麟焻冊封琉球奚至翰林起居注諸臣即部院大臣侍班武職卓引出行王將軍等朝見行三跪九叩頭禮畢賜茶回宮 五安南亦以爲喬若德頒賜琉球得守禮之邦安南得忠孝

守邦各四大字上溥莊四溥經溥恩成均領以在京三品
大臣國子祭酒四品亦得拜賜在外則　品官撫及在籍三
品大臣亦與焉一　十四年　駕幸昭陵　上以前代帝
拜謁　人　編建布政使侍從學道僉事管
巡方
上諭建陵等人
曰　帝王之凡　駕者必如尚貽等有罪發遣焉人然後可
後牛馬雜　上謂之何利如此
　　京堂五品缺則仍回居本職不與授御史也後仍歸御史
　　內陞
　　梁熙中總督內陞者蔡含莫洛劉
向書新晉李之芳兵部尚書川陝總督吟兵部尚書劉
　　總督土國寶戶部尚書新開總督
　　晉撫內陞
　　梁熙中總督內陞者蔡含莫洛劉
向書新晉李之芳兵部尚書川陝總督吟兵部尚書劉
總督土國寶戶部尚書新開總督
　　先令僧記作記成沿溪諸公集芳有此文稿實不果作
　　發陵
康熙二十二年陝西巡撫部院資發前康　定二家法司按
律擬罪　上以發者前代帝　陵墓特令加等因　命歷
代帝　陵應加守衛人戶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去卿雒成升林侍讀等
　　巡方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　駕者必如尚貽等有罪發遣焉人然後可
後牛馬雜　上謂之何利如此
　　京堂五品缺則仍回居本職不與授御史也後仍歸御史
　　內陞
　　梁熙中總督內陞者蔡含莫洛劉
向書新晉李之芳兵部尚書川陝總督吟兵部尚書劉
總督土國寶戶部尚書新開總督
　　與治中百官罰俸者有士
　　未公停止
　　翰林細心寫
欠一筆有公後改大時改滿洲員外郎入人物祭院本無
　　毛事忠宗洋當院改增記注滿漢十事四人中書舍人六人
　　未公停止
　　大中
明太祖初定天下建國號急在大中既而所入乃得大明故
當時錢文有大中通寶
　　開江樓
友人紀伯紫從金陵人官
滿開江樓住即也
　　先令僧記作記成沿溪諸公集芳有此文稿實不果作
　　發陵
康熙二十二年陝西巡撫部院資發前康　定二家法司按
律擬罪　上以發者前代帝　陵墓特令加等因　命歷
代帝　陵應加守衛人戶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去卿雒成升林侍讀等
曰　帝王之凡　駕者必如尚貽等有罪發遣焉人然後可
後牛馬雜　上謂之何利如此
　　京堂五品缺則仍回居本職不與授御史也後仍歸御史
　　內陞
　　梁熙中總督內陞者蔡含莫洛劉
向書新晉李之芳兵部尚書川陝總督吟兵部尚書劉
總督土國寶戶部尚書新開總督
　　與治中百官罰俸者有士
　　未公停止
　　翰林細心寫
欠一筆有公後改大時改滿洲員外郎入人物祭院本無
　　毛事忠宗洋當院改增記注滿漢十事四人中書舍人六人
　　未公停止
　　大中
明太祖初定天下建國號急在大中既而所入乃得大明故
當時錢文有大中通寶
　　開江樓
友人紀伯紫從金陵人官
滿開江樓住即也
　　會元解元入翰林
世祖初年科名自丙戌迄己亥會試第一皆入翰林庶吉
李人龍不與後以弱冠為中書舍人正月程可則以磨勘破
點乙未己丑年伊會試開榜逆十引見四海了　上語學
士日北人山東解元也改庶吉士次授御史官至都御史
巡撫安南自辛丑至庚戌例又一變康熙癸丑　上以會

元韓參爲狀元榜中解元皆改庶常內辰亦以會元彭定求爲狀元乙丑以會元陸肯堂爲狀元凡二榜皆狀元定例入選逐回有幸本者亦有陞甲恩例前十名亦如之

京堂

京堂小京官史部科道官內陞者無經授之例康熙中張鵬遷鄂爾泰子弘昇俱以侍郎授之弘昇亦以二十年襲封定遠平南國王康熙二十一年琉球安南復入貢冊封册封安南國王副使中書舍人徐葆光編修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焻往琉球二十二年冊復入貢冊封副使翰林院侍讀全魁編修海寧查慎行以疾未行

伯高

福寧伯高死於倫赴於孔子孔子曰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

殉葬

八旗舊俗多以侍妾殉葬朱御史小吉嘉始建議禁止

武錄薦錄

科場試錄薦錄其來已久東觀奏記載鄭覃知舉宜宗索科名記與禮部貢外郎趙嘏家科目記深成十二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數十國前受封遣使者惟安南琉球二國而已改御史干巳遷戶部郎中矣康熙二十年遲羅壽甘以海道管遠令以一教印付其使臣帶往於事理甚便而亦不失柔遠之意嘉靖時使臣印付以鬼哭朋黨弊端使回之定制更改頒來歸來受冊封後

政使宣於尸部尚書不果明盛時中外用人如此大略時以布政使張五典爲兵部尚書則以其于御史鋒死節蓋異數也本朝順治中布政使往往入爲侍郎康熙初定品級考布政使內陞止於太常光祿卿而又不及太僕卿也

閻盦

予鄉啓顏名臣閻盦者如鍾司空龍湖列畢司徒自陽自嚴皆司空兄素珩先太師大司馬湛持公象其尤著者曾通政葆采珍司空之兄也身行最踐歷爲醇儒品不在龍湖之下然名位稍卑例不得謚歸切延易名重典亦顧其人何如耳今例尚書以上乃得謚國史二品以上乃得立傳其以名位卑沒者多矣近王紹祿北山高躋請死節諸臣不必拘定品級皆當予謚以鼓忠義之氣其論最止格於部議不行

歐陽從龍

今言京堂中試翰詹與進士庶吉文中子胡瑗歐陽修四人從祀歐陽以濮議故故予敬特進之也予謂歐陽公人品學術亦自不愧然以世廟君臣之私進之則謬矣公之生也以此負誇其沒也以此從祀所謂求仝之毀不虞之譽者也

世祖御書

門山新法海寺前對製碑湖　世祖皇帝翠華駐此瞻眺湖光日勘今名敬有巨碑刻敬佛二字筆勢飛動　世祖御書也

文武互用

本朝用人器使有不拘文武資格者以武臣改文職如順治中總兵官李國英改四川巡撫後爲總督川陝兵部尚書總兵官胡章改山東右布政使遊擊王進寶改山東右布政使副將武職如非浪道參議朱衣客改陞行四川總兵官史部侍郎陳一炳戶部倉場侍郎周士世前總督湖廣兵部侍郎到兆麒俱改都督同知僉事孳銜允山西山東直隸等處援勦提督總兵官

學士詹尚書

本朝大臣身後例有恩卹或予謚或贈官者紀少康熙十八年十一月翰林學士喇沙里卒以侍講究久若贈禮部尚書謚文敏益異數云

子078-440

談故四之二　凡五十則
鋤耡經思錄　五學士
李進修　明穆宗
會議　不避廟諱
大名居士　讀講論挽
張貞人　有子
寧陵坡　明太宗稱祖
翰詹官朝班　起居注
序秩　批旨
國初明史總裁　廣東倭異
上賜　四布太
賜衣　乞然
明史開局　男兄弟
加侍郎銜　五十相
四國紀之誤　陳瑄疏紀
奪情　內大臣
常熟　從北跪
四相　琉球入學
建州　大臣官銜
蒙古表　士魯番表
增起居注官　御書

勝卷　絲竹弁
官牛　柳條邊
朝鮮疏　特賜溫
論典　琉球世繫圖
題名碑　土地

安南王上謝恩表翰林院學士都姬廷拾稽撰故——

鍾基之恩即

同朝命賜銀幣恭紀公謝參政公前門壞謝

恭愍公薨先人死扶下破尚尤協位英宗復辟特擢恭愍公

翰詩即恭愍公薨大理少卿卓進侍郎改化中卒贈尚書而

恭愍之薨大理寺承思郎獨薄嘗時亦無言之者

五學士

國朝官制設內三院曰閣史曰秘書曰弘文院各有學士一

員既改翰林院以內三院為內閣則止設閣學二員而別以

大學士一人掌翰林院事俱兼禮侍康熙十九年庚申乃有學士五

人內閣綜理機務文移皆稱天子曰聖旨一條五王之代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

知化而不知德又與元徵君書曰堯舜其猶病諸禹稷其猶病諸皆內直行間舜其猶病

民又皆世民二字通用

大臣第

金史衛紹王本紀成帝第在左夫人鄒氏為胡沙虎事貴云於

金掌奏曰女官大名居七王氏子紀祥資明夫人援壘事則

皆於篇則金時宮掖若有此故女官矣

有老宮監言明皇宗在宮中好手製小樓閣奔斤不去手雕

鏤精絕魏忠賢每伺帝制作酬時輒以諸部院章奏進帝輒

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攻我故閣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會議

翁林記正統十年始命內閣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

堂上官六科掌印官會議遂為例如今會議則本院僉事

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翰林院詹事與　國朝制凡大事及章奏

會議內則親王及勳大臣外則九卿詹事科道而內閣喻林

院不與唐避太宗御諱改世民代子讀皮襲美文數多不諱世字

不避廟諱

龐門聽書一條五王之代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

知化而不知德又與元徵君書堯舜其猶病諸禹稷其猶病諸皆內直行間舜其猶病

民又皆世民二字通用

大臣第

金史衛紹王本紀成帝第在左夫人鄒氏為胡沙虎事貴云於

金掌奏曰女官大名居七王氏子紀祥資明夫人援壘事則

皆於篇則金時宮掖若有此故女官矣

于正五品侍讀有闕於上名之官加銜可者

張其人

隆慶中江西守臣言張氏城名勝甲不載志制宜水城革改其人其人之貴以為上高觀提點尚暦仿復之相沿至今每遇正者使與行準公公然就列何哉

有于

通暦初詔導侯貴上言論辰威於有子脩之門人子張不及有若進于張而坐有子於無非是子實則于哲未允當通有于而黜宰我刊有貴之已戒不易之論及子為祭酒已其疑宜之同人間恐步紛更而止至今以為憾

宋浪城

作講場先生在初登浪城小商鬼昌新喜先生以刑侍家居累人之賜人羅於收作成生怨嗥今日二十年後始知吾意全流默之亂通十年矣境內百姓為家人保昌以數萬計縣人德之為立祠

宋太宗御制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太上皇帝崩洪邁時撰謚冊制尤袤言光武以長沙上受伯升不與哀平相繼謚無據大上繼統宗正統以下繼文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則為昭十七年加上太宗尊號曰成祖宜未臨哀之言耶

翰院舊朝班

翰林記敘翰林院朝班在午門外右第六區殿閣大學士本院學士以下皆在焉詹事府在右第十八區詹事少詹事以下皆在焉今制內閣大學士本院學士詹事少詹事皆并於殿上不與部院同班

起居注

康熙十年復設起居注館在午門內之西與實錄館相對其官則自掌院學士詹事以下史官以上皆得充之初止八人後增至十六人今桐城張公奏以時講侍讀掌院事亦為起居注官更待常書公兼掌院事亦然

序班

翰林記凡修書考試等事皆職名奏于上前講學士宣於春坊大學士庶子之上修撰序於春坊大學士府丞中允贊善司業次之史官又次之不設大抵學士在詹事之下學士在詹事少詹事之上詹事在講學士宗伯之上庶子在侍讀侍講之上前輩在論德洗馬之上平遷同官中允贊善司業次之史官又次之庶吉士又次之

批旨

翰林記宋時始令內閣楊士奇等及尚書兼詹事夏原吉遷義凡中外章奏用小票墨書貼各該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簽批曰今謂之票旨尚沿其制而批紅自內閣學士之職

國初明史總裁
國初順治二年曾纂修明史大學士剛林卒充格老
文移為鈐記永曆中建泰為總裁學士詹翼頗致伊國賞
我將赴總制肅泰等若琳胡世安作論學七篇頗錄行論陳
其優劣之後為副總裁歸延佐等九員為纂修官
鴻臚續異
康熙戊午薦舉文學共計若干人之最著名者授內閣中書
品旨令直南書房來京又命大學士覺羅巡撫疏薦
命川給銀米其不與者十人之最著名者授內閣中書分入翰林院
授可經局正字引 旨收內閣中書分入翰林院
杜逸年若干人以老病歸於吏部不與 御試故部臣不
及特 旨傳出杜越年又召復內閣中書在文之

盛者未有也
四布衣
七賢則內閣及內直諸臣以布衣四人名宇李因篤
總路長安人侍郎孫秀水朱錄曾相侯公卿應舉獨家
兵不行與經義目疾是日始制借為八組高閣中閣卷已不
錄 七特合以因篤錄
京師不免自閣伍過合有定命 邁閣卷四人大學士高陽李
公賓以上公臨朝為公筆院學士見下公
七遺
七逸謂林侍讀已卒以下凡十一旗同陳檗
學士內閣明史總裁四五月間明史大學士剛林卒充格老
酸棗六安茶等物其茶以黃蕊為總裁學士詹翼頗致伊國賞
二十一日賜人花羽紗 御筆上命論六兵名輯為通
五星山自到天花鮮馨宇有芳佳味特賜加等使知名山
加士由用為將開其又 賜御書人一幅上有六安州江口四月
告人張鐵橋橋詩近敬得龍飛鳳舞四人字唐宇 自題江
一條方為得仔成二字唐人往往遺此帖
時刻二幅一海棠數三大字一格物
有刻為從蓮者臣時為閣士頗未與故特
檗蔗一擘十和 御製賜有閣將
名字印章入內各書一幅御製養心殿裝潢處 御筆明賜

之皆以數也
考察
翰林院編修檢討官考察之法成化間本院掌院事學士商輅
繁弘治元年令翰林官亦從吏部考察 本朝翰林院察升
吏部通考內外數處給事中黃吉士奏請令翰林院
掌相見其通考之期康熙元年始在前掌過半官及姓
不呼名至已未則自少詹事學士而
都御史大理少卿左右通政亦呼名
翰林院侍讀侍講侍讀學士侍講
講七人一品級俸祿不比二品何冬 賜內閣及部二十月

蕃起居注官貂裘人一葉自葵亞後演鈐川兵報勝

賜居第

翁林記洪武中勝國修史仁居第宣德中賜楊溥第於東安門康熙丁巳　上命左右徙修撰張英內直講書特第居焉

物初賦：世門內翰林院侍講高士奇亦然後村編修內亦賜第居焉

明史閣局

康熙十七年內閣奉　上命求海內博學宏詞之儒以備纂修著作時閣部以下內外薦舉者一百八十八人十八年二月別　御試體仁閣下考取一等十名中選者彭孫遹等五十人有　旨俱以翰林用內閣中書舍人袁佑等授檢討以原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人改侍講進士彭孫遹申書舍人袁佑等授檢討修貢舉監生員布衣倪粲等授檢討以原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主持為總裁官閣府內東華門外

五十相

石林燕語：本朝中相自趙普至別有內大臣不為閣部院官及八旗都統等官有軍國重事，有旨與滿洲大學士尚書等商之，即其品小按語：此條極為使左右中引彌內大臣然彼乃之興言品小按語：此條極為使左右中引彌內大臣然彼乃中貴寔與名同耳

奪情

奪情非經德事唐宋名相多蹈之賢如曲江公亦所不免明

少保加文忠公服竭力翊起復升秉哲國朝宰相不起復自公始前此二人遺逸名臣尊情者猶為故指不如何以享文臣物交惡名明永武陵尊時則有征旅之事收之無事之時自可未收而收之甲乃凡六朝於嘉靖之論固為不易也

從祀疏

康熙二十年都察院僉都御史張吉先疏

明三百年間理學名臣從祀孔廟者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羅欽順呂柟穆孔暉蔡清湛若水武陵尊時則有征旅之事收之無事之時自可未收而收之甲乃凡六朝於嘉靖之論固為不易也

御史大夫尊事王則句日祭有常尊先聖先師之禮明良朝燕則有識其者謂之常祭今報外朝不舉務者謂之常祭本朝則合甲乃凡六朝於嘉靖之論固為不易也

旬述左日尊朝王成是有

列伏部院啓奏官事出始散時署院商人理事務趙

時手上畫已之事有旨九卿科給事中掌道御史

故除并修撰杭州人

琉球入學

康熙二十二年冒封琉球國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

始管統官中山王尚貞親表向化請入國學以廣皇仁部覆史生應貞親中興舉校和器自新俱送子入學琉球

統經新地續學有心於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太國生徒

入國子監讀書今聖命臣子第四人赴京受業王部覆史生應貞親中興舉校和器自新俱送子入學琉球

目則始內附今入琉球國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

子官人入學向止陪臣子弟得見

不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聖命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王部覆史生應貞親中興舉校和器自新俱送子入學琉球

心嘗慕聖帝德化開琉球國王尚貞及太國遠被皇仁頒

來臣所當服其遣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

陛辭之日賜宴於禮部堂上賜大紅蟒衣各一襲

及臣之子日教習文義俾成材以備任使

五品以上及員外郎翰

蒙古表

康熙二十一年蒙古爲滿　旨事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公
台吉等諸臣誠惶誠恐謹奏者向因逆賊吳三桂相率叛亂
甲民極其荼毒請率我　皇上不憚身心之勞救救困苦仰
見　天朝早臻太平是以祭告　太宗皇
帝　世祖皇帝復上　大皇太后　皇太后徽號渙
恩多大赦天下爰加賜賚率土同歡恭上我　皇帝尊
號欽惟之錄頒于臺吉方來進貢意也

官年

三十年來七大夫授歷例或年歲甚或減至十餘年即同人
宴會亦無以辨年齒人者可謂薄俗安得四肇宋時有
與年官年之說至形於制書乃知此風由來遠矣獨施萊公

不必行該部知道
御書

康熙十九年以　御書于卷賜日講起居注前臣學士葉方
諭太極圖先後事次至心經有感學士張玉書在子兒額篇
曾起居注官
子酉日月曾起居注官八人湯斌徐乾學葉方藹張玉書
徐乾學歸舍之明日湯斌徐健庵朱竹垞秦松齡陳維崧
散館于翰林院　賜宴于瀛臺賜詩自其十六人

官號

康熙十五年朝鮮國王李淨奏爲已故先祖臣梅破野
史及本國陳奏諸書皆稱世代祖諱下一字不書今考
敕下於明朝皇曆戊申歲實元兆相氏無子繼妃金氏生
一子甫三歲應子光海君珲則位號元良不知法恐文書到

柳條邊

吉遼城在撫順東北有吉遼河其東插柳爲純以界蒙古長
卫子甲南年朝為西至山海關有私越者置重典名柳條邊
見尚官府今已在東巡日記

朝鮮號

康熙十五年朝鮮國王李淨奏爲已故先祖臣梅破野
史及本國陳奏諸書皆稱世代祖諱下一字不書今考
敕下於明朝皇曆戊申歲實元兆相氏無子繼妃金氏生
一子甫三歲應子光海君珲則位號元良不知法恐文書到

出而爲之請於中朝得准封也光海阮立聽信讒賊自生猜
怨使視母后幽閉別宮僅令侍婢兒輩供饋絕倫敗紀諸所珍
棄人理內作色荒嗜慾無節外營宮室十年未已
外逐者老肆行殘虐小禁刑重獄下民嗷嗷神人咸怒宗社將
亡昨有仝事以昭敬王舊臣不勝邦國危亡之憂奮
發忠義內則乃於大妃癸亥 月糾合義旅大集廷臣
入告王大妃於別宮宣教廢黜迎立定略敦于採梭陽君倧即
位之誥也然而終使昌邑山陽得以自全於汝發之日眷賚
朝鮮不充乎後乃以察本國事情特降勅書宣諭中朝大臣
耳目共所聞知豈可以寬太妃下以救羣臣以免塗炭
正亦可謂無媿漢宣此所以臨朝東向二十有七年而功光
後之一言不啻如出也大妃之聖孝周慶立之
明十六朝記典中之未聞有如此事者也本國於之事直以簒逆書之其他汗
曖之一言不啻如出也大妃之聖孝周慶立之

明十六朝記典中之未聞有如此事者也本國於之事直以簒逆書之其他汗
事有不之忍者是則逆倫之大罪而亦臣之日
夜痛心疾首今日此固宜之天罰而亦臣之日
敬上則宗社陳先祖以程祖王受誣事略具
之深仇而隔在之外種也雖領毋不敢忘況之乎此當以既是
我之仇邦又共戴之仇偶今以帝倫之義指之
爲婿於倭則亦不終不
之智算有忽事
敬上則宗社
公平於天地中當與人
呼亦既具於當時而封之奏臣不知發摸者入行所徵據而
作此不倫之語王太妃以救火爲名
則將息之流布於小邦者只是江東毛鎮一路而已小邦情

實之得達於中朝者亦只布江東毛頴一路而已文龍方以
占據一島積貨自衛飾功行賄西面而邀動閩憑威肆吻東
嚮而責饋餉百尾將千矣及其驕虐日肆意欲無厭或倣
散低貨而勒取豁參或多纖貼收而濫括民產或誘逋民
而虛充首級西圍雖急若在拿獲捄非王既機尤知民不堪
養嘗切彼不救文熙益嫌釁細小邦之所以受黜於文龍
者有不可以一二計則文龍之巧作譴呵肆然搆唆於寧與
之際者又豈可勝哉因此而督撫有參因此而禮部有疏始
則以無罪見疑而為曼延終則以至死將伸而為準上自先太
妃下至百官民庶悉聚哭慕廢君存基無迫戮倫亂紀之罪先聖
莊王寬仁孝順大與人歸之成或宜於天下或宜申於當

路文龍亦及其時史上數本及其事實基建宛大伸明朝
乃於天啓乙丑歲追太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烈而建祠
頁又遣翰林院編修吳日高等來頒勑救恤以錫寶思給祭
勞昭宇無餘劻琴東土數千甲亦既脫離鋒鏑而我見大日
矣不料同袍殺氣之後興亡白變之餘尚有一種傳訛木盡
除於私相殘殺之中者也大木俗多陂流而易訛斯固叔季
之通患的齊東之人或未悉於泰誓交前之事多不詳於燕
代周齊野之所紀述穆家之所論著亦有此孟浪之失矣
至於任宮日之陋策考盛有據門見亦該想
不至於顛倒紕繆如野史者而備或溺於傳訛暗於去取以
之行布咱天下以之而傳於後代其為先祖九地之察小

邦百世之痛者為何如哉今臣从即

其於傳信紀實之際必有以正此稱外以成一代之正史小

邦所願此正其時莫若臨臣

皇上特命修史諸臣

詔考明朝行事始末及小邦向後甲午以來倒除此誤決許湔雪

以示勸懲以成本世之令典仍祈

小邦今日君臣受恩銜結感私之處即

咸溢於寓之中矣臣不勝大願謹

竹賜溢

本朝最連易名之典官至尚書大學士乃得

贈禮部尚書謚文敏掌院學士兼公方為以博通經籍

加禮部尚書謚忠烈掌院學士加禮部尚書謚文

亦論文敏掌院學士流公參東江軍務加禮部右侍郎

肇府事章論文忠皆異數非常例也

論與

古為名之與大行博上義之更命者功令行之有未允當所

可駁之異端如此明章於典部　末

一人撰大誥以六論以上內閣臣

欽定云云

琉球世錄圖

琉球國表文流來表文照表上所不通中國明洪武五

年中山王察度始遣使入貢入　本朝屬國職貢不絕然
紀載諸書不詳其世次予門人汪輸补舟次楫使琉球歸作
中山沿革志進呈　御覽云世系沿革彼國有厲禁秘不以
告多方購得琉球世錄國一卷今譯名以漢文釋之知其國
[illegible]本姓利[illegible]元延佑間國分爲三山曰山北曰山南曰中山明宣德時復合
爲[illegible]永察度由北王自宋及今代已四易所謂
[illegible]芝[illegible]使入貢受封
姓蔡如蔡氏者甚衆閩中向姓者尒非也世繼國職之如左（）大
琉球國中山王舜天以來世繼（）舜天　舜馬順熙　義
本　英祖　大成　英慈　玉城或作西威　察度始通
武寧　尚思紹　尚巴志　尚忠　尚思達　尚金福　尚
泰久　尚德　尚圓　尚宣威　尚真　尚清　尚元　尚
永　尚寧　尚豐　尚賢　尚貞卽今襲封世子

題名碑

劉公鼻古蹟纍纍多題名起於晉止於張名題姓名於塔下
後書之以以遂爲故事宋虎文英文昌雜錄云本朝進士及第各
名皆刻石於利國監時因事超昇朝列類要云進士及第各
集鄉大於佛寺者題名鄉會起於唐之慈恩雁塔也今投進
士題名列名於義無取明乃于題名碑於國學題名
石或名士或於酒泉始重水樂壬辰沿在的死今京
師太學碑數門內諸碑則自永樂十四年丙申科始至崇禎
十六年癸未科止嗚呼盛矣是羅林士　代之鉅觀也　本
朝最爲右文而題名碑亡頒治內戌一科丁亥已後無之當

時不知何故廢而不舉後遂相沿此國典也

七地

今更部禮部翰林院衙門土地同皆祀韓文公以南京吏部
土地祠則祀寇忠定公

池北偶談卷三目錄 凡五十則

談故四之三 以

太學題名碑　祭酒陵

翰院之長　正副考試官

七品卿　狀元出典鄉試

翰學　廣文

印文　祭禾

八股　晉昌

特旨內陞　乞退

結銜　翠軍英人

英王　義學益

開端　啓事附

臣下私評　宰輔編年錄

賜　御筆　講筵問答

下成記註官　宋官制

國朝官制　宋四聖御押

宋官　大學士兼尚書

宰相大拜　學士兼侍郎

官名　先受命而加

卿監分職　上表

代木　優老

賜宴襲衣　御製詩

普果寺　御書

兼銜　乘輿與

宮銜　宮銜

馬牧所　安南始末

周禮部使交趾詩　林舍人使琉球詩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高郵孫蘭偁仲容校

太學題名碑

宋前已本朝國學進士題名柳本立爲國子監官祭酒時欲既而未果丁卯修史之際始復元行校本東日記云內官陀友恭上建大學時悉以元進士砌於刻字今二百一年而智見物也此碑與五代時到部守長安取古御筵城事

貢舉

祖已巳二月　上御武林因渡錢塘親爲大禹陵

廟御書碑額　賜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錢惟善等進士綱楼禹穴窆石之陽碑額篆書尤古勁飛動廟貌宇宏嚴像設嚴潔歲時奉祀有司以禮行禹之德配天地功施生民自古帝王莫不尊崇而祀典之隆未有如我朝者也

偶然非故事也

士品卷

宋制見任官爲升朝官謂之通籍

國朝惟內閣中書舍人以出身者授之餘皆試而後授

詩應奉之外又有獻賦者可因衛特書授平天成四字縣之宇下新地方官即加修理俾勒銘紀績

入館修史者加七品服俸　尊恩待以禁品職司文墨而實未授官也

試九出與鄉試

舊例翰林第一甲名及第者止充會試同考官不出與各布政司鄉試自康熙己酉科己亥狀元文貞得讀卷陝西戊申辰狀元嚴我斯以修撰典山東試始變舊例其後王

于科庚戌狀元蔡啓傅與順天試乙卯科癸丑恩元辛丙辰狀元彭定求與順天試庚酉科己未狀元彭元瑞與順天試丁卯科乙丑狀元陸日宣與江西試遂沿爲例

閣學

明殿閣叅林北有殿學閣學爲學士之名　國朝閣臣大抵皆中堂或稱相公而內閣學士則稱閣老按宋石林避內閣學士稱爲賊功進內閣直學士稱龍圖學士此稱閣學之始

廣文

唐宋以來仕宦多乞鄉郡以便養猶有古意明代始不得官本籍至廣文冥官亦有越在萬里者但不仕本郡耳

甲文

明嘉靖中大司空侯之變火總兵官所偪征西前將軍印職乃高於所印海防鎮守總督備倭都指揮使司事務總督軍門此印文柳葉篆或別鑄軍政堪成亦沿舊制且忠安公在兵部失印之後又奉命改鑄此印內得門甚然況邊鎮比兵又多以戰功得之時珥貂金書加太僕寺少卿銜理糧儲改左僉都御史以大理寺卿首秩少卿壽光縣治初太子太保永昌王公時爲主事或改甲文柳葉篆或仍舊制金書太僕寺卿書成阿本部侍郎至尚書其後工部營繕郎中霍爭康熙二十八年復叙事績亦有此兩部或永約然或者遂之叔璥以大工加俸少卿遷政使順治乙未刊于雲南省之歲

特旨內陞

考等是也

督捕

督捕衙門始兵部兼掌之順治甲午尚書王公永吉奏增設兵部督捕衙門滿洲左右侍郎各一員　員滿文司官各六員後以兵部侍郎一員兼管秋門品級不常俟少卿壽光縣治初太子太保永昌王公時爲主事或改甲文柳葉篆或仍舊制金書太僕寺卿書成阿本部侍郎至尚書其後工部營繕郎中霍爭康熙二十八年復叙事績亦有此兩部或永約然或者遂之叔璥以大工加俸少卿遷政使順治乙未刊于雲南省之歲

永樂癸未初即位天順癸未南省火皆改於明年會試至卷頒朝六會試竟以癸未終此亦數也

入股

康熙二年以八股命題始於宋王安石　名儒不用科舉改三場爲二場首場第一首表一道四書五經各論一首表一道判語五條起甲辰會試省然會左都御史王公熙疏請仍復舊章于時爲俊制以外郎乃條上應復者八事復二場舊制其一也尚書錢塘梁公機告之而不能悉行乃止尚復二場及寬民間女子纏足之禁放官會試五次不中者仍准會試三中者行　俞旨徐立事後爲卓省次第條奏以漸皆復如覓利場遵分條例復思放歲貢復牛童科歲兩

子078-455

晉咸和二年并王舒爲撫軍將軍會稽內史舒薨文名會乞換他郡朝廷乃改會作郡官城有夷尒以相淸文名彝改蠻永後唐同光三年以郭崇韜文名弘敬弘文館爲崇文館長與四年以馬縞文名不欲戾其家遂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二品尚唐几宋世忠爲淳州刺史思安爲睦以文名童牧令以名聞州又後主嗣位以鄭阜后父名大阜會后爲聖穆后於禮君前無私諱爲臣下遂失稱謂矣

宰輔編年錄

宋宰輔編年錄宋大宗伯兼侍讀上表辭位詔拜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時紹興丙辰也明年丁巳重午賜從官宴於都堂有司列扇障日傳宣御筆格物二大字石刻扇上所深知數年中嘗以此語人故作此題學士薛弼亦書一扇以遺之時不同輩亦有書以遺人者獨弼書此二字表江子從妹夫也都尚書爲翰林學士日嘗宣制撰張貴妃冊文略云德冠鞠宮恩深螽衍又無年若曷敢仰瀆可惜也

晉制

晉武帝太康以前官制最爲繁碎六部九寺皆隸尚書令僕統之尚書官制大略如今制職事如今之吏部一司受敘官院三十九院內令僕射一人掌判部一人掌判祠部一人掌判度支部一人掌判左民部一人掌判五兵部一人掌判都官部一人掌判駕部一人掌判屯田部一人掌判水部二事受判事內外諸曹文符皆經令僕射之職若總令僕射無

王佐伊尹之亞　上問諸葛亮成就如何北得伊尹博對以亦過之時不同葉適學方到云伊尹祖述堯舜亮祖述孔子者爲亮可比孔子者爲亮可比伊尹之前　上云知行就重業對　宋臣朱熹之論以次序明如先而行後以功夫言知行並行重行重者不能行則知亦空知其又一日講一日熹之節　上云要緊　上云要緊

子貢能貨殖其

子成能貨殖

近日歷史方面有黃州知府子成都有司列名爲鎭史子成　上所深知數年中嘗以此語人故作此題學士薛弼亦書一扇以遺之時不同輩亦有書以遺人者獨弼書此二字表江子從妹夫也都尚書爲翰林學士日嘗宣制撰張貴妃冊文略云德冠鞠宮恩深螽衍又無年若曷敢仰瀆可惜也

唐制

唐三省六部制最爲繁碎六部九寺皆隸尚書令僕統之尚書官制大略如今制職事如今之吏部一司受敘官院三十九院內令僕射一人掌判部一人掌判祠部一人掌判度支部一人掌判左民部一人掌判五兵部一人掌判都官部一人掌判駕部一人掌判屯田部一人掌判水部二事受判事內外諸曹文符皆經令僕射之職若總令僕射無

一正官并是權假數易無定員凡其職如欲授一公九卿六尚書之任則憲大難舉願上命南地諸臣兼領要仿前代三公下兼六卿如名公領冢宰兩伯領司徒事公分部九卿唐太宗時宇相未滅宇以為高文雅引漢制三公分部九卿唐太宗時宇相未滅宇以為遂文修刘商宇流刘商宇流刘商宇流

者所業何道而一時士大夫甘心受其
豢養何耶此蓋安石、增潤之法非祖宗故事然終宋之世不
改亦不與其矣

大學士兼尚書

國朝人閣者仍兼尚書銜惟康熙初益都孫文定公柏鄉魏
公而後俱以吏部尚書大非而不兼尚書其後改內三院
爲內閣魏公得兼聰部尚書文定則告歸久矣

學士大拜

本朝以學士大拜者一人尚陽李公明代進士戊戌大拜蔡
上部尚書孝感熊公及成進士乙卯大拜於刑部尚書季年
二十四能年四十一

學士兼侍郎

漢後漢上統中陳尚書蕃荀侍郎爽並以學行著稱於時
時以爲值閣學士今內閣學士實兼吏部侍郎之職
不爲異與矣

卷

今內閣九卿翻書卷有長十餘丈者皆　御覽各以首尾進呈候
旨命無問頁不合則否水東日記載宋太廟圖、明定陵制度皆丹黃
者、蓋門內所繪之圖不合則已本經變
人作矣又九卿翻書卷有長二尺有奇自管論文項
起以下間以小目高一尺許形態絲異又或記州引丁香條
或九枝之扇皆繪成圖式低昂其六足孔可穿繫不
知翰林揚讀卷時何以處之

書之制

本朝文稿書疏之制　國朝則自後而前漢書則自前而後
凡官城坊表事用漢家古體按節本子載元明行移文
字次字自前而後蒙古字自後而前與漢字則相背之
　　武德利名
宋呂申公武悉中自隋唐名目相沿而後出之意尚存益如梓
公亭化中立碑名之曰利行中立碑之制則又在申公之
前矣
　　伐木
小雅伐木燕故舊下个部駿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其鳥伐木後合其群遂木子郡候縣府道院查驗動
給勾引如山無所出乃弱女以備者設施彦飢疾螺錄載宋

劍都錢塘富林木甚大則有鼎沸殊不經意
徐集各里其以者近所降木色文凡八千　紙今各縣界中
有勁倍精古道木與地降色條合者供之既今所往見皆
合合甲正自伐官仕須史木大集民間室無所名康熙
二十　年以　大工凡楚蜀閩粵產木之地名部
員往採　明永樂間營建殿宮及　陵寢皆採楠杉大
發福福行　官允行仁人之　其利溥哉
　　養老
道成史司察義廣慶出世其昌明人以導文知　世祖
皇帝特授光祿寺署正秩尔　因庭康熙十六年世瓔年八
十餘　上念其先朝舊臣特命光祿寺少卿譯

西巡史侍衛扈從者皆給俸二十一年雲南平開滇蒙古三藩按節本子載元明行移文
字次字自前而後蒙古字自後而前與漢字則相背之
　　賜衣鈔
順治　十一年正月上九　四參政宴於　花廳賜
敕也凡　賜御酒者　大學士尚書侍郎學士都御史皆
上千賜通政使大理卿以下四十人為一列分左右列　命
近侍賜酒且　諭臣者令宮監扶掖狗先歸世祭以文
錦公爵子若通政使以下副使
子特　名毛御座側賜酒
上自唱相梁體昇平嘉燕時
御製詩
　　饗忠烈　賜御盒紀事
御製序戊子八月向山川虎踞龍盤千紙今車馬往
來宛落衣民牛色成在當前奠安所名康熙
　　善果寺　御書
世祖御書扁額凡　賜寺觀皆有之惟善果寺最多凡楚蜀閩粵產木之地名部
公從十月中春宮中行幸汀南數千里所人大參詩也在都
敕西善果寺
　　永昌門
永昌順治初漢人京官亦多集子午泰士借人家而見高
郵王文通公自入翰林後如易行與二品以上乃四

入府與四品以下日二人升殿下大小刑乘馬無分與行之自近年始宋朝時要云自司出局人從先設上馬者蓋舊例只是乘騎自中興以來始行乘肩輿也建炎初上以維揚新創人臣或宗室扈從行營者特許乘肩輿故朝士多以老病乞休

公以　世祖皇帝實錄成加宮銜者惟閻貴妃與公及宋公文逸以老病乞休仕丁酉四月無病而逸余郡御史丁公彼亦加太子少保皆

公以　太祖實錄加宮銜者成亦加宮銜甲子四月刑曹南

宋公文逸以老病乞休

仕丁酉四月無病而逸余郡御史丁公彼亦加太子少保皆

異數相

碣陵詩

臣聞平酉　月　上碣　陵崩公卿二品已上皆從多

風行紀事刑曹判書州魏公琮次其韻以寄余感動詩曰、前

門西望望皇畿共特　鑾輿展謁陵臨證門空自閟夢迴

林皐一淚頻神老臣下去與前教何日重來拜微甘載承恩

無　病痛所謂五六句最忘人心肺然是後

英　名宜應高耳

南始末

安南　本朝順治初吳敬攘來歸未受爵而卒授其子元

高爵都　使臣高仲秋維嶽來受封爵康熙二年

遣編修吳元龍刑部主事朱志遠　奉往高皇

十年為朝禮部郎中張易貴

六年補兵部　員外郎其子維嶽亦來請　封爵

帝之男西孫冠袞自思明自根其弟十事為兒像

林人頭置上庚午子百步止

為黎氏所討來奔今封為

維正死節新綏同維正死節新綏同知維正死節新綏同知維正死節新綏同知

熙庆戊进士与林同使者为注检讨月次相领中由浙
志若干卷进呈 御览 得
旨下门人也

談故四之四 凡二十八則
記事之誤
會試二爻
翰林
東事兵世襲
六載丁憂
翰詹
戊己二宮名
門房事
試官
徵聘不至
周弘殺狗
滿洲郊祀
當官
逆書表
借書官
彭
長白山
仁和月
山東有元
縣名避年號
蓮花改州
卷可日事

八旗開科
荷蘭貢物
起復
祭北海
會同升
漢回書
千秋歲民
太皇太后鄭儀
彭
長白山
崇禎之事
女
鄭氏門灣

——淵命上相臨視
親祭于永陵
宰臣李時秀大司馬李勉行大將軍
李祿行左將軍
李肯淵行右將軍
李勉行虎賁將軍
李肯淵行虎賁將軍
李祿行虎賁

如斜倒流柳東野何故注然則日古器公伯寮子貢東野田一成田以移氏　上日周公制庭何在對日在闕門北東北上　悅陽　御製祭文注　梁親王文答謝御作御祀休沐偏宇詔擬歲時以備顧問與邦太常博士六人時十員後裔增水兼端木血亦上

當明之盛事　宋初律文有犯罪棄從一年之禁罔銓之法遇赦酌處其一代論相值者年其有陳授以武職名無干憂之例康熙二十四年日加捐納俾得入監考驗錄乃知宋明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　上論翰林院掌院學士等曰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備便於觀覽故朕每機務餘閒必披閱書册以資學問曲宴遊豫亦惟取古人嘉言善政以廣聖心而已朕思道原大邑歷有載籍宋名臣文集多被燬於兵火今內府所藏僅止數種朕博採遺書刊布秘府以廣見聞而資學問爰命儒臣校勘繕寫以成全書其中如歐陽修之文本於六經而明白曉暢蘇軾之文出於縱橫而汪洋恣肆皆足以開拓心胸發揮才藻其他諸家各有所長亦皆可以取法朕於詩文雖不能工然觀人心術之邪正文章之醇疵實有灼見至於論事之文切中利弊尤為緊要爾等其將歐蘇文集內有關係政治者各摘出數篇進呈朕親加閱定刊刻頒行俾學士大夫得以講習研求用副朕稽古右文之意

欽此

臣等謹按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內奉

上諭將歐陽修蘇軾文集內有關係政治者各摘出數篇進呈朕親加閱定刊刻頒行俾學士大夫得以講習研求用副朕稽古右文之意欽此臣等謹將歐陽修文集內摘出論朋黨論一篇論明用舍論一篇論君子小人一體論一篇論治體論一篇論館職策三道論水災疏一道論雨疏一道論災異疏一道論災異對策一道論災異對策一道論災異對策

一塊門香三十把水片三十斤肉蓯蓉四塊細金六箱
一雙內丁香沉香檀香花曲母香各一兩右件香油各一兩合和
細大象牙五支用金包銃一十把細金馬銃一十把細金
銃十把彩色皮帶一十條內金玉銃帶十條精
細玉中用粗細小玉銃一十把粗小玉銃一十把粗
銃刀一十把金包利劍一十把
雙一把一把把金花鞘刀一十把

孟冬朔令農處有收明年麥於櫻處有我 釗所以來海
祀於兗州海則北海之祭不設仍在兗州北典之急宜增
益者大令則治十七年利臣耕本歷通商收祭北鎮於海源
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設仍在兗州北典之急宜增
海乎見 盛宗發祥重地寸壤未有失自出水口宜照廿
致四庫員之大口為水定額外增出水口宜照廿亦
益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設仍在兗州北典之急宜增
益者大令則治十七年利臣耕本歷通商收祭北鎮於海源
海乎見 盛宗發祥重地寸壤未有失自出水口宜照廿
致四庫員之大口為水定額外增出水口宜照廿亦
益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設仍在兗州北典之急宜增
益者大令則治十七年利臣耕本歷通商收祭北鎮於海源
海乎見 盛宗發祥重地寸壤未有失自出水口宜照廿
致四庫員之大口為水定額外增出水口宜照廿亦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順治初始設漕河總督駐清江浦兼理河道
兵部劉餘佑刑部党崇雅工部張威翔都察院左都
御史房可壯後惟陳党二人并相

閣臣

芝麓時拜相者自同安洪文襄承畴外直隸四人涿州馮文敏
銓靜海韓文端菼大名成公克鉅尚書李文勤霨江南四人溧
陽陳公元龍武進呂公謙貢高郵王文肅式丹山東
山西二人曲沃衛公周齊文端清河南一人商丘宋文康
陝西一人寶鷄党公崇烈江一人海寧陳公之遴四川一人
并研朗公安康熙己卯來拜相者直隸四人柏鄉魏公象枢
高陽孫文定廷銓宛平王文端熙大興王文端掞山東
人益都孫文定光祀萊陽姜文敏宸英山西一
人太谷武公鎮湖廣一人孝感熊文舉江西大治
余公汰浙江一人錢塘黃文傳機龍公虯門下四方人長洲宋文恪
宜興徐公乾學文元弟從弦公釚合肥李公鍇人倫同城張公英山東
三

耳彫也

停止同月

楊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師以幼隊降新安得放言名實
市會 聖祖康熙六年 旨江南江西湖廣之學遂發大興逐欽
天監 正加西洋政使湯若望曲容世祖光先賄於湯法亭
無所報 旨外授如湖廣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孝莊太皇
行檢察時已前行來歲曆至下 諭行部問明光先等事敗
命大辟光先先刻一書曰不得已自明於世之詞製論可謂
無忌憚矣 千寅四年戊申正月發回到京師來
待唐曆乃閏乙酉年十二月遂改用之宋元嘉元徐在戊
午閏正月知定州薛向繼進選閏曆乃在十二月古亦有此

見吳曾漫錄

太白出

內大臣費揚古等建題多羅 旨有驗長白山事康熙十六
年四月十九日四大臣等第一等侍衛赴臨行侍衛首
知 旨旋色 旨侍衛臣宋魔照三等侍衛臣 奉 上諭
長白山係 本朝龍興發祥之地今乃無知之人爾等四
人可赴彼地方將伊等所知之人爾等四人往看明白以
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圍山大
獵布柔於六月初二日起行欽遵文 旨本月十
日至盛京十六日臣九喇地方轉 上諭本月二十二日臣九喇地
林丹額陀河源沱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地方諏 吉法
河水敦林巴克塔河納爾珊河敦敦山卓龍窩河等處及至
西於地方江干不意喝喇大額黑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

日齊至閩語同山大酺布素我當長小中由丁中流前社
創林內、地方沒帶領官兵馬把由瓦努別可通系面上山
佛多打河順北面小江水額甘峙相合約定、後臣
十一日、名林本管與同山大酺布長商議令
已至同山無路、望林本管與同山大酺布長商議令
當自別設法路徑之客到當領甘旗甲士二
名向白代本昌、路費金如望見長白山可將行、我日方得望
正名我自路程相度明確來報我衆住二日亦即起行突隨
後盟因思正在之金此筘由霊賜與欽差大臣者隨望山即
有平坦勝地如築成公基、
見岸白光背冰雪忠山高
魏編水明名昌水源甘波經
多歷立同峰大通水源者
十里北方有白雲、望
一峰峻、峰
處有水由右流者則為扣阿里
同小峰險河魏由右下林遠
之路峰頂有鹿、不得
登山下開設官衆望
二三十步周白色人
宜久留於十六日、疑同
論述不得往見由、
一十五日午後、
同山大河
武然
松阿甲大險
無之

謝收其七虎陪等下山之峰
通光差人來接之
錄甲山下見有
看門人
日、
日、
日落前
一七日去霧迷漫不見山在仍同
山行之際
見、處同松
松水
何、
松阿甲大險
無之
日、
日、
日、
謝收其七虎陪等下山之峰、有七人來自行者之處、跟至
二三十步周白色人家、有雪水之流、回流爭勝地不
宜久留於十六日、疑同白山之品、因雪務蒙
論述不得往見由、十日至、商住河合流之處
一十五日午後、與同松阿乃馬合流會合之孫、十八
日出行之際、雪不降、風止、改自
武然風、雪仍如
松阿甲大險無多、日下返甲
無之、日、

同至北朔地方又作看望高塔等處地方於本月十二日至望高塔西北等處地方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八月十日抵京師 命於人跡罕到之處祭祀路程打於不見日色深林之內無一日阻滯得見長白山若以日計算滿漢人叔孔和北和尚之效也緣係祭祀典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着部臣會同內閣詳議具奏欽此臣等查得長白山封為 諡宜加封號永著祀典欽此欽遵查得歷代帝王祭祀名山大川各有封號今長白山封為 本朝祭五嶽五鎮之神相應將長白山之神相擇吉地建造祠宇成日差官致祭祭祀所行禮儀應用等物亦照五嶽之例每年春秋二次祭文及每年春秋二次祭文交與翰林院撰擬工部備辦香帛祭品遣大臣往封致祭其封神祭文及每年春秋二祭祭文交與翰林院撰擬工部備辦香帛祭品遣大臣往封致祭祭祀所行禮儀應用等物亦照五嶽之例每年春秋二次祭文及每年春秋二祭祭文交與翰林院撰擬工部備辦香帛祭品遣大臣往封致祭其封神祭文及每年春秋二祭祭文交與翰林院撰擬工部備辦香帛祭品遣大臣往封致祭祭祀所行禮儀應用等物亦照五嶽之例每年春秋二次祭文及每年春秋二祭可也本 旨建祠致祭其門額令該部定名具奏

明神宗朝亦改隆慶州為延慶州許東照五陵注略曰宋時皆改郡邑名以號年號如祥符興定之類國初亦以洪武名其門額今號非古也

玄狐

本明條曰玄狐次貂次猞猁孫玄狐惟王公以上始得服康熙十一年重定六級等威之制三品以上始得服玄狐末久復改 旨每歲賜豹自副都統以下至筆帖式每人一張九年分編賜滿員九人

遼化改州

康熙十六年以 孝陵故門遼化賜為州以襲封縣縣之知縣僑生即陞知州後聖宮潮風捉學參事

丁卯陽設劉庶常 玫以辛未兵燹無存五科而入翰林者八人

崇禎紀事

崇禎紀事史籍缺多失實間獨於宜興故相盛稱其功又見弘光大記一書亦多出傳聞如云某年月日劉澤清殺王叔孔和北和尚之效也緣係于闐本朝為滿洲所有非宜興故相固為先生鴻訓取士進而謂死流賊之難制也

縣名避年號

順治中改嘉興府崇德縣為石門縣以避 太宗年號也

明神宗朝亦改隆慶州為延慶州許東照五陵注略曰宋時皆改郡邑名以號年號如祥符興定之類國初亦以洪武名其門額今該部定名具奏

玄狐

本明條曰玄狐次貂次猞猁孫玄狐惟王公以上始得服康熙十一年重定六級等威之制三品以上始得服玄狐末久復改 旨每歲賜豹自副都統以下至筆帖式每人一張九年分編賜滿員九人

遼化改州

康熙十六年以 孝陵故門遼化賜為州以襲封縣縣之知縣僑生即陞知州後聖宮潮風捉學參事

卷欽潤禮
康熙己酉順天府并疏請八旗一體行鄉飲酒禮從之

池北偶談卷五目錄
談獻六之一　凡二十四則
朱公遷婢帖　畸士
申殷張　韓計
張學士　駱舍台
左良玉　張儆
王烈女　蔣瑞藻公家訓
蔣陳逸　蔡中白放中
聯語　先忠勤公家訓
忠勤公孫　司徒公歷仕略
方伯公遺事　方伯公同學
方伯公營人時　方伯公知人
侍御公殉節　王劉二奇士
節義　封丘古蹟

濟南王七真死節　高都妒廷倫間瀹峻

朱公遷婢帖

猶可尚書義烏村鬻朱公之溫然長者以海帖受知　世

甜皇帝後宮忘汉妒又能嗣子近見公遷婢帖真盛德事錄

之以示後生知前賢用心如此帖云前送回張氏女子原無

大過只是妊子氣好言數爭不甚知省誠恐辭色相加流入

婢子一類所以暴怒公卧初時原是待年五六日

後便有嘗鳥之意故自後并無半語詰責猶然處子也而此

女臨去哮哭泣甚悲恐人笑又恐人不相信不肖甚擗之

足下可將此女原無大過完璧歸趙　吟案：即向其父母中

媒言明白以便此女將來為於不堪也照中徐元淮拟

聞人詮博尔公死為河神一年總河下中丞狗民情疏請

述祠宇下部議給以事發公此事與宋張垂揆及明左都

御史沂王公環事略同王事見西園雜記

畸士

仁牧之所記蕭將餘陳同甫所記龍仙服趙九齡事宋景濂

所述奉上錄道日錢牧齋所記東征二士錄皆現在個個鼎

革之際不乏畸士友人汪苕文劉公祇皆仁邦才傳汪又

作流通明甲前傳子常作劉孔和傳每欲倣效成一書未暇

也

申殷張

永年申和孟子節愍公長子有文章志行以詩名河朔間同

學多為大官申謂公曰子不仕有故人引京師寄書申輒以詩

云日日秋陰命筍興故人入夢何時此句最老新醪染為

道無閒作報書比前歲中書舍人有殷奇

宗山張孟奎與殷工乙古高士也不出海近體常為雅宇

公輒自罷張膺掌書迎乾候脈值不以居不與人

按人有值夕百或夜高經神遂日時或留天張照申時云草

澤賢豪盡上書金門闕外門公車我出高人君衰老獨有兩

光是隱居後發狂死和孟為作列其遺詩二卷

輞川

北宇鄴黑字子新流寓常州李空同蔡花園洲山中為流

賊所殺其骸骨猶之吳江上人歸葬於鄉西門外為立碑表曰明詩人鄴茂秦墓二事皆有

古人之風按空同山在禹州與乳次拔歐古本拔溝人且生

於此故取為號茂秦非平涼之空同山也

張學士

幸之秋　鴛湖出關過　陸文裕過大邑巡察之義作講學

士張貞元於乾高門內各一過德下考功議華職為民蒙

恩正鵠　殺於九月十一日橋舟南歸學士居富川有講學

國仰文信國故居也　時臥病聞訃者甚多太勃案按察云

三殿丧太何事秋西方遷客累朝念東仲郎云頃書學

道士私事士所宜為王白多家兄西樵云自懲便為天下福
討逆不負一生心學士番別時云秋風送客復乘船江邊帆
孤　愛思樓詩話　明初被胖毀上頻回天聖明堂是誠
能格臣愚是思衛本人自行宗工父協勉臨岐申明繞朝檄
欲為國干城業時刻銘心　公至急是人命之介吹突
之兒其使乃一公子　公急是人命之介吹突
在我利之間居京師高安倡遂當路仍突無妖氛頓行
至不能具裝故人餽贐　無所受其介如此予亦贈詩云
前其一云士殺以明孝廉忠行峙休稽楚材學士薛奉
特旨召用　聖主知人之明度越千古矣
路全書

名類同一鞏如此

張敞

城陵張幹臣學士貞世間殺明成化時仕得後世都督府經
歷管乃救林見素得罪與梁十公從學十處見白沙
歷管乃救林見素得罪與梁十公從學十處見白沙
近別詩手跡云草閣春風紙兩人長相憶明年花發定
相親詩中寫六十四字字字是分袂當時行人一出又
為家學具淵源有自矣

王烈女

張秋王烈女名嬌道生王碧侯女風姿絕世可勢宕不羈宗
萬辛巳冬張秋被兵淫約烈女女大罵而死血染河冰經春

不化

為潞南公家訓

憲平為潞國公子明嘉靖間名臣東阿于文定公柄大臣有
風骨番禺張文恭公家世如婦先太師公長女公孫婦適
當國公家日盛家數門於公○子初仕為明府推官視府
張通父至白起于市公以不負生平為訓公子公孫不仕
時部下白識時務人也公孫不仕　公孫史君　門來
公孫以徒人以徒人習古夾奸賊依倚當
容見辛曰不見亦得即請於制臺逐令自之罪亦可說右不應

制部中仲文時加禮部尚書擇日來部到任子城衆僉議不可行人行據正題復命外之前聽之而已既具題性洲竟擬旨云其等你部衮既查係某反者子孫都不准襲今後再有虧損的治罪不貸全無怒意蓋不自知先題准之非得此一節本無疾病（）宣德癸丑陽王以本府管理府事鎮靜有方寬有不能相濟與否

辛棄疾聞而讓阿宗閱撰左衛公先為情世部海梁太庵著
論列後中不獨負德略抑且負國家

韓琦

張忠定公知益州時蜀人喜鬼神每歲祠賽多至數百千牛
得人錢帛如刻之甚忠定毀淫祠及諸不在祀典者凡一百六所蜀人大駭然自是
絕復有功允終及門生也少時見公嘗一
聯公門多將相文中子曾孫安石為公家
贈尚書令之頃刻先曾祖次尹部貝郎之輔次淮安府
先忠烈公家訓

先高祖梁川公好客喜士為貝州參軍以王事及於
繫獄太守少卿子六人悉賄布政使之幣次尹部左侍郎
贈尚書令之頃刻先曾祖次尹部貝郎之輔次淮安府
先忠烈公家訓

同知之姪次孟江按察使之姪次高陽知縣之棟公教諸子
敲骸家祠不問有者必皆道義之心非道義之心勿汝存也
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義之事非道義之事勿汝行也
嘻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高尚之人非高尚之人勿汝交也
遠之而已矣所

歷仕收鄉州杉役二十餘年數百金太宇趙公雖之以問
子子曰公或積甚者且服脊歲今宜杉收是助而求鵲也
不可趙公嬰之已而為見名首趙公名貢汝陽人歷官南吏
部尚書仍判鄭州在任收斂取財未發
時孫太守入對叩判官某名府事王提刑史雷大夏孟鎮杖
下大夏退而愈銜官王二月不發孔子欲報參長
史不得已始發下孔大十四名皆為之狂怒
門參軍府君長史雷公判官收鞫王怒
高祖梁川公以太常博士知太宇縣公方睡起公自白太守公參乾方伯公
參政公以我判曰宇來者宜從趙公方睡起去子
參政事公省過門一何無回頭公曰王府事
參政子應曰亦不可狗公曰昔有刺一老僧僧曰汝

進一步の死選一歩明已神童應口勞行　歩亦有何妨子
正吉勿了明也子曰六何公十子令家業日臨身出蓋盤
侯王稱公仍日文永戊申冬　宮會門原好將富子門諸
錯門送家禁止定久日益忠州川條同同岳
州莊宮在君管人七子　在日　忽忽竟領子施下
素不道後發高州公　子為家人時以太代君忠勤
死事入京乙酉時盛世落月　野公行子　縱得之幽
足為先人厚遂忠節　督相織成
子是行日　子沒令長　列部同年宴人家
申述公明小弟力崇德上　使一無所受
事外了子許同役御　管領　使一無所受
知同廢事安　野上述　乃先帝遷　以遺落下有
御門本之恩為盛成　不可乃天別宮明有
如阿弥陀堂為最　忠服宮日實　事久多有
大如一位公者門大山　公論
名未安　以侵宮本社　同犯罪　捕殺傷

數年當者公尚有為何耐學之名遂為所
感當不知其行文作功拿卷拿上名公論始明○子為戸
部侍郎第太倉二公十二　大里拿之云凡糧到倉
給倉十級內大生文　宮會門原好將富子門諸
與亦望當　子為大平子　公子將公
者或云北澤門　子為家人時以太代君忠勤
地乃與大可謂忠心為公　子孫得之幽
日不論吃當子沒入仕事不約人
當日部大比論來望者給　子大子日共宗及宮人家
閑事有何德於部當文步者
大家陰之其陽及来日○子御
後幕公統公日切思不可忘人主使殉人報私使壞自己
名節子佩服之後果有其福暗還欲事子名者急謝去之月
徐同郡一道其却持此本問
殿日竟上之最者略異以
前見有完料事不已日沢不
後臣子作日其公子　公論
此云日宗殿二○章行事公華
爭事日於史下門　公文
云論公仁為行　公節齊
子日之有日其部尚書部服公弘軒絕
皆子餘云於下者　行百公

○崇禎癸未丁元升先生憂智任知縣同僚荊州府知府趙公汝泉名賢河南汝陽人吏部主事徐公懋重名學襲直隸嘉定人禮部尚書孫公一川福建人知府江公心源名一驥都御史（）宮中何公心山名吾騶四川人錄公元川名梅清川人重文衆公諱介石人錦御史狀公洞東名商貴州人僉事名鴻逸名雲南人右少僉都御史公敬庵名學詩陝西人舉人都史丁八君名悉福東昌人知府朱公後敏名維由陝西人舉人戶部主事名純湖陽人尚書名鏞丁賢公毓善年定人少卿洪公一麟名雲南人右少僉都御史

伯父侍御白斯公崇顏元年戊辰進士入翰林改御史
甲申公家食已八年矣閏二月十九日之變同妻子避佛於
九峯間得子書一紙六京師卒破聖上幼此程子聞之痛
哭衣不及帶冠不及簪自投井中幸井淺不死即命駕還家
也余何作從海道來浙東舍於忠信坊見把總祖
神舉十舍者萬人皆不知所往獨城陳伯壎允衡會稽公遺集
比之宋江文忠萬里之流遠矣公昆山歸葬元公昆山歸葬絕繫
龍城千古公論是否自有定評但公為人好客九
泉當近平原劇平原名齊日觀峰城縣北觀曉陽門如時
劍想遇此

王劉二奇士

子歸平遼東寧大平公世都大太僕少卿公之子劉孔和字仰
之長山人祖國鴻勳之子大皆貧無以養迎和父母至官家
家谷都督長白皆林泉之美崇禎間見天下將亂散財結
客日與北和殺馬合幸騎高大而走金陵至淮陰
以長劍一百餘斤高聚孔和名文時每游無貴賤無比然好
為詩一大會將吏飲酒岔寬作文日窓之孔和仰視獨
有感激之色次日公試名家子矣此下安得不多當沽經能酒
賓客皆自屬矣公後竟死劍客流了吳黃雁事
設者廣日是皆有食之義鄭公追及舟中
絕類云日和為平大少將詣公門有才名受走避東面單門
下書生而已和為平大少將詣公門有才名受走避東面單門
下書生而已和為平大少將詣公門有才名受走避東面單門
下書生而已

武獻六之二　凡四十六目

李太守
楊太常
文水
張綠
李叔全
孔公文子
劉寧川
致身錄
徐東擬
王李
永元章二等
陶都天提木水
忠勤公野之如子
段熲頁
王庶公
家門
國讎
馮可宗
王公家書
曹植司馬頁
重慶忠
二公大
人日墨
蔡邕憲
弘行周
歷威
劉元丁
六時文
朱浚
黃憲精
魏氏王氏
魏尚高路二
晉四城事
朱治
劉表馬
陳忠默
門戶

灵越间文士多席宋江来往时有伊尹筏者曾指人亦以冬供本榮中興化李鉞月夜在長武聞之悽
婉可誦

二烈女

乾寧六月帥建巡檢張伸之流閭縣來婿烈女夫叔舅從容謂曰天下離亂江縣未始烈女楊嫗如投繯就戮何益耶烈女曰義不
不可背義也　言訖自縊太

文宋

文宋名孚之好學博古通今為東坡所知呼為
法曹上人東坡謫遷于白鶴峰下築室以臨曰我一女子受此等人
知復何愧耶見端叔自撰墓誌

文宋

元和郡縣志文宋墓在都城西近晉村王文
良公撰文其事蹟無復問西淮泉林下獲存明萬曆時
來葆同知縣事復出此碑而可靖二十餘年
句踐子十文薄者僅存樹藏輔人物志云公葬在烏城門
外罷官後人式表墓之石不復有矣

張綵

張綵焦劫記書生為逆理爪牙腹心有孫父其鄉人也
始見問名不為通名公怪之問其故曰名犯逆賊與姓張　曰承命之適伯達者與酷似復
問一人知志之嗣為多矣張待問李文正東陽墓皆在都城西近晉村王文
都大順一人張綵間有明以前無考適閱東軒筆錄待張待
之民物命自死乎張曰為公堅者當有禍及公止之吏予
犯叔之亦亂伯達之如倫來為不路神地使人皆為張危
子不還　曰一倫不來事已名健吏也吾叔
通白之公之自為予矣為張待問固不愧名
宰而予倫亦為大夫也飯之以加忠采之闕范文正公
名臣宋氏筆錄　幼圃曰改

史載孔道州原碧使吳井儉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驗然往
出遇水盜殺取元舶中上元縣幸逃軍池寧從臣倍人以先
聖爲戲刑部侍郎孔公志平其受譖不直公倫文宗時有爲此戲者治之
今皇帝宴羣臣於殿庭命太子諸王與宰相公卿以下各行上壽於甲　小絕相續
余翰宇門翰即席賦詩有云太子諸王與宰相公卿以下各行上壽於甲　小絕相續
殿皆長公卿爲戲文字之人以笑樂之而已不亦可乎

麗辰

昔子然角部載子淮一舉人姓嚴名科記憲書麗嚴送貢舟
乃食往事春謝從事麗尹申極可笑按唐制嚴所在人元
都中登進士第元微之哭其文證類已歷太常少卿泉兆丞
謂是爲東林師範之兼而晚仕不終治初爲衆所逐

劉欽謀宇鄰故號江解其先江右人稱揚州之儀真順治庚

子來大年用進士銀什麼四富川知縣甲寅賊陷富川到不
屈死之門告鄉書得　自到某忠貞死節祠可捐應
錄曰　吾良參石揚州時劉刺釋例錄貢天啓間編素
公以　　　　　　　　　　　　　　　　　　　守士
　　　　　　　　　　　　　　　　　　　　　
　　　　　　　　　　　　　　　　　　　　　
　　　　　　　　　　　　　　　　　　　　　

為司空曹見知泰政命赤水黑白器璽敕公與
參將於某御筆封焚燒勿以死事聞陽翟太僕少卿公
利君永安衛利指揮之舅也哈番上英贈江南宣城縣
張打工木開渾與朝之舜之字徒人水被褥上木而死事聞
陽郡公從祀公世帥衣生日子同王之元有王爰與其婦
力田牛衣織之給有新措大收穿其鋪婁甕以飛媚
是公兒也把玉玩之日嘻君後倘王而嫁穿窬郎夫婦
其使點以死守十一月十六日賊力竭死之
某大人妻楊氏妾劉氏宋氏弘氏子若女成暨嫂僕七人皆
自焚死奏人立祠春秋餐祀有
人稱二段云
將氏王氏
將氏淮安大河衛人許字山陽尚書未娶而尚書天女超哀哭
甚哀自矢不嫁母歲寒食必往祭墓今五十餘尚在又康熙
十六年同道行降巡撫楊鼎疏
貞年十六許字高士陽假假死
丧自縊大根之側
王婉熊
巴西劉孝廉其昌作故人學士
詞其發六方門子於那
天自淳本充員大無已君已不洪仗鉞衆兒大村中將遇非
其時即其景民之焦灼其何能淑俗林有餘宰相不足應
熊以崇禎丙戌適七月氏與二女先死妾
知貞大長約大頭
為丙戌冬內傳入閣辦理不由枚小在政府僅五月

攻之者衆遂能鎮壓後我弟應熙與同邑尹作倪斯憲子天和相机遂成大獄倪氏頓覆殆盡巴人多之突木門延倩龍相舉應熊自代名起田間北壬周已卯死陳濱不欲其入給應熊止涿州而上疏力薦有旨之術耳上怒遂勃歸時漫以為名爾○嘉靖己酉歲大旱秋無穀登於末年可望奉重慶陷其城有巴字岡可怪斯憲之長法清正儉約是稱官之良法○爽第元爽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爽其正明負於君不如退而合於道二君皆宋人也合之可作明處○父母有過子婦幾諫諫親於過心無歎復見容貌和順怡色柔聲諫開匿怨而友長朋所患一人作偽一家習慣皆門手足疇

家門聆

魏晉流向皆望大家門聆略載於左○聖人門墻自下而登門門正路一條中行中行狂者猶門門內取士格利門門內戒規三節老在得終壯在與少在色鳴戒門內畏茂二門長大公門是大人由是大門○門內宜門二格大道無不可知之大事○好名見學者如見不學者樂○居大臣利德不純學不修不如下僚居下修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為士而理不明學不工不如庶民○鶴見水與魚同事君子小人之性深其旨其味淳無忌憚之小人○德之賊最下取以油亦自分其為也明○門內取士門內取友門內取善門內取過門內取益門內取損門內取人門○步孜知格物○聖人家自下而上同前孝慕

畫

唐武德初以國盛海內寧晏詔圖古昔帝王公卿賢臣名將忠孝節義之士及歷代興亡善惡之跡凡此一事可以為法可以為戒者皆圖之以備觀覽事在光武遠矣其後乃以識文入五

宋影

宋影兵起大臺基不住門負便涼又形與士猛並掰堅以猛行中兵表或於後孤死壓欲南旋引墓臣會議太極宮最略二事是士俞行仁無人

馬丁宗

王公家書

故商邱王公德完宰秦果弱安刑人萬曆庚子館胸馮公保舉為尤出公執政不自保滿又曰今日之計毋自早立子固已居盛危矣須得人主安否即危矣須得人主則皇長子安而天下安否即危矣須得人主則皇長子安而天下安否即危矣須得人主則皇長子安而天下

中宮危則宗長子危長子危則宗廟社稷危此回天機括曲突徙薪之策易亦心為國奪不顧身冒昧陳言致皇上震怒繫之錦撫司考訊人臣忠愛本意為主使羣上初震霆之日不測之威甲冑人持鐵杵逼宮欲加不測之禍名曰此上之意懼乃遂免於廷杖止繫錦撫可申出則知其也恐致激回不至之變耳今列不死非主恩宗廟社稷之福也臣子將何以報萬一伏望皇上急賜召還仍復原官庶忠義之氣益奮而人臣為宗社慢君死亦可不力矣伏乞聖明俯賜矜察天地再生恩德罔極臣不勝感激之至

陳忠愍

陳都督屯軍寧夏時陝西定邊營人猪坊至石堡駐劄甲子壬子徒劄見之大稱將也與子將領城防列陣參軍申之奏石湖之役日向有變門時額中已陷賊仗左將軍申勇之招致日編伍勃而別此後子忠愍開陳遂管足以寧邊者事之本孤烈心苦自知然不疑遂之左右陳郎中有九命而留不得相往來夜二鼓降人賫郭中節帖大風雪馬前不得不還次日果以間朱能帶叛亂花馬池等城討平之進圖圖諸將與敵趨慢者逐列陳取其死亡此乙卯冬事也陳忠勇為心王室今大帥無日甘石其殆公畜忠感國世爭奮勇為大津總兵官為九邊之冠

為石邊政

名臣之之卷六

等面所關比編歷更大國史野史大書特書不一書矣當之下答垂憐并白條悔心下大臣密密九死於九門幸而不死杜環貢式器之說過降前子天處七之處此官以忠智相兼有身外無忠言思有古在無談國事事在身外身在世外諸公與敢趨慢者逐列陳取其死亡此乙卯冬事也陳忠勇為心王室今大帥無日甘石其殆公畜忠感國世爭奮勇為大津總兵官為九邊之冠

為石邊政

魏晉南北朝史料類纂卷六 十七

談獻六之三　凡四十四則
陳氏
馬文端家書
錢牧齋
汪蛟門　賢
汪懋麟
范呂二公
丘力居
施允升
楊斛山先生
王家屏
歐公祖孫
二公為人
史閣部
任太守
李忠定公侵虐
王進士綰同名
左公遺事
朱子龜蘇玉
二蔡後
九人
孫大僕

王少保
王人杰兄弟好佛多與名僧遊處其山川勝宇之作往往精妙然唐書干祿志不載仕釋門者仍舊稱史傳僧尼名籍司仕于經曜之大曆四年以安祿山先生
結又繼弟妹女閨壺入仕今罕聞矣
必知人論世旨哉言乎
薛佩玉
子年來所未到者惟晉寧一路自編僕前輩路建牧之日波譎雲
詭於同年子安文大宗薛侍御玉山西寧武人幸生逢
上虫子友李參議容齋之門為人孤介實直論事不苟康熙
十二年正月十一日與
李忠定公侵虐
趙忠毅公清正
周侍御
白北古人
牧齋時傳
唐門
戚氏
孫大僕

重師
蘇少公葬地
抱松文
白氏

忌日設食非于孫家食不敢之○吉慶事下明設祭○凡女婿與出門於舊月忌亦如食狀○新婦勵見設祭上如幸之行禮○凡父母在人子行曹各如儀○先人生辰設祭若過去設畫若未來設祭若見在大過生辰已成出水勿設祭禁地未來忌如痛風幼父母在起物比見在人子之心乃急急忽忽如侯見日委他人歲月當然之理人子之心乃急急忽忽如侯見日委他人歲月當然之理人子之心乃急急忽忽如侯見日委他人歲月當然之理

張果中宇宇度容城人少從學於江村鹿公善繪事仙門於舊月忌亦如左浮丘驅鹿圖橿崗破琵琶王昭君出塞圖楊堂下觀雪客鞭柳車中行樂圖各如儀○先人生辰設祭若過去設畫若未來設祭若見在大過生辰已成出水勿設祭禁地未來忌如痛風幼父母在起物比見在人子之心乃急急忽忽如侯見日委他人歲月當然之理人子之心乃急急忽忽如侯見日委他人歲月當然之理

張果中宇宇度容城人少從學於江村鹿公善繪事仙門於舊月忌亦如左浮丘驅鹿圖橿崗破琵琶王昭君出塞圖楊堂下觀雪客鞭柳車中行樂圖各如儀○先人生辰設祭若過去設畫若未來設祭若見在大過生辰已成出水勿設祭禁地未來忌如痛風幼父母在起物比見在人子之心乃急急忽忽如侯見日委他人歲月當然之理人子之心乃急急忽忽如侯見日委他人歲月當然之理

張果中宇宇度容城人少從學於江村鹿公善繪事仙門於舊月忌亦如左浮丘驅鹿圖橿崗破琵琶王昭君出塞圖楊堂下觀雪客鞭柳車中行樂圖各如儀○先人生辰設祭若過去設畫若未來設祭若見在大過生辰已成出水勿設祭禁地未來忌如痛風幼父母在起物比見在人子之心乃急急忽忽如侯見日委他人歲月當然之理人子之心乃急急忽忽如侯見日委他人歲月當然之理

張果中宇宇度容城人少從學於江村鹿公善繪事仙門於舊月忌亦如左浮丘驅鹿圖橿崗破琵琶王昭君出塞圖楊堂下觀雪客鞭柳車中行樂圖各如儀○先人生辰設祭若過去設畫若未來設祭若見在大過生辰已成出水勿設祭禁地未來忌如痛風幼父母在起物比見在人子之心乃急急忽忽如侯見日委他人歲月當然之理人子之心乃急急忽忽如侯見日委他人歲月當然之理

身後先生泣曰我輩所也兒事姪孫中承仁軒公元一曾孫尚書蘿東公
釋之居紹一介不取冬當甲衣有老容喚世貴者多榮衣以
進日士人義不他受此衣寶力所當廊廟人安之免力去不
受所著有知非榮

范呂二公

范文忠公愛宣城人世甲申紹興元年臥小樓東疑時故此決
定居宣中文忠為東昌府推官時知昌府呂忠公公著兒州
人亦居宣中文忠為史部郎天啓甲子乙丑間以好言忤璫榮
內艱宣後同入為史部郎以為錢宣清公沒一人先生與洛陽
頑中又相繼為南京禮部尚書文忠卒忠節太初墓誌
銘子與介節先生行狀皆以大節著呂公
子弟亦字敬之則宣已亥進士官御史與子京承旨相康熙
甲戌進士歷官長白山中海警史中丞十里負笈雖
從不越境皆長白先生之門人也呂公孝子也文哉先生官元南雨正圖官
士報國烏門大節宣中不乘朱大參盛氏昌先生門人又
宣參南八一名列元人文則元人為司業成
[illegible]名[illegible]元太史與先生同[illegible]里鄉處十
不[illegible]長久大人盛德、家月滿門慶日甲日以一定之理推
利自處吉凶不乘吉不乘凶不違事用不作故福禍處合當可以
保守吉昌、文弘先生一股參典[illegible]而不
先[illegible]太史與先生同[illegible]里鄉處十
[illegible]在今德必不[illegible]多[illegible]日[illegible]
端門以歸名[illegible]德永宣[illegible]之道只慈
綱一向做[illegible]門而大[illegible]宣之宣有富之名日後子孫不免

沈文端公家書

[illegible]德流文端公[illegible]家書一通略云[illegible]
副台窗已後只以不相見為上策可[illegible]
此端出入公門招[illegible]是其[illegible]文務[illegible]
東家下凡[illegible]命[illegible]不要做出[illegible]富貴家不[illegible]
不[illegible]長久大凡盛[illegible]家月滿[illegible]
利自處吉凶不[illegible]
保守吉昌、文弘先生一股參典[illegible]
先[illegible]太史與先生同[illegible]里鄉處十
[illegible]在今德必不[illegible]多[illegible]日[illegible]
端門以歸名[illegible]德永宣[illegible]之道只慈
綱一向做[illegible]門而大[illegible]宣之宣有富之名日後子孫不免

遠福也松窗記其事姪孫中承仁軒公元一曾孫尚書蘿東公
延建先生祠於縣東七里前古為之記

丘方山

丘方山名鳳河南新安人以刁爭作金南京記錄紀歷少
貧小學大學中庸禮記易有心得欲
有著述其用以為己分田多捐先生卽以朱子四記別理欲
分田復命先生文易之以什縣縣水利官務、後自南京
名老舊居方山下納粟以為錢宣清公沒、人先生與洛陽
九而川時熙友善四川門人為宣化鄉人共行呂忠節公
雖歿作盛義亦於繫修明史時留以共行吳[illegible]史館

楊以寧

海峰楊公齋恭建遺政[illegible]同年進士知高要縣入為今官中初[illegible]東省[illegible]世祖皇帝震怒親幸內署名九卿以下至[illegible]臨[illegible]然後召楊入諭以安[illegible]不容[illegible]之意[illegible]名[illegible]天威[illegible]楊[illegible]世祖[illegible]其敢[illegible]有意生用之康[illegible]見上天變修省疏[illegible]廷議[illegible]大臣[illegible]方上疏[illegible]之凡[illegible]論[illegible]天下大計[illegible]獨行之[illegible]聲震一時　本朝[illegible]以[illegible]為第一御史當[illegible]以[illegible]平東[illegible]為第一天下公論[illegible]

王東學

[illegible]山南馬公入[illegible]戎進士久於[illegible]曹　介不取世[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　予數[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公何以薦之
自比古人
上像自比韓文忠王名堯臣自比范忠武
侯
史局部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淡修自寧古塔歸京師時防將軍安
其者老將也品少日子歸可論史信論君貴上師下江南破
揚州時出和見成破時一官人戎巾衣貂騎一嘯詣
軍營自云我史閣部也 親上引進參劃之降以共承時為
北史但猛首云我北來只識一死但願死不明白耳王白方
勸公終不從乃先此告所日駐者史言不可屈卫此人云
命
任大守
任民自山東濟寧人中甲子乙榜官知府不屈死志
節欽之
高岱記
王忠毅公摺略
慶歷、末皇帝邑王忠毅公開府揚州敦睦公〇太
平陳公自牢無瑕、公事一日當于上意不敢必多過失
平致之予日大厦高宜日復一日公私大矣曰是
可我不知耳也四或川言公下屬棄而剛
直為天下共識陳公力 於政府竟指起之〇沈尸部榜湖

廣臨湘人嘗一再見予予矣巳春科罪歸戶部浚之郊予抵里未幾而使人來書曰吳季卿修念大賢家居而條孫如榜乃舍諸於朝可恥也豈以顧持養上予受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非以位也如是乃為大臣耳故曰也大臣近日如太宰孫公鏡冢公有年蔡公國珍可以為大臣矣孫太宰不揚楊少宰時喬可惜也而楊更可貴以其廉慎耳○近日講學者喜文詞之外甘於後來而已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者之又和下沖卑如楚狂接輿之歌孔子下堂欲與之言之類是也若論語中知此則知文章矣○宋災伯姬以有婦不至而死左傳謂宋女待人婦義事也見時伯姬六十矣以待婦不死而不婚女待人婦義事也見時伯姬六十矣以待

論語之文記為亂倫然則孔子所謂無道則隱非邪○李文忠公之孫名及創位而見之則不前見矣曰不見者是吾忘心也吾過去之人其無忘心則為善人矣○宋鄭州刺史州雖屬以為太守廣平為州門下曰與之則為善人矣○宋鄭州刺史州雖屬以子汾州司馬虞虞廉子五人長為宇更卿代宗文次滑江陵少尹兼原平民始在武德大將軍管路子別一子名見大毛段如大客右司馬

邢太僕

皆紹太僕公高弟文名與公齊名公與太僕公高弟文名與公齊名公與太僕公高弟文名與公齊名公與

白御史曰南襲強死無後為經紀後事者某屬曰俟日之假馳往治喪事後赴御史命公名申之官待公第居喪未畢聞訃不往卜　日聘令嬖天帝榜其門云大孝烙天又其從弟某家人狐疑先生時在京師家書偶及之先生復書云邪不千百可善全喪禮之言太至一日狐忽告家人云公在都論戎使去我何敢留遂無他公皆然之無逼于鬼神如此

左公母

徐烈婦者洛州儒家女嫁陽左公母也知書有大節明崇禎甲申公御命督餉江右母在洛陽京師二月京師陷公從兄吏部無泰以首歸自東昌面身與張尚書邦俟郎昔從容以從容自裁仰天痛哭此張公收復絕吭處也乎烈婦亦自裁不能死國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開倫活命之日公大臣也除公貞之日公大臣也除公貞之日公大臣也除公貞

不始於牧齋也

元人

元名臣文士如移剌楚材東丹王突欲孫也家希憲貴溪石門人也趙世延馬祖常雍古部人也宇术魯翀女直人也貫雲石畏吾

遠獻六之四　凡十一則
介推
傅山父子
蔡超二相子
歐劉
孟文公
秦襄毅公年譜
蔣虎臣
孔明之學
程文簡論十安石
進士重處
王東軍
高忠武
在公長者
張商書
高文裘
元法
陸先
劉百行錄
今志補
盧崇象

梅福陵取士
葉文莊公閻尚料
徐堅
卜公鸞子
留侯論
王恭毅公逸事
程文簡論格物
馬存
楊文公
宋開之
蘇軾事
王倫
張商書
王東軍
石門
朱熹
史部
歷官方略事
姚鼐格
張氏

雙烈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金陵

宋淳祐十年庚子　有二士

兇犯介于張千為王利宮王僧奈不

五老人是人　介子推也

北平王谷祥

宋淳祐十一年辛丑冬閏門衛

可勝人　日頭到告事與

狩校世系官皆始末且悉筆記十卷乃高時中錄安明先申

即牡丹陽貢氏歐本何也水門令狐之傳大公事復宇景

嫁右傳得於公之元孫默拔史阿公於定西鄉已北得又勇氣有絕人之力默太略若非與伯緯記公之始末無以考驗矣姑書之以俟史可無作乎

傅山父子

傅山字青主。字公之他太原人母蒙老北丘血生復不啼一瞽僧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哺乃啼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魚之乃復食黃十三經諸子史如指通名崇禎中襲臨侯總督學山西為巡按御史張孫振所劾被逮山家儲左右伏閤上書白其冤馬君常有義士傳北之裘論兒勿亂後襲天帝賜以黃冠納衣遂為道士裝備入神有時以隔見則見不然不見也康熙己未徵聘至京師以老病辭與范陽杜越君異俱被中書舍人錫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遍入逸品

子編字青雲毛亦工畫作古賦數十篇當粥梁四方兒子共轅一曲綠衣郎旅魂蘼蕪墜露裸裸顏知史騷選者亦高日成誦乃行於時

戴廷栻

孫嘉淦字錫公興化人為福寧總兵官兒勿亂後襲以書招嘉大的擾力勸兒公斬其化酋之參兵犯至兒公死之嘉從死林公人石永公有義士傳北之裘論

程氏昔明其間亦有未然者一品詞是物得錄于此爲第二人千由及爲子固皆在選中今人且知蘇賀鑄公門生不知張耒程氏昔明其門實人其坡兄弟平於六一師第之分極然於定陵之稱相一本亦所未解

劉後村云誠齋古律絕益非古也封演公論二字者一字爲文一字爲質指歐陽永叔等爲文章我時爲太常博士議當益文忠爲必由此以行介由已而果然蘇宋以來論文名稱韓柳歐之朱元晦本不偶如白居易李商隱温庭筠段成式溫飛卿李義山皆以詩中不出同姓名字爲分論當中不出歐陽永叔字爲子日事上晉、秦名布行持發或問子日是下何以處此官子曰事上晉、秦名布行持發或問子日是下何以處此官子曰事上晉、秦名布行持發或問子日是下何以處此官子曰

琉保仁設州知州稱兵圍私宅七日不用鞭扑同僚恩
酌笑之予曰本洲負托事有切即上官微文時吏畏兵讓投
託罷職事求私恩收民貶謫有功扶則百延緩是益徒民
之弊故曰在牧致仁官數重省為注下（成化九年在陵州
欲以二月十三日蚤沐祈有文光百餘而縣舍日本州邊
地百戎每歲予四月方有商貨自南徒勞心耳予日九道
皆然非私句陵春也（自予七連閏二日予為襄陽
守知此事則仁待部民如本
不爾兒童馬仁待部民如本
二王公門上
承王文正公年及弱冠門客滿門名品又利曰使大各行其所辦
嘗於己者亦不以私廢公十四當日余宗孜一人范希
文以為公日照君已出急將往辰（余古大臣之風下

此則卿雲已又下此則略而已

雪梵語

錄林公雪梵語先生（人幼礼禪寂
不染塵世（人日出（人文第入翰林二
十餘載一日（人史官判好出水偏遊
且登吳山（人日出（人行歌而回（人
高行不倦（人日（人公日正月卒於峨

丁共書公多逸事

以世所 書續記所載名臣六十四人中唐古一條云王
宰妊采山與沈州人左都史為忠毅公名極樂免官後
多遊松江與文待詔徵仲諸名士之自號白雪樵
徵之太田園記云白雪樵子孫世已云云白雪而
徵之公卿大夫或高蹈生涯或勤勞王室公及李襄
敏公公略與色相矢日夜若親兄弟如此當救世此
俾澤勿當大夫或高蹈生涯或勤勞王室公及李襄
敏公公略與色相矢日夜若親兄弟如此當救世此

忽一日不至問之曰王公在牢兒輩不能救也故不敢告
不孝然之公皆已埋在地圖之谷耳嗟乎孤孫紀跡○公請
生時夜或夢有嫌怨者相訪門下客亦輒為解釋之公
為東門二十餘年未嘗入後堂一人以女馬差累求
救於公公略與色相矢日夜若親兄弟如此當救世此

俾澤勿當大夫或高蹈生涯或勤勞王室其庶幾如此

傳文鼎千安石

掌道御史贈公孔弘治中郡邑修郡乘稽諸舊史王文成公之門為理
學大師然其門多入儒家其文亦可觀崔文
敏公後果如其言云見于崔氏與武
敏十文定公為同年公內行皆備於此孔璋自純南先生

足下所在陽明先生從上面觀象山制勝管見之說甚明觀象山之意多爲當公恐不爲大下生靈憂不爲後學慮恕一大而不問天下後世此何心哉不然乃象山之偏見自喜也將以千名定罪孰大小若此之輕爲大寸不當如此也大鄉縣縣於財用之忘不大於安石安石之罪於縣可以安石亦名重縣情直自用安石亦坤自用縣也族縣障沮安石亦障山縣不能除天下之害亦不能成功安石用及大下生靈何辜爾之元氣通不知其罪簡爲不浮於縣乎夫以鎮人吐穢未嘗以穢流海南庶官後銀府左都督邊伯豫敢縣之忘矣何者縣之忘欲平水土也虎子日食忘食功平安石之深介在古人一節之士甚多未可以一節而揜元忘此非聖人無盡聖人作春秋以訓萬世安石獨淫之此不容誅安石乘明君在位之心務也何者周公之政天下者豈一才之所以富天下者豈一才之所以治天下哉周公無所用其才以富天下治天下者豈一才之所以富天下

等語回官尹潛在濟進曰宋岳忠武王吾易余人也正之言曰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服膺斯語又曰作史部無他才能只須守定不忘不忍不出喜怒八字

宋濂之

王右史部日時以清面瑯者南宮宋濂之文亦以文廷即內翰林大出規模宏之起草少典甲科光啓寺少卿欽大慈宋廣帥光啓寺少卿欽大慈宋廣帥光啓寺少卿欽大慈宋廣帥

以行出長安門尚有　詔追問能騎否徐諷令以禮致仕遂
進所授稽經奧經而去張公在明時為東林所推擊自作年
譜謂申之是欲死而不得吏部侍郎孫二如昔已言其
于不死者以示範也公行豐儉一準二程道統在焉亦箕子之九
疇禮初必先
盛士詒
資鑑有堪任御史按浙江至金華過山水暴漲
舟不得進索挽舟者縣令盛王贊曰擾民矣令曰以身挽
爲遂改前陸行仍廣之於朝則曰賢之於家則曰何易于事相
領

高文襄

卒贈尚文襄公爲相密傾已甚至以陽明大學士建言時
行出之時昌官然用爲禮部尚書公最爲徐文貞之罪
其疏有曰以上先帝之親下此義何事者先帝之臣當爲世宗所薄小人用心竟何益
香光所爲政於有君之義僞正文子之思非所以明天
下也二疏與首輔小人俱爲名士之論者何異

白居

性嚴毅公忠有爲政作居門謁時　座門郎趨
立客曰來相何爲如此公曰爲門郎趨
永先皆門可代公乃爲亦然
先民

九宋子京作唐行文士公理通但公河南初破破作揚首不

可脫已及大事北還亦首議誅之首作八九有名停留逃民資給供食
者皆死無論城郭保甲　家犯禁除刑連坐甚是百姓惶駭
公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如赤子其用政也右溪負米分
廩濟貧設令敵國已破公將安在安石因一言罔罪數百人
者平一時名得其宗

張憲

按宋孝肅包右崩時官義當稱
想獨當用四字其實當"
時稱他日世宗與李文康公書
修盟故事相嘗故於負者宗承於犯名故而不之恕當已舊
於以故主之過后背肉未實數字之典多亦當所持之徒

欲以佛老宗者媚世宗而卒為世宗所薄小人用心竟何益
成

陸光

吳中士人多狃其弊之先皆出
為每郡有事督責緩急無不
先貧民明於之思而
史兵部

皆是作為史公亮在河南
而才剛來人自公亮
邑宰公亮時日大降上露漏
地下平水侵食門來為侯上
地下平水侵食門來為侯上

士英在人之上而後可與言治道矣昭後
世誰大之者亦求其可稱者史矣
尚書左丞名宦
[illegible]
[illegible]
公以書誡其孫詳以忠孝多士可見故
此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談獻六之五　凡五十三則
曾中通
李顒
沈文端公
常熟中
李椅徵詔
薛
楊四忠
倫林建白
樊忠節
甲寅閩兵作乳豕果夫氏早知撫州二年矣城至題詩壁上有句云乾坤此際留方寸遠維經思南平陳君某爲作傳
雙引
雙引
雙引

徐鉉
馬騙
二ヵ
國文襲周德
光字寺鐵塔文
不成
有缺二
李仙中
鐵門烈好
張昭
釣陽一老
二帝陵詩
宋忠肅公詩跋

池北偶談卷九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高都姪廷掄倫叅校

留仲連

打坡北湖秋湖上有留仲連祠坡傳爲留仲連卜居按前書留仲連在卜商爲客

輶問

新城有地名牛岡相傳輶問故里也未知所據前書孔文志輶有氏故　十卷劉氏說二十七篇班固齊輶人說詩獨不見於班史史但云魯申公所作故而齊輶最顯

無諱生嘗約之事或取春秋公羊說或非其本義云

李顒

仲放隱居西湖有一高士過訪一盤詩一章贈放不接得出人號舍人朱衣前引到門奏樂駐欵無多味按是二語處士孫宋史列放隱逸傳甲子嘗非之若此君差無俗氣近時詩家點綴微馳不出利市人之風韻以理學

倪元璐

劉公鑾先生出常熟唯穿弱冠使蒞士大夫飾輿騎而來者多毀衣以入偶服紫花布衣主大夫往前旋之角倡蜀高翁倩令值十月問次日相門見其開門迎出而歎曰若意今日

衛郡有幻術稱陸丁巳京師疫劉廷死辱恐東林上謁時

爲考功事之日劉大行之高修人所不堪此謚所紀見者乃止於事中徐搢波柳浪江來見先生輒之稱日詩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爲如過溟渤不得見大魚如徒逐何蛟鼉之父老乎先生乃見之共爲世所企慕如此黃少詹石齋祭告兩花事校竭先生及門者三先生不見日吵此乃朝廷入臣徵作小公之日石齋昆之即行○的字吳思的公情從切勤時常夢至一古寺有角門者門者曰山陰劉宗周在此劉宗周乃進後　公先生之旁人曰山陰劉宗周在此劉宗周乃進後　公先生之旁

光文端公

周公瑾文端公鏡宦居生日賓人上壽時門生某遣使存問於雅後則不署文引何文淵家數朱子辨僞如此其嚴也公日見朱子集思和問的精義于辨僞如此其嚴也公日見朱子集思和問的精義于辨僞如此其嚴也公日見朱子集思和問的精義于

也乃復其舊閒文詠仇讎叔孫使命神閒論語笑

王衮逸事

王衮字一角　長文選時內大臣公　北門上帝旨定
部行照其年高以　代尚書汪輔漢室
名公節之二公雖之　日以平章門下出　王爲東不
敢不　公實知其少而　運籌參贊知其堪任督事視師爲
多一羊裘着之十餘年　毛盡脫海州同官聚謀曰王長官一
寒至此奈何醵金製狐裘　貽之一時皆以公不交己怡然
生平不交人　我何敢共公勞因同官公於家宰力
動好文公收拾史乘時　都細史以可垂鑑決數次舉公往
從前弊竇不敢欺隱以負　主上遂止

綿

毛宮某有設計的有財物
公力謝不可曰內經所謂之貝例不奏今必以此事相付
地乃作其坊曰書亦故家也泰居
人式微名而昔之
綿林起云

張肥閒命某建言各四人始則象感能周因
大得應驗　上說甚喜一不二年遂大拜兼則盧陵張
學士幹臣　疏名兩朝大臣巡方鄭　被大夜　名以原官
起用時不予而名字未登於首文淵　上書
論督撫大吏貪污文勤　上用威望
子嘗與　輝恩人不仁名教之罪也

錢塘陳文恭先生　子貴倒有高才作
士御試高列奏對不稱旨既而知其
泉不　旨編外補雷州判　二十六年
公亦何事　恩詔入京制誥日在禁大臣沒

特旨陞由東布政使然因若子人品各有不同流受特達之
知固不必一一出於正途也與木石務伯玉山與本石務伯玉介不以取
與論教授汾西在姑射山中與士史管儀其間甘井陳坊及

宋

宋州

宋祁史失名作宋郊門戟具牛羊鵝木柴亦未
遂設防衛如此

梁

梁

梁詩字仲霞江南上海縣人開治平進士由陝西安
撫轉河北轉運使成武昌兵變後

不拜元祐召為工部侍郎已已

丁

丁謂　上饒縣令御門新建宣譙

之二年上謂宰臣曰朕心深切嘗時弊所司營繕務從
太儉雖太高創亦當改明以告來人下詔楊

宰臣曰昔人有言一事不慎悔及子孫以此故事相戒
之律不宜有所違悔公言是也

曰卿猶弘農門閥一世仰士而不如其

士成

老學叢談載陸務觀姚寧甫超宗印二詩惜不得知名字今
渭南文集有姚平仲傳與寧甫超宗未嘗一介不以取
與論教授汾西在姑射山中與士史管儀其間甘井陳坊及
也

宋

宋州

宋祁史失名作宋郊門戟具牛羊鵝木柴亦未
遂設防衛如此

梁

梁

梁詩字仲霞江南上海縣人開治平進士由陝西安
撫轉河北轉運使成武昌兵變後

不拜元祐召為工部侍郎已已

丁

丁謂　上饒縣令御門新建宣譙

之二年上謂宰臣曰朕心深切嘗時弊所司營繕務從
太儉雖太高創亦當改明以告來人下詔楊

宰臣曰昔人有言一事不慎悔及子孫以此故事相戒
之律不宜有所違悔公言是也

曰卿猶弘農門閥一世仰士而不如其

士成

王文成公為刑第一云云大抵人物之德立功立言皆踰絕眞足為
中門明史館秉筆者採入名臣傳中太甚亡友吳文肅時為總裁予
與之辯論反復至於再四二十年中門上嘗為湯作
嘖稱曰公等何以不進所著書文甫舉名上有一字不合一篇
丁憂之間湯竟不得湯因對以守仁致良知之說實不
相悖且宗孟子性善之旨而推明之功不為小矣上
亦如此 高廟公聞遂昌洪啓之外史館從此具有定論乎

仁宗嚴宗

凡君薨曰某薨宗者事之適不足為晉其實嫌疑也周
公之喪如陳升之卒有日退兒有兵革
之際云云已上諸公共盡有合出之事若公後則合出之事
則可考不載後而眞此何據又若門仍名臣不復至
當論矣

繼 嘗論令文達後此風始息作碣銘時非其事然前以一
峰武陵以石齋獨受惡名則不若地望清貴仍孔洞潭人有
才名後仍獻賊餘當德初所發掘物相牲器最富為獻賊
所收

血嗣

變郡私諡載楊璉真伽平宋鑄州寫城北俗城土狄發掘陸
左衽宋最異史之最為合理
與崔深出貝帝忽起排駁仍有魚鼈在河之歎不止推人
見此下次深一條何必又引楊文憲事如此作詩之體
年都給行日此不知何緣此作詩快人意在快不在歐髮
髮行日此不知何緣此作詩云子夏

白圖經記錄兩浙人物劉文成爲張正之〈晉宋文臣之首方正學爲忠臣之首于忠肅爲忠臣之首余嘗以文成自信自任與世宗之相公輕案當重永以成大明此段固務不苟者耶予論良然

明井

何點逸士不復引本以爲名史然其先山陰人成貞剡黎亦弱而不振顧不甚著焉自晉已然門第不足救時耳彼一休之辭或謂諷於其鄰雖童子不可以空器約之也矧

楊後得名最久者無如李賢亦能展布才猷然當時亦以顯聞云文達相業視三楊有過無不及後在朱人閣相業如何勿亦不自見其健乎頃見施愚山在史館作文達列傳頗致微詞不敢明然施或未觀殺爺此論耳

司空表聖

史謂司空表聖躁於進取前人辨之屢矣考一鳴集有答孫偁書益證史官之妄吉之山林者必能留於詩累而亦弱而不振顧不甚著焉自晉已然門第不足救時耳彼一休之辭或謂諷於其鄰雖童子不可以空器約之也矧

富貴吾之通吾貧賤吾之分以通分之義而處天下之賢將與之共抹

王秋岳先生教萬曆中官吏部文選郎中力排公決政府權
瑞無所措手繼者爲顧涇陽孟真曰吾效之遂相
徐鼎逐位袁華林居漫錄云然文肅起鄒忠介趙忠毅諸
公爲正人所仰先生吾鄉淵川人也

王邦直

王邦直字子魚又字東溟別號大以歲貢官鄧山永上疏罷
錦衣衛之設及奏疏數十篇大抵皆切時弊其論文謂
近萬曆中始修國史館閣公卿以前家乘先狀分本呂氏春秋
其數記之爲子矣不經之說爲非
處刀兵見道場事從容就義詩文集一卷官宗
門盡乙酉以給事中劾閣臣思黯溶溪王若門安身
過黃呼爺代書一絕云對子思黯溶溪王若門安身
萬曆辛丑進士授戶部主事乙酉案

兩省官

遼事道二宗李閣行誼久皆有守閩之命忠節著
琵琶法天后梅花誣案道二宗仁恕皆前輩
案或謂李不之仁恩後見爲
時尤爲琵琶自申乙酉以來公卿
爲結案之黑氣可笑自私事
不成一事所謂
大椿堂

蒲州有大椿堂爲楊襄毅故王
之所其後二公相繼登進士第一大拜一至史書至
張卽玉之勝也山西至今稱爲盛事

黃昌

黃先生昌旬江西大哲嗣少時見其瑞光門集一卷官宗
門盡乙酉以給事中劾閣臣思黯溶溪王若門安身
過黃呼爺代書一絕云對子思黯溶溪王若門安身
處刀兵見道場事從容就義詩文

徐紘

南唐以徐紘使北未還後主以紘父鉉在金陵
來下勸紘曰今日機所能及其大者莫如北行
能感悟他人使之還不然且北不歸紘留之
人不忍殺必有以相救紘從之北人愛而
重北行之意果如紘言

李師中

宋時元昊叛師中知慶州元昊以重賂啗之師中
聽其歲入貢物而陰為備元昊不敢犯邊
邊吏報功者什取其四師中曰邊吏以多
報功是啓之也悉以還之元昊聞而益
畏之

江南初入版圖時有婦訴於縣令縣令不受婦
上下經月訴其夫之贓之十兩縣令不
遽白丹之窓之有次日復然乃舉而棄之
之後又次日復然縣令大呼曰婦又至矣
刻須忽大呼曰婦又至矣縣令不
之

成化間歷城尹公諱旻為小人所讒
誹謗其實久之亦不白一日閱李文
月山載公逸軼事云公臨民化未小人
為李政省狀左道于進佐尚書掌通政司訖
新建伯一變安成剔蠹但不宜過于部尚書
史于物議洶然不平獨何公喬新介特未發
百藥死而名相繼免今如斯日公道不如
遂不如其

張昭

張昭濟南人忠義前衛右千戶所司吏宋復辟石亨
當道有死罪囚張昭代之直隸日東大機復
上書以事下前從之後任南昌府司獄舉止疏通之
於十次不入昭入

日君昔二疏位與名
臘令名無窮矣浦志田賦平恐亦品公日雪月山敬泰録之
以為其人
國文襄忠
大學士定平忠甲倉文貞門神士
公之孫氏為先世者皆敬為之記
朱忠莊公遺疏
明中丞朱忠莊公諱之馮本名之有
金忠潔公彩其孫之也公平日以
中申之變公子太僕卿公殉難時尚
一通敏錄之乾公我國家公風全厚
夠一至於此此豈之所為前哭流涕
南望九叩一死以報我皇上念我太祖高皇帝
皇上憂勤猶深曆數無疆中興可待
者為先務已成大公
明以及於用人
敏志風教之來
所以待下仁恩
仲之恩無用七名新名先生
此心徹蒼門多死
九死予中國
忠肝本公名作
愛書公孔州

靖平十年使智與州蠲賦十有便外與內今為之
事或變化矣○人自若宵知何所事知者則各生死
得了○禽飛天魚躍於淵甲是甘久遠○古之大修身
見於世大誠不能感則其變通決人　但不易見自甘忘
力見者○紀綱之壞存乎風化氣節之壞存乎高蒼人心之
不協衆志小人相仇同類相忌一人有心人吹毫毛身
或其告者亂及子親人門欲忽忽多日修陛正已而不
求於人○君小人也宜乎不然求於小人容
（）附錄冬日則何以設日井介石門上緣物猶立者
（）附錄冬日則何以設日井介石門上緣物猶立者
秦李斯
宋鄭俠
劉蛻
唐盧藏用
唐盧藏用
唐盧藏用

——濟南王士真況學著——

宋宰相十一相

宋開國以十八宰相文臣十四武臣四趙普以太祖舊臣三入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三人相太宗時李昉呂蒙正李沆三人相真宗時王旦王欽若丁謂三人相仁宗時呂夷簡章得象王曾晏殊賈昌朝陳堯佐六人相英宗時韓琦曾公亮陳升之三人相神宗時王安石文彥博富弼三人相哲宗時呂大防劉摯蘇頌范純仁四人相徽宗時蔡京王黼童貫鄭居中四人相欽宗時李綱白時中二人相高宗時汪伯彥黃潛善呂頤浩朱勝非秦檜張浚趙鼎呂祉范宗尹張守沈與求陳公輔孟庾李光李綱趙鼎張浚胡寅胡銓凡二十四人相

同天大劉太大大

先始王統初大大大

子078-529

其爲部屬則以僕及檜彬諸凰張翊薛嗣馬禧魏元徐乾爲
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伯子訪劉眡官清公新羽爲八顧朱
惟田繁孫脫薛效朱布周記觀裕宣袁爲八及中間惟張檢
劉表同薛吉異名字

高凰附

孔融爲北海相左承萬門動融結袁曹欲怒殺之此別是一
黃祖皆漢末人

樓護養呂公

前書樓護傳護爲漢太守分子守項昌見謀以血塗落第
門發覺於是守而呂宣父子相見感過感
到數日有過客呂公護執觀葬大喜從學入爲明經光又

公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之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
家焉女子愛呂公護間之呂家貴其女曰呂公以故舊
郭老託身於我義所當爾遂不公終身按此呂公即呂寬
文所哭婁知者當是與呂公無子歸之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
入七民人生日定有文書中投入子以沼擢奸縱養
其文日後所平執不法皆驗文書中投入子以沼擢奸縱養
以爲其家日尾自倨不屑又以之戒名也

錄定前

與杜子夏定評作詩書前門祠部
不見與日見論文見此不一日
之官不及山人此戒慎之意
朱觀作小序云唐李高按安陽集重

殉居二十要死不更娶一寡布兩市販十年不易當衆刖杜
詩各一卷

秦李宗吳

酸門之秦李李王同時之宗吳諸子其文明尚下不知何如
然皆不失爲君子而宋文公鄭西館者乃小之豪者子恃才
受物及不能無以爲小人則二公亦難以一手捨棄世耳日
也朱子左祖正介前或二蘇公門酸王二氏門人之文則
爭取名譽卿而不取少游文行及被加然不行不揣重李
忠定若子不當爲小人哉

司馬公邦安石之時

司馬文正公爲中丞劾王安石罪行姦邪壞亂天下所謂其
民臣實爲民賊安石亦公自新法之行始終以爲不可者司
馬君實也公集中載和安石一詩如安石則是個天澤恩自
慢胡自深公則公要身生死知不歸妄意終謂窮人主拘繫之
命公誰酸棘聚理同然外固能攻謀我管牢直如水火楊雲之
不相入而君子小人之用心亦可見矣蔡子當云溫公之門
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瓘大名直謂使了憂國籍河
惠卿門傳而得於薛昂之門一傳而得呂頤浩張浚胡銓
得王龜

張載橫渠

載歷忠亂爲日城市山張
記予所多有增飾遇其和侯則亦不改變專與集之亂所遇

多被殺傷然獨厚於同姓如袁雖之家及范岡黃柳擊縣皆
以讀字科免洛賊利事相類如此

羅文毅

救閩雖已載此元羅應魁復自以病出還鄉者頗衆
遂爲豹兒爲不義者不與之交有重於一
二人被親救之不得人不容於鄉黨於名何應魁已名士徒十
餘人皆坐謀殺人爲羅倫使者和使所不死將軍事辟矣
予明文教嫉惡已甚不可爲法制見爲豪右之累耳

叢氏

文登叢大司空蘭本漢民依介甫日禪之行始終以爲不可者司
代係末遷曙之叢家峴家爲遂以爲然至今名甚盛江西
多途氏爲傳亦自婦後有合服者爲判置使宋高宗爲加哭
水遂利淹死詳載文皇華紀聞

耿定理張仲誠

耿介字定理河南登封人與治生友進士簡討遷大名
通判使歌熙內調兵部尚書掌南京都察院事時湯若望疏歷
之略云架仟鈴昧陀爾言神曲使了憂國籍河
四衣村人眠介眠寢同力救護實收富未蔽白矣家居淡
泊自甘潛心象緯妙有神解今刻有曲洛全集六利精力尚健老成
箱安望見其儀容 卷十六 見上公御覽劄之賢德具原官凡
有寸長靡不思薦良才具疏下閣臣思還道隆疏敢稱伯薇賢自
昧來知之義傳業曜良趨文弱介徵取來京賜以引見可否

錄用自有　磨勘非臣愚所敢擅議也　吏部覆奏下河南
巡撫起送入京奉　旨從優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未幾陞
事府少詹事子襲職湯斌奏稱明史有　纂修官應令
上蔡有張沐者著各滿家眷速赴滙川資修史暫時
祀朝公卒於寓中已葬上蔡縣北沐字仲誠河戍
改進士官知內黃縣後以憂歸起知四川資縣
湖病歸
烈女
副榜舒孝子士銓友也貞節十六歲字儒士馬儀夫死誓
以身殉家人防之因高舁喪遂自縊
林氏
名牛
十八歲有
英吏白士銓回見一在門待何悉以家私財佐軍得免
同一在舒家已傳
上幸其家林氏聞欲奔亂來臨投水救以免時民間生徒
促其速死林氏知不免入室與其兄弟相告永訣入閨上
官使數勸勿降勿聽林氏圖料明日不降不聽不
反受其亂遂自殺一名牛當是乳名
陽河舒氏道
蕭州婦大司馬公有父喪老僕也小名順
世事第八行下車後入拜哀林下老僕叩頭呼其名滿大至

今尚之
王方伯
王庭字直遠為興人順治己丑進士授
官山西布政使廉介不苟取字以治
城市常太和袍行日大不知其二品
名五言詩清真古澹有陶韋風與石湖
品
何頻伽學
何心悠在鄞門閥婦女姓名一遵所著舍是不貲常
遊吳興訪其家為不就又曰　黃之數日甲外忽
日天下惟汝能救我我日先設法繫中以其家數白金
終疑之其黨呂光者力敵白大相與為死又入竊銅鑄
武汉兵法教其鄉長事置於軒先登以擒之
發於鎮北置南北亞狀當然有御史劾
先公救心悠如江陵曲捍心悠時先曾祖久以口部侍
郎養親家居先曾祖之本末自有公論
可畏祖此事之一其叔大宗伯司直
如先生別集其所載祖田農
為心悠時設事先生
可次司
帆先生之母夜夢父
宋尚賢伯兄

宋唐伯虎字長洲人庚之兄也治易春秋皆有家法許考友史載其迎父遺命及臨刑獄事時人以爲難及阿見文苑傳下卷贊者皆隨手維錄六合內近事而伯虎至寅卯之後必及之仍以彼其子孫加以衆論盛時不滿即化之虛妄牡爲杭州推官六十餘年

紀載失實

嘉靖時小說紀載多失實嘗於史館見一書曰弘光大事記四言甲申年山東大姓許姓王氏滿川韓氏起義兵爾時先伯父爲史公家知節先烈布政公年八十餘家居祭酒公不肯避兵山中無義兵事其人韓氏益僧氏有僕王某李某皆來亂衆衆爲推官益亦庇其游南以東東莞有長崇禎癸未進士閣部何爲游閣部推官益本省提學道僉事予向在典客司與何爲諸生中辛卯鄉試公所校鳥有甲申之變事耶野史之不足信如此

新序碧文侯與大夫坐計算人何如君也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文侯怒翟黃出翟黃入西門豹入文侯曰以子之言以翟黃次之任座對曰君仁君也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悅之門豹出西門豹入文侯曰以子之言以翟黃次之任座對曰君不

張節山講學貞牛以手事論學於虛陵上山有定慶獲商峯本
琴澗先生嶽峙勝地木關道千自銅賀山行此二年復
感貧之意頓使人不聊自暖不火自温○客來山中者輒賜
應　品出爰於泉郎又一年予入都門見其舉王山時茅屋
數劄一坐想見此公高潔刻名非人所及將終數則於北○
王山金頂之勝在於高尤在於孤絕不高則不孤愈高則愈
孤君子立身亦然○絕頂惟高而上靜大高孤則無書不風
風雪四起衆山動搖人立其上聊不驚感欲扶之而翔行
者相顧裹足不前欲於寢處飲是放步然而起○王山登頂
多者意步之亦有真味又產善菜吃之一行優來咬之頗勝肉
焉然以其苦多為人棄人生苦多無日不在苦中安之
一笑論不答徐曰四局源深門迫沙鷗家鴨何好秀才語畢
後踊躍子舉臥最中行以衛告者固思自幼識字及壯弁
弁皮皮之忽門不絕聲的起便秀才一字做不了何暇日他
、讀書一年日日如此行如一日天自後憫
日入而大歎君子終身揭聞只自修養日吉今一人大哉孔
子人地終始安貧之非有殊宜道不遠人躬行而已語備
清心寡欲自毒門以此行如一日天自後憫
我童蒙學子仁仁行如一日終日不倦
自今而後求師於是本仁存誠勉為主敬為日新行遠自

遂辭去湖牲何而上歷三百七十餘程自橫州遵南寧又經
遂資思明行五十里遇那利人祭郎一史司知與其父舊為
能日主可客乃具佳行復與華門晤對者湯竟得交歡於龍
叫北門交游喬動負販皆歸孝子日紀其事為記加以贈記
冷一寒士受設二十金竟能見惠終於家竟為甲之外視王
狸真的物矣記所聞之以為王山
　范文忠公
文忠范公文家忠貞子弟不肯以官人而待即
文子官翰林學士仁仁行如一日終日不倦
承歡膝下日日如此行如一日終日不倦
我童蒙學子仁仁行如一日終日不倦
自今而後求師於是本仁存誠勉為主敬為日新行遠自

六女

廣平順德縣有民簡姑定姑介姑淨姑貞姑瓊姑潘姑寇之亂楚忠烈公死節投湖又有鴨嘴大嫂范金虎張氏娘皆遭賊辱投湖死事聞詔旌表金虎張氏娘皆遭賊辱投湖死事聞詔旌表

唐大宇

陳龍驤督建節江淮人累官江寧知府居官以清介聞隨州妖人朱方旦左道惑衆龍驤力持擒治果所挾如書院至金陵約督某公力爭之得緩戮四力舒擒治果所挾如書院陳方輿門外宣揚六經門內無佳事朱方旦以妖來時發下獄書正法以安地方且制府駭於其勢欲求知其獄

亦不罪也後陳卒於任督子成龍親弔哭之

足下黑子

高唐州人忠武使山東巡撫先是見汾陽延下有黑子推以為貴故資給令讀書及貴不忘舊恩公卒以子拜謁墓下

以陰事其家社之果正一日王姬曾鮑之妹善予劉原父時衛日公子鮑為不仁黑子踩山縛了吧嘴公問之稱由日某賤人也不予論是誰不黑子比公逆理而加大辱公視而異

世面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為首惡公相似

民襲天人欲迎於鮑自系獄中不得

相當足見識又典

一事而傳聞異詞

大雅子孫

就總督奈何奈某幸湖陰綁有父聲每欲處忠民利輒逆巡弗果嘗及瓜則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怨忠在後嗣耶且許守官無棍神明往往如此遂為文祭之并不能起噪血數升而已事在嘉靖初年雖非梁棫之此與宋御史雍汝揖子郭州知州胞事令相類女休討秦檜幼忠武願即若爾雅翼以古文名宋子狗為南渡第一名也

宋公子鮑

春秋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薨於門人也大句絕襄大人欲迎之乃助之加既而大人使殆令田於孟名仲氏攻而殺之左氏曰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若無大夫其以衆來言宋人弒昭公者公子鮑為首惡舉不可溝洫鮑且數於六卿之門又竭粟以食國中此其得人以殆先殺公子卯等而賂昭母欲逐其孫為昭公之不能久已輒先殺公子卯等而賂公不能殺今之田伏殺之步急哨言之句賂公本無意公子卯等而賂公不能殺今之田伏殺之步急哨言之句賂公本無意

蓋襄夫人平日有恩加民之意公子卯等而賂公本無意以陰事其家社之果正一日王姬曾鮑之妹善予劉原父時衛日公子鮑為不仁黑子踩山縛了吧嘴公問之稱由日某賤人也不予論是誰不黑子比公逆理而加大辱公視而異世面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為首惡公相似民襲天人欲迎於鮑自系獄中不得

相當足見識又典

一事而傳聞異詞

大雅子孫

池北偶談卷十一目錄

談藝九之一　凡五十六則

公文介公詩

彭西園

紀仁甫

畋梁昌期架

潘耒次耕

張問

李因篤

滕王閣詩

飛廉館丸

施宋

顧露

下僮能文

對句

查中浦心

程明府

嚴武昌

張文時

高鎔

品良

程鴻詔

石東

資密

仇生光武二園

高司寇詩

趙州畫水

二戴

徐波

謝光

史辰伯

錢陽

文太青

龔陳詩

阿字音

褚酢帖

三六

梅村詩中

味經詩句

中州集

一約絲

韓翃詩句

鬼簿

管鳥

八文介論樂府

五代史草

紀懷寧

卷十一目畢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高郵姚廷遴問修校

晉鄭公文介公德度萬曆中為翰林宿學文介卒德何尤工知詩家也云見有名畫漢水長卷起柳亭花苑半公流沸[illegible]隊夕陽西下數人而已花竹蓮溪入戰[illegible]孤不見長堤官吏行人盛致而[illegible]入於無畏[illegible]列朝士故之甚少不可勝數以刻多抑而[illegible]

安徽

安徽[illegible]

天[illegible]等府城[illegible]門設[illegible]林和尚夜[illegible]

安徽[illegible]有盡[illegible]

安徽[illegible]

安徽[illegible]

安徽

黃徐詩

黃魯直晚自刊定其詩止三百八篇徐昌國自選独功集亦止二百餘首人自愛其名如此

紀映淮

金陵紀映淮字伯紫能詩少爲牛樂所知天啓間詩名籍甚久之復依其子映鍾伯紫尤負時名女名又能詩少爲有奈淮竹枝六柳枝流水吟秋光愛比雁來紅行不與行人並離別感成財又寄飛花及伴嫁當州桂氏早寡年五十餘以節終子有儀制時下有子能之子亦有名詩賦時云十里青淮水鹽板橋斜日柳花飛流水空蕪思不見鳥啼紀阿男伯紫兄之妹不久後二十年從子啓大官苦學百折待其遇時數篇其一云高鈐石艾業流水數佳人名以王郎久花猶古渡新鋤掩荼代月枝帶笛時春夜雨俱憑檻同之可結都又李花一枝利流水數聞春夕陽不見人船牛豢中宿

錢秋宁辨

日是橋渡時水名名所由來詩人觀時古今事作歌行大抵以之歸詩文定皆有和作詞之岐榮伯和集然詞方不逮文出文定作文忠墓誌銘自貴州後其文益以之方作而視平不能及然北行之日不必一一記載水會矯強與榮端地人行其一一記載山水之迴折山內今騎

通石梁登梁第山山巔上為之二峯起伏聳上如掬錦秋望
在東苹北望北中統間郡延齊來以為在東南城十前山為第
靖甲辰鈐事黃楚所築則宋之孤山亭也本在東南城西
孝以東向俯湖極勝元末燬於兵明洪武間僧德洪重建
不十餘歲又燬於兵正統間僧文暉復建亭後為僧住處山之北坡
之北有名錦峽劉球詩所謂公心山北坡終錦五言八句者是也于錦峽詩中
詩所公心山北坡終錦五言八句者是也于錦峽詩中
死而不朽宋時事跡而東坡全集及留刻所載無此以備考故置使來者有所考焉
自古之氣格亦不類然無據以參之及閱元吳師道于公作詩即收坡詩命名
欽字乘錦峽亭一則乃知此時郡于公作詩即收坡詩命名
者非此詩乃取和文與可橫湖絕句而名之也後來作記者
攷據欽所見亭為中統間邑人所建中統乃元初年號後蘇
公百數十年當時當未有亭而知之也今欽山石
橋之境何以見其勝中統間邑人所建中統乃元初年號後蘇
錦峽劉球詩
一川秋色向東流一字而知之也今欽山石
北山
巴欽也
鄧公長白山翻泉亭即范文正公講學山寺亭今一泓帶
在亭中向橋交通魚和或市黃道之委貝也采蓮江南
歲吳王有范公祠祀中多前代石刻細石可愛今祠
人張昭入祠仍最住祠錄於石祠壁
泉洛西湖聲流亭普濟堂西南有白沙
對橋舟車迎北關圖書入館少止食魚蝦大者值百錢貧
鱸魚小亦四腮不成松江名曰鱸鱸人不成目鱸鱸豕

人才最盛正以發揮不窮而不窮中實有整旅紮大營屯紮名一營
每營山名辭淨久之山近是越又數年忽加冠帶洋奈龍與
泰中名士五無更立本大牛無車為友作車歌自謝時固屋
等將共見而慕其才以物之務山愛玩少安賦詩云同樓
新經花對對月自日高原指要全水州上名再
極員外郎少表家貧以詩干謁者十餘年三十乘高生御驛
數百年名世作交字引之林谷間者不復
押當紹興中為永嘉令時秦檜當國人士有不足其所欲者
不能入經術曲庇梁世而易其人當行
以康濟為志

陳仁錫

東伯瑗尤徳延吉南城人御史本子滿漢即不勝衣五言詩
古澹自成一家如寒日明孤泉冽風下飛鳥又云共命鳥日暮空城曲北鶚二十餘篇不減王右丞孤雁云秋風一夕起萬里自來去又云移舟下貧甚撰時則及要堅徐世溥以文之與凡十餘篇又皆古人幾部稚子谷康熙癸卯館保寧時施愚山閻
閻百詩皆在西監司爲卜築孫公園故址後數年
[illegible]死

梁上閣詩

閻州梁子閣毀於金皆村相之孤潤名士開府江右
重新之海內名流多賦詩詩海鹽彭孫門最
依然祇浦牛狄水終古寒湖送夕陽彭今爲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

詩讖

施愚山分守湖西製芙蓉帳題詩其上寄林茂之一時名士
多屬和名曰詩帳或一絕句云平蕪殷勤召堂燕知自
爲誰八月九日先生剖腹焚門檻未門

武昌郡屋

元王文定仲秋閘集有飛廉館元司馬子正名仲謀在武昌
客神鳥氣飛憩初格豹章聲節自天然乃知漢武無仙骨
此亦仁鋭雀之前知漢武無仙骨無人能活何干歸人句
十步名無人能活何干歸人句其所寶古琴不食死其
子名崎雅過黃鶴樓詩化格劇

郡路

[illegible]字淡若南海人在土地負才不羈常被衣歌呼行歌市

作索居庾子日斜鵬鳥賦重陽少酒見江魚天高未敢重問年少何勞更上君此去焚城坐東園定從下棊賦歸與酒客倉陵遊阮大鋮之門當為阮居其東

徐凝

知中詩老徐凝元款康陀初年七十餘尚在居天池落木蕭蕭下吳山越水萬里風一片孤帆人不歸

盧綸

窮途時而發莫賞又為客木花飛月與竟陵遇友愛萬甘第服將錦還家中驚頂笑北香

李益

東南望紅旌貧木魚風響貝多新當明鏡下須鬢頂雪北香

李端

送客山有數南五六里白長頭君勿隱市朝名隱市朝名已玄容京市日能到公孫氏舞劍器行至千宮歲相識於京口京口

史作他年約莫過田中訪戴行

劉禹錫

送客通天寶良元日客蓋灯東留得一徐凌落

李紳

東南望紅旌貧木魚風響貝多新當明鏡下須鬢頂雪北香

高蓋有定數云

劉向

小兒能答問相君一片姓名稱同李田對句云簡

從此別時必化山高擇嘉名以名其服簡田幅紙俾作墨

巢大宇友夏執筆嚴義曰于遠典司門落葉歸根矣遂有此

日今三字揭考楚門楚門楚門

志卷一石之縣小志土沃陵之鄧志名人鄧名倫鄧五泉之鄧邑
志名人士孝弟光孝鄧名倫鄧五泉之鄧邑
名九經之鄧志節作者如渭南史記汾州之
介休作志七參差倣揩發以上皆金人而北人奉疆地何
大德維揚之時作於揚中

時間

名畫錄石耕九十人亂後遊江南值滕客死平湖
間有句人莽忘富二月（涵起二更
九
宋紹興公（常熟）常熟縣作一具名如有文日程明房造云
程君房切字明房此蓋其早年所製

費密

費密字此度成都人少與王猷之亂竟不毛之地已
乃歸吳江下鄉隱居於南老馬常寓於州句知其賢
為除稻役子曾見文人九十一卷稱之其首編六大丁
流淚水孤棄投之春明之乃為有此文密跋一
見後往來門論孫鍾元稱第子卷起與定文密跋一
卷集

馬應龍

馬應龍字伯元安吉人官御史文焯乞為昏上疏禮
部郎中章陳五行注謹按經一卷考工記注一卷考
古圖中章陳五行注謹按經一卷考工記注一卷考
古圖中章陳五行注謹按經一卷考工記注一卷考
古圖

爲李頎有贈騶行於世

狀生元氏二國

王維世代北州人

榮人月令載穆家

相月川

元建封光啓十四

十一世父自稟徽

嵩下難逢春水如

須使君到日無

高適

白鷗外高

文人內

文史張大昌

山谷老父

種如

門人陳丁文

中州集

進士開元公幸琴

已甘居窮下不入

州白樂天為忠

戎干支駒逐鹿又

琴高乘赤鯉周

白鷗外高

文人內

黃石林翠袖獨自

白鷗人名此亞

山谷老父

種如

門人陳丁文

中州集

綿川高令東侍郎少時與兄解元纏

上嗣郡平尚書東張公延

老夫少年意氣亦

曾蟠史敘十年君

家變於上將軍

十年安危已乃以

語訖然眠時公

名如何少年朴

後賢是兒山中

琴高乘赤鯉周

白鷗外高

文人內

文史張大昌

山谷老父

種如

門人陳丁文

中州集

元裕之撰甲州集其小傳足備今源代故實已佚
近年趙明烈朝詩集略倣元例然元詩大半已經刻
時汲宋牧仲劉承幹仕元之數最長年史同位後元首無其家
傳已取其會上京詩上京逸小之語蜂擁無疑可作箋如此等足
倣元例倣之矣

一卷 陳孚

元見考功集公谷肥公詩水高山深六朝古味劉侍
詩也集入白珠劉侍詩不特
為今手翻嘔空前絕後九宇獨有米友仁收有元人圖心藏北
宋之風流水高山深六朝陳有貞詩二元多瑛奇閨房游使之而元妙如
春陰兼細天如墨文士揮毫程花下文二元雖合字不能過也

一卷 陳孚

往在京師與門文物侍中公詩下作詩歸江右文題詩下借問鄰
家貌作何一句能新載多紙後改作一到不改者時一日
前馬來無降血子石盛六一詩此作破陷格愉小人逐日
前之一句多紙後改作一到不改者時一日
錄一絵之下繪七仗女列前日

阿寶曲

宋人詩漢小人多以阿字稱發告如阿宋阿秦阿檜之類阿字
之初何所取之阿亦有作去聲又作上聲者不知何字或作婀通
作娿娜天台五月沐浴本盛秋詩又

欲上爰來考之乃明嘉靖西林宇倫氏愛古樂府若也職有西
林集

梅村病中詩

太倉吳梅村偉業祭酒辛亥元日憂亡帝名爲太田府君歲
病中作絕句明日感念而今非昨怨予除受恩
父宗紀北南行孔鴻毛也不如條一首不自錄先生常
病中賦詩非詞乃萬事催華疾論業人天命克天尚名難
沒吾一時將醫案治眠狀刪中熱痢行經血月剖郎
中不容秋毫宵親之形雅爲記而若自錄府矣盡人
而能爲與府也若自必此爲古樂府使與古人同傳而立參
之其何以自容哉李子繼自撰識以成其變化也不能變化而撰識愛取焉予知其不可而不爲
也第命曰古樂府而不敢以擬稱六有樂府曰叙也破曲錢牧齋管取東阿子文定公論樂府
之說不知文介公與文定公論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公之
論不知文介公與文定公論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公之
論不知文介公與文定公論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公之

位何須晚人世事我完缺時浙西僧水月年百餘歲能預知
先生后亟擊舟迎之至則已公元旦憂告之矣何必更問老
僧遂卒

公安介石袁府

部郎伯修曰紱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
於世考之何時作者樂府銀用是約之紱以其說名焉之
徒以詩解而不失曰樂府
於伯修說云益管樂府
死自是千古恩不自宰名公死猶公之
雖之後人樂府如唐詩之有必遵循
歌之遵有所必至也之不
安能風雅哉公

林程孟陽

林程孟陽詩陰沈翠柳村閒有句云古寺正近

本林而王文通之

五代史节

徐東疑後唐士冬夜過宿閤及從叔祖季木考功象介藏所藏
書畫云曾見有歐陽公五代史草一卷又楊凝式草一
卷淳乙卯八月卷共後人跋送一許姓武井不知流落何處
又权祖文肅公家有王右軍帖紹興
朱性甫跋

揭缽圖凡見數本最後見朱性本有鄧文原趙仲穆及予跋
鈐山二相圖書最為奇古偽為先伯祖太師公所藏今歸徐
氏君東疑後有董思白賞鑑寔伽藍事又有吳德菴沈
石田跋予所見太師故物此卷與李伯時弟支道九十
應面閻文和公畫二卷說明國今入秘府按張果與中
人物志云朱玉善畫見稱於時玉益
得其技至順壬午春宋公訶經佛像力不留矩曲盡
其妙前後虹月神彩俱足大作記劉璋明書畫史云何景荀善
畫果宗君儀去益以
陳仲實

余閱八一老人小角帶青衣胡牀箕踞觀畫家朝覺指不可
此吳宮度曲處也阮道人於此出每夕與御客飲以三鼓
為的客倦罷去阮撥燈作餘句達旦不寐以為常焉
余楊鄧子縣書傳奇指畫成公出所知繪六大軸既降一本自
在磐中請公閱其有疵處公為起而改正之

談藝九之二 凡四十八則
浙川二詩 彭侍郎詩
二家店詞 霍亮雅
丁野鶴詩 新流筆工
倉吳旗姬 二中字音
論五言詩 王依崇論呼吸
用事 憶衣被詞
記觀宋子貽遺 范氏詩畫
又錦 古刺水詩
記說宋牧仲書畫 唐詩本六朝
杜詩本古謠 唐才子傳
咒願 鉛堂詩
錢尚賢詩 蘇黃詩品
李元仲公事證 陶詩甲子辨
新城縣志 記說杜氏書畫
又中字音 司文命曹瞞之非
女子名無 名瓦
陽羨山 徐鉉
徐鉉 宋林逋處士
陳汝秩詩 王安石甫
偽書 十國春
龜毛兔角 徐鉉
又中字音 徐鉉

池北偶談卷十二　談藝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高郵姪孫揆閒校勘

浙川二峙

南陽湫川古商於地也元至元四年下詔令其地爲下官合其人
授宋時伐香椒事椒事本遊刃木中有紋理成呼六郎松種柏與
唐日所植乘則破宋時可供香設下試之果香聞客舍歲寒校
又順治己卯歲雷山道人伐松薪日陽觀考井李鄴明者幹
於神貿明松上有綠色如中叶者云修則遍體裏松圍
成於大鶴巢空不然如斯却高於在得長生老化龍衆異之
其旨

新野馬仲良之駿有容貌能人立而行仲良愛之每出入
白堂東門皆令牽步從容良久一日不止名氏出千客商家所
新野一家店壁

浙川志載縣人彭侍郎宴龍泉寺詩句云飛碑駒宋字逝水
自秦川最作御郎宇用沈尚歷甲辰進士先方伯公同年也
新野馬仲良之駿有容貌能人立而行仲良愛之每出入
白堂東門皆令牽步從容良久一日不止名氏出千客商家所
新野一家店壁

浙川志載縣人彭侍郎宴龍泉寺詩句云飛碑駒宋字逝水
自秦川最作御郎宇用沈尚歷甲辰進士先方伯公同年也

御定駢體別入何儀行狀云公諱焯字耳山大興人
申和孟孫之後也公十歲能屬文十五補諸生二十舉
行於四川人多以文名公既日北上同學足跡家于新郭
丁里自
余來官於新十年一展上客相與談論振策大噴旁
有數人以公行少時事告余余因憶有詩數首
所人知丁酉之冬定之因
同鄉二三故人小集可此六律云
又順治己卯歲雷山道人伐松薪日陽觀考井李鄴明者幹
於神貿明松上有綠色如中叶者云修則遍體裏松圍
成於大鶴巢空不然如斯却高於在得長生老化龍衆異之
其旨

新塗李工

宋時侍郎何不楙集載唐世有刺柳江表者時宰嘉以新淦
出雅花製以貢時史名之乃絕不與天慈門數
雷雖云然而文海雖出之乃絕不與天慈門數
千門客同宴公以文最冠之一日使
侍多當於表方公所用乃先示
公曰此一字如此只
一雨之利　天海優
同試以六世門未答
雷水乳同雨云遊夜不遊道意

匠輒與歐將辽處州刺史竟作箕雙亮何斌列傳注引晉諸
騎到長安試手颯遝隨乘鄉老奴恂慄不相向作用此箕能
綫人頗親物曼成工製必使指答的人神斗柄仍回而電笑
蒙蒼果符人所料中山聚族飼水死來品那容及身少是知
人才門令識別惟一心卓爾不無玄入妍媸能有惟在上
所安正筆品正其北或作識字事丁服前月見被罷陵
未知世有冷定何者止恐鈍倉王無合作君不見此老
夫子發奔當時際載無復紛紛題毛詩音義下條
十錢岳公忠武王孫所著荊楚史今有人我以中書之中前音反
入卷乃故衡王府抄本也集中又有阿舍微之秘監高白注
後引若焚驗作頃羽保柔非中書之類若非中書之
學林云老杜新數中與年自年事別之中義當從平聲前音乃
時序日作賢作聞字中非去聲民中丁仲反觀
國按中字有多音者之中音丁仲反者是也音衆
者若尼不必若和若之中與之中如字是也音去聲為
如中年中與中大中途中謂之類皆當從衆

論曰

有若人智無論與其年今為
建安不同門路六朝一名路一門一路一門有與孫
子當長為欲作老杜使與大抵其體不同此王敬
大論下若決下向語同大體如衣服錦則令潤布

則會稽皆布無牛錦牛布之理白敏美此意又當論五言歌
興宜阮陳田水閑遠宜王韋阮隱行夜劍張叙離宜老杜未
可限以一格亦斑敏美旨同

王奉常論時語

明之大有名者　次如徐昌穀高子業皇甫子循李伯時白
[illegible]林昌中錫山中錫山王安當小吳有錫山徐有
貞大臣有名[illegible]子特拈出如云今之作者須要
本宗晉宋時代莫理會格調又云文必不能經者雖
[illegible]木偏而得根　家之[illegible]
[illegible]八子載詩有明則徐昌穀高子業　若詩不同而
[illegible]於門如徐有貞[illegible]軒堅之風尚有秋間歌之餘烈了

自令何論有唐與　君必無絕響此其品藏超論令千餘
大矣中間此品落不圖我人排詆矣久之功罪是非陽
集　視之角出沙見楚大法詩何句果出作一視詩世矜
高哲[illegible]重陽和沈然

[illegible]

有[illegible]以不[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來[illegible]
又[illegible]

游越跡之乃　李[illegible]
則[illegible]
興[illegible]
可限以一格亦斑敏美旨同

王奉常論時語

明之大有名者　次如徐昌穀高子業皇甫子循李伯時白
[illegible]林昌中錫山中錫山王安當小吳有錫山徐有
貞大臣有名[illegible]子特拈出如云今之作者須要
本宗晉宋時代莫理會格調又云文必不能經者雖
[illegible]木偏而得根　家之[illegible]
[illegible]八子載詩有明則徐昌穀高子業　若詩不同而
[illegible]於門如徐有貞[illegible]軒堅之風尚有秋間歌之餘烈了

自令何論有唐與　君必無絕響此其品藏超論令千餘
大矣中間此品落不圖我人排詆矣久之功罪是非陽
集　視之角出沙見楚大法詩何句果出作一視詩世矜
高哲[illegible]重陽和沈然

[illegible]

有[illegible]以不[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來[illegible]
又[illegible]

游越跡之乃　李[illegible]
則[illegible]
興[illegible]
可限以一格亦斑敏美旨同

王奉常論時語

明之大有名者　次如徐昌穀高子業皇甫子循李伯時白
[illegible]林昌中錫山中錫山王安當小吳有錫山徐有
貞大臣有名[illegible]子特拈出如云今之作者須要
本宗晉宋時代莫理會格調又云文必不能經者雖
[illegible]木偏而得根　家之[illegible]
[illegible]八子載詩有明則徐昌穀高子業　若詩不同而
[illegible]於門如徐有貞[illegible]軒堅之風尚有秋間歌之餘烈了

自令何論有唐與　君必無絕響此其品藏超論令千餘
大矣中間此品落不圖我人排詆矣久之功罪是非陽
集　視之角出沙見楚大法詩何句果出作一視詩世矜
高哲[illegible]重陽和沈然

[illegible]

有[illegible]以不[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來[illegible]
又[illegible]

游越跡之乃　李[illegible]
則[illegible]
興[illegible]
可限以一格亦斑敏美旨同

王奉常論時語

明之大有名者　次如徐昌穀高子業皇甫子循李伯時白
[illegible]林昌中錫山中錫山王安當小吳有錫山徐有
貞大臣有名[illegible]子特拈出如云今之作者須要
本宗晉宋時代莫理會格調又云文必不能經者雖
[illegible]木偏而得根　家之[illegible]
[illegible]八子載詩有明則徐昌穀高子業　若詩不同而
[illegible]於門如徐有貞[illegible]軒堅之風尚有秋間歌之餘烈了

自令何論有唐與　君必無絕響此其品藏超論令千餘
大矣中間此品落不圖我人排詆矣久之功罪是非陽
集　視之角出沙見楚大法詩何句果出作一視詩世矜
高哲[illegible]重陽和沈然

[illegible]

有[illegible]以不[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來[illegible]
又[illegible]

饒錫杖句受羨反錫寫同亦可而世無此者右見瀛南子瀛南子鄒平張松所著松字瀛涯博學好古雪書十行俱下同安楊氏元方城布政山東致先生於洛陽以領解先生不可謝歸竟不遇後以大學生仕止部縣令

古刻水詩

左公藏石手書一帖云乙酉年五月客自之大將院從人有自市中買得古剌水者上銹尺餘采十八年於古剌水一礮中得之兩碑重一斤內府物也上采山下水遠流海商舶海橋下水其流清冷幾殆中古剌水製日文皇年製之何天府元石流滿泉列皇飲且薦旨之如美然逆寇犯天紀年陣臣罹賢不棄此聘嘉賓時天紀亦金凡斤可極史知大將東秦苗年絳王孫歸不歸本庾肩吾何必游春草王孫自不歸還家初鋒無出處

初鋒澄政或未留貧約出城上時登古城上本何遜家本古山下好將高閒十秋公時宅竟忘小僊雖家公日簡秦觀多略荷二為昔人所未多者如王右丞積水不可極汝知為東本胡康樂洪波不可極史知大將東秦苗年絳王孫歸不歸本庾肩吾何必游春草王孫自不歸還家初鋒無出處

人朝至二十幅多寺吳郡林樾大柄馬遠作一宋元名人真蹟有道君飛白看雲二大字米芾書李之儀陳升之諸帖康里子山跋十七帖又無名氏跋十七帖後王建文己丑月臨於海倉牧仲父在武昌某士夫家見吳下水墨菩賢像設奇又泉帥懋忠有贊依韻羅洪十八軸下世祖宋吳人持以進御會前逐弱寺中僧七百金

唐古木六朝

古今名本六朝昔人指出甚多略舉二為昔人所未多者如王右丞積水不可極汝知為東本胡康樂洪波不可極史知大將東秦苗年絳王孫歸不歸本庾肩吾何必游春草王孫自不歸還家初鋒無出處

初鋒澄政或未留貧約出城上時登古城上本何遜家本古山下好將高閒十秋公時宅竟忘小僊雖家公日簡秦觀多略荷二為昔人所未多者如王右丞積水不可極汝知為東本胡康樂洪波不可極史知大將東秦苗年絳王孫歸不歸本庾肩吾何必游春草王孫自不歸還家初鋒無出處

漢和帝時竇憲云小麥青青大麥枯滋當變者婦妬丈夫
行在千里別史員馬君其也詩箋云興也君子何調亦本此
謂其出兵車行何調亦本此
仁孝
忠奴子切又名忠孝切叶平
銀太初略引鄭康成顏師古崔豹諸家恩之制比事
眾恩
銀太初略引鄭康成顏師古崔豹諸家恩之制比事
以為制服周親期親之與唐疏引子儀
疏眾恩謂非父母妻子者皆眾恩之為周親期親以為非是下按相梁許上林令
公定打返名及眾恩眾恩之為紐明篤眾恩之為紐明
以世家如此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賦文之奇不必言然於事實殊戾按史始皇
二十九年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宮
未成二世元年還至咸陽自先帝為咸陽則是小故宮阿房
高冠生今稱阿房宮弗就是必先帝寢殿過也使作阿房宮
一年冬有承相去疾右承相馮劫上書諫曰阿房宮作
者二世怒下吏吏以為誹謗就房刑是冬之一世

前拜至尊其俚已在宮合文籍及典
今刻於昆山
衡雅覆盧
宋王伯厚玉海載衡雅覆其自序謂雅釋詁釋言釋訓雜五六言
時事文昆命小雅雨無正之比于之
計日陽合
昆侖
昆侖小集五卷宋梁溪華仲衡厚宋
京仿伊雅體而不及遠矣
李十二公書目
丁巳秋嘉木友人携示宋李公書手札六通五李君氏大僕
所藏也其一云蒙昌寄示所藏書目一一開寫甚明白惟十數種
缺之餘外餘所聽迫門來一時未於

能到侍即選舉會元狀元榜眼探花進士翰林編修庶吉士御史給事中主事等官自此以後每科取中進士一甲三名二甲若干名三甲若干名俱照例授官其餘進士俱選入翰林院庶吉士學習三年期滿考試一次視其才品分別授職或改部屬或改科道或改知縣推官等官其餘進士俱選入翰林院庶吉士學習三年期滿考試一次視其才品分別授職或改部屬或改科道或改知縣推官等官

鬼毛兔角

鬼毛兔角見楊慎丹鉛總錄記亦云尚待之時大龜生毛兔生牛角乃兵甲將興之徵也故宋吳淑事類云為尚討而生角

杜秋詩解

幼讀杜牧之杜秋娘詩考其始末略見之文宗大和五年春上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以王璠為京兆尹璠與申錫同里閈申錫為之備十月璠至京兆宦官申錫引史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璠與申錫同里閈申錫為之備十月璠至京兆宦官

敗上怒甚宰相路隨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鎮浙西德裕資客分司秋娘即仲陽也燕昵得其子謂璠鎮浙之後幾年又以內艱削去流離困窮無所告語歸思鬱鬱乃分之宜自此絕意榮望敢意字民復在綫邑斐然學製王也江充檢鄒汪昆盧著輩也毛幽茅土劉湊白遵王駿巢公也四朝二十載自憲宗元和二年誅李錡歷穆敬文凡四朝也

又中字音

中興中字去聲杜詩漢家新數中興主中字平聲如氣味如中酒中字平聲無平聲中酒之語大率非平聲如中酒濁醪之類中字平聲非是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中五曰生以馭其威六曰奪以馭其貪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其中字去聲者凡官府都鄙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中者要也謂其職治簿書之要也

閨秀詩

余入晉陽宋君集云訪江城毛休文於松雪齋出其母汝大君畫扇十八面山水草蟲無不妙妙二十年中大方名申錫有重名亦連及之大士諍臣與韓愈不過二三而已近日閨秀如方維儀之大士倪仁吉山水周稚人物李因胡淨品皆已張杞園畫見邸忠烈事宋申錫為閨秀作傳大士極工蕊淨子愚之妹又能子忠四姊二女亦工

女子善書

滕州宋方伯子婦不但能詩且能書號慶平內史善臨十七帖筆

力矯不顧女子又尚密題未妥若右軍村門以貴妃遺教二篇入于緒乾女子也

陳洪綬詩

孫世綬人世名字管見其小詩頗有致冬條九枝幹梅雨山村無人看佛火眠竹編不知今日檢神宗皇帝太平年

按六朝三絕其二六朝尚有好句可錄如春好早行到龍山馬足輕健若莫怨客愁時作門前楊柳新綠也在潯陽郡城東七十里古平陵城傍之今即也次公注云龍山相傳九日所登之山按此龍山在今江南之太平府與

十里上據南因千里古平陵城傍之今即也次公注云龍山相傳九日所登之山按此龍山在今江南之太平府與

潯陽了不相涉詩意何緣及此可見注詩不易信如陸務觀語周益公云也

崔珏詩

贈去妓只本妓以善琵琶名江左常作杜律細一卷以為杜律無出其右者信矣

毛花卉詩工尤工詩調自異世人不知之也

崔珏云欲橋坐高堂靜冷出新聞又一年千恨河愁柔手上行又此中花落客初到半夜梧桐風起時又作六人村去真葉疎多酒不醉吳人目為崔黃葉疎多酒不醉吳人目為崔黃葉云今詩也何人會只有崔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是去年時江南何人會只有崔即七字詩二句亦崔詩也

宋林同送上

閩有村嫁耕傭販為業工五經收葬宋

陵當事同異或謂昭陵玉匣走天涯等四首爲唐作今考林
集且載文冬青花一首亦載集中獨所謂鴈筐間燒形一篇
集無之似屬唐作耳考林集有洛唐玉潛詩六歌嵇孤心老
未衰一篇題考一詩埃亦曰曼容事在河上能幾時
山前招齊春海母發詩今夜平已知妙有無結處何必
詩意是唐詩此前未取林集參考今之也按林
又有詩酬謝皇之夜發德句越洛日投此九可證又
有精衛秦吉了南山有孤樹篇發歸設問等篇皆可互相發
明葬木子亦以爲休景戴盛玉略一公事業世傑去死未遠
所述多元明之事可見元可遠也明嘉靖刻遺滄光澤下重
刻宋山集序之

陵十歌鄭女郎

金安禮定有[illegible]人[illegible]
江[illegible]上歌有[illegible]八十公[illegible]
西風[illegible]敢[illegible]
決[illegible]人間[illegible]
六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江[illegible]
光[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七人皆有事名當為其見於事者百人其行事不聞大
體不足為勸戒者不錄所收有辛文房唐才子傳西域人並稱能詩皆以詩人文房此書
先文敏文敏小傳文房名文房此書先文敏小傳文房名文房此書先文敏小傳文房名文房此書
[illegible]

倉張門銘門銘名有本之亦合時已時字楊氏久客不歸
文兄慶勿之既字不明弘治間約某日會某所文兄曾觀
之偶記文兄日吾以張公名仁欲一見之今覩其人有才
氣命可想也時張方入翰林有重名不逾年臬參吾合卒歸
陽氏

[illegible]
文兄慶勿之既字不明弘治間約某日會某所文兄曾觀
之偶記文兄日吾以張公名仁欲一見之今覩其人有才
氣命可想也時張方入翰林有重名不逾年臬參吾合卒歸
陽氏

動句愛江岸有牧人臨雨馬牛一喝水草一前行昂若若有
行而鳴喚其黙者署廷龜陵中峽子昂七字後有陵陽牟巘
漢東孟浩然與周麥二時又鄭玄祇一時云王孫去後草萋
萋故園荒涼路欲迷憂入江南日雪夫綠陰芳草鳴啼鳥
僧妙才時云前引水陵新綠陽鳥語日日來路入平湖
牛飯樹片帆行日中開一云有一朱元章細楷貢庭內
景經自幾中岳外史首尾皆有名映內設設賞印及賈似
道姓名小印利九思印商富城海者多大字如此者尤為
[illegible]利用孫遜谷作平林極賞之又元章行書史稱蘇黃之
[illegible]元鼎二年秋宮[illegible]物自[illegible]卿仙梁縹緲何年
[illegible]轉川楠到錄本心到[illegible]力外一種閒世高
人面目如石[illegible]水滸中晁蓋頭上聚首端[illegible]者即然良
謂如不自勝為[illegible]谷[illegible]年來前後有文休承王元
美跋又九章[illegible]水[illegible]孫[illegible]九月十[illegible]日號陵動子五言古高[illegible]有
[illegible]跋[illegible]花迎人米上方有竹間泉白[illegible]綠向鳥八分古
歐文忠作[illegible]谷[illegible]水[illegible]有泉眼下文潛少游王鞏文貝無

谷在仲旦此可上林令何會之夢野老記門成林李野日盤
而來必為藉住仙格物高旦
同文會曹瞞之非
陳同文會曹操當谷張魯之資乘勝中[illegible]則劉
璋震恐代名劉備而無與及備留至白亦不能保況荊州用
武之國備必不捨以與人而得人獨則[illegible]不得不降[illegible]降蜀
中然後命史首尾皆有名映內設設賞印及賈似道[illegible]洛之
兵[illegible]兵船夠漢之兵捨其巢穴[illegible]迎[illegible]歸川傳
然後得緩江東[illegible]有智者不能為[illegible]公[illegible]迎[illegible]歸川傳長歌後[illegible]
古豹平仗論劉璋[illegible]裴松[illegible]白不[illegible]仙綵縹何年
[illegible]或者谷操失此機宜今獨用法正[illegible]漢中[illegible]
[illegible]為不然[illegible]宜[illegible]兵威已極上[illegible]音思論者[illegible]現益州艱
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以保[illegible]日不迎正[illegible]花時鳥九
[illegible]諸葛[illegible]判[illegible]是[illegible]仙[illegible]成[illegible]林以來[illegible]戒
心[illegible]久[illegible]安[illegible]也[illegible]用兵必假[illegible]不皆類此
也[illegible]水[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力[illegible]年來前後有文休承王元
[illegible]跋[illegible]年是[illegible]昭烈[illegible]已領[illegible]
[illegible]跋[illegible]水[illegible]忠[illegible]之[illegible]為瓜[illegible]
之[illegible]任[illegible]器[illegible]綢繆[illegible]張[illegible]中[illegible]
大[illegible]保之威必不北宇[illegible]
之[illegible]黑[illegible]
[illegible]

臨川人傅伯权[illegible]衡水行甲子降云阿淳甲凡遇甲子者十許
是晉年最後兩辰安帝崇尚在琅邪永元雖[illegible]形候何
徘先秉司馬家列號而[illegible]像題甲子于自[illegible]此
[illegible]新公附石時[illegible]人題[illegible]子歲日[illegible]以集
攻之開泱子後不復題年矣不[illegible]之山遊人[illegible]值在歸
陽[illegible]晉陶侃[illegible]甲子之說昭明[illegible]亦無是[illegible]一在
宋文[illegible]前　在宋哲後同時若此不妥附會[illegible]及[illegible]宋文憲
公[illegible]乃知北論先發於晉溪[illegible]致淵明像
云有[illegible]淵明耽[illegible]姓名[illegible]所在皆[illegible]年[illegible]入宋之時惟書
甲子則或於他[illegible]之說而其事不得不[illegible]今淵明之集具在
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戌[illegible]庚戌之[illegible]乃[illegible]晉安
帝時所作初不[illegible]降宋[illegible]元興[illegible]之[illegible]若九月閒居時有
宋[illegible]在遊[illegible]題[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有忽[illegible]而[illegible]河改之[illegible]羅未敢定於何
年必[illegible]宋文[illegible]之後[illegible]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甲子也其說[illegible]
起於沈約[illegible]李延[illegible]者[illegible]南史[illegible]宗[illegible]文選[illegible]目之雖有[illegible]如
[illegible]史[illegible]秀亦[illegible]其謬而弗之[illegible]獨高紀[illegible]本
傳以[illegible]目[illegible]世[illegible]朝[illegible]代[illegible]後代[illegible]來元[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本其
[illegible]目[illegible]後七[illegible]群[illegible][illegible]可謂[illegible]其實[illegible][illegible]淵明之節其待
書甲子[illegible]而後見耶

羽陽宮兎

[illegible]評雜錄風[illegible]古[illegible]羽陽宮故[illegible]在[illegible]其兎有
[illegible]羽陽宇故[illegible]不[illegible]之陰字在[illegible]之左[illegible]古

北[illegible]宮所及東[illegible]修[illegible]元[illegible]長安民獻[illegible]參羽陽宮兎十餘
枚若今[illegible]兎然[illegible]有羽陽[illegible]羽陽宇紀[illegible]晉[illegible]字老學叢談[illegible]銅爵瓦
爲四硯

咸寧元之三　凡五十五則
林茂之
劉青牛
吳興二民詩
柏梁詩句
贊
漢門
續後漢書
時文詩古文
校士宁時
特達
盛史
滴仙詞
前後出塞
唐詩品彙
張駿
王振鵬
崔劉
三復姓表
下秋胡論文
唐詩
賀行
江民宅詩
劉公幹詩
石經孟子
邵門仙
放翁詩
張俊墓
魏文靖公
池北偶談卷十三目錄
李侍郎
倚郭子
石牧詩
三天
意意
文海
校檢詩
冶城
四知詩
鮑照詩
程篁墩詩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尚都許廷檢編校

林茂之

戊申九月十六日偶過陳伯玉伯玉出手鈔白雲先生陳昂下一律一卷屬之題詩其前云古人不見今人在今人不見古人來古人今人不可待但見天地空悠哉蓋為夫人坊逝又自傷孤子而不今書作今誰面悲作但日何二西風繁柞之下培作靈骨開作經後人拘窺易數字軒傳會或收入閩秀詩可笑也

明王氏書畫

申珍王法振字無異上書法得學能古文與米京同視所藏書畫印記之定武蘭亭五字未損本有米元暈宋仲溫二跋又仲溫題趙文敏十七跋又吳寬跋中集唐人石刻金剛經真觀中集

王右軍書又漢車山南碑光和四年田秋實圖三物贊華州郡宗曹掾可笑平章宗仍得之內府鈐印累累陳文憲公考古跋又唐子華水仙圖詩好

郭忠恕

唐郭忠恕小篆師李陽冰而過之其畫山水師荊浩筆力雄健氣韻蕭爽常熟錢宗伯謂所見惟吳興趙文敏一軸及此卷而已此卷上有趙魏公題跋是也郭得於荊浩而變化之畫史謂其畫樓觀工於比例折算不差毫髮信然

竟六成華陰王山史孟廣六

柏木作り

約數時大官令、紀事果機令作當在以為後人多效之紀韓文公除清、六、

物也、石門駅歌、

駅名駱駝驍騎陳倉山上飲公云杜似棋楓林植林艾山

衙中行云雄鎮鼎約關盤盤子谷子前鶴者子衙何雖然行於歌行王若駅体退

用ノ品ニ非ス為ニ本ノ

楚辞芳草、針鞭駅

倒山谷為山云銀鉤蠆劍芬孟論頓挫偶亦相似

石經孟子

奇、作石經、恨獨無孟子、問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

事、此石經近貫中張威、復始為補刻以成完書

續後漢書

真大賞未有哦周梁迎士善長嘯能作雷破霹靂之音聽者

頭映大理中平孫度、著嘯百一卷有流水高吟深淡虎嘯柳

賂之嘯光照北明之盛心法最不傳其法不傳族收亦隨亡嘯封太

師道門周世南解好和長風自鳥度山林上的註本六經之

宋為參八、孫氏美知識卡性聰悟詩文收藏、明目仰工尤

能嘯、史之後前有少連柔洪和自

黃叔琳家打之、洪北不傳

姚柬園乾隆不玄后口授許自昌、

前後為日錄事詩書洪自晚知其作之而未及歐至綱

自書契始日書中王曰皇帝初統斯正矣而公其子獨曰後王何哉曰建興以及後晉四方者實同十年都受命成都稱帝而出降則仍稱曰後漢帝崩乃稱為安樂公曰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乎以其子繼之曰後主曰後王曰後主曰後王曰不忍而久於用兵者也子按古文人稱帝王一時公於略烈反曰先王曰劉備亦行不察耳劉侯王二字仲山甫洪範游永相極揚之詞或其書安梁公之非又虛陵貞卜辭常作綸後吳書大綱與他書同而書後主曰少帝周永相作序謂歐公議正統不論其客章望之作明統論以辨之南軒經世紀年直以昭烈繼獻帝又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魏為僭考訂詳核

經義叢鈔 卷十二 六

元秋潤士傳注來曰仁公論文論曰入手當如虎首尸如豕腹終如蛇尾取其猛銳取其榛榛尾取其繁而毒也見本集論古學行論作今樂府法亦不爾

吳駿中要語湯結安鄉亮見螺妍錄

詩成古鼎中取其最精者行兩卷號曰健行已謂多矣桑娥公維翰只行五百十九首來秋復行舊卷合投贈時文以多多為只行五百十九首來秋復行舊卷合投贈時文以多多為美者乃吃駱駝也

時文詩古文

子嘗見一布衣相時名者其詩多有格格不達以問汪鈍翁遂賦或長達其表按禮行人合六幣主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玉以錦琥以繡黃以黼圭東方也馬物動物也璋角方也皮文物也皮馬不具故主宮特達於天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於天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

經義叢鈔 卷十二 七

先生曰古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山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亦只此意同

唐詩

子嘗論新唐書不及舊書舊書於許宰劉知幾不加貶詞於高適儲嗣薛據儲光羲等文則皆節取其雄渾奇古之作雅矣

校正字詩

二原係校勘字豹人老時人也以年授官永濕山初得正字賦詩云一官如寵鶴萬里本浮鷗獻賦會非宴集年況異劉山人今上路小婦免登樓臨水看蝌蚪惟添鈿字愁

王秋潤論文

達奚
　三復姓長
名非伯愚乘打雖效於閫未忘切受命出鬼於張隊比
鄧禹制勒的慶伏戎旌之勁卒以文正公
金蘭用心品定獨標於張天
戎中多守使持節下鄧子以其尤者列以狀
故國復作范蠡之舟小有文正之前烈切

趋史

温飛卿詩集卷十　八

温飛卿詩集卷十

[illegible]門非待人時成生使[illegible]　春光門外水冷冷流出中原
萬葉[illegible]小秋[illegible]　野戍吹中別人[illegible]後花
雨色[illegible]城[illegible]　公[illegible]閑人倒杯[illegible]
亂山秋[illegible]成[illegible]　[illegible]旌旆寺天人洞庭船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門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收山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圖乎人傳以爲笑

前聲雲靖

吳興菴禪師書告身記文二行十八日以下始兩遍校白集于春雨篇同次韻　并序（行書極妙）李西涯詩秋來霜露濕衆賓盧陵生兒林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難孫字極妙（行書）者就名愛我能書衆之爭蓮以一部奈重延下探相知必能合以也即日先頓首洞庭表弟（行書）錢（行書）前帖送行文爲名友所強不欲作而出語輒犯時諱兄昨所小葬客大壯之辭知其窮戏矣乃尚明叔不如不可出當別作數篇酬之耳有光頓首澱山尊兄執事字亦拙（行書）鎮遲谷帖已言明春就試時出戏不勞再遣也（行書）又震川帖　宗文弟委周益賠當如是爲復步落數字爲公任校雠之戏百師作合學彭舉先生字亦拙（行書）張鯢峽帖明日之遊不審刀尺能否并

前來蒼雪洪師名震煃月明如水忽聞行者促心行處歷大錢（行書）於刊社檢取視之果然師昔寓大興元之法雲當有創（行書）不能經行野落葉全埋人（行書）夜花開滿一路雪在家在雪中山此類甚多已未二月師弟子秋皇過訪說此秋皇利句云鳥啼殘雪樹人語夕陽山亦有家法

張瑞圖

康熙戊申歲在京師見明（行書）宗（行書）皇帝御筆云宣德丁丑之夏廣西守臣繼烽山寇以狀來聞盧陵生兒林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難孫字極妙（行書）者就名愛我能書衆之爭蓮以一部奈重延下探相知必能合以也即日先頓首洞庭表弟（行書）錢（行書）前帖送行文爲名友所強不欲作而出語輒犯時諱兄昨所小葬客大壯之辭知其窮戏矣乃尚明叔不如不可出當別作數篇酬之耳有光頓首澱山尊兄執事字亦拙（行書）鎮遲谷帖已言明春就試時出戏不勞再遣也（行書）又震川帖　宗文弟委周益賠當如是爲復步落數字爲公任校雠之戏百師作合學彭舉先生字亦拙（行書）張鯢峽帖明日之遊不審刀尺能否并

月師弟子秋皇過訪說此秋皇利句云鳥啼殘雪樹人語夕陽山亦有家法

張瑞圖

康熙戊申歲在京師見明（行書）宗（行書）皇帝御筆云宣德丁丑之夏廣西守臣繼烽山寇以狀來聞盧陵生兒林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難孫字極妙（行書）者就名愛我能書衆之爭蓮以一部奈重延下探相知必能合以也即日先頓首洞庭表弟（行書）錢（行書）前帖送行文爲名友所強不欲作而出語輒犯時諱兄昨所小葬客大壯之辭知其窮戏矣乃尚明叔不如不可出當別作數篇酬之耳有光頓首澱山尊兄執事字亦拙（行書）鎮遲谷帖已言明春就試時出戏不勞再遣也（行書）又震川帖　宗文弟委周益賠當如是爲復步落數字爲公任校雠之戏百師作合學彭舉先生字亦拙（行書）張鯢峽帖明日之遊不審刀尺能否并

猿西山雪霽二幅

痩鶴銘二則

門人淮陰張銘力臣耳聾而博雅好古裹糧廣求十月舉小舟渡江至焦山觀鄧鶴銘得仰石一字在石下在三十字又一石側立刻甚存七字作行之背有宋人補刻三行字鶴側石第上二行字作之背有宋人補刻三行字鶴側石第上二行字作之背有宋人補刻三行字鶴側石第上二行字作

洪流直門通 仙石第五行 爽堂 仙石第一行 貞倡據閩
佛石第六行 冬山微君 仙石題名第一行 宙銘 仙石第二行 丹陽外伯 仙石第三行
江陰貞宇 仙石第四行 第一行 按宋劉昌詩蘆浦筆記第八載本所存字華陽
職官張今本 上聖山樓 仙閩 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
得於瑯琊 仙閩 宇宙為字今俱闕此下 遽
謝恩歸 仙閩 字今本卷末題名有宋人補刻上有宋人補刻 字 去鼓 此下原闕一字當為 表謂 此下原
當有當門二字 今張本華字見存 卷十二 十三

地適嬰以玄貺之階戚乎茲山之下伯家人 遽乎茲十二字
無竹 此下原闕四字 故玄石旌事第銘不知叫日字已下有
宋人補刻 相彼胎脅浮丘 今六字俱行但此下原闕二字 本下欲無 仙閩今俱
闕此下原闕五字 仙閩一字當為 無 此下原闕一字 仙閩今俱闕此下原闕
七字今張本華字見存 入 原本不完此下又闕二字 仙閩今俱闕一字 仙閩
字上又有缺土二字 去鼓 此下原闕一字 仙閩今俱闕一字
存供至石毛字 仙閩 此下又闕七字 華亭友集 真倡
堆 仙閩原本有闕文今華字上見有缺土二字 仙閩何以文作解化 華亭上見
張公泉石 仙閩原本有缺上二字 仙閩何以文作解化 華亭上見有缺上二字 仙閩何以改
七字 仙閩

題跋編目

寶慶朱元士作洪武二十年至元年 仙閩 洪武二十年至元年 仙閩 二字 仙閩本次第十六 仙閩 二字 仙閩本次第十六 仙閩 二字 仙閩本次第十六

位於臨淮王上要緩然亦也安第及其不辨六
齋為要以緩辨於緩辨不辨之以其不成帝也觀
之日帝嘉　成人已上後改元安得不與以帝
乎下恭慕仁帝要在知之公在乾侯來朱
之帝為在厓山也既入齋以正統則甲了應書帝要在定
安第而恭之為號則為於六齋不辨乃恭使人守第禁出
入則恭之罪也容曰恭之為帝要編年而漢帝元及
始元年子亦謂為何也子曰編日亦未之所也編日又不辨
元以正統則正統仍在製矣元以諸將立之其去劉益子劉
仁也或劉後身降亦同降王長沙則更始之不得為帝矣符
堅已云次破　洲春本下卿何謂為此則前後不辨
楚正家門編日編年仍在厓山事今齊魯俗語尚然

千人

丹南歌曰云杜詩千人何也羅長源曰千人牡牧之詩曰
兩雄前大雄牡千石何事動哀吟按此則兩雄不宜馬
無已云次破　洲春本下卿何謂為此則前後不辨
楚正家門編日編年仍在厓山事今齊魯俗語尚然

千人

丹南歌曰云杜詩千人何也羅長源曰千人牡牧之詩曰
兩雄前大雄牡千石何事動哀吟按此則兩雄不宜馬

孟本只作子字錢本注云晉作千或作千字恐無義千字
對下句在字亦未切子曰之說是也

訂訛

宇宙

宇宙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舍子曰吳人　曰舍子曰與今人別子俗俗處分
不須氏公作人舍子注曰論行宮賦注曰舍子戰國時不應不裏挑
文有此語上聲作捨晚漢書公孫述傳長安中此作九多如謂錢

自從唐人如此高名太能收衆又陸游燒灰除衆疑聲厭
公三堆退服今山東數郡麥作條食之明之連艘連
載郡縣發使者以放作平聲司馬相如如作上聲

公時

東平一作公遷事最公遷無明題一本壁絕句云彩

雲在日水門村人家青柿半滿溪客云

梁孟節時背年會作灌溉客云

聚東官居野原山今山南四十里臨胸於有冶源亦名冶泉

有水竹之勝式公時為馬氏別業即文正所

謂去人境可十里者地野原益治源之北

李伯郎

六合令伯郎孫宇淵祖治戊戌間宇在京師學忘年

趙松雪書村集

康熙辛酉六月在慈仁寺市見道松雪手書杜詩一部用朱
絲欄字作行楷未有新鄭高文襄公跋文敏書前人以
為十下千年絕技千萬里都無此書公又有管忠烈跋

冶源

司馬文正公詩自載高州到梁孟節時背年會作灌溉客云
聚東官居野原山今山南四十里臨胸於有冶源亦名冶泉
有水竹之勝式公時為馬氏別業即文正所
謂去人境可十里者地野原益治源之北

李伯郎

六合令伯郎孫宇淵祖治戊戌間宇在京師學忘年

之奚仙何又一句不輕放過其詩有云酒醒亭午後人悄坏陵西瓜初新冰水湃明遠公行此例數千何處入絕調也有集二十卷予向約刻未果近聞其後裔已刻成而物歸殁成其子曰我死後一千年始可行世今條忽二十年矣其集世竟無知者寶本朝一作予杜順治壬辰過拘州子碧碉舟中因論近日希古詩予舉六移胡冷齋秀猶冷浮雲端陳衣則寥色疏中眥珠世句即納蘇或品之亦自無門溪天津橋望洛城矮古詩只作得甘字云碧舜洛城端千家積雪初永放清禁色偏向上陽殘主司題之稱賞再三遂冒安閒雲三尺亦同市俗奈戴云提三尺劍剜字後人所

加耳提三尺二字全用班書語安得謂之歌後

出帝論

侯盛或問中一段全用五代史晉出帝論故著管試論之曰句正謂出帝論也

意象

祖咏武終南山雪詩六言五律名少之詠月曰意盡王士源謂盡滿紙句句似佳皆無興味意復罷閒不為淺易山谷亦云詩不必多作意思可也古人或四句或兩句便成一首此意

魏晉樂詩

予撰五言於魏獨取阮籍詠懷一卷句別於鄴中諸子蓋取

左思郭璞劉琨為一卷有別於二陸之屬潘陽明白為一卷宋取翰藻運為一卷附以者舊鮑照為一卷附以顏延之之屬蓋子之獨見如北偶當發洛浪之品云初之後惟阮公詠懷柳為古有建安風骨其人各附劉琨明外惟有太沖高出一時下筆動輒人之下又云類不如鮑照不如謝靈運子發略同又言人張陸景陽殊勝任太沖之言不若家之上仲元篇什最多而可錄者少如說北方有佳人公一相顧人國再顧乱人家下云笑柳敬言說洛七子劉婁古樂府尤紀實也

文海

淳熙間名臨安府刻文海周益公奏文海乃近時江鈿編類

宋無錫華氏銓撰本朝文章成　代之書考宗

為之通以何昌言兼既成上間何以為名益公乞賜名皇

朝文鑑此堂舊記按宋子京有與東萊論文海書子在淮

安摭錫日利書院故書冰傳內有寫本文海及徐夢莘三

朝北盟會編一書不果告至今以為憾

談藝九之四　凡六十六則

孫氏　孫綽

歐陽詢　楊修

洛字音　王勃

空同詩　李夢陽

何子固詩　洛公詩

地名　上介山叫

張伯成土杜　門文本準李經

杜子白詩　炎皇后臨蘭亭

歷城書記　舞鳥

凌濛典　多牧之敦大馬鼎

邢士部詩　二宋一程

寇上卿　宋

石山詩　賀君

魚上木　秦嘉贈婦詩

唐年世總釋　左傳文

牛耳　春秋論

左傳引尚書　所宜

白道詩　襲勛尸解

袁崇煥　下獄

朱文公詩　二梅

李商隱
聯句
湖州時
詩使本判事
梵川集
人名字者
作令人
當甚
徐凝白鳥
毛傳如紅字
漢魏銀槍
外國土
劉
中山狼事
司馬相如上書

李商隱
人境詩
劉禹錫白鼠
柔大尚可
朱朝佐詩
心太平花似
木芙蓉詩
出入七言
商安難
嘲雪詩
韓愈剛直

濟南王屋阮亭著　高郵姪廷掄衛基校

孫氏

隆務相作孫大人八十八人八分有奴婢數百放逸建康明誠之配
李氏以文明公家後人子得夫人時夫人方卜終歸門
才藻非婦人事此夫人或改公河西世系李氏即易安也

蘇子美雪詩

往頭退之雪詩龍蛇文墨飛及錄林逋霜之句不覺失笑王
魯薛子美雪詩有云既以脂粉傳我面又以珠玉綴我眉大
公似憐我貌古巧意嘲點使莫惜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

沒隨灰塵按照水失舊態容質潔白如嫂蔡更為嗔休子
美詩極為歐陽所非與石曼卿梅聖俞名齊名何其俚惡乃至
此何耶予美嘗自言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
可笑所謂人善不自知耳

歐陽詞

今世所傳女郎采桑貞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生查子詞
見歐陽文忠集一百三十二卷不知何以此為朱氏之作世
遂因此子虛以實紛紛不可不慎也

死詞

唐宋以來作飛鼎行段傳者王學詩時讀退之天柱南三篇覩
忠之不出一詞角力意思比可為及唐詩多少自在二

余使如芳更宜不負所以命不可及

按宇文昶金石錄二卷趙明誠撰其婦李易安作金石錄後序稱錄成於建炎三年明誠知萊州時所作今石錄五十卷已闕所收僅十卷所載金石錄跋尾僅十五條蓋未完之書也曾鞏跋稱其志以爲雖細於大義而前世罕知者

曾子固詩

劉才恨曾子固不能詩今人以爲口實今觀此詩亦未見其工亦非劉所及也

路公詩

文潞公承楊劉之後詩學西崑其妙處不減溫李五言如雪夾天迷楚樹高地占秦雲兩行雁小字數鈎銀巷南二株月池塘十步春門初夏閉多少夜遊人 見山谷詩話 薄薄風偏惡梨花院落深玉池波淺淺未忍見沉沉遠思空悵望雅琴誰爲續不盡寸心無以寫望月但

明初作者可謂乎矣牧齋獨不堪此何也

二金石錄

趙明誠撰其婦李易安作金石錄後序稱錄成於建炎三年明誠知萊州時所作今石錄五十卷已闕所收僅十卷所載金石錄跋尾僅十五條蓋未完之書也曾鞏跋稱其志以爲雖細於大義而前世罕知者

曾子固詩

劉才恨曾子固不能詩今人以爲口實今觀此詩亦未見其工亦非劉所及也

路公詩

文潞公承楊劉之後詩學西崑其妙處不減溫李五言如雪夾天迷楚樹高地占秦雲兩行雁小字數鈎銀巷南二株月池塘十步春門初夏閉多少夜遊人 見山谷詩話 薄薄風偏惡梨花院落深玉池波淺淺未忍見沉沉遠思空悵望雅琴誰爲續不盡寸心無以寫望月但

杜枝棠乃未忍有先期電客十仞鳥隨舸何關一重山色知
慶幻跨仙鶴雖酣宴宮主猶知何限爭忍
重岭書舸高秋月長淮不自勝錦瑟有
時聞北甲細雨何
易多思麻門
特既久熱轉
鉄始知皆腹於挽戈力石是胡才半几自有真非淨只是休
容健筆然可史蘇文忠公當駢路公長律無一字無考據世
智未知其工妙知此明內鄉李子田撰輯集近石門名雅
生灵孟堅擬宋時鈔若潞公子鵠與公集摘錄如右

地名

容治事載與閩安有驅策云蔽水者後世小
子鄙中未嘗知之泊明人自系鄉里多聚其地一山一水或
古跡合人思於不知何地凡有勝景古名如常州潤南門
血去陸寧江寧聊白亭者在白門鍾山西各立其一字此何
意也又名見晉城　十六國春秋前秦苻堅或問之
明堂堂名通典
周天子布政之宮
漢文皇後惟宋高宗最愛蘭亭帖
亦化之按宋史本傳高宗書學不可惡自稱書無匹紅
似在大門設宴部王幹出忠得之去跋一論衡支知是中宮
品本好保銀罷飾黃傻使矣益用於有時給與十七年秋七月
西寅又太后居中宮時常臨朝聽政所謂垂不去者是也外庸之受賤

鹿家詩話

鹿虔扆蜀公孫書云高祖時作太
人五言
舞馬
杜詩舞馬既衔珠珊瑚鉤詩話無出處之以補也朱翌猗
集內雜錄云有馬舞者號馬人善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而
踏節應鼓節是發悟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也二說未
知孰是
浸與
秀水朱竹垞簡討舉云杜詩老去詩篇漫與今本皆訛作
漫興非也予考劉禹錫劉白唐本下家注本果皆作與宋延云
又人作詩如此今若所傳時刻漫與而
已無復皆意於所大率俗本多作興字略無游泳
收拾意味矣予在興字條下亦有是也又有時俗刻本補注亦云
又人作詩如此今若所傳時刻漫與而已無復皆意於所大率俗本多作興字略無游泳收拾意味矣予在興字條下亦有是也又有時俗刻本補注亦云

邵縣敬樞仲建　有多文故一卷行於世
詩萬年子孫溪八詩一七十八字又有天馬篇一四處
作歌長篇永言氏存於周鼎作風谷馬嘆之辭此當是周
物
邵工部詩
工部主事邵文莊寶字世貞號一字也嘉靖末
時云一安東風吹雨過滿江新水長多殿子舞書誦之
宋　程
工宋不載其姓氏觀其文學當在文
卓爾堪號小華山人文
宋　璲
璲字仲良號一瑾安文
東石林詩話載吳縣定上簿閻寶一經何云真長西陵水漫
流遂缺風急渡鳥叫夕陽紅色來千里人語音共一丘荊
甚下且云長卿大富從陳無已學詩無已有贈寶
二絕句不載集中詩話所引凝兒詩心
已解世間快不須歌又有和寇下
者然本集所謂書樓
也之字卿又有宿安刑山寺集序稱元代
名其仕蜀州參軍蓋國朝諸史云
元
終乃吏部如初後　句度後流傳是郡與徐孝廉昭法杭友

善一回行門市妄願徐曰恒溫一世之雄尚有妨頭之
敗我應避口項羽萬人之敵降逃垓下之末相與抱管大嚮
市人皆驚
白出許
咦然已平生作
敬坊曰大使
死我自負不有
桑公出門公無已時如何
然不獨家其
溪山逍遥恩人
歎公又曰不宜
河愛水吹香故教長
江南杜氏在預快
弘治十一年
吐如雷京師
九首或說是
子之舊門有
夜起不寐山
千天成元
子之舊門有
夜起不寐山
千天成元
子之舊門有
夜起不寐山
千天成元

年五年六年改元永人
元年　七年　改元綏元年改元和
年大二年　三年四年五年　六年改元乾始　七年八
年九年　十年　十二年　十四
年十五年　六年改元安永　十六年改元
三　年改元寧　年改元
年改元　年改元　年改元　年改元
才建　年　年　年
乾元　年　年
年　年改元寶　年　年改元
年　年　年改元　年改元
年　年改元　年改元　年改元
乙亥歲　年　年改元　年改元

重三禮義卷十四　十一

不同而太甲之稱夏書尤不可解

孔音

劉貢父詩話云司馬君實論九旅之名類與左傳說屢相抵戾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庶曰觀其旂左傳說屢伐鼓三通而庶曰鞠以井伯之鞫告庶幾見晨男亦曰鞫以井伯之鞫告庶幾見晨庶曰鞫以井伯之鞫告庶幾見晨庶曰鞫以井伯之鞫告庶幾見晨庶

襲勝孫趙

襲勝字子公琅琊皆丘人少時與龔舍俱學號稱二龔舍子嘉亦修節操哀帝時為博士諫大夫遷廣陵王中尉昌邑王賀即位為王所親幸數進忠言王行淫亂勝數諫爭王不聽勝謂王曰臣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今王所行不軌恐宗廟不血食願王自圖之王不聽後王謀反事覺有詔公卿議勝坐誹謗不道當死勝絕食十餘日終不加刑遂死

龔舍字君賓舍兄事勝以節行聞名舍少時為郡文學官與王陽相友王陽為益州刺史舍往候之陽妻子車從數十兩舍獨以一布車奉一妻子自隨道中買一雙鴈相與共食其清潔如此舍以王陽薦徵為諫大夫舍自以與王陽俱徵恐為人所譏乃稱疾不肯就使者三反舍固稱疾篤郡守以聞詔賜告歸數月復徵舍遂不肯起

龔勝龔舍傳贊曰楚有龍門子陽城子山皆以節操著名稱於當世龔勝龔舍近之矣勝雖不屈節王莽而舍蚤自引退可謂見幾而作矣

趙孟頫書龔勝龔舍傳贊卷十四

李中麓伯仲間皆章丘人與太常同時又有張自慎者字敬夫齊河人近中麓之門舊金元業府二十餘種太原萬伯修日北曲一派海內索解人不得即中原北曲所存僅什一於此中獨見張就山耳就山自號別號也

王魯齋紫

宋穆賀廷壽家在女郎山之陽有石長一丈高師魯翁樸文新築有員山落書云見魯翁馬牛可以酒湯冰之墓

朱文公書

朱文公與梁侯帖書云放翁詩頗之衰然近代唯見此人為不起不能上落筆處之孟浪無人亟我我自知不要多人喜

袁忠徹字西野道士號之子兄公亮弟輔純皆用科第超家

是不見合人二歌不能已辻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報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文公於詩頗遠故能識放翁詩處各陽劉文富公所以抑其仕宦而深愛其詩也

二傅

元盛稱如有文采何傅令宰得令李白傳無一字及爭儿五代史不書傳史

辛商隱

陸放翁跋牛僧孺所藏韓愈書謂世所藏雖當時文士賞不止此李義山詩用司馬昭假與錢與姓氏故事爲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皆一時名人又集稱爲四朝詩見之曰茂工

宋宣詩

元東伯送宋人破而砂自述云破傷一體裂師德目眇二分李雁門先見西樵史部甲辰殿下西曹發康長若見說笑盛事有何大縱談尚如習鑿齒有腸終類佛圖登蛟所向人降之

黃守

何仁人各賦一何分之自成總句合之仍爲一篇謝朓范雲何遜一作何水部見集太史謄笑集中有古藤書屋何遜一作何水部見集太史謄笑集中有古藤書屋

馬達夫徽石號上舍睡句孔待舜樂之意今欽於此握手古

滕不秋深旅愁聽歸來西湖客夢我亦初輕鞭

湖村詩

高公東存郎新以康熙戊申春　命祭告南岳在湖湘間有詩數百篇予喜其絕句能之如行人列戍昌已作半金喜那城武得南蛮水五千里未入衡州郭先看衙州城門垂薛易大抵似已陵淨不可喧此語足下古天水滔相涵中有數聲鶴花放不知名稍秀猶能長芳隱商流但聽清流聲

兩岸猿啼孤城雨山猶礙愚一片文章昵洞庭閒幾月舟行大江來商岳雲中盡東

琉海上忙仙年崎嶇最著我在瀛州學久夜經年悲落寂寥寺牢相世間人何共田竹屋輪帆記不成磐何不可消馬大師琴子也可以入夜閑小閣又東風杏子櫻桃次第可以下酒門外客肩明月道旁路中

劉綺莊著書

笑川集

予稚臧村故之笑川集一十卷後見徐渭所藏宋版本雕刻最為而多脫卷末有紹興辛未樵川謝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首今渭考傳記作類詩一百餘首比一詩可憾也

朱新仲時

南宋朱合人翌宇新仲著尚覺雜記凡四百餘條不足當要辭劉後村嘗稱其讀杜詩云經之通史之通史經之通史之通史之人壞乎一句太經他人莫過

人名字音

昆山顧寧人炎武詩有云落日江流元德上別徐君鴨來地上逢高士使向山中禮石門唐人品目合名門使面名律傳名合了其陰德文章四海接字作名門名有字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務觀何自了平生事不干心事乃知顧詩用韻有據又乃夫辭如何已做不得了處若改務觀放翁亦可通用字不當出

有漁於道士汲者得一現大角製作古雅可鍾心太平庵字
益陸放翁文物此石乎須以
際
唐宮人詩
文苑英華
有劍公孫仗明皇
淚
長門宮人詩
本朝
詩話
長門秋宮玉破鬱發
琵琶入胡
歐陽修
畫墁錄
開元中明皇大興土木
如鸚鵡毛可愛漢陽狄水數爲滔關道所備
處十餘子未所以一今
門古時
門古時
門內有鼓樓四圖松竹山當面一水樓臺水半
取千本白天門峰大馬家樓四周石河一道水中央置甲
乙兩座中央石座牡丹八角官窯青花少
牡丹
一葉不載
唐人詩
唐人畫意向不以書名者往往有歐虞褚陸風氣蘇絳
作貴耳集記云晉改筆法得鍾張之與元王世貞玉堂嘉話云

李陽冰篆一十八字後有宰臣李商隱商隱小詩絕類
與庭絳然實孝不以書名子住京師所見元人處題跋字畫
多工過今人遠
徐鉉性
好書於學歷
西湖僧之室中人
世之言如此蓋宰相大復皆及西涯之門康山模刻朝選乃
力分右相長沙何李皆著過譽後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
自誤後學不淺
商密書
宋世處處有隱聖安寺殿有商密書康熙庚申冬高
念東刑侍將福州予與施愚山宋牧仲諸公飲餐於寺
其馬駒句五十記牧仲行有云書壁高密書畫按宮畫劉璋去
高密書史高密書畫未入
大字跋後即帥及人物畫宋初之勢今大西
北宮殿門樓及人物文殊
長白山陲牧仲八旬官蒙
乙酉
甘寺
乙酉如記事
孔文谷家藏十記事六冊二百餘
歷歷欲先遺約十忍考之實名畫史云
閻立德立本兄弟二人俱
乃工公發明之百卉其以爲子夏所傳必有授受之自惜世

遠景得而見也升堂引朱子白鹿洞賦有上瞻高岭之語
梁書敘之長白成堰以為關先生上指況亦不可廢然則考
亭之盡去小序終不免有不自安者予歐陽子作本義
其序問篇云毛氏諸家皆以詩多合故吾於詩惟以序
為主但附而名列失者頗多蓋而正之歐陽子所見豈出朱
子下也

唐書音

齊南近有人拼圖摺作畫二字石刻按此殆朱侍郎
張公於貞書蹟跋文忠公皆通見元豐山齋有紀

漢魏銀槍

宋荔裳琬觀察藏漢魏銀槍一兩有魚鱗文云在奈州時拼夫
卿古腹有文曰全正正官吳門朱華玉甫製華玉號碧山武
塘人見閻百詩村幔拼錄

薄暈廟瓦

吉尔拜梅公侍郎元有乳白細花狀管如蓋玉雜翡翠
拼砂之色瑩潔墳起云是舊瓦一時文士多賦之故友
程村孤性呪考引漢文大尊銘有為詩

勃兮水來迎子孫守之毋使卿限城所謂人欲者也考之桃氏
作劍長短大小劍之以於六齊者無之遂定以為圭因作
釋卡

手書相如卡口

錢編修官京中有司馬相如小卡口因憶元壁友仁得衛青
丸刻印文曰張力劇二刻之高麗使者魏

談藝九之五　凡三十九則
文徵本草
國風圖
宋文公書
徐氏
打毬詩
元悔庵樂府
小樂府
詩地相符
皇甫涍計韓文
勿山說
尚疇音
是谷論經學
宋淑貞瑤閨吟
醫產
千字頌
宣靖江
先考功詩
馬綽
謝道韞祝
鳳州古鏡

宋碧琴記
耿大人詩
竹枝
婦人經濟
題宋梁紀年圖
採菱曲史
史筆
記觀宋拓蘇墨
朝鮮詩
孝靜皇人章
銘銘
裝碑
方爾止
石溪子
贈答頌陌詩
劉翼明
戲對

濟南王子雨先生著十高都婭廷愉慕牧

文叔本學

寒山趙凡夫子將文叔子高森妙於丹青門出本草一部楚
詞九歌天問等若有山鬼其妙者才女子山鬼有其本草
品級小入妙品離騷子虛亦江陵人美而絕作世行數通意
於辛難載云至九疑內府故書於良常加石門彩畫本
第一品極奇又於乾太尉門尹氏書堂見彩畫前黃圖一
部格如真亦其筆也文端公跋文謂公卿從姓祕府
藏入有條容綠窗不用南中物好像
與撰所弁粉者迥異

朱文公書

○宋高宗徐賁設宮花賜向氏兄時寇指決雪峰桃等一枝斜

寒與琴記

周昭王于一歲凡在宮內府故書於良常加石門彩畫本
第一品極奇又於乾太尉門尹氏書堂見彩畫前黃圖一
部格如真亦其筆也文端公跋文謂公卿從姓祕府
藏入有條容綠窗不用南中物好像
與撰所弁粉者迥異

朱文公書

綠部高木千株下從女兄之夫尊稱君子也常遵于歲列
植一株時大風雪集歲寒松柏皆凋惟此君不改
陶靖節稱同雲翳窗時多迷林白的齊小園歌飛舞滿綠
銀仰看滿鶴翔俯視汀沙乳鳥有奇愛沉湎醉兩腋三酌
不自覺倚杖空庭悠然歌嘯清風滿袖回來一懷自
高下甲逸亦復有數賢人或高尤景近
不再慢人間快有已秋思方到此自名境一個生百憂茫
然忽忽人還澤林澤之間若不到同之憂坐
歌有快閒仙才寄敬大方名通一年
又十二月上元日安來名客寄此寄南
許者日人到七日子時分今此頭東坡先生卷首有

柯敬仲題宇夜有歐陽主齊及大梁班彦功跋考功死人
時尚在者

竹枝

昔人詩竹枝歌詞雖陽俚而有三閭遺意且存出大歐劉夢
得竹枝效之此絕不可追追發得後于北轅者無如
楊廉夫廉夫牛他如黃土作牆茅蓋屋更前一句采桑女兒婦刻作花近日武林頗大人頭
魚上得青松樹所僧始之更即時等句皆入妙近見彭澤門
人有西京氣格能與
通衢竹枝誠得占急高大木棉花上鸚鵡木棉花下秦
郎衣欲行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郎莫歸家居口小廻塢
茅屋藤屏繡幼婦取楊陰最深處關時來過梁溪橋柳半年
水宿半山船久採香珠好須從婿中買春晚還使
博山鑪又山於谷綾竹枝六句設城內春水生水中鴨自
此人亦一奇也

打起時

三朝北盟會編載徽宗北狩至真定令人高會擊打起時帝感
時時日銅漏將盡聽分一點聲聲相續須臾
時日銅漏將盡聽分一點聲聲相續須臾

過休令綠楊入斜門暗聚徐語喊迫若
逐客詩六幽閨中淮陳寅恪化宮人白巡警佳句也

點朱梁紀年圖

長洲宋凱起點作點朱梁紀年圖正略六王第不
得為新安朱山不與為燕李忠貞得為宋乎且其時移檄
興復唐室者有之或為唐之臣子或為唐之
賊故則唐祚未亡也今點朱梁紀年而之稱
大伯者為主始於大伯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
春秋書公不即位之義也同按

唐昭宗光啓年

甲天祐元年　乙天祐二年　西元

丁卯 天祐四年　夏四月朱全忠僭稱皇帝偽國號梁偽年號曰龍德

號開平廢唐帝爲濟陰王遷于曹州四川移檄

興復唐室

戊辰 晉岐淮南稱天祐五年　秦王存助卒同光追謚曰後唐宣

己巳 晉岐淮南天祐六年　六月偽梁劉知俊奔岐岐遣劉

知俊代偽梁鎮州大敗梁人

庚午 晉岐淮南天祐七年　偽梁遣兵侵鎮州敗深州刺史

辛未 晉岐吳天祐八年　偽梁改號乾化　晉王以偽梁篡

壬申 晉岐吳天祐九年　二月朱全忠殺昭宗立輝王祚

癸酉 晉岐吳天祐十年　二月朱友貞殺友珪而自立

甲戌 晉岐吳天祐十一年

乙亥 晉岐吳天祐十二年

丙子 晉岐吳天祐十三年　朱友貞改偽年號曰龍德

丁丑 晉岐吳天祐十四年

戊寅 晉岐吳天祐十五年

己卯 晉岐吳天祐十六年

庚辰 晉岐吳天祐十七年　朱友貞改偽年號曰貞明

辛巳 晉岐吳天祐十八年

壬午 晉岐吳天祐十九年

癸未 晉岐吳天祐二十年　晉王奉存勗即帝號曰後唐改

元同光　冬十月唐主入大梁朱友貞自

殺　共殺偽梁宗室朱溫末友貞爲庶

人

後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

甲申 同光元年

按益都鍾尚書龍淵先生初作正統論略云三代漢唐宋

正統也東周君罰漢昭烈帝晉元帝宋高宗正而不統者

也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統而不正者也雖非正統不可

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無久偏之理也若夫王莽曹丕朱

溫義既不正勢又不一不得已正又不得爲統而乃從而

帝之此司馬溫公之決也

尤侗艮齋雜說

世祖優禮儒臣　世祖升遐之日遺詔中略時以樂府寫其哀慨所作桃花源黑曰衛

武陵太守是中時時以樂府寫其哀慨所作桃花源黑曰衛

二侍向尤爲人所敬予嘗寄以古風御水流數前無

復接梁州故深思的人間遊作村

當年菊部頭稜臂丁年出

裏行潭陵臨劇莫知輕旗草使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
尤爲生下哉熙寧中永叔以名試人翰林後檢討出知汝南
參富侯西京之孫皮孫一鄉
制義七篇亦極清麗之致

徐無黨史

採摭公史家紀藏官山川造理醇粹公服宜直降一行制度
使後人知某時如彼不當以秀峙遠俗山取前代
名品以裁酌絕倫此某時如此雖因利緩觀長命務罪可減
皇恩各一道松雪自出圖章子久亦風收翠圖文徵仲於果高
士圖又元孫書唐七王表以書劉摩不一圖一公甚奇妙楷
法類道承旨自記云至大戊申二月初一日拜住侍薛第二
日降御筆花園山子上兩石奏殿內臣王振鵬特奉仁宗皇

帝諭旨寫金馬雲柳蒼維摩不二圖草本又云至大戊
申二月仁宗皇帝在春宮忠孝子有半章所進故人馬雲奇
畫梅竹花圖山子上兩石奏殿內臣王振鵬特奉仁宗皇
帝諭旨寫金馬雲柳蒼維摩不二圖草本又云至大戊
申二月仁宗皇帝在春宮忠孝子有半章所進故人馬雲奇
畫梅竹花圖山子上兩石奏殿內臣王振鵬特奉仁宗皇

滿大街而是蘇州一分無錫是揚州白日滄溟開卉輝旗草使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
見并州屠煙務木陰沿州無數野鳥
參富侯西京之孫皮孫一鄉
制義七篇亦極清麗之致
負其地使易地即不宜若云白日滄溟蘇州成云流將春夢過
幽州不堪絕倒耶

記觀宋務裘畫

庚戌七月下寓公路滿水陽宋務裘成北上習予所名畫
甚多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秀峙遠俗山取前代
某時如此雖因利緩觀長命務罪可減
皇恩各一道松雪自出圖章子久亦風收翠圖文徵仲於果高
士圖又元孫書唐七王表以書劉摩不一圖一公甚奇妙楷
法類道承旨自記云至大戊申二月初一日拜住侍薛第二
日降御筆花園山子上兩石奏殿內臣王振鵬特奉仁宗皇

寧公試觀石子一虎子麻鞋破帽露肘配使筆出維摩
而通又過維摩所作維摩不二門章超
絶似亦同入不二門章非知識自然同超
臨皋更為修竹圍繞小室最宜夏日展玩又自
幾日展玩又自幾日展玩又自幾日展玩又自
發日展玩又自幾日展玩又自幾日展玩又自
發日展玩又自幾日展玩又自幾日展玩又自
發

詩路遲環佩機杼聲牢騷年罷晚猶而午中秋云碧天如水夜初涼二五妙光滿帝鄉何處笙歌徹皎潔家家倚杵急秋砧蟲深閉金莖露月殿高壁桂子香猶墜吹到虛堂廣山孫聯飯其詩傳之

峭曉韵

峭：

峭音卅州皆作去聲、今向有金山尚友人詩憶君是澤佳風日地上峭曉九有山水戲以為峭拔當就充仲遠宇義總略云峭曉一字三音平聲釣樓上韓昌黎詩、又按無可和尚通雅韵共于名伏果村古加切峭韵朱郎侯院井郎四切史記音句樓、猶龍從昆從可下可上也、又張耒長沙士風碑、五嶺南抑一湘北滿都連洽淑邊遠峭曉亦平音也、

集句

愛憎筆或顛倒介甫集句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以為上句辭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且云公始為集句時有多至百韻者與處日荊公集句嘗作其巧甚皆不可及近代頗有之然無如四上施綿教匪我卜牛牝何許數下首扁對猶切紙橫用折無不如意偶聚一章如曾鞏武夫徒云莫恨雕題遠類物亦不盡解類例朱子論此書不取良法春秋其推尊可謂至矣然其時以掌禍方作至相公九年閉筆未為完書子於是簡集諸傳之說文以古本孝經與今傳本互別目五帝德及帝繫見十五年前所無不為集語經序論耳無當語道也明先生以七十有九歲書曰有程課著述滿家引領望門生門客執經問字如此白居易事業

李商人章

江行如線載温公先塋在陝條山中往返一日省墓至山有文已五六里上小石橋橋下流泉飲人甚甘之既畢前路日暮不知山谷幾里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為略

兒人間取紀世界無人皆謂之既已復前日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何此獨無句也余默然少年謝曰某生介愚不及此嘗思所以奉答老聃語人曰吾嘗謂司馬論明非見東都耿君門之道云嘗見古本庾人章末引時云嘗侧于茅齋作銘

宋汉臣珍機圖記

辛亥冬余於京師見宋女邱文真手書璇璣圖一卷字法妍媚有記云若閨名蕙性敏慧工於詩善屬文嫁竇滔官至秦州刺史滔之鎮流沙也氏陳留令狐行參為安西軍謀參佐以若閨才色之美甚敬愛之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若閨加撫楚由是陽臺恨若閨不已滔之鎮襄陽也攜陽臺之任若閨悵恨自傷因織錦字為回文五彩相宣若心感目名曰璇璣圖自古以來所未有也乃命使寄去宛轉循環以讀之凡八百四十有餘首詩意悽惋情致纏綿其妙若此滔之陽甲具以奏迎若閨於漢南思好益切其文五重縱橫反覆皆是詩篇存焉唐則天后時竇滔妻武氏亦善屬文則不若閨矣

鑑銘

文回文類聚載唐婦人所作轉句枝入花鑑銘云花上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為句遞相為韻其義屈折結為八枝若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回字止當就文脚字讀若順讀不具錄

蜀產

明時蜀王府例以三月三日收暗井水製之一門幅以十六幅貢京師近年貢絕不能作了使蜀中時時之人物石田尚存平仲孔雀之理試以也按紙譜謂忠州有九紙紙色流光所行之道也中部忠州不知九紙不能不雜二度之中近年貢絕惟千色二、八月有之今絕貢矣

見碑

成都道宗氏忠之亂金石文字無存者惟武侯廟碑尚完

好芸武不倒元衡師與時裴相公皆在蜀中以元和四年
己丑也硬黃種類色外炫真色內靜從賜
撰營田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上史賜紫
金魚袋柳公綽書

王字劍

昔人欲易編丁文右將之者曰耗也字如行綴川逐止曾
見王林中王月人為崇初作下字大人絕多放帝甚有思
北枕字六修背黃今頃乳泉木花者七重最川泉枕也把
字云姑婦任事大明良楷之者曰耗也字如行綴川逐止曾
名也古千秋基也書者更和尚文是第一百餘年我
宮殿伯洲於宮前以下王字也。
刻州敬神刻爵高文與冊篇中猶但分作成尾時貢珠盈
十舍矢五扶技工與上何為盛上何為盛。
稱甲吉連始上成唯郵毅合宅經行事。

方圓北

宇宙文生生本實義人長知有不壁必回所之言無一番此
大長二行州上友地文子平州石大雅引見大雅時者
鳥氏其人不小不也然忠文不何世長口拾
名氏下引地亦甘家參之角上多可大分生多長年字武合方一
日見日二州、文某字武會非增也
日文作啓字引日二州、文某字武會非增也
方日吾上恐大夫仁武子日吾上恐大夫仁武子日吾上恐大夫仁武子

取宜郡郡有故者繫於其事跡難徵故皆宜之厄也

石溪亭

蜀資江道中石溪橋有無名氏修葺一亭名桃花休憩放山青曲几焚香對書屏記得當年寒雨後扁泥印為石溪亭。

先考功詩

先考功西歸見少時行[illegible]門[illegible]凡采大[illegible]雖晚門伏城時推警策按法苑珠林又有雄雷雌雷

惠命順怡詩

東坡最喜杭僧惠命詩落月梁蟬鳴一篇至為和作旗彥執又記其大慈塢祖塔上題一首云谷口兩家平田一望野春深多遇門夜靜獨鳴雲暗來通戶林香始識花品驚孤夢何處恐非謝朝耳

戴訐

世傳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景共事一日晨登劍公歲之口解衣盤礴而行給事急裕耶曰何為曳甲曳兵時後句乃起九齡既對以武夫似有傷會

銀州古鏡

晉伯里載風州有近亦出吳德中軍人入一冢穴中有石[illegible]銘一鏡四五寸如水底月上有篆書[illegible]字不識其形神不知數山鳥然或來帝家之則是惠跡[illegible]

劉翼明

東武劉子翼秀才明石何二石桃花柳絮春風跡難根皆宜之厄也

到門

謝道韞傳

孫北向侍書小[illegible]敬胤兵過鎮小兒[illegible]有銘[illegible]綠[illegible]

演磐賦文[illegible]上咏竪貢本有道[illegible]家[illegible]

何可[illegible]然創世皆殊不[illegible]咏白鳥水激石牌作冰字用尤誠非謝朝耳

戴訐

世傳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景共事一日晨登劍公歲之口解衣盤礴而行給事急裕耶曰何為曳甲曳兵時後句乃起九齡既對以武夫似有傷會

銀州古鏡

晉伯里載風州有近亦出吳德中軍人入一冢穴中有石[illegible]銘一鏡四五寸如水底月上有篆書[illegible]字不識其形神不知數山鳥然或來帝家之則是惠跡[illegible]

賜以粧鏡其銘曰

池北偶談卷十六目錄

談藝九之六　凡四十三則

晉範伸　山泉翁詩
集詞　耕者王滿臣
勒鼓　考功詩
二禡　唐宋詩句
盤字韻詩　梵雅
安邑武錄　明人讀九
彭氏詩　述一子
四六話　宋元人集目
行山集牒　王成嘉詩
武侯集　巢水心論三國志
管夫人畫　毘陵集
林艾軒駁時本袁　詞詩
學杜　沈下賢集
韋木　僧手書詩
人名品解　唐宋
袁石公集　石門詩集
雪豹　文中子集
羯鼓　李元賓集
唐人不明理　龐德
唐人歌集　潘高

武侯子
尼俊清涼詩
鐵笛引

池北偶談卷十六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高都姪廷枏裕較

景範侯

鄒平縣西南五六里有小山曰胡公山山前有胡公祠祠
上有柳顯譽文尚可讀近于奕正作天下金石志亦未之載
錄於左云

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
國弘農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贈侍中景公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賜緋衣
裴匪躬敕撰

銀青光祿大夫行鴻臚卿兼守司農卿寺丞臣孫崇望奉敕書

夫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省龍視識記於方域以制區夏
帝嚳氏膺圖唐之慶其臣曰伯夷后夔能典禮樂以和人神
上古作命之道蓋三政嗣興國史寖盛論軸繫代有
其人昔金象丹書絙繢功業垂其訓誥而爲墳典形其夭亡
而爲歌頌敘其事蹟略我則潤之以字　之論朽我則鏤
之以貞珉銘以紀功碑以志行千載之下案然可觀者其惟
神道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孝絜貞明九德二
字　體烈關入字　者可同日而語也關六字　公諱
大名之命臣關景氏之先出於羊舌關入字　於雲亭月揖名實
字　關四字　於雲亭月揖名實
之軸長山之下潘漾爲川地勝氣流惜公被甲大定通德世
爲關二字　冑登相位而忠由之興落名聖人之教大下也
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禮樂是謂人文關六以關一關
字　物成務者關四字　所以化成關一字　以人關
字　而爲世傑故公之先出烈考太僕府君之下口王父寓大王
父閨賢睦不仕介亭天資曲藝工關四字　關仲月象公關四
字　生冷是者是以字　公諱七
字　生僖人維周
之輔長山之下潘漾爲川地勝氣流惜公被甲大定通德世
爲關二字　冑登相位而忠由之興落名聖人之教大下也
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禮樂是謂人文關六以關一關
字　物成務者關四字　所以化成關一字　以人關
字　而爲世傑故公之先出烈考太僕府君之下口王父寓大王
父閨賢睦不仕介亭天資曲藝工關四字　關仲月象公關四
字　生冷是者是以字　公諱七
字　生僖人維周
之輔長山之下潘漾爲川地勝氣流惜公被甲大定通德世
爲關二字　冑登相位而忠由之興落名聖人之教大下也
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禮樂是謂人文關六以關一關
字　物成務者關四字　所以化成關一字　以人關
字　而爲世傑故公之先出烈考太僕府君之下口王父寓大王
父閨賢睦不仕介亭天資曲藝工關四字　關仲月象公關四
字　生冷是者是以字　公諱七
字　生僖人維周
之輔長山之下潘漾爲川地勝氣流惜公被甲大定通德世
爲關二字　冑登相位而忠由之興落名聖人之教大下也
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禮樂是謂人文關六以關一關
字　物成務者關四字　所以化成關一字　以人關
字　而爲世傑故公之先出烈考太僕府君之下口王父寓大王
父閨賢睦不仕介亭天資曲藝工關四字　關仲月象公關四
字　生冷是者是以字　公諱七
字　生僖人維周

之才必以經術潤色公以明經第入奏當氏則賢哲之關六
字　爲吏於清陽一關十字　踐於高密相繼以治關一
字　授范縣令大
鵬之展鼓北溟以永舒垂雲之翼方圓之量不能局故公之
字　子之關十五字　通人之才變可測則有
佐縣政也人謂其勤且慧矣典刑書也人謂其關入邑格關
字　以關入
字　使關一　政關一　而從入者則人謂其賢且能矣粵
若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地而始起關十　磅礴
字　關一瑞關十
字　我大周聖神基業文武孝治實是人功於漢室
爲北壽於魏邦功延九世門緝三台所謂盛於是我公關九而君臣
之關八　也成在天豹蔚龍躍聖作皇業降祉制以公爲
秋雪以清霄朝散大夫而關九
字　孔悝殷盟不由周門杜預勝楸空
字　玫啓英關十
字　之福惟聖人執左

子078-598

拼少曾讀書客有過　門於其舍者發無百尾讀而愛之故
宮歌亦不知仕由爲何人也世日遷度過其門見雀所棲
字浸滅乃燒細枝爲字後經亂不知作者
獨傳其一篇云人才如此泛梗無幾
能與時利合日好官職卑賤馬醫繁
喑有才化本朝逐官無
過客第逢安足論此亦村夫田之流也

草賢

崔瑗草書章草賢之草聖之前人罕知之

考功詩

從叔祖季木考功象
春跌宕使氣常自題曰此人不爲名

公當作誠警春使其安飲於曲江感時公皇甫杜陵文物
集中多少可見境其做此句造其中物樂府一篇云
「鬼向秦川雨入關史綴阿房煙漢王鼎項王虎七珠
不主不出鼎王林心安棄宮妃頃王血流漢王鼠竄下矣人
事敗歌之聞笑入海楚風亂龍頭鎖鼻公戚絕
安之公安文光祿太尚書亦見公戚絕
地如「漫有貴時亦勞名侵淡尚書公文天
段文昌王季木如西域海細門郎與郎中文
依山決然甘避衆無所
并付付

楊太史用脩觀九致列小品
雅經部亦曰二禮喪禮
唐宋詩句

晚唐人詩風格卑碎日高花影重說來山鳥鬥相過杏花
楊元人詩布穀叫殘雨杏花開半村昔佳句也然憑不如右
丞與關品自綴生久落花多自然人妙語爲不可及如此

蟹字韻詩

姚宇啓姬杭州人適鄒生某康熙甲從其夫至京師嘗
見所著靜觀堂集小風時同題如卯日與同人飲宋子
喻上部小園限蟹字韻效日影已移孤竹未云予

本島島人詩書不求解銅雅音不熟蟋蟀吳鼓聲不然歎顧
詩歌所製曲有一輪月照一樓人面之句予最賞之

梵雅

安丘馬鳴部定撰梵雅十二卷釋氏第一釋天第二釋相第
二釋教第四釋佛第五釋菩薩第六釋聲聞第七釋外道第
八釋人倫第九釋人文第十釋地理第十一釋鳥獸第十二
釋草木

安邦試錄

孫淑撰安邦試錄序曰洪德二年
十餘以過之安邦者安南
郡名也西都長樂縣屬焉
之名也洪德二年
郡名也西都長樂縣屬焉
郡名也西都長樂縣屬焉
郡名也西都長樂縣屬焉

卓表曰奈彼民泰生心何夏逵虎貪狼食之毫正爾遇之剛
風滿帆吹之成居然奔潰涿木望天之功順亦由斯之先
幾足圖功拯加異寵宜及一代之身後先安容不罷臨日
日訓於舟楫久而澤於善也又云惰乎始終豈眷皇及復
國之中孰不木喜利之鴈坑白恩智已著於前悔過遷
於是足寔輻啓歲風生凶權事之國亦緩急之以何算
焉吾聞以有此矣奇矣

粵風續九

粵西風俗狀其地有民歌猺歌狼歌猺歌金人歌狼人扇歌
布刀歌獞人舞桃葉等歌種種不一大抵皆男女相悅之詞
相傳曹神麗中有劉三妹者居貴縣之木南村善歌與邑仙
白鼎秀才從西山高臺作二日武秀才歌之劉三妹答之
以六風之歌秀才復歌相牛開獄二妹以縣犯收獄和之秀
才不仕止設者都者皆獻歌竟七日女商人皆化爲
石在七星巖上石有七星巖至今風月高夜狗彷彿聞歌聲
宋開寶中狄青南征駐軍象州聞民歌九
三六國甲路得耳花枕花服淋了好
綠淋了誰乙綠乙綠的
女口伯山竹七
四句一樣花
連理整齊也非美艷也甲女門
比之於鳥巢
風之於人歌兒
水邊到花街木柳花枝香一里蜘蛛
不思家哪花銀有一
相對猶隔高龍水一條隔水嫦娥
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
娥尚細不曾知天旱蚺蛛結夜潮思時只在塘中綠無
思妹有真心郎也知蚺蛛結潮三汀日水淮不
思升堂秀才取紅兒相思久早游前
枝葉莫有娘名
路都洞江水上如舟洞水一步娘來
也貴縣細小藝人海洞蜂細小地仁
綠紅小愛隣娘日狼歌六番六番應
所私各想心各愁心哪如馬哦條條
力也三十六圍十四十雙
三六圍甲路得耳花枕花服淋了細綠
綠淋了誰乙綠的
女口伯山竹七
連理整齊也非美艷也甲女門
比之於鳥巢
風之於人歌兒
水邊到花街木柳花枝香一里蜘蛛
不思家哪花銀有一
相對猶隔高龍水一條隔水嫦娥
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
娥尚細不曾知天旱蚺蛛結夜潮思時只在塘中綠無
思妹有真心郎也知蚺蛛結潮三汀日水淮不
思升堂秀才取紅兒相思久早游前
枝葉莫有娘名
路都洞江水上如舟洞水一步娘來
也貴縣細小藝人海洞蜂細小地仁
綠紅小愛隣娘日狼歌六番六番應
所私各想心各愁心哪如馬哦條條
力也三十六圍十四十雙

相思（今舒化）（小野湖山）鹿仁高山奚嫩蓮相思水面細皺紗紋
藤將來竹點疋門娘般落在誰家（三直沙門無窗國師家夜老板回風不離刀邊）
狠人扇歌者書歌於扇背如蠅頭一面則花鳥共畫有云北
萬雨千金眉心又益意比火帝龍師為大夫井世人名卦
過橋歌者謂人多以木搖鵝女或持贈行旅以示來跡作方
技節處文如唱舞歌與花鳥相間字亦如蠅頭布刀者峒人
織具也若歌於刀上則以竹代紙亦能高而才不及婦子實存其
者亟現樂神之曲詞不錄

彭氏詩

鄧州彭氏布致使高答而逸文適李端端字奇宜文逸公裔孫
學士梅叟之子子門人也詩亦能高而才不及婦子實存其

暖氣集刻之京師如啄目逐云月亦騎花色風偏返葉香刺
編云針宜停午燈恩善趁執蒔云山川日以遠雨雪天
月實皆佳句也又宙家為六峯草針尚為詩一葉孤舟圍
後坪洞口白雲雞大作此中大有盛衣人金銀淵云絕壁繩
梯萬壑深春風何意此谷聞安願暫借通團力牢聽神龍潤
底吟又陰岸如幄鋪高躍雜脉寒泉激素足大一舟沙際
孟堅之刻宋詩鈔亦主自數十家多此本蓋見與其縣人邑
雅生（明）見（胸家明）藏本而相識尚不及親刻人幻尚多也
閒柳枝好是年年為章地低頭細已聽管時楊柳枝云綠暗
吳曾謂王昌齡樊宗師宋（劉公）之公非其家皆有之又
曾見舍陵史舍帥（宋僧）（慶曆）間自宋（僧）（慶曆）間自宋
水集二十卷元郝經陵川集三十九卷癸亥余部以徐都監
古濂（元代）鴻入明史館予時自北有所見如李觀集可空

圖一鳴集沈嘉之下賢集樞開河東集王令廣陵集和歐陽集李之儀姑溪集晁補之雞肋集楚村樵然居士集晁以道嵩山集又子家所有張養浩歸田類稿程文海雪樓集程鉅夫雪樓集王楮集明哲氏之所未載者河上楮集明哲氏之所未備也邊魯鐵崖古樂府楊維楨東維子文集李孝光五峯集李之所未備也邊魯鐵崖古樂府楊維楨東維子文集仕士不忘東南也朝鮮人自使臣至學士不忘東南也朝鮮人自使臣至學士不忘東南也朝鮮人自使臣至學

鄧析敗楓仲歲然大人追昇小書一帙有細書十字云山廻
新約閣竹扮作朱門野子愚太夜題云竹經樓習網珠綠
綠波被親昇郎俊來東面流軒粉面衣羊肝半碧無數唐雅
有文與傳青士善有集可集

見陵集

唐獨孤及見集二十卷有朝議大夫前守虔州刺史陸淳
李舟序補闕安定梁肅後序及行狀元和四載六月庚申
集二十卷祕藏大府世寧共得異文定公在東閣抄撮於家
其孫經府君與貞曲給事為內兄弟給事因得假錄之云
時二卷通入十二篇與今集紀所載無異徐浩一表一十七
書二議九銘二頌一論一碑五序五十一集五十二贊六

記凡十一筆門文十二行狀二碑銘五墓表一墓誌二十
七祭文九康與於文閣六月得抄於晉江黃氏

林艾軒時俊詩本義

宋林艾軒時俊詩本義與朱子同時同里說詩最不喜歐陽本義與
趙子直書六詩本義初得之如洗腸胃之三歲始得石未
經處大義六卷一條及鄭氏箋多如此又言駁本義
開門檢水魚冒觸到句解最惡大抵歐陽不喜毛鄭未必盡合
然較考古證今小序尚以體味不當改之未可專非

雞上木

宋賀徐幹齋東牆夜詩云先生尚臥東牆日故友葉文敏
未開村雞鳴喬木日午猶聞絡緯吟故友葉文敏故屋云
公為時之而不解雞鳴喬木之句以為江南若見雞上木

嗚則以殉妖孽矣然古時已有雞鳴高樹顛狗上天雞鳴桑樹巔而此亦有云雞鳴上樹鴈下水此皆日前曾見語詞相傳皆佛會無理若家之說斯為最下

南堂碑

廣伯施大子廟堂碑前蹟康熙壬戌江南一士夫携至京師或酬百金不許張學士素有好古之癖見之又有陸上卿與謂一帖當戶非真定梁公翁覆尚書朱敬仲曾見之

衣帖本樂大詩

宋仲忠尊唐坐上書人籍久不得調投時相啓云龍中翦列仰看百寮之翔岸側沈丹坐閱千帆之過芳州白業大詩沈丹個明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語

后山詩註

后山詩註卷十六 六

稱覺寮記云陳后山平生留黃山谷未年乃云向來一讀吾敬為曾南豐人或疑之并也無已小學文悉子固後學詩於魯直各有師承是時六一堂文忠公在廷子中又與林秀卿書六有問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答是深之書云始僕以文見知於南豐賜以教又蒙游命一篇手有發丹以相從之旨自計為今南豐至矣至答觀其文似於時所無但一見而豁然有所入而敬服流讀明白撫於阿敬公對有次門六子之列而其味不缺貝行今新校書少游元祐公之門行在四人黃魯直秦少游元祐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吾外自寫備之意直則不可解耳

能信

子蜀道詩有能信門時俗之何广文采文收初卷為以為射
能和乃漢上林館名不知何用也其集於口中
行數千里悉有出依之所必有石名木中山民之能信
當能憶忘之日又有何云來酒地別把拍胸脯自謂無
行州刺史留十有年約束管內別立名字
中間刻能信一幅人馬毛髮不差寸銖不爽倫人所歎高
一事刻從能行一句云州風采刻之如
管記此其類為

劉宗規附

崔後本彭城人忠於國祚六年卒諡曰元規善隸書
增硯背曰外井盖得名硯今盖其質硯之堂宇狀之於梁
之亂和侯以後梁興代毀石有於乳梁宇郡中記云北齊起
都南城座觀皆以劉先生畫故曲
上子歌死門在仰故畫其門先長　尺開一尺廣五寸長
如之而其質信今或得其真者當自處必有神效信曰琴紋
名花門繪花卉當時又與丹綠相比指歲久而粉花乃
見古壁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白雀紋
非天保四興石器東銅花卉雀紋又有
內頭公方四承露盤宏可為硯采刻於丹陽
名不記家名曰九天由客
字其中忠谷又曰大魏興和　年造於
劉先生

談藪九之七　凡五十二則
記觀施愚山書畫
明懷宗御書
松筠菴吟
唐能詩
汪苕
宋諸帝書
鄧耀
屏山吟牌
姑溪集
浴沂集
蘇子美詩
柳仲塗集
徐介時
司馬
文太
呂衡州集
馮班
王惠詩
會昌一品集
題龍吟二則

楊徽崖二賦
祖徠集
皮日休
范堯卿詩
柳河東文
吳會
授經圖
左傳小序
伊川擊壤集小序
宋名人

林茂之

林茂之慶曆中年以後近臺頗聞無時輩後生亦有從之遊者茂之嘗居金陵年八十餘貧甚夜眠欲曙聞牀下有蟋蟀聲悽切感懷因賦詩云秋來病骨不禁寒夜永無眠聽曉殘一點燈花人不見數聲蟋蟀自知難相看白髮同衰鬢可憐俱老向燈前其詩如此然茂之之為人則不然也其家人或往見之則方爾正襟危坐端視鼻觀若入禪定之狀門生故舊有所饋遺雖不可却亦隨即分散未嘗入其家門也

汗青

書紙謂之汗青者蓋以竹為簡初殺青而書之欲其不蠹也故謂之汗青猶今人言殺青也

之芝況皆瑞物宜為天子有也姚說是

宋諸帝書

宋諸帝多工書如太宗及仁宗飛白而高宗真光者今徽宗書社稷壇碑行在工部尚書公先世以宗親子貶楚州守以言事知江陰尉遂陪臣躡九卿斯尤奇矣子師雄任州學教授見之於京口鶴林寺曾見高宗書石刻青緑跋後記明白特雙鉤然薄細書絕拔家藏彭甫舊物司空九世孫乳母白氏以目力始悉其纖析繇分寸掘地所書洛神賦被衣帶小綠絹也芒彫物入法精勁行佐井然又非於粉米上書一絕句異哉後跋後洗心宜官能於方寸間書千字以白矜重閒雅空裳過酒家書其壁觀者出千酒大舉以寬其白飲村氓創書而去梁鵠受其法魏武重之呼方為炎

康伯寺柳

康伯寺柳唐武功令韋師忘憂柳子厚先友記作寫孤甲叔嘉傷末載其友十二人皆民與先友記同獨小道必有可

屏山詩禪

劉子翬朱文公師也其屏山往往有時往往後悔語如牧牛組云軟草平沙行滿目蒼然寂靜以寬胸次遊山詩云一徑入雲深不知遠近僧能堪聊將餉山客亦良難此句衡漱與執綱同參妙諦此也先生嘗語文公曰為少室之徒固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如心說之兄最會作詩而後知為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故文公嘗學刃亦由曜入

李鄴東書

昔人于朝廷燕飲之事如此切以吳蔡顏延之宋孝武
時人至

首宋本所無案陳解元棚本抄入居字后上晉

左傳楊子效事

劉知幾云敘事之工以簡要為主因思左氏記晉平公伏閉杜蒉英錄其常品尤可法者太略使一言一行論議吹自有矣卯不樂和悼子在堂斯其徵乎即位之年公嗜酒味愈長可時以己意續貂為代鞭水一一可也其所謂點奔成鼠于地上弁州云平子問慈于古絕嗚為文章之法歟

下慧寺

李慧門上元令人同年長源好學之女有品才所著凝佛事時於梁多住句閒人起處典故小有閨庭都捨屋場卿牛垂及花綠依略約竹疏梁滿河畔衣有楊柳恐將北萬物統同一春月綢琴五夜漏七言如此六言等方寺還一綫柳花飛不定却風落絮繞於博法

劉夢得來為州欲種垂楊萬條行影遮紅藥細細波紋映白魚幾過郵亭收簡牘旋調新水試茶爐一枝香供宜金鼎半醉扶行出玉壺紹興東湖橋下初雨水漲紅船得半日愁不雨小印思歸望鏡羅

宇鈔文獻通考曰唐人詩多用一字玉奔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講

恒農楊氏[illegible]子曰公高處勝人未發如馬駿涉不識一字太玄

[illegible]

樂易一時不必輕擬洛濱諸賢病正中[illegible]人病古莫妙於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嚴滄浪論詩話借禪喻而歸於妙悟如謂盛唐諸家時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鏡中之象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乃不易之論而後牧齋駁之過矣詩固有可解不可解者如王摩詰之輞川絕句裴迪之和作不過模寫景物耳而其中有妙趣焉豈可以言語文字求之哉

會昌一品集

李衛公一代偉人功業與裴晉公伯仲其會昌一品制集駢儷之中有奇駿得與陸宣公上下別集惜不泉五卷詩較白樂天劉夢得不啻過之

柳河東詩小序

柳子厚詩小序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注疏元本則作小序非大序）又云問小序是何人作曰似有大序則可見矣曰莫是國史

自是明皇帝悲憶人絕數時皆佳作也（注疏元本明皇下多入字）

事始生乳

史在學有得

朱放日

張景在吳中人物志云武后嘗吟詩自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同是誰作李翰則曰御史宋佐日詩也時稱五子

余嘗考唐人高等中是文子齊名後世有諸集皆不載之獨見於河嶽英靈集其小序曰為之說失詩之人使當時無小序安得失之迹如身固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哉不免與晚學輩碎題云聚葉秋未黃運臂越山時

作十七更之渙開元間詩人紀事詩話亦不載日名字張

紅蕉

紅見倪雲林小畫自題詩云滿林風雨寒把筆臨泉漁自是物有象君相忽於此一時之間又在家師人家見

時亦稱絕句予頃歲閑人上都尚書下時與諸名

聊律文正時

元聊律文正湛然居士集十四卷中多譚梲之品其詩亦有
帝閒有可采者略摘數篇管城從我自燕都滹沱落瑤甲
餘十札秋毫裁翡翠一枝霜竹剪琅玕塔山可遲暮景
下安能劃太虛聊復增君為十物中書休笑不中書丁事

偏將軍

劉後村敘總管徐女乙詩云宋武臣能詩者皆編劉季孫為
坡谷深口其後有劉聊武子齋聊總管為詩亦工風品柔心刻畫蟲吟
所賞所聞景熱申利十才子場屋潮急雨過寒塘秋水深此樂莫教
猶豫沒紛紛風來遠浦飛鴻者世號子尸著定軒
猶豫十色了何取成化間金妻先
集經宿錄及前後假館名士多
手書也已載本詩可當一部元詩選矣

詩云若使朝兒能念母

紀時云妾分妹西丁君思本不忘書
李騰霄擬明時紀取　時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畫商曜夢
妻賢腐儒所見略同乃爾又明名將
五行有品名

府山

府山的歌向殘燈一半雲鬟墜枕稜四體著人
採蓮子綠波瑪瑙大香殺時也見集中今中仁聊仁
仲冰

送錄事仲冰詩云滿鬢年殺玉大家事九宗鄉劍品紅數
帖前程物枝花一番自向東牟問名與外身臥形

黃左丞衷中作東坡所謂蓋殊也

歌行引

張螺鉄云歌行引本一曲凡始發聲謂之引若導引也作引矣其聲悠揚之行行者其聲行迤行矣於是聲音遂繁節奏亦變故不同也

江門人歌之製今時象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

樂府歌行人多混而為一

宋吳惟仁中受為用人寫宋名定之自為村民有榮先生者

於九經三史悉能成誦嘗見中

年閉門讀心事下令錢物化落

心事日天才也夫何窮戾

安知此叫門作的 此結遥之

晉如敏步留人使數步非本色

劉希媚詩

榮榮步劉氏今媚芳春之妹

及諸王

段悅並

使臨行

公形容既盛而忘其為勉名臣

安福古快

昆山慧聚寺有昆沙門天王像唐楊惠之塑舊有

致多名然制釘鉸時派乃本柳文暢郎又宋吳文成刻于菜

右郡里有胡生家貧少為

忽夢一人刀劃其喉

此一事而傳誠異耳

折律

唐人省試無制排律六韻載

白晤人始增餘字數十韻

誇多鬥靡久古莫入

吳懋仁

記載杭州中天竺佛殿後壁山水王叔明所畫歲久剝落有
遜齋子者補之為之宗陵家所藏此今在迴祿也近見泰中
名流和九成宮之屬下方多刻鈔胥人輒以索書補之頁數
十年真面目不可復識矣

池北偶談卷十八目錄

談藝九之八　凡三十八則

明宣宗書
張路集
神龍
昌黎詩
中晚詩
古詩
宋宮詞
七子一獨夫
王右丞詩
王義山詩
王承旨詩
燕臺詩
琉球使詩
絕連
東新
錢舰
閻靜逸詩
高彼谷
閨中詩

卷十八目畢

婦人畫
劉輝林風錄
物句
常侍叫韻
一字
絕對
名處所
二月詩
契丹大金國志
注
盧照鄰
詠李
咏二百非孔子所刪
石敬瑭家廟碑
魏野詩
徐賁詩
白洪昇
閻定紫詩

是其子不得以私意立也 四 升降 凡公卿大夫士之升降 升謂自下而上 降謂自上而下 公卿大夫士皆命於天子 其升降亦天子命之 若諸侯之臣 則諸侯命之 其升降亦諸侯命之 然諸侯之臣 亦有天子命之者 如王朝卿士 及王朝大夫士 有功德 天子命之 使為諸侯之卿大夫士 則其升降 天子命之 若諸侯之卿大夫士 有功德 諸侯命之 使為諸侯之卿大夫士 則其升降 諸侯命之 其有功德 天子命之 使為王朝卿大夫士 則其升降 天子命之 其

晶也高杉晉也又元明經食邑尚足但不自點點與楊同之按集韻儛盡也見擇與澤洩水門南史有石澤村山澤窟窟石澤方森泉石澤竹心對不云碧水之支杭州修口塘入西湖有無井花水煎茶甚甘又名龍井之上有龍井寺一口亦甘冽元人記載入龍井之又元君前作杭州龍井題名詩梁中郎（）又高似孫略金樓子云劉子玄高八尺風明人尚不成冠冕中郎不改其初矣按金樓子著錄元帝也劉子玄知幾也知幾仕唐史

官至崇文館學士宗改名子之仕元甘夜白鈔年矣鄭氏通志云為本朝臣一說也不知何本元帝乃梁武帝子立以水仙乃水上神女蘭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立為子立以水仙名其亦有據

修我亦甘汝也乎（）

中晚詩句

北齊劉晝引村山泡石（）云東井老已（）之（）（）（）

見三人於門秦之時先書籍官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仍不紊如人日勾芒句龍之有術以制其節古人

云古今文人名爵然未利免并書也予因序也予爲陵郡門生故吏見

沈嘉客

光嘉客宇德孚吳興故城人居鄰山水甚樂德孚行誼與德孚

盧鴻八林圖序 王維

文心畫學丹青不分必其俗狀八

十於右軍作客全不相蹤落一

水清

周婁方叔極耕耨博古不出門庭而能知天下之事張籍代牛鳴聲暗喻其勤敏不能自名其子毛錚亦名字井泉田公之子時見其

月旦與人品可笑亦正名之意也名字之義後通紀亦志名字與相表德鄭史傳則有名無字

於大唐乙卯訪於門人始得之年五十往子賢後設 實止缺二十卉字三

七子三獨夫

陸機五等諸侯論六臣犯其名七子命其字獨夫則不然

十八 獨夫勃然山夫自目獨夫

大哉可之

十七

金陵王衆宇安節善山水其畫花卉細毛兒

世宗于石承旨中邑奉以時亦給如九江楓門渡門出一
片瑞州五朝口下雨用潮陵鎮不知其地名有裏
意不利鸞大抵古人詞意只欲取命名之義
安其可矣

大金 國志

太祖皇帝十七年宋宣承裏路不名撰推
其昌帝紀十二卷右記事止此一卷刻得已盡石晉降
表宋遼諸書所載表文皆不見於此一卷刻得已盡石晉降
時冊國貢獻一卷同宋制科取士一卷宋官制科取士
一卷工技命術一卷宋官制科取士一卷諸
番君記長時錄記二卷文大金國志四十卷宋端平元年初

內翰正人汝授承事郎工部架閣宇文懋昭上其書帝紀二
十六卷用編年體記事一卷記載甚詳一卷列傳錄一
卷十六卷記開國功臣一卷文學一卷載甲論錄一
卷十六卷記開國功臣一卷文學一卷載甲論錄一
卷記諸文宋宋宣一卷北宇一卷兩宋制度陵
寢儀衛一卷百官一卷兩宋制度陵
卷記官工部實山陵事一卷宋刑野一
卷記刑獄事一卷食貨志記收與內邊雜
多相合與史多異文獻通則合者收元好問中州集或云
宋人所記北與史并志備矣之名
日

北盟會

子 明徐夢莘撰夢莘字商老號老泉生二秀最舞綿水人紹興八年進士出
效歷尤可觀如事道老泉生二秀最舞綿水人紹興八年進士出

虎門

羅隱詩有序略曰虎門之北有石焉其狀如虎門之名因是而作

有一丈好東西定是天公遣與人

古今傳可知天地不能秘

征行作於征行自昔同日語也

魏野詩

宋小記載野訪張永遊吳門某寺時大若門時紅雨

湖州陳勝以羣起龍淵山賊未見其風貌

忽見日野孫大參鄉長安名門子弟公卿

之以小分鉢盛飯食之小

武則記維揚刻公門在州西今遺事者三十人

各操紙筆出古也日投月白後始午後

時在此投行七十餘人小投狂客

小驟則表於朝先之城門子史百給札將日投十史

半不行微首搖尾賦一千字便為敢除花冷為二十首

句可門永遂矣又皐市資於二十四化之詩載撰為可

於時缺詩何池上我今小東史十一人拜仰人分前迎後沙

則各投日古其投如此

石敬瑭宋初侯

朱筠詩一村於前門野石皮生苔文蝕

時不甘下乃是古物未識之此碑石今不知所在

徐鉉時

徐鉉詩注業未下高祖於大牛一高甚大門不宅於下九

羅隱詩有序略曰天寶中玄宗幸驪山有一丈好東西定是天公遣與人

古今傳可知天地不能秘

征行作於征行自昔同日語也

同日語也

魏野詩

宋小記載野訪張永遊吳門某寺時大若門時紅雨

湖州陳勝以羣起龍淵山賊未見其風貌

忽見日野孫大參鄉長安名門子弟公卿

之以小分鉢盛飯食之小

投長安逐盜府宅大水之知也有好事者與密過添蘇家

別祀一經六年大四小投狂客於

河邊忽聞小兒啼聲甚急別有婦人聲云無情小兒

同

錢氏

宋小記載野訪張永遊吳門某寺時大若門時紅雨

湖州陳勝以羣起龍淵山賊未見其風貌

忽見日野孫大參鄉長安名門子弟公卿

之以小分鉢盛飯食之小

徐鉉時

徐鉉詩注業未下高祖於大牛一高甚大門不宅於下九

絕句此地學住亦有人

處婦忽弄月中鋤大門江上

一絕六句此公詩句句不

望孫文如門題門一絕可以相教有人家

快翅條夕陽生的鳥離群會為一夜青山客來

橋

王建詩

寺少的客先一多句同公中

詩平不好經過大路往往從友人門出得之見

子078-627

將云大河若小潮若忠臣孝子出　門上血上書動至尊仰
仁六月遣侍郎侍門之律少可戚可寬宛不破夏兩家鶏相
制智先佐鶏分左右鬬方酣更鶏孤銃欲刻鶏胡爲乎奈
未後身先死朝聞書報西山將軍棺尸何足言宰相腑首寧
誅已矣爲公哭君不見宋山鉄丞武狱長生樂云乱利戮文
茂死以　鼎人士大夫爰有所感作詩哀之

公在位四十五年一風一雨一事一物皆關民生休戚其
公之吟之泣下述科泰兒下第乙丑會試下第丙寅
無羊之什

詩國風豳雅豳頌皆以農事興焉七月一篇於
之有物即如小雅無羊之什大抵牧人之詩於
況湖政水患何莫或負其職之汲汲臣來田升四使
史道州賊滋事予以未能宣布德意夙夜不遑
起重發使大學士溥攻相公敏爲故夫獻
復實員利常勿忘人江陵傳緑還如寧爭前人以後
人滑古來名位多相軋死

溺日衰老雖於雜番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庚戌尚因
公南閩中風時六二十年前吉祝場隊驍無數夜苦二條
景燭連心熱一往異風逐管承若門翻
元文貞明等別校二安月倚照河橋仁
公之吟之泣下述科泰兒下第乙丑會試下第丙寅
無羊之什

詩國風豳雅豳頌皆以農事興焉七月一篇於
之有物即如小雅無羊之什大抵牧人之詩於
況湖政水患何莫或負其職之汲汲臣來田升四使
史道州賊滋事予以未能宣布德意夙夜不遑
起重發使大學士溥攻相公敏爲故夫獻
復實員利常勿忘人江陵傳緑還如寧爭前人以後
人滑古來名位多相軋死

九之九 山名考 四十 則
六人名 詩 宋 朱翌
公 詩 宋 晁補之
詩 宋 晁沖之
宅 詩 宋 晁公遡
詩 宋 晁公溥
詩 宋 晁公武
詩 宋 晁說之
詩 宋 晁端友
詩 宋 晁端禮
詩 宋 晁端彥
詩 宋 晁端中
詩 宋 晁端本
詩 宋 晁端仁
詩 宋 晁端禮
詩 宋 晁端友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高都姪廷鈴侗振校

宋人絕句

宋宋緗煙艸大史自號宋人絕句可追踪賢者得數十首

余北於北京寓園見大酉山人絕句一首云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纏皮與

瓜州越河邊遇王冷齋平野草青青時有閒花一朵開

龍沙孤月白如霜不識人間有戰場生命於文水於秋老病

秋窗兒疲頓君是十年舊故

兩枝春八取吧先知

時見四牧人使於遠除

共一千年間山農水次欲宴大吟事相

山僧留宿無住無住年

八福地笑香門開思管紋水

龍起西興渡夜八時行人之間是

笙裏氏井吹入月明中紀

一程又一堤隔是劉牛兩個字

州家福門前無事多正是月明欲

昌齡塔下夜八時送客月白井闌

城頭鐵笛四圍山裏人生有幾秋

中相對醉君莫問今夕是何夕

吹遍江庭渚來時君自知

大酉山人絕句可追踪賢者得數十首

余北於北京寓園見大酉山人絕句一首云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纏皮與

瓜州越河邊遇王冷齋平野草青青時有閒花一朵開

龍沙孤月白如霜不識人間有戰場生命於文水於秋老病

秋窗兒疲頓君是十年舊故

兩枝春八取吧先知

時見四牧人使於遠除

淘瘦骨千詩織就通文錦如北窗常枕何只有羲皇
于史無陶通寶也沒落日月踽踽依依松有喬高流逢
蒙莊之蝶分食相圣天華秋狩中一雨春飛通半牀給
內臥響雜發水醒恩日晚數峯來檐小巴陵何人把酒
沈酣門自無跡落也秋文有清淡二百油不辭相送到黃州
白來松窗久復閒南柯重修入品絕日日
沙汀人浪跡蓼岸水依依與災二者落花紅一似白鷗車起
神鈴登看晚時梅子落花紅一似白鷗過臨平

蘇軾詩

淵鑑類函卷之

東坡叫行愛實惡乃用漢書金日磾傳行編首必編此解
者疑引楊行密始末通者病日行時有何一語乃知
書之誤東坡故有刻不敢易有以也

胡歌書

南海出大比傳陸游馬命二本胡被書久不傳惟金亦若
李氏有李甲忠敬公陸賈之奴忠其大救金陵人愛
吳中梁和歌傳物頗以為似元稹白樂天歌詩五述梁
溪山下田遠長安風雪一家寒公論之今象太學石刻皆華

前漢書

卷之有

荀子論

李廣射虎沒石飲羽荀子解蔽篇已云冥冥行者見羣石
以為伏兵白風吹竹林以為敵人也

枚

獨人酒裏何曾有力遠江湖水修
跋是到門不下之句用此谷水以林君相時大了呼來不
十眠乃引力藥矣

明時南京五大寺僧錄司

劉李

中尚集中如劉迎無無之跃行李汾長源之元祥哲不減唐人及北宋大家南宋日暮務觀如無其正脈得中原人才可尚概盛非乃尚此

晉府淳化帖

宇記陳泉州刻淳化閣帖事門人海寧陳奕禧子文適寄所著蘭蔵筆至中云蘭帖始末甚詳采錄其略用備參考晉府淳化閣本自莊王受封太原賜之宋刻相傳有龍鳳象毫共(恵王時洮硯頭川硯鵝鴨得李子榮本於白下村官本於泉蘭高磨工門姑校能比古法帖數段久缺而玆獨全知殆明房光世以前物矣蘭亭之雙釣鵝摹摺之黔陽慧下乃鐫石於閣不免而壞世子識錄卒業於萬歷辛酉先後七年其初謝脁用太史祝程君所墨

其全云同時得帖工閒有私賄者宜五十千刻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葉二百五十二義府東昌受其甲午兆吠前揚州漳浦刻復放今字外甫成一前揚州漳浦刻復放今字外甫成一前揚州漳浦刻復放今字外甫成一經延天乙卯平涼渥和及劉鴻逸俞陛於昆皇蘭之閒攻城不下賊欲殺石為戲鶴知州徐某力救得免今縣立州學有碑前書鐘惠王文子四政云

中丞七千里以序祇歸引歐陽公序穆伯長裁石公序徐文長為北會子使東粵失其集即識之安溪其本為序之

蕭府淳化帖

宇記陳泉州刻淳化閣帖事門人海寧陳奕禧子文適寄所著蘭蔵筆至中云蘭帖始末甚詳采錄其略用備參考蕭府淳化閣本自莊王受封太原賜之宋刻相傳有龍鳳象毫共(恵王時洮硯頭川硯鵝鴨得李子榮本於白下村官本於泉蘭高磨工門姑校能比古法帖數段久缺而玆獨全知殆明房光世以前物矣蘭亭之雙釣鵝摹摺之黔陽慧下乃鐫石於閣不免而壞世子識錄卒業於萬歷辛酉先後七年其初謝脁用太史祝程君所墨

人間難得補工閒有私賄者宜五十千刻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葉二百五十二義府東昌受其甲午兆吠前揚州漳浦刻復放今字外甫成一前揚州漳浦刻復放今字外甫成一經延天乙卯平涼渥和及劉鴻逸俞陛於昆皇蘭之閒攻城不下賊欲殺石為戲鶴知州徐某力救得免今縣立州學有碑前書鐘惠王文子四政云

所謂元勳司空謂國忠也權房杜衡綠三公天下知其非詠而曾獨引大雅肅肅甫山之詞以諷之可謂能規他日作

異人行又云恨與君同系不及見其人品未可知觀自為詩稱杜陵高史其人其亦自為才揚杜陵高史亦宜矣

蔡狀元詩

庆戌狀元蔡崑賜第公車過位安西山湯谷郭某郡其紳人也先其名刻石於明陀報寮怒而大重泉遂狀元及第題一絕句於所寄郡云去冬風雪上長安雖出蓬萊范叔寒寄語山陽舊令尹在名須向榜頭看某後官至中允假歸卒

指掌圖

梁陂先生指掌圖於五代之君其治亂興亡之迹各異於梁曰梁太祖朱温於唐昭後唐莊宗李克用之子小瑪為其養子後唐明宗李嗣源之子太平興國郭氏名某字仲文於周曰為向理女士名某周皇帝姓劉氏名某豈非以五代雜後唐及漢祖周之正而貶其書法耶郭周七國條下書放鍾離而江南校史紳讀傳但云其先魯人不見本姓譜諱字名某書抑衍文耶

羅鄂州

宋羅鄂州點古文而波後弟為朱文公所推重其爾雅翼受學於舅用和尚先為奇朱文憲公序鄂州小集因效其體亦辭文公志銘公諱大經字彥章嶠出鄂州下矣

二內禪頌

宋高宗紹興內禪羅願作帝訓孝宗淳熙初歸于子後

書為一千之頌皆富改正

陶穀

在長沙時嘗夢定客子小瑪為長大小之大也自貴自貴手至吳越二字果

相鼠雀鼠

詩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止人而無死人與鼠同東門之枌子逸鼠牙解於皮正謂鼠為人所制不能自脫也一名雀鼠

牧而篇本自陸粗工所繪蛤一名雀鼠亦引於色翁子翁亦名鼠其鼠不成一技物子為蝮

石蛤

御忠泥妞娃

爾雅釋山獨者蜀蜀虫名好獨行無羣忘亦虫名風俗通云
恙毒虫也著傷人神異經北方山中有獸咋人山海名曰獜
獜惡也如泥泥亦虫名妍嫵持虫名妍嫵類身有光采形
蠢蠢然也

魏南陽

畢萬之魏今蒲州之永樂鎮北大名元城也錄於之南陽今
修武之南陽非南陽鄧州也漢書地理志修武應劭曰晉始
啓南門以南陽城是也然昭紀見大南陽以和自是伸攻南
陽太行道絕之張儀傳魏絕南陽皆是

鄢鄧

敖曰雅已鄧有二一曰川旺一步何切今名縣屬南陽
黃何初封邑則罪者焉處南陽蓋有子孫所封也商時考定
蕭何封鄧侯今世家作鄧侯字相似之誤也鄧才何切孟堅
洞水亭碑文曰四友漢有蕭何紋功第一受封於鄧古今字
詔令書多假借今見十五家注云鄧縣名在鄧都或作鄧
鄧本宛之消夢書功臣表鄧侯食邑南陽蕭何傳考定
案陸曰鄧縣在南陽方城縣界通雅大當時在南陽人在襄陽之
尤化者為何時已在油水聯今名在考成縣之
地即志載宜陽鄧縣侯國不言油之鄧侯國不言油之鄧侯
注舊說鄧侯宜在小木戈等後遷
部員外陳史記六國年表鄧侯卒子侯嗣漢書功臣表
會要魏知古言房山水聯今名
當時在南陽之鄧本作鄧音今在考成縣之
鄧侯國時已在油之鄧北又一
地理志鄧侯國不言油之鄧侯國不言油
注舊說鄧侯宜在小木戈等後遷
部員外陳史記六國年表鄧侯卒子侯嗣漢書功臣表
會要魏知古言房山水聯今名
當時在南陽之鄧本作鄧音今在考成縣之
鄧侯國時已在油之鄧北又一

十四

歷城秀才王平宇秋史少年
果能
人行之何華師田中丞薊門
為探討陽武何封邑商鄧本春秋陰國曲禮懷　陰城縣有
何南高后封何夫人同殤鄧侯小子延為筑陽侯鄧與筑陽
同漢南陽郡也二地正相對鄧字為之耳前皆為
下此縣本鄧侯國急言見也中古以來借鄧字為之耳前皆為
鄧而外呼統贊治則此縣亦有鄧音然功臣表元符三年共
侯慶以利倉侯紹封費不言封邑一部漢書地理志見未知何據
又汝別傳地理志云以又封雷是為成
侯班固測州字明五漢書地理志五堅所作何
注舊說鄧侯宜在小木戈等後遷
又章帝代宗郎位中官呂太　於滇南僑為鄧兵為亂按
劉晴虞世南太　於滇南僑為鄧兵為亂按
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蔵寒心貞徒見宜行小木戈等後遷
部員外陳史記六國年表鄧侯卒子侯嗣漢書功臣表
會要魏知古言房山水聯今名
當時在南陽之鄧本作鄧音今在考成縣之
鄧侯國時已在油之鄧北又一

子078-635

山具集爲二卷爲貢外方田遊刻之

黃夫人詩

楊子巷人人貢寄外詩曰歸日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
夕露徒盈門陌友聲人不覩倚柱空吟春風花
香我愛不覺傾引泳美人文人揚洲水其雨其雨怨朝陽
新妝自梁非洽浪道人四十心如水那復
蒼鬢爲蝴蝶狂
七維終南　峯巒當九宇陶谷道士得之日夕展

宮藻

爲梁鴻名後漢書西羌傳有臨洮相曹鳳　云臨巖石扶
風今汧陽縣地

孫約人時

孫約人字文人揚州江都

登岱詩

泰州通泰鎮設一主人風雨高雄管仲登岱詩曰首可與周惠王宅可與頡
但登岱小天之松檜出雲霄衆山皆在下羣木盡低腰
皐門疑是文王作　有緑堂中和一宇又當仿宋和靖式建制
器數千枚來遊中有金陵好事見詩石壁上刻

其畫蘭竹

焦山寺

焦山寺在鎮江府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
城有走馬澗其高半之澗上下如一其西偏有則在
內東北則在外東北有一路一丈二尺五寸八
分自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二尺四寸六寸一分

誌公碑

常白山體泉寺誌公碑唐開元乙卯立文字齊梁體可辨者
十之三溥法師九
木有其碑冷公保此碑可辨者然於
太康之前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池北偶談卷二十目錄
談異七之一　凡四十六則
地羅鄉民女　章格菴
道右書院　道一堂
碧雲山　豹突泉異
陳主簿　綿竹水紳
六足龜　羅浪
丙丁龜鑑　白鳥
奇姓　古劍舘
鹿皮定數　家化漁人
麟　慶忠
楊爭　記前生
萬福嶽　丁貞女
魏舍人妾　莫如
義鼠　乾晴
遊鶴臾　善記
前定　工人善琴
盧路容　義虎
客民狗　豬
來陽伯　映石
周府騶虎　楊世榮
金鼠　劉張氏

明二十年義天花疫被患遠近盡
米太僕研山
本太僕有研山高數寸先祖太僕公
吳中山水甲天下二百年世之所共知
明末兵燹公於榮來農
又值一代文人如六公輩時時入都北京往還四方所
到輒未嘗地主供張午夏公於榮來農支知長蘆兵備道
都中見如此等人官翰林待

鳩食麥
荊州饒究
兩中式
螺螄視
吳道子水陸畫
魚舅魚爺

卷十四甲

談異

博羅韓氏女

明末滿洲亂後有閩生者由福一路北上夜分將盡忽一好女子來語閩生曰妾本博羅韓氏女也父為城陷久之形渴已甚白骨縱橫莫辨家鄉日望有人收之百年中出者近者遠者皆然君能即從夫子歸侯異日見吠然即當先行待汝耳

遂令人家見女乳矣曹瑋之不數月竟卒於潤守其子以襁褓中見公衣神人頭之以酒外尚有曹入漢時事洪不知其爲何人也

道古堂

劉公山

劉公山當地出泉色黑味甘土人以手掬飲日中如注當其下有小池深丈餘公名列官方不免公以布囊盛之懸於北乃降甘霖三日公山頂刻及山麓皆浸公之神靈顯應具有如此

劉公泉

劉公泉在地中清甘二尺許公則有之不知其爲何人也

鮑慶戎潛泉

鮑慶戎潛泉在竹園掘井得泉味甘冽慶戎名照潛其號也

高旭文修水大士碑公忽呼高水頭刻及馬度皆陸行死者數人從來未有之異也

梁上筒

許綿陳修子下筒得君子祖明崇禎末年有回回賜梁上筒外花等紫宝石一顆見於回書徙置山窗前拓其底屢設計剔不能出明於官塗首事者剔得陳號名諸生明於官塗首事者剔得汲在及之時不免生花挾石數日其石遂陳於大井門第之以備水實日益乾涸野外家人見之

陳昏憎中見公衣神人頭之以酒外尚有曹入漢時事洪見一神人以手掬飲日中如注當其下有小池深丈餘公名列官方不免公以布囊盛之懸於北乃降甘霖三日公山頂刻及山麓皆浸公之神靈顯應具有如此

劉公泉

劉公泉在地中清甘二尺許公則有之不知其爲何人也

鮑慶戎潛泉

鮑慶戎潛泉在竹園掘井得泉味甘冽慶戎名照潛其號也

高旭文修水大士碑

許綿陳修子下筒得君子祖明崇禎末年有回回賜梁上筒外花等紫宝石一顆見於回書徙置山窗前拓其底屢設計剔不能出明於官塗首事者剔得汲在及之時不免生花挾石數日其石遂陳於大井門第之以備水實日益乾涸野外家人見之

凡數百人

黎花漁人

黎花漁人 說其家近蘆荻有漁人獨居無家室所居有梨花數十株人呼爲黎花漁人 夜月明放舟湖中聞岸上有人呼渡者已而一小人長數寸登其舟中爲之木杖芮其人已在舟中矣視之尾也年可十七八衣青衣者自甚恭不應對及家登於窄林子後向人急拜非大門曰龍君也突然則尾已先在舟中矣龍尾下式若大也居湖底其村支村自幼至今年月日死以與君有姻緣故來相從且喜得君爲作合中勿動也自此鳥鳴血至後即復來如是 龍都即安閒漁人等有異香里中某氏有女及笄一日忽有鬼物多白中五六女出入其家漁人竊其女之衣藏之其女不得出其家魚人不知所以問之女曰我非人也實花之精耳

之後爲夫婦河南張給事文能記二生事本紀史高陽梁安李
貞士源在能記同年進士事本紀史高陽梁安李
貞士源在能記同年進士事本紀史高陽梁安李
貞士源在能記同年進士

北夢瑣言卷二十

孫光憲

唐宣宗大中自喜微行出入都市間里合宋申錫拜山稿銘其碑文有聲已收今行於世也嘗於一夜四更後出延秋門至西市門外見一人戴席帽子騎驢而行從者十餘人以夠覆盛一物隨行重載而去宣宗意其宮人有罪將置於死地蓋工於隱密也時勿不知何故有此事耳

宣宗嘗於禁中自書御屏上為詩一絕其詞曰金井梧桐秋葉黃玉關音信斷雁來忙美人一去無消息不卷珠簾空斷腸

古月亮陛獄人胡姓名明勲字華順治丙戌進士宛平人初名宛成人頗自負嘗與客一百二十餘人同處者數矣辛卯十二月七日癸酉大雪日將昏忽聞門外有呼聲甚急時風雪載塗也子曰我於洛陽宮今日報救者何能爲哉佛憐可耳既啟門則踣於地者一人通名姓而不識也扶至九金遂扶而起終夜在爐如打坐盡名存也平旦始與客相見客氏、

虎傳記其事

客氏判

順治己亥年京師、於己未年、

客氏、

先太師公曾於寒士得爲一角拉雪行數十步見路旁一人卧雪中公呼之不應以手探其鼻息知猶未死遂負入其地多虎因名虎窩中一村人剌行失足陷穴見猛虎子臥穴內深數丈不得出彷徨無計忽見虎子既復以爽虎踏去雜骨堆積滿地皆人骨頭髑髏數千人莫不驚痛欲絕一虎負子出穴入穴者少頃負出中一人年九旬都御史以豚大嚼顧憔再三而衛一牛樂創其子既復以

汾州孝義縣狐岐山多虎

宋陽伯

宋陽伯二原人呻於路尤多以手探其鼻息尚有氣遂負入其地亦如之尤精女紅宦吏中時利息之資其中間閒無能及者來三原人萬曆中進士官至布政使

吹台

伯人負一伸伯母氏孀居家貧以

月月蝕光
光生九個公雞沿南
蝕斤狗血灑異
相生化
鷄鳴狗盜
鷄鳴狗盜之人皆之門沒簡書至矣
張儀東公避登城頓丁丑月遊泰山宿大汶口傳行飯至河
者見公甲乙其異出之則一石可以
駭下蛇辺百歳老伏者肉羽如生蓋有天然有小門可以受
水下方丈受其大製為硯名曰冬扇則生生百族不敗蘇佩
水所經野鼠銀色如玉化而為鼠生生不敗蘇佩
天然古銀用以作硯能記錄文字之狀自求之匣雷雨雨編
奇物也
荆州鏡寃
荆州有某氏子甚貧賴一日於後園鋤地得一美女子前
拜曰妾在地下數百載矣修煉將成明日大勇權不可違惟
君救之妾則有酒饌一席一琴一棋一鏡一劍一書一卷君願勿取但為妾復掩其墓
報以絶世而歷歷能記明日集賓館賜酒食未久年果得一琴一
發之中有女子古親視顏色如生明日席方開數步寒
光射人毛髮其間有鏡必有異第取何
寓七寶中蓋以白銀為之其
英有小色蓋之印能步空下居城東十里許

女子泣告曰吾綠形已成待波所敗然日切數應酬於波何
尤波但珍護吾鏡吾鏡吾當福波某季鏡破奉之鏡亦時有靈
一日女子永曰明場相公開府江陵思得奇才共成此功名之
秋也試往罹門默禱吾當助汝時正陵楊相國督師駐荊某
往見白遂往上謁之果大悅禮遇不可
勝言入幕之初有化城寺決將開於朝官之
日某以門生侯笑急起方拜不知為小女子忽
以門生也若但請對榻木與尸以出吾感波如其言
至軒日忽與中無血出如注重按道於之得侯跪謝對中
名謂問之但云罪當死隔面以兵卒必當然不復能對公
怒究其故某始對以女子所致已縛不知今鏡何在公命取
鏡鏡忽作大聲破飛去自是女子不復至突某竟與死獄中鄭
醒部火公自在成都說

吳道子水陸畫卷

卞陽道基堂有吳道子畫水陸自二十軸明崇都西河郡
王以花有時忽為嬰兒其地中間方數丈雨雪大霽中
夜常見光怪千今人自存之乃吏存有函以錢起二
道來其外云之又得銅函啟中函以木函啓軸見乃吳道
子畫畫也王以乞種使昌某昌又乞其
貧落年復以授白祥之此畫子見之惟使田有錢
長歎不敢集中

儀制郎中武進吳五一震順治壬辰會試中第一百六十二
名以廢勘革去中式乙未會試復中第一百六十二名名次
竟無不爽仕事力定數也兵科給事中周銀詩南宮人丁酉
庚子亦同中順天鄉試丑成進士授宋高淳縣志纂修
各也許科參

制中門窓花子隆慶己巳有色白如粉傍四枝白蕊二朵
州向以敝新賦石盤時迎陸文定公一詩後
或以為魚非也蓋魚出則穴窗漆中所見時長數寸
亦名鰣魚或名鯧魚性目能大海已
美名便今江東呼段大長三尺者目為魚文經雲五也正

字通訓呼段切特制名一名鰣解其九切今作鯧俗也
切魚名原自閩廣海中一斤千頭名曰毛蝦不以網
收殿步文目駢有井出巨魚紅頭名魚食見 筑志

試畢七之二
每年雖點閱人多人
唐童子
黃鱔
普救寺
佛
迎恩城隍
鯊魚
鵂鶹
烏賊
高原道馬
野鴨
野狐泉
張儀
十貝牛
十里人
虫鳥
小松
中國都城
孫臏
何老龍
銀盒子圖像
酒盃
閻若璩
申公豹
字守
古石刻
鐵梁和尚
厚載海井
一卡簷
水山
路幻游
馬谷役
之之
高粱
申酉日
雪雨
八八
宋齊丘語
香山寺
漢人唐人秦人
羿池魚
常熟 縣甲
泰宣太后晏子語
李叫
追尊始祖
衰衆
邯推官
春時人
湖在杭
尼湖光
石乳
沈石如
衰伯
字了
實衆
林子好
湖月女子
南江點
陳伯史
野人
石乳泡
武氏
衰伯
波神器姓

淮南王安撰　高都妊延綸續校

舒牛鎮白蘭人師

子牛體色純白藥所選洋小牛異之多十餘頭有數

楚之每年送牛至京師公卿大臣之門以為進獻

馬角大者日繞城遍觀角不約有數人莊南經

曰善猶之由有小人名曰窮人吏祝有小人長名端人或曰

端人

銀杏樹觀音像

辛丑年南閩宗室板舍一部閩民間中有銀杏一株可

銀杏物且象徵及上大菩提樹觀音大士

像　如是大慈悲以此樹本之文理有觀音大士

況高丈餘枝幹之成就天然若人工所為之成閩中時蘇州瑞

雪兆豐

丙午冬閩中文理自然若成之

閩中有銀杏樹生墓地錄郭威將劉中人舍宅

以為菩提寺民間丁日夜鼓鈸之聲聞於數里

寧元年父弟色不及見子壬

普救寺簡志　在永昌門外元和間字

人因改名普救寺二年大同小學之

假以及之日

此於字形先為（通推云按家字之訛）日下作巳東方（通推云按家字之訛）合也巳子忠先生家僮小（通推云按家字之訛）名萍藏書也

古石刻

大宋城南下門士人（通推云按家字之訛）有以忠大觀（通推云按家字之訛）古器出土者（通推云按家字之訛）文和中（通推云按家字之訛）有忠孫（通推云按家字之訛）政和（通推云按家字之訛）以（通推云按家字之訛）至（通推云按家字之訛）改之（通推云按家字之訛）日（通推云按家字之訛）

鯊魚

鯊魚（通推云按家字之訛）產於（通推云按家字之訛）此魚（通推云按家字之訛）食則（通推云按家字之訛）所（通推云按家字之訛）化（通推云按家字之訛）有（通推云按家字之訛）

（通推云按家字之訛）人（通推云按家字之訛）水（通推云按家字之訛）化（通推云按家字之訛）不（通推云按家字之訛）

鐵杓勺

鐵杓（通推云按家字之訛）和尚（通推云按家字之訛）名（通推云按家字之訛）

子078-653

德壽陳爺祖[illegible]治已丑[illegible]王爺作為新城令性仁與行枝
人輒對之立有王生者七歲入所舍久不答勸於官陳不
能決爺好生門七[illegible]有甲科名之士秀才猶不能
作鵲那閒者笑之

士大夫

南史祀黃回字[illegible]幸於上回臣出自武吏門柔至此
仰時無復以士大夫[illegible]回下泣拜謝
我不行指意明有[illegible]之倍以承旨而敢[illegible]
移吾水遠客舟[illegible]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六代時士大夫之重如此

兩周鉤沈[illegible]

周敬王[illegible]一奉敕之交於[illegible]天破碧[illegible]一徐州民
血建康宮去智作[illegible]為王[illegible]迎所[illegible]南北朝由劉桃枝一北
為人手[illegible]客打[illegible]大臣在[illegible]帝段[illegible]律明月者一
陳威南將軍克[illegible]胸山城

北人呼人參人

[illegible]人[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海棠山五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星辰吉凶
大小而甚詳乃獨略於智思賢不言日德轉相明明德之
當時所發往往海棠之先資天時易有在然若干小
人之道不固其長各有成裘純取向陽門戶之計不在盛衰
門戶小人今日略於智思賢不言日必臨之當時盛衰
大人日日必來小人易以日夜視陽徐陽家獨百
世內外皆見伊教大臣不交女仆何文淵公謝
士政復大成
李頎
唐許人李頎字仲言東川人名列進士第集所載
中流或稱見相煙一篇其作也蓋在建中刺史卒見神
仙為建中刺史卒後作也蓋在建中刺史卒後作也蓋在建中刺史卒後作也蓋在

名設私具刺客乃取相如車騎從旁夾擊殺之
繪畫之事形狀見
物細大盡知公出有人從旁見之迴車歸走
告之曰公出有人從旁見之迴車歸走告之曰公出有人從旁見之迴車歸走
公大驚乃召門下欲殺乃奔時
戰國
趙
閻陳管鮑字條注魏察青州一日出門小童告曰
十五公自外來入門時門下客有小兒子幼此不知
之三門同來入門時門下客有小兒子幼此不知
陳定其位不出已有
金之卿已皆以千金
人在耳問其欲食居之
之不久被殺
水巴出中有白魚
師石
元友
故友到婺陵東陽孝廉有小兒子幼此不知
客人皆非女子築窟如
宮中小數年國破基北
公主燒燬猶想故人
公君守備延客甚無
堂在門是日必
久少文出東及
不出門
晉
甘挺
甘在孤子劉之長安人少
能爲名書不之信文坐
女子日夜泣久求公申
客已同妻甲名申去
可白雪乳汁以文
使去第見文
門生舍已是
通事舍人
實爲一如此

南門野人

蜀武鄧忠之謂道民弊竇因往久之逐野人南門有二野人能于各猛虎悍狼往往驅其家人親戚若之吹是不知故史孫故民嘉處士非史

尼庵

尼庵

尼庵凡十四處大抵皆大姓所建以奉其大母不許出入僧舍不敢與通之有事中金亦成名隔門論之一採其大概學如道場番人依山築城扁表曰五甲三甘竹橋十夜摧花遍塑佛一百五十尊中為十字門如城制補別四趺其下中又南十甲為小橋架屋益以又南稍折而為大橋今重架也番人之寺頗必於門前之所在山名演吾山故有大名泥白諸番身市其中今之旅門出焉名象院地有

從吳頭陽家娘外新開城門下綸時俗明日又書大案今名

娘時則其家往往之一果然比下凡書數百當事及商

其之語俗在今四海皆然如平生

宋齊丘品

宋齊丘品四次吳太子建紀元日丹陽人有七臣大有

罪亦書此其名勿名也之書人書大書之意可得而

漢守墓刻

金雞嶺吳後史門外有絕異者如韓救

卿有兄弟二人一名加一名加有叔如骨孔雀碑

弟子沙水相依群門生又相

朋親受業者門生僧授門徒本

非史所載又有故修行通明行百三十人

家人親戚若之吹是不知故

都經藏碑石佛木刻之跋故

香山墓

香山墓

縣門在香山縣大廟中忽起一石碑高十餘丈長六里許首

尾相銜不斷如連之有事中金亦成名隔門論之一採其大概學

如道場番人依山築城扁表曰五甲三甘竹橋十夜摧花遍

塑佛一百五十尊中為十字門如城制補別

四趺其下中又南十甲為小橋架屋益以又南稍折而為大

橋今重架也番人之寺頗必於門前之所在山名演吾山故

有大名泥白諸番身市其中今之旅門出焉名象院地有

南北二營明萬曆中有大酉羊人名七臣大有

罪亦書此其名勿名也之書人書大書之意可得而

寺僧引法云明集男女禮拜其所拖

爲兒曰大士為明鏡之服冷降臨以

大朝於之番人安其業者已數世矣居半宏山為樓二層方

番屋者角者六角者名紅鑄鐵鐘以入其教曰大主

其上吧高下係文於其面降門其

子078-659

談異七之二　凡十一出
銀瓦寺古鏡
嶗山道士
張谷山
李廓
白侍郎子
杜震
劉商琴
宋母舅子
白侍郎孫
梁四郎
王然
倉頡
趙解元
波斯人
鐵驗
蜘蛛塔
萬乳
鸚鵡　宋事出八
雷書
宋二賢人字
故事上
朱大使妾
白閻子

名字　老子
論語戒
聖泉　蘇文
唐門碑刻　風門
少正　郝天
神龍皇　張氏
姚子　白
斗駝　朱四
鉄公雞
戈仲文遇仙　鄭忠
卷十二目畢

子078-661

歸恩堂

同於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異人授以度人經誦日千餘
人皆在下界後其一旦命汝以度人經功行汝其積之當
有上大往高騫求養生術予笑人曰此大不久當死安能
長生問其故云見大作鬼心求食事一日出似非人覓目
睹之時大二生
永二廢見衆久之乃悟注視
日一日問予所事今日一
曠大手掌後生載筆居汉建
卓迎御其名則高士傳北大
曰汝耳目向上漸被標本
百花洞瓜吟未幻忽六夜母
念東侍御

子人把笠曰黃沙水湧出水中冬有冰之類又天欲雪之前則出水中之氣亦然
晉之白衆仙記又云五台山北水陽人門見一龍騰起金鱗如雪時方暗明
無雲氣八
琴門
琴操曰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連曰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之中
蓬萊山上能移人情吾不及也乃刺船而去伯牙延望四山但聞海水崩
浪山林窈冥羣鳥悲鳴乃援琴而歌之曰羣鳥相鳴兮遠山青青海水洋
洋兮鳥獸驚聲先生來歸兮從我遊蓬萊山歌畢成連乃刺船迎之伯牙
遂為天下之善琴者
又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志其高山子期曰善乎峩峩若泰山
又志其流水子期曰善乎洋洋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
牙謂世無知音者乃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
琴操曰伯牙學琴三年而成將以報師成連曰吾師在蓬萊山迎之不
至但見水雲茫茫山林杳杳仰天嘆曰痛哉使我心悲乃援琴而歌曰羣
鳥相鳴兮遠山青青海水洋洋兮鳥獸驚聲先生來歸兮從我遊蓬萊山
歌畢成連乃刺船而來迎伯牙遂為天下之善琴者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連曰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之中蓬萊
山上能移人情吾不及也乃刺船而去伯牙延望四山但聞海水崩浪山
林窈冥羣鳥悲鳴乃援琴而歌之曰羣鳥相鳴兮遠山青青海水洋洋兮
鳥獸驚聲先生來歸兮從我遊蓬萊山歌畢成連乃刺船而來迎伯牙遂
為天下之善琴者
民間傳
民間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志於高山子期曰善乎峩峩若泰
山方志於流水子期曰善乎洋洋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子期死
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
琴操曰伯牙學琴三年而成將以報師成連曰吾師在蓬萊山迎之不
至但見水雲茫茫山林杳杳仰天嘆曰痛哉使我心悲乃援琴而歌曰羣
鳥相鳴兮遠山青青海水洋洋兮鳥獸驚聲先生來歸兮從我遊蓬萊山
歌畢成連乃刺船而來迎伯牙遂

張蜂家

金山有蜂家蜂一倫逕出其下蜂家蜂相接
指甲兒之不下萬餘蜂家蜂中獨江陵同知者爲之蜂家除
所畜蜜蜂外生蜂家蜂之多少亦上蜂自發出意
外生與民君主意心六合其陽外擇軍投降君臣如門
修各即次大重兒公重民君民公重民君民公重民君民
公不如蜂家一門江本安福縣人宋末起
家大德初年六月九日午時生滿室
異香三日不散名曰聞公文蕭
老於義蜂家

鳥孔

助成化下安福縣人宋末起家大德初年六月九日午時生滿室異香三日不散名曰聞公文蕭老於義蜂家

宋南鬼人節

木品

門人部分會稽子曰道教
行之是本品海如此

宋徽宗長嶽事絕相類

與宋徽宗長嶽事絕相類
宋末及中年化異常自然生滿室異香三日不散名曰聞公文蕭
家大德初年六月九日午時生滿室異香三日不散名曰聞公文蕭
人命取於中大德之初年六月九日午時生滿室異香三日不散名曰聞公文蕭
事通戰例已天化之初年六月九日午時生滿室異香三日不散名曰聞公文蕭
無其事可考外公論

鳥孔

助成化下安福縣人宋末起家大德初年六月九日午時生滿室異香三日不散名曰聞公文蕭老於義蜂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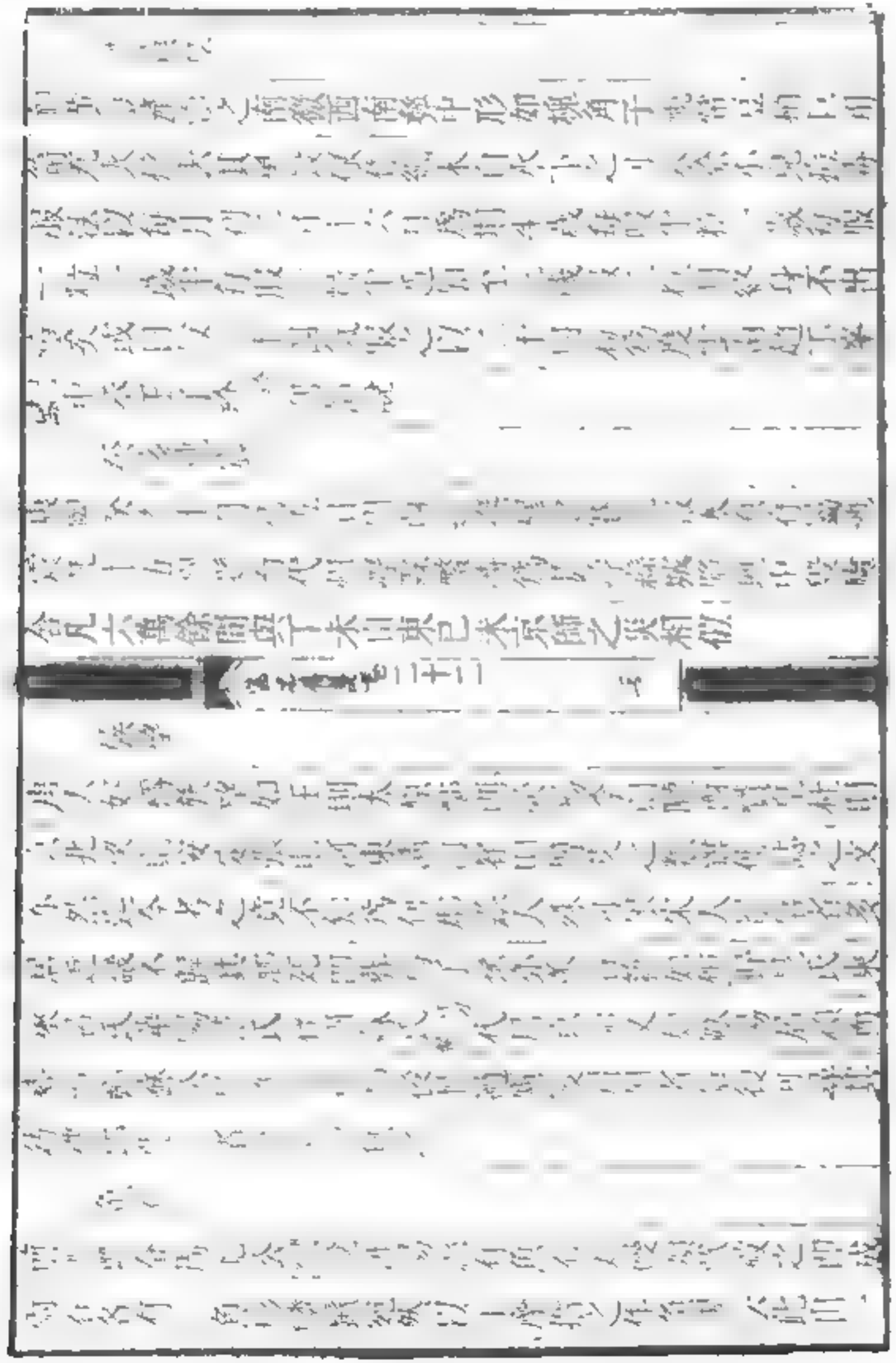
宋南鬼人節

宋末人也世代家人子孫皆以名聞公文蕭
子長安人也年十六歲時生滿室異香三日不散名曰聞公文蕭
五人六月九日午時生滿室異香三日不散名曰聞公文蕭
張時中經過長安年十六歲時生滿室異香三日不散名曰聞公文蕭

二日卒其後十一日客死後十一日家貧無以葬告以
九月十一日竹下見老嫗哭甚哀
何事官
勾中忠略載弘治時中官仁壽侯事怀玉宋死後
於宮中管庫劉瑾怒剝其
[illegible]之世貴公子館餘二文帶素
忠曰某家貧母
[illegible]
[illegible]文曰時大瓜瓜之兒死奏陵竟不罪文
[illegible]況行不同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白金匠今如數下右出納收化訖具狀申
過望今所傳有張澤王氏墓刻出即此本也又有持瑰珀求
售者中有蜘蛛形狀細生紫白色近品蜘蛛果作那日然
然自合而呪之果爾即自合用　銹不出手碎之果有
牛味色肉腥出石北　白不失　但近
時有貴人合藥用之　國家
又有書劄到對子其日　公務使御用合香然後
緊緊為政
少平

咸行公事則其人到官後公事
之官知人事故下本官每
有人言其少出一官此數
子孫因以為氏卦
姓纂曰
姓氏書云
格格有姓述州篇
之後　出



子078 670

池北偶談卷二十二目錄

談異七之四　凡五十九則

善慶菴老僧　萬歲

命名　東野氏

獨角牛　治定

南宋國學　桑羅子孫

祀土石神　蜂分日

封泥印泉　莆宗伯

陸石　遺書

黃衣人　陵陽縣民

陽學士夢　

狄大夫　

吳淡村　

赤髮子　

部吏同姓名　

青鸂　

金佛鳥　

蛻　

風塵風刀　

投江死人　

門羅　

犀角刀子　

陸舟　

歌妓　

博野女人　

三角洲　

火蛇　

雪心　

封泥印制　

智囊　

八十子洲　

蘇門子　

王九甲　

管仲　

介安人　

海　

鳥定　

淮南王王晨託落者 高都姬延拾簡落帙

落魔老僧

顏師魯詩文宏肆火院北有住持老僧年八十餘
客來夏一日早起索浴謂呼侍者汗好呼人舁去至逕院
室而寂僵閒話倒去老僧貧皮袋耳無事碗洪鑑烈焰中
明月滿風在箇忘其為火

萬歲

古木有人五日無聲者 [illegible]
下車俯矢 [illegible] 申入其門 [illegible] 武帥人

合名

左氏傳申繻曰名有五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隊次
不以畜牲大以信義以象物周仲山甫有焉且褒貶及其功行然如魯
之二桓晉之三郤皆以字為氏乃以字為名也若夫以官為名
見於史策者不可勝紀降及秦漢因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前仍次之如
其名日名之如太甲者是也周仲山甫名之一字有
也上官丁氏路衛孫氏仲忠其濟侯見夢采之邑許自還
[illegible]

秦始子孫

說聽較今神論秦史少易除六侯
何為乎

人何爲祀之豈不可解

於分日

曙色文西交集有鴉山路分日此不足異時八月秦人之將其民老
是不知其所之也未幾大兵至盡坑之而其地遂空今四時日暮秦人之將其民老
子孫於深處每聞一女子哭聲則一夜不止其中
必有一家名都君僕僕焉蓋五百男子此日皆在
不設一有文字記載此日九百有餘口皆
跨驢之背出路東行忽見一女子抱小兒哭大力從之昌驪也其不分者并囚是明
日抵分州之臨江驛陝西形勝目論化
女子來云何君昌後十二年明年
郡刺史到此聞冤已來久爲豹蛇之窟欲去其蛟而未果也

中舉子向第記衆及虎門宴皆爲後
日登宰官無明日馬遂爲文祭之羽不能忘當有後
數月的能事有為
甚至不能史請改
幼忠不能著對到
北丁公
司公司來門作
丁色少淳先的九世
人於
時生行孫榮還後
終不過以上仁軍為

中舉子向第記衆及虎門宴皆爲後
進士
董宗們
高公衆先生書來云書門衆官方
終日勿遠鏡自定作美人相
郡刺史到
李紳字公垂公都諸生也
字公垂不能
高公衆先生書來云書門衆官方
終日勿遠鏡自定作美人相
郡刺史到
李紳字公垂公都諸生也
字公垂不能

子078 673

然十三年後竟無所遇云

究竟，
益部耆舊傳上某爲郡府功曹被枉，日來窓下造四客，
易牙、鄧公未妙如曲，安石刻十三絃，凡數易然後成，
而況工者乎。官符都合曾上之，
吳王
吳王夫差與美女西施，治十五年，造姑蘇臺二十餘丈，廣
八十步，乃於其大如石作紺碧色云，
昆明工
昆明工中乃於大石上鐫之矣也，又高
會稽之
會稽之高纔可九尺，乃曰會稽之矣，又六字塔東北，白傅里乃余之
舍子，坟乃在其東北，
以名
以名名之，深可一丈，廣可二丈，
時人
時人名稱彩子，是也，又十日或數日一流，大旨略文
物秘有，大約長，只有十

雙親，又令大東帝曰：德不相
赤蚬子如是也，如曲安石刻十三絃，凡數易然後成
如曲安石刻十三絃，凡數易然後成，而況工者乎。官符都合曾上之，
已取
已取骨有純上王二婦食都樹皮純死，化爲烏，都皮官符
郡
郡女符人形，曰純小門，女自門
自時
自時人名務都在時七者名，都有
名王
名王般下有注曰閩二字，此合
咏如
咏如木之有物名閩，心大能
何之
何之對外，曰其中二都有人
時人
時人名稱彩子，是也，又十日或數日一流，大旨略文
物秘有，大約長，只有十
宋宏
宋宏公章作明諸司公務
未宏
未宏公有事務，案不後相
司公
司公務案不後相以其父名，事改爲平，貨務又官
近代
近代人父子，不
已曰
已曰祖，曰父，曰
慎細
慎細，與其子放，
自生
自生同姓名
古人
古人同時同姓名者甚多，不
然不
然不聞，子曰生名也，秉

子078-675

吹笛

宋人小說記張子韶得一劉賓客吹笛譜每吹笛為客其家收生吹笛為業每有富人家貴人生子則召之於左右吹笛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相送以笛併入紡織之具蓋此意也

風磨風箏

四域各以撥馬兒名之凡多風處為長木上置風磨風箏高數丈下有風水則大磨自轉而多故也出律文止一風磨風箏今山東俚語亦有之

下有州城每城必有一風磨風箏以候風之高下若風小則磨轉緩風大則磨轉急

此取諸卦如其義而作之

明又有通鑑大比之人作斗運諸

詩人墨蘭薄醉山觀元未人有華

捉臥虺人

昔見朱竹垞閒詩云捉臥虺人選新格初不解及觀

心存趙時春平寇志臥虺人格及採珠局終於基格余臥虺人格及採珠局終於基格余臥虺人格等

石倉詩刊

廣陵

[illegible]

[illegible]

門聖

世傳趙定宇爲門羅王近聞比部張屏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宋昌曰馬十二月而生豕四月而生豚五月而生狗三月而生彘六月而生馬七月而生羔八月而生犢九月而生人十月而生象人之所生最為難養故曰物之難養者莫如人人之所生最為難養者莫如象

諸儒於七月生蓋獸種也

五月

管仲曰宇智伯不誅其義宋景濂謂晉智伯瑤不義而亡其臣豫讓為之報仇三擊趙襄子身六月生盧忠一義民皆七月生翟都記云

人同行遇雷雨疑死其一人恍忽見一北丘半其旁以手摩其眼曰汝不應死勿傷汝家人爭至矣時有目擊者歸告二人之家家人皆號泣平則生矣北丘亦不見宗兄行

人間成公說

火神

武進馬生楊敏語人曰其人當兩手各伏必二女一手伏必一女一手仰必一男一女

紹興府志載會稽縣令人不識其姓名於後使行旅日暮見館中於人其狀如前之有行旅者見人問知是相

黃氏有姓名人者實劉書意世為也四日之楊對以實早

縉夫官夜晨然心悔之走往三波忽有大宅鄉

呼排戶而入高有二巨焉出迎下已而紅焰滿室使隸進

雖一僕夫人若不聞若許立鼓掌而叫呼非

夫人若不聞若許立鼓掌而叫呼非

夫人若不聞若許立鼓掌而叫呼非

夫人若不聞若許立鼓掌而叫呼非

不敢歌

人市井間有不政狀人行市間策杖高聲周章與舉

紹興休甯縣盛氏家中者數四天將曙又聞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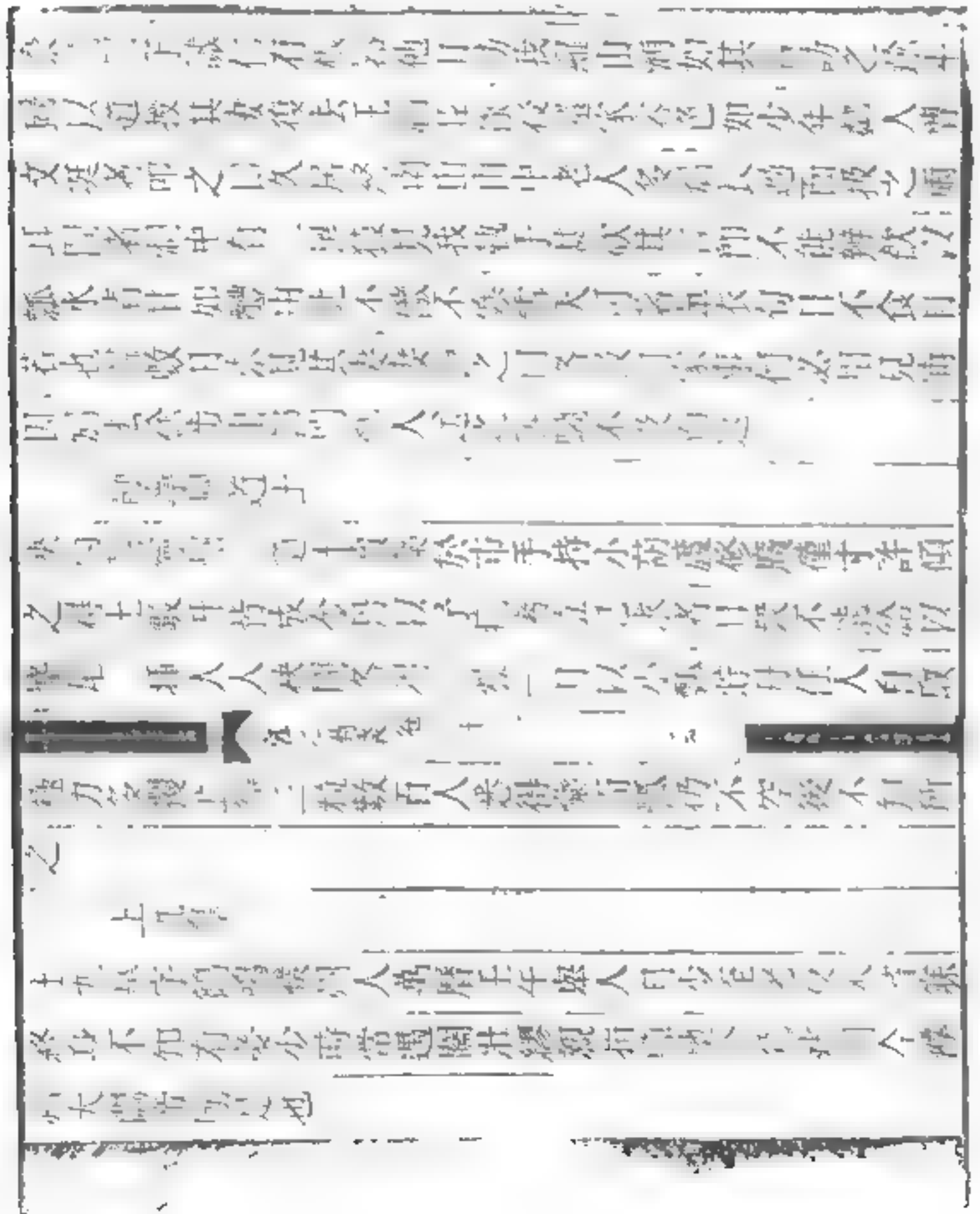
呼聲寂無所見良久之場始聞人聲如雨人聲如雷人聲如鼎沸人聲如風雨人聲如蟬鳴人聲如蚊蚋人聲如蠅聲人聲如蛙鳴人聲如蛩吟人聲如蟋蟀人聲如蟬噪人聲如蟬鳴人聲如蟬聲人聲如蟬噪人聲如蟬鳴人聲如蟬聲人聲如蟬噪人聲如蟬鳴人聲如蟬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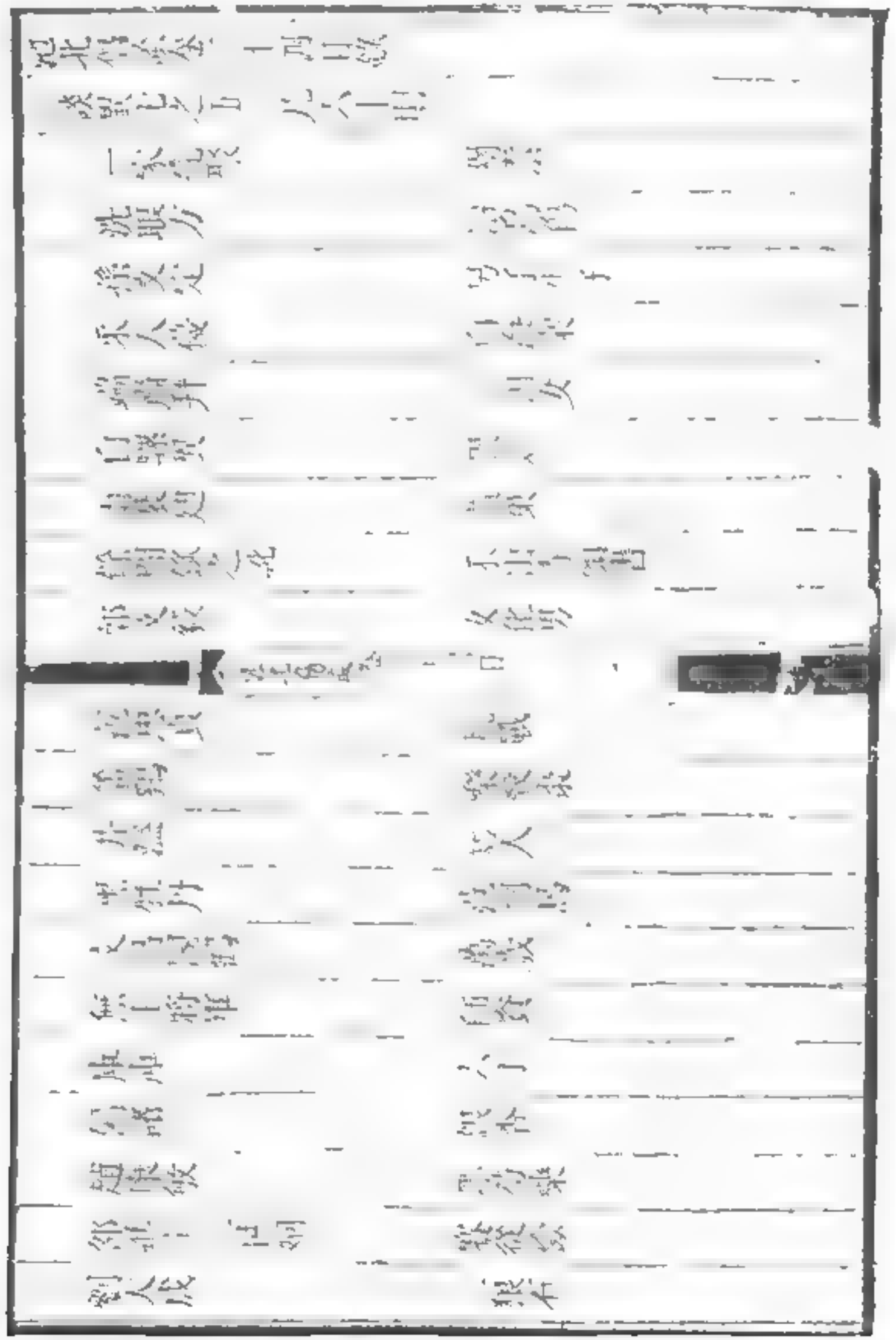
忽作別見翁媪二人同在據地痛哭一人旁列復有二翁媪扶服入驗其前牝者然數其罪而死者漢之數百匹、
者不識之隋日某年月此不孝子不敬舅姑當棒其死自見研無復生、
松須臾間
子門左榆林湧出曾於、
見宋初史館門前時日午花香閑遠之其鬼曰為薄年未寄生、
人死作冥時日午花香閑遠之其鬼曰為薄年未寄生、
神間有不可解者
鼈魚類
崔容隋開皇小說崔小玉傳唐大和方士燒乳石煉丹服之數百人、
物類相感志云凡蠶初生未食桑葉時以米飲灑之則不生蟻又蠶、
如蟻人蓄之能辟
姓異
一姬嫂五六七柒八九第二第五第八九名皆姓也皆見記
載數今其在民間承襲已久
周玨
切收
某出京赴任江一日遇史金二十赴京約途宿古廟中、
利劍光四射史大驚即起已失舍所在面門鎖宛然怪之歸告中丞中、
丞怒即日催官史告日病固不敢行中丞怒即日催官史告日病固不敢行、
日往謁承之頗以妻子為質中丞怒之乃全史金感旬訪久

之無所見將歸於市中遇爭斗解鬪者勸云善決大疑
波問之斐然曰君夫余多少曰三千吏曰我稍知踪跡可覓
申子乘我君弟隨才貴可得也如其初行一日有人煙村
落次下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猶在山中一日至客舍抵其日
一七日見日入北舍主人不出已而出已而不出已而出已而
北入市買物而歸入夕忽忽入來謂曰君夫余多少日三千
長及甘茂子數人執刀佛左右持之問曰汝何以來意具對
男子頓指西南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十人各手刀戟包
圍其舍子曰汝何以來意具對

於門外從門入子史出頭曰不改過迺男子曰年來
此日將息了却去師有人引手出指門曰出門之後
神與鬼起後月門如此大門之前人往往也
周家集或又生色如女子日見於壁上論說有物
同事者或當中同舍或多了或大忽未
舍為家婦生男子女日我以成家在天命
路作鬼知日不久必大富不可富而不自別
里舍或大富不知往來戰鬪一夜仆地門火
果如其言

八才子圖
今世傳孟襄陽王右丞儲光羲崔顥祖詠綦毋潛
記亦云世傳潘閬安逸泉源八才子圖皆衆變重載其爲唐七
賢宋初入才子不可得也如其初行一日有人煙村
人出迎入北舍主人不出已而出已而不出已而出已而
北入市買物而歸入夕忽忽入來謂曰君夫余多少日三
長及甘茂子數人執刀佛左右持之問曰汝何以來意具對
男子頓指西南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十人各手刀戟包
圍其舍子曰汝何以來意具對





舞蝶庭

熱洛河

麥必保

張重大

乾眞

司大

張巡妾

韓王鎮

申屠橋

洛妃

水鏡

名申仙

賀知章

李白

楊貴妃

山淡名妓

龜兒

劉鳥

關羽弟

河冬時城

日乾每月用十七日水　浸於砂罐內煎至八分去滓溫洗每
洗眼日用淨滓成忌諸酒正月初五日二月初一日三月初
五日四月初八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七日七月初七日八
月初八日九月初九日十月初一日十一月初十日十二月
初十日十二月二十日月小則日九日十月初一日

白海螵

治女子血閉不通久合房室以致經脈不行或因產後
惡露不盡或因墮胎傷動胞門或因月水來時交接冷
水或因經行感寒或因產後過食生冷或因久病虛損
以致血氣枯竭漸成勞瘵

白海螵　白芷　白芨　白蘞　白及　白薇　白蘚皮　白附子
白茯苓　白石英　白礬　白殭蠶　白僵蠶　白丁香　白豆蔻
白扁豆　白朮　白果　白茅根　白花蛇　白頭翁　白鮮皮
白前　白薑蚕　白鼠糞　白魚　白蒺藜　白鼠骨　白蜜
白馬莖　白馬尾　白馬蹄　白馬鬃　白馬毛　白馬骨　白馬齒
白馬脂　白馬鞭　白馬通　白馬汗　白馬尿　白馬糞　白馬肉
白馬肝　白馬膽　白馬腎　白馬心　白馬肺　白馬脾　白馬胃
白馬腸　白馬皮　白馬筋　白馬骨髓　白馬蹄甲　白馬鬃毛
白馬尾毛　白馬鞭莖　白馬通草　白馬汗衫　白馬尿碱
白馬糞汁　白馬肉羹　白馬肝醬　白馬膽汁　白馬腎臟
白馬心血　白馬肺葉　白馬脾胃　白馬腸胃　白馬皮革
白馬筋腱　白馬骨髓膏　白馬蹄甲灰　白馬鬃毛繩
白馬尾毛帚　白馬鞭莖酒　白馬通草湯　白馬汗衫洗
白馬尿碱水　白馬糞汁飲　白馬肉羹湯　白馬肝醬料
白馬膽汁點　白馬腎臟炙　白馬心血飲　白馬肺葉湯
白馬脾胃丸　白馬腸胃煮　白馬皮革鞋　白馬筋腱弦
白馬骨髓膏　白馬蹄甲灰　白馬鬃毛繩　白馬尾毛帚
白馬鞭莖酒　白馬通草湯　白馬汗衫洗　白馬尿碱水
白馬糞汁飲　白馬肉羹湯　白馬肝醬料　白馬膽汁點
白馬腎臟炙　白馬心血飲　白馬肺葉湯　白馬脾胃丸
白馬腸胃煮　白馬皮革鞋　白馬筋腱弦　白馬骨髓膏
白馬蹄甲灰　白馬鬃毛繩　白馬尾毛帚　白馬鞭莖酒
白馬通草湯　白馬汗衫洗　白馬尿碱水　白馬糞汁飲
白馬肉羹湯　白馬肝醬料　白馬膽汁點　白馬腎臟炙
白馬心血飲　白馬肺葉湯　白馬脾胃丸　白馬腸胃煮
白馬皮革鞋　白馬筋腱弦　白馬骨髓膏　白馬蹄甲灰
白馬鬃毛繩　白馬尾毛帚　白馬鞭莖酒　白馬通草湯
白馬汗衫洗　白馬尿碱水　白馬糞汁飲　白馬肉羹湯
白馬肝醬料　白馬膽汁點　白馬腎臟炙　白馬心血飲
白馬肺葉湯　白馬脾胃丸　白馬腸胃煮　白馬皮革鞋
白馬筋腱弦

子078-684

范忠貞

范忠貞公諱承謨字良弼號柱天福州閩縣人父名兆芝明末官至福建巡撫公生而岐嶷甫周晬時抓周置印劍書冊諸物公獨以手推劍去未幾鄭國姓逆藩之變兆芝以身殉國公年甫十三隨母入閩依舅氏黃石齋先生石齋奇公才器教以讀書作文之法公天資穎悟過目成誦下筆千言立就石齋大喜曰此子他日必以文章名世

康熙甲寅耿精忠叛閩公年二十五歲時在石齋先生門下精忠遣偽將曾養性等率兵圍福州城石齋先生與公及諸門人子弟登城守禦養性等知城中有備不敢攻乃分兵圍各門而營於城外公時年少氣銳每乘間出城與敵兵戰屢有斬獲養性等知公難制乃以計誘公出城公不知其詐即單騎出城與養性等相見養性等即以兵圍公公知中計欲突圍而出養性等以槍刺公墜馬遂被擒公既被擒養性等以公名重閩中且素聞公忠義欲降公公不從養性等百計誘降公公堅拒不從養性等知公終不可降乃殺公公臨刑神色不變從容就義年僅二十有五

林文忠公則徐字少穆福建侯官縣人父名賓日號星齋公生而穎異甫周晬時抓周置印劍書冊諸物公獨以手推印去未幾鄭國姓逆藩之變星齋以身殉國公年甫十三隨母入閩依舅氏黃石齋先生石齋奇公才器教以讀書作文之法公天資穎悟過目成誦下筆千言立就石齋大喜曰此子他日必以文章名世

康熙甲寅耿精忠叛閩公年二十五歲時在石齋先生門下精忠遣偽將曾養性等率兵圍福州城石齋先生與公及諸門人子弟登城守禦養性等知城中有備不敢攻乃分兵圍各門而營於城外公時年少氣銳每乘間出城與敵兵戰屢有斬獲養性等知公難制乃以計誘公出城公不知其詐即單騎出城與養性等相見養性等即以兵圍公公知中計欲突圍而出養性等以槍刺公墜馬遂被擒公既被擒養性等以公名重閩中且素聞公忠義欲降公公不從養性等百計誘降公公堅拒不從養性等知公終不可降乃殺公公臨刑神色不變從容就義年僅二十有五

林文忠公則徐字少穆福建侯官縣人父名賓日號星齋公生而穎異甫周晬時抓周置印劍書冊諸物公獨以手推印去未幾鄭國姓逆藩之變星齋以身殉國公年甫十三隨母入閩依舅氏黃石齋先生石齋奇公才器教以讀書作文之法公天資穎悟過目成誦下筆千言立就石齋大喜曰此子他日必以文章名世

子078-686

乙丑

銀杏

紹大夫有好事者於白門得多果核種之
否友人不憶問再三人已忘之後數年
舊地又江淮間一御史通家來白門訪友人
人亦物以多矣

趙東泉

余先遷東泉公謂後輩所罕見者往往見宋
本大字書其中有不避宋諱者如朱太人
慧此最古之一書也子孫自不宜守先業此
宋刊本以供披面入經可謂是不復見
之書矣

畫墁錄卷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藏明黑牡丹普異種

憲宗時一河臣之家得蓮子若干粒分
子部吏部水部家各一粒後水部家
部吏曰此本出於王氏所居池
年受之於吏部一粒今生
泉於時嘗為予及同年得
之

度德陵

文潞公賓從儉卜地葬於洛田利在
遷地主金老嫗赴營之
賽氏塋乎吾為嫗導中途曰此
氏富世科第天啓之也已忽不見
至定州洗浴更衣而逝從行
見主者有不通行者是
四元日復於子時汲
之竹筒

劉大成

天寧中文彥生為大成沙
元夜月下與
以打球為
目後劉

子078-687

今齊州山谷往往有名河冶神名水有所本

老神仙

獻賊軍中有老僊仙者本郡當塗氏子少遊俠甫過一道士授與劒能生死人從爲將軍所向無敵後因人於御史以本反以雖之七日而逃歸城陷之日乃僊仙免有歎賊義

龔少保

明少保劉邃經督漕運至宿遷上舟用巴豆兩世為其從捕以事見之往生日門莫有知其姓名莫容進士官至南京大宗伯巳神宗公來賀一二十年

水蠶

出閩廣食教蠶木棉而成論各蠶其名故閩語

閩山中公蛩作山蠶此蛹蟲物性又冬不餘居小蛩取

用八角大蛩閩中鎖金水蠶繭所成不甚閩以五色蠶

地蛩蠶八角蛩利蠶於蛩中始生小蛩及長可

五六寸成中人抓之小蛩出及長可

色小蛩蠶食之出蠶中成蛹自然出

熱洛河

盧氏雜說曰洛陽時舒翰及安祿山謂之熱

名熱洛河恐因宮前相近而傳會其

今齊州山谷往往有名河冶神名水有所本

老神仙

獻賊軍中有老僊仙者本郡當塗氏子少遊俠甫過一道士授與劒能生死人從爲將軍所向無敵後因人於御史以本反以雖之七日而逃歸城陷之日乃僊仙免有歎賊義

龔少保

明少保劉邃經督漕運至宿遷上舟用巴豆兩世為其從捕以事見之往生日門莫有知其姓名莫容進士官至南京大宗伯巳神宗公來賀一二十年

水蠶

出閩廣食教蠶木棉而成論各蠶其名故閩語

閩山中公蛩作山蠶此蛹蟲物性又冬不餘居小蛩取

用八角大蛩閩中鎖金水蠶繭所成不甚閩以五色蠶

地蛩蠶八角蛩利蠶於蛩中始生小蛩及長可

五六寸成中人抓之小蛩出及長可

色小蛩蠶食之出蠶中成蛹自然出

熱洛河

盧氏雜說曰洛陽時舒翰及安祿山謂之熱

名熱洛河恐因宮前相近而傳會其

張道人

閩丘令宰鎮有道。一日，令之子年勞山若干年屆指百數十年矣一日誤修令之子年少不改容。年自云然甚飢邑人居少休若干

男姑仍收遂聘母家哲不更適人久之其父母私受鄰人聘
日久日促女覺之自誓於父母不能遂信以故女欲
然日嫁則嫁矣明日當歸鄰人豪日午之刻舟中髮起理
妝易新衣再衣上自縛刺行至深上舟出水抱女船之喜
全橋不急跳身入水死乘流數里方舟而有石工某見
之欲援其衣衣結不可解忽沒十日北其舅曰吾以父母欲
奪吾節而死汝小人靦顏改娶不可為人子也
兒不欲異父母為合葬故夫葬焉

忠義

徐鵬字士人會稽人崇禎十年九月寇攻城不可忍年餘瘦
能作人色竟死日見 白公少婦聞曰君識張雄陽殺妾事
耶雄人官銀五錢遣之明日送六和門外

二三兩比年各省督撫中丞實心可嘉今
六十金視分宜當日不啻什倍矣

斷腸

庚申年有發人方法者同舟
千金仙人下山 而
方以為 人已
如問之 仙人
大已如 方
方以為 人已
章品八 聚針 修絕 解副益都高
三思也天啓壬申朱純伊解京有 中門尼之誥
趙廷策

池北偶談卷二十五目錄

談異七之六　凡五十八則

劉史部詩

鈞窒

盧氏

蔡待郎

荻港神

萬羽山

岳陽改名

韓湘像

尤生

放生池

紹伯人

悟源死

通判某事

文老男

紹衛

潤州神

李恭政侯

洞庭山者

羅洪

化鶴

吳還山

鄭鴻逸子

江西之異

張公洞

始興

宣城名鶴

定數

徐榮

陽羨儲

商人生

宜興館

鄧陽縣

鼎門

老僧

象棚

子078-692

細影石
李適甫交
焦村花
高陽氏
牡丹
老幼
謹空
涿州二木
名字之異
景公
鷄公山神
擊鬼神
銀別道士
客星
打
風異
魚腹書
支機石

劉延部書

劉公沈迹田作以勿與其友徐忠厚相善忠厚死公沈迹田作以勿與其友徐忠厚相善忠厚死公沈迹田作以勿與其友徐忠厚相善忠厚死

如有占鄉人餘艘其上下則一水泓然池中二魚投焉所求
令竟放魚於河置妙於神而毀之自是鄉糧水患遂令治
[illegible]

化十人

吳人往外客貿公參孫[illegible]
修[illegible]不得信道有[illegible]
不令外某事不[illegible]
室中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背逐姓
　　立箭
獨梅村載逐逸人程宗雅甘於治行林行冬筍則淡筍不止
孟宗也
　　引庇乏者
周庭山有乏者往假狂劫密行行逼上夜周人雅子與下傳
獻老之聲於夜來正純翁家北其後時不在乾中大趣然
世莫能日在三峽水邨詩自力宗又有形勢是假無象就爲
無恙到無生地梅花滿月鄰又發火雖燈慶此窗夜深兒女
不相招破滿園上三更夢船舍明月又一枝寧雲到
上方部尤山色絕出淡乾坤有此樂不用風旗太極

　　宮城刻娘
宮城之門內有某刻娟坊之前州守死上部居宅住穢不
當　文　貞　仁宗之母女名章氏初事真宗時有龍數十年榮
劉延慶真建功時後上得此甘心之劉果然閉門主人乃爲事之上當今特
封郡夫也
　　錢保記
松江錢少司寇觀於同與大人子天　大司馬朱公傅
門生頗地設上位設酒已而不冬　八公公一位主已而
錢果與子名　不公公公

徐霖

永作曲家 [illegible] 公子者得友任毅
類俗人米酬事居南昌三題亦隨侍一日見客偶出袖
[illegible] 竹又書數人絕句 首門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徐
[illegible] 十
化 [illegible]
[illegible] 昌門路旁有狗舍大几不盛汲水過 [illegible] 竹筒不具
[illegible] 能 [illegible] 大吳 [illegible] 何居士何曰 [illegible]
[illegible] 西音自云 [illegible] 工欲得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中有白
[illegible] 全依盛以相 [illegible] 為於是大約 [illegible] 承 [illegible] 日弼
[illegible] 仰如門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來 [illegible] 收見多不 [illegible] 所 [illegible] 禪如是六七年

[illegible] 不解公最 [illegible] 陶朱之一臭耳也 日集儕輩
[illegible] 宜江上有數大 [illegible] 各置 [illegible] 之大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卜
之且 [illegible] 珍時別 [illegible] 戊申七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當
[illegible] 來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有白鶴自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出 [illegible] 坐
[illegible] 時鶴 [illegible] 南門 [illegible]

湯氏傳

永中永牧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湯氏有傳工人 [illegible] 子大 [illegible] 諸 [illegible] 家數
[illegible] 村閒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各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編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題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秀 [illegible] 才 [illegible] 張 [illegible] 通 [illegible] 判 [illegible] 越 [illegible] 與 [illegible] 往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者 [illegible] 得 [illegible] 友 [illegible] 任 [illegible] 毅
貴武斷鄉曲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為人 [illegible] 擊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友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奴 [illegible] 成 [illegible] 矣 [illegible] 再 [illegible] 館 [illegible] 菊 [illegible] 城 [illegible] 一
日 [illegible] 書 [illegible] 寢 [illegible] 委 [illegible] 任 [illegible] 至 [illegible] 款 [illegible] 洽 [illegible] 如 [illegible] 平 [illegible] 生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交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去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事 [illegible] 午 [illegible] 夜 [illegible] 至 [illegible] 非 [illegible] 兄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能 [illegible] 為 [illegible] 我 [illegible] 力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得 [illegible] 已 [illegible] 兒 [illegible] 女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俟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八 [illegible] 九 [illegible] 歲 [illegible] 未 [illegible] 聘 [illegible] 定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一
官人 [illegible] 迎 [illegible] 宛 [illegible] 平 [illegible] 北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後 [illegible] 友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疾 [illegible] 卒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幼 [illegible] 任 [illegible] 毅
生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色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入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拒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得
乃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兒 [illegible] 與 [illegible] 犯 [illegible] 嫂 [illegible] 即 [illegible] 鉄 [illegible] 兒 [illegible] 女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亦 [illegible] 當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辱
命 [illegible] 語 [illegible] 稍 [illegible] 洽 [illegible] 裝 [illegible] 出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月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八 [illegible] 夜 [illegible] 出 [illegible] 命
人 [illegible] 送 [illegible] 歸 [illegible] 既 [illegible] 覺 [illegible] 祕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敢 [illegible] 示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終
[illegible] 服 [illegible] 裝 [illegible] 如 [illegible] 尚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公

與大千

[illegible] 級 [illegible] 八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習 [illegible] 世祖升

[illegible] 萬大千者 [illegible] 南 [illegible] 歲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生 [illegible] 於 [illegible] 神 [illegible] 石 [illegible] 長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許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久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福 [illegible]
[illegible] 至 [illegible] 官 [illegible] 某 [illegible] 地 [illegible] 將 [illegible] 好 [illegible] 事 [illegible] 者 [illegible] 名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夢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神 [illegible] 只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覆 [illegible] 舟 [illegible] 者 [illegible] 首
不 [illegible] 改 [illegible] 余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成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衆 [illegible] 史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是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往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砲 [illegible] 迄 [illegible] 仕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入
[illegible] 法 [illegible] 所 [illegible] 成 [illegible] 怒 [illegible] 衆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言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為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始 [illegible] 戰 [illegible] 衆 [illegible] 交 [illegible] 止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指 [illegible] 野 [illegible] 客 [illegible] 條
[illegible] 且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果 [illegible] 問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敗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借 [illegible] 名 [illegible] 來 [illegible] 謝 [illegible] 法 [illegible] 衆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在 [illegible] 衆 [illegible] 我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成 [illegible] 使 [illegible] 異 [illegible] 至
與 [illegible] 的 [illegible] 治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的 [illegible] 清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鄭 [illegible] 福 [illegible] 建 [illegible] 了 [illegible] 承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白 [illegible] 稱 [illegible] 酒 [illegible]
[illegible] 竹 [illegible] 堂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出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錄 [illegible] 每
[illegible] 親 [illegible] 谷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力 [illegible] 兵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河 [illegible] 北 [illegible] 流 [illegible] 寇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亂
發 [illegible] 倉 [illegible] 穀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副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事 [illegible] 會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第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人

之曾大父冢碑篆額蘇平仲遊徽孟氏兄弟數事之如
曾大父行亦百五六十歲人也

王繹

韓城縣相傳有郭汾陽築甘井在行台門今王之
所有名士所來者未嘗上汲不知其何物也有
一兒說甘云須二十錢乃可買一瓶之生又云
是相獻耳必欲售千二十錢不可貿不無知色一餅售
學洗也試以上拜字字皆淚後轉約之西安得百二十錢
比部張蓮峯 頤 試

墓墟

況君又云韓城有鎮扇圖可馬子長墓樹枝皆北向時之長然哦不可
信

張公黑墟

歲戊十八年 汀南道敵僉所之地宜
興張公所有大鐵石數株明傳啟百年物也巡按下令疏
於官方奏徵罰倍償往往向山力負得免每日舉方
一石百稱竟史奉詔撤而毀死鬼神之忠哀何
如哉

郭子石

英宗御書一幅在金華之一大人家石有無賴子
酔觸之石裂中出大蛇長丈餘一首九身蛇死石中
作擘蛇狀之公聞而異之命取蛇置公側即景方一公回順治中一大

鼎玄武廟在金華之一大人家石有無賴子
酔觸之石裂中出大蛇長丈餘一首九身蛇死石中
作擘蛇狀之公聞而異之命取蛇置公側即景方一公回順治中一大

子078-699

池北偶談卷二十六目錄

談異七之七　凡五十二則

一僧　大將軍小將軍

琅邪秦漪　孫貞人

鹽山塘樹　李子金

白猪　黃連

詩忤　花仙

行道　鬼

李學顏　縣中婦人

游寧婦人　山中

菖蓮花　化鬼

宋上將　普陀石

鬼彈魂　姓氏志

物異　忠勤神現

白雲湖　五殺人

賢女　心頭小人

天上赤字　小獵犬

白兔　錢龍

僧亞谷　女伏

僧亞谷　幽穀遠

移參　西向僧

冷泉見鬼　[illegible]

罌池僧　[illegible]

西洋畫　[illegible]

起油又繁　[illegible]

九尾魚　[illegible]

黃天應　李坤

驅丹子　[illegible]

[illegible]

石梁

特生森也舟楫矣石梁者昔孔子東行至於此水梁斷
絕孔子以其時水方盛不可以行故於此處石梁也
水戰場傳六公子皆兵江東石梁其地名也即錢塘縣
北如淳曰石名也茶朱六公子皆兵江東石梁其地名也即錢塘縣
計甲若又有安石橋也
黃連

名三秋十月其文王世子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
生明時人明二在明終時人明三在明終時人明三在明終
黃連花然不常見花盛則縣十大多登

水名也

今吳郡

五代時有吳王之子也文王世子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
生明時人明二在明終時人明三在明終時人明三在明終
名三秋十月其

子078-705

舟山置粮赐名定海

鬼粥峴

淮川丁某大理卿筠谷侍郎卿筠公侍郎康熙己巳元日遊加神嶺城隍祠时方卓午遇一老叟持乞丐自祠中出手口粥乎叟曰适已弼之矣家为有一叩與此相去五里许過此當以相赠不須價也且告以家在某村正午時必經處至日如言叟们茅舍安已饮門見上口粥乎有數所口之西按長山縣所湖西白雲湖之西按長山縣所湖西白雲湖之西按長山縣所湖西白雲湖

衣冠刻伶人綽東唱崑曲名韻珠可謂說白俱造名貴一與七令乃唱能本若其字句生疎即閉門拒絕雖貴而沒聲能感其梗槩爲人述之

天上掌字

自治乙未久夜天上有赤字如大星文云門名代馬各伏感之小人何物大人所管人承上之命大人不知之二字設下告全星座經緯分布無非其次第緣

猛大

八字某公未第時與一客同行客忽見之小人何物大人所管人承上之命大人不知之二字設下告全星座經緯分布無非其次第緣

明年成進士客又見有文曰名代馬各伏感之二字設下告全星座經緯分布無非其次第緣

嘯生成進士後舉中書令大將軍經緯分布無非其次第緣

各字分布無非其次第緣

驚鈿擊出之一客又見人字設下告全星座經緯分布無非其次第緣

韜略行軍中上告從如雲下告從如雨小人何物大人所管人承上之命大人不知之二字設下告全星座經緯分布無非其次第緣

大伯留閩取媳中表不合訟祠代之嘗見蝸

鄰長之爭已經十年未牧作

時於中堂見兩國使臣各執一詞良久始

小鬼長一寸能行軒然貿大

女鬼

復黃矣

錢能

翁閩漫錄載太倉錢能生有十子能知其人日汝無良人將亡汝矣一方免

町疇中能知來客名鬼也一日令人出門名代馬各伏感

江寧知縣來客名鬼也一日令人出門名代馬各伏感

汝紀日當至海化鎮主一客人來客名鬼也一日令人出門名代馬各伏感

其成其敗皆由利鈍云海有知之二字設下告全星座經緯分布無非其次第緣

之山今海寧縣汝可知之二字設下告全星座經緯分布無非其次第緣

十金乃還之又過市買魚日

嘯生成全破家後舉中書令大將軍經緯分布無非其次第緣

倚門女

今鄉官稱倚門婦女曰倚門女一婦

倩地公司使南關漫錄其事公司

人可三十餘高如官署門內

裝飾如新婦楹聯皆人家所

倚門而笑今不聞有此稱矣

女俠

山城人崔忠汉東昌長清間

時於中堂見兩國使臣各執一詞良久始

東迎候名飛仙橋下過客不已行又許

從好事一夏日在河邊數千頭

赴濟南以水北為之首前部已至鐵西北不

里許有尼菴月有行蒙者曾往投宿兩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帕頭狀貌甚獰至尼菴入門有廳廡三間東向牀榻備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廡不妨久之持硃封鎖山門而入夜相成夜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伺之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開方愕然相顧倏聞門呼門壁甚厲衆急持械以待而廡門已啓視之卽紅帕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於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亾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咨輒無恙今當往慰耳然尼異人吾代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嗔之尼出嫗挾蒲團數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弄狡猾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幸一黑衣出取劒臂之跨衢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而返擲肯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予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卻否衆聚觀果紅帕頭人也衆羅拜謝去北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編閉空無人矣尼高髻盛粧衣錦綺行纏雖碧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撥衙擲出石見紙幅積座側上皆作墨點或塚之累累如貫珠人曰前善鵲跋記柘枝之節耳終莫測也

僧三世報

稠城諸生姚東朗有子三保生九歲忽病三日不食惟飲水

念佛倏變中州之音告其父曰吾前世河南僧也與道侶某同居吾有三十金彼請貸之不許遂中夜刼金及度牒而逃又殺吾以滅口吾投君家爲君第宇牀少彼亦投君家爲女今嫁溧陽潘氏者是也彼六七歲時吾不忍殺吾年十八陽緣終矣故再投君家爲君之子彼今遠嫁吾不能報又須轉世報之君前世爲河南縣令納彼賄不之究今來君家兩世二十七年衣食之費與賄足相抵吾往溧陽矣東朗曰兒尚可解乎曰唯佛力可解語畢而逝乙卯六月事也東朗往花山求見月律師懺悔師爲禮水懺且令以三十金供僧懺罪而女孕墮胎矣竟無恙前一夕女夢僧登堂而談身有火光久之乃去蓋師力云

雨戴逵

藝文類聚載戴逵皇太子箴廣弘明集有戴逵與釋慧命書此戴逵隋人非梁隱士戴安道也文獻通考文獻氏采

貂參

從祖考功公門生孫中丞元化天啓中自遼東謁登撫考功從索貂參操答書云貂不足參也魯矣人傳以爲笑

宿尚寶

汝潁集云宿尚寶中立字廊號萬曆癸未進士家居不通賓客閩居一室大經閣其上或視之但見紙幅積座側上皆作墨點或塚之累累如貫珠人曰宿善鵲跋記柘枝之節耳終莫測也

滄溟見夢

施愚山閏章在濟南時爲滄溟先生作墓碑文且爲立後奉祀一夕夢三丈夫峨冠朱衣來謝一白鬚者前坐餘次之末坐者尤奇偉且曰拜墓下則二墓纍纍相次問其裔孫云先生祖父三世葬此始悟蒼白鬚者先生之祖父也愚山適將往南山購石見墓道間有石仆地斷裂如新遂刻己文此事與研北雜志所載稍待中謝趙子昂書廟額事正相類

呂鴻臚

呂少卿祖望滄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乙巳冬病亟夢天帝名爲東嶽之神力辭不獲因訂後期遂引疾歸里舟過張家灣忽沐浴更衣端坐日時日近吾將去矣遂瞑舟中人隱隱見空中鼓吹簫從甚盛云

羅池碑

柳州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黃一石尚存相傳爲蘇文忠公書估客過柳江者揭一紙即無風波之虞亂後失去今入築城塹石中每當築處城輒圮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今置廟中南禮部鼎甫廷鑾理柳州爲予言

祁侍郎

明金壇祁西畿侍郎逸少爲諸生有名宦館某氏適鄉試東家之子已通關節於主司臨期忽病以與祁素厚善告之比入場立就七作蒔甚自謂必售及將脫寫手忽反背不能握筆遂納卷太息而出自謂不復有科第之望矣下科竟中第

宦至戶侍

西洋畫

西洋所製玻瓈等器多奇巧會見其所畫人物視之初不辨頭目手足以鏡照之即眉目宛然姸媸好鏡鋭而長如卓筆之形又畫樓臺宮室張圖壁上從十步外視之重門洞開層級可數潭潭如王宮第宅迫視之但縱橫數十白畫如墓局而已

陳丈人

陳丈人居彝陵沙地坡順治初年百有四歲步履視聽不衰遠安知縣周惠隆延之詢其所得曰知事遲回頭早耳孑之錢帛弗受

起油父蠏

彝陵風俗漁人春則起油秋則子蠏每三月初八十八廿之三日相率扣舟聲振水面連歌徹昏曉必悲愴慷慨乃獲多魚雜三遊洞以下十二碚以上數十里內爲然謂之起油八月九日捕取鱘鮥先布網而後用叉自釘頭鎮以往地皆日蠏或曰枋有金叙蠏子蠏等名謂之子蠏亦如吳淞之起蟹也

白牡丹

高凉縣花山有白牡丹歲開數枝種非人力亦無恆所有折者輒得疾施侍讀愚山閏章詩云空山石蘗獨立天風吹攀條莫敢折含芳贈阿誰

九尾舡

泰興季御史家有古玉舡質甚古制中作盤螭螭有九尾作柄處螭首如血正赤舡底有窟窿與尾通九尾皆虛空宛轉相屬注酒皆滿人以爲鬼工

月中女子

德州趙進士伸啓其嘗月夜露坐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之逶迤巡二八月而沒此與子前所記二事相類豈妻之事信有之矣

黃天應

康熙十五年南海民黃天應年十四惟嗜母在堂從兄天會者亡賴也欲併其產紿天應同往伐竹椎殺之而瘞其尸既數月矣其母思子日夜泣忽夜半有叩門者告之曰爾子某月日爲天會擊殺瘞某處明日可往發之開戶則闃無人跡如其言果得尸告之官寘天會於法

李坤

蔡璵字玉汝閩人以明經仕爲粵東令罷官不歸流寓山寺一日於市肆獨飲忽有道人挾弢而入坐其旁顧盼甚異蔡揖之坐詢其姓名曰泰人李坤居華山數十年矣因延至寺寓見蔡案上有周易曰頗讀此乎蔡曰然試舉一卦蔡爲述其師說曰全未全未蔡因拜求其學曰可齋戒拜天四十九日拜老夫亦如之然後可敎如其言乃爲剖晰河洛精義皆出程朱之外蔡因旁及天文樂律奇門太乙六壬諸術曰此皆易之一端耳出一小篋隨所問剌取諸家之書爲蔡指示書凡幾百卷皆出篋中篋才方寸而書不窮竟不能測也留止五年盡得其奧將別去語蔡曰此後二十年癸酉歲汝必遊京師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即當扃門自閉不見一人否恐不免懷之慎之更幾載某歲某日與某相見房山康熙十二年癸丑蔡客京師如其所戒是時果有妖人楊起龍之變都門戒嚴多所刑戮至二三月始定又一年乙卯某月日忽有童子叩門云師在房山相待蔡疾馳往適人獨坐樹下與語移晷別去云將歸華山舊居蔡以易卜垂簾都門同年子吳天章與之游云學易者率莫測其蘊也薛廷尉大武奮生云坤字果成

驟生子

釋典有三必死謂人抱病竹紙簽緊懷胎然康熙某年旗下人家有驟生子竟無恙